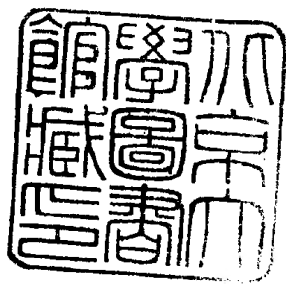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六三冊目次

松圓浪淘集十八卷目錄三卷

〔明〕程嘉燧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一

思勉齋集詩集二卷文集十二卷

〔明〕徐允祿撰
清順治刻本

.....一五三

紡授堂集詩集八卷文集八卷二集十卷

〔明〕曾異撰撰
明崇禎刻本

.....三六一

松圓浪淘集十八卷目錄三卷

〔明〕程嘉燧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

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

嘉定四先生集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賢人君子之在天下無往
而不見重也嘗觀出蔡所
紀人物之次必歸泥寓夫
人生處四方車轍馬足何
往不屆遠邇遊於猶之空
中雁跡耳而自管記載之
家必謹而書之曰此起也
之俗人為重也程孟陽朱
生故新安人少時從父居

練川樂其土風之美曰笛
家焉練川之父老子弟助
文學其業表薦乎時者無
不師焉先生歲時伏臘不
與不快也詠歌唱酬不無
不珍也先生游履最廣近
而建康廣陵遠則沅湘河
渭所至傾動郡邑長者之
車填溢門巷或信宿譚咏
無不聲得當先生冀緩須

與母別而先生顧輒去之
獨老於狹川今且長子孫
予斯二何故哉通德仁里
相得益親蓋地之藉重於
先生亦非淺鮮矣先生書
弗不讀二無不精片語集
字皆供驅遣如陶士行之
竹頭木屑都無纓秦發為
詠歌興雅風流李鼠蕭常
自歎弗若又少負俠氣不

治生產喜赴人急難當某
巧密巧出舉凡繪事書法
鑒別製造一從詔詣今老
矣蕭然之韻不減少年矣
與之譚未嘗不如置身松
風韻靈之間也嗟夫予生
平所見隱君子多矣若夫
胸有千卷書足行萬里路
牀頭不置一錢曰濟人急
如先生者幾人哉集有自

叙及婁唐諸公之言敷揚
頗悉予不敢贅而粗述其
嘉本末以備他日記載家
之徵信云

四明謝三賓撰

序

元

庚午春日莆陽宋穀
書于塾巾樓中



仕孟陽詩序

余與孟陽少同志尚惡俗儒之陳言而好汎濫
百家之書然未嘗有意爲詩也見古人清詞麗
句諷詠自娛久之則於意言聲節之間往往若
與其人遇者後數年各有詩數百篇矣平居與
諸長者游多論經史大義及古今興亡之故亦
未嘗以詩相商畧也余性懶遇事不欲自力閒
居鮮作詩詩成輒又散失今所有者多爲人所
強作應俗慶弔之語或指物程形枝詞廢詠所
謂壯夫不爲者其於陶寫性靈陶連光景蓋亦
少矣而孟陽之詩皆言其所欲言自少至於自
首惟愉條悴寥次不平之思讀其詩可盡見也
余以是愧之然造次之間付軸于中必矩矱于
古人則相與共之夫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而
爲文文之所不能宣者咏嘆而爲詩詩之工拙
才則爲之而抑揚開闔舒徐煩殺有自然之節
如金石相和絲竹迭奏必過於節而後可以成
樂不如是雖鏗鏘奮揚噤然滿耳適爲太師笑
矣孟陽之才力其雄豪跌宕沈鬱頓挫足以追
配作者而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於法度此

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淡也吳中好事頗傳寫其詩而其鄉方君方叔爲刻近詩於長治且以寄余余爲序之歲庚申秋嘉定唐時升撰

書孟陽所刻詩後

孟陽少喜爲詩於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愛少陵之作其在於今嘗稱李獻吉雖規規摹擬而才氣實非餘人所及也甫冠卽棄去經生之學而一意讀古詩文久之豁然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靡不窮其所詣至蘇長公往往或徵其體或次其韻若將與之並駕者比壯且衰其爲七言近體以清切淡穩爲主蓋得之劉隨州爲多若曰杜之渾渾逸宕當令獨立千古善學者正不當求肯于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

尺園漫錄集序

或去之遠也家本新安少而遊吳所交江以南知名之士邂逅語合不以別久近爲親疎性又嗜古書畫卽非力所及一經手目能爲人具言其所以妙顧以不善治生數輕去其家有能知其詩文兼重其爲人者愛與之俱未嘗不從也然足跡所至僅北踰汴渡河至路西浮江至武昌而已君平生不欲輕刻其詩以示於人至人有欲得其詩或爲手錄百千言或取諸腹笥頃刻誦數十篇或多至百篇無倦色當其在潞也乃肯彙次其近作刻以應人之求兼還寄其所

知予得而讀之所師法不必同同歸于自得而已近世之論非拘拘步趨求面目之相肖即苟爲新異扶掖句字爲悟解如是而已昔子常聞長者之論凡爲詩若文貴在能識其耳苟真也則無古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唐之詩人固多卓然名家而尤以李杜並稱一或較其優劣輒貽議于不自量以此知昌黎非獨高文雖其詩間過于豪放亦不當輕議之也彼有所自得焉耳若北宋諸作者通經學古皆可謂言語妙天下至所自得于詩亦豈尋常之調續所可

松間詩集序

幾及而世乃目之爲靡爲卑不知其所謂卑且靡者何等也屈原變詩爲騷自我作古而或者猶執九歌九章以訾卜居漁父彼不知也易足怪乎譬之味焉如其衆口同嗜即易牙之調也譬之藥焉如其百疾俱療即盧扁之劑也假令庸醫處方族庖挾匕而曰我易牙我盧扁也將嘔噦僵仆日相尋焉尚何望於適口却疾哉如孟陽之詩叔達論之詳矣而書來亦屬以一言予以爲可無贅也則書其自少至今相與共商此道者以塞其請且以云再家子弟苟有志焉

求之於是編有餘師矣友人婁堅子來題

自序浪淘集

余弱冠好唐人詩學之三十年輒緣手放去友人或勸之存其本余弗追也然酒間值所知口吟手揮即纏繞不能休唐子叔達高間士也一日從旁笑謂余曰吾憂若詩半銅子識余何余爲要然子宋又嘗欲採余律詩後何爲作佳書傳不同好余自愧謝勿以爲壬子二月武昌間與瞿起田同舟江行苦風浪半月而至九江簾蕩掀坼之中搖神滌穢時時以酒澆之半酣起田輒濡筆伸紙請吟余詩隨手書之余頽然

松間浪淘集序

之餘聊爲爾爾風不止起田亦不倦至南京則余詩幾盡凡七百餘篇錄成而歸李長蘅江無際各傳寫之錢受之與好事尤亟稱之多有其本余固不得藏已在上黨無事因合書爲一集增定計千餘篇題曰浪淘者以余宿習舊質已在憶忘之間似沉沙然偶爲驚濤激浪所淘汰而出之者耳非僭引昔賢赤壁詞語也萬曆戊午冬日程嘉燧書

松寥詩引

李太白自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大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閣云余已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兩閣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八風夜聞詩于壁云子外風江斷去津岸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窓如燭始覺寒風是王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宋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寺公少爲

松間浪淘集序

諸生時客閩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昔皆夙契也霜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山中爲書同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歸病虞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書策語戊午別之西行偶登集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間寂低回西廊階除間啞啞如聞老湛吟風聲心爲悽然舊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七飯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溪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述此

引於卷端辛酉清明偈庵程嘉燧書

溪堂題畫詩引

邇歲不好作詩卽有索和亦多不能應壬寅二月歸新安故人方伯山與諸子居煙村溪上首作詩招余霑雨浹旬久未能赴時吳中劉价伯留余山閣偶次東坡岐亭高韻作詩以遺孫履和余遂同作得詩三篇是後過伯山溪堂居信宿价伯樂其山川友朋之美遂留其卒業余亦悠然忘歸不知妻子之在遠也堂去溪首餘步溪流至王村灣環如玦豁然山夷而野舒數十里間峯巒自登樵徑渙舍疎數出沒屏列於前

松山溪河集序

余畱此踰六閱月凡花木禽鳥之生成無不觀晨夕涼燠之氣無不更風月晦明之變態無不窮時與升高丘踞磐石攜壺以探遠洲舉權以溯清流咏歸一室之內高友千世之上帆影拂千門戶湍聲振於枕簾此皆騷人詩客所極力而未能勞瘁者跡余平日之所遊處殆未嘗有也與价伯亦可謂幸矣余既不能有所詠述然酒酣興發往往吮筆書爲泉石竹木雖容穠瑣細而友人好事爭自取去因屬以詩者亦數數焉暇日序而錄之以志故人能賞我于筆墨

之外故能使余自忘其拙且高雖散去而異時
畧觀其詩亦見山川秀發之氣積於胸中者不
可沒也

松圓浪淘集總目

涉江卷一

癸未至庚寅凡六年丙戌春作疾
金山寺戊子過江觀因氏姊已丑

春盤卷二

江行見王介公自下乞銘遂歸
辛卯王辰詩自春盤月二月從
李氏表叔起將吳集自岳遊西

山樓卷三

湖丘張二文流為是時日陪徐
公已秋山餘杜盤金時岳城人
有言時意以見書新春山名郡城

蓬戶卷四

冬月集時意以見書新春山名郡城
乙未至庚寅凡六年丙戌春作疾
至梁宋開丙申丁酉皆開居日從

空齋卷五

詩買田唐中丁酉皆開居日從
戊戌已亥有空齋行
雪中已亥有空齋行

詠古卷六

庚子辛丑遊通州詩與殷
無美大同舟至錫山鄒田江陰君
山廣山孫氏大石山房同張伯美

豁堂卷七

壬寅春同盤金時岳城人
甲辰春金辰分
甲辰春金辰分

移居卷八

甲辰春金辰分
甲辰春金辰分

雪浪卷九

丙午夏從吳分
丙午夏從吳分

遇琴卷十

丁未人日別去
丁未人日別去

春湖十一

戊戌夏子長嶺以書達全湖上
戊戌夏子長嶺以書達全湖上

荆雲十二
十月送楚遊辛亥客武昌

春帆十三

壬子二月由武昌歸
壬子二月由武昌歸

松寥十四

癸丑冬由武昌歸
癸丑冬由武昌歸

雪江十五

丙辰冬由武昌歸
丙辰冬由武昌歸

吳裝十六

丁巳冬由武昌歸
丁巳冬由武昌歸

易水十七

辛酉冬由武昌歸
辛酉冬由武昌歸

嘗甘十八

甲子元月由武昌歸
甲子元月由武昌歸

松圓浪淘集總目

壬子冬由武昌歸
壬子冬由武昌歸

松圓浪淘集總目

終

松圓浪淘集卷上目錄

涉江卷一 凡五十六首

望江南曲六首

送道者歸老山中

寄閔氏妹婿瓜州四首

城上

風夜

水漲雲間道中

寄內

揚州津橋春夜寓目懷古十二韻

松圓浪淘集卷一 目錄

青樓曲四首

少季行

水檻

送獎兄子柔赴京兆試三十二韻

雨中出太平院宿霞道中作

薄暮至栖霞寺

送孫三履和二絕

采石

天門山

山行

山居秋懷

嚴江道中

懷叔達

平望阻風

元日立春遣興

山夜燕客

同張二丈唐兄飲城南張氏園

送徐師上南宮 廷試

生公臺同張六泉唐叔達孫履和晚坐

端午王司寇介園留共泛舟二首

松圓浪淘集卷一 目錄

送叔達之錢塘

送四明陳君

送丘五丈白下印藏經

又送客

四明徐淵陽莊太宰余秦靈秋盡先後別

歸送行三首

題吳江柳世卿畫像歌

春盤卷二 凡五十五首

奉陪徐宗伯集張二丈新居同叔達子柔

伯隅駕轂卽事二首

雨中太倉津亭別子承泊舟崑山

伯叔達兄同賃將軍北上言別

又送叔達

湖上同念上人泛舟

西湖懷古

和發餘杭至青山亭呈茂實中翰未叔

雨中晚發臨安雙谿道中作

靈隱寺至韜光

法相寺二首

龍井

本朝廷集卷二目錄

淨慈東退居

平湖風夜

雲間道中

放歌贈顧長卿

送子柔

別詩

送李中翰表叔還朝

潤州城下泛舟登金山寺

金山寺

江天閣

感懷

集山

登瓜州大觀臺望金山寺招閔壽卿不至

寄閔壽卿

喜壽卿至

送孫履正履和應武試二首

送張伯隅北上三首

慰徐孺旭下第歸

壽徐宗伯公七十

燕山篇送李茂才北上兼呈中舍公

一松閣讀海集卷三目錄

元夕送弟赴瓜洲

梁谿行

水上倡樓

四月廿六日同閔氏昆季將登金山風甚

移席城隅眺望卽事十六韻

江上送超宗弟遊海門

寄中山卧

送殷職方之南北部

集張二丈池上

薄暮登城隅鐘樓歸集池上作

有客

復陪殷比部燕集張二丈池上

懷方民表丈

題丘子成先生呂聖草堂

過閭門陳氏園五首

山樓卷二九五十四首

憶梅

詠梅勸齊梁體

茉莉四首

晚發小婁時作

不計浪引集卷二目錄

婁江夜泛同張公路丈作

泛舟至虎丘卽目呈啓陽叔

由橫塘至茶磨嶺下艤舟作

自茶磨入治平寺

入磬左僧舍下道曲徑仰見崖端高軒絕

可舒暢

經紫微村

登上方楞伽寺

橫塘廻舟有懷唐子東婁子吳江

山樓

茅齋行

山閣客至

相逢行

郡城雜詩十首

慰方民表丈

擬上許相公

孫履正將東行遂過話別不至

過銅山下作

雪二首

水西酒樓伯兩諸君命卽席五首

又別伯兩松園浪引集卷二目錄

梨園緩歌行

喜見子柔僕彼就舟中夜話賦贈一首

過叔達

新安方伯兩期會子柔都下是秋俱就試

姑孰因汝廉寄此歌

題女郎陳八扇

悲沈脩孟二首

迷尸卷四九四十七首

富陽桐廬道中早春卽目東吳中明舊

騎馬醉歌行

宋中懷古

十月朔觀人家上塚感懷

贈齊給事

元日和殷丈韻奉答

送徐女廉之無錫

同孫履和重遊鶴林招隱

重赴六合道中寄懷

雨中過伎家飲書贈陳翠

虎丘

松園漫海集卷二目錄

七

十六

四

瓜洲雨中閑健吾攜榼兄餉走筆遣意

蓬戶

愁寐

夜泛

秋晚同張二丈唐四兄步歷城南張園

金間曲四首

子柔將歸憶別漫賦

寄方伯兩二首

舟夜伎飲同子柔卽事

瓜洲渡頭風雪欲問南岸不得二首

江雪六言四首

丁酉元日舟中

過唐正叔僧房

送沈武仲

送龔仲和

寄李長蘅

送子柔兄金陵試三首

秋日李氏東堂同長蘅觀曝圖書張伯夜

贈畫筆失答走筆東謝

送金子象北上

松園漫海集卷二目錄

八

十六

寄伯兩京邸

寄訊張伯隅

送沈伯咸丈

送王辰玉

賦得清流關送須君美

空齋卷五 九四十五首

疊韻卽事呈同席

從殷司馬吳氏園看梅

殷丈載酒斐江看桃花同唐斐二兄

買田宅未成戲爲俚體

送張伯美吳門學繪事三首

白蓮橋泊舟

雨後遊虎丘寺從半塘夜歸楓橋

孫履正履和北土予同舟進之入郡臘舟

白蓮橋信宿臨別題贈長句

已亥元日雨中春望

送李茂脩

次韻答殷丈

空齋行

徐孺穀宅雪中東閣看梅

徐孺穀宅雪中東閣看梅

和殷丈春歸歎

過徐履正東林莊居

東林莊雨同方民表話舊

因舍弟歸東山中親知

再過東林

方民表自楚還訪于海上為留旬月許康

侯亦從武林來會與此中朋舊相見歡甚

既別追送入郡復同游眺因述紀遊四十

韻

過虎丘尋君實術常夜歸憶前月同伯美

於此送客

瓜洲東郭訪王隱士同方平仲

白下遊

遊清涼臺

无官寺觀石刻佛像

遊燕子磯弘濟寺

宿牛首

靈谷寺

題畫柳扇別許康侯

泊惠山下作

徐孺穀宅雪中東閣看梅

九月重過天平白雲寺題壁

題張仲復西康草堂

惠山歸舟雪中漫興

詠古卷六 凡四十四首

東林寺雨中張次孫丈話舊

壽殷丈無美先生七十

早春同茂脩過東林莊居

新晴同茂脩履和出郭看梅走筆報殷丈

唐叔達兄五十

陪殷錢張諸丈出郊看梅花同子柔即事

野性

贈方成甫兄弟

送李茂脩還山省母

殷丈邀張錢二丈唐婁二兄同遊石岡園

四首

聽曲贈趙五老五首

送子柔鄉試

贈汝廉

雨中柬徐爾常

同唐叔達雨中過徐氏園信宿海曙樓卽

松園漫河集卷上目錄

十三

事六首

戲傷長慶律卽事與高文倩

月夜喜許康侯至

殷丈家戲爲荔枝酒歌呈同席諸公

送子與北上

送王同伯

再過裴上看桃花卽事與伎

風雨

詠古五首

題張伯美書留通州天寧寺

走筆答贈胡京儒

戲爲白體二絕

醉中走筆送茂脩赴雷京督府幕

谿堂卷七 九三十八首

立行呈劉孫二子

走筆題伯雨兄藏寒林扇圖

谿堂題畫四首

過谿飲平仲館題畫

谿堂小景

江渙

松園漫河集卷上目錄

題南山雨圖

谿堂

載伎重遊玉潭馬砦巖

泛舟席上題扇與伎

七夕後一日鳳山臺餞集

惜別

臨小畫灘月圖題別康侯

寒月獨歸題松寒壁

夜寒望瓜洲

贈丘子成先生詩四章

友人徐孺穀餉粟

贈張翁茂仁二丈詩

歲暮懷孫履和李茂脩

元日答子柔兄

上太倉相公

從新安歸訪王辰玉內翰

送春同子柔作二首

謝別汪子

送方平仲歸兼寄康侯

同張伯美開弘濟寺印持僧房夜中送平

松圓浪淘集卷三目錄

仲渡江書壁二首

相逢長干行

戚都督再枉書招余自下歸賦此投湯

赴吳淞馬上作

別孫三

松圓浪淘集卷上目錄終

松圓浪淘集卷中目錄

移居卷八 九十四首

元日雨中同士徵言懷

喜孫士徵遠訪因憶鄉園遣懷

送士徵有寄

又述懷兼柬所知

寄許康侯

再過幕府呈戚總戎

吳淞雨夜懷士徵

風雨嘆

松圓浪淘集卷中目錄

兒病起戲傷長慶體

寄莊將軍

寄懷趙常山

閏九日陪張錢二丈登城晚眺

晚雨

同閏孟長衛出郭看梅期遊江橋作

乙巳清明偶題阿防扇

聞方方叔平仲各罹艱故悲悼三首

石岡園禪詩五首

西爽亭

送滕子

題長蘅次醉閣

雨夜王弱生鄭閑孟過李長衡予未能同

輒有此寄

桐城葉孝廉雨中夜訪

葉孝廉解纜入四明惜別

東沈伯咸丈

送聞師兄之西湖兼寄伯美四首

鮑甥至夜話明發過楊州輒示三首

同聞野一雨師過禪悅院宿師心上人房

松園漫興集卷中目錄

二

下九十五

惠泉上見惟康聞士徵已過余客舍

張魯生遣馬迎過郊居話別

寄訊許成之

唁瓜洲閔氏妹婿

五月送徐雨常

過崑山西城拜孫丈振願先生墓

雪浪卷九 凡六十一首

感秋將赴白下作

短歌送許大康族

寄許都陽丈淳安

清涼臺同李長衡卽目有懷子柔

代女郎崔三送友人

走筆酬別汪子

曲中聽黃問琴歌分韻八首

流波館聽曲送客短歌分梁字

吳興吳允兆臧晉叔席上同汪仲嘉諸君

分韻送景升

木末亭

秦淮水閣歌送潘景升兼訊子荆

酬別苗五美人廿二韻

松園漫興集卷中目錄

三

下九十六

阻風石頭城下長歌別孫士徵

隔江懷鮑大

早春郊遊荅朱老次韻

送張伯美遊杭寄成之

送履和攜子之廬江

送子柔參雲栖

春暮與鮑谿父言懷

暮春谿父遠訪肯雷旬月臨別輒贈四首

中宵

憶金陵六首

弔崑山張仲服

寄雪浪師京口

崑山禱題壽絕句十首

送孫氏舅歸陽山入石

嵩水

崑山聖梵閣懷季常上人遊九峯三首

詩季三翁七十

遇琴卷十九首十六首

谿山圖卷二首

孫漢陽屏風十二詠題詩

松間漫海集卷中目錄

四

招德先宗兄

題松窓讀易圖

雨夜同家叔話舊

清明拜張二丈墓

寄啓陽家叔

送張慎其秦中謁顧中丞就婚

子桑兄生子復聞昨日喜賦此詩

題桃花下雞

愁霖

寄孫三廬江

中秋莊民敬將軍遺舟相迎

月余齋日止酒

海上

十八夜將別忽部中奏樂有善撾鼓者遂

畱飲至夜分

送葛山人

酒閒歌送洞庭葛實甫兼寄訊一雨禪師

題江月圖贈建昌梅子庾

送林符卿自吳興遊新安

送蕭田宋比玉歌

松間漫海集卷中目錄

五

陳侯介壽詩賦得秋字

得康字

得風字

寄懷宋比玉兼訊翁陳二子

戲題江無際洲上遊冊

書事

題畫扇

過唐正叔郊居漫題索和

宿長蘆齋閣卽事有懷比玉

已酉春暮唐正叔鄭閑孟檣植就吾家餞

莆田翁吾鼎醉後自爲短歌

寄獄中

赤湖卷十一 九五十七首

送翁吾鼎過崑山宿張氏山園

送客開門對雨懷仲和讀書花山

聞門訪舊作

鵲脰湖道中值雨漫興

塘栖道中

西湖訪舊兼東新知

將參雲栖漫述

松間漫興集卷四 目錄

題畫

將歸呈所知

許成之鮑谿父追送塘栖余齋日不飲

送吳趾瑞還鄉觀省

題畫扇送長蘅

送張伯美北遊

送李長蘅北上三首

焦山別夜宿淮公房作

平山堂

平山堂歌

九日值方叔北上惜別

同魯生夜歸飯于貞舅氏館

書風雨夜泊沽酒圖

懷孫三履和

追送故人方伯雨郡城值雨夜發道故惜別

飲孫履和同錢二丈婁大兄酒後見月感

懷口號

病中送履和兼懷李茂脩

歲除同吳趾瑞言懷

松間漫興集卷四 目錄

庚戌元日漫興

喜雪留閑孟同飯

正月四日張次公先生過遇琴館留宿對

雪卽事

過魯生郊居探梅

郊遊歸荅朱文兄訊次韻

西郭梅岡有懷長蘅伯美

雨中荅朱濟之見招

唐兄叔達六十初度

鮑甥至感悼口號

過長蘆畫柳歎別

崑山道中送吳趾瑞之維揚

再過杭州訪許成之同鮑慈父話舊

雨中遊寶石山題畫

湖南晚歸

送客觀湖夜歸逢成之醉後作

許儼韋白下寄丙午所畫秦淮秋雨索題

題吳處士若虛風雪沽酒圖

雨中東吳淳叔

垂楊人馬題扇二絕句

本園後集卷五 目錄

八三七

西湖襍題

雨晴吳介甫淳叔邀泛湖和顏將軍韻

贈陳文叔

荆雲卷十二 凡五十二首

值聞上人同宿淨慈則微閣

入韜光

同聞上人作

雨夜懷許成之

步月懷聞師兄

坐月金蓮池

栖韜光寄訊張卿子

登北高東王徵美兼呈馬薛二子

同聞師兄鮑慈父登北高峯宿絕頂僧舍

卽事

月夜淨慈值周本因懷朱白民

題弄月圖

靈隱絕句

靈隱夜歸

過三生石依蓮上人精舍

再同谿父看天竺桂樹三生石

本園後集卷五 目錄

八

湖南同吳淳叔方若澗谿父泛月卽事

宗鏡堂玄津上人房

余愛丁家山水木幽茂題畫留僧舍

七夕懷平仲揚州

得子柔長蘆致張季脩書

石佛庵留別雲閒薛更生

酬別蕙光

懷韜光

九月二日子柔天谷丈數輩俱集隱峯館

東林軒話別

同唐叟二兄過安亭訪張六泉丈因值洞
庭嚴澄宇卽事

十月二日親朋率舟追餞有同至崑山者
時豁父卧病寺中

十六夜登瓜洲城看月懷舊寄所親

阻風題畫扇示張老

李洋河舟中戲爲俚體遣意

題畫

題桃花流水送張老

秋後戲東吳中親知二首

松園漫錄集卷四 目錄

登樓

壬子元日試筆

聞起田冬後陸行入楚觀省除歲已遲其

至

喜燈花作

感春

元夕

病酒書懷呈羽明兄

次韻寄子柔兄兼柬所親

憶舊寄茂初兄弟魯生方孺諸君

不見方體戲東仲和長蘅兼訊無際正叔
聞孟兄弟

同羽明惜別

春帆卷十三 凡六十首

絕句

甘寧廟前古樹神鴉

夜雨

歸舟續成前冬阻風畫扇

清明舟中

畫燕

松園漫錄集卷四 目錄

真州醉祖辛宗老

拜錢明府二丈墓

雨中張子薪餉麥

海畔醉張天谷先生墓

次韻酬茂初病餘見訊

移居城南送李緇仲鄉試并寄仲和

朱濟之先生挽詞二首

題松石寄履和

曾波臣爲余父子寫照

子柔兄示余以壽內詩輒賦長句用志欣

纂

白陶詩

送侯起東謁選

放歌行送長蘅北上兼柬陸羽明

太保王文肅公挽詩四首

王辰玉太史哀詞六絕

送聞上人張伯美之餘杭

又送伯美

雨中同茂初閑孟過子新村居卽事

仲夏偶過長蘅水檻卽事

李則友詩集卷四

雨中過張魯生清夜聽曲

五月十三日陪茂初兄弟寶尊堂燕集

又呈茂初兄感舊之作

春盡感懷

訪瞿達觀少參

魯生西齋題扇

鄒園天均堂燕集

八月夜過魯生題扇

送曹丈江行之六舍

同隱峯長老過海慈室贈怡玄

雨後蘊暉見訪話舊

毛錐行

秋夜觀汪杲叔印章兼子禾兄題字

題扇送客懷長蘅湖上

王翹草蟲冊

墊巾樓中宋北玉對雪鼓琴余戲作圖便

面漫題時過婁江因訂後期

除夕

松寥卷十四 凡四十八首

甲寅元日試筆

松園浪淘集卷四

喜孫履和病後相見惜別示石甫

胡明府父母雙壽詩

汪孝婦江女詩

春盡

五月一日雨中過東林軒惜別

孫士微甘露僧房話舊

峇鮑谿父見懷二首

送方叔山金陵錢塘歸東伯雨諸君

奕園歌爲孫照鄰作

次宋大領卽事與梁五四絕句

次宋韻題贈馬二

由廣陵登金山訪一雨師不遇同宋比玉

和蘇長公韻感舊一首

集山寺訪湛公過淨遠故居復同比玉和

蘇韻

松寥僧房清夜聽曲和等慈師三首

泛舟法海寺登觀音閣望金山懷子柔京

口

再過鶴林尋子柔同飯晚歸金山月下作

酒後漫歌爲師孟壽兄康成

松園漫詞集卷四 口

喜仲扶弟高郵過訪同防亦至

雪坡道人壽歌

顧所建席上分得齊字送方季康

廣陵同舟次吳門與季康震甫僧別

寄懷瞿達觀先生山居

伍相廢祠

走筆別比玉

元日同唐孟先塾中樓晏坐

正月十八夜宿長蘆家感舊和前次醉

詩韻

新晴季明孺同王伯深攜詩兄訪酌飲賦

得勸酒

憶集山題畫二首

送唐正叔遊白門寄蘊暉上人

過友人林亭

重到揚州書懷寄震甫若淵

書去年臨別畫疎林暮鴉與季康

喜瞿起田捷至

唐孟先還郊居僧別

雨夜懷比玉

松園漫詞集卷四 口

題葉篇爲季明孺作

沈公路海上遠致香梗精茄饋歲對雲東

謝

除夜書懷寄履和六安

松園漫詞集卷四目錄終

松間浪淘集卷下目錄

雪江卷十五 九四十七首

人日次李茂初韻却寄

張季脩新年北上謁選走筆送別

訪孔雀菴蘊暉師不遇

山廣陵過江訪姚允初先生感舊

過閔老喫茶作

再集姚丈登菴閣

雪中方求仲載酒出詩就訪道故

養生引

松間浪淘集卷下目錄

二月十三遊陽山宿文殊寺

次日遊西白龍廟觀古柏題壁

送葛山人示山訪翁公

四月初一日孫氏女佛容舉外孫喜書二

絕

同方季康栖虎丘鐵佛房即事

虎丘覽古

蔣仲雄衡伯泛舟邀遊上方先飯一雨師

菴中晚歸同葵仲即事

亭上送唐兄感舊

題畫

聞等慈師在拂水有寄

題畫扇半塘田歸

題扇送季康

送唐兄

雨中別等慈師拂水山房倚懷一首

虎丘僧房夏夜試茶歌

隱峯師東軒同適居師兄茶話

隱峯菴王五十

東鄭彥逸索酒二絕

松間浪淘集卷下目錄

八月中秋示鮑聖將赴揚州

八月過道齋留宿

琴瑟亭作

張魯生家題畫

長蘆吹閣畫集先嶺

戴元瑞載酒過塾巾樓

李明瑞書來有詩訊予及聞上人將之晉

藩幕

洗破硯試姚玄倚筆

出郊看紅樹懷孟先

過唐子厚郊居同君朗齋弟

東菴夜歸作霜月寒林

送劉廣文之黃州

戲贈吳興茅生歌

壽吳光啓母夫人

壽張子石母夫人

壽殷四丈紹芳

寒夜曹吉甫同克勤集別

顧生行

吳裝卷十六 凡一百有七首

松園浪淘集卷下目錄

丁巳元日東林軒和子柔作

書去春書鐘陵霽雪

寄懷白下姚允初先生

正月八日下妹忌日感述

題扇

將市藥吳門李茂初攜詩邀看梅止余樓

中次韻酬答

春夜留葛實甫歌

次子柔送行韻

疊韻留別隱峯長老兼東園諸

悼翁昭叔

題畫二絕

將市藥閨門茂初攜詩見訪留宿塾巾樓

依韻奉和

二月廿九日風雨出鹽鐵塘過曹祥昭宅

觀仲山父典及古畫張燈至夜分即事

三月三日泊虞山下步尋等慈師不遇

閨門應隱居題畫

題江沙落木

繆太質移居閨門招飲作

松園浪淘集卷下目錄

題閨門之先輩畫像歌

重過虞山塔院蘭公話舊

六月積雨不能赴鐵山吹楊梅燈下題畫

寄懷一雨師

戲題畫遺起田

六月十六忽病頭風過陸比部郊居

拂水山房立秋夜同錢受之作

和比玉賦遊興吹花影

九日次比玉韻

雨中公路以詩招比玉及余出飲夜歸次

韻東蒼

又和公路聽雨之作

題春前畫邦江柳示比玉

九月廿四日生朝閑孟無際彥溪公樓諸

君釀飲集樓中呈比玉索和

題醉中聚竹

十月十八日同閑孟無際彥逸泊舟程橋

山吾谷看楓葉上維摩至望海亭憑拂水

崖夜宿山房遲等慈師

冬日獨遊東早草堂東遠觀兄

松園漫海集卷下

王

丁巳十一月十八夜枕上占句送比玉都

無倫次畧敬東坡上巳日詩要使別後歌

之聊存陳述正不必詮敘耳

聞歌引題畫新柳贈歌叟徐四

除夕

雪中孟先走人邀看雪病不能出東蒼

雪後立春酬茂初見訪

同長蘅圃舟對雨

題扇寄沈雨若歌者

張老挽詩

雨中宿錢受之館惜別

題畫扇送石甫之淮陰

題扇寄孫士微

廣陵道中喜值汪汝澤同石甫淮陰來話

舊惜別

雨泊下關東平仲栖霞山

過滁州方伯雨兄學舍二首

感道傍枯柳

傷寧陵喬給事

由榮澤廣武山下渡河登太行馬上先寄

松園漫海集卷下

方叔明府

中秋夜風雨送長卿歸新安

又絕句

十月廿八夜寄懷宋比玉

十一月雪夜得伯雨兄書

喜族懷贈得解

立春日追和雪後酬友人韻

寄汪無際兼呈長蘅

汪倚孫酒閒道故燈下有作依韻口號

已未元日試筆

元夕

送汪僑孫

題墨竹寄方民表丈

客愁

四月廿五示迪兒

憶昨

題墨花蝴蝶

夜飲刁氏洛酒戲詠

送求仲

月

松間浪刈集卷一

七

題煙嵐小幅寄比玉

寄懷鮑谿父

述懷酬別瑞卿兼示谿父

九月既望次瑞卿惜別詩

冬至月下卽事

除夕前一日迎春戲題

人日

示兒

署中西牆偶因積壤成室在春初秋夕漫

中詠詩遂續成十二韻

悼景先三弟

除夕大雪題畫與德公

立春日署中卽事

送德公

贈劉浚元文學

咏雪菊

夢後懷塾巾櫛

風夜獨酌有懷

懷東臯

懷拂水故居

松間浪刈集卷下

八

次茂初見懷東荅三首

春雪

桃樹下作

東陸羽明

聞鶯

白門姚允初先生要賦市隱園詩率爾寄

懷兼期繪圖

時命

端午感事

劉浚元載酒六澗堂卽事

陪劉文學餞飲一首

劉去非將赴秋試惜別

得家書後書藁竹偶書

畫枯木怪石次北玉除夕詩韻

愁霖東懷劉浚元文學父子

揚州方季康館同張伯美孫養甫鄭淑民

舍弟仲防仲扶惜別

易水卷十七 九三十六首

過易水懷古

除夕踏雪看松

雪中浮白齋觀伎

卽事

和韻送鮑存叔

和韻送蘇子後

雪中追送友人天寧寺不及題詩與吳巽

之惜別

清和十二日走筆送魏仲雪之南京虞部

兼東莆田宋比玉

五月七日同劉去非牛貞孺攜棹湖邊坐

雨卽事用去年載酒六澗堂詩韻

投湖音寺寶藏禪師宿

疊韻送同邑趙玄錫歸省兼呈所親

題風竹畫扇

送牛貞孺歸上黨

七夕同受之坐雨偶吮墨作中峯夜雨因

憶拂水山居舊事漫書口號三首

題扇

枚淚一首送蔣子錦承張齊方紀入蜀訪

烈愍道殂

送歸春陽太僕南還兼東所知

十一月廿四題扇與平仲話舊

次韻喜荅葛震甫

贈蒲州楊生歌

送顯助衛所建承謫赴太倉

題畫送方子玄兼懷尚湖太史

題畫松園山居示敬之弟三絕

伏日盧鄰虛餽餅東謝

九月廿日送殷夷節東興之倚孫

送劉浚元歸上黨

同江似孫賦呈給諫方石兄

荅江似孫謝遺錦余

和韻荅葛震甫送行

江似孫赴朝鮮毛帥幕府感賦

仲冬同周虞卿葛震甫郭聖胎恒光牧隱

二上人石鈴菴話別用三字

嘗甘卷十八 九五十一首

甲子元夕南宿州驛舍嘗甘漫題

姑孰道中見梅花

早起東謝一樹菴僧送茶

過方若壑家飲家釀卽席賦呈

松間漫興集卷二 四

正月十八日同仲和侯罔看梅因期同出

西郭卽事

子與東園看辛夷同叔達兄用杜韻

三月三日雨中又同用前韻

和喜雨

八月十五侯服長邀泛舟觀伎卽事

策策軒看桂花用杜韻

疇昔吟

弔穆太質

春暮水邊觀伎作

荆溪訪蔣澤畧作

憶昨東于昭遠

和錢受之勸酒

再疊前韻和受之失子

送侯豫瞻謁選

陳君公七十贈詩

蘭亭家叔六十壽詩

伏日醉歸作歌東鄒靜長學憲

贈汪幼清催妝詩

秋日同叔達過侯氏郊居

松間漫興集卷二 四

新堂落成詩

送侯服長之南京東園子先生韓孟郁

訪冊陽劉心老

題畫與歌伎

和荅李沮脩九日山中見懷

送李沮脩遊越中次韻

弔程相如宗兄

方季康五十贈詩

送黃像之北遊

徐羽鵬邀泛舟秦淮卽事

十三夜姚允初丈邀同比玉聖胎園池泛

舟卽事同用支字韻三首

啓陽家叔七十初度寄詩爲賀

補賦方平陸族丈七十詩

九日病中書懷

方母孤燕詩

九月廿六日汪善卷邀泛舟卽事

十月十日汪九殿哉宅中聞歌作

風雪行柬姚允初丈

送陳効彬

松間漫興集卷目錄

三

贈鄧彰甫

贈吳憲君

松圓浪淘集

宋王公孫玉春

新安 程嘉燧孟陽 著

涉江卷一 五十六首

王士禛序

望江南曲六首

陌頭楊柳花隨風過江去何如陌上桑不識江南路

高樓大道傍夾路拂垂楊阿母送我處春風柳花香

花生江上樹草滿江南路細雨一帆來來船是何處

松圓浪淘集卷一

春城背江曲朝戶指城隈車輪若流水誰是故鄉來

黃昏人語喧似聞阿母言行行聽不盡聞說住間門

浮雲渺何處下有阿母住母心應念僕道僕前月去

送道者歸老山中

宋王公孫玉春

水濤煙寒雪欲飛孤舟何日渡嚴谿春來芳草從新碧花發流鶯依舊啼

寄閩氏妹婿瓜洲四首

扁舟風雨共孤村燭影紅顏倚市門此去但應沽一醉傷心不足舊黃昏

送君何處不蕭條斷雁聲殘木葉凋揮手望君君已遠河橋一上便魂消

小樓人散月明孤寒雁驚飛滿扶藹莫怪音塵容易絕知君能寄雁書無

防秋吹角閉孤城城外風高斷客行無端淮水深秋月不比西樓夜雨聲

城上

獨上孤城高處行芳郊漠漠旅魂驚江春千里

松圓浪淘集卷一

烽燧日節冷空山蘿薜情骨肉再逢新涕淚風花重記舊清明故園楊柳今如此暮雨瀟瀟吹笛聲

風夜

風夜

風雨夜何急蕭蕭古渡頭驚龍奔浪吼鳥雀失枝愁結纜侵魚符移篙傍酒樓鷄鳴聞客語心怯阻行舟

水漲雲間道中

水怪三湘非雲間五湖西乘屋看風雨慘舟向船畔粒垂知蟹熟樹上見鷄栖村落寒煙淨恒

饑稚子啼

寄內

山一迷蕪氣閨中藥草心夢郎江水瀾聽雨夜
窻深濕子煩愁燈花遲好音提攜小兒女莫
和白頭吟

揚州津橋春夜寓目飲古十二韻

邗水春流駛蕪城夜色鮮芳郊花月滿星壁女
牛連遠火津橋市麗更水驛船牙情凌理耽羅
微艷神仙點燭初移棹間簾乍弄絳窗實迴驤
裏挑客數金錢香霧笙歌宵蘭膏結束偏晃鐘

鳴海日魚鑰鎖江天

帶三吳控豪華六代沿

瓊花荒殿月千闌後庭煙柳照千何俊枚承賦

尚傳躊躇多古意祇慳管人賢

青樓曲四首

青樓家

寂鎖歲連上客傳呼更掃眉當筵下馬

恨香少明日相思知爲誰

細雨春風花落時金華臘酒解餘醺當爐少婦

知留客不動朱唇動翠眉

結伴重遊拍馬催玉顏凝睇正徘徊兒童不解

知名姓昨日少季今又來

碧盤銀罌白玉壺鵬鴒典付酒家胡狂歌痛飲

當街坐不怕人看作酒徒

少季行

夫婿貪爲屠博倚紅妝長日坐青樓不如化作

山頭石風雨瀟瀟不解愁

水檻

水檻垂楊羅綺樓月影重入林鶯啼綠穿沼亂

芙蓉酒態三杯劇秋懷萬事慵濁醪沽便得良

夜莫辭從

松間漫興

送妻兄子宋赴京兆試三十二韻

藝苑時名重儒門世業昌精靈材有數酒落契

非常絕足凌空闊玄心品混茫五言兼絕調八

法繼鍾王石鼓草周書銀鈞勒漢章箋題青玉

案管贈綠沉槍期格元飛動微才敢謂與龍詩

曾識龍圖字幾道揚睇眸披靈篆吹噓鳳閣行

趨陪移碧列稠疊柱縑細華屋神仙席朱顏角

觥張博疊傾北海妖冶出平陽度曲春燈燼彈

琴夏簟涼賦成催剪燭客散看焚香信宿金天

月淹留甲夜霜寒暄叨奉對契闊難相望道豈

沉冥隔形嗟出處妨網羅求俊又羔雁待賢良
祖席萃公餞微詩一信將幾不遭按劍今日請
屠羹夾饋高行饗伏詩酒去帶郵籤京口驛津
火石頭門關關雉外園陵禁禦旁酒京俱量
較三輔會衣雲下氣蟠龍虎仙臺下厥風風雲
新棘院日月宮官局宗像須觀國才學必擅場
詞源變遷化管音學賜景綱題題自第樓表
曉妝聲名傳道賔客借輝光借詩自第樓表
書報非堂洞結思响沐江海意

雨中出太平院栖霞道中作

玄武湖觀似掌中澄湖森森滄海明水邊柳色
浮官舍雨外松聲遠禁城佳氣忽連鐘早變輕
陰欲傍銀山晴春衣一從雷濕故拂林花並
馬行

過蘇州西園寺

古寺松門帶遠山荒橋過馬踐苔斑虛亭碑暗
流雲入高殿燈微宿雪還鳥下山厨齋飯靜僧
閒竹戶石牀閒翠微最近中峰路千佛飛巖喜
共攀

送孫三履和二絕

故園俱在萬山中學劍傳經事事同君自還家
我留滯愁心明日滿江東
鳥道千盤一線遙近聞水濶不勝舟相有行路
難如此縱不憐君也自愁

采石

揚舲挂席白門回采石氣頭嘶嘶摧敵日峰陰
侵幔落繁空影影揚揚起江山不盡驚陽鷁
勝曾經戰伐老莫言詩篇易盡是江南更賦月
令哀

天門山

西岬青山眼落潭細巖巖巖巖中徐蟻扇寫影
牽長鏡石兩面人曳細衣絕壑半半綠水下西
岬鳴集集飛騰停舟欲到蒼茫上蒼黑江雲失
早微

山行

關連越嶽通京邑路出宣城接大鄣野飯影投
林樾黑湯泉風愛瀑聲長衆山擁市懸孤壘片
雨迴峰亂夕陽却憶吳東久留滯縱非吾上轉
淩涼

山居秋懷

林壑秋來引興長披衣振屨立蒼苔
原野落日秋陰碧返照衡山落木黃
岐路愁思遠獨往片雲極目永相望
故人愛我新詩好書札時時到草堂

清秋輪軸經過少草長階除獨閉關
漸雨聲來衆壑霏雲氣動羣山
虛囑歸帆終無益苦憶妻孥且未還
頗有平生朋好在幾回相見開顏

涼風四起秋雲急門巷蕭森鳥雀飛
黃葉下空驚歲晚滄江日日待人歸
經時茅屋流行李繫扁舟換客衣
回首舊曾思故國於今歸眺意多違

南舍頻呼小阮過時時杯酒慰蹉跎
山厨隔竹傳鮮菜倚木侵門繫葛蘿
但恐別離長袞袞何妨起興緩停
僊丈人也未曠疎放堅坐還聽醉後歌

繞戶羣山倏晦明四天雨脚漫縱橫
高風撼木哀蟬歇密霧藏岬隱勢行
穿架紛披摧野蔓亂叶沾濕洒香杭
澁胸苦愛風雲壯況復深懷百畝情

五石峰頭起秋興倚凌積翠坐孱顏
荒林細路橫今古絕壑迴風任往還
信有樓臺淹日月不須詩賦動江關
幽情歲暮空延佇佳樹從龍近小山

余古宅後有佳樹大十圍
漂泊西南天一隅愁來田舍亦江湖
親朋海內多離合冠蓋吳中定有無
別久詩篇虛慷慨時危客路日榛蕪
哀歌漸懶思消滴生事新慙濁酒壺

七月新安江水涸愁聞乘後下嚴灘
越中鳥道頻通塞原上鴿音正急難
遊子還鄉似寄食故人卧病且加餐
扁舟擬共秋風發急見蒼蒼白露寒

松岡漫社舊宅

嚴江道中

山城粉堞隱江湄灘邊角迤逦時落木聲隨
聞變過危橋影帶野亭移鷗鷺巧戲深潭
鷺雁驚寒衝細雨遲兩壁蒼蒼雲霧裏
晚來恐失漢臣祠

懷叔達

時在自下舟州司馬署中

不見唐生久稽留益爾思舟移寒共被
燭滅夜聽詩官舍春陰裏京華細雨時
千山已白露搖

蕩菊花期

平望阻風

驛路連吳近，鄉音帶越稀。寒流情宿咽，夕浪惡風扉。勞市求羹入，都門得酒歸。微故掩明燭，伏枕念無衣。

元日立春遣興

青郊元日轉春陽，雨色霏微淨草堂。風落高門初送菜，閒情小閣午焚香。能平爆竹關心劇，應節椒花引興長。醉後更呼燒短燭，恐將蕭颯對平光。

松間溪湖集卷一

九

雨夜燕客

小館閒尊俗事稀，朋來急雨掩荆扉。自貪夜飲愁先破，客辭春泥坐不歸。城遠更籌添細細，杯深寒燭動輝輝。新平日夜生雲霧，肯信江天有寸微。

同張丈唐兄飲城南張氏園

東城斜日意蕭閑，小飲亭堂興不慙。離破好容江色入，城虛能使竹聲還。柳條弄水垂垂暎，梅雨隨風細細班。新月村沙相送處，更期藜杖款柴關。

送徐師上南宮廷試

白舫紅亭柳色青，袍皂帽此追攀已。知來幾緣親喜，願思臨軒識聖顏。通籍故人趨禁闥，升堂諸子滿朝班。曲江好及金錢會，錦瑟朱輪共往還。

生公亭同張大泉唐叔述孫和知晚坐

紅亭倚日開參天，碧欄千寸削荆峯。蒼苔蘿行閣道，絮雲出竹上樓船。清塵自虎，雲兮遠曲千塢。似管平野，騎上竹樵李。良師燈仙月下蒼煙。

松間溪湖集卷一

端午王司寇介園留共泛舟二首

送客醉眠罷開軒，仍見蒲柳自蕭蕭。折蓬泛蒲節重命，采菱舟僂俄玉千尺空。明銀半鈎久傳池上詠，今宵白公遊。

改席就新月，長篙入晚涼。杯都水葉淨衣，裸鮮花香石罇水。盪走橋分畫燭張，還疑泛河漢歷歷歷王龍川。

送叔達之錢塘

夜雨維舟數秋風，習俠輕相逢。客住同作送君行，月色湖中寺潮聲江上。賦知君遊賞處相。

念若爲情

送四明陳君

逢君爲客日歲歲送君行細雨三江路秋風半
月程別添交態重辭減客愁輕君去如相憶知
余後夜情

送丘五丈白下印藏經

清秋白髮兩蕭然況復裝裝共泛船老去蓮華
心自解閒來具菓手能詮巖邊禮石俱成佛江
上看山亦是禪建業吳教淹杖屨東林知已待
君偏

松間浪齋集卷一

又送客

別津亭楊柳春再來津樹起秋塵此行也是
來時路不似來時愁殺人

西劉徐溫陽莊太峰余泰靈秋盡先後別

歸送行首

相逢多別酒歸路欲何之江水曹娥廟湖山賀
監祠鄉愁兼雨重旅望入秋悲倘憶江東侶論
文復幾時

亦是羈離者憐君江海人感時驚別近臨去足
交新寒事清砧遠歸則黃葉頻看多飛動意爲

客豈長貧

來看春雪後歸及朔風則以我相逢日知君爲
別時鄉書連月到歸夢渡江遲東道如相問憑
君慰所思

題吳江顧世卿畫像歌

笑予猶未能識君胡爲見君少時頗君家丹青
好手筆貌君標格都且閒盈盈笑吳吳出澤水時
之寒露永壺閒聞君心精靈巧藝亦無數幾中
烈材君能辨屏間點墨誰知誤已道吹竹齟齬
肉早通飛帛因觀望天生材力君不慳龍性詎

松間浪齋集卷一

能老爲齒余少負奇骨自喜意頗壯只今疎狂
無所成碌碌形骸足等狀君胡不垂策高足忌
使紅顏坐凋喪觀君之圖憶古人余心宛在圯
橋上

松間浪齋集卷之一

松圓浪淘集

春盤卷二

吃字選

奉陪徐宗伯集張三丈新居同叔達子采伯開為穀印事二首

卜宅亭齊小春盤白玉新野翁為地主天老屬芳鄰燭滅開鄰澤杯湖流錦茵不須繁夜雪豐幽自留人

燭影帶茅茨厨煙出條池雨沾移席處空響勸杯時狂態衰翁作清言稚子知由來寬體數令夕更相宜

松圓浪淘集卷一

雨中太君津亭別子采泊舟崑山

海近雨冥冥分攜惜曙亭明情春更覺潯氣別能離潮滿炊煙白山移驛靑還鄉無限意寂寞向誰語

同錢將軍北上言別

春風吹柳絮過道上匆匆念別何我已三季懷歸思舊意五月渡黃河南遊誰共煙花早非上兼聞金鼓多此別各家無限意將春淚點江波

又送叔達

風流儒雅孰如君幕府從容不顧勲點筆青春千氣象受書白日看風雲纔衝沙雁邊聲惡旂閃檣烏塞色暝到日朱門先達在過逢應獨念離羣

湖上同念上人泛舟

湖上春風大可憐沿堤楊柳客愁牽虎林山翠疑臨鏡鳥道鄉心欲上天竝泛輕帆學水重移舟漿酒如泉再來上樹挑應發舊時看夜白日眠

西湖懷古

松圓浪淘集卷三

今人行樂處誰見管人遊湖水不改色春風無盡頭梅龍連土宅花落笑人樓歌舞空回首斜陽獨照愁

始發餘杭至青山亭呈茂實中翰長叔

天日東來喜未清白沙翠綠接春城乍舒楊柳紫旌色欲盡梅花人吹簫草色山來闌氣象山川到處有逢迎共知書錦非不是乘春露冕行

雨中曉發臨安雙谿道中作

回首青山半入城碧潭清傍碧巖紫煙中小市

開晴翠樹杪重泉帶雨聲飲馬茗谿逢漲祭問
人天目指雲生試觀萬壑千巖裏何似山陰道
上行

靈隱寺至韜光

巒嶺崑崙入千林合翠微巖光開野性谷響發
清機客爲尋源到僧逢洗藥歸上方知遠近樹
裏斷香飛

法相寺二首

一徑背湖曲高松半夕陽竹光開欲曉草氣雜
能香簾峯間鍾人果鳥鳴磬窮地偏宜信宿臨

去意何長

同栖古佛地疑居閒上林衆香凝戶濕空翠積
階陰竹響人聲有泉泥虎跡深西南巖壑美隨
意更幽尋

龍井

龍湫涌碧涼神運噴微茫我到客初散人覓
欲藏草映水客淺日紅松影長脩然泉上酌跌
坐石焚香

淨慈東退居

曲徑通香積孤潭隱碧蘿庭園逗湖日門掩下

山風廢塔千花外殘杯雙樹中坐看人境裏不
與世氛同

平湖風夜

野閣水迢白天靈風正呼款帆衝細雨遠樹怯
重湖官燭分津吏公厨共野夫少季漂泊意樂
罷不能無

雲間道中

樂去憂思集歸來別興添白衣乘馬黃帽誤
郵籤水落邀催舸天清宜卷簾含情望不極孤
月白纖纖

放歌贈伯長卿

神仙中人君之弟畫圖長句余所作詩家風格
君苦愛感我高歌振寥廓天風吹墮吳江水太
湖卷白旌旆郭錢塘以東頻經過雨來冥冥風
帆多三季不歸新安帶浙江高崖懸巖岫此中
清音余嘯歌聒人響聲雖鳴波迴興散落萬山
石欲題木題賦不磨胸中字畫簫不滅流光空
青虛蕩摩思之高深兩莫測此詩問君君奈何
垂虹之橋幾千尺風吹落月秋水白彷彿與我
見顏色我爲君歌無所惜歌終有聲感金石請

君向地試一擲

送子柔

雙履蕙蘭花盈盈明月光之子與良朋我飲不
盡鵠念子將遠行歡樂難久常意含未申欲
言愧中腸自非同一身安能不參商何況飛與
潛出處各有常胡不自齊飛乃願同摧藏交親
子能敦在遠況不忘含情抑志意欲罷重慨慷
別詩

日暮來緒風流雲盡華月照我盈樽酒送子遠
離別中大正蕭條光景何皎潔雲歸無處所忽

松園漫興卷二

隨海上滅君心如流光區區願識察

嘉月照高譙揚舲延長林尊酒若陳迹絲竹生
冥心曲宴竟逢夕送遠及日親在舍已悟睽歡
憂成若辛若辛亦何爲百季若騰塵物理固如
斯雅具爲子陳

送李中翰長叔還朝

漢家宮闕枕蕭關使者乘槎八月還吳地潦平
猶似海廣陵濤壯正如山同舟夜醉神仙侶樂
翰春隨供奉班聞道滄溟今未息幾回清壑動
愁顏

潤州城下泛舟登金山寺

積翠連山石岬迴畫屏搖曳錦帆開州城秀色
波中見寺閣風煙水上來天人滄溟雙砥柱江
經滌瀆一孤臺依然舉目偏蕭瑟落日秋陰送
客哀

金山寺

亂帆遙向一山分寺外虛傳郭璞墳天積秋陰
浮水氣江翻落日晃岬文還疑方丈渾連海已
似瀟湘不見雲坐久濤聲響空際愁心木葉共
紛紛

松園漫興卷二

江天閣

寺閣懸崖結構牢開門面向足風濤山虛日射
孤根動江坼天圍一柱高西望龍門盤地脉東
行更艇人秋毫倏然欲泛滄溟去指點虛無首
重搔

感懷 丙辰春奉先子訥翁京口歸此旬用

金山自是傷心地洒淚愁吟江上臺寺閣雨垂
春日盡山門天豁暮江開壯觀看客冥冥去買
藥逢僧泛泛回重到秋陰信蕭瑟魂兮猶恐未
歸來

焦山

維舟落日半江昏
密柳繁篁尚水痕
野客過雲穿斷壁
溪人隨照集沙村
懸峰樹色青搖石
遶寺波光白盪門
絕頂一樽聊強進
晚天回首易傷魂

登瓜洲大觀臺望金山招隱寺卿不至

麗譙南俯曲江頭
粉堞朱甍照遠洲
長麓日車通蜀險
風帆雲蓋入吳愁
鄉關歸夢黃鶴江
寺煙花戀白鷗
念子中流易折
牙落雲南北古揚州

松園漫興卷三

寄閔壽卿

空江落日午經過
忽遇相逢奈別何
悵望春遊同逝水
招尋秋思逐流波
江邊兄妹東吳船
道上親朋北極珂
早晚一溫營
好就幾時攜手重高歌

喜壽卿至

欲別題詩寄江寺
忽逢破浪渡江來
更開篋笥排詩卷
重繫舟航共酒杯
秋短淹留過日落
風生信宿避潮回
東行許顧論文地
海上相逢有舊醅

送孫履正履和應武試二首

十月江南無早鵬
一霜楊葉已全凋
直將天上機槍落
歸取黃金佩在腰
鵬鵬身過一鳥輕
鳴才氣架好橫行
男兒別有飛騰意
不為通衢大將留

送張伯鵬赴上三首

津亭日暮雨如絲
把酒迴舟客散時
石去再過京口路
風煙那不繫相思
燕女如雲不讓花
生塵紅襪避馬紗
青樓宛轉輸君入
持與南京圖麗華

松園漫興卷二

八

曲江朋從有輝光
夾路開簾擁說妝
不獨誇官驚上女
男兒應得報君王

慰徐孺旭下第歸

我醉西湖三月春
遙聞北渡廣陵津
道傍明月誰知已
水上寒風自送人
重喜緇塵終不改
忽驚華髮更相新
愛君拜舞娛親日
跋扈飛揚若有神

壽徐宗伯公七十

一代多元老
三朝出偉人
商山先隱跡
嵩嶽舊生中
閒氣關清淑
元精協化醇
丹青形象逼

霄漢羽儀振禮樂周官魯文章匠石斤雕龍時
間美刻鵠義方悖總角置序加冠謁紫宸
郭說登甲第方朝拜詞臣掌制司綸綽祈平祀
鬼神南宮番直夜西苑受齋展簪筆時俱草舍
香屢積薪一麾仍鍛錙孤節敢批鱗帝意寬
嚴助民爭借寇恂荆南通沔鄂嶺并控香閣治
郡功名數防虞節制新繭絲誰復恤貝錦何何
頻白壁知蠅如塗泥見禾連茶間承御極優
詔下垂綸超擢俄開府尊榮切莫鉤股肱天
岳牧喉舌帝星辰已見諸明允還推秩典倫

翰林集卷一

九

覆盆爭法網上殿領朝紳郊廟常肅宗
潢錫賚勺時和羣望協恩降百鑒簡講殿書幃
敵山陵法駕陳垂衣金馬侍聽履翠華親殊
渥方單日堅辭可退身老成心悄悄羣小忌新
祈許告優疏廣遺榮寵鄭均園基山堂曲起觀
鑑湖游四序憑消息多方信相伸孔傳常置酒
弘開幾指寶盤出高門玉鐙分禁掖春水厨抄
雪飯渠盈映霜尊客醉富鄉澤人嬌舞暗塵荷
朝霞似綺甲夜月如銀楊柳遮彭澤桃花被漢
津不嫌穿屐齒直可汗車茵泛艇攜緇侶遊山

狎道民歌兒供灑翰坐客競藏珍筆倒陳公牘
碑題郭奉斌嘲嘲帶驛袁文編織麒麟藻績飛
遐裔膏腴沃海瀕風流特開作道術日彌純鴻
寶傳真錄龍宮聯佛貽丹鉛詮安典金碧照麟
峒拯困皆埋獄逢交或指因白頭收冠鵬青眼
向衣鶉服以迷樞賤叨蒙折節仁貨存行自給
倒屣傾何因佳句新知誦高言聽莫真鳳翔
利見龍性敢云馴剪拂於飛動控藏忘賤貧自
陪諸彥集披對亦忘旬吹管葭灰律添紋刺繡
綉隨肩華萼笑統騰絲衣跨屋張仙樂香車

翰林集卷一

九

走貴姻紫駝行翠金青鳥啄紅巾天子領靈
仗羣公頌大椿齊聲開壽域八表正無垠
燕山篇送李茂才北上兼呈中舍公
燕山崑崙高惠天積翠霏微青瑣連臺築黃金
招駭後乘疏碧玉盤龍前鶴駭警傳仙仗曉厭
池香染御毫鮮厭池清切近王春太平日月
正重輪鈞陳道上駐輿轡句聲中五色雲先
農牛啓蒼龍圖元會重開白雲尊行詔金門
組射策天子臨軒賜顏色歲星千嶺自東方
祥氣千季盛南極吳苑煙花植禁垣世本恩波

通太液倚蘭仙李聲華重童子詠恭賡靜動別
起黃扉寵都侯直上金鑾拜供奉壚頭別酒夜
氣氤金杯銀燭石榴裙非風怒號雪花舞吳天
飛鳴鴻雁羣玉河銀海東應合瑤林樹何當
分棣花承鄂絲綸閣開閣熏鑪遙待君

元夕送弟赴瓜洲

昨發城闌暮維舟野市燈曙雲驛片雪旭日
輕冰潮水過婁縣江風斷廣陵弟寒兄誰識小
別未能勝

梁谿行

松園復初集卷二

梁谿近接湖水平風帆津樓斜拂城野青天白
水倒明舟移岸逐山翠行客雲千沒前谿樹疎
點飛來半如霧倏然搖颺徧洲渚水行波菰清
可殺搖櫓偏欺吹向風沾衣愛惹穿花雨寺頭
雨過寺門陰薜蘿松竹青森森虛谷鳴禽響空
舂幽泉動客疑風琴悅惚恍然清霧深春寒晦
暝龍蛇吟半山半客忘歸去誰識傷春遊冶心

水工創樓

水樹風帆隱伎樓微聞遠岫蜀河流也知一望
堪腸斷暮雨無人在上頭

四月廿六日同閔氏昆季將登金山風甚
移席城隅曉望卽事十六韻

長日朱明暇橫江白晝昏天雲宜百變風物難
諸昆石步懸江閣城隅隱市垣不圖驚巨浪自
是狎芳原襟帶隨移席波瀾對舉尊兩涯元莫
辨千頃亦俱渾流時爭高下乾坤任吐吞水夾
轟水府川后副風門真見滄溟立旋有赤岸奔
大聲俄轉石急響欲翻盆草莽愁難渡荆吳寂
不喧春容舒遠矚酒滌動羈魂似有宗生駕如
聞枚乘言拍波山幾溜灌漑浦樹多疑非同青天
寺南徐白屋村寒雲滿足地此日意空存

松園復初集卷二

江上送超宗弟遊海門

人生良會難再遇常將骨肉等行路符若山中
無世情汝未勝冠余未娶誰知衣食旋相駢坐
令流落那能顧順冬貴非厭冰雪長歲江東足
蟬聲草頭去日艱難真可惜後來離別知無
數相逢且暫同遠遊狂波對酒升高樓江邊女
弟留十日風雨賦詩殊未休汝更前爲離別吟
試聽長歌足哀音余愁一歌傷汝心汝今又向
海門去能識江流深不深

齋中雨卧

重門長尚局獨寤虛室閑稍稍雨聲至幽情乃
相關因之意自遠自然響空山神想未云拘形
役詎能干擾擾久喪真意晨忽來還

送殷職方之南地部

文章交有道契合早知名寵禮猶先達虛懷及
後生自傷徒老大詎意動公卿久廢樞衣謁歡
蒙倒屣迎有時陪客坐不日載前旌管歲洮河
役郎官繫重輕盡奇聞廟算賤奏慎佳兵已
見軍容改兼令國步行關氏仍效寒突利未

本國漢河集卷二

三

寒盟選擇須皇谷嫌疑固物情之官元省署

左官亦留京素浪秋如蓋丹霄晚若城湖海官
舍靜山帶草堂清北顧一戈感南遷謫賦平草
兒餘友側然憤尚精誠海內推材傑邊陲憶老
成天狼寒未落國馬夜長鳴送遠增幽疾微詩
愧德聲持將報知已耿耿片心明

集張二丈池上

面野堂間似遠城秋城日落愛天青舉杯忽送
雙歸鳥點席爭投自照螢非隔涼風聞墜露南
池明月動浮星聚眉笑比揚雄宅載酒還期到

草亭

薄暮登城隅鐘樓歸集池上作

日沒上遙城霞光滅餘彩高楊鳴天風翠樓眺
遠海南池水花秀酒至明月在荷影閑寂歷細
聲自滿酒賞心莫能同良辰復何待

有客

張公謫先生三詩詩人自可止

有客遠郊至攜訪幽人宅叩門雀欲下高楊映
風白安知寺門路迴道相索忻然來吾廬飛
雨已霖霖願各且安坐欲去竟誰迫清醕對明
燭請留共遠客為恐風雨至明日苦相聞

本國漢河集卷二

四

復陪殷比部燕集張二丈池上

卜夜重過水竹居侵晨邀客到階除晚涼池外
停呵騎森木橋邊看捕魚醉客不離衣露濕野
翁先畏夜意虛前期更及芙蓉會幾日東家有
報書

懷方民表丈

學舍依山寺僧樓寄一椽月窓虛見石風谷閣
聞泉都養供齋飯門徒乞酒錢別來移甲子何
處着青氈

題丘子成先生呂野堂

宗伯公上築堂
堂攝丘丈居之

歸真

卜宅呂堅涇宛在縣之陰荒橋罕行人比屋水
竹深衡門畫不啓翳然見南鄰清風動以窻一
室如高岑卧觀明月上曳杖還獨吟招尋二三
子晤言終古今有時嘿不言妙想虛在襟聊起
拂塵器中有太古心門過負薪者情哉無知音
歎彼陶處士取樂於素琴

過間門陳氏園五首

主人未巾櫛命客到層軒拭日長光綫梳頭旭
日晴虛閉無戶牖淳朴在自焚久悅中林趣今

卷四漢書卷二

二五

來欲細論

疏畦開廢園累上眺荒原藥小疎茅覆籬疎養
竹藩幽蹊多有徑溝水不知源稍覺裏懷愜愜
然無一言

對客營寒事相看發興新林呼抱甕叟廡接賃
春人拾果從旁舍將醪過比鄰買田何日遂得
任性情真

補蔓兼藏艇披榛別指橋離明霜下葉柳曳凍
中條稻客充買菜維駒有谷苗既能請小徑出
郭不辭遙

喜余號野趣復引造精廬勝地何稠疊
掃除榻塵看客過簾日近人舒預問重來宿幽
偏合借柴

松園詩集卷之

卷之二

松間浪淘集

山樓卷三九五十四

記序

憶梅

梅花何太晚由事關情事使誰頭白難忘照
眼則水輕疑夢片空密擬香生莫漫說春華
芳未敢榮

呂墅唐公宅橋西十數家客舍凡幾別人已
多花野助榮枯白池風更影斜歸自南浦望
惜不華

詠梅仙齊榮體

松間浪淘集

李芳洛淡早風光應嶺近素嶺凌月曉紫帶日
春敷銀水出纖手剪綺殺輕暖水畔驚道佩江
邊疑弄珠遊風道氏妹封雪謝家妹官女故成
額仙人學自書文同感風塵吹笛思征夫

東南四首

嶺嶺千林滿嶺亭章江二月下吳船只今相對
遙相惜閑落空山絕可憐

日落吳門十萬家納涼亭閣貯新花浸水水
將凋粉潑取山泉試點茶

風靜羅帷亦自閒露華香雪閣徘徊曉涼欲問

花多少但放微颺自入來

明星開鏡見紗窗白雪生香泛玉缸纖手女兒
穿作細買時猶帶露餘輝

曉發小樓作

夕陽度婁曲高隴半原明林葉翻秋色江潮落
夜聲霞歸纖月在風白細柳生拙養幽居慣衡
門繁別情

婁江夜泛同張公路丈作

河流向晚淨際嶂響兼葭葭高樹猶霞氣孤帆已
月華火明遙辨郭風便屢綠沙客與清秋興歸

期莫論除

泛舟至虎丘即日呈啓陽叔

半塘見朱閣朝日明青松一水漾山淺千林標
翠重迴桅分咽港樓閣遞銜峰此地暫遊賞長

懸離思濃

由橫塘至茶磨嶺下驪舟作

橫塘背城連野半猶在望舟移橋屢轉疊嶺非
一向田口倚茶磨湖風落溟榜旦夕滯城郭寄
託欣所放真境自茲遇疎襟未爲曠

自茶磨入治平寺

日晏山路閑林木紛如結環溝引湖流經橋見
曲折路枉寺門出高榆對森列連岡城隍城
斷宛當閣斜日射山翠玲瓏映松徹香氣行客
聞心閑忘分別

入殿左僧舍下遵曲徑仰見嵯峨高軒絕
可舒暢

僧房高下居閑門秋色閑陽樹挺幽徑陰嵯仰
層關周垣若湖底疎翠當窻閑窻中如有人聞
聲香難攀遙知縱日處樹杪見前滯白日山後
沒好月湖中還念此來何時使我舒心煩

經紫微村

荒村何所有枵腹但古樹小艇綠港入疎林閑
門度巷窮見山徑接近引問步青苔正相射山
照正斜雨平生未經過一覽似再遇

登上方楞伽寺

肅穆山氣涼平嶺見日小先秋草蟲鳴向夕飛
雄鷲草香故山接宜然客理情蘭若冠絕頂宮
殿何繚繞闌干俯林際四顧川塗晶霄門毫末
辨斐縣卷石表東非餘郊臺管英已云招倦日
浩難極天長阻歸鳥

橫塘迴舟有懷唐子東斐子吳江

連山限頽陽餘暉尚暗曉紫翠偏原陽夢如
春容感念山中遊日落桃花紅
飛早梅玉壺坐芳叢
京華中昨將涉洞庭雨雪君莫從於舊告不聞
至今若忽忽一水尚有餘流復期遇

山樓

山樓送客罷柴荆言不聞秋陰連日起風雨暗
山來急葉如鳴寂低空殷薄雷呻吟到童僕家
廊信悲哉

茅齋行

九月寒陰晴村塢山行野望愁風雨歸客千里
遠到門鏗然讀書在茅宇鄉里小兒眉顰遊自
倚功名寧聞取君家兄弟意希闕耻將不學事
翻王金高南山君不營世人那識還相侮余獨
意忍忍羈旅是君已覺心神聚同調李生亦殊
絕功氣森沈勢易羽朝遊扶彈拊強弩谷日夜
歸衝乳虎氣酣耳熱長風生呼酒割鮮進延舞
倚柱悲歌若有神夜久谿聲落庭戶君思江東

相逐時詎意山中守環堵東吳酒徒今相待管
時沉飲韜精彩遙憶將軍平壤城斬鯨何時渡
遼海

山閣客至 孫氏兄弟同茂簡至

村落饒古意長翰名已久脩脩篁竹間廢屋一
八九豁然村徑闊草閣當谷口寒松日夜號江
海翻戶牖西岡樹色古斷穴如窠日清霜木葉
脫遠近見培塿蒼蒼貫穿漏丹縐紛錯採親朋
日暮至檐囊出前阜閣中遙相見先問鄰人酒
相逢行

松園浪淘集卷三

五

縣城遙遙阻山麓積翠飛覺駐寒日寓舍蕭蕭
日風雨賴有足然慰空谷自非新知迴暖眼寒
灰誰熱長幽獨忽憶就飲城南宅揚鞭野風春
景白美人笑指騎馬來彈袖慙迎髮覆額綃幕
垂簷蠟炬高金盤誰浪文章伯甲第留歡幾睡
旭桂櫺長筵竝絲肉清江皎月東城園薛客蕭
鳴殷深竹一時文采信有餘曠代風流未爲足
誰知勝事須臾改酒壚遙邈空相待黔嶺問關
婆水紆燕鴻越鳥思東海海畔經冬斷消息豈
論歡娛難再得天寒山黑怪鳥啼苦憶嬌兒解

相索偶然邂逅新知樂對爾酣歌事難測縣南
酒樓醉後回吳歌感人潛動色促膝紅爐又一
時莫更忽作雙飛翼安得呼我雲端人長若巷
南子巷北

郡城雜詩十首

禹廟湏梁口浮舟落日過瀑聲衝峻壁影漾
層阿樓堞青山郭津亭錦樹波越鄉風土異
近尚喧和

城上寒梅樹愁邊臘意濃問冬過短景落日駐
清松葉惜遠吳見花思出越逢知勵動詩興思

松園浪淘集卷三

六

弱爲愁慙

城邊喚老春岑齋生遠情行厨菜竹眠落盡長
松清日沒指山氣風迴喧水聲然薪下深谷險
絕醉能輕

愛客不厭醒同攜雙玉瓶重來花遲別開占小
柴扃竹密易呼暝松高人見星形骸不用撥心
迹兩沉冥

自解人閒世難求物外閒新知已云樂俗累未
爲慳偶憶水西寺因看谿上山佳期信霜露汗
漫不知還

秋杪歸相待深冬客未還
愁身青嶂淚眼白雲山
物色淒其甚人煙蕭穆開
哀吟隨野望不敢廢躋攀

愁眼層城倚高天日盡時
山寒夫子廟水急禹王祠
此地悔爭發他鄉花較遲
江邊開造次朋好正相思

四更寒寂集闇度隙中過
剛發層城上千山應更多
殊方同顏色遠道見春波
慈婦今多夢鷓鴣鳴不已何

松間浪浪集卷三

山城更點歇急雪自鳴樓
酒間沾迷鳥添寒濕黑裘
晨街應擁戶夜水或行舟
今古荒塗思高人何處求

南郭寒山疊霏霏翠壓城
關吟向面落津影照心明
雪樹溢進出風潭淨不行
愁情虛勝際自覺愧平生

慰方民表丈

負米踰千里承顏事已違
寒天陟屺過落日倚門非
斯馬驚華表慈烏遶總帷
舊時同飯客忍淚問歸

長上諸公

翊帝神仙出師臣聖主昌府宮均協理海

宇盡平章自比夔將契誰論杜與房丹青流論

惜羽翼咏歌傷黃石元迴漢箕山本去唐懸心

馳魏闕屬望動蠻荒北斗山崇重中流砥激昂

育才曾吐哺榮聖且銜觴道大通調突功成妙

卷藏衣冠馴牧豎杯酒問農桑旋馬惟庭際詢

牛或衡傍沾茵容小吏拈簪乞中郎弘相開東

閣彭宣侍後堂敢論齊雉禮愧已混濁商流寓

輕儉父交游愛老蒼願將閭閻覽詎謂借餘光

用曉嵩華大恩游河海長掃門懷一刺漫減意

松間浪浪集卷三

八

難忘

孫履正將東行邀過話別不至

聞理遊吳棹傳來值歲除未能從子去空憶過

吾廬人日朝朝雪賢星夜夜虛漸江魚正急好

寄大雷書

過銅山下作

古墓銅山下新季午一過漫流交細路急雨洗

垂蘿物色正如此梅花空復多他鄉歲時久來

往恨蹉跎

雪二首

我家東閣好照戶
羣山明
丁迥風陰壯心開
雨雪清作花寒有艷
着樹夜無聲濁酒南鄰送吟
成亦自傾

雨雪添多興高窻更不羣
瀟瀟還照夜羣羣總
隨雲風篠沾難定陰
岡翳欲分燭斜渾不見
開戶始微聞

水西酒樓伯雨諸君會
侵即席五首
時孫

許康侯孫元功方叔牛仲方易孫

二月沙邊問小舟
狂夫興盡欲東遊
那堪君更
明朝發匹馬千山不暫留
俱將赴旌德

松間漫錄卷三

九

仙風道骨憶轡君
可與神遊也不羣
落月相思

邨得盡江東日
自有春雲

青楓八月海邊歸
白雲千山春半飛
還往辭家

無別淚雙流席上
濕君衣

別酒微醺爲怕春
橋邊夜雪開於塵
故園三月

鶯花好共醉高樓
無此人

名飲須酬詩百篇
齊看別路指山川
會將南浦

風煖席說向東吳
歌舞筵

又別伯雨

君去旁州客幾時
計余行日祇相思
不如從此

忽忽別忍更相逢
又別離

梨園緩歌行

十季寒食嚶城寓苦憶鄉園
梨萬樹前季歸來
春色早花開正在臨安道
值今花樹始芳菲
山中儒生爭送歸
且須賒酒飲十日
墟頭笑我無
春衣廣陵遊俠新
都客虎科貝齒顏
誓白問健
從廣陵還家喜議
孫桓和議飲大醉
相逢恨晚互勸酬
爭倚驍騰
誇騎射芳園千樹
梨爭開平岡下
暇花成堆林
間飛鳥喚酒至
陌上輕塵看客來
忽思嚶曲空
裏裏安得移花比
遠梅
杜詩安得健天涯故人

松間漫錄卷三

共此酒狂慙小弟
喧金轡人生良會
那可必斗
酒淹留莫舍卒
我暫爲君若莫歸
明日花開勝
今日君不見黃羅
山曲十餘里漫山
照路皆如
此宛如夜雪山陰
時興盡愁殺王猷
子

喜見子采襖被就
舟中夜話賦贈一首
山中歲晚獨思君
空憶飄然思不羣
乍見欲狂
逢日暮相隨疑夢
過宵分道心久已
能如水世
事應看只似雲懷
樂十季猶未遇無
人真解薦
雄文

過叔達

子敏亮君所侍南其頤格調達

步屢遙尋非夢生志看雨脚幻陰晴蘇青客到
沙沉樹白魚跳雨過城傍舍舉骨窺密蔭房
櫪鏘器出香美呼兒侍饌憐風骨瀟灑如君便
可耕用韓詩便可耕一一句

新安方伯雨期會子柔都下是秋俱就試
姑孰因汝廉寄此歌

二月開船離歛浦青林白日交飛雨平明水頭
盈千八夾呼連峰去如射舟中日夜聞鳴沙疑
坐山城繁雪花仙泉林亭湛清華晨光瀟瀟臨
萬家伯雨讀書處卷簾六水橫碧玉却拉疎

松園浪淘集卷三

松虛蔽遮興酣饋唐一杯酒長歌盼望吳天涯
此地一爲別屢夢不可見飄然寄我空中書秋
風幾日過江縣姑孰寓李白同遊崔宗之錦袍
照淥水明月揮金卮當塗陽水筆鋒竊爲驚
風流千載人笑我不同時前月故人沿牒遊興
話江邊太白樓峨嵋對列碧江寫采石直揮青
天流餘君今欲行問我義興路陽羨湖水多遙
經溧陽樹到日逢婁君應與新知遇新知逸氣
凌青雲未煩傾蓋已知君金陵過我舊遊處相
思佳句爲平分

題女郎陳八扇

主人送客夜留髧薜蘿非非燭焰昇自信狂夫
心似鐵一時也覺闌消魂

當筵衆裏欲知名半面嫣然已日成不是悠悠
紅粉伴都來見慣不關情

自開團扇索題詩奈儻公與大醉時更待玉容
歌一曲爲君珍重寫烏絲

清狂不醉也僊僊繞聽歌聲喚奈何眼底相俱
俱夢寐且留詩蹟耐消磨

松園浪淘集卷三

兒女意別時酒氣爲誰醒

眼看明日各天涯况復將歸千里賒不念兒身
同浪迹也憐郎跡類萍花

悲沈脩孟二首

卧病空園裏長廊不見人愈昏唯覺夜帷碧始
知春蠟繡書堂色蟲絲藥裏塵縱然看官草那
免一沾巾

精思兼高義於今摠未能詩神愁裏王腕力病
來增強笑寬妻子推心急友朋流傳遺翰在青

竹幾時登

卷之三

松園浪淘集

蓬戶卷四 九四十七首

阮亭選

富陽桐廬道中早春即日東吳中朋舊

暮倚城樓江日曛曉過山縣市煙分。迴峰東雨
皆成雪山霧危巒半是雲沙際平光催鳥嘯水
閑寒溜動鷗羣吳江越嶠千餘里春賞何由早
寄問。

騎馬醉歌行

上第人馬
集名馬
前季還家雪花上愁眼石山雙屐破萬山觀南

十午西沙海人密十迴過遠遊念此心飛越歸

來欲許悲歌部春深城邊買輕舸故人追送還

同歸山城三月氣漸蒸行行幾竟青林坐胡廷

將軍好事者來期狂遊共輜寫聞軍中一何

堂羅蓋銀鞍束堂下方丈草逆勢最高十對

酒天垂野打絃鼓振飛丸白風雨脚低風酒

黃山雲氣淋漓開潑浦之圖醉畢把笑揮金盞

催困人輕塵不動宜調馬將軍先躍青花驄白

驕紫燕俱生風野堂雜花迷卡茸四蹄鵲落醉

眼紅愛君敢決人馬同恨不騎赴天山中胡爲

夜抹山城東酒闌揮手徒忽忽扁舟東去隨葛

蓬

宋中懷古 詩卷二 懷和

天肅商丘秋黍哀蕭條楊柳菊花開東南瞻景
江淮坼曉夜霜華零洛催芒陽雁呼雲一上黃
河日落馬雙隨重遊高李論交地寂寞空吟古
吹臺。

十月朔觀人家上塚感懷

曉所駸駸歷夜臺荒城四啓獨徘徊誰家舊服
寒簾出幾處凝妝掩袂迴天意斷續道幽柳風

高雙眼故園菜亦知近沃無乾土未勝長歌
哭哀

贈壽給事 詩卷二 懷和

鍾離非望入青徐馬首西迴識宋城可地故人
遙送鯉碧山學上近焚奠懷中千里將投刺袖
裏三季不滅書久憶司存清切肯不付無意待
吹噓

梁南白露池黃塵柳色蕭條客思新石卧滄江
爲地主予潛東海是波臣掖垣星夜時焚草禁
聞秋風幾積薪宣室定應懷賈傅漢家元召洛

陽人

昔少平河南元由史
修馬都堂持刀言事

元日和殷丈韻奉答

鄰人有酒也能賒弟勸兄酬省嘆嗟
長送客黃河臘月年還家漸綠久別
稀人事喜得新詩當物華
早晚南橋春雪盡好沿江路探
梅花

送徐女廉之無錫

黃姑灣頭梅乍香黃婆墩邊柳漸長
但看音信連三月誰道風煙不兩鄉

雪擁春雲閣錫山風迴夜水入吳關
知君不慣

禁離別夢裏辭家夢裏還

同孫履和重遊鵝林招隱

江城春郭畫陰陰
書看山不厭深
過眼竹君
渾欲辨聞香芳草香難尋
用東坡詩其間聞

寺山傳答谷裏探泉樹嘯吟
自識藏頭招隱處

閑心長挂白雲岑

重赴六合道中翳懷

真州曉雨送征帆憶昨寒星舞客驂
三月鶯花離海曲孤舟風日望江南
水鄉味遠閒偏思岐路悲深久漸堪
几杖柴門相待否歸心芳草白

能晴

雨中過伎家飲書贈陳翠

紅樓細雨燕飛斜玉面珠簾相映遮
三月江南春色盡却行江北見梅花

虎丘

風散桐花松月開上方樓殿踏歌來
攜樽蘆管新調曲吹向生公舊講臺

瓜洲雨中閱健吾攜榼見餉走筆遣意

江雲沸白雨如銀
華榼衝泥愧所親
樓上獨窺
帝內容市中
爭看吳人賜
夷老去終迷世
憤

鼻窮來且任真
莫羨巖栖厭
塵肆與君元自出

風塵

蓬戶

蓬戶居然書不閒
消憂佳客數能來
水精鹽畫

調水屑新醞
紅領雜舊醪
雄辯滿筵纔
五十

仁丈多高
揮毫落紙更
一杯
子安時
人生莫論
無多履相見何妨日幾回

愁霖

長夏江喧風雨交
津樓城角浪飛梢
經秋白露看收潦
接海崩雲更壓郊
漂沒籬邊千片菊捲

殘屋上幾重茅浮家寂寞江湖外生事將憑五石匏

夜泛同直五張二大孫二兄

水關新漲曲通溝通溝直力疾邀人夜弄舟
暗竹背城思嶺月平畦露憶湖秋行隨老伴
添衣出迴觸歌塢筵曲猶遠吹更聞無奈返微
風小櫓不勝愁

秋晚同張二大孫四兄步屨城南張園

南郭浮陰覆女牆沿郊落木暎江鄉新晴空翠
生衣潤傍晚寒風酒袂涼鳥下疎簾暮局散波
搖虛壁淨琴張柴門相送餘花在月色村沙引

典長

金間曲四首

金間潭水寫金波畫燭紅樓歌吹多長夜幸愁
無遠近山塘一望似秋河

十萬紗窗接半塘紅亭白露夜凝霜邀來殘燭

開松閣送人作春散竹房

紅泉碧樹殿沉沉舞歌歌闌明月陰百尺幢幢
千丈石長懸秋鏡照人心

蛾眉纖月兩相迎公子紅顏與日成說向詞人

偏憫亂不須見面也多情

子柔將歸憶別漫賦

巷南秋雨過君家獨掩門幾日斜無那別來
偏皎月即看歸到負黃花春江在眼新安郭暮
雪驚心梁苑沙欲去念君仍未決窮愁相見莫
相嗟

寄方伯雨二首

村邊廢宅少人居聞道生徒共掃除書札浮沉
三月後交遊顯晦廿季餘小巖原上歸僧遠長
石岡頭旅騎疎知爾含情望天末蒼煙落日幾

躊躇

憶從南首罷公車期泊東吳訪客若留料遠遊
梁苑馬翻金索寄浙江莫經春草春風長向
臘園松晚莫連聞過新阡看氣色君家魚蟹更
何如

舟夜伎飲同子柔卽事

酒伴歌朋事事宜誰能更夜不相隨意勸欲
追清管高調偏疑壓翠眉客詞綽綽未欲主
人終宴不知疲深杯百罰那拋得莫負歡娛少
壯時

瓜洲渡頭風雪欲回南嶂不得二首

南嶂連山陰復晴。江邊雪片柳花明。遙看白浪過津閣。日暮無人打漿迎。

平分南北是江流。南嶂相期北嶂留。惟有寒風吹向北。爲君留客醉瓜洲。

江雪六言四首

旗亭市口岸前官路。山腰樹斜相逢雪中車馬。欲投江北人家。

寒堂猶分沙際孤煙。午起葦中洲隔江流隱霧。巖傾雨雪隨風。

江雪六言四首

亂眼江雲飄忽照心。山雪徘徊淡舟遲客不發。

野廟無人自開。

立馬嘶寒斷渡。居人乞火沿村。十步雪迷津閣。

半空濤殷山門。

丁酉元日舟中

今奉元日仍舟中。江春乍暄天無風。蒜山殘雪東簾白。洲曉曉晴欲紅。荆門水愁東下鷁吳。

地樹杳南飛鴻。却憶攜子滯歸路。千巖霧雨嚴。

灘東。

過唐王叔僧房

積善寺東齋今發

古寺顏簷覆短牆。憐君地僻懶衣裳。庭苔色從僧破冷。銓茶煙對客殿橋外春泥猶有跡。窗閒寒竹不成行。興闌白日忘歸綬。看劍攤書正滿牀。

送沈武仲

四月鰯魚潮水深。三山啼鳥海門陰。送君莫道無相贈。一片江程是我心。

送龔仲和

半塘西望寺門陰。霧塔風軒夏木深。獨訪空山君記否。送君忽憶去年心。

松園詩集卷四

寄李長蘅

同玉孫生讀書新霽山

瓜步歸帆見攝山。天開巖壑舊遊攀。知君明月中峰夜。夢與誰人共往還。

送子榮兄金陵試三首

丹陽非望起江雲。駟馬都門日幾羣。我有客中相識在。知他何地恰逢君。

柳暗烏啼雨洗塵。白門路熟客愁新。此回相送判相隔。莫更相違逐故人。

今古漂零酒一杯。強歌未半已心摧。別君誰是相憐者。肯信佯狂亦可哀。

秋日李氏東堂同長蘅觀曝圖書張伯夜

貽畫筆失咎走筆東謝

秋雲杳杳天景澄高堂與客翻細藤瀟湘水濶
悲嘉陵江花有情遙沾膺間門此時無人磨紫
毫一束煩高朋雞距脫手新鋒稜未忍用點屏
閒蠅青松短壑臨楮水顛崖老樹雲門僧貌君
布轆予行滕

送金子陵井上

郊居良會每思恩那忍離杯不暫同續食忽經
三歲後共舟愁憶十季中相思河畔青青草送
遠長江湛湛楓不論雲泥自惆悵故人何以慰
飄蓬

寄伯雨京邸

山城風雨相思後江館炎天一札來與報征輶
倚日發却期鄉信此時回朝廷袞闕囊封急
屬國軍需揮羽催到日臨軒問幽劍中林休
數兔置材

寄訊張伯隅

林中歲晚莫情疎天上何時慰索居明月星稀
南遠鵲黃河水淺北來翼驚傳遠寄烽煙入可

憶巴山涕淚餘官冷只今猶未得京華桂玉近
何如

送沈伯咸丈

別筵朋酒摠如龜童稚交親黯不勝長路風塵
看老驥高天雲氣縱秋鷹江山悵望還三峽衣
馬輕肥白五陵才大未須慙晚達君今何似漢
孫弘

送王辰玉

閨間城上角吹晴郭隗臺前雪滿旌子亦遠遊
隨計吏誰能愛惜莫論兵非征車馬經河徙東
戌餘艱望海平射策金門期第一君家世業有
玄成

賦得清流關送須君美

管騎羸馬遊梁苑曾過清流賦楚關舉目欲窮
燕闕路迴頭疑見秣陵山舊清淮水痕千縷新
徙河流葵幾灣此地相逢車馬客共判一醉破
愁顏

松間浪淘集卷四終

松園浪淘集

空齋卷五 九十四首

燕賞南橋應早年好看城雪未融天倒衣上客

俱傾坐卷幔佳人竝入船爭倚畫橈衝伎席獨
橫朱袖占歌筵紅裙彩筆都休問如此風流亦
可憐。

從殷司馬吳氏園行梅分得霜字

朝聞出郭倒衣裳載酒尋梅向野堂竹色蒙蒙
邀進艇林香冉冉逐飛鷗嬌童笑語穿花底醉

客行吟遶樹傍看到江邊宜痛飲恐催頭白頰
如霜

殷丈載酒過江看桃花同唐坡分得霜字

花余得

巖江花開天乍晴千鐘美酒欲同傾便應襖被
從公出但問公能幾日行

雙面春香照眼明縱然不飲也多情燕京酒美

吳花艷只問天公乞少晴

柳絲花林天倒晴春風小市水縱橫高原四望
人煙闊一片南來是雨聲

雨歇游絲未裊晴纖塵不動日華生狂遊更欲

調鞍馬牽着桃花樹底行

小塘潮落大江平水渌芳新海氣晴遠岫天桃

看不盡舟人誤道彩霞生

細草新花最尚晴青絲穿絡白銀鑿枝枝含笑

留人醉逢着深紫來去行

釐雨家家莫子生紅桃綠沼白迴簾穿花傍水

傾金盞報答春光半日晴

買田宅未成戲爲俚體

城南水竹稱幽情幾念還鄉買未成隴上縱堪

供伏臘山中誰與作上清明亦知終去婚和嫁

且戀閒來弟勸兄好語山妻與村婢莫貪春睡

餉春耕

送張伯美吳門學繪事三首

潭樹沉沉夜納涼竹間歌颺桂花香千人石上

多絲管却訝風流自一鄉

趙老清歌世莫傳對君合曲每相憐吳趨最有

時新調却重吹簫向酒筵

苦愛丹青真入骨醉中往往亦通微送君學取

流傳派貌得吳淞江水歸

白蓮橋泊舟 同孫氏兄弟

門外谿流見遠山，菱風蘿月蕩舟閒。
開秋鏡照出千林，列翠鬟。

雨後遊虎丘寺從半塘夜歸楓橋

山寺秋煙掃翠微，松蘿過雨見涼歸。
半塘路轉歌聲小，棹夢菱花一道稀。

孫履正履和并上子同舟送之入郡嚴舟

白蓮橋信宿臨別題贈長句

涼風一杯酒，明月萬里心。
雙帆飛度吳松樹，澄江遠挂秋河陰。
君過三山向京闕，揚子津樓秋

餘韻浪詞集卷五

漲沒廣陵臺。一邀醉君期，我不來意忽君不

見梁園歸。黃河初驚沙，刮地哀鴻高。又不見

吳都走馬來，觀試霜葉覆。野鴉滿寺莊，心驚落

功名疎劍歌。蕭條風雨至，逐君兄弟歲。月深寸

心匪石千黃金，脫衣買酒君酌醉。君胡不飲心

沉吟，沉吟欲言向余久。舊時好事還能否，黃羅

峰頭搔首問青天。逸句驚人落杯酒，此中二月

梨花明綠莎。錦湍飛羽觥，千林曉曉雪照夜。踏

冰響屐空巖，怪玉屏門西。初罷射揮鞭，半醉歸

侵夜將軍閒。閑遮馬迎疏璃燭，晃金盤炙別來

耕商甘隱淪，此日感歎傷精魂。令弟胸懷萬人

略，結束弓矢千金門。仲今落魄向侯卿，食粟有

無那可論。送君江邊天，迢迢月。竭青天，生夜潮。

我醉仍眠，爲君倡起看日暮。陽山雨朝來移艇

遊村南，碧梧蒼翠藏精藍。龍鱗古木不見日，菱

花演漾開風潭。卷舞散髮蔭深處，此時賦詩思

清發。忽然二子就我來，手指月出浮雲間。登橋

石路皎霜雪，傾影踏月心徘徊。徘徊不眠，欲至

曙，預愁明日還歸去。白蓮橋西題贈君千載知

余送君處

松蘭浪詞集卷五

已亥元日雨中春望

元日青郊未轉春，葱蘢寒翠在清晨。閒來野色

含風媚，破曉煙光入雨新。東道逼春還遲客，南

橋薄暮幾留賓。江潭別路關心劇，不爲逢春亦

惜神。

送李茂脩

正月新安道，君行我自知。梅開江畔驛，鳥轉嶺

邊祠。雪水逢晴下，雲沙逐霧移。未能從子去，書

此見相思。

次韻答殷丈

初平取次接芳辰，愁思經春一倍新。
綠客久新詩易好，爲家貧春實愧居人。
飲真逢田父，頃虛擲流光堪笑殺。
平頭剛半古，命人。

空齋行

空齋愁雨壁，四懸囊中一日無。
一錢非城貧生，老好市出須憑舉。
全且顛兩兩，聊差快健。僂待試同拘牽，張翁愛酒慣索飲。
經平游船，松門邊春前南橋和歌者。
半月歸出東林田，洞蕭拍板置無用。
短簷雙屐開，可憐心憶風流故司。

拾遺集卷五

五

馬見雪期放尋花船，今春春雪不到地。
梅開已極東窻前，肯酒苦遊恐不樂。
袖手欲歇心茫然，獨夜展轉取難寐。
嬌兒懶慢仍穩眠，不見丘翁茅屋朝來破。
欲尋雨雪人戶寒無煙。

徐孺殺宅雪中東閣看梅

徐孺殺宅雪中東閣看梅

雪花梅葉兩催詩，況復高樓酒滿卮。
貧士經旬開口日，美人深夜斂眉時。
何須燭滅襟仍解，直可天明坐不辭。
莫笑清狂興難盡，賞心良會易差池。

和殷丈春歸歎

莫歎春歸花盡稀，開時經眼便拌飛。
但逢開處殷勤看，看處仍須爛醉歸。

過孫履正東林莊居

同方民表丈

出郭春流十里賒，故人田舍即吾家。
風情缸面清明酒，飾物山頭穀雨茶。
忽見遠交渾是夢，難期世事摠如花。
尋常歡笑休輕別，若計浮生信有涯。

東林莊雨同方民表話舊

乍過清明柳尚稀，枳花門巷雪成圍。
輕寒自覺朝醒薄，細雨還同夜燭輝。
行色舊從江縣接，客心長向故山違。
憑君樽酒論朋好，白下吳中幾未歸。

拾遺集卷五

五

未歸，余同發和雨過方丈真州館中

因舍弟歸東山中親知

故人相望渺天涯，久客傷心憶歲華。
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
郵筒近隔錢塘路，歸轡遙牽歛浦沙。
鄉國清明正愁絕，憑將雙淚濕梨花。

再過東林

同方民表丈

東林經月偶重來，快小穿籬徑路迴。
節氣較看蒲葉長，季光已到楝花開。
城中屢喜邀嘉客，燈

下還教整舊醅最愛田居情味好駢人事莫相催

方民表自楚還訪子海上爲智旬月許康侯亦從武林來會與此中朋舊相見歡甚既別迫送人郡復同遊眺因述紀遊四十韻

我嘗入山遊佳處領其要得句吟未吐有若負衝鈞會心耳目外一步頭一掉海邊足下蕪客舍滿蓬蘚山中平生親風有扁舟約適從武昌歸千里趣一笑入寺幾同往看竹每竝造故人

松園漫興卷五

住東林近局夜相招錢塘又來過風雨擊發孤

權聞鼓多勝流忘季則者老餘波到詞翰久親

銀鈎妙一見懷抱盡心親敬匪貌誣花值好事

鼓笛淹聒聞朱清之家世所開四置酒設樂人情競新知三益

況深樂自矢他季來負笈此其學人生豈前期

別酒固須酬方舟開門前西去見塔廟日雨步

寺登高樹酒驚瀑篝燈送酒榼小艇似篋單却

來成三遊曉月換夕照林光虎丘崦茶香龍池

道支砌花山開十季始重到舊題已蕪沒陳迹

疑夢覺唐寅三月同張公路唐叔達孫履和遊此興盡載月迴枕藉

墮巾帽明朝不自意再得躡奔峭吾家七十翁叔祖氣勇心尚少相見命置酒但云趁天巧臨

險瞋人扶筋力質騰趲天平未遊歷眼底出壺

嶠樓閣萬石擁松櫟半山嘯天坼龍門鱗籟發

石屋竅攀緣上峭壁却坐青雲叫風急山動搖

日下影顛側口眩枝撐石巧厝詎能料黝然萬

玉亂填委劫火燒遂欲鑄絕壁今古永相弔還

思共遠客來此息羣蹊下山訪僧居便擬安杵

龜吾盟慎勿寒毋俾來者謂歸路自得得作詩

示同調

松園漫興卷五

八

過虎丘尋君實爾常夜歸憶前月同伯美

於此送客

吳洲四月尚春永日暮停舟轉翠微又喜清輝

山頂見不妨疎雨樹頭飛黃鸝入寺渾相識白

月當門恰送歸灌木陰陰萍沼綠重遊心念故

人違

瓜洲東郭訪王隱士同方平仲

安穩茅齋水郭東沙園曲映綠楊中餘寒出浦

三春酒片雨橫江五月風遠意幾因高士發清

遊難得故人同斜陽醉眼憐歸路野翠煙嵐半

彩虹王季八十餘隱居東郭不入城市

白下遊主伯雨館

風志在江海，居久籠樊長。憂懷所知遠，赴白下門揚帆。三山開驚浪，搖心魂朝發。夕已至，把燭開芳樽。六載一相見，出我詩清溫。心賞子既愜，風期我能敦。乘興恣汗漫，難爲噉者論。

遊清涼臺同康侯

薄雲翳朝日，涼風動絺衣。我友夙命駕，幽賞志無違。路首清涼門，陂沼相因依。桐花紛已落，秋苗時復齊。寺門隱松檜，積翠開煙霏。攀蘿出木杪，亭敞臨遠畿。江流遶衣帶，宮闕股微微。灌木蔽岡壑，覽古意重迷。徘徊去却傾，自歎登歷稀。何當日夕至，適我胸中機。

瓦官寺觀石刻佛像

朝望清涼臺，暮尋瓦官閣。入門宛祇園，果樹開林薄。晉唐諸名賢，法侶此栖託。荒基沒幽草，誰使龍象拓。金繩繞階砌，寶輪照丹雘。慈聖皇帝後廟額岌岌鸞鳳姿，光彩塞碧落。久聞金粟影，埋瘞山友磔。虎頭今是非，神交契冥漠。

遊燕子磯弘濟寺

遠郊綠已繚，長夏濤始漲。飛亭出孤嶼，古步臨絕嶂。牙抱峽競束，面勢屹相向。江練淨可挹，城霞燦難狀。石落剛櫺擁，柳浸舟楫傍。傍決皆納衆，流冥心置高。浪薄暮車馬，還一望都城壯。綠楊自邇遙，落日照塵埃。仍當宿江館，於此理歸棹。

宿牛首

同伯雨康侯方叔楷叔

城南遍蘭若，茲山何穹窿。鞍馬上幾盤，迫察勢猶雄。帷旻日半傾，光射東南峰。闌干倚峻壁，毫末紛玲瓏。路迴見塔寺，到門羅杉松。積翠扶層階，暝色帶遠江。高殿夜突兀，古木枝龍從。尚駭仰睇除，未覺俯歷崇。細路繞殿角，欲上聞鳴鐘。捫蘿踏深影，林幽運難通。竹然心神悽，却傾來驚風。下歸白雲梯，微月光朦朧。明當上絕頂，冥搜恣所窮。興劇歌無寐，清宵殊未終。

靈谷寺

同康侯方叔楷叔

綏輦入靈谷，鍾山澹含煙。五里出松徑，日暮嘶亂蟬。到門識舊松，憩樹聞孤泉。管遊三春末，茲來已十季。南巷禪房寂，脩竹何娟娟。茶瓜勸客坐，解衣步踟躕。殿廢視畫存，樹古幽貞全。顏廓立畫壁，壞道振鳴絃。管聞八功水，一勺沉病蠲。

山深倒松栢根深久填咽歸房日已久鍾殷山
悠然平穿萬壑底高漱翠松巔心境於此會蕭
條入寥天夜起踏殘魄光景朝曦連

題畫柳扇別許康侯

五川金陵道行人畫柳條秋風來早晚勝斷白
門橋

泊惠山下作

訪一古碑碑陰陀

金陵歸不早瓜渚復經旬片石海門月亂帆揚
子津秋逢結夏侶雨送渡江人更泊惠山下宿
連懷隱淪

松園浪淘集卷五

九月重過天平白雪寺題壁

九月山深風滿寺到門落日不逢僧窻開亂石
無冬夏添却丹黃幾萬層

題張仲復西康草堂

我愛城西張仲居天寒烏雀下階除彈琴響動
遊山帖隱几風聞種樹書留客添燈嘗蜜酒呼
兒汲水煮河羹尋常自愛吾詩苦若到吾家愧
不如

惠山歸舟雪中漫興

定憐

一度扁舟一到山何如對雪獨踏攀曾追爽月
涼風人不放歌朋酒伴還瞥眼手先催短髮掉
頭寒色淨顏顏清遊莫惜歸長晚阻雨愁風亦
等閒

松園浪淘集卷之五

松園浪淘集卷五

松圓浪淘集

卷六

詠古卷六

東林寺雨中張次孫丈話舊

憶昨南徐官舍東江心遙夜與君同重看焦嶺
終宵月却話松寥徹曉風病眼向梅空脉脉旅
愁兼雪太忽忽可憐襖被尋君處曉雨寒煙野
寺中

壽殷丈無美先生七十

鄉里論先達風流復幾人擢高知寡和道信
無鄰潘岳居官拙芳諫去位貧開樽逢非海脫

松圓浪淘集卷六

栗笑平津列宿員初應披雲契已親

見拙詩即蒙教品題蒙物色藻鑑微人倫佳樹

多文酒華軒集道民花濃亦傲馬月落驚鷺

醉墨霜霜練石花醉中曾上歌坊

逐暗塵家儲才賦石方丈且兼珍遲暮有珠蚌

追隨夢石麟鳳雛新更彩驥德老彌馴定是關

河嶽嘗聞役鬼神中許花前首肯各言詩人起

使至夷陵任滿別去曾留書此事丹鉛猶握

紫斑髮未垂銀尚自攻魚蠹何須學鳥伸恭承

獻履日甫及挂車辰士女闕符簽員朋監里圍

椒花稱百福柏葉頌千春禮厚才虛忝懷多意
莫申祝顏諸彥後授簡獨逡巡

早春同茂脩過東林莊居

斜日輕舟遠背城野中一見一含情乍過門巷
多相似遙識衣冠已出迎所水芳草綠家
冢梅向晚天清頻來自竟題詩處繞檻巡簪什
細行

新晴同茂脩履和出郭看梅走筆報殷丈

江路春晴梅不遲憶當人日已盈枝那堪滯雨
經旬後正欲隨風作雪時急喚兩人同出郭緩

松圓浪淘集卷六

巡一樹獨題詩吳園開晚如相待爲報多情司

馬知

唐叔達兄五十

隱囊匡坐畫蕭蕭長對脩髯素領飄不計十千

同往日只憐半百是今朝閉門聊接童蒙叩問

問曾應宰相招松地葵園生事足看君黃髮傲

漁樵

陪殷錢張諸丈出郊看梅花同子柔即事

曉曦龍潭煙霧晴城南春水放船清林光卷幔

焚香過野色侵衣拾翠行舊識荒園橋外入新

解醒

野性

有神

凡名實行二弟名應行六
和門人趙巡撫尊致海上

幽朔

松園浪淘集卷六

前未識君

送李茂脩還山省母

門長

中輕薄你相笑恁母厨間正苦辛

四首

向石岡東

竹自脩脩

戶有青蟲

任野童看

聽曲贈趙五老五首

此後但逢歌曲伴何曾聽罷不言君

好友相邀不用催
況聞君到我須陪
茶香酒辣
渾閒事且趁朝涼
聽一卧適子魚家

紛紛酒事少
心情只辦停盃
闌耳明翻恨
聽時心太切
歸來暮得不多聲

迷調安排見典刑
緣情巧妙是心靈
寄言度曲

紅顏子白却疑
始解聽

慨出閒眠愛道書
苦吟狂叫漸消除
清歌如此還拋得
不及情人我不如

送子榮鄉試

漸老時逾急
臨遠意故長
丈夫會有役
妻子詎

松園漫興卷六

能量顧我顏何厚
看君脫正強
好因科舉日託

飄在文章

贈汝廉

吾友多才彦
如君未可量
草蔬同客飯
餅餌奉

親嘗
宴醵瘠終饗
冥冥息欲翔
由來歐冶地是

客有干將

雨中東徐爾常

何處堪乘興
思君池上樓
高陽雨半楚檻

前秋銀燭還當秉
清絲或可呼
酒盞相

造只輕角

事六首

同唐叔達雨中過徐氏園信宿海曙樓印
苑外煙初合
城西雨未開
高樓邀夜醉
小艇命
空迴絃響
帷間動杯香
燭下來不歸
方坐穩
白

覺興悠哉
鐵作鵲絃
撥銀將蠟炬
龍歌喧阿閣
外香噴洞

房中玉指難教歇
金杯易覺空
不知秋雨夜來
此坐花叢

不寐坐清曉
空園興獨除
檻垂當幔柳
憲長隔

池花移土催
澆竹分泉喚
洗茶吾盧高枕是何

松園漫興卷六

必問東家

非洛通丹閣
丹閣宗伯
風牀坐雨時
亂雲飛

欲絕圓影散
還遲勝賞心
偏恨雨懷客
未知虛

疑卷裏裏徒倚欲題詩

颯颯暗逾急
蕭蕭聲才休
清輝窺鏡沒
柳眠拂

屏收枕簟還相命
池臺已自惜
歡娛共公子更

作夜深遊

小簾仍相過
青絲不待邀
還將子夜曲一使客

魂消宿醉衝歌醒
新絃倚笑調
樓前紅燭散宛

轉照迴橋

戲劬長慶排律卽事與高文衛

蛾眉蟾月兩嬋娟憶遇如花勝會仙近逐歌喉
須闔席遙開笑靨待過船燈前墮馬妝仍好酒
後驚鴻態更偏才調直欺文字飲風騷橫逞士
大筵開似劍迹同霜而戲劇鞋痕曲印肩並背
銀鉤和影坐野拋香袖焚寒耿曾教狂客宵擲
雙愛着妖童夜輕絲笑語偷分鸚舌巧齒牙剛
闌月光鮮隨車每及霜垂地送棹何辭雨滿天
累月朱門添酒譙連朝彩筆費詩篇邀來便覺
歡無價憶却方知會有緣斷送牛生心似鐵被

松園漫興集卷六

君賺作有情類

月夜喜許康侯至

水國嚴霜夜孤舟訪我來吳天明月色千里爲
君開玉露斜凝燭金波細委杯更闌重攜手到
處踏歌回

殷丈家戲爲荔枝酒歌呈同席諸公

君不見杜陵諸侯老賓客左學輕紅右拈碧至
今浣花詩句中春酒荔枝色相射誰將巧意相
和漫便釀荔枝作春酒重碧輕紅兩有無萬里
瑩然落吾手風流司馬霜鬢鬚玉盤珍羞十萬

鋪天輸尤物慰好事遙從庾嶺飛百壺酒出廣
州特致二尊飲中余考最下戶一勺分潤詩腸

枯銀罌乍發香氣羶玉杯映色清若無非客浪

傳酒如乳吳儂已墮涎成珠主人貪奇樂更殊

金屏笑出如花姝若將艷色比鮮荔羅襦雪膚

不用摹坡翁詩海山仙人絳羅韶顏莫併化爲

酒玉山共倒誰當扶不見坡翁流離海南噉百

類一官爲口誇良圖又云我生涉世本爲口一

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又曰噉何如三絕眼

荔枝三百顆不勝長作嶺南人

前是果爲醴醪人醒醉但恨古人不見爾君我

不樂何爲乎前同宋比玉從方求仲眉頭見此
歌遂作詩見寄後七季始相識定

矣

送子翼非上

我替迫隨髮被肩君時長我纔數季君今上書
垂廿載一莖旅鬢予先改愛君卓犖態度舒意
氣自與常人疎日創百牛有餘技匣刀未試心
躊躇我初少季輕萬事一朝金盡憂斗儲西江
之水那可待生男欲壯教犁鋤城隅故人材更
老心懷宿管同潦倒驕驕忍飢不罵鳴歲晚天
寒戀空阜我曹向人長若痛感君不言知我心

男兒有時狗知已臨岐且莫淚沾襟是時叔達意歲盡王問伯來送俗往遂治行

送王問伯

少小疎狂獵文史耻問鉅墨向妻子願見今人似古人寸心饑渴長如此愛君胸懷天下奇轉石傾山海可移還將底裏向人盡白日澄潭兩不疑十季龍伏耽園圃揣摩世事心常苦物外時同負鳥遊卧中每宿漁樵侶朱門賓客日紛紛青眼看余獨不羣吾曹豈是悠悠者慨含愁遠送君

再過樓上看桃花卽事與伎

吳船銀燭艷青蛾桃滿樓江樂事多遲日纔開妝面鏡曉風先動舞衫羅歡心宛轉流鶯說酒態妖嬈細馬駛歸路春光牽宿醉穿花鬪草奈君何

風雨

王問伯欲余謁顧司馬慶丈適遇同過江陰臨登風雨不寐

風雨鷄鳴百感繁披衣起坐到天明饑寒未保心腸慣白樂天詩饑寒不憂貧干謁先愁項領成漫論田園方樂志細思溝壑亦虛名來朝客路休看鏡白髮羞從一夜生

詠古五首

太白布衣士所思解世紛遠希魯仲連片言却秦軍功成不受賞笑謝平原君斯意日澹蕩浩若無心雲舊業一朝盡路有豺虎羣蕭條丈夫氣難與兒女論

陳平少落魄家產恒不知遊學好大度丘嫂來見噴終與風雲乖奇謀安所施英風不可見不如一傭兒悠悠遷虜僞離離徒爾爲

管生栖園中華子相偶鋤揮金獨不顧瓦礫曾不殊刀鋸衆所競棄擲無乃迂匹夫遭濁世懷

璧恐見誅逍遙遼東行皂帽安所須達士善觀變抱意長區區

世資澹無營偃仰日長嘯晤歌在古人耳目亦清妙蕭然輕王侯詎屑鉅墨請管爲雲中鶴今爲韞上鷄泥塗被珠玉清光爛餘照陶公爲飢

驅千載爾同調

宋客詫燕石掩口爭胡盧卞和獻荆璧三泣淚爲枯十季抱微璞逝將適名都懼非連城珍十襲乃爲愚盼睞一以鑒玉石從此殊浩浩風波間顧望增煩紆

題張伯美畫留通州天寧寺

愛畫餘宿習貪畫泉石闕前月扁舟來江上同
小憩步尋破山淵濡足衣履利手畫淵底松心
翠竹閒寺幽竒入杪忽磅礴各滿意泉聲來耳
邊過江尚搖曳則來依僧居海近常雨氣空濛
妙香聞虛白暝鍾翳多君有勝情吮筆自遊戲
墨潤石欲滴筆落泉可沸主僧愛入骨此幅願
相乞宛然無聲詩更是水墨記妙理本近禪吾
語耶當偈

委筆答贈胡京翁

名機

松園漫湖集卷六

士

類

丈夫身無羽翰長偈側江水滔滔阻相識白首
逢君大道閒一笑寒灰吐顏色五山低昂波浪
高扁舟掀舞同秋毫伐江破浪赴知已侯門嘲
訾譏徒勞世人豪舉皆如此朱絃半絕心欲死
顏厚難教伺貴人舌存未遣憂妻子城中泥淖
十尺深多君款曲投知音寧須百錢一斗酒自
有片語千黃金男兒感激會下淚莫緣失路沾
衣襟

戲爲白體二絕

肆中酒醖須嘗去道上歌清也聽回誰信君家

鋪伎席今朝偏我不能來
任是頻催難強赴何如一試莫相陽天教敗意
君休訝我爲奉情却恨君

醉中委筆送茂脩赴留京督府幕

少季好文兼愛武一朝破產誰比數得君昂藏
未可輕不用人看尚如虎竄然材氣凌萬夫安
能低頭事拜趨舊京公侯擁貔虎食合歌負知
有無書生妄妄登樞要時清只合容常調何由
頗使一軍驚且須先與羣兒笑如吾萬事無可
爲餓來也忍賢妻請

松園漫湖集卷六

三

八

松圓浪淘集

阮亭送

谿堂卷七 九三十八首

江行呈劉孫二子

夜宿湖中雨曉逢江上晴梅花一路發明月兩
鄉盈生嶂經春見風帆逆水行幽懷同二子款
款悉歸情

走筆題伯雨兄藏寒林扇圖

丁酉寄

鈍墨如蘆芽弱筆如毛龜信手不待工持贈本
兒戲何煩篋笥藏完潔若新寄賞識非不精或
是憐遠意知君有法眼鑒物扶幽翳謂此蒙茸

松圓浪淘集卷七

一

中境空無邊際點畫雖欹斜內含風雨氣更屬
予細書揮洒向餘地何殊塵滿紙著以蠅白衛
我初試展觀舊蹟疑隔世當時剎那心過了誰
復記老懶身益窮貧賤恨不藝縱就書畫難
使饑渴濟宿習願痛掃狂華自鋤難書請斷人
乞詩欲煩君替晏坐丈室間嘿持維摩偈

谿堂題畫四首

三月鶯啼送落花輕塵細雨浥平沙青樓少婦
谿頭佳腸斷東風玉鼻騶

新添白髮返柴荆像實簪花不記名不是寫生

誇好手要憑殘墨畫清明

白髮新生半老時愛看經卷懶吟詩夜來醉後

風情在畫得吳間遊冶兒

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閒何處是鄉州心知去住

渾閒事也向風前一掉頭

過谿飲平仲館題畫

木葉作谿聲山光變晚晴低頭閒照影潭底白

雲行原低頭有人影

谿堂小景

谿響到還散嵐光聚復空窻含過雲雨帆飽上

松圓浪淘集卷七

二

淮風

江漁江天風雨

樹頂江飛雪山頭雨接天鉗中有殘酒閒却賣

與錢

題南山雨圖

君到南山雨未休紅妝癡坐隔谿樓憑將筆底

千重思不及眉閒一段愁

谿堂

得客谿堂醉不回薄陰深碧送殘杯如何暮雨

千山下不見行雲一片來

載伎重遊王潭馬紫巖

疎松歷落映層臺綠字巖閒覆錦苔誰掃青天
屏障出獨搖紅粉酒船來歌移灘下涼風入詩
僧峰頭暮雨催此日川光容易夕相呼秉燭莫
言回

泛舟席上題扇與伎

清江白路悵悠悠稠疊華筵戀遠遊夜集繁燈
喧兩岫朝橫雙管醉中流仙人舟楫青油幕蒙
客衣冠紫綺裘邀得紅妝消別恨曲終無奈翠
眉愁

七夕後一日鳳山臺餞集

祖席憑高爽氣回千山落日送離杯歲稔銀鑰
雲中啓絡驛金壺水上來初月未放歸騎散晚
風留待舞裙開相看疑是神仙侶笑指明河接
鳳臺

惜別

聞外秋山錦不如將離何地不躊躇沙頭綠酒
春聽鳥潭面紅妝曉看魚每待月生呼野艇幾
綠路熟認吾廬傷心朋好分攜語別後沿谿跡
漸疎

臨分畫灘月圖題別康侯

六見谿堂月清樽夜不空故人情未極臨別恨
秋風爲君留月色相覓畫圖中

寒月獨歸題松寥壁

時湛公在西湖

寺外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
寔如燭如覺寒風是主人

夜寒望瓜洲

寒鴉不共峭帆過望裏江城起白波今夜月明
同佇立山中只較夜寒多

贈丘子成先生詩四章

松園漫興集卷一

四

澄懷觀大運羣生有領培榮枯百季中得喪理
亦賅時升爭膏腴碩大江河隈貞松產磽確生
意日摧賸倏然艷陽逝玄冥化陳荻始知造物
心篤茲孤生材

雞鶩爭一糲依人自鳴息南方有靈鳥遠咏琅
玕實豈不常苦饑匪茲固弗食翔翔九千仞所
以稱其德

人生固多營所甚惟饑寒慕羹無晨炊繼袍冬
不完顧彼輕肥子各言心所安苟焉兩易之水
炭滿心肝泌水何洋洋樂哉歌考槃

讀書志尚友管賢嗟逝矣親見揚子雲世人翻
貴耳我有仰止心高山幸孔邇元公肩宇間名
利心可洗黃生千頃陂祛人吝與鄙異時乃同
風何必從黃綺

友人徐孺殺倒粟先以子宋

季去貧來不自由時傷顏面向交遊他鄉且關
孤身健此口徒懸四壁愁紙裏已空難愛惜銷
諸欲罄未知謀何緣忽致監河粟莫是枯鱗尚
有求

贈張翁茂仁二丈詩

松陽張翁茂仁

五

三

達士志匡時經緯隨弛張小儒競枝葉雕繪攻
詞章張翁磊落人所思濟時康上下數千季抵
掌如傾囊治亂本代興史乘記多方搜羅刊根
源補苴見周防賈生著過秦荀卿法後王河汾
述元經斟酌唯行藏惜哉時命違白首徒栖遑
材人不謀身僅飽數與糠伊余爲童兒見翁吾
師旁李十四與唐叔達同受經徐師門下開口據上坐大聲論興
亡斯豈古人歟自分不得當何圖世季開折節
夷輩行扣門來相求令我神揚揚謂余可與言
勗之以自強云堪託子孫懷此何能忘蕭蕭伯

通廡峨峨德公牀過從風雪晨斗酒激中腸相
彼歲寒松摧頽閱冰霜孰知巖壑姿可以棟明
堂

歲暮懷孫履和李茂脩

故人不見歲將窮臨別風煙在眼中嶽院夜眠
春潮雨滿樓寒聲雪山風豁南郵使剛朝發江
非來帆二月過廿載東橋吹酒伴他鄉殘臘夢
應同

元日答子宋兄是年五十

歲朝禪誦類僧居君正緒經手自書陶氏男兄
松陽張翁茂仁

六

三

成底用龐家居士欲何如人言合作搏風鳥我
意同爲少水憂饑困願從隨順過不將陽酸碍
空虛來詩結句云自今歲月無虛節且學倪於園仰服

上太倉相公

早辭黃閣卧丘樊疎懶偏承國士恩寒谷陽和
吹玉律芳園明月倒金樽曾因顧曲留深坐數
奉聽詩許細論自笑懷中長減刺到來還欲掃
公門

從新安歸訪王辰玉內翰

官袍持節乍還鄉千里遙承書牘光君覲庭闈

顏正渥我淹舟梅髮先著投詩敢望分鄰壁辨
曲竹教坐後堂為喜不才蒙記憶幾從杯酒問
滄浪

送春同子桑作二首

吟君詩送春歸日我正顛狂欲濕衣燭滅清歌
高閣罷酒醒疎雨小船歸惜拈雪鏡愁邊照判
遣風花醉裏飛預恐老添情轉劇明春春到典
先違

中酒閒眠日掩屏弄寒窻雨故霏霏何遜詩寒
雨故霏霏花憐經眼關情劇遊憶同心見面稀江

松間浪淘集卷七

上一番仍飾換天涯何處不春歸遙知弱女子

山裏乍改羅裳定濕衣吳平長女
歸鮑氏

調別汪子

文士易相輕與君非世情家無陳孺產身慕魯
連生古木干雲秀寒江見底清別離常落日烟
烟片心明

送方平仲歸兼寄康侯弘濟寺

故人隔歲一相見執手道傍欲飲旋疎頑顏面
我自憎君儕篤好何由羨平生交與盡材傑况
看羽翮君最健途窮真欲仗友生我與未題君

尚賤猶自舒顏消我憂倒囊襖被諸深春長干
側屏花映肉秦淮文憲月垂練酒酣曲怨蕭聲
京明月未散青楓摧感君走馬去復迴邀我夜
泛琉璃堆君不見谿堂還家此為客吳中女生
君莫逆當時揮淚送我者咫尺彼此無消息用
君青錢且沽酒未別要乞詩屢極志士饑寒何
足論君歸為道長相憶

同張伯美留弘濟寺印持僧房夜中送平

仲渡江書壁二首

川落蒹葭渺潮生楊柳暝遊子臥不眠歸人渡

松間浪淘集卷七

江去

送客中夜與舟出葭葦岼歸房心躊躇櫓聲遙
不亂

相逢長干行山中故人黃大龍不相見八
年矣

鄉里聞名知幾季同來坐石寒江邊林昏月黑
不相識天明笑覓房櫓前故人先改青銅鏡泰
淮酒家頻醉眠短簫倚歌清且同弘濟寺
枯
樸落紙醜更妍新知綽約如飛仙相逐布襪青
行纏南朝古寺意所便苦荒樹老蘿奈天側觀

仰臥去復還寫真看遍秋毫顚爾時清霜楓葉
鮮雨花木末窮攀綠琉璃碧殿青松開遠近注
射丹青懸更聞九日士女闐玉驄翠牀珊瑚鞭
雜選羅綺造簪鈿獨穿松根漱石泉入夜澀
猶頭頭寶塔燈燈開金蓮行歌互答興逸綿一
朝人事隨浮煙郝子負笈依枯禪黃生欲別停
鞍鶴經過酒窟重流通碧峰野寺山門偏寒風
開門野風旋招尋不逢心拳拳回經荒臺更勝
然唯見落日橫長川不記夜中石上不相識對
面欲失誰為憐何由一見日膠漆致使未別心

松間集卷之三

九

魂牽各酬約語逐風景鉢心劇腎爭雕鵠中平
莫使懷抱惡老去欲試心腸堅兩君胸裏水蘂
若不釋歸分有贈聊相消

成都督再枉書招余白下歸賦此授詞

京國寒風敵客袍何緣物色訪蓬蒿蓬蒿數
將軍重更枉徵求使者勞慚慢不堪供章檄從
容倘許事鈴齋無家漸欲思田舍慙懷音下淮
海豪

公書以元
龍見稱

赴吳淞馬上作

霜華颯颯海雲道一點孤城傍馬頭趨走注晴

嚴武幕登臨吾土仲宣樓須知賢士能推轂肯
信書生解運籌少小縱橫餘劒術逢人羞說學
封侯

別孫三

相送不得意相看終嘿然平岡上馬去薄暮就
君眠南市行買藥東林曾種田同悲失路日於
子見貞賢

松間浪海集卷之七

馬詩卷之三

松園浪淘集

阮亭

新安 程嘉燧孟陽 著

移居卷八 九十四首

元日雨中同士微言懷

元日江城雨色新天涯小閣共逢春百季羸癯
長留客千里柴荆遠傍人老去不才虛薦達開
來有味是清貧還看暮景飛騰急羞作蓮花幕
裏賓

喜孫士微遠訪因憶鄉園遺懷

千山雨雪斷經過江上相逢引興多但使客來

松園浪淘集卷八

三六

仍酒在肯言老至奈春何松齋久閉愁花鳥
閣深遊夢薜蘿一繫扁舟終遠去對君那忍不
狂歌

送士微有寄

新水催離棹春風憶敝廬三江生笋候。雨落
梅初山驛與衝島淞城臥食負琵琶花下過爲
訪閉門居

又述懷兼柬所知

暮雪柴門下看攜驥子回盤飧只蔬蕪食枕更
莓苔藥裹貧難理書城懶未裁不知送歸罷愁

緒幾時開

寄許康侯

繫馬長干日尋君秋葉黃題名看寺壁行跡訪
僧廊因想帆過院如聞灘殷牀豁堂同卧起吳
容最難忘。

再過幕府呈戚總戎

繫索無名老鵬冠乍攜詞筆從戎鞍軍城月出
笳蕭靜海嶠烽消斥候寒枯柳啼鴉看雪盡桃
花照馬畏春開遙巡趨府綠多病真愧將軍禮
數寬

松園浪淘集卷八

二

三六

吳淞雨夜懷士微

江夜聞風雨桃花莫又疎豁亭水應長山店潦
何如偕與故人別心知歸計虛君還向朋好先
詫石軍書同在大原公家觀石軍墨蹟

風雨嘆寄城中故人

少季光陰半悽惻耿耿春時到胸臆季來困懶
學無情苦遭鶯花尚相識繁華過眼快意盡夢
中思夢徒嘿嘿今季作客軍城中雪泥鴻跡隨
西東花時兀兀閉門坐慣聽海雨兼江風今朝
清明昨上已舊遊疎索心應同朝來風定天如

墨長蔓深條困無力天教濯枝會有意不落知
非故顏色寄言身老亦如花不用爲花長歎息

兒病起戲劬長慶體

欲過東城水竹鄰未離蓬戶已逡巡風光埋沒
餘三月意味漸除向二旬擬豁酒腸仍帶結將
舒笑口尚含顰直愁親舊相憎厭羞澁幾成一
俗人

寄莊將軍

僧榻書廊卧久睡興來吟嘯每過君梅殘燭燼
疎窗雨雪江香濃小閣雲茶作松風先破睡黑
漆山氣待微醺自從一別蓮花府月下笳簫憶
共聞

松園漫興集卷八

寄懷趙常山

軍城衙散日招尋小閣深杯慨素襟密和瓊章
飛夜雪高吹瑤管入春陰籠禽時就幽人掌櫺
馬長嘶烈士心東望登樓最惆悵海雲江雨晚
沉沉

閏九日陪張錢二丈登城晚眺

酒闌人影自紛紛送日高城戀夕照東望川平
迴去鳥西來山盡失歸雲百千長作登樓客九

日重追落帽羣潦倒自慙虛令節紫萸黃菊漫
殷勤

曉雨

曉雨千家山郭東依微吳岫自雲中江湖盡處
湖波綠霧樹開時木葉紅衣上夜沾雲際酒帆
前寒掛鋤山風閒遊還往心誰在莫道因人作
轉蓬

同閏孟長荷出郭看梅期遊江橋作

薄薄晴雲漏日微風江連郭雪花飛翻翻弱篠
斜侵徑滾滾繁香亂撲衣濁酒半傾還自戀偏
舟一弄已忘歸十年未識江橋路剛發從君願
不違

松園漫興集卷八

四

乙巳清明偶題阿防扇

昨得故人書東風連夜起夢遊谿堂上花間綠
潭底松楸三百季春光一千里孤帆未可知離
憂誰能已

問方方叔平仲各雅艱故悲悼三首

憶滯長干日君維入洛航吳楓十月赤江柳半
天黃醉裏曾攜被離前更解裝別來唯涕淚回
首一茫茫

春還江信斷目極數行來誰謂鄉書苦翻令客
思哀素帷南省下孤櫬非難回人世看如此衰
容任早摧

憔悴空山裏新季雨雪仍春遲泉未動風息樹
無憑衣故縫時線惟殘續處燈知君猶孺慕氣
力恐難勝

石岡園雜詩五首

石岡園在石岡山頂上峰巒逶迤
去城南六七里山和僧長衡詩
書其中余喜遊集因題

際海平蕪裏名園涌衆山何來丘壑美都集戶
庭閒漁路逢花入樵風引月還謝公多逸興攜

客日躋攀

出郭不知遠沿林新筍成柳橋塵乍染枳徑生
初明客到山雲起莫跳春水生巖屏對軒敞遙

識讀書聲

山餘來谷口春草被山長不識澗花落惟聞澗
水香聽鶯遷密樹憎鶻踏新筍欲就歸山閑
燈掃一牀

散髮乘山月明星集夜潭竹風荷澗止雨氣石
岡南泉酒帶水綠園瓜山井甘近來疎野性禽
鳥漸相諳

共上浮槎去真成不繫船搔頭流白月垂手蕩
青天潭底見歸鳥露中嘶暗蟬沿澗傍山影涼
意自蒼然

西爽亭

未免人間累時從谷口逃雨來孤嶼澗月出衆
山高漸與無言會方知有待勞翳然林木際何
必異觀濠

送滕子

滕子名某字子中時初
秋宿石岡山軒賦此

池涼透綃幕夢君深竹裏清暉散短髮白月在
皓齒當時蕩輕舟春雨勢不已夏近筍味苦雨

過茶色美期我來朱明對客沉素李佳拙阻三

伏遠遊忽千里秋風豈別時山來狗知已

題長衡次醉閣

爲愛檀園開正閣兩回三宿小房能坐深曲洞
香燈煖睡美疎檠曉日烘白拂花飛方丈雨素
屏灘響一牀風但名次醉猶嫌俗合作禪栖住
遠公

雨夜王弱生鄭開孟過李長衡予未能同

輒有此寄

雨送輕潮晚到門知君呼燭理清樽搜尋秋色

新詩本拂拭。惜香老瓦盆。正喜客來同。佞佛何妨酒。罷獨留髭。劇憐添得。煙霞事不共。西窗徹夜論。

桐城葉孝廉雨中夜訪

維舟寒雨滿柴荆。寂寞相求愧友生。舊札呼兒還自檢。殘樽對客復同傾。朋來笑語愁何在。老去詩篇惜漫成。便欲留君解座榻。布帆須緩片時程。

葉孝廉解纜入四明惜別

天涯難見故人來。未歲安新知數杯。杯雨燭不辭連夜乘雲帆。空惜遲明開鑑湖。柳色殘季報春嶺。春光半道催遲憶。風流無賀老。早應放却酒船迴。

東沈伯成丈

一辭京國幾經春。斷絕音書暗怆神。且喜孤舟違瘴癘。休嫌十日在風塵。章江雨雪侵官冷。庾嶺梅花惹鬢新。故里有儒愁賦死。相逢還欲問迷津。

送聞師兄之西湖兼寄伯美四首
西園頻還往。沿路霜月濃。新居鏡塘曲。精舍但

聞鐘。此時三五夜。他山千萬峰。臨岐欲有贈。正使客心慵。

憶昨寒燈夜。期遊雪水春。不知時物改。但覺捨離新。白足方求道。玄經未逐貧。因看掛櫂意。慚愧獨風塵。

閉門春雨細。齋飯紙窗陰。足處應無住。傷離厭有心。詩慵看燭短。語罷畏春深。問法還多暇。雲栖得共尋。

管棹孤山雪。梅寒白未消。茲遊春已半。隄柳放煙條。湖寺禪山月。松堂梵海潮。遙知逢舊侶。雲外自招邀。

鮑甥至夜話明發過揚州輟示三首

管別今幾時。離憂那可說。江月三十圓。顛毛千丈雪。偶然瓊樹枝。來值芳菲節。況挹吾宗秀。高談寸心折。盤中水鄉味。衣上吳洲月。去去欲何言。然燈念明發。

前日遊支硎。桃花俄滿枝。心知山中人。見花遠相思。嚴江寫碧玉。正爾開帆時。春風知別意。吹柳亂如絲。

落花飛暮潮。輕帆不知處。花月廣陵江。風波楊

子樹孤雲正無依何時復相遇之子慎令儀毋徒盈百慮

同問野一雨師過禪悅院宿師心上人房
日落招提隔翠微舊遊沾屐露初晞窻間茶嫩
松風起塔外池涼草色肥偶出虎谿還共笑年
經香積已忘歸中宵晏坐清無寐燈影星光動
竹扉

惠泉上見惟康問士微已過余客舍

春還江上少郵筒此地逢君是夢中別路寒飛
千嶺葉客帆朝落二泉風足音意來空谷身

松園浪淘集卷八

九

世惟應問斷逢預想到家歡不足一樽仍與故
人同

張魯生遣馬迎過郊居話別

昨夜南橋有報書侵晨騎馬過郊居江村月出
風陰後花木涼生宿雨餘新句意多難較穩故
人情在亦從疎清秋不淺茅齋興搖蕩浮雲信
所如

寄訊許成之

念子頗仍瘦憐子眼獨青聞書同愈疾愛書即
忘形日久病愈行樂來湖墅攜錢過柳亭客中

心可見愁鬱颯如星

哈瓜洲閨氏妹妍

江亭回首亦存鄉日極春雲幾斷腸涕淚把君
還共雪鬢毛驚我頓如霜妹愁莫遣憐兒瘦甥
妓從看似姊長慙愧替時磨鏡客故人應恕懶
稽康

五月送徐爾常

同嚴君之

憶昨梅花發懸燈坐小亭下帷書草綠弭棹渚
蒲青林雨蒼苔氣江風白浪腥長干依古寺同
照案頭螢

松園浪淘集卷八

十

過崑山西城拜孫丈振願先生墓

乙巳秋

寒林經亂水披草認孤墳客路惟雙淚泉臺應
獨閒還思笑語在重覺死生分惆悵西城曲亭
亭落日曛

松園浪淘集卷之八

終

此葉北大配補

松圓浪淘集

雪浪卷九 九六十一首

感秋將赴白下作

江雲暮瀟瀟。草露晨靡靡。秋風何處來。一久衙門裏。乍折炎歊。改頓感芳歲。已獨宿懷重衾。同心在千里。吾廬足花竹。他鄉多風水。生事負雲門。憂端豈能理。

短歌送許大康侯

好事揚雲老。寂寞獨置一牀。卧高閣。心中未忘惟故人。喚我出遊。尚疎索。當時相送。君顏催至。今別處。滿聲哀等閒念此。各惆悵。攜手重上清涼臺。城南艷舞。嬌如玉。與子樓居。心自足。匪有孤琴。不用彈。隨行為寫無聲曲。

寄許都陽丈淳安

水國秋風動。旅情遙悵。幽事屬山城。高窓偷點千峰翠。俯檻時游。百丈岡。青回北郭。延俗客。曾因開戶。識先生。還鄉。賸有嬰兒色。拜舞新裁綠服成。

清涼臺同李長壽。即日有懷子柔。六月十一日。斜陽繫馬集花宮。踏閣攀臺坐竹簾。佳客正逢

新賞愜 景月玄龍無雜諸子 前期還惜故人同。層城霧曳江來白。疊嶺光搖月出風。此夜南齋多嘯咏。霜華吹落幾枝桐。

代女郎崔三送友人

昨夜羅幃始覺霜。月中疎柳一時黃。曉燈欲暗將離室。不道離人畏曙光。九月江南似小春。偷春花鳥帶歸人。妝樓直對長干道。愁見行車起暮塵。君心未去妾心行。相顧無聲覺淚聲。別後何人照顚顚。空餘明鏡解含情。

松圓浪淘集卷九

莫輕春夢薄。殘綠放語關心。十五香覆水落花。難再也。匣琴從此快危絃。

華裾賦別酒初醺。水調吳歌夜入雲。此曲由來能解恨。一時淒切半綠君。

楓落鴉翻秋水。水明長橋。哀柳古今情。從來歌板銀鑾地。多爲傷離不忍行。

走筆調別汪子

管懷剛。賜卷采舌失于一揮。唾壺缺。季來學道。刻欲平死心。無復寒灰熱。君憐我寒尚如此。恨不羽毛生。頰齒山木庸知脫。斧斤幾許何必諧。

宮微如君長材不可當試卷幾歷經師房肉眼
偶遭一肯白頁日遂奪連城光我今還家滯無
欲抱石何煩徇空曠君真國寶終相明且須含
輝向深谷會看三季似木雞豈但一舉進黃鵠
曲中聽黃問琴歌分韻八百

夜掃歌樓集細車白頭占曲點紅牙梁間三日
餘音在偷得新腔過狹邪
初學鶯黃響露稍還疑鳳吹拂雲旂金屏笑劇
如花女紅豆憑將記曲拋
莫論歌難聽亦稀坐中有客欲沾衣不看天上

行雲駐試辨林端木葉飛
曾憐古調昔同時甘載心期老曲師爲是唱情
聽不得琴邊先着幾莖絲
歌郎酒客盡知名畫燭紅妝伴隊迎簪作蕭蕭
香閣裏花葉十月坐流鶯

緩仰安歌妙入神玉盤鈴走串珠勾小姬情事
防人覺挽着雙蛾不肯離
輕染鴉黃拂翠鬟鸞雛巧笑圓雙鬢不知水調
聲能黃感恨橫波一寸山
十分飛盡任君銜四座無聲罷酒監更請白頭

歌一曲不須看舞越羅衫

流波館聽曲送客短歌分梁字

秦淮水急歸舟翔金陵酒多行客鵲玉杯照夜
盛西涼美人逆風聞都梁暗齒欲食脩蛾揚君
爲刻羽儂清商含情掩態迷故常貫珠折木離
圓方若墜若抗隨素吮醉客不醒歌者傷流風
入懷花滿堂江南道路多關山問夢長誰當駭
人怨搖落况作此聲能斷腸

吳興吳允兆臧晉叔席上同江仲嘉諸君

分韻送景升

松園漫興集卷九

勝流逢若下相道出長干白露方掛落青山自
屈盤花邀劇上暖歌引越羅寒巧笑多新劇同
心託古懽簪裙分日盡衣帶校時竟獨有含毫
客懷細賦別離

木末亭

聚寶山連梅子園荒亭落木正蒼蒼煙霜東井
歸舟驚江路西南去鳥長有客登臺還抱病何
人送遠不懷鄉含情莫值秋冬際欲採芙蓉在
斷腸

秦淮水閣歌送潘景升兼訊子荆

秦淮水乾刺雙閣蔣山寒煙掃疏薄渡頭殘柳
餘幾枝脆葉危條條於落舍旁笑問歸何遲吾
儕汗漫安可知新林宿舸愁夜雪况有倡樓金
屈厄我管揮金樂季少白頭袖手日常調愛君
囊底青錢空更賒珠玉邀鉛紅千金五花叱換
酒四豪七貴爭趨風我今沉冥無所求故知相
邀輒掉頭愛君浪跡同虛用調卿早公如卿
局促小兒徒見羞捧袂結微詎最信人傳傳翁
貴遊子誰識前身淨名士衣裏長懸如意珠後
上載歸香海永當時豐下加生善名理逢余提

同治九年集卷九

臂金陵市金粟青蓮笑相似山中寒蘿未可攀

有意乘春采江芷景升方載華嚴經板歸其安

酬別苗五美人廿二韻

騎客行將盡歸心看柳條殘枝今欲報解纜是
明朝卷幔牽嵐翠收冬感落潮管逢離宴穀曾
負酒醺還一自移西閣相過只北倚石城斜對
戶桃葉催容舸唱美元名品娘家舊姓蕭何長
兼倚玉漸許木投環浪迹真逢合言其淡若調
扶頭移短晷連宵踏深宵庭屋從從語幽藏令
莫意脂香盃底度花艷燭前星出屬情蠅小書

裙愛蝶嬌結清霜欲徹鏡瑩月難消感神迎全
鞦韆妝眉懶半描吮圓客妾顧腕弱勝郎挑歷歷
諧新賞情情亮久要事過心共折情在夢無聊
合贈煩纖手分題減素腰景窺長至返樂記小
春饒舞榭山雲賸離帆浦雪逢吳洲重見月玄
關止寥寥前此別苗五美人詩云常恐三車中流俗
將無何結縈塵網等閒棄已忘情已忘情已忘情
月夜門共道結縈塵網等閒棄已忘情已忘情已忘情
阻風石頭城下長歌別孫士微

同治九年集卷九

君昨訪我膠城東流金赤日鑪鼓紅科頭倒載
碧海上裸體搖羽青林中石頭城西與君別樹
頭無枝地面裂十指朝懸直似樵斧食夜踏冷
勝鐵騎君南都木見收仍同計君為我稻推心
不忍使我覺本意豈及君所謀冶城山房阻舒
眺更飢綺閣飛跨秦淮之長流清瑤漱文藻襟
帙鍾陵積翠橫簾鈎我於此中旁轉追時遊君
日跋踰如有求我巡長干十月紅樹之蕭寺君
過百過君玉之倡樓我非清齋即清齋君自擊
鮮咄咄等相對還若無朋倚有時竟日言不調
舍傍竊窺胡悠悠何云相好如相尤昔聞此言
乃大笑世人那識真同調丈人門壁各自許兒

曹姬媚旋相效君今歸山中谿上水木妙中年
分陰自愛惜且勿飲酒學垂釣舒卷常看出世
心文章早作千時料莫更蹉跎迷腐儒歸遲但
使園中請

隔江懷鮑大

隔江青山語可聞江花雪片晚紛紛是君憶我
題詩夜魂夢如何不見君

早春郊遊答朱老次韻

殘臘羈人稍定居風光暗入雪消餘冰霜晶晶
江湖潤梅柳忽忽海嶼舒野艇又逢禪客別清

不四

二

七

齋漫道俗塵疎昨緣出郭歸來晚閒詠君詩愧
不如

送張伯美遊杭寄成之

夜雪侵梅劇陰寒勒戶深孤山訪疎夢二月響
春禽老困難逢面貧交秋寄心相逢憑憑藉與
話有書琴

送履和攜子之臨江

歸舟江上霞紛紛不忍吟詩祇爲君行雁又隨
春後斷啼鳥偏向雪中聞沙明淒淒惟殘月天
入巢湖少暮雲到日親知俱涕淚還憑驥子話

離羣

送子柔參雲栖

結伴春方永尋僧興亦閒獨攜雙屐翠遙拂五
雲山法侶多相識清齋正掩關誰知旅泊者心
欲問無還

春暮與鮑谿父言懷

江上楊花覆白蘋對君猶喜見殘春雲山家在
難乘興風月閒來自怡神芳舍盤餐留客共向
人懷抱好誰親山中只是空相憶漫道天涯即
比鄰

松間

八

明

暮春谿父遠訪肯綮旬月臨別輒贈四首
秦淮西閣夜閉門桃葉渡離尊連曙傾歸舟兼
雪驚風波一相失江上聊難遇至今離別心飄
蕩揚子賦音塵阻空谷春華忽遲暮孤琴千里
來多君美無度

越客來吳洲飛花恨平陸曉焉日攜手散步東
城曲芳園夾清池蒲稗帶脩木林深江月吐鬱
若峇山麓朱亭畫仍倚影湛華池綠地偏宜深
遊抱被期同宿更邀清冷絃當夜寫鳴玉佳期
曠難合幽意經已熟君歸卧空山獨懷遠幽積

連雨欲成霖別酒不能辭空階崇蘭折苦花青
滿地送子有歸心布帆拂山翠自開松泉美
閣網蘿薛嵐光日夕佳湍聲月朗至何時此卜
鄰間門見藥肆君平久寂寞移家悲難遂搖曳
空江雲日盡有餘思

歸人隨暮潮離憂自可識衣上曉城酒帆底吳
山色渺然煙波際回首平生憶嚴江月同時峽
峭風潭里君勞夢魂猶甘水鄉食

中

竹風輕露小庭虛徙倚中宵念索居山郭酒船

松園浪淘集卷九

九

四月丁未泉潭別年餘空吟越客行春曲不
見林僧結夏書唯有鄰翁相問訊握中
佳句勝瓊塔

憶金陵六首

白下霜前遠樹紅經秋獨思清無處覓家小
山亭子盡得蒼蒼落木風

秋陰婦客思騰騰木末荒臺幾處誰信到家
湖遠憶由齊舍望高余陵

最憶西風長板橋笛聲聲聲聲聲聲聲聲
猶知處一林寒煙晚六朝

寺門楊柳白門烏秋雨秋陰舊酒壚何處蘼蕪
最相憶縹絲風雨暗西湖

憶昨長干萬木凋歸懷風雪嘶嘶風帝城春色
欺人早愁見殘冬放柳條

鵬下風光旅客顏奇情孤絕未能還攜錢日向
旗亭醉醉看長江雪後山

弔崑山張仲服

竹林陪小阮長侍嗣宗遊菊好經冬在茶香竟
日惜殘生餘幾股老淚阻扁舟獨到空階下徒
悲蕙草秋

松園浪淘集卷九

九

寒齋留夜宿遠客自鳴琴看畫羣山響剛燈獨
酌深家貧從更潤身老惜知音今日人琴意升
堂涕不禁

寄雪浪師京口

遙知宴坐長林芳杯渡中冷一葉黃六代風流
思提座五州煙月夢禪牀雕菰六國香炊雪朱
橘山城味飽霜此地舊多支許吳往來應不厭
津梁

崑山雜題詩絕句十首

不見林僧春復冬夢經蘭若向臨峰西意一僧

今聞否來聽霜天塔院鐘

紅樹青楓瑟瑟班宿雲殘月有無山煙霽自是

開家具施與林僧任往還

江月酣林水透霜水林禪院舊經牀鄰房僧起

啼鴉散塔裏焚燈殿曉光

見說南朝僧巨然筆蹤蒼老墨清妍野人風韻

惟牽率隨意來奈杜撰禪

愛將枯木寫經行策策風林欲作聲一片斷腸

秋色裏白雲黃葉本無情

日落風開吉貝花茨菰葉壞映袈裟隔簾煮豆

松圓浪淘集卷九

燒松子憶得山房夜焙茶

橫雲山北細林東雨郭風塘宛轉通昔昔船歸

裝不得燈前幻出有無中

愛作江天萬木枯林離茅屋小禽呼酒腸但放

樵牙出不管還宜醒眼無

陳淳放筆學荆關愛作荒林澗水間我亦老閒

渾漫典葫蘆依樣畫秋山

朱鳥丹山不肯鳴欲圖毛羽世人驚何當千尺

朝陽樹却畫羣鷄飲啄情

送孫氏舅歸陽山人

頻年風雪阻江關乍見翻成各怡顏殘臘已知
無客到清宵聊共訪僧還歸則野艇潮頭月遠
興書憲夢裏山若過阮家逢借問不須重話髣
髴班

畫水

宿世煙波老釣徒愛看掀舞狎江湖年來心似
無波井猶帶狂瀾影相無

崑山響梵閣懷季常上人遊九峰三首

袈裟相伴踏清秋健即閒行懶即休記得罷琴
吹笛夜雨聲茅屋小如舟

松圓浪淘集卷九

昏黑南村裏露行柳齊如巷月相迎歸房便是
僧歸院喀爾相看似宿生

九峰幾點小窻間知爾通歸渚上山同是愛山
須盡興開雲且莫自旋還

詩李 卷七

七十虬須自舊張相過自徧押清江教我不惜

黃金盡知已還將白壁償坐客皆能調樂府嬌

兒已似愛文章自憐蒲柳嬰孩日曾奉齊眉老

孟光

松圓浪淘集卷九

松間浪淘集

阮文選

遇琴卷十元四十六首

谿山圖卷二首

唐要二兄寄與石巖方

遲日媚初年芳郊詩酒筵觀魚行陟凍養鶴欲

冲天山木間將合園桃理盡連永冠自圖畫賓

從亦羣仙

穿築多新意羣峰列坐隅誰將林壑貌自作海

山圖盤谷深堪隱仇池勢可呼不知城郭外冉

冉即蓬壺

孫漢陽屏風十二詠題詩

歲歲早春梅年年長命杯未應花勝帖先傍錦

屏開

君家玉樹枝託根在盤石怪底冰綃開千雲亦

千尺

萬樹曲江邊花時春風顛題詩少年日走馬前

金鞭

河陽三月花咲成桃與李一往千春開香然隔

流水

聞說神仙宅曾開頃刻花何如雲母障不夜欄

朝霞

月華金欲委風靜珠仍漾應有千歲龜暗巢蓮
葉上蓮

海外珊瑚枝丹房玉齒齒神農未知名祝君多
男子百子福

一勺金花潭少亦踰上壽不學東籬人采采徒
盈手菊

象木清霜後新花初日間憑將佳人授來方上
客顏木芙蓉

雙松摩蒼天偃蓋朝羣帝莫論鶴上人鶴壽不
知歲松鶴

松間浪淘集卷十

朝餐綬山實書遊金馬門西池阿母下曾與漢

風流曾太守粉墨追神仙三山白雲起可拍洪

崖肩

招德先宗兄

久綠雙眼卧塔與一樽遠不歸林花盡其如江
客歸庭開梧響寂夜雨酒香微莫厭過貧阮他

鄉相訪稀

題松窓讀易圖

落落長松紫烏羅短籬疎格遠山多玄經讀罷

心如水且喜無人載酒過

雨夜同家叔話舊

他鄉杯酒緩扁舟寒食西窗夜蜀幽一路草生春獨遠千峰花發鳥相求墳頭白石皆親拾淵畔長松是舊遊久客自憐歸未得空林應莫歎淹留

清明拜張三丈墓

去年寒食杏花新扶杖猶同過非鄰酒熟欲澆中聖客花紅來哭下梁人白楊但種看成杜蒲柳雖存合作塵更有傷心無可道空山一別六

迴春

寄啓陽家叔

是年五十

南山春草鹿呦呦應歎閒居歲月流老去未依禪境住窮來須作醉鄉遊松花酒熟甜於蜜杏子羹稀滑似油到口園林知更美莫辭弟勸與兄酬

途張慎其秦中謁顧中丞就婚

中丞苦佩俯咸秦才不衣香澹孟浪濯濯風流元似柳天天花月不勝春臺中列宿迎瓊儼裏紅蓮讓玉人遙識禮成思拜慶還從烏署問

錦晨

子柔兄生子復開辟日喜賦此詩

憶昨誕賢兄曾聞古夢隨慈親辟日居士生禪時奇骨從僧揣嘉名被佛持賓來不須試看取辨無之

題桃花下雞

草綠日已長花紅風不起知有千歲翁放雞白雲裏

愁霖

慵起貪朝雨空階聽轉幽浪浪何日已悄悄不

松間浪河集卷一

目

能休突兀千閒屢離披五月裘感時無苦語心弱耐禁愁

寄孫三廬江

自從君去少經過霖雨柴門有嘯歌懷袖尺書歲在江關蕭瑟暮年多過淮落木空明月到海青山欲白波開道兒郎轉聰慧北來樽酒興如何

中秋莊民敬將軍遣舟相迎同張季脩觀

月余齋日止酒

維舟朝雨點澄灣入坐疎花共破顏美酒十千

來月下華星三五出雲開佳期逢夜思瓊樹飲
態臨風看玉山最是雅歌饒樂事相逢解帶不
知還

海上

海上潮生江怒號樓船風日興蕭騷粘天快鷁
雙羊角吸月長鯨隻蟹螯一粟那須期汗漫三
山如可見纖毫乘流自託莊生狐羨爾投竿欲
掣旆

十八夜將別忽部中奏樂有善撾鼓者遂
留飲至夜分

松園漫興集卷十

五

三六

關門立馬過橋鴉把燭中庭疊鼓第小隊青絲
重按拍輕衫白塵試聽樹爲憐一水寬水帶且
戀三杯畔幘紗寄語紅蓮池上月星星休照髮
邊華

送葛山人

江川紫舟回迷門秋可憐長因買酒日還憶買
文錢興懷寧論醉身空不異禪只愁湖水濶歸
處夕陽蟬

酒閒歌送洞庭葛實甫兼寄訊一雨禪師
憶昨梅花籃輦傍映湖山青黛光
戊申春同
朱白民仲

和長蘅開五
看梅山中
兩山可呼不盈尺漣漪無風葦可
航雲山笑人成白首只今不來知來否秋風秋
雨衙門前指君家山酌君酒峰頭樹柳懸青蒼
蘭若逶迤松桂香記取山深雲亦好
詩句爲
傳問訊到禪房

題江月閣贈建昌梅子使

名

弄月燕子磯江水嘶北底歸客中夜分櫓盡鐘
遞迤至今白玉光眼花時款起醉吟秋鐘詩此
圖聊借耳
曹龍瑞詩
自佳色秋鐘多遠聲心閒枕月皎容
好如酒美畫師隔前身習氣現彈指肩宇何微

松園漫興集卷十

六

三六

范元傲乃似子坐客爭持鬚此處不凡矣放筆
亦自笑一戲復爾爾平生滯蕩人饑餓僅免死
博墨遙可呼新墨先見耻天公憐寂寞笑元來
快士破垣行寶葵空庖出乾肺歌仍落金石管
欲迷宮微不辭笑脫頓應防怒切齒此語久欲
吞憑君吐終始

送林符卿自吳興遊新安

春前已結還山伴涼至看君且獨行一水蒺城
秋雨色萬山燕閣舊灘聲局處應到官衙幾名
在曾教客座傾朋好惜余間雙髯爲言懷舊減

久客懷人慣殘冬意若何難將詩發興甘值病
消磨雪片闌中少梅花年外多欣聞後歸侶春
到許經過

臘下逢回載開城正憶東長歌仍道故勝事即
吾廬行李還相及流年竟莫居崎嶇水雪際琴
緒復何如

姑蔑鄰除歲還家詎可憑天寒問歸水人迴望
壺水詩札來逾好歌懷續未會春深話歸梅挂
蕩亦無恒

同舟分建業聞欲向鍾離已判無來信惟應把

贈詩文章寄旅見樵悴路人疑寂寂甘蓬累休
論會汝期

戲題王無際湖上遊冊

我思廿年前遂景暗吟諷家山富幽奇勝友惜
難共筆記詩曲折歸竹千里供奇數天井山前
雲作大士寺春雨沐座寒峰尖簇簪簾脚挂鏡寬
雲崩澗千絡谷湧天半絳指盡欲了然口說嫌
未痛邇來頗自笑思此如昨夢亦曾歷九峰刺
伎幾一弄旋悔疲心神及爲耳日用欲作已輒
休清債久通空君癖乃過我批達劇喧聞忍飢

捺潮請決馬喜脫鞵雪嵯轉青燎旭嶽踏晨東
新詩逞豪寫萬狀莫潛縱驟讀神已馳沉吟色
猶動毫端掉奇舌巧韻貼春幄第莫向尊前俗
耳未易揜不見看山人雙眼只如蒼

書事

多年團扇疊空箱不道閒看費付量長日自開
自鎖路人傳語到蕭郎

題畫扇

畫中平遠見春洲二月煙林綠漸柔此是簪年
歌舞地碧潭紅樹美人遊

過唐正叔郊居漫題索和

小塘潮落碧氣清高勸青絲繫綠筠野老傑期
同夜雨故人詩態似春雲忘形飲痛披衣慣捉
魚吹輕擁被聞如此風流俱合寫不吟泉自便
浮君

宿長荷齋閣即事有懷北王

酒醒雲散向君家却憶迴舟曉北王
過宿烏陂房滅燭正聞蛙西山二月春梅夢
隨多時過柳花住客杯盤固筭美何山繡地何
人涯

已酉春暮唐正叔鄭開孟攜樽就吾家僕
前田翁吾鼎醉後自爲短歌

載酒送君發杯香衙門底燭盡壺復傾主醉客
欲起筵中分散即黯然而日離憂那可擬春光
三月三十時客路千山千萬里貧家愛客門如
水飢鼠夜憂晨雀喜自迴飽子今三春應惜何
由弛行李崎嶇好事我亦笑寂寞爲歡私且紀
清歌匝梁夜無燭明月翻星光泥泥入厨得酒
共飲冷醞鮮暗搜寧用七醉穿林影東庵東月
落鍾鳴未言已至今猶傳踏月圖遠客借觀談
史美君來抵其一盤蔬不用葷羶汚帖凡莫辭
千里赴一笑春嶠長教勝冬蟻

寄獄中

誤失蒼鷹意真令市虎成驚人猶有極公道竟
難明有半銘堪覆垂堂戒欲傾第幾千古事只
有一虞卿

松園浪淘集

阮夢

春湖卷十一 五十七首

送翁吾輩過崑山宿張氏山園

新酒殘花奈遠行曉風吹席過山城江波自作
留人色帶翠猶懸宿客情倚棹徑穿芳洲細移
舟潮入暮池平休立曾鼓獨琴到千里春愁一
夕生

送客開門對雨懷仲和讀書花山

梅發東鄰日掩扉紫藤開盡燕雛飛下燕不放
遊人屐細雨仍沾送客水西陰晴孤棹倚花

松園浪淘集卷十一

源遠近 留歸書窻夜火齊厨啓過却家園并

正肥

開門訪舊作

悵望吳閭百甲餘故園兄弟日應疎多年草
綠怕賦水木愁水不如秋分幾分幾葉渡釣
船今傍藕花居掃眉才子何由見一試橋邊女
校書

男腹湖道中值雨漫興

江南四月棟花風綠雨生寒水氣通吳苑歌殘
春寂寂嚴灘帆遠碧濛濛經時浪迹憐書外盡

日風煙潑墨中莫憶鄉園若回首江湖隨地足

塘栖道中

桑陰沃沃雨浪浪帆飽江肥客興長已自一舟
同泛宅何煩千里更賣糧洲前笋出松膠碧水
面茶傾豆香風物杳然迷處所不知明日是
錢塘

西湖訪舊兼柬新知

身名不問廿年間寂寞荒江絕往還落月尚疑
顏色在澄湖空照鬢毛斑論交處士曾懷刺頌

松園浪淘集卷十一

酒先生善閉閣欲傍南屏寺小築卧聽黃鳥話

晴山

將余雲栖漫述

飄零短髮不勝簪長掩蘿窗傍一龕春後禪栖
三笠外夢中田舍五湖南煙霞癖在終何事
木形殘紙不堪調日驚舉客載酒雙眉入社欲
懷愁

題畫

夜雨千峰湖水渾楊花萍葉雨無恨湧金城角
漁燈裏白浪斜風送到門

處處生香杜若洲春江不動白雲流掉頭紗帽
無拘束不向帶便便到樓

將歸呈所知

莫笑狂夫歸每遲興中開殺輟相思東都計別
應邀宿非郭多情已賦詩夜拖重爐同淨友昨
分香鉢記禪師獨慙愛畫漁行色看飽何殊說
食時

許成之鮑谿父追送塘栖余齋日不飲

湖頭十日雨冥冥茶盞香爐間水亭幾共挑燈
歸郭郭還同被宿郭郭同行舟淥水當歌漫送

松園漫興卷十一

三

客還山對酒青此夕暗應添白髮老夫那易獨

爲醒

送吳趾瑞還郭親省

南窗涼月非愈難微暑殘奈別何長日羈愁
空倚薄浮雲世事易消磨掉頭詩卷人開少繫
肘方書海上多歸親庭間知健在扁舟那惜更
經過

題畫扇送長蘅

百巧千窮老便休詩腸滿手對君羞自今別有
安閒法不做忙人少出頭

送張伯美北遊

扁舟曾共秣陵遊今日臨岐感素秋舊國江山
客子路新年雨雪帝王州空傳京洛還西笑真
見吳儂向非愁直到邗江始分手前程猶有一
登樓

送李長蘅北上三首

虎山舊同觀月作

少年負壯志離觴縱橫揮中歲頗耽寂幽懷澹
無依何當與子別惻惻乃多違子本青雲人滿
酒富清機邀我同袍侶蓬門去幽栖誰當數晨
夕玄言解其微恨不同秉燭從子郊園扉

松園漫興卷十一

四

詩

送子復行役前期登非因焦嶺宜終宵江光洗
月露挹彼萬里流話此兩岐路郭郭未可越回
景已盈度虎山亦清絕心賞詣遠慕離從自少
歡陳迹况多故管遊衿紅顏雙領俄彼素悠悠
百年閒徒爲俗所誤

接毫心常備臨訣意彌永吾所欲贈子不語各
自領閒茲南非居誰能不憫兩吟人壯榮名遠
士勸深者鑒方吾自量輟壯子當騁康路方多
虞窘步亦思整與子尚有心胡能置形影

焦山別夜宿湛公房作

更題在自下

揮手猶在望日極此巖阿神水別時濶雲山曉
處多典中聊倚泊方外尚蹉跎意緒紛蕭索秋
意生夕波

平山堂

節物蕭森風日晶登臨我輩此蕪城平山自向
堂中列晚樹還疑施底行老畏荒坡憑代謝醉
宜寒甃出深清樽前兄弟休回首無限茱萸故
國情

平山堂歌

淮南九月天雨霑邀我共醉平山堂蜀岡逶迤

松間浪詞集卷上

五

雲日黃雷塘燕洲茂葵蒼我懷眉山與歐陽古
壁頽塌龍蛇藏恨無穹碑鐫琳琅江南草山屏
風張輝樹歷歷城微茫吾宗心遠迹隨俗栖遲
市廛種花木山中舊書幾千軸推案牙籌仰看
屋顧我一笑心已足便呼酒船出林麓堆盤羹
茨手自剝對持雙葵擘紅玉惜無佳人勸醉離
戲催清謳發伶僕酒闌欲窮千里目饒仰共聞
人代速我來送客復爲客人生衮衮無由北三
年不得見顏色咫尺僅一通消息男兒頭顱已
半百不見坡翁有言寒食重九莫虛擲

九日值方叔非上惜別

替違白下月初黃乍見那溝川復光馬上春雲
看杏苑客中霜節正萸房珠傳曲裏嫌聲短玉
側風前憶態長老別知音易惆悵離言何惜不
成章

同魯生夜歸飯于貞舅氏館

曉魄沉林端殘露滴松阪遠心寄遠岑奇日憩
孤嶽秋凜天宇澄日倒雲水遠下嶺光易曠綠
源歸稍晚主人供家醪雞黍邀星飯送客燃荆
薪回光照斜壤

松間浪詞集卷二

六

三

嵩風雨夜泊沽酒園

雨作江花秋作聲荒寒如夢旅覓清村醉未是
消愁物欲共殘燈話別明

懷孫三版和

蕭蕭寒雨濕蓆首烏下明鑑客未來聞世我思
同嚼蠟爭時君正似燃灰空驚日月渴雙長
苦風塵阻一杯擬向鄰翁頻買酒南懷歲晚共
君開

別

追送故人方伯雨郡城值雨夜發道故惜

簪年追送姑，芳郭落木寒。雲上廢臺千里勞，君
期會面扁舟爲我復，遲迴暗潮惡。夜如鳴葉細，
雨連江似散埃。久客正難論，意緒擬將襟抱向
君開。

飲孫履和同錢二丈妻大兄酒後見月感
懷口號

飲人零落歌朋散，酒熟比鄰不復沽。久乏壺殮
供上客，漸無輩血到中厨。隔淮信杳長相盼，見
月情來只一呼。欲問休心安樂法，自將明鏡照
頭顱。

病中送履和兼懷李茂脩

江楓落後見君遲，欲雪前林又別時。多病酒杯
難共醉，獨行歸路更相思。春風吹綠柳絲長，
歸客家人老遠愁。腰帶舊來空問幾，身世
飄蓬何日定。楚雲淮水各淒其。

歲除同吳趾瑞言懷

歲晏他鄉客，自說向人白髮又逢春。病餘可
費無業什，久能甘飢有摩牛。望鄉分已關過
情臘酒，共比鄰寒齋幸不妨。高卧竟日門掩長
者賓。

庚戌元旦漫興

東方霞彩麗城阿，曙色葱葱臘意和。臨老春華
休造次，懷人夜雪已蹉跎。風光共喜新年入，歲
月其如往事何。欲訪禪栖生達典，五雲山翠六
橋波。

喜雪留開孟同飯

江畔冬暄見雪遲，初年臘候尚相宜。似添階草
忘憂色，故遣簷梅索笑枝。自起煎茶開宿火，朋
來得酒問新詩。中厨正可供麤糲，且喜情親坐
不辭。

松間演陶集卷上

八

正月四日張次公先生過遇琴館留宿對

雪即事

野翁猶自愛貧家，一笑柴門起暮鴉。柏葉細傾
元日酒，松蘿頻澹小春茶。沉沉帶雨簷花落，淅
淅無風徑竹斜。破榻尚堪留十日，晴窗獨酌未
須賒。

過學生郊居探梅

白鶴山邊遠寺紅，小斜江路竹深深。兩人獨訪
寒梅野，暮雀羣飛小樹叢。林下蒼苔仍濁酒，興
中碧水更春風。山來送客經過地，無那鄉愁歲

歲同

郊遊歸客宋丈見訊次韻

青鞋白髮好禁春
乘興時為獨往人
江上梅花殘
後竹間茅屋臘
臨新風林待月
閒眠晚野墅
燒燈中酒頻歸臥
空牀把詩卷
經旬出飲一傷神

西郭梅園有懷長蘅伯美

梅花樹下見春還
在野柴荆不置關
二月青鞋仍近郭
三年藍輦隔吳山
鄉愁亂處音書絕
髮催時日夜班
此際京華騎馬客
故園遙憶不

松園浪遊集卷十一

九
中六

同禁

雨中答朱清之見招

經時相憶共銜杯
閉戶那知興盡回
雙屐未緣花徑入
尺書頻向草堂開
春帆曉隔連山雨
江浦寒驚昨夜雷
且就君家細斟酌
五湖漂蕩止殘梅

時子柔子與西山
有梅雨未還

唐兄叔達六十初度

卅年三徑共蒿蓬
蒲柳輪君頗尚紅
提麾戲看襟處月
揮斤真連鼻端風
雙鴈自解談言妙
一顧懸知辨曲工
老去欲參無漏法
與君同事淨

名翁

鮑明至感悼口號

千里街巷遠到門
未看顏面已消魂
春聲怕話驚心事
入夢空餘執手言
新草孤墳正寒食
梨花白黃昏
送車聞道盈千兩
雙淚何由寄故園

過長蘅畫柳數別

當時相送向京華
同見秋楊起歎嗟
君自客回儂又客
漫天春恨似楊花

崑山道中送吳趾瑞之維揚

松園浪遊集卷十一

上

雨晴山郭換生衣
送客楊花困復飛
殘夢悠揚尋弟妹
羈懷迢遞訪庭闈
過江櫻實凌晨出
水鱗魚應候肥
親舊逢君問蹤跡
湖風離月去忘機

再過杭州訪許成之同鮑慈父話舊

湖頭城角雨如麻
宿酒殘歌夜闌茶
自笑經過無此客
欲尋好事更誰家
留連別夢猶芳杜
早晚歸帆已棟花
人事年光應共惜
相逢爛醉是生涯

雨中遊寶石山題畫

峰搖白雨水拖藍萬木含風綠正酣記得松毛
初泊日破船撐笠過湖南

湖南晚歸

湖頭新水出新綿荷葉生時又一年桑雉亂燒
斜日裏白層山翠萬條煙

送客觀潮夜歸逢成之醉後作

歸帆已遠酒初消江上逢君破寂寥無限鄉愁
不解說簫燈空畫夕陽潮

許敬章白下寄西午所書秦淮秋雨索題

六年光景未題詩盡得如塵似夢時雨濕雲

松園漫興卷二

休細看春來容易成絲

秦時淮水晉時歌桃葉人家相望多水上樓中
人不見一聲剛盡奈君何

題吳處士若虛風雪沽酒圖

鍾陵風色白皚皚好事還令送一杯誰似日寒

吳處士跨鞍沽取滿餅來

八公官酒少人知與致青絲更不遲點背凌鏡

風雪裏爲君裝出灞橋詩

雨中柬吳淳叔

鄰莊近住藕花居問訊若仍有報書雲出正思

簪雨過水添偏喜閣晴餘湖陰見酒還能畫地
僻逢人或不梳何日城邊搖小艇陶然高枕即
吾廬

垂楊人馬題扇二絕句

花點黃金勒絲揚碧玉鞭香風傳笑語吹斷六
橋煙

年少傷心處桃花落日紅酒船吹吹歇山翠遠
濛濛

西湖雜題

不上浙江又過春家山雲木想難真米顛墨法

松園漫興卷二

休相較一段荒寒自損神

風隄霧塔欲分剛閣雨紫陰雨未成我試畫君

團扇上船窻含墨信風行

嵐添湖面樹頭青雨點香煙問水亭舟舫舛移

人不見菰蒲風裏散鷓鴣

衝嵐戴雨到雲居湖曠松光挂詩疏半醉半醒

剛畫得扇頭落日見漁漁

金沙灘頭金色蓮雷峰斜日非高煙輕舟獨自

唱歌去道是無情亦可憐

水流花落竹陰迴石路人稀空翠來元是前春

看松客共穿香店摘青梅

雨晴吳介甫淳叔邀泛湖和顏將軍韻

西湖山雨曉來空
灌木陰陰杏露中
放舸綠樽須盡日
開襟彩筆自生風
能詩年吉逢光祿
避酒還愁過孟公
是日復有集醉後狂歌那復惜
亦知高唱和難工

贈陳文叔

陳生師事何長卿
通章私印俱擅名
古塚破盡山鬼泣
烏跡珠得蛟龍爭
爲人一生何坦宕
往往刀文逼秦相
長身八尺鬚眉蒼
開口掀髯笑相向
囊空酒乾不愛錢
讀我歌辭神欲王
故知巧藝自有真
孰能何山出雄壯
自言雕鏤木小
道自百難工意頗
浩世年若學轉茫
然翻悔昔時名
與早寸心得失
空自知衆目那能
分醜好我聞此言
良可悲歌終三歎
同潦倒

松岡浪淘集

荆雲卷十二 九 五十二

值聞上人同宿淨慈朗微閣

猶憶早春別那期中夏逢偶尋南屏寺同看東

庵松東還尋深林出新浴細雨鳴疎鍾法侶

舊相得幽懷知幾重

入韜光

濯木夾脩篁泉聲綠澗長自同盤舉入更喜酒

餅香笋切雲根白瓜淘雪乳涼老僧宜野性歆

倒共繩牀

松岡浪淘集卷十二

同聞上人作

旬月旋來此同遊亦偶然經行適多暇喧寂自

俱禪出於中峰時歸房終夜聚獨慙心住著仍

是愛幽偏

雨夜懷許成之

卧君北軒下頻期來此峰空林限幽獨累月坐

疎帷夜久氣集雨多泉響重青酒正盈泉相

思獨不從

步月懷聞師兄

獨出幽篁步暗泉雙峰林表月娟娟南屏禪客

遙相憶歸向高窓應未眠

坐月金蓮池

竹根松月白冷冷暗石荒藤坐小螢却笑林僧

也歸去夜泉何事不同聽

栖韜光寄訊張卿子

萬家煙郭俯氤氳十里湖鍾杳霭聞近市梅天

曾載酒深山松月恨無君醉來點筆唯青嶂吟

罷書空祇白雲行藥定應多妙句欲披三徑共

論文

登北高東王微美兼呈馬薛二子

松岡浪淘集卷十二

散髮高峰雙屐輕君來虛閣聽泉聲遙知澗壑

堪乘興無邪雲山空別情勝賞難同許玄度詩

題應共謝宣城有壺心憶南屏會鶴首江湖月

欲生

同聞師兄鮑翁父登北高峰宿絕頂僧舍

即事

雙峰徑轉石林蒼攜客攜蘿宿上方潤飲歸虹

明積翠洲臨片雨亂仙陽東來島嶼在江郭西

去雲山指故鄉夜久禪心同寂歷松風諸嶺一

何長

月夜淨慈值周本因懷朱白民

息影非峰下泉源未覺深
那知向城郭能得愜
招尋自發月中喘
猶清物外心轉憶孤山夜湖
風正滿休

題五月圖

桑根艸出水禽飛
神拍蓮花露濕衣
山月下來殘酒醒
騎將荷葉蓋頭歸

雲隱絕句

欲訪高人見古藤
林風山月曉堪乘
偶來不見意中客
一笑還逢石上僧

松園與劉復翁

徑出雙峰石有苔
松驕竹冗畫難開
偶然記得林僧約
獨過湖心載月來

竹裏書窻夜不關
峰頭踏月澗西還
陰崖泉樹

深深濕倒射寒光
雪滿山

雨濯松蘿泛早涼
竹聲寂歷澗聲長
林樾未散

遠峰出手卷殘紅
石夕陽

雲隱夜歸

桑路沙中盡峰陰
松杪多相香
明露葉露雨煙
風荷

湛湛夏雲裏
僧窻殊可藉
前山有飛電催上床

菱舟

過三生石依蓮上人精舍

開士初名遠禪公
舊姓支種蓮曾鑿沼
學草亦臨池
石竹延山翠
藤花冒碧滋
偶來茅屋下
真欲賦新詩

再同裕父看天竺佳樹三生石

昨引林僧入今乘
山客遊汲泉巖露
曉看桂野風秋
徑石相縈抱
園瓜自帶鉤
葛洪川畔路
臨去復遲留

湖南同吳淳叔方若淵發父泛月即事

松園與劉復翁

竹嶼花潭水閣重
門掩蘭舸夜從容
風前杯影金波淨
雲裏歌聲翠黛濃
潏瓜霞散綺蒼蒼
遠樹欲成峰
北山蘿月遙相待
惆悵南屏起暮鍾

宗鏡堂玄津上人房

開士安禪處居然
十笏強崖陰扶砌
疎松影卧階長
菱菱蓮花氣茶瓜
水香時應照
塔廟兼得問津梁

余愛丁家山水木幽茂題畫器僧舍

不是看山便畫山
的應送老不知還
商量水瀾

雲多處隨意茅茨著幾間

七夕懷平仲揚州

江邊一別兩悠悠湖上相思且滯留千里星河同此夜廿橋明月自三秋無由結伴還鄉國况欲因人作遠遊潦倒更於何地會見君容已雪盈頭

得子柔長衛致張季脩書

久擬還山訪敝廬故人相望轉愁予爭憐日暮江東客與致春前薊北書季脩在客雲飲啄且隨衡浦雁稻梁寧問武昌魚沉蘭自俗思公子澤畔

松間浪集卷三

五

何勞更卜居

石佛庵寄別雲間薛更生

庵前握手且盤桓竹裏峰陰秀可餐幾夜明河三那下一年黃葉六橋看空濛野艇晨裝濕搖曳湖鍾暮雨寒同望故人腸欲斷臨岐那怪別離難

酬別慈光

新詩吟罷重依依費得離觴不忍揮投海輕雲峰頂懸挾泉疎雨寺頭飛江離遠道還成夢庭樹孤帆且望歸臨水登山空有淚不堪沾濕美

人永

懷霜光

磴盤松棟上青冥累月泉源戀翠屏谷口湖鍾秋裊裊江頭煙嶼曉熒熒閒窓書罷陰長積脾閨歌殘夜不扃乍別雲蘿餘爽氣回思煩暑一時醒

九月二日子柔天谷丈穀輩俱集隱峰師

東林軒話別

往來支許最風流盡日玄言自倡酬飾物況憐重九近煙霜還憶兩高秋荆雲寒菊雙蓬鬢濁

松間浪集卷三

六

酒清興幾自頭解得浮生無住著不將搖落信離憂

同唐斐二兄過安亭訪張六泉丈因值洞庭嚴澄宇即事

蜀訪空林欲到遲十年衰病自襟期野人木杓空雙郭山客明燈共一炬簷樹正當江白處孤帆重繫葉黃時那堪問訊還傷別歲暮湘潭起

夢思

十月二日親朋拏舟追餞有同至崑山者時谿父卧病寺中

郭外西風片雨晴。燈前倚俚百壺清。纖纖初月生寒細。淅淅殘潮到曉平。旅病祇懸遠夕夢。送歸還上小山行。共知別後嵇康懶。沈隱猶陽少雁聲。

十六夜登瓜洲城看月懷舊寄所親

十年曾宿焦山寺。浪意天寒少客行。明日片帆仍遠道。一時雙眼復孤城。暮山欲盡離尊歇。黃葉全稀白髮生。別後故人無限憶。隔江同見月初盈。

阻風題畫扇示張老

松間漫集卷之三

風起蒹葭花雪滿。衣則吳綠森片帆。飛青山一路。何曾斷底事。滿湘雁亦稀。

李洋河舟中戲爲伴體遣意

半似春還半似秋。不成估舶不成遊。幸無冰雪傷離思。且有雲山遮客愁。遠雁如塵飛水底。孤帆疑影下汀洲。明年更鼓滿湘袍。老淚憑添萬里流。

題畫

萬樹枯楊近驛樓。楚江無盡向東流。故園亦有登樓眼。莫送春光到陌頭。

高竹長榆到矮橋。殘冬無日不招邀。南屏行脚歸來否。獨遠寒塘看柳條。

殘鴈無人望。客還舉頭乾。鵲漫相關。柳枝忽作黃金色。同上西樓看曉山。

梅的庵前暮雀譁。小梅今着幾枝花。玲瓏鴈意渾描得。誰道狂夫不憶家。

題桃花流水送張老

寒宵同夢盡同行。我住君歸無限情。春水送船隨意急。故園歸到是清明。

秋後戲柬吳中親知二首

松間漫集卷之三

莫論楚客易悲哀。況值經秋信始迴。抱影不知江上住。連宵微覺浪聲來。鏡中白髮千梳雪。屋裏烏皮一寸埃。若問身心調伏否。相將都似不燃灰。

虛舟甘已逐萍蓬。環堵依然半畝宮。勲業不勞看鏡裏。生涯聊復閉門中。攜來茗飲仍吳餽。隔絕人煙斷楚風。譬是在家禪。文室多時未與故交通。

登樓

少小聽歌怕唱愁。一聲楚尾與吳頭。如今身在

傷心地。但見春光莫上樓。

壬子元日試筆

歲朝官舍晝陰陰。楚客經時懶越吟。鄉思漸寬何用遣。禪功無得但看心。閒傾水盞凝花乳。靜對銅餅出妙音。陌上東風有消息。玉壺春色擬同斟。

晚來幽手卷殘經。步屨東堂坐小亭。煙樹岡頭圍斷障。遠梅牆角點疎星。園菴翠甲春前短。簷柱交柯雪後青。老因自甘閒寂味。莫因時節感飄零。

松園漫興集卷三

九

閒起田冬後。陸行入楚觀。省除歲已遲。其

郎君肯爲作書郵。因覲庭闈却遠遊。豪宕江山添起色。崢嶸水雪波生愁。路瞻臚阜經殘臘。馬過巴河正穩流。春酒官衙須拜慶。使車早晚發衡州。

喜燈花作

新年燈火解生花。似報歸期漸有涯。身世等看俱過客。夢魂何事獨思家。長貧驥子唯憐學語雛。孫欲喚爺偏使親。知暗愁絕共傷臨老負

春華

感春

少小茲晨喜欲狂。相邀結束踏春場。暗思豪興隨年減。空愧浮生向老忙。遊隊懶追依酒伴。歌棚嫌鬧憩僧坊。明年祇有還山約。願醉松傍與竹傍。

元夕

幾年元夕獨清齋。長負燒燈結綺街。無復紅顏凌紫陌。難忘黃帽返青鞋。鄉書正使丹心破。吳橘空憐綠袖懷。何處臨風吹玉笛。梅花江月自天涯。

松園漫興集卷三

十

天涯

病酒書懷呈劉明兄

春還江上見雙魚。忽復芳郊二月初。草色悵悵禁雨濕。柳條嫋嫋破寒舒。何當遠道逢多病。賴有新知慰索居。潦倒祇應判共醉。燈前難遣綠尊虛。

次韻寄子采兄兼柬所親

東林還往近如何。萬里見君思客裏。春寒忽忽過荒遠。不堪芳草遍。開書應對落花多。天邊帆影揚州路。雪後江聲灤酒波。爲報心情蕭瑟

盡相逢無復舊悲歌

憶舊寄茂初兄弟魯生方孺諸君

沿江路熟早梅開出郭逢春探幾回
愛觸繁香呼白墮還穿碧水卧蒼苔
多情酒客風中至半夜歌船雪後迴
處處題詩滿青竹不堪蹤跡漫塵埃

不見夕體戲東仲和長蘅兼訊無際正叔
閑孟兄弟

不見東家孤湛亭漫傳消息思南屏
三春作客寸心折萬里向君雙眼青
湖邊弄船自理曲園

松園漫興集卷三

二

中揮鋤同掛經西城草閣正安穩
北郊騎驢空

遠坳青絲玉壺幾人別紫藤煙樹花冥冥

同羽剛惜別

緘完遠信自題詩與話歸期未可期
詎意春風俄送客還聽夜雨各傷離
三年形影空皮骨一夕愁心長髮絲
去住相看真是夢思君何日解人願

松園浪淘集

卷之三

春帆卷十三

絕句

遠樹春雲白，晴洲落日香。江南無限好，盡出斷
君腸。

甘寧廟前古樹神鴉

回經捲雪樓神鴉啼不去，記得泊舟時。月明天
欲曙。

夜雨

江夜雨浪浪，春風難禁當。匡廬雲霧裏，半月到
浮陽。

松園浪淘集卷之三

一

三

歸舟續成前冬阻風詩

黃蘗東歸滿葉圓，落月風江在楚舟。歸客正隨
歸雁後，隨鴈春色在城頭。

清明舟中

清明寒食由頭哭，到處猶傳舊風俗。無家自憶
百年身，有情共傷千里目。漢陽渡口柳依依，江
風作花雪打衣。輕句始過道士漲，五日未離黃
鵠磯。吳王廟前烏銜肉，又攪崩江作銀屋。久魚
肥子不敢行，畫傍官船應水宿。春光忽開三月

三紅桃寫鏡江，拖藍煙花繞下兩孤非。松楸正
在九華南，蟻磯亭亭落日孤。春原盡處是蕪湖，
青煙白道人歸去，紙錢掛樹啼鶯鳥。

畫堂

官柳生桃葉花狂，易作泥銜春江燕子莫向翠
樓栖。

真州雨祖辛宗老

雪後猶逢笑語溫，春風尺素到柴門。他鄉面上
三年上，細雨江天幾斷魂。

平生個箇更能文，好事耽奇老子雲。寂寞茂陵
多病日，消中非爲卓文君。

真州夾岬接桃花舟過心，搖腹痛車絮酒一杯。
澆宿草白頭清淚漫交加。

拜錢調府二丈墓

四月黃花入麥疎，白楊風急黯躊躇。交情未展
生劔後，客淚徒沾宿草餘。三步獨過橋老墓，一

屢誰問子雲。居漫言泉路傑，斯在勝斷原頭會
墓車。

雨中張子薪餉麥

梅雨殘風六月涼，勝橋帖水半秧正。思村落

琴書靜忽送柴門餅餌香

海畔酌張天谷先生墓

春盡花飛歸客晚
葛陂龍去杳難攀
無人枕內收鴻寶
有訣囊中秘大還
華表音塵遠
海路玉棺魂氣四
明山潸然哭向神仙塚
不是來觀麻博開

次韻酬茂初病餘見訊

六月長孫阿庚死

支離城郭見何因
豈有江湖縱濶鱗
值我移家貧到骨
憐君下筆老如神
雙眉聰慧看埋玉
十口煎熬待桂薪
賴倚微吟共陶寫
莫言此物但

松園漫興六之三

附六九

窮人

移居城南送李繡仲鄉試并寄仲和

南村又得素心鄰
月白楓黃送所親
慙向通家稱執友
欣從親國賦嘉賓
仙宅早夢江生筆
殘痕空悲郢匠身
到日相知應借問
爲言愈耐照茶巾

朱濟之先生挽詞二首

中年懶慢愛陶情
曾學桃椎隱姓名
明月入懷杯共把
青雲遶筆句還成
何當總帳栖塵夜
似有空階落子聲
白馬素車原上客
各垂雙淚訴

平生

憶昨花飛慘客顏
思君幾度欲潸潸
同時才調傾心盡
異代風流抵掌閒
披卷百城來隱几
彈琴四壁有名山
黃壚寂寂泉臺夜
猶說先生善閉關

題石寄履和

頭顱今若何
相見不相識
欲知故人心
蒼蒼歲寒色

曾波臣爲余父子寫照

曾將素髮乞青銅
妙處心知阿堵中
敢謂嵇康

松園漫興集卷五

四

三

鄰野鶴
那憑願凱送歸鴻
神情頓益三毛異
巖石宜分一壑同
更欲請君爲直幹
自慙蒲柳與飛蓬

子宋兄示余以詩內詩輒賦長句用志欣慕

令妻德美自平均
居士心安學詠貧
不碍無生從佛子
好稱偕老配詩人
團圓話裏醉婚嫁
樂初妝前忘主賓
莫道等頭俱假合
欲憑天眼問前因

白陶詩

爲傳孝友作以自勉
集名詩因以自勉
金附合附

白陶先生老耽酒蕭然四壁何所有破書牀頭
盆樹邊嘯傲一草配五柳根柯輪困枝離奇偃
松何挂柏左紐纖細難期驚風宿窈窕須宅神
剛守淵剛雖是可憐人種林公田盈百畝先生
屢空晚誰似短髮短褐不掩肘佳老酸辛只酒
杯揚子文章徒醬餽丈夫遭遇各有時富貴驢
人猶反手如君政恐不免耳我醉仍曠問升斗
送侯起東謁選

銜恩休沐承顏早謁帝明光結綬初服後官
花開紫禁雪中官柳入青徐仙郎列宿懸臺省
侍女天香限血虛計日板輿仍遠勝莫因戀別
漫躊躇

放歌行送長蘅北上兼柬陸羽問
李生志苦竹力豪時扶然謂春風曉醺然著物
如春醪寸心欲作九州輪尺布且爲寒者袍見
之使我百憂消一日不見中心切憶昨楚天風
雪寒哀鳴孤雁求其曹我歸行儻相失清塵
濁水何時遭只今歲暮當道遠良朋置酒爭無
羔擔囊挾書車載青底事輕別如鴻毛江淮苦
深梁父高米雪欲渡河無刀日晏人馬同疲勞

南宮紛紛羅俊髦相逢僂仰隨枯樵萬言矢口
唐與問安能洗耳追由巢人生適意始爲樂送
君踟躕百憂作出門終傷棄僑侶還家復恐填
溝壑勞生忙援何時休飲河食壤皆有求濡首
沉飲取伊意啖醢餽糟非良謀腐儒由來耻干
謁何如屈節事王侯

太保王文肅公挽詞四首

政地虛阿保皇天典典刑神仙長辟殺時俗忌
偏醜謠議春官列勲庸相國銘褒榮藏冊府猶
寫御前屏

松園集卷五

六

大節丹青炳艱難孝與忠 睿情紆一老玄象
圻三公夾日盟長在回天力已窮惟餘憂國恨
遺奏出懷中

寢疾當嚴詔歸魂擬大招浮雲彌非闕清溪
滿東朝定策金縢秘追鋒玉節遙素車臨穴
仍是舊元僚

青鳥開光域丹鳳遶泉臺非里虞歌入東園
賜器來笳簫猶郡郭劔履即塵埃去日仙舟地
徒看弔鶴迴

王辰玉太史哀詞六絕

少年薄伎止雕蟲臭味迂疎亦見容漫道它
可爲錯白無瑕類與人攻

藥盆匡牀問疾時清明如鑑命如絲老親相守
同形影只道君恩不可辭

人開公道日難憑顏跣須臾出愛憎歎息斯人
不重見誰同觀火辨淄澠

文章宗匠場蒐羅與唱家風絕種謫近日下午流
部林撥難將一皆塞江河

臨池簪帽事偏工快石錐沙力更雄脫贈雙鈞
登善本曾教人得楚人寸

松園集卷三

二

中年嗣續念茲斯桂馥由來託一枝自痛衰殘
蒲柳質哭君臨穴恐無時

送聞上人張伯美之餘杭

一往千峰不可攀歸心已折復離顏禪過月白
湖心夜畫處雲青天日山松度衆谿時謾還泉
經深竹更潺潺應憐春盡還多夢風雨江城獨
掩關

又送伯美

與盡他鄉久怕春送君朝雨更傷神落花寂寂
還山夢芳草淒淒遠客身一別幾時重笑語何

人同病話酸辛親知憐我應相問頭白支離只
詠貧

雨中同茂初開孟過子薪村居即事

朝寒霖霖遊舟行渚柳江花白浪生客到杯香
憐閣小興移墨漫愛意明簷前樹缺春山山橋
外天低野寺平共道主人能下榻不愁風雨斷
柴荆

仲夏偶過長蘆水檻即事

輕舟出郭信風颺過雨陂塘五月涼山檻水添
平入戶野亭樹密遠生香村中客少過逢簡醉
後情深笑語長頻到不須仍載酒白煎花乳開
黃梁

松園集卷三

八

雨中過張魯生清夜聽曲

新賞由來興不違忍逢高唱獨言歸共穿疎雨
牽花艇自載清樽款竹扉紅蠟淚多時見踈嬌
鶯聲斷一沾衣已拌白髮從今盡莫放榮華到
曉飛

五月十三日陪茂初兄弟寶尊堂燕集

每到君家雙眼明二難況值自逢迎庭芝下樹
無賓王坐倒水盞向友生滿口碧陰檀酒氣出

雲鮮月透歌聲華舞何必榮華髮始信幽人不
愛名

又呈茂初兄感舊之作

頭白歡娛仗友生誰如童稚即親情多君最有
嬰兒色顧我空爲老婢聲總角聰明原出衆隨
肩對句每先成疎頑似得逍遙意差可相陪作
弟兄

春盡感懷

一年春盡送春時萬事傷心獨詠詩夢裏楚江
昏飲盡酒中湖南白於絲空煩兒女啼書札應

松園浪集卷三

江

有親朋殘酒厄明日夏雲徒極目斷魂搖曳各
天涯

訪聖達觀少參

詩帝不赴南粵之任

使君遣化滿江沱漢上無勞問學仙吏使梅花
南海節君眠松桂北山蘿序年差比潘毛少辭
秩猶嫌郵俸多高詠丘中招隱曲蒼生懸望欲
如何

魯生西齋題扇

五橋畛小出西峰同聽南屏水鍾昨夜西窗
風不歸半疑巖瀑半疑松

柳園天均堂讌集

黃公淵畔木千章映帶鳴泉百步廊蔭葡萄花飛
天女室紅蓮客滿衛軍堂風前舞燕輕立障谷
裏嬌鶯轉勝簾貧坐冰壺清永日知君應未厭
清狂

八月夜過魯生題扇

秋月當門秋水深嶠花寂歷野蟲吟西窗舊事
人誰在谿雨梧風夜罷琴

送曹丈江行之六合

寶父外舅

對客看雲想故丘憐君何事到滄洲還家明月

松園浪集卷三

十

飛鳥鵲背海輕帆羨白鷗底步江空欲停柁
陵天遠不宜秋貧交此別難爲贈欲借殘樽比
石尤

同隱峰長老過海

空贈怡玄

東林北院好經過相半牛鳴百頃不出寺經聲
流水通過橋人影夕陽多但看心地隨珠璣底
用頑碑作鏡磨老却白雲無一事茶瓜留客欲
如何

雨後蘊暉兄訪話舊

西樓群大曉幢幢一笑空庭印屐雙天日水未

浮野鉢城頭雲破拓秋窓摘蔬禪意脩脩得投
芥閒心脉脉降却憶清涼斜日裏相逢支策見
長江

毛錐行

茅生輕舟如畫閣自嫌浮家不得泊我栖一樓
如凍蠅跬步出遊還不能安得遂于東西去載
酒千斛長如澠買鴈鳥程與顧渚松醪松風瀉
花乳興酣費我千免豪亂掃落藤落風雨隨手
灑翻乞與人自豪快意無所取茅生叩門肝膽
露知我平生重毫素只今十指如懸槌生花吐

松園漫興集卷三

十一

毛錐

秋夜觀汪景叔印章兼了宋兄題字

額將何爲狀頭大鋤口無用愧爾徒贈雙毛錐
酒闌開匣處眩眼迺西秦重老還逢我無媒懶
向人新文成鋪澁古氣出荒榛遂有銀鈎贈有
紫萸笑貧

題扇送客懷長蘅湖上

送客西樓落木風吹綠吹斷酒中客危廊千尺
雲若寺霜葉仍欺二月紅
約看西湖十月紅棹頭歸計又成空年光如水
心如夢人在西樓夢中

王翹草蟲冊

箇裏看魚樂條然漾上情空明如可鑑來往不
曾驚魚

一片江湖心半生魚蝦侶還思見底清投臂富
春渚鰕

所葦寒潮裏菰蔣作稻菜吳江楓落夜公子已
無腸蟹

時過鷓鴣鳴雨來蛙蛤吹池塘春草深何當作
鼓吹蛙

不隨靡草化還同苦菜生自無當轍怒何事亂
琴聲

秋雲搖曳時殘聲在高柳誰傳冷風姿知是永
蛸手

竹間流黃機明月與白露線絲頭緒多經秋不
成素絲

栩栩誰爲周漆園善齊物何知鵬鷃遊不受烏
鵲嚇

熱巾樓中宋北玉對雪鼓琴余戲作圖便
面漫題時過婁江因訂後期

聞客不見雪流霞在鳴琴琴展何飄瞥快作蘭

山音七絃正凝結萬象回幽陰意九仙遠非
望三湘深江水縈後期春氣動前林母令招隱
曲荒塗空古今

除夕

冬暄見雪忽驚雷除夜晴光破早梅江北音書
隨臘下城東鄰曲傍春來音書尚堪驅使
酬高興都絕攀綠稱少材把燭隔籬呼守歲漫
傾花乳送餘杯

松園浪淘集

卷十四

松寥卷十四

甲寅元日試筆

地偏人訪草門稀先有春風款客扉孤棹過年
期重到家山遲日許回歸此意同不嫌鶴髮
紛紛長但遣鶯花緩緩飛身世久思成昨夢敢
云回首未知非

喜孫履和病後相見惜別示石甫

多病難期命駕來一句俄復挂帆回華燈白照
衰顏破燈席相見二碧柳那知別恨催暫聚正

松園浪淘集卷十四

同相值梗長貧甘作不然灰獨憐娟好仍如玉
懷抱經時爲爾開

胡明府父母雙壽詩

白玉仙郎捧綵輿當時懷膝未應如人疑丁令
千年後顏似麻姑十五餘長日舉冠還哺鳥青
春入饌鱸殘魚漢家有詔趨華省執慈晨昏限
直廬

汪孝婦江女詩

漸江百尺懸鰓鮑清河千里蕩驚驚新都驚寵
閨中女越國秦軍陌上郎家留清淵城隅曲身

赴河西鞍馬光庭樹羈離抵反哺空梁栖燕本

成雙夫婿三春涉長道王舅衰歲不自保氣力

悠揚風裏絲年命須臾露頭草風露晞日頽

暮服藥求神那可度思祛二豎去膏肓不惜殘

肢充糜備憶管嫁時升君堂分剛託身奉姑嫜

共誇新婦好身手獨留玉舅相扶將分無長生

萬年藥幸傳起死千金方紅顏有恨若穠李白

刃無情欺雪雷玉膚若然如隕擗金錯紛綸同

截肪自年二八嬌且恒乍臨砧几驚破數金鍼

雖拈不忍觸剪刀欲下心恐傷何由提刀自剔

松園浪淘集卷十四

三

割不異屠割割羔羊擲刀灑血口吳創烹粉奇

靡生微香上堂跪進朝備旁侍兒閉目潛走藏

路人彈指涕泗滂沱委深痛徹后地竟享至福

迴穹蒼至今土花青燐化爲碧長與太白耿耿

爭寒芒

春盡

老惜光陰併日遊及看春盡恨悠悠已拌濃艷

隨黃土轉覺歡娛惱白頭蘭葉辭痕沾舊處燭

花紅淚在空樓不因千里傷春日領斷江南一

味愁

五月一日雨中過東林軒惜別

寺門橋下獨徘徊，
谿樹籠煙黯不開。
月出可忘攜策到泥深，
曾幾泛舟回。
冬青香滿花堆雪，
苦棟風多徑慘苔。
從此經時蹤跡斷，
更誰衝雨亦能來。

孫士微甘露僧房話舊

雪中分手地，亦在暮江邊。
柄泊長如此，心期共渺然。
落帆千步柳，到寺一聲蟬。
爲掃清谿石，還家與醉眠。

荅鮑谿父見懷二首

松園漫興集卷四

三

三

未遂還山計，離憂何自開。
顏摧湖嶺淚，迸楚江梅西閣春。
頻倚東林雪，每迴所嗟無羽翼。
知子詎能來，新知何意得。
鄉遠報君遲，忽已來詩札。
耶因命酒厄，貧尤殊往日老。
豈會趨時隱，凡吾俱喪中。

懷願子知

送方叔由金陵錢塘歸東伯雨諸君

客中杯酒數經過，
江嶼炎風奈別何。
舊好祇應憐白首，
新聲聊與乞青蛾。
秋生建業逢偏早，
山過臨安看漸多。
爲報蕪城歸夢切，
歲寒知未隔。

雲蘿

奕園歌爲孫照鄰作

君家谿陽好，洲渚怪松雲。
崩如醉舞滄波老，樹性所偏舍此，
得連欲誰主。
更聞谿上多園亭，中有奕園最楚楚。
疊石峰，劖林屋，雲種花，品壓廬陵譜。
菴畫圓，窓散縹，帙青黛，窺簾闔，眉嫵隔雪風廊來，
髻鬟落月松庭過，鳴榔池上酒庫置，千斛苑外平時連，
萬庾仲氏田園樂，養親謝家詩篇工，述祖英英照人朗，
眉宇相逢聲折偏，僂僂玉壺清，水中洞澈五千文字紛，
撐拄東吳瑯琊盛門戶，弁山貞園兼濬圖，品題雖是擅騷人，
難還終愁共俗父，孰如谿山自晉且獨攬，
煙霞任吞吐，淵深木茂幾百年，滋德飲和相繼組，
竹看駢枝連，理生鳥不擇，巢更哺乳，照鄰未有子，
照鄰公詩氏記

松園漫興集卷四

四

三

次宋大韻即事與梁五四絕句

中年百事欲埋名，
腔拍差池不領生。
不信佳人偏識曲，
願稱弟子學新聲。
來禽半嘴手分嘗，
風裏唇脂對口香。
教就街耶零落，
誰瓊花臺下漫霓裳。

莫論肉響勝絲絃含態含嬌勝客憐打噪一聲
堪叶絕須知妙處不關傳

髭鬚白盡怕聞歌滿子於今不姓何寧送繁音
撩衆客莫將清怨着雙蛾

次宋韻題贈馬二 中州人題馬有小引

洛陽花美占蕪城消渴人偏惜馬卿十丈紅塵
三市笑青鞋不爲別人行

使風前豔雪迴向人蛾淚不曾開蝶蜂網戶
苦生坐云是城東行藥來

生香竟體自芳蘭一捻愁勝羅綺難攜得玉山

松園漫齋集卷五

五

堪比玉亂頭麤服不簪冠

何處吹簫教玉人十年贏得夢中身楚腰纖細
江湖外疑是陽臺行雨神 輕薄吳川漫怡神

山廣陵登金山訪一雨師不遇同宋北王

和蘇長公韻感舊一首 東坡遊金山寺

昨日百口淮揚塵振衣濯髮思江海金山不見

元長老幸有同心嘯歌在此山得名緣頭陀至

今遣洞凌洪波江流巖石縱不改人間歲月元

無多我初兒童鼓輕儼俛仰光陰如一日江雲

自作髭絲變落日雙借裏顏赤起看太白送殘

魄月兔旋駢日鳥黑悠悠大事何時明山石點
頭還解驚山中往來舊相識冉冉相尋成異物
彈琴把酒向此山山石應笑山人頑勞生百年
無窮已撫影悲歌淚如水

焦山寺訪湛公過淨蓮故居復同北王和
蘇韻 蘇集自金山放云至焦山

千尋飛閣何耽耽瓊花觀頭看江南焦山一抹
差可辨安觀浮玉連山三架足囊穢不可下僂
卧白石如眠蠶山中尊宿屢相約見月不往心
空慙宋生騷懷正搖落登臨作賦追江潭風琴

松園漫齋集卷五

五

如訴當輒語新詩勝酒生清酣醉中欲仙山石
許月下足舞江妃談圓公骨冷孤見石遂良境
白仍同龍留詩過跡未遠塞獨往心長甘
清風明月本無價縱爾不持寧非貪破琴詩在
君自悟春確語妙吾何堪別峰即在妙高頂峰
畔猶有華嚴庵

松寥僧房清夜聽曲和等慈師三首

白哲虬鬚美丈夫陂水珠玉寫圓珠汪倫情比
潭千尺如此歌聲得似無

樽有含商一蘭幽吟風曳雲後蟬秋客愁添眼

西江水捲入僧窓燭下流
長史濡頭因劍器素師抱足識書源
山來大叫狂呼意此際傍徨無一言

泛舟法海寺登觀音閣望金山懷子柔京

小檻輕梳度淺灣
雷林蕭閣出神鬟
野風颼颼帆移浦
江暗戎戎塔表山
一水相望如可接
片雲無意杳難攀
殘崖尚有殘碑在
儼繫高人典盡還

再過鶴林寺子柔同飯晚歸金山月下作

松間漫興卷南

七

獨訪已曾來古寺
午陰僧榻夢清酣
重遊共漱山泉味
一笑都忘野軟甘
月露洗時還水上
芙蓉削出是江南
別峰幽處宜同往
落日疎窻慰小龕

酒後漫歌爲師孟壽兄康成

不羨君家堆金貯玉過
其斗亦不羨君陳紅馬
栗栖南畝愛君努力樹
脩名兄弟鄉閭稱孝友
逸少分甘豈哺孫仲長
乘珍朝來掛樂事驕頭
幾合併香名無蹤四馳
走有地不令長棘茨自
因不墮繁花柳傲雪凌
寒晚更榮凌雲竹柏凋

偏後枕中鴻寶多秘文案上龍
匣交篆螺百里連車會德星
十月盈缸倒春酒廣陵黃菊
霜下妍暹屬歌辭爲君壽結
伴還家意已違隱几蕭條對
重九十年慙愧欲解見半百
蹉跎空似舅長夜漫漫自捉
鼻短髮紛紛時被肘故園松
桂憶高陽舊酒徒

喜仲扶弟高郵過訪阿防亦至

秦郵吳市兩茫然兄弟相逢各問年
蒲柳過秋先似雪燈花初笑欲含煙
萊萸香冷羅囊後叢菊寒生破帽前
難值江城風雨夜醉重姜被對牀眠

松間漫興卷西

八

雪坡道人畫歌

君家虎頭將軍號癡絕近有倪迂
前來領冷謙張華亦狂怪神妙無
過郭恕先當時富兒筆金罷酒購
筆蹟線車十丈牽風爲嘲哂萬乘
等空友凌轡閣貴喋豪權萬金不
易一蠅翼雙眸肯逐羣兄履雪坡
王孫虎頭商家在麟閣官留輝五
花當御木神駿十利列屋多便娟
唾棄玉食解金鈞折節力與寒士
粉墨爭詩吟陰符黃石

自神授戲揮魚鳥駢雲煙雷霆戰鬪寂不聒狂
氣獨注秋毫顛真人寓物不習物況徇流俗隨
嫵妍年深物化形影在筆蹤蒼硬丰神全雲孫
小侯富文彩王詵曹霸知誰賢維揚五月濤如
煮玉函初啓神凜然雪山星河忽照耀滿堂驚
瀑間寒泉魂搖色動意輕舉令我欲化乘風仙
雪山星河御風河陽郭熙薄寶愛但恨未覩僧
巨然何由突兀示此本管丘洪谷置我前平生
愛畫苦入骨無緣藏乞空流涎解衣作歌白盤
薄歸臥偵閣終殘年

松間浪淘集卷四

九

明

顧所建席上分得齊字送方季康

空山老樹記幽栖擬共扁舟訪故蹊
揀舊曾防虎過種松今合與人齊
梅花欲發遲東閣春水還生問竹西
君到若尋漁釣處紫苔已沒十年題

廣陵同舟次吳門與季康震甫惜別

津亭客散酒初醒江寺帆過日欲曛
隋柳蕭蕭迷極浦吳山隱隱若寒雲
鷗鷺月生偏好暮鶻飛鴻遠又分
總是路岐俱有淚還鄉那比獨離群

寄懷瞿達觀先生山居

風傳拂水到人間窈窕素源未可攀
枕席雲流松際月房櫺花發雨中山
霧深文豹娛初服谿靜羣鴉狎紫綸
底事扁舟祇蕭瑟經秋葉菊自江闌

伍相廢祠

百花洲上有元人墓元祐碑偶

吳宮舊事滿陳芳伍相殘碑剔蘚苔
碧血未隨荒沼沒素車空駕怒潮來
但聞楚水猶金潮莫問秦庭已炬灰
落日寒鴉倍惻悵百花原上一僧回

松間浪淘集卷四

十一

明

走筆別比玉

去年雪花大於席七絃枯制揮霹靂
今年月華白於練十尺簾藤擊雷電
月華大厚霞霞離潯頭喧晚鴉
燕中樓前逢早花江上我留君苦別
典中君到我還家冰雪嵯峨不可惜
始殘山寒少楓葉聞人多夢見君還
遊子不眠得明發行行羈客是浮雲
寂寂那溝有殘月余歸君已在余
樓中十一月十六夜與君此別云云
元日同唐孟先輩中樓宴集
不知殘臘即春朝時見村翁過野橋
欲訪寒梅

愁信遠稀聞爆竹覺人遙自開畫幅閒尋壑共
對銀鉤晚聽潮祥子詩册相問訊莫嫌還往日
蕭條

正月十八夜宿長蘆家感舊和前次辭閣
詩韻

山樓梅夢垂垂夜把燭低回小綺籠坐久心情
元約略酒闌頭髮太冬烘流年燈罷殘更月舊
事庭前半樹風却喜故人今未貴依然蕭寂類
禪公

新晴季明孺同王伯深攜詩見訪留飲賦

得勸酒

新晴客鳥友聲時相訪兼携絕妙詞有玉偶同
曉暗初得錢耶與醉深危梅寒似笑請吟客柳
軟如看病飲陶掩却非頭照膽鏡誤人薄命是
蛾眉

憶焦山題畫二首

風送歸潮雨送歸秋意客散樹無聲下方雲盡
遠江山唯見空亭沙際天
松窗舊事滿僧窓搖曳秋琴咽夜撞颼風曉燈
風閣裏半含梅雨夢長江

送唐正叔遊白門寄蘆洲上人

菱閣聽詩酒未歸去年雨脚亂深簷小舟送客
不成醉一夜霜根上短新梅水白侵吳岫闌蘆
洲青斷隔山尖落帆好載中冷碧寄語僧寮夢
道潛

過友人林亭

閒掃虛亭亂竹中數椽茅屋板橋通青天笑問
幾時月白日高眠三伏風世事使他棋局變人
生何物酒杯同若問富貴榮枯話但指浮雲與
太空

補遺詩集卷十四

七

重到揚州書懷寄震甫若淵

鶯花三月望揚州千里傷春獨倚樓逐日前期
容易去追涼舊迹隔同遊雲間客到生搖落白
下書迴見火流歸計未成那敢說十年飄蕩一
孤舟

書去年臨別畫東林暮鴉與李康

荒林幾點隔江山猶是離心落照間從此那溝
自明月寒鴉無數夜飛還

喜羅起田提至

秋遠淮南倚桂枝喜聞君捷慰懸蓬白頭共聽

三更浪絲筆真乘萬里風末路科名緣士重老
懷飛動爲誰雄山來漫詠哀時命藻鏡於今有
至公

唐孟先還郊居惜別

君辭同舍返郊居舊迹何時不可憐風雪詎愁
空閑戶月明渾在未聞船半餅濁酒無單飲破
壁殘薪有共燃安得卜鄰重小築一窗春雨一
犁煙

雨夜懷比玉

經時魂夢暫周旋徙倚樓中望去船凍雨濕雲

松園遺集卷五

憐溪墨長更疎點認鳴絃牀前鏡面同開酒餅
貯山頭共汲泉更有一般愁獨享紙窗燈火近
殘年

題葉篇爲李剛編作

題葉有何好沉寢將無合理勝物可齊毀解古
已啗百骸一已蛻草際何由譬所以古來士枕
藉事壺榼季生歷落材襟抱頗洞達往往耳熱
後壘塊自茲際世路多嫌姍物情美嚼啗豈惟
致摧罵童隸幾欲殺我思頌酒賢不聞迅雷雪
蝨蠶蟻與蠓曾亦置肩曉

沈公路海上遠致香粳糟茄饋歲對雪東
謝

江上書來腰帶腹衙門苔破餉殘年提携欲報
山妻法僧石遙分海客田落筋翠酣秋露實儲
餅光溢夜珠圓不愁徑雪深三尺好放先生擁
戶眠

除夜書懷寄履和六安

相嗟白髮對華燈又兩除年見未曾跡等聚泡
更山沒情如營繭只帶騰開堪糞掃爲窮子老
擁貲糧類病僧半百已過難稱意欲參名岳訪

松園遺集卷五

盧能

君年五十矣少
嘗有學佛之志

松圓浪淘集

沈嘉熒

新安 程嘉熒孟陽 著

雪江卷十五 九四十七首

人日次李茂初韻却寄

東家值雪吟庭柯西閣留僧夜語和舊侶只憐
經宿少新詩還想邇年多紙窗青火時成趣綠
酒春風忽乍過不見君來又人日早梅看去奈
愁何

張季脩新年北上謁選走筆送別

殘年短楫背孤城上日長裾謁帝京風雨夜

松圓浪淘集卷十五

燈空問澗關河春雪漫崢嶸載醪揚子甘持戟
釀秫陶潛且代耕不是折腰縻薄祿恐虛經術
負平生

訪孔雀庵蘊輝師不遇

竹塹蘿垣白板扉庭梅爛熳雪花飛窺窻白拂
仍留却抱孤琴下翠微

由廣陵過江訪姚允初先生感舊

青鏡流年不可思浮雲世事豈堪期
昔年未負三山約
今客四海知
打肩高名誰子散
深
歸艤難別後無勞問相見生前且

盡厄

過閔老喫茶作

團面何須作鳳形石頭那許雜中冷
月來慣同奴飯白未見已令儂眼青
秋露過春翠欲滴
風到門寒可聽君家仲叔老多事我
更無煩呼玉鉞

再集姚丈鶯翠閣

得樊高閣問鶯翠每醉春陰話夕暉
梅對一枝庾嶺雪峰移幾片洞庭雲
西堂夢草初成句南郭馳煙舊勒文
別後思君期命駕梁閒懸榻許

松圓浪淘集卷十五

仍分

雪中方求仲載酒出詩就訪道故

漂零程卅十年餘曾在銀鈎慰索居
問鏡紅顏他自見滄江白髮爾何如
閒窮物外酬天問老向人間得子虛
咫尺尋君成興盡京華風雪山無驢

養生引 為海虞張虹川賦

驚馬戀豆畏着鞭駿足追風馳蟻旋
川頌長鳴哀且憐上逢知已生姿妍
嗜好清渾異酸鹹氣味正平無葷
膾恨不論交廿載前君為功曹今

史員鳴竿蹀躞衣馬鮮使氣脫交在片言構遭
羅織降九淵一朝覆盆俄見天爰書明白相清
滿千金大浣辭炎燁盈尺白璧完璫鑄眉看蒼
素舉止閑揖讓長在賢豪間何如俗儒於九全
試人輒不值一錢見同井蛙與蠅蝸觸目顛躑
身首駢義貴方寸智貴圓高門縣簿首何嫌談
笑解紛慕魯連張公張公吾所賢君不見批卻
導窾神若然云可養生兼延年

二月十三遊陽山宿文殊寺

一宿長雲又下山脚跟踏破領毛班幽泉似作

松風韻集卷五

留人語底事塵中日往還

次日遊西白龍廟觀古柏題壁

拳礪枯藤得得來蒼皮無恙蘚垣頽老年欲占

峰頭石目雪穿雲看幾迴

送葛山人余山訪斜公

好去余山第倍香故人曾約入林嘗拔雲一夜

三千丈白髮新年似箇長

四月初一日孫氏女佛容舉外孫喜書二

絕

彌月初名滿月容弱年吉夢又難白頭乘舅

無勞似如蜩英姿繼阿翁

看汝驚人會一鳴還家憑客試啼聲自誇擇婿
嬰孩日已道他年宅相成

同方季康栖虎丘鐵佛房即事

山中客到棲山寺時有蘭舟載酒迎豐草臥來
元似鹿春花飛盡只啼蜀水邊人簇新圖見月
出歌殘舊恨生閒夜沈寥清磬後荒螢野沼自
縱橫

寺門窈窕水西東士女嬉遊夜不空燭下歌脰

人面月茶閒禪榻影絲風曉曉聲香千尋綠羅

松風韻集卷五

四

綺塵騎十丈紅頭白風情消未盡醉聽仙梵宿

花宮

虎丘覽古

香臺劍石一丘中雲臥相將海客同啼鳥日光

東堰水歸鴉山照北樓風草芳西子裙腰綠月

墜直娘寶鑒空高取鐵花巖壁去千金休買碧

玲瓏

蔣仲維衡伯泛舟遊上方先飯一雨師

菴中晚歸同吳仲即事

綠陰成穗水生光共泛蘭苔隄上方風味總投

香鉢裏冰心細倒玉壺傍峰銜落日催殘醉潮
帶流雲送薄涼月出橫塘歌稍發迴棹不覺流
煙長

亭上送唐兄感舊

廿年落拓江湖侶故酒尋花剩此亭臨老別
情已盡不勞鶯語尚丁寧

題畫

春雲荏苒荇參差知是山家采綠時昨日小舟
來送酒城中傳却關茶詩

聞等慈師在拂水有寄

松蘭溪別集卷五

五

經年不見東林遠聞住峰頭看瀑飛古寺正如
尋僧帶柳都作水田衣相逢不厭陶潛飲細
倒松肪親翠微

題畫扇半塘雨歸

雲巖山寺有無中雨過山塘翠掃空城市近來
添好事袖閒收得碧玲瓏

題扇送李康

舉首陽山是白雲擬同遊宿又輕分含情唯有
河橋樹一路依遠送君

送唐兄

幾度花時不出村忽隨官舫去蓬門老懷易覺
山川隘永日難忘寤寐言堂非瓜戩連子毋意
前竹概養兒孫臨岐西向空成笑消盡當年點
黜寬

雨中別等慈師拂水山房寄懷一首

遠尋禪老叩林霏松栢藏門盡十圍好事祇餘
投白社娛人况復自清暉帆前雨重憐峰去寺
杪湍驚想瀑飛休夏再來曾有約何時心迹兩
皈依

虎丘僧房夏夜試茶歌

松蘭溪別集卷五

六

深林纖纖月欲沒坐久明星爛於月正無微籟
生虛空忽有幽香來秘靜未須滴瀝潤喉吻已
覺煩渴清肌骨泉新火活妙指淪風味難言空
約略芳蘭出林露初滋寒梅吐韻日猶薄洞山
標格稍云峻龍井旂旄徒嫌弱淨名妙香自無
盡天女散花仍不着世人耳食喧茶經此山尤
物遭天刑鎖園銓拆亂鳥雀把火敲扑驚山靈
空煩採括到泥土豈有烹噍分瀉澠鄰房藏乞
自計果色敵翠羽寂空青更聞夜寂客亦瀟瀟
解綠箬開芳馨元與枯腸洗藜苳月爲甘味充

瘦腥

隱峰師東軒同蓮居師兄茶話

雪中別師去歸來桃欲花雲巖月三穀松憲泛
鮮霞心期宛不隔清味風開茶江海生早秋始
覺歸意除師門有龍泉經行過流沙持鉢清涼
山春寒犯邊笳錫飛空香中先余已還家侵晨
東軒下汲水陳茶瓜香雲徧發涼風動袈裟
吾師道機熟對人橫雙腳何當集真侶焚香行
法華

隱峰卷五十五

松園漫興集卷五

七

雨潤禪枝夏木青林公丈室畫長局風前茶熟
疑甘露日下桃紅類楚萍身喻芭蕉無實相法
參蒲荷有餘馨十年宴坐兼行道長住天台止
觀經

東鄭彥逸索酒二絕

西家垂面猶存否自向秋池洗破瓶殘閣書意
須一盞黃昏深柳似南屏

莫笑老慵無仗與偶思一盞爲新涼不辭洗勺
分消滴小戶何妨共醉鄉

八月中秋示鮑甥將赴揚州

是時鮑甥將赴揚州表憐石甫止

奔父表而余春前哭妹情見手辭

子行無復倚門親相見何堪涕泗頻岐路殘春
長斷信一家圓月正傷神還山已荷埋身鉅隱
閣仍危墊角巾寄語江邊楊柳樹自今愁作渡
江人

八月過過齋宿宿

江淺湖仍漲城南放舸輕園林長偃卧水竹自
逢迎桂滿華輪缺昨香白露盈酒闌聞曲後愁
絕獨沾纓

琴琴亭作

松園漫興集卷五

八

野外有所適園中得此亭花同今日滿林較舊
時青興與慙歸閒止杯酒混醉醒還思十年事曲
罷見飛螢

張魯生家題畫

斷崖又磴俯中流嘯樹攜琴在上頭甲寅中秋伏
野月似江還似夢漫吟吹笛過揚州東坡詩
備過揚州

長蘅吹閣畫魚先嶺

風滿空亭沙接天俯悲飛鶴嘯江煙老懷尚欲
索名岳難守寒齋看畫眠

戴元瑞載酒過塾中樓

柳深書閣罷琴歌計止酒短月有客停梳載

酒過船際短簫吹晚樹門前幽策入煙蘿香生

蕙草移空谷心共芳蘭在澗阿乘興但能來枕

藉樓中閒似白雲多

李開端書來有詩訊予及聞上人將之晉

藩幕

玉山久不見隨唐尺素俄傳句太行馬首關河

駢晉問侯中風月載吳裴芙蓉只在參軍幕花

木還深支道房若過經時西閣裏寒香依約滿

松間

迴廊

洗破硯試姚玄倩筆

下巖石古空嫌破上黨松堅枉被磨揀得中山

無售處人看剛值一毛多

出郊看紅樹懷孟先

青楓玉露漫凋傷緩步郊端送夕陽千斛火珠

爭照夜幾纂金粟不飛香石家未卷流蘇帶裝

令難尋碎錦坊却憶西風那水上蘆花悲思暮

垂楊

過唐子厚郊居同君團諸弟

萬樹深紅閒淺紅小橋詰曲野塘中桃花流水

無人見絳宅丹丘有徑通霞起正橫天末紫霜

華偏怯曉來風高枝容易紛紛落莫惜淹留竟

日同

東庵夜歸作霜月寒條

煙蘿一徑入僧寮誰日寒風共寂寥相子滿庭

鋪柳葉月明人影在空條

送劉廣文之黃州

丹陽郭口皖城頭不盡吳天楚水流風落石鍾

空戛擊月斜江鶴夢追遊洞蕭嬌媚孤舟夜斷

松間

軒蕭蕭故壘秋曾識臨臯亭下路山川猶可慰

離憂

戲贈吳興生歌

山陰風嶺久零落海南雞毛亦單乏宜州諸葛

世不聞近歲吳興有新法吳興有新法天清眼淨日數

矢持向書流問垂合爾翁七八頗嶄然嗜酒談

諧無檢押大言吾筆是神物一蘸直可書一割

盤紆牽掣無不可徑丈屏風方寸是豐瓠之桂

秋兔翰迎臘柔毛銛且滑漆光小兒晴湛湛春

葉飢蟻聲颯颯書家用輓神怪生意外藏鋒
波煙但恐好手不易遇脫弱毫癢力難幹筋骨
未就圭角呈狼籍紛如印泥蠟臨書紙訝不滅
拙輕重纖穠苦遭耶君言剛當上揚州此地多
金客嘲咄咄古來難得是識真流俗兼容唯耳聞
不見揚州郭裏賓昏鏡青鏡遭瞋委塵匣

壽吳光啓母夫人

傳家芳節照懷清弱冠耶君舊請纓萱草堂間
林下安槐陰館借開陽名村連素邑富千戶坐
擁青箱抵百城聞愛樂邦添壽劫還將鼎養五
松園漫刻集卷五

候輕

壽張子石母夫人

南村臘近凍醪新堂非萱叢逢雪春書帖麻姑
丹是校書屏陶母長爲蕡那無麟傳香氣知
有熊丸和苦辛桂馥一枝梁晚節五花香輝耀
如銀

壽殷四丈紹芳

汝南清德久芬芳難弟賢聲屬李方天上鸞鸞
初得路門中羔雁已成行乞言茂宰時脩爵祿
口恭人日負壻會見百城圖畫裏親君黃髮沐

恩光

寒夜曹吉甫同克勤集別

下帷那可數經過歲暮惜歡且晤歌細詠艷詩
行綠蟻高摧花炬話青蛾流年適盡風情減。文
飲更番酒事多敢倚清狂敵年少尊前無奈白
鬚何

顧生行

顧生兩廬疾於烏荆吳夜發函并曉今父逐日
笑力臆刻子待風譏煩擾所如萬里無空淵颯
颯雷崩看電燎言無賈誼骨法奇瞻智餘豪心
轉小世人刎頸視金多黃金未盡臂先掉君其
善寶千金軀百鍊刀隨人指繞匣中盤劍持贈
君且向壚頭醉清醪

松園漫刻集卷五

松園漫刻集卷十五終

松園浪淘集

阮亭選

吳裝卷十六

丁巳元日東林軒和子柔作

纔過中年憎老態每逢令節見童心
居貧那免爲人淺隨俗將無與世深
一室茶香時偃仰三竿簷日漫侵尋
還投古寺煙蘿徑閒聽春林百轉音

書去春畫鐘陵霽雪

帝城燈罷雪嵯峨二月風光峭未和
馳道殘雲猶駭馬龍池新柳已如鵝
蔣山出霧春羅薄秦

松園浪淘集卷十六

水含星曉鏡多日暮歌鍾何處發
五侯門館夜經過

寄懷白下姚允初先生

春物經時繁客懷東風二月綠秦淮
孤松一柳存陶經玉樹芝蘭長謝隋
揮筆白雲時拍欄尊黃易日晴晴思
君吟罷無慘甚細雨疎燈夜夜齊

正月八日亡妹忌日感述

兼程風雪赴江天一木音容已隔泉
歸到食貧長併日看來死別又經年
更誰同氣知余拙忍

復舍悽話汝賢心欲替齋腸迸斷春光雙淚寺門前

題扇

生公石坐白公隄伎榘歌場日易西
紫馬自尋松影立春山空響叫黃鸝

將市藥吳門李茂初攜詩邀看梅止余樓

中次韻酬荅

阜橋流水帶城闌廡下何山見隱淪
逢世生涯無奈老浪遊心事况禁春
誰堪去去因人熱已覺拘拘損我神
莫對梅花說顏頤君來開口即

佳晨

春夜習葛實甫歌

春月中宵流素影春風西園發紅杏
花時湖庭尋尋來雙眼照人青
同同堂堂愛作曲室語冷峭襟情出
新嘗故人車轍青銅錢樓頭燒燭東
風顛夜分酒盡且莫別風雨嘲嘲醉
眠

次子柔送行韻

儂來安所適徒此悵離居世路求遺
德生涯問嗜道塗窮自愛惜計拙莫
躊躇別後東園會風光願子書

熱韻別隱峰長老兼東閣釋

門徒從乞食長老自安居庭果還成實園意好
作菹嘗茶應見說坐月定跏趺論法多清暇新
蕉且徧書

悼翁昭叔

翁子產茂苑家頗富田疇諸李全盛時館甥締
綢繆少壯詞文真繼晷夜不休田甫芳苦吟舌
咄傳吟嘯移家避急歛弟兄罕相救雖然目藍
縷佩服何真自嗟余久屢空無拙世所羞君顧
來就余相對消百憂啜水或終日渴醪僅盈腹

題書

飲罷即假寐低垂髮鬢嘆今年客邸成館設計
稍優方春罹寒疾少食妨薪煖余再往見子子
亦一來求胡爲旬日間還家初舍舟騎駝忽長
逝幾於死道周人生無百年焉分短與脩所嗟
寧人子救史誰見搜我歌紀平素臨風涕泗流

題書

清溪百疊遠含風難路漁源望欲通一段鄉愁
何處著傷春無味夕陽中

客路無媒賴轉蓬人間薄命是丹楓臘脂凝似
桃花色難挽春光二月紅

將市藥開門 茂初雙詩過訪留宿塾巾

樓依韻奉和

西窗殘燭夜分餘情話厭厭少日如滿室蓬蒿
開小徑傍樓花木媚幽居已無好事能留客尚
有高吟賴留予自此經旬長閉戶寂寞空比炒
玄虛

二月廿九日風雨山陰鐵磨過曹屏躬宅

觀神由父龍及古鼎張燈至夜分即事
朝雨生輝從欲蒸江風變花柳綠折輕帆林郭
潮未來短笠到門聲不絕主人置酒陳尊莫喬

松間

客寓寒茶都無止意古鼎忽神陳眩目華燈愁
眼纔交幾平頭里緒素指點纖毫數次折興酬
放益且落筆隨新詞催擊節恨無清歌堪裂
石聊發狂言如出屑却憶雲巖看畫時同綠鴨
蟬初咽咽成吟吟君與盡歸客館風窸窣急雪
寒堂何處覺清溫把袂應憐太飄瞥燈火還付
兒童扇風景休嫌老顏裂細思主人亦太奇夜
半猶宿看燭淚

三月三日泊虞山下步尋等慈師不遇

草堂寂歷自禪居山下春光正祓除鄰人歸

纖月後木魚風落妙香初蕭疎遠岫雲林畫映
帶清流內史書定武帖詩西窗乘興尋
師相賞處筆牀經案獨躊躇唐詩房同安香墨

開門應隱居題畫

老去何辭嫌我真疎簾元不隔紅塵春山染出
還如笑莫爲栖栖也笑人

題江沙落水

去年十月李康待余到上無

殘夢依依見六橋斷蓬飛葦正無聊只看沙痕
縈紆處曾倚青林送暮潮

松間漫興卷六

繆太質移居開門招飲作

參差草籟掩空翠老去何心學避羣山水自隨
陶峴舫土風猶近伯通橋口如荷轡終思吐身
比虛舟詎厭臥但說飲醇吾便醉更無宿物對
君澆

題閔青芝先輩畫像歌

金閨朱橋跨吳甸千人萬人塵撲面角巾儒服
人瞻觀云是丹青畫中見誰其氏者筋骨青
芝山人仙鶴形飄緲數尺振風氣方瞳雙炯全
晨星海山松喬閔隱肆圖史顏閔起家庭一壺

長懸或市藥洪鍾待扣時談經雖無兼珍繼
養已有神物嗣寧馨只今四十名未成刺促車
馬塵中行妍媸貴賤久顛倒人世爵祿牛毛輕
如君青雲之姿因徒步往往醜醜猥猥項徒隸跡
公卿

重過虞山塔院蘭公話舊

湖邊春草憶佳期重放扁舟夏木滋遊戲自來
通繪事安禪久已廢吟詩半江塔影迎帆遠曲
巷經聲出院遲曾訪木師來野月蒼房空老碧
梧枝

松間漫興卷六

六月積雨不能赴鐵山喫楊梅燈下題畫

寄懷一雨師

昔蒲潭上烏絨花楊梅樹樹頻紫霞三步則過
道傍菜道經十年未到潭東家朱老詩
雨公近在鐵山佳夢中尋山已知處望仙詩
時有人給孤園深若無路雙樹橫遮洞門閉
木斜支蒼澗度四面湖山自吐吞六時香梵同
朝暮一宿山窻仍有期重來須及楊梅時臨分
相送還少立李郎周生許同喫世間萬事誰由
身漫山殷紅休笑人小築稽留三潭月冷窻偏

側聞門塵風雨枝頭看欲落吮墨篝燈空寫真

戲題畫遺起田

每對湖山算買山買將身置畫圖閒年來省作無錢計自畫雲林著老頑

六月十六忽病頭風過陸比部郊居

落花村巷藏舟時已分涼秋是別離見後定知愁我拙到來底事會君遲將投方外心猶碍久聞塵中病敢辭相就愧無河朔飲且同杯酒話襟期

拂木山房立秋夜同錢受之作

松園漫興卷六

山館傷春後重來經早秋低回纖月墮高枕細泉流多病猶生思無家尚旅愁不須更搖落始覺萬端憂

和比玉賦遊魚啖花影

無數輕鱗蓮葉東林芳吹沫澆浮空疑追戲蝶來人上誤何游絲沒鏡中點額冷光如吸露濕鱗香陣欲殢風相忘樂事江湖外捉影還看嚼蠟同

九日次比玉韻

年來漁父已無家長負離閒九日花偶共輕舟

尋窈窕是日同高集尚憐行步趁欹斜人歸月下仍逢酒病起風前祇輟茶寒落孤雲無住着愛君天末自朱霞

雨中公路以詩招比玉及余出飲夜歸次韻柬答

經旬出飲只空樓時有高人款不休江閣邀賓還過午蘭堂撥客正宜秋莫辭燈下歌垂手更約花閒買撇頭最是君家饒勝事殘樽山雨未曾收

又和公路聽雨之作

松園漫興卷六

浪浪急雨濯船鳴酒醒空樓欲二更細詠新詩殘燭下遙知秋思夜堂生靜連石鼎颺颺響涼泛胡琴渡索聲安得淋鈴聞一曲熏爐匡坐到天明

題春前畫邢江柳示比玉

前年重陽淹客裏安江門外遙憶底東柳青青秋半黃楓葉蘆花三十里境僻人幽兩雨行水驚沙鷗鷺不起邢江只此消客愁一別三秋思難已連年九月也空樓今年有客差可喜人笑鏡空客不去我畏客去愁來矣人生聚散夢中

夢身後尊前只常理忽思此國初作時寶仗河
邊冤旂旄地下應無埋愁處沾酒洗之聊泔洗
不如對君痛飲歌一曲且聽明日君歸愁欲死

九月廿四日生朝開孟無際彥深公僕謫
若離飲中樓中呈北玉索和

親舊深憐老不堪衝泥鹹飲會村南載醪漣酒
師偏許知解走剪菊烹茶客故請畫筆他年
知解走尊前尊前今夕保無慙悠悠自怡
飯心晚衰病臨頭五十三

題醉中墨竹

松圓真集卷六

九

自笑前身應畫師能描露葉與風枝胸中成竹
今何在但看淋漓爛醉時

十月十八日同閑孟無際彥逸泊舟程橋

山吾谷看楓葉上維摩至望海亭憩拂水

崖夜宿山房遲等慈師

遙聞買藥到人間曾踏姑胥郭外山有約繫舟
尋窈窕何辭被宿落溪霞歸絕壁松門晚月
出荒池竹路閒只在白雲紅葉裏言不遇又
空還

冬日獨遊東阜草堂東達觀兄

憶昨蘭皋晴新堂春暮成忻同周覽際遂獲嘉
趣情通川貫遙賦長隄帶脩脩我挑隱流水補
竹藏青冥會當空曲處擬結滄波亭身入輞川

詠思偶藍田耕何如日徑造宿連宿林垌臥病
前山下已過荷花傾况負池上月遠投雲端僧
閒來一試步抵見寒霜英楓林映北垞山翠正
南榮舊原有人響過午聞鶯鳴魚影在深藻村
煙下高城幽賞亮不隔中懷如合并緬存曠土
古悅從東阜生醉鄉如可占陶然須時清

丁巳十一月十八夜枕上占句送北玉都

松圓真集卷六

無倫次略致東坡上巳日詩要使別後歌

之聊存陳迹正不必詮叙耳

病除君來如夢寐各問知新吟賞更隸法近歸
夏承碑畫圖遠視洪谷記詩詩事詩人如
啖袁家咽吻則東病題君無一可自新詞入
君意此為烏有條藏匿妙語相酬如半偈不妨
戶外戰時錯只恐樓中跡難繼前舟人部十日
同心憶虞山千樹楓喜逢故人坐明月特邀舊
客歌春風月同空江先佳席重踏維摩共遊跡
謝頭星紅風不動一片孤氣已驚惜前年夜登

維摩庵山腰步步迷紅酣且走攜被宿寒磻渾
共策杖穿晴嵐待來不來時出郭紅翠稀疎暗
簫索遙從谷口望吳間一抹青山銜日落書來
苦道不得動兼聞小別神先竦輕舟曉發追送
君五兩歐歌賦船重囊羞疊耻不堪醉行吟南
城事古寺管人放逐有遺蹤欲弔荒灣展離思
乘興直過支硎山逢窻見山開心頗水亭改席
月東上青瑤碧玉森迴環上人止宿山靈許月
光漠漠作飛雨把火扶筇半嶺回爐燭呼樽重
夜語朝眠聽雨寒浙瀝前峰後峰雲叢屢迴廊

俯松出磴道小閣攀蘿傍岬壁紙憲風雨幽趣
生恣閱丹青散金石更歌好詞爭賞激杯勺留
連忘日夕終宵烈風無時休起看旭日千峰頭
採泉鑿石勞應接興發遂欲窮冥搜彌陀嶺邊
道林下支公古松人所留衝寒賈勇役夫笑臨
發更往童奴愁山昏日短苦尋壑石古徑久分
經丘上妨松節挂巾帽下鉤石角傷衣裘寂無
鳥聲斷人跡水楊紫立如交戟路迴境豁青林
開綺閣巖垣儼仙宅叩門一訪幽人居問道姓
名用嗟吁輒誇荔子好顏色徧數鄰老盈鄰墟

新知道故雜悲詫劇談引步松林下崩雲偃蓋
紛枝撐尤物真難滿高價磅薄看松如看畫倒
臥橫蹠行石罅上人癖類陶隱居欲剗孱顏結
茅舍竿簾時聞仙人嘯雷雨恐逐蛟龍化山屏
留啜暖寒杯雪花勸酒如稽灰還同閩客伴閩
語九漈凌邪眼底來君爲客中鄉思撥我覺醉
後山光潑恨無舊路千匹強隨意爲君試塗抹
鳴泉未放人出山石頂林端尚喧聒道旁昏黑
又停輿十丈磨崖暗捫挈江中寂寂聞車聲未
撥呀嗟聲空谷楓橋明滅有疎燈如見孤螢白

開閤明朝忽報下船去。千回遲留。一息遽歷歷。
昨遊今有無怵臆。亡書續殘句。夜半醉歸君叩
門。大叶霜月如銀盆。老夫病怯慵強起。敢表數
盞空傷魂。枕上心口雜夢。嚙書成。再歌。早已吞

聞歌引題畫新柳贈歌叟徐四

此引

元詞舊製竄青眼時曲新詞改漸字間中著意
教人難聲外加工聽自慚言傳照拍趁解聽江

夢聞罷空惺惺似禁楚女腰肢瘦如見蕭郎眉
眼青悠揚逐夢風前縷飄落飛花水上萍別來
無處向人道年少兒郎自矜好似樓中人已
非吳非海黃潤琴相國園中客俱老白頭最是可憐人
濯濯新圖爲誰掃沉吟理曲忽沾纓憶着風流
被若憐那江傳侶來月剛重向紅樓歌一聲何
處老翁能此曲霜天燭下啼新鶯聲自覺無
橫笛放指還疑有鳳笙洲曲瀟陵渾在眼暮雨
斜陽陰復晴迷樓一望無窮樹端倚愁中却盡
生

松間浪淘集卷六

七

除夕

來往扁舟歲半除
流年風雨一蕭疎
衆山未去殘緣在
四壁雖存大室虛
短氣生涯新舊視
視顏歸路老慵書
雪後蒼黃好策藁
相將識舊若

雪中孟先道人邀看雪病不能出東答

長髮赤腳遠殷勤
邀看村橋壓樹銀
任是莫來春笑客
可知須往雪禁人
光搖肌粟凌蔬花
觸頭風眩轉頻夜
久酒醒君恨獨清
西閣迴傷神

雪後立春酬茂初見訪

去年梅發話悠悠
短燭殘杯矮閣中
能得幾回還夜雪
相看一笑又春風
值君暖眼寒偏好
知我疎狂老更窮
明日雪消頭併白
莫將閒悶惹青銅

同長蘅同舟對雨 題講典劉長蘅

深院梅花臘酒濃
春寒燈罷勝殘冬
回經滄浦舟前雨
憶著龍池雪後峰

題扇寄沈雨若歌者

夢破揚州事已冥
東甌小令最惺惺
花明月曙

松間浪淘集卷六

四

空亭上教住鸞雛
不忍聽

張老挽詞 卷六 同郭陸許諸老使酒

送君雙紉整行鶴
憶渡漸河涕泣然
長夜忽驚聞白日
老春庭更釀黃泉
玉川無復添丁事
蒿里空餘寡婦篇
此去歸來如未死
重將絮酒酌墳前

雨中宿錢受之館惜別

別館風花急停舟
問數移莫辭經夜
宿已偷暮春時身
遠歸難定家貧出
每遲消魂南浦上
不覺淚如絲

題畫扇送石甫之淮陰

揚子灣頭楊柳枝，風花如雪正垂絲。時清何處無屠釣，空過王孫漂母祠。

題扇寄孫士微

君至閬門，留扇索畫，得去。

管賢重相思，千里赴一笑。君亦命駕來，未見壁。輒掉既來不須更顧，已非壯少別君各憔悴。清狂頗同調，故人始薄蘇。折柬乃相召，我真爲飢。雖垂白，投遠微君期會。三晉人事多錯，料趙女嬌善舞，幸陪美可。聞吳開正清和，絲肉移晚。恨君不少留，壺頭醉和醪。

松間浪浪集卷六

廣陵道中喜任汪汝澤同石甫淮陰來話

舊贈別

山中少日美，遊道載相逢。已白頭人似月明，飛夜鵲偶從天際識。歸舟聊心淮水，潺湲雨別路。吳山隱隱，繫馬江邊，同極目。直看西日是并州。

並州，唐陵後。

雨泊下關東平仲栖霞山

天開石畔庵，至今尚知處。寒宵抱被宿，明發乃別去。君如倒峽流，百折自東注。吾爲絕塞迷，隨風不得住。昨夜蘆中洲，天末一峰暗。咫尺若可前身。

攀夢寐入風雨，安得雙黃鵠與子同軒者。

過滁州方伯雨兄學舍二首

寒隨山郡已三冬，愁絕吳門老貨春。弟子談經爭折鹿，羣公斂衽盡登龍。洪音曾爲織蕙發，落仍憐五石容。久憶瑯琊林壑美，西南深秀問諸峰。

一從射策罷南宮，淪落滁山一醉翁。經術流傳欲父子，文章風骨漢西東。往年青鏡羣編裏，過客荒亭斷碣中。老賦雕蟲餘習在，莫云詞賦似楊雄。

松間浪浪集卷六

感道傍枯柳

婆娑枯柳尚婆娑，白髮青鬚淚滿衫。一路殘花仍泝水，十年春夢落江潭。黃河野艇孤蓬直，明月巢空越鳥南。舊侶重來餘半死，敢論生意歎何堪。

傷寧陵高給事

一遭鵬鳥賦，承塵無復徵。昔紀述臣誰識，前朝磨鏡客。却慙墓道過，中人風送牛馬傷。何及歲入龍蛇識，已陳城郭半井門。仍舊廿年踪跡似前身。

由榮澤廣武山下渡河登太行馬上先寄
方叔明府

朝瞻廣武原非枕大河滙隔河賦賦峰遠結陣
雲勢黛色映朝曦有無氤氳際諦觀果太行東
盡穀峰銳盤薄亘千里河流信如帶少年慕河
朔臨老觀巨麗彼美白雲中願言幾欲啗上黨
天下春宰割良得地蜚蝗望境隕甘雨隨車至
漁陽多兩岐單父無擊臂政通樂可支客遠心
長悵吾聞古人交五味貴和齊愧非龍潭貴敢
云以水濟吾寒爾黃老清淨與世嘉遠生矢養

松園漫興卷六

恬爲腹甚深嘗若今宅高閣府寸雲雨致余方
陟險艱而步恐失墜

中秋夜風雨送長卿歸新安

寒近山寒早先秋落木疎空樓不巢上風雨復
何如吳橋迎淮浦隋楊人津梁故園共松桂中
夜憶吾廬

又絕句

山雨空樓落木多月明城下見漳河江南鳥道
青楓外三百高灘飛白波

十月廿八夜寄懷宋比玉

錯對槐花料子忙依然搔首過重陽雪中叢菊
全開淚入月時大寒上楓林不待霜萬里虞羅
通朔雁五更鼓角動天狼五鼓天秦淮酒美
冬仍暖莫惜千金傳鵲鵲

十一月雪夜得伯雨兄書

遲思一騎向南宮忽致雙魚暮雪中燈下與君
渾見面眼前如我已成翁逍遙自作林鳩笑得
失心知塞馬空蹤跡冥冥無定日會看雲翼快
搏風

喜侯豫瞻得解

松園漫興卷六

六

乍展賢書覺眼明傳觀鴻筆使人驚橫空即展
風霜氣擲地俱騰金石聲座主一頭飭早避承
家絕足已先鳴鸛鶴接武年尤少今日須知它
相成

立春日追和雪後酬友人韻

殘雪春色又怱怱酒罷心情似夢中尋迷草裏
全帶雪書隨蓬斷半因風忽有形影身何在不
覺雪聲成已窮無復江梅與村釅杖頭閒挂一
青銅

寄汪無際兼呈長蘅

移居相望一城東
築館新抽百尺欄
便借光輝燭部舍
免貽輕薄諸兒童
扶藜共看搏風鳥
流落誰憐踏雪鴻
惟有平生最相悉
題書先寄白頭翁

江僑孫淵閣道故燈下有作依韻口號

生死尚交三十年
他鄉消息總茫然
新詩刻燭還成淚
老淚成灰未減煙
今夕樽前許玉卮
別時衣上有寒香
倘有人與關人作
好辦飢食和困眠

己未元月試筆

松園漫筆卷六

五

少時秉燭承今朝
誰上流年不自聊
從曉病魔身健在
漸曉神思意粗調
東林長老期宵坐
北闕郎君候早朝
掃地焚香無一事
半窗紅日看冰消

歲改家書尚渺漫
京華傳語道平安
雖居老盡筋力歸
夢春生奮羽翰
家遠且排愁坐穩
書遲轉訊路行難
窮冬累月無消息
起坐頻頻試小冠

元夕

迷方到處即爲家
元夕山城罷放衙
身爲欲厭

逢火樹眼昏生
趾亂銀花願看遼
水峰狼淨喜
見并州竹馬譚
佳節太平難際遇
傳柑燈宴說
京華

送江僑孫三月寧武歸晉旬日甫還

經年踪跡信沉浮
相送悽然憶敝裘
寒非歸心邊馬疾
江南殘夢曉鶯流
桃花河廣人難渡
芳草長客倦遊到
日倚門勞佇望
亂山鵲鳩夕陽愁

題墨竹寄方民表丈

泉聲閣影傳書堂
窻竹垂梢映石墻
松子種成俱偃蓋
孫枝開已拂雲長

松園漫筆卷六

三

客愁

客心略盡情悠悠
見月聞歌已不愁
當日絳唇空寂寞
何時雪頂共依投
喪年自照猶殘燭
長夜行吟幾徹裘
迷途可能忘故國
浮雲西北有高楼

四月廿五日示迪兒

生甫占星夜半
字如爲男子
靜夜水還淺
試路已嗶嗶
誕漫成兒懶
嬌癡似客
長析新開
負荷搭笈應
弘宗學語
齊于健觀詩
壁觀唐男

兒須有志十五早升堂甲辰夏余在縣大將軍

憶昨

憶昨紅顏俱白頭少甘疎誕老何求身拘尚覺
綠名累舌在惟知為食謀有道不辭公府辟無
功聊託醉鄉遊良辰直欲尋漁釣孤嶼舟中詠
亂流

題墨花蝴蝶

簪年落筆多乘酒花鳥能欺粉墨工老去一杯
忘夢覺成遊戲漆園中

夜飲刁氏酒戲詠

松園漫興集卷六

刁家林下絕風塵彷彿冰心竊映人雪色瑩膚
帶帶芳蘭通體更生香占東鄉東溫采足看
近園中骨肉自當是孟公知此意深宵偏向

送永仲

韶年東下同舟日甲申自觀微才乞斗升詎料
東顏徒作客抵餘殘髮未成曾若猶下疎適公
府我亦懷歸畏友朋情酒不舉仍送別北樓風
月伴誰登

月

中夏當圓月空庭出樹幽一聲剛欲發萬感集
還休鵲屢飛明鏡蟾孤戀黑裏荷戈今滿道且
莫問刀頭

題蟬嵐小幅寄比王

前年比王在壘中樓
有失畫四絕句要
余作雪江詩賦未暇作此
編入畫中檢得漫寄

乞我寒江畫釣絲低綠矜慎轉多時村煙嵐翠
無人管耶渾猶君失畫詩前年比王在壘中樓
有失畫四絕句要
余作雪江詩賦未暇作此
編入畫中檢得漫寄

寄懷鮑紹父

冷泉踪跡十經秋清夜聞歌已復愁杜子美在
復愁詩

松園漫興集卷六

天外白雲攜上黨望中黃海揖浮丘何時半嶺
蘇門嘯盡日空園漆室憂歸去與君尋一壑不
堪還擬尚平遊

述懷酬別瑞卿兼示紹父

勞生安物理風月不關心棲泊藏身穩蕭疎容
髮侵事冥憎宿習年謝憎知音有願余名官井

綠學尚禽

九月既望次瑞卿惜別詩十二日
同舍

逢君春向暮相送忽深秋長夏無蟬噪高天極
鳥投閒階松葉碧空院菊蕊留曉月臨山野寒

風滿縣樓人行落木成馬識渡河愁不謂平生
淚還因別思流

冬至月下即事

去秋寒早天多雪今夕冬暄月似春淡境味長
堪送老醉鄉戶小恰容身客中兩度逢南至酒
後終宵向非辰莫笑杞人憂國淚時看雲物一
沾巾

除夕前一日迎春戲題

又見官衙綠仗排故園仍未一書來難遮願意
蛇投壑欲動春聲蟻發醅髮勝舊哀從變雪耳
松園漫錄集卷六

賣賦

人曰：...
松園漫錄集卷六

昨朝庭寂打窗曉人日簪牙放曉晴身過盡光
如有述心隨雲月本無生嬌兒喜到疑城被法
侶詩祛愛制輕春氣自深冰自清莫重勝日同
清明

示兒

平生疎懶為優游四十生兒年累頭微髮感同
唯祖德尚循貽今在孫謀願令子成知可

但願歲作台臺吾已灰心應努力五車須讀等
須投

署中西橋偶因積壤成臺在春初秋夕夢

中詠詩遂續成十二韻

小臺初築試開行鐘鼓樓頭報晚晴亞字樓
通粉壁宮牆槐老宿黃鸝松園漫錄集卷六
雄師色裁山影燕了梨花露月明殘雪殿春唯
遠望關虹閣雨過高城思散步中宵立且喜
經書不日成簾笈焚香坐匡坐穩瓦墩燒石牀
平四鄰樹美安基局八角涼多磨酒鐺改席便
教官燭屏無絃管覺必琴清欲傳佳話謀題額
擬託新鐫疏姓名羊峴他時人墮淚龍山此日
客沾纓大紫雲木遮鄉眼地隔笙歌護道情猶
有生公臺畔想夜深風晨曉輾轡聲

悼景先亡弟

中年來病侵不禁死生成過江器同氣見汝先
婉惜憶昨驚湖傍雪花滿水城暖寒覺春潮揚
船破雨間還則集我廬言笑送除夕汝應憐我
貧偏舟已更適從此山澤閑遊以上黨奔經年
絕音塵妻子起異域朝來折柳書子已登墨

但云死姑蘇歸骨事未悉生離怨前期死別後
陳迹余初還山時髮燥未裏憤汝年纔九齡漸
長日余暇當我催諍訟賴子協心力自傷早羈
孤託我誌銘石念此溫溫姿孝友豈易得與人
分財廉重自困衣食勞生總憂患一死涼冰釋
空餘生人戀老淚不成滴

除夕大雪題畫與德公

燭花銀樹雪冥冥今夕天涯感聚萍翻墨鴉塗
呵欲凍添燈兒戲酒初醒帷閒香地雞先鳴簾
外星高鵲喜靈一笑不須論似否老年交契舊

松園浪詞卷六

忘形

立春日署中即事

條風初應轉更籌簇仗凌晨上牛朱邸盤高
行白玉麗離堂承臥黃綃夢中芽茁生蘭早
底金蓮匝地稱官宴戴回新綠勝正分春色上
釵頭

送德公

濁漳水下水冷冷雲滿貂裘酒易醒雲裏九重
雙鳳闌江面一百五長亭白銀川北烽仍照鉅
鹿城邊草未青寄語題材東閣地招賢不用置

侯靖德公已斷筆
長齋未止酒

贈劉浚元文學

萬族皆逆旅天地乃遽廬千里得比肩閭戶思
玄盧子京河岳秀吾為山澤臞嗣皇下明詔
郡國蒐鴻儒匠石琢寶玉賈胡剖明珠衙門集
羔雁巖冠駕安車蕭韋市閒磊落綴瓊瑤
苑窮毫窮筆利鐵蛟魚何當細旂地講幄黃
虞時來會燕養何必同茹蔬媿無贈子策寧復
熱賢駒

咏雪菊戊午八月書

松園浪詞卷六

美

雨中階下亦鮮妍
雨後懷懷草市樓
迴柯娜湘娥倚竹泣嫋嫋
灑灑道士披雲臥澆
灑微君月絮眼若把寒英比團扇秋風重熱不
辭捐

夢後懷懷草市樓

後居無復夢中樓歸夢依然在上頭元與江湖
豪士似似問風雪故人投意開塔影池邊小寺
外村光雨後收彷彿簪時同舍客月明開檻竝
船遊

風夜獨酌有懷

浩浩春風吹鵝冠白螺杯窄袖袍寬鳳裘猶歌
九千仞驥病空悲百八盤西塞煙波篆笠晚東
林雲瀑草堂寒浣谿花裏人高臥不爲蒼生起
謝安

懷東阜

插柳茂能滿岡約爲漁佃但鄰庄但同伏臘
東西社不論元龍上下牀拂水正堅安石臥屏
山橫浣溪堂何時鋤破東阜雨一段茶窠石
本系

懷拂水故居

會同學士碧山居疎牖深房響石渠邀客種蓮
通載酒尋僧看竹度藍輿支公好事時調鶴長
者前生是救魚竿塚草荒門限冷篋中空編水
和書

次茂初見懷東答三首

青眼何年別賞音白頭三月負光陰春殘未見
新勞語歲暮偏傷老驥心書後有詩空悵望夢
中無路可追尋孤雲鼎鼎江湖日落日歸鴻萬
里深

平生猶自足爲歡倦客相思命駕難路斷羊腸

三月雪灣連鶴頸一江寒澗魚乞水長當轍天
馬行空不受鞍料得歸時雞黍局倒衣傾皮囊
朝餐

連牀唱和總鬆年山石曾將白玉鐫風雪旗亭
分伎咏江湖商舶見人傳不爭非里陽阿曲只
欠南華秋水篇得失寸心渾忘却春來花鳥莫
悽然

春雪

春雪江南腰易霑朔寒三月氣仍嚴梅花落地
還妝粉柳絮因風正撒鹽官牀暗沉清聽滿夜
松園浪詞集卷十六

憲光積病昨添高吟低唱消除盡摸索心情漫
撚髯

桃樹下作

殘春已過八十日桃樹初開三五枝瞥眼紅顏
剛一笑舉頭纖月正如眉未緣悟道空身
復還家釀向裏聞說城邊新買得隔花流水
一茅茨

東陸羽明

尺素三年墮渺茫遙聞鳴佩入簷行秋風再洒
宮車淚臘月初沾漢署香別酒已乾花鬪漫遊

程消破髻蒼浪一尊薊北春天樹夜雨何由復對牀

聞鶯

鋪地榆錢卷落英清和庭院始聞鶯還將欲語圓通耳又試無端委曲聲風裏乍疑疑趙瑟花間頻滑類吳箏何時對倚東軒樹參盡聞閒待塵生

白門姚允初先生要賦市隱園詩率爾寄懷兼期繪圖

平泉池館舊經過離處幽期與晤歌秋水濠邊

松間漫筆卷六

三九

幽蒙叟妙香林裏一維摩非山蘿月通長句西寒神波欠短策詩筆久頻雙眼在草堂新木試研磨

時命

少小曾嘆時命違不才敢商宦情數半生空長迷三徑幾歎真成榜十回馬骨豈須酬美質虎頭終亦悔雄飛殘年莫計無歸着處處春山滿薇微

端午感事

山城客裏四端陽感事思家一倍傷不數時鮮

羅水族劇憐風物賽江鄉標爭鮫室冰統賦鏡浴龍宮雨雹涼耐可鯨鯢猶未戮天公應有辟兵祥

劉浚元載酒六間堂即事

挈壺風流省見稀開樽能遣俗情微酒傾詩老舊黃色品歷豪家熊白肥已對蘭熏判玉倒正看梅雨遠筵飛只嫌衙鼓逢逢動不得厭厭盡醉歸

陪劉文學餞飲一首

風雪長鬚遺逸袍新涼碧盃注蒲萄西京父子

松間漫筆卷六

三

傳家遠沛國先生頌酒豪六月鵬霄橫怒翼九天鳳穴恣奇毛脩然秋水篇中客老去無心掣巨鼈

劉去非將赴秋試惜別

疎雨殘河小院秋通泉風殷隔城流偶過漫語成高興知近分張爲少留天外江湖同去鳥人間時節值牽牛吹噓好送河東賦且進清樽緩別愁

得家書後書蕤竹偶書

淚落南牆梅竹葉故人白竹翳秋蓬書來近道

浮香閣好事甘貧有父風

畫枯木怪石次北玉除夕詩韵

常年餒腹有秋茶添却庭梅點歲華爭喜小兒
仍愛客只嫌老子不歸家池塘無夢傷春草門
巷多時厭雪花貧病亦知難慰意漫圖枯木向
君誇

愁霖東懷劉浚元文學父子

涼秋戒窮節零雨決蕭晨上天同霖霖和和月
遙岑高嶺見德澤川巷無車音離披中庭樹哀
鳴南枝禽空無東窻酒孤懷爲誰斟家寥空宇

松岡浪淘集卷六

中離居難處心風雨亦有好過時已成蓬孰云
此滂沱歲早當爲霖

揚州方季康館同張伯美孫養甫鄭淑民
舍弟仲防仲扶督別

戊午四月

別路江南已數程清樽細雨復江城殘魂如夢
聞鶯斷悵恨隨潮立馬生。做佛一心憐伴在驢
人十口悔身輕臨岐共有沾衣淚却使衰竄暗
撫綬

松岡浪淘集卷十六 終

松園浪淘集

易水卷十七 凡三十六首

過易水懷古

竹水橫雪漫嵯峨。易水流漸自河波。遷史至今
 疎。鮑御泚人從此送。肝。肝。羽聲變後寒風急。虹
 影清來白日過。千古暮雲京闕下。吳備且莫浪
 悲歌。

除夕踏雪看松

久客懷人百事慵
春歸幾日是殘冬
長安雪後無來往
報國門前獨看松

雪車自來水

請君春風吹掉化姑頭。雪待昆蟲何當一笑。
寒風猶自道平雪是安家。

即此

碧盤東風生綠波美人春夜許經過漫敲銀篋
當歌板看春江燈看舞靴

和韻送鮑存叔

了獨南行憶我思相逢爲論數年之魚枯有淚
惟吹濕蠶老無心更吐絲龜手取封寧少試悼
頭揮甌已多時山雲莫笑歸嘗晚汗漫於今總

未知

和韻送蘇子後

昨朝同送南歸客。今日蒼黃又送君。涕淚感時
思痛雪。行踪相對各浮雲。甘泉幾夕通烽火。遼
水三春少雉羣。顰首可禁鄉國望。莫云豺虎已
紛紜。

雪中追送友人入寧寺不及題畫與吳巽之惜別

都門無計攬征衫下馬荒林雪意酣一片凍雲
飛不去斷腸春色是江南

松岡浪河集卷七

清和十二日走筆送魏仲雪之南京虞部
兼東莆田宋比玉 先是辰起東初二日行

城頭西山色殘雪開白雲行歌燕市中見雲如
見君夫君宦情薄獨與良醪厚几閣梅花句深
房明鈔後經過互謔浪相見數杯酒前臧痛飲
徒春帆到家久駟車還白門江雨黃梅時解鞍
栖霞寺朗咏青蓮詩聞客浮派生近民歸不早
我翻招之來戒勿辭遠道大塊俱勞牛莫言江
南好憑君絨此詞長歌令人老

春曉詩同調五
言詩飲

五月七日同劉去非牛貞孺攜榼湖邊坐

五月七日回劉去非牛貞瑞楊益湖邊坐

雨即事川去年載酒六潤堂詩韻

樽酒京華對雨稀
水精臺殿正霏微
放情身世知魚樂
入眼江湖覺鷺肥
非關黃塵波上淨
西山白雪夜來飛
相忘直作濠閒想
苑外何妨坐不歸

投湖音寺寶藏禪師宿

寺古苔深出院稀
雨昏投宿世緣微
客階支枕黃梁熟
香積堆盤翠甲肥
客語半牀清梵殷
禁鐘雙闕曉光飛
平明各自辭師去
悵望惺惺騎馬歸

松園漫筆卷七

疊韻送同邑趙玄錫歸省兼呈所親

相識都門從此稀
朝來山色夏雲微
自嗟辛苦形容瘦
君已紛華戰勝肥
長日過家娛未侍
他時報主好容飛
秋風故國江魚美
且藉園蔬待我歸

題風竹詩扇

疎窻漏月喜開看
臨水時移一兩竿
何日挂書茶榻畔
松風無恙竹平安

送牛貞孺歸上黨

漳河杖策柳條春
馬首秋雲楚角巾
肉食知

籌國士短衣聊慰倚門人
夕峰遮驛頻勞夢
夜雨連牀暗損神
明日五更茅店月
篋中相顧寶刀新

雨連牀暗損神
明日五更茅店月
篋中相顧寶刀新

七夕同安之坐雨偶吮墨作中峰夜雨四

憶拂水山居舊事漫書口號三首

漱壑洵林殷戶雷
冥冥松際失崔嵬
山窗五月寒如水
知是湖橋暮雨來

山郭竿舟夜別師
竹房松閣總幽期
影堂月落泉鳴咽
無復疎簾看弈棋

洞門洞戶隱游游
洗竹接松何看山
嵩出草堂

松園漫筆卷五

雲水裏無端兩事極相閑

題扇

秋風快雨翳朝鐘
烽火家鄉意萬重
老屋三間篁竹裏
聒天滿耳舞濤松

技淚一首送蔭子錦衣張齊方紀人蜀訪

烈懸遺殖

技淚濱南勸哭文
忍悲斷語悼夫君
豈圖寶玉

元同爐大國香
南亦自焚張令死
旌旌旌旌旌

兒恩拜羽林軍
間闌萬里招魂地
焚道何仙蕩

冠氣訪遺殖在漢南離哭記

送歸春陽太僕南還兼柬所知

旅雁臨陽南去時欲攀行旆緒如絲朝鐘殘韻
淒涼枕鄉月清光散玉墀憂國可能忘諫草思
家空復念園葵林中且莫耽雲臥蒿日誰將大
厦支

十一月廿四題扇與平仲話舊

山寺逢君日隨肩視兩髦帝鄉今會面客舍
舊同袍老員干雲飾文駟出峽清歲寒知自保
終作鶴鳴皋

次韻喜答為震甫

平主五湖侶猶未到君家夢想東山下春風幾
度花青燧同歲盡華髮對生涯尚有飛騰意何
論暮景針

贈蒲州楊生歌

楊生名文昭字震寰落男子也精心偉
幹隱於一蓼隱然名動諸公卿開去年秋
爲錢中允受之方計都子玄各置旃檀小
像一區冬日既戒行矣復爲子解裝留月
餘募填王瑞像成因贊以詩

楊生日光淵岩電山美精瑩無外銜少衣大布

冠遠遊挾策駒馳走京甸朝沾燕市狎酒人夜

入黃扉會高宴七尺昂然無所求寸心匪石胡

由轉聊將澹蕩付磅礴銳意雕鏤極神變長安

卿相骨法殊指端歷歷開生面豪家擁篲競虛

左白衣自貴黃金賤我嗟良工不世出慶梓般

僊眼中見填王瑞像三千年刻成飛昇忉利天

迎佛佛與摩其顛受記震旦來南燕焜煌寶刹

焚炎燄間浮檀金身宛然自恨不逢吳道玄相

好具足誰能傳請君妙手爲莊嚴經營冥入意

象先轉側忖度形神全白毫宛轉螺髻旋紺日

洪湛暉青蓮大衣綬垂雙膝圓十指倒豎髯羅

綿分身應現如來前神通疑是目捷速妙勝功

德窮無邊我思贊歎古本堅妙理誰可煩言空

君猶期我江湖上爲我規模作影像已知一切

有爲空莫捏空華生眼障

送顧勳衛所建承謫赴太倉

曾監魏虎寂無譁共道維揚真將家蔽日浮雲

多反覆解時雷雨會交加未投瘴海天威薄詩

占吳閭風上嘉幸有范滂賢母在不愁同隱故

疾瓜

題壽送方子玄兼懷尚湖太史

去年長夏為此時緬懷故山多所思回首神遊
付冥漠入眼元氣猶淋漓陂池草樹拂水似煙
雨瀕洞峰屢展遠帆不歸天漠漠虛堂自敞風
披披經句野翁留對榻長日禪老來觀墓尚湖
舊隱同秋思湖山如此歸何遲伊今綠浪置硯
席我仍黃土堆墳肩自行太行涉京國頻年旅
食垂上宜雖然不憂官長怒胡爾長似繫僮羈
傷心骨肉委原隰滿目道路流瘡痍老頗伴狂
逐風景聊此吮墨供娛嬉感時撫事中慘慄往

松園集卷之三

七

往不語空臨岐心知數日又送子何山樽酒當
重持男兒壯遊事出塞況子為郎官度支雲中
士馬久待餉遠解十萬資軍摩五臺非望直玄
猷三門南下經清伊晝遊過家春始暮棠華覆
地桐花垂家園松桂幸接近此別不用長嘆咨

題壽松岡山居示敬之第三絕

山閣無風亦自開故園松桂日摧隤舊時好事
凋零盡若箇還思問字來
聖社何人共白頭眼中群齒早成丘山陽不用
聞吹笛憶着經過已淚流

銅山天井隔村南此地間添一樹庵歸去松楸
勤汛掃六時彌勒與同龕

伏日盧郊虛餽餽東謝

經於霜雪自於紈有客行厨餉玉盤葺食似聞
傳處急調飢應想高時難拈來玄子非寒具送
出盧家擬月園料得盈盈煩素手臨風三謝未
能餐

九月廿日送殷夷節東巽之僑孫

憶昨壘頭春雪時眼看芳草是佳期何當白髮
催行李又過黃花對酒厄塞非雁賓驚客久江

松園集卷之三

八

南人發見歸遲臨岐悵絕無他語明月青山有
夢思

送到浚元歸上黨名不詳其貢上送

政得

梁溪去去連滄海盤谷迢迢隱太行龜策豈能
占遇合龍梭何地識行藏清風入戶還同室白
水衡門可異根其子到去井前年非闕上書非
不達幾時因夢感明王

同江似孫賦呈給諫方石元

退朝珂散掖梧陰芸閣開簾對夕砧信史丹青

懸諫草籌邊烽火動危簪琴樽未奏幽人約鐘
庾寧傷烈士心經歲但知官阻美愧無飛詠
高深

答江似孫謝遺錦衾

用寒字

曾無文綺贈交懽聊爾同稠繾一寒長枕正思
裁十幅高眠儘可擁三竿休嫌吟苦蒙時汗應
笑書痴畫處利博得新詩酬錦段衙齋傳比練
霜看

故衾何意託交懽得共高人寤寐寬不分秋風

破茅屋從教夜雪滿長安空牀獨枕琴三尺遠

松園演習集卷七

九

札相遺綺一端早晚平津誰與報布衣思庇九
州寒

和韻答葛震甫送行

蹤跡浮雲似臨行計屢非執知燕客返仍指晉
山微關塞今戎馬江鄉老布衣勞君西北望雨
雪正霏霏

江似孫赴朝鮮平帥幕府感賦

巢深擬作一枝回駕浪俄乘萬里風飽仰未能
甘澤難分飛何意臨行爲致窮端有屠龍技非
福安知失馬功費

堂中

仲冬同周虞卿葛震甫郭聖胎恒光牧隱

二上人石鐙庵話別用三字

都門殘臘忽經三集別園爐話小庵六載歸程
猶澤潞幾人鄉國竝東南天涯涕淚遙難忍塞
外風沙老詎堪即日遂良鬚盡白還家彌勒與
同金

松園浪淘集

沈亭

嘗廿卷十八 九五十一首

甲子元夕南宿州驛舍嘗甘漫題

洞庭三百憶題城歸客嘗新喜破甘燈節誰將
過淮水逝中吾已到江南營家何用奴千指好
事空須子一而但得幾株垂井畔老年門徑學
蘇耽

姑孰道中見梅花

燕南薊北限春光瞥見江梅劇斷腸花被雪禁
猶照淡影遺風橫正郎當斜臨官道貌新騎間

松園浪淘集卷十八

傍旗亭撲酒香纔是玉門關外客莫憑羌笛訴
昏黃

早起東謝一樹庵僧送茶

日高濃睡玉川家時有山僧款乞茶嘗處松風
生破屋摘來仙露滿袈裟清於元亮杯中物香
似維摩散後花能與凡夫消熱渴總然蒼苔也
輸些

過方若家飲家驢即席賦呈

白頭潦倒年還鄉里社新知愛老蒼百通未能
酬好事三杯聊與發清狂枯腸自喜生於角落

筆人看似堵牆總道他山好攻玉其如觸目盡
琳琅

正月十八日同仲和侯園看梅四期同出
西郭即事

八年遠客一歸來又見江南雨度梅舊曲偶隨
新侶唱催顏猶逐故人回覺燈院落俄殘月遶
樹池亭已半苔更約拏舟同出郭商量嫩蕊莫
齊開

子魚東園看辛夷同叔達兄用杜韻

提壺林鳥解相迎入竹千花一徑明短短天桃

松園浪淘集卷十八

二

齊帖水亭亭玉樹獨領城淡雲淡月生香細非
霧非煙帶雨輕拚取醉歸沾濕好更呼引滿南
三行

三月三日雨中又同川前韻

遠歸荒徑少逢迎日逐花蹊覺眼明棋事等閒
空冷節醉鄉容易失愁城風光可但千金值氣
力猶堪兩屐輕回首長安如夢裏水邊今有龍
人行

和喜雨

湯年雪早匪牲羊零雨崇朝已注壻始信天心

腰長

地長

子亾何有是鄉
蠡飯殘年應飽
喫腰錢從此不

松岡山莊集卷六

榮長

八月十五族服長邀泛舟觀伎卽事

孟公

淹留

策策軒看桂花川杜韻

廊行

時餘吟

松岡浪淘集卷八

四

西對岸樂

事終太質

獨身後倭倭續眉在目前青紫不來文有曲朱

黃一失士無權耐君欲作忘情語爲誦南華第二篇

春暮水邊觀伎作

錢塘蘇小性靈文一曲航船酒百分燕趙莫矜顏似玉都門漫詠女如雲燈花疑笑憎眉黛書草繁神始練眉自覺白頭難料理江南三月正逢花

荆溪訪蔣澤舉作

艇入荆溪意豁然羈遊牢落想前賢君初卜宅仍開徑我正浮家說買田道上向人空短刺懷

松園浪淘集卷六

五

中留字欲三年相逢一笑無餘事倚醉猶能畫墨仙

憶昨東于昭遠

憶昨紅欄綠浪橋畫船相並晚相邀心傾時不難敵興懣旋禁酒易消雲脚細浮花淺潑絲輕雨蕭蕭何堪獨夜漁舟裏人事經年但寂寥

和錢受之勸酒

玉色新醪憶共持豈無他友獨君思閒宜自傳開齊日達似劉伶席地時細雨一簑歸去晚清

風三伏起來遲吟詩相勸殘春後重話馨香合對誰

再舉前韻和受之失子

良隴今朝且共持無窮身外莫開思只如南郭遺形後何異東門失子時思酒但知陶令是清憂唯恐杜康違辭鄉一往無多地除却尊前更誰誰

送侯豫瞻謁還

青春驚鷲滿朝行烏鳥重聞總日長南國夏苗經雨綠東華宮樹向秋黃蒼藜晚曜丹猶渥蘭

松園浪淘集卷六

六

露宵凝枕正涼計日晝遊仍觀省綠衣新帶粉衙香

陳眉公七十贈詩

紉蘭爲佩製荷粉婉嬈書堂十畝陰一室花香供妙喜舊開茅宇庇秋霖山中宰相神仙錄海上園公綺季心直與冥鴻恣家廓漫容鷗鳥自浮沉

蘭亭家叔六十壽詩

蔗境天私意味諳土風清美亦相參梁家舊事聞僑外阮氏新居指巷南荆院有花爭讓果蘭

階森玉待分甘水村山郭蒹偏早晴吳鉅枝已健探

秋老高雲漫山山悠然心遠即投閒偶來綠浪紅橋地如在青松白屋閒便有神仙隱塵肆更無城府設機關玉壺春酒桃花色何必丹砂可駐顏

伏日讀歸作歌東鄒靜長學憲

旅食三年多開閣酒肉朱門自勝香襴生懷中刺亦無漚柳門前漫不荅歸來燒松搗烏玉茗壁玄珪綴短褐遠求寂寞叩賞音還泛荆溪向

松間讀歸集卷八

七

清宮抵味投壁人未知落落高閣是離合道鄉使君真可人倒屣歡迎小烏匿拭硯青雲延書案蔭樹涼風掃賓榻琅玕珍李熨玉齒繁落水漿寫銀盃小戶從教燈灺滿細故寧容置眉睫自嗤不爲尚書期也學窮賓逃後閣

贈汪幼清催妝詩

海上春還淑氣賒關關鳴鳥在河沙乘龍早入翹賢館林雁先登擇壻車吟提促教鸞扇郎中奇爭向雀屏誇隣翁爲問新人案更比雙蛾幾寸加

秋日同叔達過侯氏郊居

芙蓉歲歲老江干重過花蹊憶故歡逐艇樵風生鶴渚到門秋水落漁竿幽人茅屋穿蘿挂狎客芳尊襲紫蘭還往倒衣兼嘯帽不教童稚識衣冠

新堂落成詩

君家新築帶江干考室還宜誦考繁溪上雲開看放鶴庭前樹合待棲鸞滄洲滿壁浮家穩風雨如山比度安不厭清狂過百遍老農今欲登交權

松間讀歸集卷八

八

途次服長之南京東園子先生韓孟郁

白門朱栢舊臺城桂楫荷衣入帝京講席文儒施虎觀辟離鐘漏近鷄鳴潛大此去傾筵掖臺士由來願識荆正值聖朝登俊日不勞韓愈解諸生

訪丹陽劉心老

翩翩黃鳥自相求芳草萋萋旅遊八月秋風動茅屋十年歸夢落漁舟門臨海氣潮先應郭帶江楓葉漸流楚艫問家楊柳樹片程開與白雲緇

題品與歌伎

花殘遊絲日氣深月寒風殷繁沉沉不知燭下嬌多少縱是枯禪道心

和荅李沮脩九日山中見懷

人世重陽節皆言不可虛登臨追極左山水屬泰餘有客空憐孟無家欲揭沮萊莫離自揮搔首眇愁予

送李沮脩遊越中次韻

山陰與剡曲寧似向人間遙想雲門會奇探禹穴山他鄉同別酒今夕復離顏歲晏新知恨誰

云興盡還

弔程相如宗兄

據鞍壯志奮壺頭老去心憐馬少游出處豈堪論伯仲立談直可攻封侯寒鴉古木將軍第螢火蒼煙帝子樓二十四橋俱泯滅月明何處弔荒壇

方季康五十贈詩

帝京一上宦情疎道氣仙風洵有餘喬木故山從放鶴長江舊祢衡和魚家傳中令三朝笏架簪炎農百草書久識清真同逸少不知老至欲

何如

送黃像之北遊

黃金臺下去歲晏草駸駸官道如弦直君門似海深應懷貧士養須挹古人心老負悲歌志悠悠念子吟

徐制龍邀泛舟秦淮卽事

新知文酒雄載官買鉛紅桃葉秋潮上長干明月中城霞漾餘綺橋晚臥垂虹秉燭煙光際樓臺笑語風

十三夜姚允初丈邀同北玉聖胎園池泛舟卽事同用支字韻三首

閣敞入華池庭陰納曉曉行杯松月引解帶蕙風吹脫略皆心好輕江托故知清音在山水賞會已成詩

卜夜深杯帳迎風小艇宜人煙分香露水木自逶迤吹笛行雲去領壺下漏遲山公日醉客自占習家池

醉客出花時忘歸步月弄接離從何却紫烏亦差池興集神俱洽歡終意自疑何當托鄰宇風月不須期

啓陽家叔七十初度寄詩爲賀

星河故國動涼風林下喬生古桂華浮蟻午
蟻米粒長鯨初吸碧荷筒僊娥玉倒看松健
極珠垂喜嬰豐若訪五朝遺老在尚賢應不貴
三公

補賦方平陸姨丈七十詩

桂花八月發新醪咽咽辛香滿小槽魚出水精
催作鱸蟻浮碧玉勸持螯家緣德曜人偏敬里
近高陽客最豪莫惜中山千日醉太平風物信
難遭

九月病中書懷

大茂東萊高會節僧寮茶罷却先回重扶古寺
秋風策同上孤煙落日臺依枕屢經中夜起離
帆俄復飛明同片溪時有吳門夢安得心知入
眼來

方舛孤燕詩

堂非東自昔年年不識春于飛長絕伉儷立自
離倫偏傍孤生竹還宜一節筠俄從鶯影化微
物乃如神

九月廿六日汪善卷邀泛舟卽事

放鷁中流激潏生金盞斜隱夕陽明人看郭泰
還同載客比汪倫倍有情白鳥自翻蒼雪去瑤
林如映玉山行居然物外何蕭爽咫尺江湖在
帝京

十月十日汪九號哉宅中聞歌作

送客碧巖飲正快江城清夜月如鎌雙栖海燕
巢金屋十月流鸞隔畫簾香澤微聞塵裏星
河欲墜漏脈脈老夫忽憶西園事衫袖龍鐘已
半淹

風雪行東姚允初丈

十月秦淮纔及邨一夜雲濤漸漲溢仲冬非風
其怒號長干擁戶無行跡野骨漁屋入微茫
中水墨王摩詰跡跡欲貫眼寒杯黃公酒壚寒
未開朱門此時特相念長鬚又遣傳樽壘故人
銜泥相爲來領壺剪燭同喧歷辭論交契晚誰
似如公古人何有哉歲華適盡雪霜逼遊子口
歸歸未得中宵念之神悄然感公高義生顏色
豈獨風雪安如山足令寒士皆慙顏明年春水
買輕舫來就皁廳千萬間

送陳幼彬

黃州府志

幕府遙趨日有程
柳條殘雪綴離情
帆開建業三山出
潮上潯陽九派生
郡是黃岡多竹地
官依淥水泛蓮清
賢詞筆風流在
莫惜公餘載酒行

贈鄧彭甫

鄧生詩跡細無根
漢室宜官豈後身
揚子玄成都自曰
佛家虛合寧經摩
于方寸猶非匹
八法尋常已逼真
若得九施同此技
五車端可自書紳

贈吳隱君

松間漫寫卷八

三

七

土室規蟬竹
幽陰符拋篋底
周易露牀頭
白雲不問客
青門隱故侯
惟餘數枝菊
酌水可淹留

思勉齋集詩集二卷文集十二卷

〔明〕徐允祿撰

清順治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徐女廉遺集序

嘉定徐女廉先生名允祿
長於余十七年同爲郡弟子
員郡守大校士廣場歛
集女廉爲大師都講褒衣

集序

方領拱手濶步諸生皆屬
目却行女廉從衆中覓余
拱揖而言曰此虞山錢受
之也今日乃得相見幸甚
諸生皆視歸於余肩踵駢

躡女廉徐執余手引去旣
而定交於崑山之西寺用
士相見禮曰吾生四十年
方得一友敢不重拜禪房
止宿劇談申旦屈指一時

集序

二

名人勝流皆不可女廉意
輒搖手曰假假間有許可
或時論所蹈藉掀髯顧視
意豁如也女廉家食貧妻
子皆噉糠覈敝衣苴履泊

然自守自爲諸生不懷一
刺干謁意有所不與責育
不能奪也吳中名士親喪
相弔唁女廉曰五十無車
者不越疆而弔人吾有所

錄序

三

制之矣嘗就試之崑崑人
有王母喪諸生雜然弔送
女廉弗往已而爲具召客
女廉踞上座豪飲大嚼人
曰昔者不弔今日飲如之

何女廉曰弔則不弔飲則
飲庸何傷丙午試瑣院表
題失格姻家譚生謀刺閨
通外簾爲終試地女廉正
色曰鑽徑竇壞場屋得一

錄序

四

舉子而喪吾徐女廉雖死
不爲明日拂衣去矣其孤
立行一意皆此類也女廉
動止駘蕩口語期艾談及
古今節義及軍國大事攝

衣整冠論辨蠡涌滇南王
給諫仲舉左官寓白門班
荆感慨作直臣篇以贈仲
舉讀之輒爲流涕天啓辛
酉余官詹端女廉詒書累

集序

五

數萬言謂已已之役徐元
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
爲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
勸請南遷定商家五遷之
議勿爲宋頭巾所誤詞垣

諸人咸吐舌弗能收余心
不以爲不然而未敢言也
甲申三月戎政請臨遣撫
軍津撫趣具舟海道倉皇
錯遘大命以傾豈知夫憂

集序

六

危慮早號呼助余乃自二
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女
廉已矣沒而猶視其在此
矣嗚呼女廉其束修鏃礪
端正潔白可以爲天子之

大臣其忠言奇謀奮發建
白可以叅天下之大議若
夫聳肩策足描牙拊頰文
章議論雄健側出雖其佩
觿能解操刀必割或矯而

錢氏

七

過中或抗而違俗要亦可
以激颺末流驚動惜俗世
有知女廉者摩娑簡牘想
見其生平鬚眉肝膽離奇
抑塞如聞談笑如接難駭

謂女廉不死可也女廉旣
終老不遇二子永京皆有
才志困阨章句而長子已
前死矣門人潘潤暨猶子
士亮能於沈灰餘燼螢乾

錢氏

八

蠹老之餘搜採遺集傳諸
青簡其風義有大過人者
余自惟以輅材後生託女
廉末契酒酣已往執手促
膝如魏武帝所記橋玄車

過腹痛之語丁寧鄭重歷歷在耳今老且廢矣無以副亡友之緒言而猶以殘生餘息握枯竹鑽故紙僅而序其遺文後之君子有

九

因而知余者亦將爲之喟然而歎息也順治丁酉夏五月十九日虞山同學友

潘文學墓誌銘

嘉定居吳郡之東偏地僻而土厚余所見俊民宿老凡十餘曹讀書勵行動止自好方巾大帶整冠脩容喪亂已來老成彫謝是數君子者已邈然如古人矣而其鄉人子弟流風餘韻猶有未盡沒者則余樂得而論著之如潘君汝躍是也潘君名應鯉汝躍其字高祖

墓誌銘

一

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棟祖文學煜父文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父子兄弟橫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以唐叔達金子魚爲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婿徐女廉爲其執友唐金與徐吾所謂數君子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鑽礪各行其所得者居多父沒君與其婦傅孺人拮据食

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終
事居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剗肌割肉不以亡
爲解凡君之所爲刻意攻苦修飭內行視古
孝友壹行之科卓然可以無媿而君且絃斷
勿續歷四十年鷄鳴風雨自守泊如也鄉之
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世道休
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

墓志

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棟祖文學煜父
文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
父子兄弟橫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
以唐叔達金子魚爲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婿
徐女廉爲其執友唐金與徐吾所謂數君子
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鑽礪名行其
所得者居多父沒君與其婦傅孺人拮据食

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終
事居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剗肌割肉不以亡
爲解凡君之所爲刻意攻苦修飭內行視古
孝友壹行之科卓然可以無媿而君且絃斷
勿續歷四十年鷄鳴風雨自守泊如也鄉之
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世道休
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

墓志

凡所謂六德六行閭閻族長之訓秀眉毀齒
相與耳濡目染以爲固然無足異者繇今而
觀之則以爲殊尤絕跡六闕不勝表而百城
不勝圖也嗚呼可勝嘆哉君生於萬曆丙子
歿於丁亥六月年七十有二娶傅氏生於萬
曆丁丑歿於甲寅十二月年三十有八子四
人濟潤浩深君旣與汝廉交好遣潤師事焉

女廉歿其子永亦歿君經紀其孤嫠凡廿餘
年老而不倦潤又捐東修羊爲女廉刻其遺
集而君之既葬也女廉之次子京介潤以來
請銘曰藉手以爲女廉報地下也蓋潘徐兩
世交誼終始有足稱者銘曰

泰伯端委表吳俗仲雍文身匪其躅黃池載
書請先讀趣呼好冠乃其欲嗟君家世老鄉

墓誌銘

三

塾井邑攸改不改服方山子冠猶蠹蠹章達
蔽形書滿腹下見古人無嘖蹙百年爲儒是
亦足我裁銘詩志陵谷

女廉先生遺集小序

廖居吳東偏士多獨行其爲文亦不務綺靡萬
曆間唐婁徐李四先生頡頏而起多網疎失收
之士不盡以名第主張文趨若女廉先生其一
也余生差晚承諸公凋落時所相與師資間者
趙子以調潘子兩臣輩然兩君不自居其至也
凡有稱舉趙曰吾聞之執友女廉潘曰吾得之
吾師女廉余嘗齋宿見之道貌法言悄恍失奪
王序一

旋遇岳岳兩侯而先生以明經潦倒終矣歲月
遄駛忽作三十年俯仰卽家風不墜交其子如
見其先而今亦僅存次君朝宗命與文左日益
困瘁天平何阨抑賢才如此其極乎吾疑天然
仍信天也士不得見才公朝非若薪摧草腐泥
默終已苟心有所含不于事見亦于言見世無
都俞吾者亦俟後而已矣俟後而不得則亦無
可怨尤矣今先生謝世已久而有兩臣暨伊猶

子公采力相朝宗以其集行則天之待士猶似
久要不忘也古稱不朽獨殿立言而究之德與
身湮功隨物盡非倚史傳稱述則後人亦復不
知有前休言之有權能持三立豈盡待沉碑秘
枕乎先生肆閱今古而又上下時變其先世自
中丞大叅公以來世有顯績寧不堪踵接前徽
而終于撫劔擊壺則凡意所欲爲而未得爲與
言所欲効而不得効者自不禁層見雜出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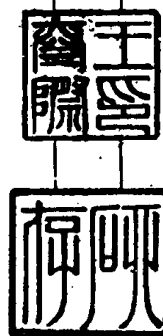
王序二

著吟詠間大可經國小可閑家讀其書知其志
自興生不同時之恨而兼惜如此人之竟不得
見穎于世也然立身梗槩窮亦有奇西安徐子
卿令海上重先生之爲人思所以振其貧擇一
擇綱事命具千金爲壽得先生一言當貸死先
生謂果如此必當撓法我寧貧不求法外斗水
生活我也力却之子卿由是彌敬先生先生學
本程朱踐履名教爲端固多而此尤其隱閎莫

知者父有美子揚之師有美弟傳之羅江東僊
寒十上猶不忘唐著有憤悱之筆而晚年以無
文嗣爲歎文中子于隋不售退而教授河汾凡
開唐將相多出其門而無有表章師學者向非
薛收輩則緒言雜說亦復不存以今觀之所勝
多矣况網羅遺逸有信史牧齋先生在一言盡
衰搜採賴之余不文亦惟自附問奇爲述歲歲
床書之事云

王序三

同邑孝里後學王泰際題



徐女廉先生遺集叙

昔曹子建曰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辨時俗成一家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明乎匪其人不欲傳匪其人不能傳蓋憂憂乎傳之難其人哉是故言信而時異道長而命窄談仁義而無爵祿者多矣學者窮居稽古傷往悼來一卷之書不勝異指焉至於起汾陰之沉鼎織江南之落毛豈可望之青青子衿也予邑徐女廉先生名噪海內

序一

幾廿年其人好古博學德行聞於鄉里一時賢士大夫與之遊其文辨而瞻和而壯奇而法正而葩天下能文之士咸祭酒之其爲志經緯典籍綜核文質慨然以起衰濟溺爲大用與其徒誦習攷要天人富強之策臣子忠孝之心國家理亂之幾下及閭閻昏祀陰陽吉凶之數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訶詆角逐叠發連中每奏一篇輒掀髯揚袂把酒問天如對古人庶幾用其言三代之治可興禮樂

可大明也廼格於黷序不能如公孫賈董之徒以自獻於天子之廷卒用布衣以老身既不顯於時而代變物遷交遊零落俯仰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哀矣矧夫任昉有子賢而泣玉通門舊戚陌路連蹇志不獲伸執經之士罹憂患蹈兵燹困厄流離以沒者抑亦幾人獨其遺文之見於世者如漢南移柳悽愴江潭若廼殘篇斷藁委棄荒柯沉埋文塚尤可嘆悵潘子雨臣少從先生位班游蔡

序二

克自振厲獨挺流俗之中強攘已溺之際信道不惑五十餘年盡取先生之文次而錄之捐貲授梓以傳於世可謂有志而能成者矣夫師弟子之相從也聚者有時而散散者有時而亡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人事然矣而其精氣爲物必有所歸攬芳草以加思撫孤奉而興慨以至悲積陳古感深舊年掩卷於邑流涕噓噓使其散者復合亡者復生則作者之精神又憑傳者以見也聞之學莫先

於義利文必該乎經史古今文人相高類不護細
行自正學湮燕至孔明韓魏公始倡明大義先生
以章縫之子却千金於暮夜祀兩廡於春秋弘長
風颺豈非極則道固不以名位爲顯晦也呂伯恭
通史不通經有馬遷疎陋之謂先生原本六經而
氣則兩漢淹貫諸史而格則八家卽時發於奇譎
雜以詼諧及其至也達達入於精微集中亦喜譚
兵雖范文正以爲匪名教所樂然張子厚習孫吳

序三

陳同甫觀錢塘以爲城可灌也生當龍戰學以止
戈賢者固不免爾讀遷都一議當事必以爲怪彼
韓滉修石頭城惟李泌知之呂夷簡請建北京在
朝諸公不知也先生亡數十年而始服其深識遠
慮此其經術爲何如哉然則先生旣不得志於時
而潘子痛其師之失傳必成其書於世遠人亡之
後亦何異歐陽永叔之尊韓子耶然其論荀卿也
則又與昌黎異旨焉雖蔡邕之好論衡不過秘爲

譚助郭璞之慕鬼谷亦祇形之賦詩相知蓋若斯
之難也軍興以來新聲代故朔風零雨已譜哀絃
錦水漢官誰憐白髮則有呼阮籍爲老兵罵宋玉
爲罪人者矣若迺登玉華之壇悲吟石馬發臨平
之鼓識扣桐魚落落斯人獨潘子而已潘子沉博
通敏之才命物正詞鮮儼其匹力能導揚七略旁
覽四部使之校書天祿無忝中壘散騎就令應平
臺之詔克南皮之選何遽出建安諸子下迺徒使

序四

作大招以廣意輯逸翰以思賢不可閔乎余竊與
有同好屬以訂譌攷闕共襄卒業則又若歐陽子
辨河洛之非自謂千歲期一同志不謂當時得廖
氏也後之君子覽是集也如聞伯牙之絃可意山
而山意海而海矣是爲序

順治十五年歲在戊戌病月同邑後學許自俊題



思勉齋集目次

詩編

卷之一

飄風二章章六句 有序

我思三章章四句 有序

小宛三章章十一句 有序

答沈脩孟羸馬歌

咏庭橘

悼躬詩 有序

送侯起東初與計偕三首

思勉齋集

詩目

虞山行

久雨歌

送唐正叔鄉試兼東仲和

姑蘇懷古

去婦辭

集仙宮

與關僧

題雲和尚苦熱行後

記遊二首

朋友歌

俠客行

秋日二絕

曹丘生歌 有序

惠山行贈侯少芝諫議

咏史八首

毗陵歌與鄭少龍

贈梁溪馬惟任二首

哭族兄明宇學博

贈丁長孺中翰北上二首

感懷雜詩六首

思勉齋集

詩目

耳鳴

贈別崑山顧民服

窮思

客中夏懷五首

懷金子魚

懷鄭閑孟龔仲和李長蘅汪無際

旅況三首

咏橘二首

陳古白移家楓橋寄贈

傳說行 送傅孟博北京鄉試

貽冠歌贈葛實甫山人

玄對齋望虞山

賦得蜀道平送朱恒嶽先生之川憲任

粵東行

有序

雨中雜咏四絕

旅懷

野豁四章章四句

子歸四章章十一句

有序

婁江館九日呈同學友人

贈別海鹽朱道子

思勉齋集

詩目

三

赴真州館江行遇雪

贈魏寓吾星士

結交篇

壽繆仲醇

卷之二

悲秋八咏

有序

龍湫歌壽方孟旋母夫人

隴西歌爲茂初兄弟燕喜一笑

讀陳仲醇蒔節母傳

驅馳二章章十句

有序

練水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章八句

有序

偶占

懷錢受之

風雨與潘汝躍臥金閨北庵

坐中庭忽見天放光可十餘丈許俗喧爲天開眼

感而成咏

漫懷四首

送學師吳白源羅官南雍

咏懷古詩十二首

贈顧玉川

思勉齋集

詩目

四

壽張則成

送沈澄玄謁選二絕

讀陶詩感懷

茂宰朱道子閩中貽書相念旋接比部黃經甫書

仍有俸金之惠

忽憶

班仲升歌送王慶長北上

賦

幽憂賦

海屋添籌賦

詩目終

思勉齋集目次

文編

卷之一

論

聖人主靜

疑論

圓通論

性如日光

篤信

至孝

思勉齋集

文一

道學

三刑六合

漂母

本朝人物第一

一軍皆驚

卷之二

論

君之所畏惟天

王者制人以道

報君愛民人所當爲

國家教百姓而親萬民

五十知天命

五十知天命

志士不忘溝壑

志士不忘溝壑

用莫大乎玄默

卷之三

策

將才

保吳

思勉齋集

文二

吏治

卷之四

策

籌邊

兵食

選將

練兵

陣法

賞罰

火攻

車戰

京營

災異

簡募

防卒

奇正

卷之五

議

限田議

文體議

思庵齋集

本

三

寬嚴議

贖田議

解

程子不言太極解

王倫解

儒釋解

解樂三條

解禮三條

解書三條

解春秋四條

解易五條

解詩五條

解慍

卷之六

序

禮樂疏序

丘子成文集序

勉齋先生易學序

洞庭紀遊序

孫續之次韻落花詩序

東坡全集

末則

一 胸

送葛蘿山歸洞庭詩序

墨卷評林序

文章會軌序

吳伯霖制義序

悅響序

姚孟常制義序

陶逸則伐木齋稿序

離資社草序

上谷三子稿序

趙以調藥序

題竺林院社疏

自題易義

侯豫瞻行卷序

卷之七

序

送熊邑侯擢戶部主政序代

送熊大尹擢貳司農序

送胡邑侯考績馳封序代

賀崇明令唐公毓承晉秩馳封序代

賀車千戶掌印序

志

東序

五

賀謝丞臺薦序

壽大宗伯太室徐公七十序

壽觀察大夫姚允初先生六十序

壽周宿海先生六十序

壽如庵于公五十序代王千願

壽諸景陽先生五十序代譚公亮

壽丘海門七十序

壽潘中岳先生六十序

壽張太母歸宜人八十暨長公大參明初七十序

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

壽王母袁夫人五十序

壽侯母陳夫人七十序

壽季父練崗六十序代

壽李君六十序

壽俞老序

壽石翁序

卷之八

祭文

祭李翰林文

祭傅子晉文

思

文目

六

祭譚議侯公文

祭王逸季文

祭侯爾濟文

祭弇州公文

祭劉价伯文

祭鄭閑孟文

祭亡兄培之招神詞

祭譚公亮文

祭小松朱先生文

祭沈庭堅文

祭曹母王太夫人文

祭亡室潘君文

卷之九

記

太倉州大夫趙公去思碑記

太倉馬司訓去思碑記

遊荆溪記

痘記

練溪四飲記

傳

思勉齋集

文

七

獨行傳

劉价伯傳

北里丈人傳

錢貞婦傳

殷節婦傳

跋

跋吾友蹟

附凡例五則并亡友論贊二十五條

跋蘇長公貞蹟

卷之十

墓誌

孝子王震溪墓誌銘

潘中岳先生墓誌銘

大行殷熙之墓誌銘

行畧

侯儒人行畧

東海氏世畧

說

寡婦說

述

宣禮卿述

思勉齋集

文

八

沈廷堅述

像贊

鍾燿贊

王慶長像贊

自題像

卷之十一

雜著

好辯

與府藏諸神教

喻雍文

貧病

原病

貽與仲和古鏡書

武林靈隱寺重刻妙法蓮華經引

書李于鱗文集後

書集刊文後

投江陰神疏

岳王廟

覺夢軒

隱言十二則

思勉齋集

文目

九

論史三十二條

卷之十二

書

擬武功伯徐天全與政府暨樞部二書

招隱書

與友人論葬大父書

與友人論考試書

與友人論邑中諸友書

與金子魚

與姚孟常太史

與錢受之編脩二首

復唐叔連二首

與侯起東給諫二首

與李茂才進士

與須君美

與沈秀才

與翁紫璣進士二首

與丁長孺中翰二首

與劉侯仲學博

與范長倩進士

思勉齋集

文目

復諸景陽禮部

與曹周翰三首

與王房仲

與王逸季二首

與徐岳生

與張太易

與馬惟任學博

與欽愚公

約友人作文二首

代友人貽朱巨川

示彙兒

文目

思勉齋集卷之一

詩編

潘祖修亦世

陸元輔翼王

嘉定徐允祿汝廉著 後學王霖汝公對較訂

金望渭師

程遠上扶

詩

飄風二章章六句 有序

寒冬我親于野中夜北風大厲推衾自傷而賦

飄風飄風來摧我心子子也親履霜與冰所寒所寒我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不可以為人

飄風飄風摧我心中野有親蹈霜與冰所寒所寒我

不可以為人

我思三章章四句 有序

我思思君子也卷耳殷其雷之類也君子歸而

婦述其懷君子感之因其懷而代之以賦也

我思君子君子在前匪則在前我心之專

我思君子君子在左乃非在左左景則我

日哉日哉寧忍我慨我之慨矣親之艾矣

小宛三章章十一句 有序

賦而比也比友人姚孟常節母文太君幼能守

節中能為夫養葬其母老而受旌也

宛彼于飛無幾中折之死矢靡他我心薙結冰之清玉

之潔維母之節吾思古人伊其頡頏庶幾鍾婦覃氏終

始之烈

宛彼寡鵲慈烏是效之死矢靡他我匹弗弔躬之瘁心

之惻維母之孝吾思古人伊其前導庶幾鍾婦覃氏養

葬之報

宛彼單飛聲聞于天之死矢靡他我懷不然子之控誥

之宣維母之全吾思古人誰其比肩庶幾鍾婦覃氏隋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皇所賢

續史鍾孝婦覃氏年十八喪其夫事其姑養其姑數

年終死躬自瘞苦晝夜紡績積十年而葬鍾氏八喪

南文帝賢之賜

米百石旌其門

答沈脩孟嘉馬歌

有客貽我羸馬歌中情慷慨辭義傷哉不遇無如何

慰我伯樂終相過讀之氣發立坐起急呼酒至澆礪何

感君意為君和古傳超景飲瑤池亦有追風開帝基莫

道千金駿骨宜過都歷塊在遲時君不見西狩傷麟仲

尼泣隨車服驥九悲人物由來有數存黑白混淆安

足論慶忌絆足責丁奔鞠璉盛溺謂近尊散本作棟豫

章燭鳳凰鉗鳴鴟喧陽虎上堂原憲守門左信鳴玉
秦邑爲光鳴呼世事不可問丈夫失意安足憂
情自古分萬事轉燭由已奮初九潛龍二見田發居人
後至居先所望主人先塞淵龍燭燭自三千功成牧
野華山眠河中圖出天房驚如使主人歌不逝何如伏
櫪終其年憐君之歌感君意整盃太息古人義

咏庭栲

萬木爾偏散方人我亦栲不材聊自笑大用竟無如五
柳陶公宅一栲徐子居窺書函丈外嘯答舞風餘試問
羣芳樹慈憐誰氏廬

思覺齋集

卷之一 詩

三

悼躬詩

有序

韋賢曾子建俱有貴躬四言詩彼所謂不得於
君者也而以予所遭則爲不獲於天天將以予
爲戮民乎抑不忘予而終玉之成乎皆未可知
而我躬則可悼矣敬依四言先矩爰抒愁思云

爾

於皇上天照臨下國父母生我我辰何忒弱冠而孤降
茲酷殛焚焚憚人百憂惟亟既窘既穉無距無翼有毋
尸喪有家徒壁孤用痛矣號咷以泣昔喪王祖封樹未
植考詔小子我語爾識惟爾祖先立家勸國爾高爾曾

戴光乃德爾祖弗履井渫莫汲爰迄於茲愁困日迫我

矢至死未敢倉卒南陽之阡龍岡之域匪我則爾竟此

乃畢小子再拜書紳惟臆考之背矣我之賂矣考之訓

矣我之愎矣前人口翔後人口替得不腆顏善繼與述

闕凶再遵祖妣之恤祖妣之恤閔凶重襲如何也天若

不我克傷哉寡子痛與慙集編惟古人三十而立我之

大感彌虧彌蝕往我少小聿其岐嶷人曰亢宗何禱弗

緝予齒惟長予服則一胡然日輪俄昇忽以青子矜

戎繫之纆煌煌者士武薦之赫表表也人赫赫也日乃

以硯耕乃以句值惴惴強搖如木斯集凡我俯仰淪胥

思覺齋集

卷之一 詩

四

送侯起東初與計偕三首

以及衣無完襦面有菜色予究終始飛沉莫測厭日憂
晚業云三十生之抑之于何作懸天命無頗爰自悼責
自憐貧家女夜燭就子光何圖老未字子嫁妃國王得
婿復金屋無夫又結棠賦命一何懸我思徒自長贈言
以送子從王在明章

連席憶往年共學千秋事弱弄多苦言好爵必相示下

惟仍捷門朋情詎有二子懷風吹臥狂簡予差異遊道

今方廣議往徒愧

寒杪子言邁懷玉客燕都日舒景正長七動膏以蘇拔

茅乘初泰覽輝下高梧君子四方志努力事前途皇路
憂久平望子持良圖

虞山行

前年負笈惠山遊今年復爲虞山留虞山兀峙從無始
但言得姓亦千秋吳中舊蹟此最古不獨虞仲又言游
聊向虞山一寄蹤繚繞佳氣起山中龍淵奔泉何奇壯
西堤十萬皆高松香爐瀑布匡廬秀風巖拂水將無同
嗟乎人生天地間不爲宰相爲神仙宰相攢眉走殿前
神仙拍手笑山巔客中長得名山伴世上浮名好是閒
久雨歌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五

一雨綿綿三四月牀下遊魚市上筏米價騰空日日高
家私典換村村竭只今麥爛水田中但能煮石方存活
鄉農遭劫當餓死責宦盡職何曾缺君不見催科政猛
撫字拙任勞任怨儘臣節十囊五囊何妨潔薦剡前後
推冰雪獨有海虞新尹劣到處踏荒泥滑滑誰將爾勞
天子說

送唐正叔鄉試兼柬仲和

經年離室爲成名爲問名於何處成君到秣陵好閉戶
吟詩寫畫是塵羹

姑蘇懷古

當吳入郢時雄圖天下聞何以構李役不戢還自焚豈
其棄爾輔善始不必成夫差始亦孝組繫越君臣卒使
胥懸目悠悠此何人

去婦辭贈王仲舉

吁嗟覆水難再收君心欲變知何由容顏猶似當年好
棄擲空憐昔日遊昔日春園飛落花飄飄片片繞天涯
是時妾笑花無主那知轉見妾無家無家妾自任孤嫠
無妾憂君意轉痴但望新人強似舊勿教新寵又生離
生離死別具可憐朝托同根暮各天結髮恩情尚如此
何況低頭陌路前路前車輪流水過爲問一心人幾何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六

誰人薄倖如吾婿誰人腸斷妾風波風波婦人喪家狗
枉我年來苦相守最痛紅顏再誤身只問蒼天能速朽
集仙宮

吾愛此宮僻清幽玄所棲幃榻古院靜池澗石梁低閒
地多青草長廊遠牧兒童心從所好俯仰自留題

與關僧

明月青天上關僧入定時菩提生般若大覺斷支離面
壁空何着看幡動是誰西來惹鎖意栢上第三枝

題雲和尚苦熱行後

畏火故生火不畏何煩苦何必尋冰崖本來有涼所

記遊二首

致身苦不早觀此顛倒趣士也賤可殺貴也牛亦藉以此欲入山披髮從此去有友學我社君子美無度感言
意情形行行迷中路路有綠綫人與我宛如素熟視相
攀泣收涕陳其故往年大獄起株連多註誤李倫未易
居富貴誠朝露幸而脫桎梏墳墓誰得顧君言我太息
我亦願學圃

歸舟自吳門江上達越士披文詠新賞呼酒談往事既
別不須更練邪見古寺吾與二三子好奇迂道至剔蘇
讀碑文祁公香火地岑樓廠野眺老樹饒古意寺僧如
思勉齋集 宋之一 詩 七

野鹿寺舍乃多治杜相真賢者小人思蔽芾

肥歌

友何須貴貴自綺羅我類類交友何須富富自白肥
我黃瘦君不見北里朱巨川平生口舌好蟬綿一朝惹
禍入牢獄富貴交遊真可憐

俠客行

丈夫須作人中傑磊磊落落轟烈烈揮金不顧室如懸
義憤一呼山可裂擇掃不道劉殺痴殺人但笑荆軻劣
荆軻殺人身不完勇士從來輕喪元意氣奔衝平五岳
轅下伏駒安足言

秋日二絕

夜來風冷洞庭波物色韶華減幾何絡緯不知人意苦
啼聲更比亂砧多

烏啼月落氣蕭蕭秦路貂裘吳市蕭木息古今流水去
只應赤壁泛輕舸

曹丘生歌 贈曹周翰

曹丘生歌有所感也古之感知己者有曰苟有
益於予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今之子於予
亦若是矣嗟乎德必銘心而命又有制是重困
予也誠不若委之於枯魚之肆者之爲安於胸

思勉齋集 宋之一 詩 八

濕鴻沙雁散寒雲暮天者以解之且以志

吾私焉

曹丘生爾不能自棄爲雷而如何欲匿納我於凌
風百尺之黃雲黃雲青雲數載奇才鮑叔郭隗安在哉
君不聞神龍潛淵而飛玉三別而開吾將去此栖山
水白眼高歌一洗耳曹丘生憐才憫德且已矣泣血相
明徒煩爾

惠山行贈侯少芝諫議

清明柳色漾江水惠山晴曉九龍起畫舫繽紛簫鼓咽
觀鰲遊女輕肥子有士拓落曰往觀貴人汪洋正燕喜

携榼載酒繁朋從兄弟戚戚各具邇桃花明豔夾山緋
貴人解緋服更微泥迹自同木石侶閒心脫盡海鷗機
卽看來往多鳴玉青塚山前半是非因茲感歎大夫達
此趣人間知者希無小無大從公適幽尋日晡忘言歸
惠山逶迤幾疊嶺古松落落泉水肥太湖大鏡蕩山片
梁溪一帶遶山隄眺遠凌空歡未足睢陽遺廟增獻歎
携樽更向水中央絕流度閣促行解白雲東飛愁望洋
興來呼酒爲熱腸大夫有學佐明王大夫有力經四方
孟陳長策使世康且效東臯獨醉鄉吁嗟此意誠慨慷
山兮山兮可徜徉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九

咏史八首

鮑司隸宣

司隸乃窮士夫婦挽鹿車一朝明經起位與九卿俱寧
爲王章死不肯學相如弄臣備鼎足齋沐上諫書直躬
無俯仰竟爲莽所誅牛衣亦不悔結紱亦不愉身且爲
道殉豈顧妻子歟嗟乎此何人其古君子歟

寒齋史則

承平起太獄考逮遍郡國有母來收愷有子哭不食嗟
此悲與孝行道爲淹泣天子怒方震羅織以待殛中宮
且乘間公卿劄敢直小臣御史朗痛哭奏紫極臣非惡

身家臣實念枉抑且如朗陵侯引者尚不識卽一可知
餘理官多失入一言天顏怒再言天威緝夜半帝傍徨
開宮下手勅輕繫竟釋之重辟且勿亟四海盡懽呼井
樹應時集仁哉寒御史垂此覆盆德我家先徐公掩扉
續遺則迄今千年餘開卷見慈色

王處士成

東京亂旣萌太尉尸于闕有女叫無辜王成匿李燮削
草必批根覆巢并卵滅所以立孤難殺身未爲烈義士
感一言埋影相提挈

荀侍中戎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十

荀令原忠漢何常爲魏謀所期中道變慷慨正首丘庶
留鉤黨烈不使八龍羞銅雀權隨歎濡須恨不休此恨
一千載狄公仍輔周一朝天地轉鸚鵡夢中酬荀令何
必抽狄公何必優丈夫有邂逅談者空悠悠

諸葛都督誕

韓愈吊田橫哭其五百人吾吊諸葛誕義士亦如雲誕
死壽春潰百校立待烹殺一降其一不降命盡并當日
天地晦昭靈愕相驚何以淮南客人人滅洪倫未幾昭
遂篡五胡乃憑陵亦有羊皇后愷悌與胡婚

劉太尉琨

卓彼竄武子其愚不可及人皆集於薨我獨枯是隼高
風激宜尼拊面長太息悠悠千載下現也百夫特二帝
昭廟庭九州化異域并土實彈允北聰南翔勒嗟爾廣
武侯屹屹謀何力親代結段遼枕戈志梟賊百折水必
東萬死心寧貳報晉雖無成壯烈鬼神泣寧功薄於雲
現命盡於纒成敗何必較但須視胃臆君子志尚友扼
腕歎遺則溫嶠乃并使建康依以立

代公子寔

拓拔以珪與珪乃寔之子寔也早無祿珪也何瓊尾一
自參合捷中原恣鞭弭昔是檻中羊今成寔中宰天非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二

龍夷狄忠孝天所啓倚廬爲晉盡代實以孝死試舉當
時族華夷誰與比

徐御史晦

楊憑既得罪徐晦獨送之豈不患餘波此心難自欺張
悌至戰死恐負名賢知吾行求其儔其儔天下希古人
重知己今人棄衰微

毗陵歌與鄒少龍

魁然毗陵舊有人咄咄鄭生守其真驪龍之性不可馴
衝風之翻寧有倫吁嗟季世婦女學天生丈夫掃埃塵
予亦吳中強項者調殊嘗遭鄉惡鳳一鴉千多苦辛

遺鄭子兮同霑襟苦辛當襟勿復論君爲我彈我爲君
吟彈何冷冷吟何呻荷實過門知我心

贈梁溪馬惟任二首

往見丁中翰聞君君子人幾年勞夢思今日偶相親以
我投桃好因憐傾蓋真彈冠人漫笑世態未應論

自念垂流俗君言更太迂逢人看世味把臂笑吾徒泉
水江南溯青山郭外孤湖高應和少得爾未窮途

哭族兄明字學博

衰宗此日又哀兄感念存亡涕自橫六世簪纓慚付託
百年兄弟盡平生素心自識池塘意青眼猶餘原上情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三
終念非才能授記一樽還爲夜臺傾

贈丁長儒中翰北上二首

浮雲滿天地君子意何如客容不可爲矯矯亦多虞長
路自此始願言康九衢安得生羽翰從子以前驅

滔滔百川水日夜東海馳可以比吾心修綬如縈之葛
亦戾於天矯亦集於曠君子惠我德何以報吾私勿彈
山水操此操少人知

感懷雜詩六首

自覺情衰颯達人反易憎天如期晚就我似急先鳴任
化權宜醉埋光學去矜過庭會記憶世路是危冰

亦知皆是命奈此意難禁菽水終非子原肝自古心曾
無一事了隨恐二毛侵何日微天造臨風聊解襟
幾年泣血意應有彼蒼知骭髀難磨骨窮愁易皺眉看
花憎喝采飲酒厭行遲自足啗人况他人那得窺
誰不天涯笑偏予自苦歌未憂神氣損但憫負愆多日
月無停軌山川獨耐磨吾懷誰得似五岳九黃河
文出凌時輩達年類積薪五窮疑有物三朋似無神未
恤牛衣慟其如陶母辛蒼蒼好憐念菽水暮年親
自昔安吾拙毘陵若爲忙他鄉能倒屣貧女借餘光咄
咄知顏厚遙遙苦路長所期至色上自此恣翱翔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三

耳鳴

去年四五月右耳忽作鳴聞苦不已意煩心爲憎耳
鳴既苦之兼患胸氣升喉間如有物介介若相凝噤之
既不下吐之復不能往往中夜愛臥亦披衣興予時客
無錫陡有此症復口雖不以語心自知其深嘗觀黃岐
書氣理身乃平今我與之反恐其病遂成數噤陰之逆
耳鳴陽之騰三者狎爲惡吾豈金石身吾少孤且寡人
道百未申我父尚淺土我母老食貧弟與妹各二相依
多苦辛倘我便無祿恐亦終伶俚達人乘大化泡影詎
足爭亦有未可死正此丁不辰夜半嘯歌起咄咄問吾

神謂有人道患久已少童心謂有鬼神患自省懷天刑
疾乎何以來使我蒼黛輦究竟無可詰無乃操觚因謂
是致身術淫思搜其精臨文恣窮索當飯亦沉吟氣與
食相搏如何得久存且飲杯茗多水氣能上薰人迎脉
荷大於上應耳鳴及今不改轍扁鵲恐無憑禪理風所
冀四大乃幻形一忍又一決便期五岳行胡爲事苦誦
不終性命情深念义不然得正沒吾寧若遂裹僧衲與
死正爲鄰感茲自昂激庶幾齊死生外恐驚好友內傷
感吾親心中卽了了伴與爲懽忻秋闈事已迫隨衆赴
穆陵成名吾不覲無名吾不驚且以江山勝開此憂幽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十四

癘運遭二月餘憊憊復東征歸來掃屋榻恣臥無昏晨
家人察吾異知我爲功名詭辭心不惜真情何忍陳臥
起卽尋樂幸夢高陽朋茫茫醒醉間夙病漸覺輕貧家
費館穀譚亮我故人頻年約不就今歲始尋盟館景亦
瀟灑竹樹秀且清吾意安其處謂病霍已輕披吟未旬
自此耳復彭彭豈我命有制固難人力勝倘說終版築
僑臣終轉津請便披髮去抗志山泉林處山當吾右書
此叩前程

贈別崑山顧民服

往歲行卷中識子獨高步喟然歎美人十年馳想慕人

生寔如蘋隨風忽依附俯仰幾何時風波復相逐以此
推物理聚散真有數願言勗明德努力事前路

窮思

提筆攤書燈火邊夜深呻欠尚遲眠停書漫數寒臆事
只此燈光三十年

客中夏懷五首

夏日樓樓百卉腓流金燦石苦炎暉無言河朔偏逃暑
會有勞人念式微扇枕黃香偏孺慕囊螢車胤自書帷
游開公子爭騎驪玉塵齊執手倦揮

虞山南麓澤湖濱有客科頭在碧筠不信望洋愁予目
思竟齋集 卷之一 詩 五

居然清暑放歌人蟬鳴嘒嘒消閒晝螢照輝輝逗晚津
太息此宵蓮華景好風能惠倚門親

矯首玄雲見一龍須臾風雨暮諸峯乾坤酷暑雷中盡
澤谷涼陰几下供遂有權聲來萬井始憐如燬望三農
狂歌不禁縱橫落太息清寧未可逢

婆婦投緯感慨中垂衣聖主奏南風懸車樂浪紆長策
血戰遼陽挫武功吳越淫涼真帝警青幽大旱自湯躬
小臣願上憂時疏聞說天門未可通

三春水發望成湖六月塵飛草又枯敢謂杞人憂過計
極知漆室慮非誣作霖巖下真成夢肖象天高愧未孚

北牖攤書幾搔首風兮何日見黃虞

懷金子魚

劉尹相知勝自知從來朋友幾如斯得君共對茅齋坐
縱使無言亦解頤

懷鄭閑孟龔仲和李長蘅汪無際

自是當年妄品題浪言郊籍拜昌黎郊已看花籍已嫁
龔愈如今似越雞

旅況三首

羈人須自量無旅不窮途人笑繞指柔豈知折湛盧絲
絲園中柳條軟終難枯澄水井不測大魚亦所無

思竟齋集 卷之一 詩 六

識性可同處論交須有終法王妙明法忍辱乃大雄予
本小勇人慎哉寡親中矧有素餐負主人禮已崇

丈夫業失路低頭就人食焉驢真小人彈缺爲難肋在
昔呂布勇英名馳九域降人人殺之曰虎養不得

咏橋二首

橋大僅堪握中仍有畛界何以三君翁草處了無隘至
人齊大小須彌納于芥

大道自委蛇至性固不易惜此芳美樹踰淮改其昔願
以物爲鑒吾心匪卷席

陳古白移家楓橋寄贈

經營此日力無餘更值花時費埽除曾有一方安水石
亦須三日載圖書竹携宿土看無改燕識新扉到尚初
城與寒山路皆半過橋幾步是君廬

傳說行

送傅孟博北京鄉試

商王思道正恭默良弼入夢見顏色恍惚肖形求四方
版築有人應爰立說命三篇拜手陳當年主臣重一德
一日乘箕飛上天知是星精降下域星精炯炯映姑蘇
華胥遙遙又起吳方今天子亦靜攝將無夢與高宗符
傅子感之竟北去鼓篋懷寶入京都君家遇合自來奇
舟楫鹽梅可在斯爲道鬼方慎無動時西南夷楊殷武
應龍逆命
思危齋集 卷之一 詩 七
當時曾有師

貽冠歌贈萬實甫山人

北風獵獵天氣幽端居憶舊正顧臺門前剝啄聲何稠
惠然實甫遠相求與爲故人發憂爲故人瘳把臂入門
相勞苦炙肉行酒語綢繆君言兩歲客彭城好奇不問
囊中金一日費盡歸空手自覺懷悴難爲情我不竭來
瞻君宇胷中鄙吝終難平吁嗟實甫寤不早市廛肯容
君子老龍章鳳質縱然好關知還輸市人巧李白杜甫
真師表陶朱計然皆小道子何不採於山漁於澤翠春
雲鎌秋雨而謀其飽吾製野冠會古攷遺君服之可矯

殤

玄對齋望虞山

虞山一別又春秋重以貧驅感舊遊客含悲前聞日月
天開檻外老驕驕爲愁殺水分餘粒一任經綸偃敝裘
賴有孟中漫斟酌高歌醉眼看山頭

賦得蜀道平送朱恒嶽先生之川憲任

李白蜀道難陸暢蜀道易蜀道今古常如此辭入揅筆
互同異此道何難何容易但期吏治常如砥九州天險
何處絕劔關瞿塘真無比沛公用蜀出定三秦玄德用
蜀入配二京唐走蜀而靈武興宋保蜀而江沱寧其他

思危齋集

卷之一 詩

本

公孫躍馬李特源民王建竊鼎孟祥代承紛紛藉藉割
據爲英管如一餅兒養是矜善平李白之言之也所守
或非親化爲神與麒麟於近日播酋新平慎簡乃憲固
宜公行呼嗟嗟來夫子廟堂才優詔下邊徽來人有干
將之器湛湛之材不以雕刺水擊而以南試誰不知其
非宜哉君不見我皇自聖神廷取充位徒因循與其立
朝而責志孰如藩甸而宣仁亂曰已矣勿言之矣夫子
行蜀道平

粵東行序

先生初有蜀憲之命已勉成蜀道平一篇贈行

矣尋聞邸報又改命粵東學使於是又作粵東

行

徐子既賦蜀道平先生尋得粵東行天子若曰我憂蜀
何如粵士無文衡嶺南學政一付汝簿書我不煩賢能
天子知人能任使朱公不器亦君子君不聞漢廷尹翁
伏不起文經武緯惟所以大輿誠壯何不宜可以治賦
可典禮海南明珠量以斗自此遺珠無不剖借問嶺士
稱先達風度復有九齡否卽如近日丘與倫科名相業
各稱首夫子此行必得之北報天子可藉手

雨中雜咏四絕

思歸集

卷之一 詩

九

陰雲處處長莽苔路滑人希扉不開晚到前村問簑笠

明朝出市賣絲來

右雨村

烟波渺處一簑翁泛泛漁舟信雨風搖到酒旗人渡口

收篷且泊亂蘆中

右雨漁

所得生柴到市歸半將換米半燎衣他人莫笑生涯拙

力食無慙願不違

右雨樵

亭亭百尺起風濤濕透鱗皮似冰膏風雨不須看勁幹

自經冰雪已千遭

右雨松

旅懷

旅情可見矣况婦病於家寒露已歷月秋風老岢花歌

昨聽宿鳥片片看殘霞凡事淒涼足歸歎莫漫嗟

野貉四章章四句

去一鹿鼠得一野貉鹿鼠猶可野貉食我

匪直野貉亦似彼兔其窟于何維石之阿

野貉野貉人亦愛子伊老寡婦胡絕其戶

彼兔彼兔天亦愛耳爾雖嬌寵寵不爾罩

子歸四章章十一句 有序

子歸悼古也吾妻潘君賢而終始於窮不文不

永賦以志也

有孤也蒙天弗云怙惟稱皇皇莫我有顧母曰室之愛

紡爰布爰朝爰莫天方單爾戶爾能嚶嚶古禮之慕哉

嚶泣矣子歸室矣

之子于室有德有容脩彼女紅弗息弗食晨日既中日

中維何湯陳淙淙練嚴惟茸茸嚶之惟融融母曰吾家

也賢庶幾亢我先

既我弁矣汙可康矣授經四方我維時歲月茫茫之子

呱呱在牀嚴君在堂姑姒在旁懷人在望于堂色笑兮

于牀竟調兮于旁無傲兮

于嗟有年精櫟之妻我儀圖之實惟我儀彼蒼也天不

遺我妃如彼寒野或攫我衣衣可攫也維彼勞人如之

何我奪也

婁江館九日呈同學友人

悲秋秋晚更何如彈鋏言歸不爲魚佳節祇宜陶令酒
客帷偏有董生書寒楓婁水驚時候叢菊東籬想故居
不有高朋天際合若教愁緒此中舒

贈別海鹽朱道子

旅食在婁江有客同載筆情好日以親歲暮仍當夫子
歸鹽官南我往練水湖風翰未可期意氣如同室願言
騰驤龍乘此英妙日楚璞終見珍齊竿慎操瑟贈章未
敢煩披懷聊此悉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三

赴興州館江行遇雪

翻開南北湧江流俯仰興懷發棹謳白雪高山行自賞
朱弦流水去誰投淵淵會想韓鄆國寂寂殊慙祖豫州
何日鯨文于氣象風雲濟決一乘遊

贈魏寓吾星士

江湖節俠舊知名市隱垂簾講子平季主能驚賈太傅
何生心折管公明不須老去憐丘壑索取盤中認宰衡
一夕燈前無限意何人今古會縱橫

結交篇

結交各有適不以時地論北山生一雲乃與南斗并舊

時間關鳥仍和新鳥鳴臭味苟得似意脉自相親孔融
寔耆宿彌衡乃妙齡稽康本譙國呂安是東平當其結
膠漆不言意已深試之風波間兩心真斷金詎若流俗
兒名勢衡重輕要人百唯喏平交便稊嶠譬彼伶優者
色態俱幻成何當刷此風無令中土腥

壽繆仲醇

昔人名利世幸識元紫芝豈無崔湜輩蟻若市井兒亦
有魯仲連千載推高士當時魏巍者正可用詆痔尚友
欽昔英聲氣尋寥廓吾仰繆先生矯若雞羣鶴小精方
伎言聊與世遊衍卓然獨往懷眇眇自詎勉古人不可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詩

三

作今人當誰從願言壽百齡長爲叔世宗

思勉齋集卷之一 終

思勉齋集卷之二

詩編

詩

悲秋八咏 有序

吳趨欽愚公有悲秋八咏爲江右王曰常賦也其序曰庶幾奏之同人知余之所存悲有過之者焉夫士必悲秋自宋玉以來此系也宣尼喟然曰歲寒知松柏其發脉乎苟其未能忘情亦復誰能遣此余懷有耿耿者遂擬秋中倚題和之爰抒所思賦將成而潤州有寒直被放瞻懷霜脩之君子適相遇於吳江余曰商音奏而思勉齋集 卷之二 詩

存云 尊收降潛蛟舞其應也勉爲卒章亦以通其所

秋來明月動秋悲秋思偏生秋月時永夕幽光人不寐同旅人月自凄其此際何多今昔慨此際難禁無事悲悲哉江潭大夫形容槁枯逐臣赤壁洞簫咽嗚士有坎壈而矢職羈或寥廓而無徒人生到此形影自矢舉頭涼月涼於水千古傷心一時起明月今爾其木然無靈兮似珠敦玉盤抑翩然有情兮似仙姬女冠露濯苦不苦風飄寒不寒關山月箇慘不慘窮巷背砧安不安還愁目前兮如晦胡云千里兮共看至如對月傍徨心事

滿腔孝子痛居諸之不照離婦怨敝帷之穿光此皆摧肝動魄失志迷陽明月分何不華堂嬌綺羅何不西園照舞歌偏向愁人送清夜耿耿不寐可奈何吾悲今秋之明月青娥笑我生白髮 古咏秋月

此何聲兮之調調之刁刁吾諦聽兮似不平而怒號亦似騎氣而逍遙嗟秋聲之入樹間胡居士之爲改顏排蕩兮炎歊忽散淒緊兮愁緒相屬飄遠阜之落葉送司磕之漲瀾飛鴻越力歸南浦陰靈隨處屯北山惟聞闐之於喁有感予之素懷吾想風色慄慄山椒自童風威震蕩天地成冬風情清妙月皎當空風流高映景幻秋思勉齋集 卷之二 詩

容所以噫氣之司職取象君子之德風君不見桐江流芳分山高水長又不見西山爽致今頑廉懦方羌獨處此微澗兮伏下風而不陽吾悲分秋之涼風風可御乎訪崆峒 右咏秋風

露坐厭厭暑氣度瑟然此夕下白露吾亦漂乎不可留鶴唳中宵似驚近悲哉此露何嘗異華滋轉悵須臾事洪鈞一氣有時分何況人心能不武兼陵零露即朝收前日金蘭怨白頭宵征 窮抱衾裯一旦思垂永巷秋又不見木蘭團團自汜自休宿莽離離誰攬誰收零露今爾何不遂囑皓而爲霜我因戒寒而備藏又何不灑

突而爲雪使我僵臥以明節胡然乎露非露餘此白英
之皚皚胡然乎白未白餘此水珠之灑灑金風蕭瑟時
候變心知霜霰旋相見且復樽前歌露斯由他黃葉法
如練吾悲兮秋之涼露仙人指我遊仙路

右咏秋露

江南秋漸老澤國雨何多泥淖深三尺風期阻九河禾
垂垂兮生耳木疎疎兮若洗滯陰兮淫不開開陽兮汨
安止嗟爾秋霖曷不念下土之情他鄉異縣遷客歸人
荒村草落樵子耕氓或俟時乎將刈或數日而刻程聽
中宵之浙瀝具反側而愴神欲詈天乎不敢曰無憾亦
不能悲哉箕畢之好雨致我賜谷之無主雲馮馮兮彌

思危齋集

卷之二 詩

三

怒日憎憎兮愈苦皇天莽莽晦且亢下民黷黷若喪
斯其陰陽混之流痕而亂離棄之景況也耶獨不憐兮
漏原思之破屋又不處兮警陶潛之瓶甕吾悲兮秋之
淫霖誰能虞淵取日昇

右咏秋霖

夫何千山之茂樹兮經凜秋而非故葉辭柯以紛飛青
改黃而欲暮點風月之次潭表金行之愛素哀紅碧之
盡髡憐芳華乎不度吁嗟木葉之蕭蕭有感予心而搖
搖綠肥兮不屬黃萎兮自操翠幄陰兮本幹挺身戰兮
淒淒斯知榮莽一氣而異候文武殊用而同救郊廓定
鼎公也俎豆鳴鴉毀室聖也介冑若使葉不庇根而幹

不堪蹂又何取千年盤鬱之已厚嗟小人之無知賞丹
楓之紛披惟宜聖之喟然歎松柏於衆萎吾亦感春華
而秋幹美柔勁之攸宜吾悲兮秋之落木丈夫當此無
感感

右咏落木

萋萋芊草待王孫王孫歸兮草見根芳草何須怨鴉鵂
光風原不逐離魂我心如檣騁望秋原蘼蕪極目中有
煩冤嗟美人兮秋草血痕汚公更好彼后維兮辟陽何
楚虞兮克保觀斯莖於高原咄炎社於旣掃嗟蘆中之
有人拯通亡乎苦辛洗謂菰葦之弱脆藏此中古之奇
民眇江畔而不見欽流風以長呻嗟楚繫於沅湘集笑

思危齋集

卷之二 詩

四

蓉以爲裳判蕭艾而不服初秋蘭以爲芳何江渚之衆
草羌窮古乎留香吁嗟悲乎何草不枯所貴遺澤洵穰
且都吾攬蕙而流涕彼秉志而甘荼若夫靡靡小草蔓
茲遠道春也天天秋也枯槁斯爲細卉之自然何足煩
余之懷抱吾悲兮秋之衰草誰其常艾而難老

右咏衰草

夫誰唧唧在吾四壁惟彼候蟲若助太息吾太息兮因
古今之惻隱吾太息兮愁孤月之寂默彼何憂之忡忡
如有訴兮苦衷或告余以物理鉅細之不戀躬想其
動股振羽曠在野以恬度倏秋風之既悽通一竅於愁
暮既入戶以依人亦唧唧而斯怖悲夫小蟲之何知誰

有形而不萎縱百口兮哀啼曷寸漏乎爾私所以士
脩身以俟亦有空王幻泡相視衆惻惻以祈生此觀化
而已矣蚩蚩小人譬彼蟲倫牆方排而勸進刃在頸而
顛鳴若加一刻愈乎已又何異乎候蟲之願晨吾悲兮
秋之候蟲試聽絡緯月明中 右咏夕蟲

雁去兮春深雁來兮秋陰芳韶可憐羌何遠征梧桐半
死仍在沙汀不集菴而集枯誰如爾之苦貞賦彼雄鳩
之佻巧庶幾鶴鳴之在陰更有於飛失路中宵自征橫
雲陣而不入楊孤嶺以更深寡髮枯淚聽此自零勞人
假寐入耳忽醒何孤生之易感逗斯羽之遺音嗟乎有

思免齋集

卷之二 詩

五

識情鍾何極獨孤不射南歸翼子卿皓首傳消息李白
長風樓上酣杜甫霜前悲舊國彼皆有託於斯禽爰寫
深情之默默吾悲兮私之旅雁南北去住驚遊宦 右咏雁

龍湫歌壽方孟旋母夫人

吾聞雁宕東海陬靈秀歛與蓬瀛儔深山大谷得氣厚
中有異境名龍湫湫在山巔無時涸龍歸龍出任夷猶
龍之出兮沛商霖龍之歸兮媚山靈龍兮湫兮各萬古
天南莫與相崢嶸吾歌龍湫壽方母有子持歌進壽酒
母也靈湫子也龍雁宕所有母家有

隴西歌爲茂初兄弟燕喜一笑

隴西兄弟真金玉長公次公幼所熟次公仙去記玉樓
有季長衛起相續長衛才情擅古今典酬落筆凌時俗
余與名賢百不如尤向此兄私歎服朝夕怡怡偕伯氏
起居阿母萬斯福阿母膝前才子羅諸孫鼎鼐皆賢淑
長春此日壽筵開妙染名篇滿於屋

讀陳仲醇蔣節母傳

臣忠妻義問尤難野史陳君有睹觀寡婦提孤凡事苦
上卿託寄止心丹聊上蔣母看貞碣始信笄幃比謝安
住世彝常辭世佛蓮花座上靜無瀾

驅馳二章章十句 有序

思免齋集

卷之二 詩

六

送侯豫瞻也豫瞻從父大諫公北上爲侍行亦
爲計偕也

父曰驅之子曰馳之以猷以念吾分持之其毅其綱行
將宜之彼木之喬爲國之標彼世之髦爲國之翹
父曰馳之子曰驅之王事靡盬吾遑需之夙有好爵行
將與之彼國之標維木之喬彼國之翹維世之髦

練水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章八句 有序

賦而比也共惜仁侯移任長洲

悠悠練水日則有潮維練之民靡夕靡朝匪則靡朝父
母而遙誰養我枵

悠悠練水夕則有汝維練之民靡朝靡夕匪則靡夕父
母他適誰殮我瘠

悠悠練水潮斯夕斯君子至止思斯斯斯將去汝何
以維之瞻彼茂苑遡流隨之

偶占

忽到于今得快然日呼酒友夜安眠誰知但出饑寒外
宰相田夫只一般

懷錢受之

時致手書相存感而口占

老去窮來成憎物憊窮敬老即吾師玉堂誰氏能爲此
眼見編脩錢受之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詩

七

風雨與潘汝躍臥金闌北庵

北庵夜雨故人逢蕉樹濤聲催曉鐘我欲前行君莫挽
飄零自喜佩芙蓉

坐中庭忽見天放光可十餘丈許俗喧爲天開眼

感而有咏

昨夜中天大放光共喧天眼看南方天如真看南方事
應道從前不看長

漫懷四首

打疊癡心亦妙哉從今昂首不重迴伊周事業由他倖
藥許風光信我裁人觀破時皆一夢鬼椰榆處有三槐

但教粗糲時常足任與時人笑不材

老窮自有老安排亦筭生涯亦暢懷瓶罄告人渾乞市
歌傭鎖鑰却生埋秋風黃葉時堪惜寒雪饑鳥事恐乖
總道天公分我定龍鍾白首坐清齋

于今不樂待何如韞鎖吾生一日除款段聊堪車下澤
茅茨亦有粟瓶儲無官身世皆閒散揣分風花已自餘
兩截情懷我笑也拋他制策看閒書

君平棄世尚回頭世棄君平意決休但慮取材多散木
寧愁濯足少安流三朝文鳳鳴衰德一代人龍臥敝裘
可惜我歌天下輦彼哉誰識濟川舟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詩

八

送學師吳白澗擢官南雍

夫子千秋人余亦澹蕩士神行理無隔閡吳成知已成
均暫回翔台衡須可俟如予久偃蹇誰能拔茅起靈奇
自二種有驥有曳尾

咏懷古詩十二首

男子懸桑弧生即志四方十三通詩禮遂思事明王輕
肥何足慕人世紀綱已具繫看安安得效雌藏惜哉
遘陽運正道不復昌彼誇屋粟者別有肺與腸此曰君
子儒踽踽亦涼涼身世正相違叩領安所望不如養風
志去入樵漁行

鳳凰有奇質羣愚訶不祥鳳鸞無所託仍歸故穴幾或
爲鳳凰謀子質九苞歟曷不鍛其羽混與凡鳥翔鳳笑
君討過辭物慎居方倘遂如君謨靈凡俱失常萬一重
瞻作我懼死慚惶

龍先被帝勅飛天行霖雨甫欲躍淵起旋奉詔且駐龍
仍垂頭蟠不喜亦不忤共謂神聖德榮辱無改度龍笑
曰啼哉飛變潛乃素

魯有學觚者乃投古觚師三年專工此削縫無不宜自
詫操觚出國手不復疑誰知觚不觚舊式變新奇新觚
縱橫售此觚空携持學者乃嘆息先王誤我饑觚哉復

思竟齋集

朱之二詩

九

觚哉宜尼亦歎斯

道士懷其寶乃浮東海來此寶開匣懸精氣康三才浮
海豈不苦道者有好懷國人共嘔嘔驚詫非等儕或嫌
步履異又訝冠劍鬼持竿大逐之誓不同塵埃道士顧
一笑駕鶴還蓬萊

少無適俗韻頗懷濟世心管仲不肯死傳說甘自湛以
今揆昔意慷慨發哀音一朝玄髮白人車具陰森乃笑
傳與管僂倖成勲名不如一壺酒拂石彈素琴

有道出經世允爲天子臣素餐肥其私此與奴爲倫大
奴霍子都小奴張阿興挾勢弄姿態威嘆平民嗟爾

縱橫來誰能不隱淪

屠沽入名山見鹿興思膾及對浩浩川又懷畧與尉遊
傲宛然清中心濁於渭吾隣有先生裹足如有幕懷中
無一物玄想眇千代星斗及河嶽胸羅而紳帶舉手謝
俗子高不在遠載

見賈豈不樂乍見姑澹如尋味真可欲神乃往與愉會
且有邂逅披心結歡娛如彼食珍羞口爽始知腴亦如
玩圭璧通理歡瑤瑤嘆吁嗟無情人忽見若投壘試問何
如賢曾不辨龍精習語三日後佯仰借聲譽坐令旁觀
慚亦使賢者吁

思竟齋集

朱之二詩

一

富貴亦何爲人生取適志勿言上秦牽且念居東避韓
信反接時何如釣水次東觀可笑人田父室稍遂手揣
十許金心起百端事西隣斗粟翁日高還舂睡乃知名
利醜村醜聊可醜

王濟實平吳反遭讒者構始亦色然爭既悟福爲陋人
世孰無情見怪能不歸忽然寐而醒仰睡知自受我化
更觀化逍遙終宇宙

君子坦蕩蕩天人無怨尤一發失正鵠反身自刻求所
以世路寬隨在得天遊身隱焉川文甕破不回眸我思
古之人卓哉少匹儔

贈顧玉川

玉川仙人乎千里直一息列子行御風夸父走逐日昔
我謂齊諧今我見奇特結束類道家髮科疑劍術義烈
慕古人周旋愛文墨一舟恣遨遊所在乞題述子真方
伎倆我無李白筆惜哉不遇時曷不楚漢出

壽張則成

清河丈人八十歲黃髮背人中瑞機事生平了不諳
傳經歲月門常開人自膏梁人自綺先生首肯與布被
爲問世間戚戚憂何如日午勦勦睡絳帳春深桃李花
此翁偏領青陽氣席間函丈幾多年皓首婆娑堪自醉

愚庵集

卷之二 詩

上

送沈慶雲調選二絕

贊仲時時落葉聲伏有徐騎與寒鴉
桐軒行矣起塵蹄

氣飄高爽爽氣霽陽三唱向皇畿功名處處皆雲路
但得恩鴻是錦歸

讀陶詩感懷

陶生生季世我世季子陶陶有方外友遠公何超超亦
有方內友顏延故士標白衣酒可醉素心隣可招今我
有此否形影與逍遙

茂宰朱遵子閩中貽書相念旋接比部黃經甫書

仍有俸金之惠

南中茂宰乍遺音北部仙郎仍惠金可惜學成時所棄
還知道在友相欽雲泥一判難爲偶山水三生聊自尋
願望貴遊同學者君民好展隱居心

忽憶

忽憶傷嗟十八年我妻形影竟無傳
觸景淒淒生可憐兒女笑啼場已換此翁情事老俱遷
時思重起卿卿看半想吞聲半想嚔

班仲升歌送王慶長北上

班仲升父彪兄堅文學林一日棄去事縱橫自入虎穴

愚庵集

卷之二 詩

三

取虎子三十六國靜無聲定遠金印如平大借問何如
父與兄丈夫志氣思戰場文章小伎雕蟲行君不見瑯
琊王慶長祖世尚書父選郎素業淡泊視無光願與衛
霍橫街近衛敵騎驍邊方挾策杖劒謁我皇願如班
超使西域爲君三矢定遼陽

賦

幽憂賦

唐愷悌之怔忡兮心若結而不舒天胡降此奇蹇兮而
遊支離于詩書揆余生其二十二兮嗣日月而瞿瞿每
念茲以永歎兮哀其楚之不如行惘惘而若迷兮笑老

馬而爲駒問父母其何造兮紛有此難條也奚祖宗之
忍予兮曾不憐其剝膚亟從是而請逝兮戒室人之背
車羞泣血而慙如兮慘孝子之衣袂洵夫子之清揚兮
誰壹顧而可居緬孤竹之高蹤兮惟內事之已餘矯首
陽以爲殍兮靡怙恃而與與子棄室而逃虛兮固足進
而越超豈娶妻之必齊兮何舉案之必魚曠昭如其發
矇兮神情怙而躊躇淚淋浪而不收兮痛皇天之窮如
亂曰悲乎悲乎天莫聞知子兮子兮中紫亂絲如何如
何其勿懷思

海屋添籌賦

息危齋集

卷之二賦

七

大乎哉海之靡殫也汪洋瀟灑泮洞瀟灑汨瀟灑洗洗不
見水瀉瀉天地兮若失跳日月兮倏九受百川以爲吸
注滉濶而不凝飛流沫而成幻始太乙而造端爰有神
人者凌萬頃而直渡駕雲氣以橫翔瞻層樓之重覆欣
側景而望洋失乃遣巫咸而卜宅命望舒以度量波臣
遠匿海若爰方夸父負土禹強採樟馮夷爲役湛圯助
勦既取盤根於仙李亦來月桂於娥皇而乃公輪運巧
般倕獻長陰陽爲囁太極爲架闢靈星之門啓離明之
堂玉樓瓊宇金壁丹牕載施之麗有燁其光不數瑤池
之制彷彿閭闔之闔而乃紫薇錫慶黃道落成雷煥珥

節風伯清塵偕女媧而至止驚百兩之麟轡於是錢塘
禁其一怒龍伯緝其長人有孫韋顓頊肩吾之侶以爲
客亦有員嶠方丈蓬萊諸境以爲隣而乃縱目升沉靜
觀潮汐越陂室之洪波聽禹門之三汲已無意而任春
秋亦持籌而紀陳迹方漢楚之鴻門又曹劉之赤壁方
田寶之貴寵復衛霍之功績滄海忽爲桑田桑田又成
往跡美麗智之靡窮信白駒之過隙於是此神人者撫
籌而歎鼓掌而歌歌曰滔滔兮海流淒淒兮吾籌滄桑
兮幾時休萬壽兮又何求

息危齋集

卷之二賦

七

思危齋集卷之二終

思勉齋集卷之一

文編

侄 士亮公采

嘉定徐允祿汝廉著 門人潘 潤雨臣同較

男 京朝宗

論

聖人主靜

靜卽太極也道之根也裁成天地化育羣生洋洋乎大哉而論靜者不察也是故聖人得之於靜常人失之於靜聖人以靜而神常人以靜而窒則其所謂靜者各異而趨向殊也夫靜非對動而言者也如對動而言則黑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一

白蒼素兩者絕不相爲而靜固稿死幽滯之境耳尚何足爲聖人之主而聖人之主靜尚何足以立人極哉亦曰靜卽太極也夫人亦知所謂太極乎生於玄黃之前而不爲老抵於亥會之窮而不爲枯周於六合之內外而不爲大投於一隙之蟻穴而不爲小是故震雷疾風拔山推木而太極不驚旱魃出河漢焚而太極不熱雪天冰害萬蠶凍死而太極不寒然則靜非太極乎而武者聞靜之名而不得其說遂欲別之於動之外以求所謂靜也者而不知靜者動之母也生地也人之所謂靜者動之反也死方也於是有施之於身則遂黜聰明墮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二

肢體面壁跌坐以求所謂靜於是有施之於國則遂棄而君臣蕩而禮法剖斗折衡逍遙齊物以求所謂靜更其甚者謂大她山河幻妄身世逆旅逃之於幽冥不可知之鄉以求所謂靜也而豈知聰明必不可黜肢體必不可墮君臣必不可棄禮法必不可蕩而天地身世必不可謂幻妄而逆旅也則其說窮而或者遂矯其靜之說以爲動是故縱橫奇正之術堅白異同之論陰陽刑名之學紛紛藉藉各據門戶而卒之天下大亂無復人道則天下相顧駭愕以爲主靜主動均不足以立人極而更逃之不動不靜之間如執中之子莫中庸之胡廣模稜之蘇味道俱立影響疑似之間以庶幾於道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上帝之所以下日月之所以代明山川之所以流峙鬼神之所以屈伸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變化是天地日月山河鬼神凝眸注盼誰非動機而嘗試察其主張之者綱維之者變化之者將與之俱動乎將不與之俱動乎將與之俱動而其中自有不動者乎將不與之俱動而其機絨自有不得不動者乎故曰靜卽太極也道之根也此聖人之所謂靜而非常人之所謂靜也是故聖人主靜主靜云者靜爲主而聖人爲客也若毛遂之於平原馮驩之於孟嘗而馬

周之於常何者也時遭其盛則垂衣端拱鼓琴南面履天子之籍臣萬方之長天下以爲可肆意而莫禁焉者也而聖主此靜時遭其衰則左白旄右黃鉞易置手足顛倒冠裳天下以爲是暴怒而不祥焉者也而聖主此靜時遭其孤窮顛沛則問關險阻歷騁山川隱於蓬蒿之下簞食之中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天下以爲是窮愁而不堪焉者也而聖主此靜其靜者何物也卽中也正也仁義也而中正仁義卽所謂太極也誠也蓋聖人奉此中正仁義者入於水而水不能濡入於火而火不能焚入於鳥獸之羣而鳥獸之羣不能亂故靜也者從其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不濡不焚不亂而名之者也非其漠然頑然之謂也如靜爲漠然頑然之謂而聖人乃主於漠然頑然之鄉則聖人直一木彊之人止耳而當之以變聖人必不能以權應當之以常聖人必不能以經應當之以疑難冲突之交聖人必不能以左右逢原應也而豈聖人之靜之謂哉惟聖人主靜而天下之人或泥之於靜之中如老佛之徒或恣之於靜之外如申韓之流或逃之於不動不靜之間如孺莫之流或日用而不知其妙又如匹夫匹婦之流絮長較能程功比德則聖人固在形生神發之中而獨操其所謂攝持陰陽變合五行者以與天地

相左右而天下之仰聖人亦且戴之如天履之如地奉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而人極於是乎始立也故曰靜卽太極也道之樞也而惜乎論靜者不察也

疑論

疑之生生於心也機心勝則疑生疑生則機設機設而利害形焉夫明者神之庭也疑者鬼之門也神主陽而鬼主陰也人心全體陰陽者也陽明而陰暗陽見而陰伏陽直而陰詐陽拙而陰巧陽發而陰滯夫太陽照而燭火息陰晦塞而魑魅見夫亦各從其類也是故登泰山之峯泛五湖之水遊通衢都會之中亦何慮而何疑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四

至若採藥而入幽壑則疑毒瘴矣沂江而遇風濤則疑覆溺矣呼朋而入閨房曲室之中則疑指謗矣以陰感者以陰應以陽感者以陽應蓋心之靈也理之正也類之從也嗚呼人心之深深於河海人心之險險於太行事端萌生陰陽交戰夫交戰之心卽陰也而又陰陽交戰是以二陰夾攻一陽也而陽安得勝陽一不勝其勢必浸消浸滅以至漸盡無餘而此一陰者靈臺之上太宇之中或上或下自升自沉是故戴天而憂其墜履地而憂其陷麒麟在郊而憂其吞噬鳳凰集室而憂其爲巢甚者一室之中而心設藩籬枕席之間而心排戈戟

又甚者身處燕閒之時而目覩弑殺之慘躬御拱把之
屋而神馳萬里之外又甚者晝思則夜夢神飛則心動
而遂謂夜夢者神告之符心動者靈機之報種種孽緣
轉展反覆于是遂設機構阱砥劍張弧或訊及於小人
或假問於婢妾或對面而飭取或潛蹤而推測嗟乎夫
小人婢妾其良善者百不一也乘機遺會騰謗千端闔
闔縱橫何所不有至於對面飭取尤爲至寃夫我也有
心而彼也無心無心之人嬉笑語言何所顧忌聽者摘
其風雲影響之言而頓附會成獄豈不寃哉是故忠臣
飲恨而就刑孝子吞聲而泣父貞婦忿極而自經良民
思免齊集 卷之一 論 五

感者以陰應如斯而已矣

員通論

君子必達不達不足爲君子大率天地之間員者達方
者滯通者達塞者滯夫彈丸置重嶺之上而可使走千
仞之下也細流涓涓崑崙之穴而可使夕達滄溟也是
故方員在前君子取員通塞在前君子取通此君子所
以達也嗟乎員之愈於方也通之愈於塞也天下辨之
而天下迷之也取其員矣更成其方取其通矣更成其
塞則是圓與通之未能辨也嗟乎盍卽圓與通之物以
其性乎夫日生於東而歸於西也天朗於晝而旋於
夜也四時之始於茂而成於枯也卷石之置於高而赴
於卑也水發於西北而趨於東南也吾又見泰山不知
幾千萬里之高也其巔不能禁牛馬大地不知幾千萬
里之遠也其靈不能祛污穢太行山前之松柏不知幾
千萬年之壽也其力不能跨跬步而前君子由前數物
觀之而員與通之性斷可識矣君子由後數物觀之而
方與塞之性斷可識矣則豈非廉者達而貪者滯乎則
豈非下者達而上者滯乎君子於此取決矣是故袞冕
在左鵠衣在右君子取鵠衣萬鍾在前藜飯在後君子
取藜飯嗟乎是真能員者也是真能通者也達也而天

下莫不以爲大怪也曰是亦不近人情爲室而已矣而莫有知其解也嗟乎盍亦反而思之乎夫人安有生而袞冕萬鍾也豐於遇者或二十前後而得運於遇者或三十四十前後而得也夫當其未得之前朝衣蓐飯固素也一旦易其素而新之夫乃食牛以大牢而強以衣冠猿猴者耶如是而曰吾能無損真相也無之矣然而猶可解也曰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留我無如遇何也嗟乎是亦辨矣則遂當素富貴行富貴如舉陶伊傳而止矣而或者小人厚貌深情高拱大揖控馬隨侍凝掃權門脊如負重舌如轉圓面如傅粉足如懸木而自托之於圓也通也達也試有鬼神者洞照其心則曰以此爲子孫計嗟乎子之子爲孫也孫之子爲曾也曾之子不知其何人也欲遺其業於我所不知之人已爲可笑而况又烏能必子孫之世其家令不復藉此吾所謂方而塞者也嗟乎方而塞卽佛氏所爲障也君子以圓通破障而天下爭以方塞成障則宜乎君子爲大怪也嗟乎人而知袞冕之不如朝衣也萬鍾之不如藜飯也則知所謂圓與通矣人而知所謂員與通也則庶幾乎所謂達矣

性如日光

且夫三極之所以不毀者豈不以性哉性者何也在天則商書所謂明命也在人則大學所謂明德也準之一人而合準之千萬人而合又準之千萬世而合者也其體淨不着一垢其用潔不染一塵其施廣不障一物者也故曰如日光也今夫日之得天而成照也大之泰山滄海小之竇穴微隙近之耳輪目睫遠之一元十二會至廣也而光弗爲之阻也至久也而光弗爲之改也其間亦或雲掩之月襲之妖星犯之至變也而光弗爲之易也或者曰性如湍水也又曰如杞柳也而何以如之也嗟乎是惡足以言性哉左傳紀劉定公之言曰民愛天地之中以生故皆得所謂則者以定命曷所謂則哉則性而已人之有性如天之有日也性之有則如日之有光也則之不可移易如光之不可晦蝕也移易之矣而則如故如磨蝕之矣而光如初也天地惟得此不增不減無去無來之理以生人而人復得此不增不減無去無來之理以自立於世故萬物榮枯四時代謝人事錯雜山川糾繆皆藉此元精之理以主持而斡旋之而世道不至於缺陷則皆性之爲也而或者不察第見一父子也父堯而子朱一兄弟也兄舜而弟象一君臣也君桀而臣比干且構賄淮而爲枳谿賄汶而死也則遂

以悠謬之說妄言天性而豈自知其不然也哉天能以其性付之人而已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則又惡能必之人哉但性體常明而一切紛紜屬之外感於是乎夜氣可生入井可驗嘩蹴可激一點真心時明時滅而所謂日光者終不少息也而後世不務求盡吾性乃逃之虛無之鄉或入之功利之域以爲托足焉嗚呼大明中天而或者資燭火以自照卽有所見亦歸面牆廼足以見其熒惑矣是故性之體如日光也人之率性而行則人之日出而作也聖人之與性爲一則瞭者之於日被其光而忘之者也衆人之自戕其性則盲者之於日自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九

棄而不知光者也性如日光其論性者之衡乎

篤信

徐子曰疑者事之裁也信者行之幹也義者生於裁者也功者立於幹者也非真疑不能篤信不篤信則無成何則耳目始孩是非競起是之位一非之岐百一則端渺百則聲喧而喧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新可喜其怪可述庸衆之人罔不靡焉相靡而煽并爲一談則其勢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於是而生疑惟疑也合之天道謀及乃心於是而生裁惟裁也是故震伐則百之喧息矣異制則一之位著矣當其非卽師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一

保之詔父兄之訓不可用也苟其是雖在芻蕘狂瞽猶將取之於是而生義義生信信者如越行必南胡行必北無今是無昨非無左牽無右掣故曰篤篤信而生行行其所信者譬如取水以滌取火以爨父子主恩君臣主敬者也與鄉爲仇吾行之國與國爲仇吾行之天下與天下爲仇吾行之千古與千古爲仇吾行之以一心心者天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蓋言行其所信也苟非真疑之曷以信苟非真信之曷以行故曰幹幹立而枝生者甲拆之符也是故天知之而千古不敢仇千古知之而天下不敢仇天下知之而國不敢仇國知之而鄉不敢仇建立則永賴矣著述則定保矣故曰功者立於幹者也庸衆之人靡故無疑無疑故亦無信無信故亦無功常試觀於庸衆之聚矣一妄人曰程頤可殺衆遂和之曰程頤可殺始而欲殺之者不知其何故也旣而羣欲殺之者又不知倡之者何故也直妄人雷同相與靡焉而已矣嗟乎當是時而有默然不言者乎吾將取以爲友焉

至孝

且夫懟親者天下之所爲不韙也然有懟之而適以順順之而反爲懟者則亦原其心而已吾勢誠窮吾情誠

迫吾心誠不可解吾懷誠不可喻則雖鬻拳兵諫甚弘
逆天君子猶哀而許之又況家人父子之情遭此變故
者乎苟徒以菱菱之意求塞我人子之責而止則履霜
之操新城之寃縱千古悼心尚欲起九原而吊之而尚
論者猶得據夫孝不毀之說以議其後又况惻怛不如
二子而乃得稱至孝者乎是故怨慕者或亦人子之所
不廢而道之所載也嗟乎人苟非無人心之極者誰甘
於不孝哉吾呼吸父母氣也吾起居父母形也吾視聽
言動皆用父母精也今夫處困而人緩急之三年而過
其門猶有煦然之色而矧於罔極之恩若父母者哉故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人未有不孝者也其病在於不明理而不勝其悃悃者
也彼有見於從令者則以從令爲孝者也於是乎父殺
人而子行劫則有寒浞之男辛建之子祭仲之女出焉
彼有見於捐身而死孝者則以捐身爲孝者也蓋曰親
實生我我實鞠親又奚辭哉則衛伋申生之行且比比
矣然而大君子之門不道也且夫明鏡可以鑑形重裘
可以禦寒以物猶然有效於人矣乃吾親造我生我
長我育我顧我復我而曾不得藉其子之力以免於戾
而遠於愆則吾親尚何賴於我而我亦何得比數人子
哉是以孝之至者不憚處不韙之名而以成吾親也語

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殆非也天下容有不是之父母
而無不是之理是故父母而合於理則志可繼事可述
箕裘可紹遺緒可尋也不然而處最不幸之勢吾且爲
禹親且爲舜吾且爲仲親且爲叔則從令易耳捐身亦
易耳顧一念之亦安得以濟惡不才而爲世系之玷乎
又安得獨以其瞠瞠而蒙親以汶汶乎是故精誠之極
結於心胸格於天地通於鬼神不忍怨又不忍不怨不
忍慙又不忍不慙不忍諫又不忍不諫是故下氣以迎
之柔聲以入之如此乎其慎也反覆以告之號哭以隨
之如此乎其惻也百官牛羊倉廩而不足以解憂少艾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妻子而不足以解憂如此乎其慙至也夫然後吾親始
翻然而悔釋然而悟矣何者母嚙指而曾參歸祥卧冰
而後母順是故父子一體氣息相通子積其誠則父喻
其志也若謂頑嚚者終不可格圯族者必不可順則舜
禹何以稱焉嗟夫方人子在襁褓之中其時嚙笑步趨
父母且爲之憂喜豈其既長而終忍其孝思抑鬱以死
哉則怨慕者其究未有不得親者而輕委其身於溝壑
亦已過矣彼以秦越人之肥瘠視父母之過者又不足
道也聞虞舜之五十而慕者可以愧矣乎或曰凱風何
以不怨曰不怨而凱風何以作也

道學

道學聖賢之事也講道學乃聖賢之言也今有講道學之人于此則見之者攢眉而避聞之者掩耳而過矣此非講之者之過也其攢眉掩耳者必小人必淺人必俗人必小賢人也何以明其然也夫小人者其行禽獸其習魍魎也彼知孝弟禮義爲何物哉人有問致富於莊躋者莊躋曰急去子五賊其人駭而請其名曰仁義禮智信此子五賊也小人大要類躋矣則當其前而莊譌之以道學是猶奏韶武于犬豕之前也而奈何怪其狂吠與躋躋哉而小人之上有人者其人下流其智下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五

愚也彼知商賈農工當家力業則衣食豐老宿少饒朝夕講誦則爵祿至而已安得此不情之語誤人之說而稱之則其視道學詭語也游辭也棘端之猴無當之厄也故曰夏蟲疑冰爰居駭樂此類是也而淺人則稍進矣彼以爲孔子實言仁孟子實言義夫仁義安可非哉但仁期于事親而止矣義期于從兄而止矣而道學之家精言之則無極太極廣言之則乾父坤母析言之則性命情氣實言之則存養省察意其岐而不一眇而無當乎以此而非道學是斥鷃之自足于榆枋河伯之自多其秋水也而小賢人則又進矣彼實知有性命而偏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四

迷諸釋老彼實知有學術而偏近夫王何如唐之柳白如宋之蘇黃寧不亦識解超行事實心意朗哉然而柳白終身與退之分路蘇黃畢世與正叔若仇也何者小也大辟大抵非柳白所解居敬窮理非子瞻所及也故曰其攢眉掩耳者必小人必俗人必淺人必小賢人也雖然道學聖賢之事也講道學乃聖賢之言也而所至得忤屢憎于人如屠狗之人過肆犬必羣吠焉則吾亦請有以質之夫道取獨寤非爲人知朋來遠方亦須自至若使匪人義必麾之卽曰無徒而吾道自足獨立何懼乃近代道學有意聚徒未來則招已來則繫荷在座下無人非賢故有專犯名教鄉里不齒而大賢門下見爲屬籍何其濫也夫道本一致何分門戶尊德道學總歸成已苟會其一卽二氏可裁而况師同孔顏學同仁義但問歸宿安詰發軔乃近代道學專論教宗曰朱曰陸出奴入主譬如一室先自紛拏室外之人奚從稟命何其囂也夫道原性命終于位育若舍事功學卽無補故漢唐以來凡著明良孰非吾道要其旨歸自分正誦王通續經識其大者乃近代道學獨擅六經煌煌大人擴爲豪傑必嘗講學始收聖賢所以文廟兩廡多列腐儒經綸君子視之揜笑何其隘也夫道極堯舜人皆可

爲然孔子自省每曰未能老彭丘明庶幾自附乃近代
道學類有奢願撰文著書必叙道統孔孟之下便隣近
儒近儒既升已亦獵附諺亦有云虎頭鼠尾二帝開基
賢士紹統何其誇也夫道至精粹喻彼良玉一着形氣
未免雜焉止諸至善必也大聖所以論人欲寬取途貴
廣由嘒賜資均爲吾師乃近代道學隨人輕重罔能取
材言託孔子齊東成訓語出商假卽多貶剝漢來諸賢
尤無剩膚何其刻也夫道取近人平易乃達縫掖章甫
隨俗所宜故堯爾牛刀何嘗不戲舞雩從遊亦取樂焉
乃近代道學多事矜莊居必危坐行則履方衣冠動止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刑六合

人令於天天命於理而一理萬殊自爲經緯總其凡謂
之數夫曰理猶可會也夫曰數不可筭也微乎哉子之
罕言命也其知之矣而今之言者率有兩家謂人生而
不鑄於數乎此樹花同發之說也主其說者曰生人參

差譬如樹花乘風或墮茵席或落厠穢何常之有此言
以破因果之論未可非也而并以蔑夫數則無乃襲韓
柳之妄談謂天爲潰瓜決癰也者而謂人爲蛆蟲蟻虱
之螟螟者乎覆有主數者則曰人生則有數數必起於
年月日時而因以就支干而因以推生剋休旺而因以
定窮通壽夭智愚賢不肖此文宰相用例直簿吏便足
之說也夫大化遷流幹運萬品是故大治爲爐陰陽爲
炭方圓鈍銳躍冶而莫睹受鑄而不知是以此尊而崇
之曰帝彼冥而任之曰天而若以爲掌中之支干卽人
物之元命片紙之圖位卽昊天天之玄樞則天卽不得稱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靈帝卽不得有權仲尼之知天命卽不必待五十而堯
之警予禹之荒度周公之請代總不若今之庸妄小人
布筴推筭而能逆睹其所必然也善乎呂才之言曰長
平坑卒何必盡犯三刑南陽貴人豈其俱當六合其破
流俗祿命之障也可謂至明辨矣然則易乎折衷之吾
以爲人生必有數但數也者必非人智之所測夫曰數
矣而又不能測乎哉今夫爲九九之法者未有不以計
過人者也其於乘之除之參之伍之勾之股之少而習
焉白首而不輟焉又非不至精且熟也然而能計貨者
未必其能分田也能分田者未必其能推曆也同此一

數而彼此用之則眩瞽而不能相爲且一事之中失之纖微條已差之尋丈而又起筭矣此皆其至粗者猶若是而況三才交會理氣同通有精入無形多極無筭高之出皇天幽之入重泉者哉是故堯定閏法舜齊七政能以晷影躔度之法規天而終不以時日支干之說規人豈聖人則有所靳於後世哉蓋天體之四遊可憑而神道之主張難測也彼世修于平五星之說抑亦小智之人假其幻術以呼愚者而求飲食焉而間有士大夫亦稱其說何也昔有問前知之說於朱子者朱子默然不應已有間曰吾所知者惠思吉從逆凶謙受益滿招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七

損而已若夫明日雨後日晴吾安從知之哉吁此真君子之言也

漂母

古之所謂豪傑者恩有不必報而怨有不必酬者也乃有決然而不可已勃然而不可釋率然草野之聚談而若夏之以明神誓之以金石寧死而信其言者彼爲是拘牽離解者哉痛莫甚於刺心感莫大於合志也古者豪傑之士居貧賤而恩仇紛錯可勝道哉若夫小白釋怨於射釣重耳負德於側席祁奚不見恩於叔向季布不見罪於沛公人謂豪傑之士心事卓犖小忿不足以

發其怒小德不足以係其心而後可以圖功名於天下成後世之烈嗟乎豪傑獨非人情哉必謂小忿不足以發其怒而小德不足以繫其心則趙宣子何以免於焚秦穆公何以脫於戰破曹之役僂負轡何德之深一叱之辱魯勾踐何懼之至也故曰思當者一言而刎頸仇當者一笑而稱戎政之俠也感也羣之戰也笑也恩怨之於人豈不甚矣哉吾讀傳而得淮陰侯固今古之奇士苟非其志也非其願也卽常官之以侍郎授之以執戟廩之以參養而不以故免其垓下之圍非其志也非其願也卽常拜之於壇王之於齊再王之於楚而陳稀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八

之事卽陷不軌其心焉由今想其人必也剛而能謀沉勇而善計足臂而不可恃彼且不有楚之王漢之帝而獨戀戀於故所識一嬖人哉則史所謂千金贈漂母者傳之者妄也來可信也不然而草野之遇何仲登壇之拜一飯之德何如其王之封信且不負一嬖人而負漢王哉信且負漢王矣而漂母何爲者則千金之贈傳之者妄也未可信也而余謂信卽非豪傑耳誠豪傑則必報漂母亦必負漢王何者夫豪傑之方困於沉淪也其猶鹽車之騷塵中之干將乎必且自奮其一斑而一時之人亦且爲之吐屬爲之驚愕爲之欣慕愛慕而不能

已其吐罵者小人也其警愕者庸人也其欣美愛慕者則其儕類也而豪傑處之則或怒吐罵者則或憐警愕者則或德欣美愛慕者而亦或仇欣美愛慕者此其故何也蓋斥鷃笑鵬而魚蝦或以制龍彼何知焉彼能知我則亦我而已矣又何以稱小人乎故小人之不足以辱吾技也庸人在方之內而吾示之以方之外何以得不駭則憐之矣若夫欣慕愛美者彼真愛我耶抑欺我耶將圖利於我耶抑忌我耶智不足以知之勇不足以決之皆不足以爲豪傑今夫淮陰侯以楚之亡虜而入漢漢之蕭相國劉沛公之待之者則至矣然而于淮陰

忠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九

侯何有焉彼蕭相國以信餌漢王而漢王又以信餌項羽者也其追之者則以王之也其王之者則以殺之也功不成而爲項羽殺功既成而爲沛公殺誰見蕭相國厚而沛公仁耶蒼莽偕起篇秦之民食秦之食而據秦之地安辨君臣故吾知信必反也方信之釣於城下極身無二庸人不齒之而漂母獨能爲之飯信以爲彼亦不凡直將圖利於我耳故且爲言以挑之乃漂母意故不在報曰哀之也嗟乎漂母則誠知淮陰侯而愛之矣漂母獨無俠累之仇王僚之敵耳一發口而遣淮陰往淮陰侯豈愛死哉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豪傑如曰漂母

則一賤嬖人耳一飯直升合耳草野之遇偶然耳始而謝之既而忘之矣漢王以統緒而衣我也以膏粱而食我也築壇而拜也裂地而封也何可忘也則我向所爲方以內之見而乃足以爲韓信哉嗟乎以漢高帝之待信而信報之希如漂母哉此又豪傑之常要非君子之道也

本朝人物第一

昔宋呂氏本中評臨其本朝人物而推范希文先生爲第一乃後世論之君子率以其言爲衷不復置議焉而或有難之者曰希文則誠千古之卓然者矣然未可

忠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據以冠宋也雖以宋論之其理學紹統足闢鄒魯宋不有程明道伯仲與朱晦庵乎其匡持鎮定德望蓋世宋不有若韓稚圭琦及司馬君實光乎其精忠大節至今爲烈夫不有岳武穆飛韓忠武王世忠文信公天祥乎其文章開創流藻古今宋不有若歐陽蘇曾之屬乎而直曰有宋人物希文第一是舉希文以領袖諸大君子也得無張之過耶解之者曰呂氏所爲第一者非專指一希文之謂蓋一代之興自有一輩殊絕之品而詣乎其域者各以其所至升而躋焉蓋昔者溫太真於晉不在第一流之列故於時賢序談指數人物每於第一將盡

之時溫太真輒爲之失色噤聲由斯以觀趙宋第一人
物其可屈指者自不乏人而希文直躋於中者耳何必
遂凌而駕之者哉而或者又難之曰希文則誠宋之表
表者矣然而亦不無遺議焉當明肅皇后垂簾之時國
事搶攘呂夷簡爲之彌縫上下鎮定中外國是以寧是
可不謂有識力之大臣哉而希文務與之立異自罹貶
斥當時四賢一不肖之議幾空人國則非度也其後趙
元昊反呂許公爲之乘瑕釋怨思用希文而希文亦遂
歎然相結秉兵西陲則非特操也其帥西陲亦第能築
一城於某地修一砦於某津以捍元昊之不東耳卽有

息庵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軍中西賊破膽者誠然於元昊之僭逆兇悍曾不能得
其要領禁其手足則排擊也已內召叅知浸浸大拜矣
而更張無漸人情洶洶竟不免自請行邊而宋事遂終
於不派則非遠猷也如是而曰人物第一則何居解之
者曰希文始於呂許公則豈僅僅立異之云哉當明肅
富陽宋仁幼冲夷簡交通官闈執國魁柄卽曰夷簡自
有機術非有禍心而權勢所歸究竟何極昔者召公不
曾不悅周公而裴諝不曾奏劾郭汾陽王乎故希文于
此致命以折權臣之角而視其魄此卽召公裴諝之義
而用之于夷簡則不妨微動意氣者耳若夷簡之才之

識希文豈其不知之迫元昊之反仁宗已壯非復曩時
局面矣相已釋怨思賢我豈容念舊觀望情在同舟胡
越相救又何無特操之有至於元昊雖云小醜而當時
足爲雄傑青瑋已異之於童子之時而希文安能便推
之於用衆之日則身當逆衝使其自戕胷中兵甲何但
數萬也其爲雄畧不已多哉若夫內召無幾遽請出外
此自宋仁優柔之過有宋席註之不幸耳而奈何以苛
論希文也嗟夫士君子挺生孤蘆垂名千禩則亦論其
志節若何耳其功之顯晦時之幸不幸豈可以相繩也
當希文先生爲秀才時便以天下名教爲已任則其爲

息庵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一代殊絕人物卽此固已一見決矣又遑他論乎哉

一軍皆驚

有名非士之幸也而於立功之士尤不幸蓋豪傑奇偉
之士道之神龍然神龍潛于淵蟠于泥必不一露其聲
光及時而躍遂天飛而沛霖雨向使其潛蟠之候人可
物色而驚異之則其措身也必不安而其神靈棄矣故
曰七年而後知者豫章之木也滅沒而難辨者千里之
乘也甚矣名非立功之士所願有也鎮國之器被褐藏
之千年之光一朝而爛斯以爲豪傑奇偉之士已矣吾
觀淮陰侯信手定炎鼎扶輿赤帝卽其功業不克善終

然終不可謂文成文始兩侯能跨淮陰過之也此其戡
定之累英雄之樂固自耕釣時養成之者遠而思尤以
爲淮陰得力始終在無名當其微時爲市井少年所侮
俛出跨下無名也及鄼侯知之追之而又薦之已津津
人口頰矣至拜大將軍而一軍皆驚亦以無名也已虜
魏定趙脅燕滅齊如神龍之驤首風雲光焰已薄四裔
矣而龍且數其受辱寄食之事猶易之弗爲備亦其無
名也使信微時而名卽章灼若伏龍鳳雛之著稱則必
且爲士大夫之所游處酒食宴會之所徵逐卽城下可
無釣跨下可無辱而英勃勃之氣所消耗磨折多矣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又安能俯首煉志以著其英雄冠世之概也哉又使其
登壇之日專征之時而漢廷望之爲麒麟龍且視之爲
虎虯則比肩者亦能爲盜嫂受金之譏爲楚者亦能爲
行金抵隙之間項羽必不緩於救趙龍且亦必不輕渡
澠水而韓大將軍之所備左支右必多矣又安能內外
相狎無猜無忌以著其直前開拓之奇也哉甚矣名非
立功之士所願有也伊尹負鼎而開殷傳說胥靡而中
盛呂尚渭津八十之叟而造周皆以含章孕奇隱而弗
見致之皆淮陰類耳後之君子其有盛名者必多奇詭
勿論其瑣者卽八龍六夔之號軍中一韓一范之謠其

究竟功業何如淮陰又不必下而推之卽淮陰同時不
有陳餘張耳各重天下者乎成安君身死泚水之上張
耳幸與淮陰俱故得少建事功耳曷嘗以其各重天下
開國遠敖也耶是以君子名晦則能安之名盛則能避
之名浮則能耻之名去則能任之凡以養其全鋒而襄
盛烈也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論

三

思勉齋集卷之一 終

思勉齋卷之二

論

君之所畏惟天

天下之治亂自君心始也蓋君者合天下羣動之命以成其身者也乃其神靈變化能宰制其命而張喻其權者則屬之心心一敬肆而理亂以分故古之明王詰后動必有所畏而畏則惟天吾有感乎富鄭公之言也今夫庶人十金之產其纖微甚於牛毛其得失懸於晷刻豈不至輕忽哉然而今日倣一長吏而明日破家辱身隨之此亦無所畏之明驗也又况人君挾神明之祚藉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一

天地之業可以康淫恣睢者爲之哉然而人君之所畏則亦有分矣庶人畏吏吏制其命也吏畏其長長制其命也庶人君以至替御卿士畏天子天子制其命也若天子獨無所畏乎如古者天子幽王畏褒姒烈王畏魏斯趙籍韓虔田和平帝畏王莽靈帝畏王甫曹節此尤其可嘆者也彼蓋不知其所當畏而迫之以不敢不畏者也嗟乎是曷不思也同人子也而吾尊同人世也而吾貴同食也而吾珍蓋同衣也而吾山龍華蟲同怒也而吾伏尸流血同喜也而吾拜祝抑吾力能自致之耶抑宗祖能貽其慶耶抑天下姑私我而爲之耶曰非

也蓋天與之者也天以我爲能託天下也我旦暮出一敕乃庶尹怠弗率則必怒天旣全付吾以所覆而能任吾之岐猖獗籍漫不置可否哉必不然矣是故君必畏天也欽明寅畏以慎其獨叙勅服刑以贊其化燔柴燎以嚴其祀履冰阻淵以防其覆不敢知曰不其延亦不敢知曰永年不敢知曰神必據我亦不敢知曰殄絕千天左右之若陟降動靜之若遊衍祈寒暑雨之若震伐景星靈鳥之若作祟一何其畏之若此哉曰上帝實制吾以命我實懼視顏愧其托以爲天下笑今夫戈揮而日返稽首而火滅以彼一匹夫且爾矧天子設誠畏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二

天而天不降之鑒哉夫然後庶事康而賢才進泰階平而鴻運熙也若世主之於天則直藐視之耳矣吾譬之不肖之子甫離襁褓而遂不有其父母者也則父母亦弗善之又有稍知畏天者遂至封禪云亭升中告功徒以汚金檢玉牒耳則吾又譬之子弟之欺其父母者實禮之弗至而止詎諧膝下以取父母之樂父母其能樂之乎故曰天下之理亂自君心始也王安石何人哉乃敢創爲天不足畏之說以欺其君其流卒至于擬欽畏幹離不粘沒罕而高宗畏兀朮劉豫悠悠蒼天彼何人哉

王者制人以道

論曰王者之制天下也其必有操必然之契而調其心者耶夫天下之必待於制也帝德已衰大朴已解而天下岌岌乎殆矣當是時而復勢之以所不便強之以所不能卽不然而徂之以所不敢人且駭鹿而我不得控人且狙巧而我不得施而強凌弱衆暴寡智給愚淫破義卽紛紛藉藉於三王之世矣又豈待其末季也哉惟三王灼見天下有必然人心有必懾以陰扼其要而陽設之故雖當淳漓升降之會而天下帖然各戢于一善乎中畧之言曰王者制人以道也請究言之夫道何物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乎是時勢之所不約而同趨智愚之所不慮而同得者也如此而人志定不如此則爭角勝爭鬪捷矣如此而人志惕不如此則爭跽藉爭超乘矣如此而人志和不如此則爭露齟爭猜起矣王者酌時勢觀人心而恍然會喟然嘆曰已矣乎吾德薄上不及三皇不言之化下不及五帝象天之績已乎然則吾將操吾術矣夫一兔走野人爭逐之童子操金過市而勇夫莫敢攫也斯非有主之說而定人志之道乎太山之高而羝羊牧其上城堞不過十仞而慶忌不能踰也斯非峭壁之說而惕人志之道乎跳躍先登分均出後而盜賊歸于禮義豐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四

已畸人而兄弟尋兵也斯非起行之說而和人志之道乎吾是爲之名義以示之分則夫君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團團臣隸以至宮室服器之有等吾是爲之糾虔以示之威則有贖刑有教刑有官刑有賊刑有典刑有施于國中之刑有陳于原野之刑有撻伐四夷之刑以至蒐苗獮狩之必傷吾是爲之禮讓以示之慈則王畿不過千里甲兵不過萬乘師帥不過六軍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制用不過九式征歛不過九賦以至朝聘往來之適均王者以爲是可以制人矣非制其人也制其心也又非制其心也制其心之必定必懾必和者也是故城郭設而不必閉兵甲具而不必陳軍政明而不必試邊防峻而不必嚴國藉千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君無逼脅之憂臣鮮慕街之禍則所爲制之者得其術也蓋束水以隄否則滔天焉檻虎以柙否則噬人焉制人以道否則陵上焉是以都水治水虞人治虎而王者治人也嗟乎制人之與制于人也豈可同日語哉銜勒稍弛馬駘其御則有四牡橫奔皇路險傾而車左乃僨于轅下矣吾竊嘆三代以還去王者之世又遠矣其刀俎魚肉寧有極哉而制人之術又出於王者下是故朝三暮四所以愚之也而曾不知吾

極未張先已墮其彀中矣投鞭策蹏所以陵之也而曾不知吾節已極忽已受其陰燼矣則豈非用數而不用道制人而反受制者哉必也管仲之內政寄軍令乎又如舅犯被廬之法乎則雖不成王其究猶可以伯也雖不能制人之心其用猶可以屈其力也噫德降而王王衰而伯而下此無術已

報君愛民人所當爲

君子在天下不可以有已也有已則私私則爲其利乎已者不爲其害乎已者而自已以外皆如浮萍之適值於江湖而漫不相關也其弊遂至君不足報民不足愛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五

而自封自殖靡所不至則生人之禍其憂矣嗚呼曷不達觀之也夫乾父也坤母也人既父母乾坤而以子道處其中則宇宙內事已分內事也已分內事皆宇宙內事也是故有父母之宗子而爲大君也者有宗子之家相而爲大臣也者有兄弟之屬而爲齊民也者人而爲人臣則當報君人而爲民長則當愛民皆宇宙內事也皆已分內事也人無所強也已無所辭也沉晦而爲顏閭陸通私也諛佞而爲飛廉妹喜私也卽激亢而爲竇奉先軫亦私也何也總皆借其君以自便於已者也頭會箕歛而爲桑孔私也草菅斬刈而爲申商私也卽薄

取厚與而爲齊之田氏晉之三家亦私也何也總皆借其民以自便於已者也是故一已之私與天下之君若民其勢不得俱有之於心其心有見於已則必遺所謂君若民矣而要之亦失其所爲已其心有見於君若民則必遺所謂已矣而要之反得其所爲已故爲人臣而爲所當爲則冢宰可以負展阿衡可以放君六月出師吉甫不得言其瘁十九年沙漠子卿不得言其忠者皆所以報君也爲民長而爲所當爲則洛邑可以處頑民放辟可以悅天下陽城撫字不爲勤勞黃霸寬和不得序績者皆所以愛民也嗚呼古之君子其自視也其大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六

其自負也甚不小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夫亦爲之自上者當如是而已矣夫惟爲之自上者當如是是故太行之摧車不足爲險也羊腸之曲折不足爲動也鼎鑊誠烈刀鋸誠利驪龍誠不可探其領下不足爲規避也金印如斗總贅物也衣紫而行總外飾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子孫之億億而都美總虛花而暗蠟也蓋既有此身則爲此身之所當爲者爲此身之所當爲者而已事畢矣又安能舍君民之外而別有所爲私已也哉

國家教百姓而親萬民

善爲國者必明於下豫附之理而後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天下非小弱也，其敢與人君衡思與人君角者，自輦轂以下要荒以外比而立也。人君誰與爲圖而誰與爲往？則非井牧丘甸之衆莫使矣。彼誠爲我死，故能與之俱生；彼誠爲我亡，故能與之俱存。彼誠爲我危，故能與之故能與之俱安。且俱祭夫死亡人之所難，而容養教畜君之所易，我新其易者於平日而責其所難於一旦，卽父母不能得之於子，矧君上之於百姓也哉？若是則百姓莫爲使也。百姓莫爲使，則君上最病。故善爲國者必講於下豫附之理也。善乎吳子之言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夫民有萬心，則一耳上嚆之彼不謀而皆怒，上煦之彼不謀而皆和。上機之彼不謀而皆詐，上信之彼不謀而皆情。故曰：百姓可教也，萬民可親也。以教爲親，故其親慈而不靡；以親爲教，故其教行而不犯。以親之教之，衆爲腹心；干城故其衆有前死而不却，以前死不却之士爲師，故其師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錫之長刀，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錫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君乃處勢至便，以宰割天下遺德尚可以泣三軍餘威，猶可以振殊俗。則教與親之效也，而虜使威劫之主以

爲我實制百姓死命而奈何？倪倪公反爲百姓屈抑哉？是故按丘井而賦之，則彼莫敢匿討故實而使之則彼莫敢後率什伍而督之，則彼莫敢旋踵反顧而獨生此亦軍政之至善矣。而奚以親爲？于是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于內，斷徒馬，圍輜車，奉饒道，馬遼遠霜雪兩集，短褐不完，人什車弊，泥塗至膝，相携于道，於是伏尸數百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而內大潰矣。明主知其然是故，後威擾而先教，訓去慘刻而務慈親也。夫教之親之所以和之也，軍有四和不可不知也。明主知其然是故，其在國也，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茺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而又不時則戒不地則戒。曰：予不敢罷民力，傷民稼，也是謂和。于國其在師也，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而又投石超距以樂之，吮咀摩創以恤之，是謂和。于軍其置陣也，徇於軍曰：誰爲獨子？無兄弟者歸，誰爲老穉？罷不任者歸，簡汰之至精，賞罰之至明，而後乃審錯規慮，設蒺藜，施伏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什伍

搏前後不相撙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是謂
和于陣其合戰也矢石所及不敢獨避以共安危傷不
及死鼓音不衰以一耳目而又進退更番奇正迭出掩
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始如狐狸敵故輕來合如兕虎
敵故奔走是謂和于戰此四和者得而威自伸於萬里
之外矣是故鬼方三年東山累歲而百姓不以君爲黷
武六月出師五月渡瀘而百姓不以君爲非時逐儼仇
于塞北討蠻荆于漢南而百姓不以君爲窮征賦然而
合若子弟之衛父兄忽然而舉若手足之捍頭目敵之
所與來者皆市人也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九

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
于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所與來者皆子弟也殺之不
怨利之不庸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
可因利趨便保固視可忤其軍取其將若撥蓬是非教
百姓親萬民之明放太驗也耶然所云教而親之亦不
易言矣齊人陸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是
其爲教也出質市傭而戰之幾乎傾側反覆此亡國之
兵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爲之重負以試其勇爲之
遠期以試其捷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其爲教也
直割本實以奉豪民耳地大而稅寡此危國之兵也秦

人之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民非鬪則無所要利
于上鬪而後功之則五甲首而隸五家是其爲教也干
賞而陷利幾於不奪不厭矣此不長世之兵也故曰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
湯武之仁義則所云教百姓者又安可無辨哉若吳起
之所言教與親者吾知之矣彼爲旌旗以習之金鼓以
節之可以爲教矣彼爲投膠于流分耳于泉可以爲親
矣是以用魏則強魏用楚則強楚而終不能以和民心
一天下此蓋戰國之名將也非明王之大將也

五十知天命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一

學至於無我而後與天載通亦必至於知誘窮意識盡
而後我可無也嘗試論之夫人生而意識生焉意識爲
主而知誘客焉皆我之爲也聖人與恒人第其我有大
小公私之辨耳豈其能頓無我也哉惟是我之見日積
日封其勢將寤寐夢想羹牆見之又其甚也一身之內
其神支離剖判僂仰之間再撫四海而不得須臾寧又
況能釋形氣而游清虛捐已慮而與天謀者耶惟是漸
揉漸統我意平矣漸經漸悟我識靜矣當恒人消沮滅
沒不可復陽之時而聖人乃若大夢焉大寐焉舉嚮所
爲日積日封千金之享十襲之藏者而一旦渙然釋然

脫落淨盡則夫我生之初天固宛然也命固各正也譬如亡子復歸舞蹈膝下凝眸瞻盼沒骨不朽焉已矣孔子曰我五十而知天命也吾始以爲避言之也夫閭里之人得之不得輒曰有命豈恒人無日而不言者乃聖人五十而始知哉乃吾間嘗試之矣旣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得也奚以喜其不得也奚以悲矣然而未有不喜未有不悲者也旣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未得也何必乞哀其已得也何必固戀矣然而未有不乞哀未有不固戀者也旣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得之也可以公人其不得之也可以無尤人矣然而未有能公人未有

能不尤人者愈若是者徒曰有天命耳彼知天爲何物命爲何事哉又况我聖人之得失直一身一家之得不得云爾哉固將合天下萬世以爲得失者也我聖人之國得失直匹夫孳瓶之智庸豎子母之權與商管陰陽之術云爾哉固將提挈天地經紀鬼神挺桐帝王以圖得失者也今夫青蠅經營不越階序騏驥伏櫪志在千里亦各言其量也然則吾夫子少年如太阿之新出于劍如神龍之方躍於蟠亦安得遽責之曰周公幻夢風圖妄想期月三年虛願求志達道空言也哉嗟乎聖人者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懷道濟者也以道德觀

之則仁智道濟正天之所以繼聖人也以天命律之則
仁智道濟亦聖人之意識知誘而聖人之我也是故天
命聖人曰爾體仁而屯之而聖人若曰懷寶迷邦不可
謂仁天命聖人曰爾秉智而晦之而聖人若曰成已不
成物不可謂智天命聖人曰爾懷道濟而水鐸之而聖
人若曰不見諸行事不可謂道濟天命若已潰之瀾若
西昇之日無所不傾而聖人之意若砥柱中流若揮戈
落日無所不力當是時而設有若微生畝者招孔子而
詰之曰丘何爲是栖栖者歟無乃不知天命乎吾想夫
子必戚然悲默然無以應也然而天固莫諫也癡痔也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人之幹旋用動用靜人謀鬼謀可勝道哉而茫如捕風竟無影響亦何痛也然後聖人始旋面而嘆御步而返規規然而自失也曰嗚呼吾知天命矣蓋至是而知東家之丘不得不賤喪家之狗不得不戚尼谿不得不沮喪葬不得不付二三子吾身之天命原無鳳鳥河圖也至是而知季氏不得不強公室不得不弱往歌來哭不得不驗齊人女樂不得不受魯國之天命原無均和與安也至是而知東周決不可爲無道決不可易周公之夢決不應西狩之麟決不全天下之天命原無關雎麟趾也乃遂闢其門敞其堂啓其室吾知天命以七十二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子矣吾黨之小子狂簡矣乃遂揭三綱闢五常修六經吾知天命以千萬世矣天生德于予矣蓋五十以前夫子全用逆非不知天命也而知有我五十以後夫子全用順非始知天命也而聖人之我化已盡矣是故盡收其精華果銳之氣以與蓍收玄冥相栖于空虛無事之中而獨其婦復天地之心卒亦隱隱隆隆終不滅息以寄此一毫太和元氣于次寥泝斂之後則聖人固無然曰我知天命矣他日又喟然曰知我者其天乎意亦如此嗟乎聖人天地之心也天地聖人之氣脉膚理也設使氣脉膚理已極虞淵之勢而心不降伏左命巫咸

收召散魂右命扁鵲治其骨髓陰陽相薄龍戰不休吾見聖人與天地兩相睽而不相爲用也至是而聖人知天天亦知聖人以七十子爲天官以六經爲天統以千萬世爲天職居見龍之位謬萬古之蒙論功不在堯舜之後稱師反在三王之前則夫前之用逆者是共工之觸山也是伯鯀之堙洪水也而今茲之用順乃舜允若禹行水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然而必需以五十年者何也聖人之英銳非馴以三十年不柔造化之氣運非歷以三十年不透天地之面目非認以三十年不真也馴之柔故道德之純白全矣歷之透故終古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古

之權衡定矣認之真故律襲之時措圖矣後之君子而不知天命者吾悲焉其自誦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斯其用心殫力亦何異吾夫子五十以前也哉而庸詎知藏壑之舟埋山之璧已爲大力者夜半負之而趨而昧者猶挖挖自托于隸人之力噫一何其知我不知天命也然而三代以下其蒿目憂世之君子多有之則皆聖人所不然者乎曰亦不爾也吾觀夫子繫易矣一則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而一則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

蓋以不失正之聖人爲尚消息盈虛之大宗而亦以尤
龍有悔之一聖人爲逆天轉天之又一法斯又五十學
易先天而御之者也

五十知天命

聖人卽古今難明之旨以實證其所至而後天人合一
之理君子始洞然而無疑夫古今難明之旨則莫如天
命矣天而天耳其形其氣其作用吾了然知其如此爲
天也人而人耳其形其氣其作用吾了然知其如此爲
人也而或者牽而合之比而精求之曰兩者之間有命
存焉天主其賦人主其稟賦者若陶若鑄若火傳若麤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五

祝稟者若取若擣若奉遺體若受簡書始吾聞之有怪
焉則以爲古者聖人神道設教姑爲是不可稽之語以
鎮人心而懾天下耳及讀夫子之言曰我五十而知天
命則惕然畏亦默然思而知天與人果不可分而二也
嘗試推之夫天地之間但舉一天而山河大地形形色
色總該之矣天之外尚復有別爲人者哉要之總括萬
有以共完一天而亦可細析天之所有以各成種類而
天命乃行乎其間矣然而天實不須命也舉目無處非
天也其結而爲形體結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氣而凝
之其動而爲發揮動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陽而運之

其妙而爲性情妙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神而貫之其
遇而爲成毀禍福遇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數而定之
以其可度量曰天則以其可游衍曰天道以其可抱持
曰天德以其可次第曰天叙天豈須命者哉然亦有怪
焉賦形卽定一成不易非命謂何紛紜膠葛算譬莫及
非命謂何同是陰陽造成象形然繁氣閏氣以爲戎翟
禽獸無情廣漠之氣以爲山河草木清氣升氣以爲在
天諸象而獨以中和靈秀之氣治而生人尤以其中和
而純粹靈秀而神奇者治而生聖人非命謂何且寧獨
山河大地有命人物有命也卽天亦自愛命於無極故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十六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曰其爲物不貳斯又玄
牝之妙造化之根天亦抱之來奉之往得之生失之死
順之清寧忤之震盪豈不亦至章明顯著矣哉然則無
人而無天無天而無命有真聰者耳及之有真明者目
及之而夫子獨曰五十而知天命則何以解哉噫眇矣
夫子繫易曰乾知大始而朱子爲之訓曰知猶主也斯
可以借觀矣吾嘗謂定哀之間無天何者三皇春也五
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冬卽蕭條窮寂乎然不可
不謂之天也至定哀之間霸圖亦盡人心漸泯而日虞
淵矣而天混蒙矣而人思勉矣而羣生草菅矣 阿

嘉祥而成絕德史闕借馬何盛事而成曠古想其時天地神祇容與扈冶止儲精以爲夫子又散精以爲七十二子自此以往若一切任其惡氛雜氣推盪凝合以就宇宙而天若不與焉故曰定哀之間無天天在夫子也夫子十有五而志學是謂天開於子矣其象屯其卦爲復夫子三十而立是謂天地定位矣其象恒其卦爲臨夫子四十而不惑是謂太宇定天光發矣其象觀其卦爲泰及夫子五十而後純陽充滿聖不可知剛健中正是其作用純粹以精是其命根其象大有其卦爲乾而夫子于是大明終始乘龍御天矣此時陽而委轡陰而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專成則天之魂魄非其故矣夫子乃修易以揭其乾坤健順而天之魂魄寧此時宜命而贊宜討而禍則天之性情非其故矣夫子乃作春秋以端其好惡又刪詩正書以道其典常而天之性情理此時上而崩蝕下而沸騰則天之職官非其故矣夫子乃雅言經曲以章其貞觀而天之職官飭夫子之憤樂循環正其爲命不已也夫子之一以貫之正其爲物不貳也至是而定哀之時之天無以異於欽若之時之天一點昭昭而其中天地原是尊卑矣日月原是滌朗矣山川原是流峙矣百生原是阜成矣其效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凡在生育

莫不有以保合之整齊之卽橫達萬里其教愈明卽逆數萬世其理不易卽物類之中自有狹狹鑿齒焉封豕脩蛇焉卽人類之中自有窮奇渾敦焉檮杌饕餮焉然而如此爲天如此爲命不啻揭日月以行而其間晦蝕側眊第以證陰陽之幻變而無損吾常焉則天之所以爲天豈非一經夫子之割正而永無愆愆矣哉彼從古以來唐虞三代亦更迭知天命矣然未有光明洪遠如我夫子者也假使天自天夫子自夫子則天聰明天精天粹何以悉會而成夫子而夫子從布衣窮老之中起爲天下萬世經綸三才又何以萬靈帖志神祇允若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六

若印之抑壚方與之方圓與之圓也耶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但隨其厚薄大小以自證於天耳是故賢者卽身以調天命于是有伸性以抑命則庸愚不肖亦證聖功於是有伸命以抑性則委形具體皆成神理斯其知天命也近取諸身以奉秉彝而君子謂之事天之學大聖卽天命以完其身于是以靜復爲天根則天子我乎潛神於是以動和爲天用則天子我乎顯道斯其知天命也大而化之範圍不過而君子闢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嗟乎通于夫子之知天命者可與微論道術矣夫道不變則天不變天不變則我亦不變何也

總之托天以戴竟乘天以效體因天以遊神則在在天在在我也時時天時時我也故孔曰樂天孟曰立命斯不亦塞宇宙燭三光與太虛相無窮也哉而或者曰修性以歸真空則爲人天導師又或者曰鍊氣以翕元神則與天地不朽斯二說者吾未知其究竟但見在一體之天而乃析之目前須臾之景而乃馮之吾懼其爲棄天藝天且陰而竊天也則之二氏者雖馮其精神各有所成就而吾意其眇細矣此與夫子五十知天命者當不同日道也

志士不忘溝壑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九

君子處衰世而能伸其志者惟有所不屑于世也其能不屑于世者曰其神定曰其識達夫鎮之而愈搖者神也張之而愈局者識也而君子何以能定之達之乎則請循其志之本夫志未易言也非通于一鱗矜于一激憤于一逞便謂之志也曰有志則必自其天性之中胞固凝一意所不欲躬所不爲如日月之必曜如雷霆之必震非如世俗妄庸之人泛泛東西可沈可浮苟然而已及其讀聖賢書見古今事忽然大寤如亡子得親容嗟涕泗手舞足蹈俱不能已故武終夜以思或仰屋而嘆一欲見諸行事一欲垂諸文章亦不似世俗妄庸之

人縱書破萬卷學窮三冬而始終成就要不一項瑣不肖之人而已此所謂志士也夫天下陽與陰對吉與凶對有志士卽有汚世與之對斯亦從古之定局白黑之常勢也有對斯有反有反斯有仇今也舉一世而與志士爲仇于是一世之妄庸諂諛訛諛比其鄰而志士特立其間反若異物然者排之擯之斥之辱之君以誹謗異趨而罪之相以鳴仗斥馬而嚇之又或以鉤黨清流而錮之或以伯鯨倖直而呻呻詈之舉宇宙之大幾無以自容而志士自信自足自寬自解亦不求爲之容故常落落而處浩浩而歌則曰知我者其天乎而亦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時低徊自傷慷慨擊節喟然嘆曰容我者其溝壑矣斯何其高潔伉爽烈日凜霜之概旣如彼而鼠憂閭閻支離飄泊之感又若此也曰此所謂志士也夫志之爲文從士從心士則盡乎品矣心則盡乎士矣今夫數仞之樹結根山阿猶足以凌風寒傲霜雪而矧士也仁義禮智根于心者平是以獨立不懼遷世無悶蔬食飲水曰樂在其中炎瘴沙漠曰無所逃命刀鋸鼎鑊曰吾事畢矣彼爾字鬼瑣之輩浪自勞神以相剪覆而君子以志歸我以身付世當下自明不煩再計故曰其神定而以士清明之心視妄庸齷齪之心何但徑庭也且霄壤且

隔世彼妄庸一有染指耽耽逐逐戀不忍捨如赴火之蛾如逐羶之蠅不并命不已而以志士視古今宇宙之中何物不盡何物不同溝壑卽桓司馬之石柳秦始皇之驪山于朽骨腐齒何裨纖毫而獨此不忘溝壑一念耿耿餘神自長留天地之間鞭雷霆而駕日月耳故曰其識達嗟乎是所謂志士也

志士不忘溝壑

君子之志能必伸者不以世累身又不以身累志也夫宇宙之內有三品焉合榮華懽悴而爲世會痛痒若樂而爲身秉清虛高眇而爲志而人品亦卽有三焉有止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見世者有見世因見身者有不見世不見身而獨見志者嗟乎無世安有身無身安有志而志士乃不見世若身哉噫此未易言也士獨無志耳有志則知之矣彼世之累身也如垢膩然着卽染染卽牢不可邇也而身之累志也如厲崇然登卽乘乘卽迷不可邇也是故志與身世不兩旺之勢也彼伊尹周公得時行志如皦日中天照耀烜赫世旣受轉身亦自泰丈夫遭際如此從古至今有幾哉而且不觀止見世者乎龍利當前五色無主脅肩詭笑自同婢奴甚且新室符命石晉抽戈攘臂趨之恬若兒戲身家宗族浪付一擲正如商丘開之客

范氏赴火蹈水捐命爲之而究所懷來原無所主此若糞蛆穢虱目不知有身安問志哉而乃有見志因見身者姝姝媛媛陰類穿踰學一先生亦稱古昔托一權倖畧示異同而植根盤據堅不可搖玩妻弄子自喜得計若斯者小人也鄙夫也無志之徒也由斯以觀志士斷可知矣若夫時命大順上下交忻志士獨非人情乎亦寧必偶偶涼涼極身無二然後快于心哉則亦能金玉其身圭璋其望光寵其交遊昌明其子姓矣正謂千里長江逆折則沸垂天鵬翼以怒而飛耳是故世能使常者變我必欲使變者常世氛愈激盪則我志愈精明我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志愈精明則吾身愈不可苟吾身愈不可苟則溝壑愈見其安帖矣蓋志士于此見之甚明思之爛熟彼以爲人世可以因我辱我擠我殺我者不過橫尸溝壑而止而我以一身塞世之責快世之愠者亦止橫尸溝壑而止人世豈有兩溝壑哉我豈有兩身哉我亦何懼况我適丁其窳矣父母生我之時天若命之矣我姑先期于溝壑以俟天之定乎而獨是此心此志天以畀之性以秉之誦讀以証之內省以白之以之矯世則世正以之措身則身安吾又安能下徇一陰濁之世淫慾之身而自喪吾寶也哉彼從古以來殷廷之竅首陽之薇孔父

之色屈平之騷以至一切磊落奇偉之氣掀天揭地之
畧通神泣鬼之誠皆此物此志也抑其身于溝壑之下
者正所以伸其志于九天之上也嗟乎當其志與身世
兩相衝盪之時假使罅隙逗漏世味少入低徊沉吟眼
孔畧小則七尺之軀便牽引而去矣又安能得此至潔
至穩之地以奉吾身而又使一身無主目安靡麗耳安
淫哇四肢安華靡則一生名節畢世精神皆壞敗而不
收矣又安能生爲志士沒爲明神卽千百載之下猶英
英生氣結而不散者哉吁爲士者視此宜何從也

用莫大乎玄默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論曰大將之勝天下者必天下不知其勝者也夫我有
勝謀而人知之則人必備之人備之而我行之則敵
反爲主我反爲客而勞與佚飽與飢堅與瑕其局各換
也是以大將之道日接幕下日訓士卒甚之日入敵間
而獨于制勝之妙訣目自營之心自成之氣自注之而
瞬而不語意而不吟若此其慎也卒之倏忽之間兔不
及走鳥不及飛而騰起雷發疑鬼疑神士自錯愕我正
談笑而敵已在吾掌中矣噫嘻神哉非古者神武之將
孰能與于此哉吾甚有旨乎經所云用莫大乎玄默也
夫兵而必出于仁義必主于不欺必謹于不殺二毛不

勢不成列也而後可是宋公不敗于泓子反不殺于楚
而成安君不死于泚水之上也夫業已操兇器統兇人
行師之日士大夫白冠而送我我君以喪禮而處我矣
對壘之日有我無彼有彼無我彼笑卽吾哭我笑卽彼
哭矣而呼吸之頃尚曰我時雨之師也而不當詐不當
詭也乎哉是以大將之用必在于玄嘿也夫邯鄲之路
岐矣而兵出井陘不能出李左車之料馬陵之徑秘矣
而日暮軍過不能逃孫臏之弩甚矣敵之善意也然此
猶遠近之間趨利之勢可揣而知耳若夫使者目動言
肆而史駟卽知秦師之將遁夏人單言請伏而范仲淹

思勉齋集

卷之二 論

三

卽策元昊之必來然則意色皆可漏洩觀望亦有兵機
而可以不密也耶是以大將者握樞於心轉轅于外敵
可愚也吾以愚嘗之卽敵智將也而吾又借其智以反
嘗之敵可滅也吾以滅當之卽敵勇將也而吾又借其
勇以反滅之總之吾之料敵也若神我之匿形也若鬼
一縱一收一閃一閉豈惟敵人不知卽吾士卒亦不知
也卽我偏裨亦不知也又卽我謀策士慈子愛姬亦
不知也是故猶子骨肉也以請計進而令曰別有旨此
謝安所以成淝水之功也謀士腹心也以謀事進而令
曰雞肋此曹操所以爲孫吳之亞也偏裨手足也下破

敵會食之令而尚有多殺兵之疑此陸遜所以有白帝之捷也他如陰陽顛倒以玩弄敵人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虛矣而示之實實矣而示之虛如順之滅竈如詡之增龍如信之木罌如道濟之量沙如楊素之委敵斯皆有玄謀神筭未戰而先勝是以凱旋飲至策勳而成功名于天下也嗚呼玄嘿正難之矣法不同其躁可激其仁可餌其怒可乘乎是故我藏之而敵且形之則藏之恐不固也我匿之而敵且多方以誤之則匿之恐不堅也又我覆之而我不勝其技癢也片其覆者而洩之我秘之而我不勝其陽豎之愛如姬之寵也并其秘

思勉齋集

卷之二

三

者而竊之則我覆我秘無乃反以其國情輸敵也故曰藏山于山藏天下于天下藏雷于澤藏龍于淵夫然後謂之真玄默耳然用莫大乎玄嘿是矣高祖光武同以詒達稱而得天下宋太祖將戰必鮮明甲仗令敵識之則又何也吁此亦所謂兵無常形者乎

思勉齋集卷之三

策

將才

爲國之道有脩有攘相端委而脩之廟堂之上將受鉞而攘之四封之外而後內順治外威嚴故俎豆軍旅道有本末冢宰司馬任有輕重而要以經常緯變國家倚注則將與相等古者將相不分爲兩是故陳丹書之尚父卽牧野之鷹揚者也定禮樂之周公卽東山之專征者也自文武分而中外異相君職在調元儒者詳哉其言之而將術卒無傳焉孫武吳起之流各自著書以明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一

武畧而義不雅馴言鮮可取今嘗總覈六藝得其大者於稽將術不越三言周書之誓師也不曰尚桓桓如虎如羆于商之郊乎則將尚勇矣論語之言行師也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乎則將尚智矣易之繫師也不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乎則將尚慎矣夫勇之言敢也計不旋踵義不反顧氣如飄風聲如雷電所以爲敢也而基迅則傷智智之言謀也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爲之以翕而應之以張若鬼之無跡若水之無創所以爲謀也而基巧則傷慎故知也勇也慎也之三者妙用之則相須述求之則兩病托不御之

權則伸縮如意而事舉遭掣肘之勢則志意未白而禍

至矣故曰行斬無疚于心不必其牽于跡事斬有濟于用不必其耦于衆斯爲真能智真能勇真能慎矣古之人有藏大勇于知慎而旁或笑其怯卒之處女脫兔敵不及距而功名大白者有之矣則李牧趙充國其著也古之人又有寓知慎于大勇而衆或病其輕卒之使舜禹復生無以易此而家國俱泰者有之矣則郭子儀薛仁貴其著也蓋李牧之藏匈奴也計在徃之使不吾慮故令軍士虜入則收保有捕虜者輒殺如今且日市牛酒饗士爲樂士莫不願得一當匈奴卒乃一舉大創終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二

趙世無邊患則牧之以智而勇者也趙充國之攻先零也計在破散之使不爲吾後憂故自許無倫老臣馳至金城圖上屯田十二便宜卽天子屢詔詰問不爲動後乃羌寇自困振旅而歸則充國之以慎而勇者也郭子儀之却回紇也計又在奪其謀彼其視葉護君臣直以爲嬰兒之可玩弄而頽之則喜斃之則啼故不惜以身爲餌而今公朝來回紇夕解則其智而奪謀之效矣薛仁貴之定鐵勒丸也計又在折其氣彼其視驍健數十騎直以爲羣兔之可獵取而縱之則患生急之則立潰故不復泥於小敵之不可貪而三矢一發天山自定則

其智而折氣之效矣嗟乎必且謂虜擊爲是匿爪爲非則牧與充國之事去矣又安得此殲二虜而緝邊疆者乎必且謂持重爲是輕進爲非則仁貴與子儀之事亦去矣又安得此折馬捶而下強寇者乎以古律今其則不遠乃今日閫外一何乏才之甚也營伍少勁卒邊鎮多債帥撫劒疾視動輒脫中其勇也勇於犯上而烽燧一舉旋而悚息又何怯也權門太山自比走犬其知也知於依托而授之握筭罔知縱橫又何暗也帕首道旁屏氣磨折其憤也憤於逢迎而名實荒廢莫可致詰又何肆也故論將於今日寧獨乏賀若弼所云大將哉卽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三

求騎將千不得一矣卽求鬪將百不得一矣往者天子東憂倭北憂敵西南憂播酋當食拊髀願得頗牧而韜畧雄悍之士終不可得及遼陽一蹶失我元戎墮損國威莫此綦甚而王之爪牙於是爲貴矣乃今之議者則曰今天下非無智慎勇之將也勇有時折智有時昏慎有所踵襲爲故事以至此也此其意似專咎夫將將者夫趙之任李牧也市租悉以供幕府不從中獲趙充國有漢宣以爲君魏相以爲相所上計議輒得報可郭子儀三朝元宿閫外便宜得自制之薛仁貴時諫鄭仁泰二將協謀勢不旁撓則古人之得成功名者亦何嘗不

信心信意獨見獨知捐嫌疑之迹以就此烜赫之譽者乎今以四海爲網羅而動曰無將才吾不信也國初開天謀臣猛將如雲如雨茲不殫舉卽如土木之變天下幾分矣提兵宵往清風店一戰而邊騎奪氣者非將才也耶又如逆濠之叛天下又幾分矣提兵扼要南昌一感而叛人自潰者又非將才也耶乃至今日而東西莫支事勢掄攘卽見爲東存屬國北靜強敵南殲逆酋要亦惟是天子之鐘鼓實式靈之武夫其誰能曰實不佞力而拘諸原也夫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平居庸豎賈人盡得開幕府而握虎符一旦緩急錯愕不任

思勉齋集

卷之三

四

謂國家何然則何養兵之爲也愚以爲致此者下之病有二而上之失振作之術者有三下之病曰本業不肄也曰曠悍不馴也上之失振作之術者曰文吏太貴也曰倖賞太啓也曰束縛太嚴也請得明之杜甫詩曰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說者以爲誌變也非美也今日似之矣武弁子弟以純袴爲樂以蹴鞠六博爲能而以弓馬爲恥其一二稍黠者乞名士大夫妄意詞壇然則農夫不耒耜而文士不鉛槧乎是謂本業不肄蘇洵曰古者聖人絡馬而牽牛虎兕終不可用故放之于窮野蓋言御將之術也今文恬武嬉承平日久武畧厭厭畧

似疋羸間有粗力卽便踞弛上以要君下以陵士力卽扛鼎於國家何有而蔑視無忌至此漸不可長然則宋萬不死于陳而呂布不誅于魏乎是謂獷悍不馴茲二者下之病也下業負其病而以要上曰上乃棄置我實難語曰敗軍之氣終身不復然則武事之貴養氣明矣今之文吏非有張奐孔奮之不欲又非有韓琦范仲淹之忠智也毋亦是朝廷之章服以寵異而粉飾之而情態頓異威福橫生踐踏介冑不翅土芥故將士之中卽有狄青張俊之才氣不奪于鞭撻之威卽消于奴使之卜矣故曰勇有時折則文吏太貴之過也語曰末世之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五

巧以其智多然則一心營職而良將出矣今日之事城有狐社有鼠有援于內卽庸劣登壇無庇于中卽才能不叙然則偏裨之寶安得不在大將之家而鎮帥之穴又安得不在權倖之門乎力百役於營私而智復精於武備卽李光弼岳武穆不能故曰智有時昏則倖寶太啓之過也語曰孟賁繫手女子勝之騏驎縛足駑馬先之然則寬文法省條例而人得展布矣今且搖手觸憲舉足投網爲愚不肖於繩之內卽賀蘭進明受信地之賞矣爲賢智於繩之外卽陳湯服矯制之誅矣彼疆場將吏方兢兢循故事避彈章之不暇而敢窺敵制變以

立功名乎哉故曰慎有所踵襲則束縛太嚴之過也茲三者上之失也上業有此三失而鼙鼓一動輒歎曰天下無才愚以爲亦過然則今日而欲得將才必也簡汰精儲養裕而後勇知慎之將庶幾得乎不然俟百戰而後猛將出抑亦晚矣

保吳

常謂天下而習於戰非國之福也天下久不習於戰而遂至忘戰則亦非國之福也夫天下而習戰則不可從事于安彼其以翻焉勃焉之氣旦旦以幾倖我之有事而思用其所未逞則上最病天下而忘戰則不可從事

思勉齋集

卷之三

六

于危彼其以靡焉欲盡之氣聞呼譟則股栗見白刃則胆喪而曾弗能以一矢相加遺則上亦病是以爲國者當其習戰則能馴而擾之使其爲我用而不爲我難當其忘戰則又能振而作之使其不爲我難而因收爲我用然後創述之道盡而國家可以長無事也執事發策慨然追吳昔日之強念吳今日之弱欲爲之規萬世慮永衛神京藩于東服甚盛念也愚請得揚厲其說而行一得焉夫吳故用武之國也昔在春秋栢舉一戰楚昭出亡黃池爭盟晉侯避席至於於越則固春秋耀吾軍士而以鞭笞使者耳此其強載於春秋傳者一也漢末

鼎沸羣雄並起曹操吞噬十有七八而赤壁一炬終身不敢謀吳卽以蜀之險先主之能而陸遜偏師搗破其營崩厥七百餘里此其強載於三國志者二也他如淝水之捷淮南之勝又不可殫舉矣今天下共承一帝三吳生聚教訓二百餘載非如曩之日敵敵於干戈也又高皇帝爲三輔根本遠慮千里之間沿海衛所身臂鉤繩周悉無漏非如向之四面敵國支吾不逮也然其土綿力薄不能自完則今茲爲甚矣往者海氛爲孽王直跳梁虔劉我人民蹂躪我郊甸攘奪我玉帛吾意王直么麼小寇耳其所聚無賴烏合耳孤軍無繼深入內地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七

舍舟登陸去長就短當此之時老之可斃饑之可斃閹之可斃或邀之原野可斃或扼其歸路可斃而吳人惴惴健者鼠竄弱者血刃連年荼毒竟無匹馬半筭之用嚮也北面與天下爭而有餘今也爲一寇敵而不足嚮也并人國而有餘今也聊以固吾圉而不足強弱相反前後懸殊此執事所爲疑而慨然有異日之思也然愚以爲吳之可慮者要自有在若此則不足煩執事憂矣當吳之強於春秋也則有如孫武伍員爲之謀有要離慶忌專諸之屬爲之戰是以南北蕩突幾霸天下倘此數公復起今日則謂吳能靜乎當吳之強于三國也則

有如周瑜陸遜張子布爲之謀有諸葛瑾徐盛之屬爲之使有凌統黃蓋程普之倫爲之戰是以淮南分割遂成鼎踞倘此數公復起今日則又謂吳能靜乎吳業不靜卽強矣爲豪用耳于縣官何有焉然則吳人之弱殆涵濡之餘太平之象而非主者之慮也然而吳之縱弛則今日爲甚矣士靡於文巧而剛毅之節不先民靡於機利而堅忍之性不立風俗靡于駟騶而同清之化不著今聖明在御六合同風幸而無事耳萬一桴鼓一聞方內稱警則吳且能爲漢之雍丘乎吳且能爲唐之睢陽乎吳且能爲宋之襄陽乎何者砥柱旣傾狂瀾自倒

思勉齋集

卷之三

八

則亦漸靡之勢使然也然則今日之吳幾不可從事于危矣固宜厘執事蒿目之慮哉茲欲四郡連衡自成首尾綏則地自爲戰城自爲守急則擊首尾至擊尾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茲法也竇融嘗用之于河西矣而光武以中興張寔嘗用之于涼州矣而元帝以分王吳苟能是不亦陪京之右翊而神燕之雄藩也哉茲有道于此請得熟數之于前夫欲地自爲戰則莫如申保甲之法而厲其禁欲城自爲守則莫如慎守令之選而與其權欲首尾相救則莫如簡材官之雋而異其等何以明其然也夫保甲之法始於商君而成於王介甫其收

司相坐微似刻嚴要以耳目互察奸細必糾爲善於家可得而賞爲惡于幽可得而誅不可廢也以高皇帝之神聖猶踵而行之況在季世而奈何弁髦無惜誠申明其制一區爲甲十甲同保賞有同禁罰有同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後村自團聚鄉自蟠錯則趙元忠殷州之事必復見於此故曰申保甲之法而厲其禁則地自爲戰也夫郡有守邑有令所以爲吾民父母師率也夫民之愛其父母敬其師率也舊矣而一旦讐之怨之不憚以其身與之俱靡無乃其上實甚若是則雖有金城湯池猶之莫與守也誠得慈惠之長明信之師拊循其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九

勞苦而煦煦之則沈寃產蛙羅雀掘鼠而百姓不呬故曰慎守令之選而與其權則城自爲守也夫葵藿衛足樹蔭庇人人之才量其懸絕亦猶是矣今未有剝膚之災與室中之鬪也第以寇禍中于鄰邦羽書飛于境上而聞變裂眦介馬星馳是非豪傑就辦此哉豪傑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得其力上先異之而豪傑不能不自異則耿弇李參之奇必見于麾下矣故曰簡材官之雋而異其等則首尾可使相救也嗟乎此寧獨計異者當如是哉卽施之天下可矣雖然諸生懷桑梓之憂先陰雨之計則其患有不在是者夫富者強之本也

貧者弱之媒也今執事亦念吳人之不聊生乎貢賦盡于天府機利窮于市廛農夫終歲耕而莫得飽紅女終歲織而莫得衣十室九空邪暴間作矣夫貧而趨于弱猶可言也貧之極而使民心動不可言也然則今日之事其亦寬租賦通津梁選忠賢詰奸慝而又峙糗糧廣儲蓄之爲兢兢乎昔人曰欲以爲繭絲乎欲以爲保障乎想主者必能辨之矣

吏治

慈溪王公視嘉定政甫月餘卽進邑諸生試之問所以安集教化之道而諸生迫於日晷困於經義弗克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一

對也卽對弗詳也徐允祿曰古今共患苦俗吏不休今吾邑惠邀天地之福以得明府若此士曾不知披情見慷慨藻擗辭以附於穎川門卒之義士之恥也祿卽異庠又推不文乎然師保臨之矣因言而就正譬之棄駒而得玉祿又何愛焉於是作擬策對

今天下所大患者上下交弊也上下交弊者下多懷忤之民又苦無賴而上之經制失議論煩上之所以托國者下也而今也杼柚甚空澤骨甚積操行甚惡而荏苒甚聚十分民而窮民得其八又十分民而弊民得其八此時卽有堯舜亦難遽理然則上將不托國乎曰何可

然也是在上省議論脩經制以大甦民而後乃可圖治也下之所以寄命者上也而今也蠲澤而漁之冠虎而牧之廣爲阱而罔之多起工而罷之痛苦太息之士愈多於朝而疾首無告之民日增於野課言日高商工日下近計有餘遠計不足矣然則下將不寄命乎曰何忍然也是在君若吏恤民之所以窮營民之所以弊曠然大悟真爲百姓請命而後經制可定議論可省也執事慨三吳之凋敝懷天下之隱憂進諸生而策之將圖所以起弊維風足國裕民之計生也陋不足以承明問廣德意然業已命之矣其何忍無言而處此夫天下所最

思勉齋集

卷之三

十一

重者曰風俗昔者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桀紂在上比屋可誅惟比屋可封是以三后授受異姓代興而四海寧輯乃若弗聞惟比屋可誅故以累葉之主明聖之嗣一朝掉臂去之改事他人惟恐不逮也此風俗之大較也今之風俗亦極敝矣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當家者不言農桑而言任俠爲士者不務誦讀而養交遊家無擔石乃飾冠劍親食半菽寧具賓客而又其甚者少年之聚長者見侮浮薄之會愿者得嘔貴少惟舞黃髮自匿矣無賴箕踞方正自退矣而又其甚者布衣睡毗持吏短長白日哨集剽劫無憚誠有如明問所及者

然愚以爲不難治也範俗則用禮防奸則用刑也夫民誰無良心也彼其德色于借鋤諄語于取帶鮮衣而美食侮老而傲長或者非其性也韓延壽用禮教治東郡而東郡幾于三代何者動其良心也今周禮黨正州長之教自在方冊也皇祖之訓自在令甲也賢士大夫之家法自在遺俗也爲上者誠躬而率之時而訓之勞者賞之怠者罰之民宜有動也此執事所謂化誨者是也夫民誰無畏心也彼其小而穿踰大而剽奪任俠則殺人武斷則傲吏或者非其素也趙廣漢以鉅捕治潁川而一郡之奸黨大散何者起其畏心也今刑書在籍可

思勉齋集

卷之三

十二

案也刑具在庭可用也嘉石在市可設也爲上者誠不以深情而惑不以彼此而移不以喜而輕出不以怒而妄入民宜有懾也此執事所謂儆畏者然也愚故曰範俗則用禮防奸則用刑也如是而道德不一風俗不軌者未之有也夫國家所最急者曰賦稅昔者三代之盛則壤成賦三代之衰田爲汚邪唯則壤成賦故以戰必克以守必固水旱有備好用有需而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典樂唯田爲汚邪是以戶口日減盜賊日多軍國之出孔日甚司農之入孔日涸也此賦稅之大較也今之賦稅亦極敝矣民日輸而官爲府官日輸而邊爲府小

民一歲力耕幾何歲入幾何入口需之以養往來藉之以給國賦倚之以供而又以其餘潤污吏之橐矣又以其餘待水旱之變矣又以其餘赴征繕一旦之急矣以故富者必貧貧者必窶矣而卒也民既大困國亦不舒司農少蓄水衡無藏民有必死之心國無自支之術有如明問所及者然愚以爲治之有道也擇郡縣之吏以養民謹出入之節以養財也夫郡縣之吏於民至親也一郡各有便宜一縣自有風土民以告吏吏弗爲沮也而以咨監司監司以告六卿六卿素信吏之賢弗爲沮也而以許小民則賦役何患乎弗平稅課何患乎弗起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三

水旱何患乎弗裕此其說在劉晏之論理財以養民爲本是也夫出入之節所關于財不小也今日之毫釐卽他日之千萬今日之權宜卽他日之功令吾謹其出出無縱也財終無自匱矣吾謹其入入無濫也民終無自窮矣財業不匱何取其歛民既不窮何忍作慝此其說在蘇軾之論無忽其毫釐而積之是也愚故曰擇郡縣之吏以養民謹出入之節以養財也如是而恒產不立府庫不充未之有也愚獨悲夫言治者匿其旨也刑名之家喜言一切學士之論務爲迂遠是故所當出爲化誨者也而以刀鋸代禮樂則見爲酷矣所當出爲警畏

者也而以包荒遺馮河則見爲懦矣酷弗德也懦弗威也而風俗何繇而正無制之國貴在培克罔民之主恣爲驕泰是故郡縣之吏弗擇也樹其乳虎民斯畔之矣出入之節弗問也任其狼戾民斯疾之矣畔則敵也疾則仇也而賦稅何繇而定上下之間業已交敝而極壞根傷於內枝披於外而于是有救弊之臣不勝其慮而分之爲保甲之說者意主于禁民奸便也第恐惡少因官以市權而乘勢以渙民則奸更山積也然而糾司之法固鄉遂之遺也不可以熙寧廢也議更立社學者意主于道民善便也第恐習染已深視爲文具揖讓講習

思勉齋集

卷之三 策

四

之節適足以供敵民之笑增愚民之惑也則何益然而制助於聖祖而教諭于童蒙有司苟設誠而致行于禮教不小裨也又議西北水田東南水利者意主于業民而裕國便也愚以爲事勢最易明也夫東南水利具區在腹大海在東其利可知其害可見也今第大其浸令之可受疏其支令之可洩早不虞復水不虞溢此有司按成迹而行之事耳而特設憲臣特費金錢憲臣已兩遣矣金錢已費萬萬矣而三吳水利卒不得其要領愚恐爲問秦之鄭國笑也則諸臣之計過也至西北水田又何可輕議也大役旣興連年未解天下一動不可復

靜昔者漢元成之間河決瓠子再決金隄至要害也至可虞也賈讓上策猶見爲神人不宜爭處直棄之便今日當事者何獨不此之慮而爲見卵求炙之計不大謬乎大約爲天下者猶爲室也作室旣成毋輒議改稍有移動損敗必多是故清淨治漢變法禍宋漢襲秦而久長新祖周而速壞又况創事之難五守法之便三也權制于中撓一難也議分于異同二難也機伏于未然三難也功藉于巨費四難也積底于曠歲五難也而守法者吏習而民安則便補敝而救偏則便少言而多效則便是故治不欲分也議不欲雜也寔心而主之隨方而

思勉齋集

卷之三

三

救之因勢而道之順時而行之真欲養民雖刑書何損于惠真欲教民雖獵較何嫌于同此謂寔心而主之者有國則示之儉儉國則示之禮役苦西北吾劑其力賦患東南吾恤其財此謂隨方而救之者俗告計吾因而散朋黨吏舞文吾因而爲耳目不輕爲不重發此謂隨勢而道之者結繩不可以理秦何必泥古綿蕞亦可以安漢何必非今以家觀國以國觀天下此謂順時而行之者如此而君民兩困上下交敝未之有也愚故曰欲天下治莫如脩法制省議論欲脩法制省議論則莫如恤民之所以窮營民之所以敝寔加之意也

終

思勉齋集卷之四

策

籌邊

敵無小而可狃也敵無大而可憐也狃則輕敵輕敵則自弛而其究也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夫毫末可斷也尋斧柯而不缺則折不可言也憐則重發重發則自擾而其究也未疾未瘳先成疋羸夫未疾無害也至疋羸而元氣內耗不可言也兩者皆國之大患而憐之患甚於狃夫狃者東隅一失而已迨至不可狃而赫然憤發可以桑榆收也憐則盈庭莫決東議為政營營焉擾擾焉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一

以四海之力而不收一隅一鎮之用則不至潰敗糜爛也者幾希矣以今日邊事愚悉其以狃始而以憐終也而在事者曾不以爲意也間有告脩邊牆嚴堡堞者多虛文爲護也一日騶張豕突如拉枯折朽豈足怪哉此吾所爲狃之患也東隅之失也然而已成事不說矣愚獨慮今日所以應之者非上策也夫今之在事者能如趙將李牧之入保脩我垣屯訓我士卒敵攻不足我守有餘敵入則我堅壁敵出則我追截敵急則我白衛敵懈則我搗巢此但一遼東將軍之任也即不必煩朝廷之遣將即遣將矣吾意受遣者能如晉將馬隆之討樹

檄能募材勇教車戰倍道兼程一發破 即不必煩朝廷之遣重臣即遣重臣矣吾意當任者能如魏臣司馬懿之拒蜀師守信地遇衝突但止敵鋒不期我勝即又何必重擾朝廷騷動天下矣而今也出朝廷之大臣集所在之宿將選各邊之銳卒竭司農之金錢分餉鎮之戎防噴廟堂之煩議無乃憐憐已甚乎夫一邊徯狂輒憐自擾愚恐兵聚糧竭將有內患也

兵食

夫兵與食勢相待亦相盡也蓋無兵孰爲守土而生食無食又孰爲召募而養兵故曰相待也而兵之弊也食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二

必耗食之誡也兵必潰故曰相盡茲欲於相待者兩收其用於相盡者而各通其窮是何術之遵而可愚謂以裁制兵勿使其多以開制食勿使其少而已何謂以裁制兵夫同民也而吾以兵募之豈非謂其材勇兼人器械便習也哉夫材勇兼人器械便習者十人而不得一焉百人而不得十焉吾下令而募之必以是爲準其弱者不得與則吾所養者皆其可用者也而就食於縣官者寡矣食于縣官者寡則食足以募兵養兵而兵不至於耗食何謂以開制食夫同食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非謂其利孔可濬利塗可廣也哉夫利孔可濬利

豈可廢者屯田積粟得策之全焉入粟塞下亦得策之五六焉吾設誠而行之一以食爲務其凡耗食蠶食者不得舉則吾所開者皆其爲足兵者也而歲藏於縣官者多矣藏於縣官者多則兵可以宿飽而食不至以兵潰要之有治人無治法如上有英主下有計相內有憂國奉公之樞佐外有便宜利主之將軍則兵必精食必足中國常尊嚴四隅常懾伏萬萬無虞已不然而君臣泄泄如乘破舟聽其所之而畧不動衣衲之戒賤衛兵不足而召募額餉不足而破例甚之兵日增一日餉日減一日無事則游手之人皆精兵有事則持戟之士皆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三

市人也固不待問矣

選將練兵

今國家所以雍容朝堂無懼于邇無驚於遠無怖於倉卒無憂於包藏者夫亦曰敵愾受事吾有將在披堅持銳將又有兵在也設使無兵無將而徒以虞階之干羽周棄之揖讓語于人曰此可以爲國也雖至愚者必笑之矣然使樹三尺統縹之子弁之撓發而建之牙纛曰此將也驅一市烏合之人連之什伍而比之干戈曰此兵也則雖至愚者亦必笑之何也有兵將之形而無其寔也然則兵將豈非國家之司命而選將練兵又非有

國者之上務也哉夫九方臯相馬而牝牡驪黃之不知爲相其神也吾取以爲選將法焉秦豆氏教御而二十四蹄所向如一謂設其準也吾取以爲練兵法焉選將而得其神是故禁中可以出顯牧臨刑可以識大將若蕭何之奇韓信直以晤語得之豈必太公八誡始可以盡士哉練兵而設其準是故宮娥可以赴湯火鄉人可以自圍結若李抱真之教澤潞止以弓弩制勝豈必晉文被廬始可稱節制哉今以騎射發策選將以步伐止齊練兵吾不以爲不得士也但騎射發策爲容耳選將者必寬其途而後神之相也多則發策騎射而外盡通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四

之以薦舉召募乎步伐止齊爲形耳練兵者必嚴其令而後準之設也定則止齊步伐之中盡輔之以賞祖戮社乎不然而吾恐東縉朝士者非債帥則乳臭子而紛紛比伍者於兒戲有餘於寔用不足也夫國托於兵將而兵將出於選練當事者其勿以故事視之空文相漫而國永有賴也已

陣法

楊子雲嘗云斷木爲基橈革爲鞠亦必有法而況于行師臨陣呼吸繫存亡者乎是故軍必有陣陣必有法所從來矣吾所怪夫庸懦之將迂腐之士知法而不知法

法也今夫黃帝井陣風后握奇孫武奇正吳起鼓旗以至諸葛八陣李靖六花孰非陣法也孰非古之神武近代之豪傑所以制勝無敵于天下者也然而善用兵者審其分數相其形名進以鼓麾以旗紛紛紜紜渾渾沌沌而實堂堂而實整整散而不可載混而不可亂弱而不可撼卑而不可乘未嘗號于軍曰吾今日爲握奇爲八陣爲六花也然而握奇與八陣六花者舉不出此也善乎孫子之言曰兵形水也水之行也因地而制流兵之出也因形而制勝是故兵不必言陣也而必有表裏首尾焉必有奇偶偏正焉則無之而非陣也陣又不必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五

言法也而必有所以爲坐作進退者焉必有所以爲攻殺擊刺者焉則無之而非法也將識敵情士奉將意左而左右而右正而正奇而奇方而方員而員變而變止而止而陣在此矣而法在此矣是故背水非陣法也韓信第知兵出背水斯可以勝趙而已矣亦不知其爲陣法迨趙破矣諸將長跪問矣而後啞然笑曰曩者吾欲置軍死地耳不知其他雪夜竟襲蔡城非陣法也李愬第知兵行雪夜可以入蔡而已矣亦不知其爲陣法也迨蔡入矣吳元濟縛矣諸將長跪問矣而後啞然笑曰曩者吾欲出蔡人不意耳不知其他以二將而推之乎

古今名將凡古今大捷孰非制勝于心因形于敵者而人或拘拘于兵法行陣之間此霍冠軍岳武穆之所不與言者也

賞罰

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故明君之馭下信賞必罰而已矣而要於軍中之賞罰爲甚夫人孰不避死而鼓合旗舉蹈白刃而爭先者將帥爲封拜士卒爲爵級也夫人孰不願生而鼓衰旗靡見生路而不顧者將帥懼國法士卒懼軍令也故志有之軍賞不踰時使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軍罰不待頃使人必無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六

倖生之望也其斯爲鼓舞將士宜著國靈之要道乎明主知其然不獨自操其賞罰而又以賞罰予將軍是故推轂授鉞則便宜從事言賞則賞言罰則罰不從中制也不獨予將軍以賞罰而又以賞罰予偏裨是故千夫長則制千夫百夫長則制百夫有功不敢諱有罪不敢逃也賞罰嚴矣而又有嚴功罪之法焉則幕府記室不敢舞文朝廷文臣不得恣議其功其罪大者從大小者從小矣功罪嚴矣而又有權賞罰之法焉則文墨優叙計馬意色行誅何必收北其功其罪罪有可賞功罰矣惟其如是故王子圍不得奪封穿戍之功魏

尚不復結幕府之議枋頭失利不得歸罪袁真南詔喪師不得更以捷奏蓋閭閻外賞罰明而持議當也若今之賞罰愚不能無慨焉朝鮮之師救援屬國督臣蓄縮遠屯不前制將輕發碧蹄喪敗此如漢貳師伐宛之兵但可以萬里長征不錄其過足矣實無一功可論若夫寧平時賊播俘楊酋寧無勞臣力士爲國出死命者乎而經年懸賞廷議尚紛此亦何以激厲軍士爲異時使衆之道也今邊警日亟撫臣恒怯總兵死事大將出降爲之謀主紛紛又見告矣不知當事者將何以賞罰之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七

火攻車戰

夫兵重器械所由來矣今有兩人鬪於此一擄刃一注矢而注矢者多勝何也矢及遠而刃不能也又況及遠過於矢而便利不假力又什矢者乎則其當事而習之也奚疑此火攻宜講之說也今又有兩人鬪於此一持矛一挾楯而挾楯者多勝何也楯左右護而矛不能也又況左右護千百於楯而管用陣用又萬楯者乎則其當仿古而備之也奚疑此車戰宜講之說也火攻之說雖著於孫子之篇而古之用之也第得其畧而已故田單之用火也則以牛黃蓋之用火也則以船諸葛之

用火也則以燒屯羊侃之用火也則以斷道以爲用火如是止矣至今日而乃有火箭火磚火銃火佛郎機之屬其製之也彌巧其用之也彌殺敵而有功故曰及之於矢也十不得一矢之於火也百不得一此亦吾中國之勝技矣吾安知邇年敵人所以俛首帖耳交臂屈膝以受戎索者非忌我中國之有此器也哉車戰之法自毀於荀吳之崇卒而後之用之也第得其害而已故用之險阻難出之地則必敗用之上陵峻阪之地則必敗用之漸澤溝瀆之地則又敗用之霖雨道潰之地則又敗用車若是不可矣然後世間亦有武剛車偏廂車戰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八

京營

夫京師堂奧也其郡國邊疆門庭也藩籬也今富人治家必居重於堂奧而門庭不當其三四焉藩籬不當其一二焉則豈非居重以御輕強幹而弱枝也耶唐太宗置府兵合天下凡八百所而關中自占其大半此亦富人治家之意也我二祖仿唐太宗之制立營於京師曰五軍營曰三千營曰神機營常居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爲長圍各周二十里此其爲拱護神京震懾遐荒豈不至嚴重矣哉故成祖三犁庭張輔三縛交孽當時皆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九

以營兵爲主而稍益以邊省之兵豈其養之以張聲勢飾觀聽已也嗣後于謙奏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而後又增置十二營而後又復三大營當時謀臣猛士固將曰三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則命一上將將一營卒受鉞而出凱旋而歸拜爵明主之廷稱觴父母之室不如此則不足以爲京師也嗟乎夫庸知五府猶故也十二營猶故也而問其兵則有人而難用非白叟黃童則市人烏合耳甚而問其籍則有名而無人非陽裁而莫補則陰提而冒糧者耳愚以爲常事而登其弊者獨在戎政大臣得其人而戎政得其人矣又

在聖上專意而委任勿爲投杼之疑勿受盈篋之誘而後清查則行伍可實也操練則疲弱可奮也揀選則老病可汰也總閱則六軍可齊也內衛京城又內衛宮禁外制郡國又外制四夷惟所用之耳若近歲汰兵募兵之說合授分授之議與邊兵入而教操京兵出而議戰之請俱可無煩紛紛矣

災異

嘗謂休徵之天人不可不合也咎徵之天人不可合也何者國家有道天清地寧其合也可慶也若夫盜賊有萌於內烽火告急於邊而天變氛祲適懸著於上我以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爲吉凶而彼以爲告瑞我視之以爲亡兆而彼視之以爲典資嗟乎此何祥也而何可合而至耶今也不幸而合至矣邊事一旦戎馬長驅入吾疆場其屠戮吏民不止數萬且破軍殺將日以上聞若形見勢絀不可支吾者然此一異也南方則郡縣亡命哨聚林莽者以千計私鹽掠徒橫行江湖者以萬計甚而大奸巨雄盤據海島稱王稱主建號建旗劫行貨之商盤通番之稅弄兵逞戈將圖大舉者以數萬計此又一異也天子養育天下四十餘年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中華左衽所宜父母戴之神明奉之者當何如而乃至無道至無等若此

庶幾仰天而籲之曰天撫祐我乎而在鳳陽則天鳴地
震矣在寧國則蛟出水溢矣在安慶則犬生異形矣猶
未也而蚩尤旗則見於天東南大星則殞於南都彗星
則掃北斗嗟乎此何祥也而天災人異乃合而至耶詩
傷赫赫宗周撫時君子殆不能不三嘆於斯矣然而所
以致此變者其故畧可言也則其所以弭此變者對事
而反舉之其道決可見也邊警之亟也爲邊臣庸爲邊
防弛爲邊民引也盜之縱橫也爲有司貪婪爲撫按充
耳爲驚吏衙楊也今邊警亟盜縱橫幸教我矣庸者易
之弛者振之引者禁之乎貪婪者誅之充耳者按之衙
楊者斥之乎若夫天心仁愛再四譴告則固在乎廟堂
之上矣今議者日請枚卜日請批發日請補官日請臨
御日請勸學顧誠不知可以答天心應天變乎否然而
君子不云乎志一動氣如皇上之精神忽張皇震動於
密勿之中而氣稜妖孽固消滅退伏於光霽之外矣此
恐懼脩省之法禱天安民之道而系遠能邇之事也

簡募

古之明王崇聖人於胥靡之中投神將於屠釣之內而
僅僅郡國材官內以備禁旅武衛而外以爲偏裨一面
之用者其何難得之有是在簡募之而已夫簡之爲言

選也募之爲言求也今夫馬同羣同蹄同牝牡同驪黃
也吾何以識其孰驍孰駿哉銜而勒之乘而策之予之
塗而觀其到而其良者可選也今夫人意有所欲忍而
不言心想像之而不以告人卽恒品瑣屑固不可得稱
其物辨其類不惜金珠求之遠近而其所欲者可致也
識此而知軍中良材其何難得之有吾以弓矢簡募而
騎射之士出吾以材勇簡募而武健之士至吾以韜畧
簡募而謀議之士來吾以膽氣簡募而捐軀之士奮蓋
天下未嘗無士也彼其欲用於國家欲自效於知己更
亟於求之者也吾已在事臨戎得專封拜其何求而不
得李陵一偏將軍其麾下三千荆楚之士皆力扼虎射
命中項籍暴起江東帥八千子弟渡江而西皆疾戰如
風雨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者是豈偶得之者哉彼
之簡募者有術也今所患者有簡募之名無簡募之實
第以爲奉行故事虛文而已矣豪傑當刑而不識甚而
望以常例矣奇士計事而不聽甚而怒其直慙矣其所
昵者便辟儉壬與之爲市者也其所惜者金錢賞犒彼
所乾沒者也幸士之缺而冒其額賴利伍之亡而取其
資貨嗟夫若而人者且不知有國家其何知有良材也
哉是故當事者實心爲國家則必思良材實心求良材

則必能簡募韓白之營必無懦士劉岳之募寧有膽士
夫亦論簡募之者如何人而已矣

防卒

夫天下有卒至之變而無可卒具之防既已無卒具之
防而意外之變忽起幸而支之則亦補左詘右移東借
西一日蒼黃十年不復若其一震而遂喪七邑則以其
國靡而已矣易曰濡有衣袽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皆
防卒之謂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方竊發敗
軍殺將遂舉國張皇此豈可謂有防哉諺曰驚鳥將擊
先戢其羽猛獸卑伏然後搏物夫未見其形先見其幾

思勉齋集

卷之四

三

智者已慮之數年之前矣即今攻屯屯潰攻堡堡破元
帥陣殞士卒糜爛幾以天下之全盛而困於一朝當事
者亦可謂厚顏矣今何不問往日之銓衡所擇紀綱之
臣何人又何不問往日赫然著聲之諸臣所選兵將安
居所脩邊堡安在也其欺罔不實嫚上而市外業在通
國之耳目則何不稍稍戒飭以爲不能預防者之戒而
後招諭各邊宜大之窺伺無時延綏榆林之出入無制
其固之盜竊無厭凡吾邊臣一切邊務所以制馭敵者
其預設之以防其一旦哉而又詔諭各省直撫臣貪吏
虞劉民不聊生盜賊叢聚所在而有凡吾撫臣簡汰墨

吏勿利同汚以發橫民於一旦哉則又匪直詔諭也嚴
實行之與衆耳目之而賞罰繼之誠如是而邊塵一驚
不旋驅逐草澤武發不旋撲滅吾不信也又何卒之可
虞也耶楚莊王第春秋一霸主耳文之畏今日殺于宋
而莊王之軍明日已成于浦胥之市趙於戰國固孱國
也長平一坑已盡四十萬卒而平原君起而撫循補戢
固守邯鄲竟敗王齕數萬之衆于城下莊王以一怨而
成軍平原以旣挫而能固皆其防之者早也夫卒者國
家之所時有防者國家之所一日不可懈夫亦以楚莊
平原爲鑒矣

思勉齋集

卷之四

四

奇正

今兵家無不言奇正而多不解奇正之謂者夫兵何奇
正之有哉蓋兵主於殲敵而殲敵者必多方以誤之敵
一入其誤而或感之以大兵或勝之以偏師則見爲札
營安寨厚集衆戰者正也而多方設伏多方衝擊者奇
也要可謂之分合耳奚有奇正哉孫子曰兵以正合以
奇勝雖爲之名耳其實無不正無不奇正即奇奇即正
大將提百萬之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時分伏分間
啗枚疾趨而出敵不意以成功請問正安在也又有時
鼓行一道并力齊進而十圍五攻以破敵請問奇安在

也故奇正之說可不煩瑣論也卽今天下兵力皆集一方將則名將兵則勁兵器械甚利糧餉甚足然而雲翔四合頓兵不敢校者幾半年於此矣說者必以爲老吾師也而安知領事者不以伺彼間也夫伺彼間而擊之卽奇也說者又必以爲挫吾銳也而安知領事者不以養吾氣也夫養吾氣而用之亦奇也說者又必以爲靡吾餉也而安知領事者不以驕彼志也夫驕彼志而襲之亦奇也彼志既驕矣彼間旣得矣而吾氣又養矣然後揚兵而出如衛青霍去病之出塞直搗其巢穴殄滅之而凱旋以報天子則奇也卽正也又不然而駐大兵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三

於要害之地控扼肘腋而以偏軍突入如李愬之襲蔡李存勗之竟走梁都敵騎不及旋而元克之首已懸於幕下則奇也卽正也又不然而大兵厚集以示形勢遣一閒謀携其醜類使自相屠如近日噶承恩劉東陽二賊故事吾兵不血刃而藏厥渠魁則奇也卽正也要之奇正可以無瑣論而無所不可用奇正此亦今日兵事之大凡矣

屯鹽

事有不相蒙而實相因而成者在周則獄訟金矢在滕則世祿井田而在昭代則鹽法屯田也夫鹽法屬之商

人屯田乃繇軍伍兩者何常相蒙顧我聖祖膺謨遠猷詔商人上粟於邊掣鹽於內嗣後商人遂墾田塞下以便輸邊故鹽屯軍屯兩屯相倚而邊軍不呼庚癸九邊皆成阡陌至於溝塗迂難敵騎亦不便馳驅一舉而百利則鹽屯之筭得也自計品葉淇倡鹽課折色之議而商屯廢商屯廢而軍屯亦廢自是運東南之粟養西北之兵竭東南力作之脂膏飽西北坐食之谿壑而久之民旣困於飛輓軍復困於支主餒於伍民殲於野帑竭於上敵騎長驅莫之能禦而烽火武通於甘泉此皆鹽屯廢之效也今議邊者仍欲脩復鹽屯愚見其不得

思勉齋集

卷之四 策

十六

矣夫鹽屯非一日而成也聖祖行之至天順成化間始享其利耳奈何欲以通久之筭支目前之急也且商人旣便折色矣內外羣蠹亦旣便折之可乾沒矣奈何能以爲國之便奪此羣小之便乎豈惟鹽屯不可復卽軍屯亦決不可復何也宦戚占據無田可耕矣戎馬頻擾卽有田不暇耕矣火耕水耨力作煩苦卽能耕軍亦不願耕矣爲國者利在因之豈能奪彼所耳強予之以苦哉然則屯竟不可復乎曰何爲復也選赤心之臣清占據之額募江南之白丁墾九塞之荒土則又脩其亭障賜之牛種以漸起科而隨以武功爵攷其成而次

第賞之則民屯必成民屯成而粟日流通軍自宿飽東
南之飛輓十可省六而敵人之馬足不敢深入也蓋已
廢之法任人棄之而惟新是圖以附先甲三日之義此
固謀國之至計矣

安內攘外

天下之勢有緩有急明君良相審其本末而執其要是
故不下堂皇而折衝于樽俎之間戰勝於廟堂之上也
說周雅者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今觀采薇
以下第薄伐猷猷訓定荆蠻而已乃咏鹿鳴棠棣之什
抑何賢賢親親綢繆惇庸之無已也則豈非天下大勢

思勉齋集

卷之四

七

內急而外緩內本而外末乎今日天下官府二體郡國
披離邊事猖狂烽烟告警此固內外俱急之日矣夫庸
醫之視病也涼者予之溫劑溫者予之涼劑以爲隨病
補救法止此矣扁鵲倉公挾禁方能已疾則不然察虛
寔而補瀉按色脉而處方而要以扶元氣爲主何者元
氣強則邪氣雖襲而不能傷而寒暑可勿問也夫治天
下者何以異此今皇上深居高處名稱聖耳盍自反省
方寸淵微萬靈受成而能時敬天乎能時憂民乎能時
念法祖乎能時念燕貽乎此四者無乃寬然有昏易心
而後忠奸混淆羣下日闕墨吏遍天下民生日蹙矣而

後神氣不張邊防日懈債帥庸撫取侮啓釁兵端日起
矣然則兵端非自起也邊防之懈招之也邊防又非自
懈弛也羣臣之泄泄爲之也羣臣又非自泄泄也我皇
上之昏易心啓之也今日而欲安內其道奚先曰先安
皇上之心毋昏毋易而羣臣自振肅矣次安朝廷之臣
賢不肖各得其所而民生自恬養矣次又安蒼赤之民
此有邵父彼有杜毋而邊防自整飭矣次又安燔火之
士比之伍之而敵氛自消蕩矣如是而九邊塵靜文教
誕敷四夷革面王會再闢又何攘外之足云夫外而待
攘也則猶漢武唐宗之事而不足爲吾皇上道者也

思勉齋集

卷之四

八

議

限田議

吾獨怪國家將敗之際呼者一呼而從者輒萬餘人也隋煬帝曰天下人不必多多則聚爲盜耳吾常笑其言之至愚而悲其憐憫也夫國家著令必曰反者夷三族天下蠢然之衆豈盡英雄豪傑恒念崛起而爲公侯君相者哉而率忍舉其父母妻孥所待命之身一旦棄之盜賊而其爲滅族之計此其故可思也愚嘗自一邑推之大約一大縣之中不過十萬餘戶而丁男則不翅百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一

萬餘人其他邑流亡寄寓者畧半之是可見成戶者一邑之中僅十一而無田者常十九也此什九之中復有商賈醫匠諸人能治其生者居其半而自此以下則有無能而爲乞丐者則有自鬻而爲奴僕者則有無賴而爲標掠惡少年者而前所言成戶之中田之多寡不同地之肥瘠各異勢之強弱不等則其貧不能自存者亦得十之三由斯以譚一邑之中其美衣食蓄姬妾雕彩宮室隨從僮僕顧影而自妍者百餘萬人之中而僅一二也其夫妻處室溫飽自足豐年足贍凶年足免宴會往來不至垂橐者又百餘萬人之中而或二三也其執

使事人飢飽常半稻粱藜藿口無常奉禮絕於交遊而

怨滿於妻子者又百餘萬人之中而有四五也自是以

外而有飢寒切體極身無二生死無依隨緣度日者蓋

凡四五十萬餘人也由此推之一郡而天下寧有紀極

衆之不爲盜賊直其知術短淺不能首事賈生所謂須

時者耳一日國運式微草澤之中英雄忽起則貧人自

念死等耳尚何暇爲家族計而不荷戈以從之也哉若

然則何怪乎呼者一呼而從者輒千萬人也昔宋慶曆

之時王則以成都反而移檄郡邑曰吾嫉天下貧富不

均今爲天下均之聞者響應是故天下大患莫大乎貧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二

富不均董子曰自井田既廢秦開阡陌遂令富者田連千畝宮室奴隸跨城帶邑而貧者曾無立錫之田天下大敵今聖人既遠井田已不可朝夕頓復臣請自限田始嗚呼漢誠得行董子之言漢治豈在周以後哉而卒不用歷代以來廟堂之上業謂井田爲必不可行之法而併無議及限田者愚甚惑焉夫限田制行則其大患有四而人不知也蓋田有定分則富者不得以多取富者不得以多取則僭侈無涯之志必絀僭侈無涯之志絀則里右豪俠如郭解原涉之徒必禁抑而不敢肆而院部詞牒亦必不至盈室填閣而不可窮詰此其便一

矣富者既以制而不敢多有則其所餘之田其勢必有
所歸富者既蒙讓產之義貧者亦得養生之資天下卽
有一旦之變而小民各重愛惜必不輕以其身委之萬
死一生之路此其便二矣吾觀東南守令之難爲也莫
難乎催科其故何也豪家巨室田輒數萬頃連跨州郡
而小民苦役尋復詭寄影射百孔千端卽宿官老吏不
能詰也豪家巨室因蠶食國賦老子長孫根蟠株結莫
知端倪刺史守令新從遠方來而踞其上客主之勢莫
敢誰何卽有龔遂黃霸安能爲理哉故曰催科難矣今
制已限田閭閻小民必且凜凜奉法唯謹而卽有豪右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三

田有定分賦有定法曩時之弊無緣復施如是而糧額
可清刺史守令可以不勞而也此其便三矣師儒學
校讀法鄉飲與夫一切粉飾太平之具皆非饑餓罷敝
之民所能頻首聽命而共襄其事者也惟閭閻小民既
咸有可生之資而怨咨窮愁之氣不復奸宇宙之間則
既富而教何施不可而儒生學士卽端委而陳說唐虞
三代之故天下莫不欣然奉之而王道昭明將遂滌漢
唐而漂宋此其便四矣嗚呼限田制行則其大便有四
而人不知也雖然今吾縣令天下曰大夫田限若干郎
官田限若干士庶田限若干多者隨令與人違者死不

然愚未知天下果安之而不反也何也激之也世傳之
法不可改也衆庶之怒不可犯也犯則激激則變矣然
則限田之法竟不可行乎曰何爲乎然也其行之也有
本末施之也有次第無所苟而已矣夫欲議限田之法
當先議限奴婢之法蓋人類耳羣天下智愚賢不肖莫
非上帝所生莫非大君赤子今者閭閻之豪一區區孱
弱之夫而環珎粉黛輕裾長袖者列屋而閑居莫不竊
窺其顏色以爲嘖笑至其一出而控馬執蓋奔走侍從
者累疊若若擬於公侯卿大夫何爲者也夫豪右之家
僕价既盛益得張其聲勢以肆兼併而且僕夫女子豈

思勉齋集

卷之五 議

四

果俯首下心欣然爲之從者哉無亦威力所劫而姑且
隱忍以爲之者也今誠下令王侯妃主大夫士庶之家
各以等級分限有其奴婢不得輕自鬻賣以犬馬其同
類且其所有奴婢或以暮年免或以十年免又甚者至
其終身免而其子女不復得一有所乾沒此令一下而
日月之間必至於四達富豪必不敢動何也是法也蘇
子所謂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而卽有怨議可以無惜也
僕從既有限制則富豪之家既已廢其爪牙羽翼而何
弊之敢仍當是時也限田之令可議矣雖然愚未知行
之而果無變也則又有道焉其道莫若先令公侯卿大

夫始也夫公侯卿大夫祿厚而家溫位高而望重且其人讀經史知古誼昔者魯相公冶以織帛而去其婦以茹葵而廢其園古者各公鉅老其用心蓋如此今者僅僅損數頃之田而可以助成聖化為天下士庶倡臣子又何容說哉則吾可以必期月之間海內大夫盡遵軌而奉法夫公侯之家既已各自損田則其所歸餘田仍許毋鄉耆老詣邑公舉曰某貧而無田某田宜給之某貧而田少某田宜益之凡能以業自生者不許混舉舉不公者許地方卽正其罪或斬或流罔所縱舍而其受田之人隨卽占戶無得遷延自取罪戾公卿之家悉

思勉齋集

卷之五

五

已如旨而後下詔曰朕視天下民庶皆我赤子富者服衆肉而貧者不飽糟糠大非爲人父母之意今者著爲令甲士庶田止許若干而止多者卽公給貧乏可憫之人一如公侯卿大夫例其公侯卿大夫業已施青紵紫朕無加益凡若干士庶限田之家所在地方長官各旌表其閭終身復其家其奉義尤至者許賞送京師補官或蔭其子入監讀書違者以非王制論其罪誠如是也豪右之家束手惟命其海宇不及期年而熙然矣又何變之虞或曰子言信實矣第不知大夫田當限若干郎官田當限若干士庶田當限若干嗚呼是未可卽議也

平天下者變而通之化而裁之隨地而差等之因時而上下之又安可立談之間而遂舉天下之輿圖指諸掌也用兵者客主相搏金鼓填鳴呼吸之間事會百出巧變機智卽孫吳能坐定哉第曰某所可伏某所可戰某所可通糧道某所可突奇兵其大要有可知者而已故吾謂限田可行夫亦言其大要也

文體議

文章之體非一也日月星辰天文也而日月星辰各成其文也山川陵谷地文也而山川陵谷各成其文也故文章之體非一也天地毓秀爲生異人咀精含英發爲

思勉齋集

卷之五

六

文章萬籟俱鳴宏細殊響於是六經墳典諸子百家分曹各奏其間此醇彼疵此瑕彼瑜千岐萬轍蒼素判然而均之號爲人文流光宇宙故文章之體非一也誠以人者天地之靈秀而文者又人心之精英虎豹不與犬羊同皮鴻鵠不與燕雀同聲而矧人之於文章乎然而巧者呈能於拙則巧者屈矣賢者獻技於不肖則賢者負矣機杼之美易知也棘棘之賤易知也而賤場師之所取者則棘棘也然則荒烟蔓草之間而美材之棄擲不採者又可勝道哉昔人相馬於牝牡驪黃之外而求所謂神也者是不獨相馬也相文亦然其文沉雅慷慨

則志士也。蕭酒峻拔則高士也。典則爾雅則碩士也。和平冲澹則達士也。開朗軒發姿態橫生則豪士也。不然而丈夫也。若乞人棄餘以自贖。自謂明經者也。乃舉其一而漏其萬。若輩固國家異日資之諫死杖下而北。當敵者也。乃臨筆異儒爲首鼠兩端之言。此卽未視其人而其不肖必矣。今廟堂宗伯公之議不能操世外之觀以求文之神而僅僅爭文體於聲律之間。使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必同一爛腐之調而後可嗟乎。而庸詎知文章之體非一也。

寬嚴議

息龜齋集 卷之五 儀

七

治天下者譬之鼓瑟。勿急其絃急則絕。勿緩其絃緩則弛。是故急則調之而和。緩則調之而張。又有時乎故急之而調之使清越。又有時乎故緩之而調之使容與。吁此皆治天下之說也。夫治天下者或習於積衰之勢而至渙散而不可收拾。或狃於積威之勢而遂將橫裂而四出而莫之誰何。此其勢非一日成也。勢旣成矣而復不爲之所是拱手而待配也。則我調瑟之說勝也。愚常極覽古今之變。與其御世之術。或得或失。今亦無暇更僕數矣。獨計今天下事勢則亦有可言者。高祖取天下於蒙古氏。人民雜處法度疎闊。天下相與爲僭侈。

無涯之習而上復循循焉。日玩月愒苟冀其少定而已。延及百年天下大潰。時聖人繼之。除宿蠹革餘孽大號一新。與天下更始。干之者碎。觸之者焦。蓋其嚴哉。此在調瑟者所謂故急之而使之清越者耶。列聖相承以至今日則又幾於急而絕矣。今有去神京萬里之外。建鉞開府威嚴若神。一校縛之無不赴也。國家設有一旦之急須得金錢數百萬以佐縣官片紙徵之無不輸也。五

息龜齋集 卷之五 儀

八

使然則非達觀之見矣。古者二千石專統一郡得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也。今以一切文法束縛郡邑。稍有越軼卽就吏議。誠如是則豪傑無奇而庸衆顯譽。又何異焉以求賢者之得行其道難矣。而望吏治清哉。古者將軍出境天子親爲之推轂而復敕之曰。朕不敢復關閭以外事。今之總督兵事者不攝於外。監卽束於中。制九羊十牧勢無肥羊而欲冀軍容之肅乎。古者天子優養士大夫。則士大夫爲之轉推德音。以及小民。語曰。君行意而臣象指。蓋言風也。今廟堂之上業有羅罽吉網之意。則鸞鳳之吏決不在郡。國民生安得而不困。古者天

子躬行仁義於上而吏職不犯天下化之今天下專尚法律而右經傳簿書俗吏專曰文例而引經斷事者卽欲如雋不疑之悞而亦不可得則君子小人相與規避逃遁苟若而可又何紀綱之顧哉古人曰大絃急者小絃絕此其時矣愚竊謂法者聖王所以易天下也今若苦之而遂曠然掃蕩之無餘誠不可也今若不離法亦不泥法惟求得聖王所以易天下之心而止則余以爲莫若寬水之漂激而猛悍也爲數丈之隄以障之始而障之者誠是也獨計堤必壞而水不止則不若漸爲支流以導其勢今天下之事勢亦大類是是故成湯先罰

思勉齋集

卷之五

九

武王先賞明帝尚急章帝尚寬語曰惡而專一誰能聽之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周以弱濟弱而亡秦以強濟強而亡吁治天下者可以審矣

贖田議

或曰吏治至今而素精矣往者民間鬻田宅而又贖之官府弗獨不禁也又聽其訟而爲之抑買者伸贖者卽不然而爲添價貼絕之說訟者亦且得氣去其貧人習知事勢之必出此也故有急則求售稍寬則求贖民間是以紛囂不已今爲吏者明示以舊例五年之外卽不得贖有犯者必捷之罰之卽添價貼絕併不之許而頑

民無所幾望是以大家得安貧者喟息也可不謂吏治之素精歟思勉先生喟然歎曰此今昔升降之徵風俗人心薄惡之勦也客且侈談吏治乎往者正嘉之時吏我茲土者豈不知不贖之止訟且重罰之可以止贖哉顧深念之相彼小人厥先祖父勤勞一生以有此尺寸農則祈寒暑雨戴茅蒲衣襪穢之所積累也工賈則衝風冒雨輓輶刺船與手口拮据之所經營也其以不勞而致且安坐享之者獨卿官大夫與門客僕隸及在官吏胥隸耳然其中亦自有忠信才敏創業垂統之人焉而田宅既多徭役自集一歲之內什九在官其爲鄉長則頭會其斂毫釐項屑心營催辦若等魂魄其爲輪運則盤山渡河擔擲牽挽相望交納若謁鬼神且復賦官顛倒怙富役貧猾吏留難牽時閏日計其一生盡力公家坐臥驚悸豈其在勞臣志士後哉是以此人據之曰本業子孫嗣之曰血產有急可賣寬則可贖爰有富人觀觀得之便思久據田中歲入之利沒而不稱而十餘年之間卽妄言某屋已經增修無筭某田已經挑濬萬工期以益沒贖者之口而昧其本心是以爲民父母原其本末漏勤苦之若此惡欺忍之若彼故買者不必盡抑而抑者多贖者不必盡伸而伸者多卽不然而出于

思勉齋集

卷之五

十

係價貼絕要使得者之可安失者之無憾貧富兩得而後公道昭人心順矣夫當是時又豈無暴起里中富貴強有力可以得之大吏而力持不贖之說者哉顧以爲貧富相代循環之理我即得之目前安能保之身後在今日信然之爭皆他日冷笑之具何不達也又鄉巷之中十親九友我無折閱之實而彼成恢復之名怨隙不開緩急有賴以此貽之子孫與陰賊自便利者孰多自先民之意淺眇而新發之勢日行紛紛貼絕紛紛告贖界繁囂也果無賴也于是縉紳先生之間多有此言其門客紀綱既欲獻詔亦陰自蔽附和讚嘆并爲一談以思危齋集 卷之五 議 士

聞之方面大吏乃方面大吏之家其厭苦此輩猶是也而適聞此言又何愛而不示德於貴人焉况府史胥徒陰嗾顯勸入耳已熟而五年明例之令下矣且堅不動矣其法陋而無說其意迫狹而無餘其弊至仇讐戶有而相賊其治奉富而蔑貧吏道如此盡矣若曰可以止訟又非也五年之令凡十餘年于斯而官府刑獄何日衰減若夫告贖之應否片言決耳何煩聽焉如必以此爲苦又胡吏之爲也嗚呼不肖子孫蕩覆門戶其後卒能改圖志復祖業者蓋千萬而一二也此千萬而一二之人君子亦戒其美可矣

解

程子不言太極圖解

君子教天下之心無窮也使其說果足以教天下而天下之人果不可以一日不知其說則雖出於至愚庸賤之口裨官小史之書君子當不嫌其賤而況又大賢之所以垂訓者乎而況又得於師弟授受之間者乎夫其說果出於大賢之所以垂訓而師弟之所以授受則雖玄虛幽渺之論瑣屑無當之語猶宜時莊誦之以誌其泰山梁木之感而況又天地造化之樞聖賢相傳之意乎夫爲其說乃天下造化之樞聖賢相傳之意有不易以語人也而必且秘之不言以俟後人則天下之妙道精義豈有加於六經之上哉而孔子顧修之贊之刪之定之以廣其傳而詔來世則孔子無乃自輕其道而後世君子衛道之意豈欲過於孔子者乎嗚呼此學者所以深疑於太極圖而莫能解者也蓋昔者周茂叔著太極圖而手授其門人程伯淳兄弟其後程伯淳兄弟收其後學發明大道凡聖賢之遺言緒論靡不抉其隱而披其幽而卒無一言以及太極圖說論者曰程子必有微意嗚呼此賢者所爲深疑焉者也夫教人者必出於已之意以爲說而凡先哲之言莫不陰取其精而陽損

思危齋集 卷之五 解 主

之以彰其自高是爲市井之道又有斤斤然守其說於師黨同伐異傳十餘世不變是爲巫醫百工專門之道斯二者吾敢指汚程子乎哉然則謂程子之不言也是則不得以并是太極圖也謂太極圖之言也是則不得以并是程子也而吾謂程子不言太極圖有未可非者言道莫辨於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道之大原舉之矣曰率性之謂道而道之作用舉之矣曰戒慎恐懼慎獨而道之脩爲舉之矣中庸不言無極而天下不以爲陋中庸不言陰陽五行而天下不以爲疎中庸不言二五真精之妙合而天下不以爲無據中庸不言氣化形化而天下不以爲簡吁天命之謂性是亦足矣使天地之間其理其數果必自無而一自一而二而五而萬而無窮君子猶秘之而不言故曰天何言哉天不言君子又安得而言而況其所謂自無而一而二而五而萬而無窮又有所必然者乎今夫水之發源於崑崙而周注之天下也其曲折吞吐委蛇盤旋甚者風遭之而震蕩噴薄洪波大浪渾浩流轉其變化不可勝詰者固自有不得不然者耶其脉絡條貫先後次第之間卽神禹之啓伏羲之聖也而固自有不能曉者耶何獨至於天地而顧欲呶呶焉挈其藏而明示天下也今試坐黃

髮孺子而問之曰何爲而天何爲而地何爲而人且物也則莫不應之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人物也又試問之曰大塊之中一氣無垠太極何以自別於陰陽而陰陽何以自別於五行又試問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其有太極而太極又何以見其有動靜何以知其分陰陽而陰陽又何以見其分變合又試問之曰陰陽五行總歸太極又何以天地河嶽草木花實飛走之不同又何以華夷聖狂風氣習尚之不同又何以彭殤富貴貧賤之不同則雖義孔握筭孟子持籌吾知其不能應也且八之一身其內府六藏至頭目手足無不有以名之而其毛孔骨節卒不能舉爲之名夫以人一身而亦不能舉爲之名也而乃欲纖悉於天地之造化其得爲智乎然而人之所可名者其名內府六藏據內府六藏而言也其名頭目手足據頭目手足而言也如所謂太極陰陽五行云者其於天地何據而乃欲爲之支分節解以信其說其得爲智乎夫無極之名自老子昉也太極之名自係辭昉也陰陽之名自易昉也五行之名自洪範昉也諸書各言之而茂叔以次第合言之此其說是必有窒者矣而信之太深者遂欲等之於六經不亦過乎然而天下又有疑也曰圖故出

程氏以傳者也而余謂愛人者至愛其屋上之烏曾有我師手澤之所寄而竟委之不顧耶則其傳於程氏無疑也而余則更有疑焉伊洛之學肇自周子故以二程視周子不亦夏鑒而殷美哉而伊川所以論叙其兄則曰出入於釋老者幾年而不得道旁求於事物者幾年而又不得道乃反之於六經而後得之夫以二程親北面茂叔而師之而茂叔亦時爲二程稱說孔顏樂處其淵源豈不昭然哉而伊川竟不一言及之噫此尤學者之所深疑者也

王倫解

忠貞堂集

卷之五 解

主

按胡澹菴上高宗封事王倫本狎和小人市井無賴頃若負綠率相連舉使虜誘致虜人以詔諭江南爲名王倫辱國無狀罪當斬嗟乎晏同叔失之富弼蘇子瞻失之程颢胡澹菴於是乎失人矣吾觀王倫不受僞命以死至讀其北面再拜自誓之言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聞天下今臣使僞朝欲授以僞命臣敢自污以負陛下遂自縊死嗟乎此固李陵衛律之所驚而李希烈所爲駭然而汗出者也今夫士當平居風霜在面金石在口刀鋸斧鉞目不識其狀心不知其慘卽中庸之士狎之至及前刀鋸而後覺實反而自顧其軀頭頸四肢皆可

愛也且計挾人之威而內持其君父則父母妻子具得保全當斯時也卽慷慨之士將隱忍焉而何論狎和小人市井無賴者哉若小人耳而顧能死忠死孝則慶鄭何以不死韓之戰巫臣何以不止晉之謀而中行說何以謀主於單乎也或曰王倫果賢也何以爲檜使也和金之非許天下知之倫不能抗疏而諫又與之也噫檜相也小臣而爲宰相使何以爲非也如曰檜賊也不當爲其使則孔子與季桓子何以見行可而仕也金卽戎敵得罪中國然天啓之矣且高宗之父母兄弟在焉戰而返之孰與和而返之順故天下之請戰者忠而高宗

忠貞堂集

卷之五 解

主

之欲和孝也其志可痛也又何以不當和也吁則王倫果非狎和小人也

儒釋解

或曰天地之間山川城郭人物林林總總其虛者耶天地之間山川城郭人物之外泝泝洗洗其實者耶得其實而爲儒見其虛而爲釋吾又何爲乎右儒也而又何爲乎乘釋也且實與虛孰大虛大實與虛孰高虛高吾又胡爲乎右儒也而又胡爲乎乘釋也或曰天地之心斷可識矣天地不能實天下之虛而虛之佛氏欲舉其實者而并虛之無乃逆天也乎哉吾天所帥吾性而賦

吾形也故願從儒矣

解樂三條

或曰六經獨亡樂何也徐子曰天也孔璧之籍不焚伏生高堂生之屬不坑皆天也天謂五經足也故樂獨亡且樂亦何事經乎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其爲樂大矣或曰孔子曰成於樂而樂獨亡謂天何也徐子曰天所不欲傳者經耳樂何常亡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喜怨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成於樂也夫

或曰黃鍾之宮律志與新書異說何也徐子曰嗚呼其聚訟也不既多乎玄酒非三千之始而土鼓非咸韶之思免齋集

宋之王

七

初乎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至矣

解禮六條

或曰月令載於記何也徐子曰古語也既辱之以呂不韋而又欲廢之哉人謂呂氏之客作之何謬也呂氏而得若人也不韋不爲周公乎是故月令也樂記也皆古者聖人之言也

或曰曲禮之纖悉何也徐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欲無纖悉得乎有要乎曰有記曰毋不敬又曰先王之所有亦可以義起也敬義立而德不孤又何三千乎哉三百乎哉

或曰禮運非孔子之言歟徐子曰小儒之言也孔子讀文王之易而喟然嘆曰衰世之言則孔子得無慕大同之世乎哉莊周曰禮亂之首也其深於孔子矣乎而惜其激言之也噫

或曰古者禮記載大學中庸何也徐子曰禮之本也致廣大而盡精微二書有焉故曰禮之本也曰王制何如曰是大學平天下之事也其跡矣乎

或曰漢儒以還敢問有深於禮者曰阮籍哉曰阮籍之深於禮也奈何曰阮籍屢與婦嫂接而人弗善也籍解之曰禮豈爲吾輩設耶大哉言乎故脩道而有教聖人

思免齋集

卷之五

六

不得已也

或曰禮居喪毀瘠不形不期毀瘠而毀瘠焉則如何徐子曰嗚呼制禮者之自救其禮也其以追天下乎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孰非禮也而又何毀瘠乎哉

解書四條

或曰讀二典有要乎徐子曰堯言欽明舜言允塞敬也誠也茂不舉矣以堯之時而有放齊之面諛何也曰器訟似啓明知人難哉卒使鯀何也曰以其能使也九載不成績何也曰事難也復假之八載卽以玄圭告成鯀可也禹鯀下也其治水或得之鯀跡多也堯而先使禹

入載未必能竟也卒錄其子而誅之何也曰以其不德誅也其不德何也曰方命圯族也堯假刃於舜何也曰甚與未甚也以舜夫而天子曰予聞何也曰虞國嗣也九官皆讓何也曰薦賢也禹讓稷契皋陶垂讓父新暨伯與益讓朱虎熊羆而不濫也舜欲若草木禽獸何也曰贊化育也夔教胥子而均不肖何也曰肖舜誠難也不立何也曰天也

武曰伊尹放太甲而自取之則奈何徐子曰是爲武王而已矣又孰非之者哉湯誥以伊尹爲元聖則湯也既師之矣湯於武伯之而亦師尹則尹也舜禹以來未有意竟齊集

卷之五解

九

也
武曰湯於武伯之何也徐子曰湯誥之文何其質而自危也武王誥曰時哉不可失若利之矣湯伐夏而夏無頑民也豈禹德不若殷哉多士多方君陳召公之篇其周德之衰乎

武曰錄秦誓何也徐子曰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嗚呼秦誓猶錄之而棄七制三宗之文哉王仲淹之續經深矣

解春秋四條

武曰春秋賤夷狄何也徐子曰春秋天道也而易嘗賤

夷狄哉楚爲亂而荆之善而子之卽其待齊衛者耳公會戎於潛戎亦猶中國哉而易嘗賤之也春秋賤夷狄也則天不開魏元矣

武曰公羊以爲春秋通濫而胡氏又謂名而賤之何也徐子曰賤之是也謂名而賤之非也夫黑肱何以不當名乎直曰來奔則盜賊之耳

武曰楚宋平而稱人何也徐子曰誌華元子反之功也稱人而兩國悉舉之矣如其仁如其仁

武曰桓公書大有年何也徐子曰史之體也非刺也程叔子以爲誌怪耳春秋顧能加刑於天乎滕子來朝而

意竟齊集

卷之五解

三

傳謂惡其黨惡其論亦苛矣哉

解易五條

武曰易奇何也徐子曰否否易肆而備

武曰節之六爻上則苦何也徐子曰其道窮也比干不剖屈子不沉又何之乎哉

武曰易更四聖何也徐子曰伏羲氏君也文王周公其三公也孔子其冢宰也缺一不可矣

武曰孔子作繫辭傳何也徐子曰言其上下察也

武曰習坎入於坎窞何也徐子曰教之出也事有聖人而不可爲哉唯入之則出之矣其湯之夏臺周公之東

乎

解詩五條

或曰風多婦人之言何也徐子曰婦人亂之首也常而為太妃變而為莊姜申后未字而為標有梅字而為殷其雷既棄而習習谷風聖人以為足矣將欲苛求之也得行乎哉

或曰齊風多錄魯子何也徐子曰嗚呼其春秋之註疏乎公及夫人姜氏如齊其文隱也存之詩而其教彰矣或曰孰可與徐子曰巷伯白駒哉孰可觀徐子曰雞鳴昧旦白華小弁哉孰可羣徐子曰關雎初筵哉孰可怨

思鬼齊集

卷之五

三

徐子曰黍稷正月繁霜哉孰為孝徐子曰蓼莪哉孰為忠徐子曰節南山哉

或曰朱子不取舊傳何也徐子曰謂其不醇也

或曰詩成於周何也徐子曰噫風之流也自周始也

解愠

戊子秋七月徐子復為當事者所辱不得與韓蘭之事硃碭為珍琦瑋為礫能無愠乎向陽易茂處幽易零能無愠乎太阿不試大呂無聲威鳳受籠赤麟蒙刑能無愠乎誰賞娘母誰餽秋茶誰脫左騶誰解絳袍能無愠乎而日斯邁我月斯征悠悠蒼天日月如流能無愠乎

或吉或凶何去何從心煩意亂不知所為能無愠乎徐子遂買舟金陵之詩言旋練水之鄉迴瞻天塹之奔流極目地平之突兀披髮箕踞縱酒醉沉思狂性發仰天訴陳反覆千言慷慨哀鳴久而臥去恍若見聞朱衣大冠其後如雲軒車繼繼來即我云再揖徐子而言曰頃司事者有所獲愠於先生先生復斷斷不恕數之以罪僕不能為司事者遊說願陳往昔以為先生解愠可乎徐子曰命有所制數有所窮陽無所健陰無所乏生敢誰怨然而欲垂其翅胡豐其羽既厚其翼胡薄其享則鄙人陋願先生解之客曰吁先生何若是之暗也假令

思鬼齊集

卷之五

三

先生少即通籍長日顯榮出入丹墀爭紫闥紅而目不識世故明不辨西東習填塞塞無一暢通則先生耳之乎管仲樂毅之陵滑渾之澤合抱大材工師採擇棄情狀種種鬱鬱集而茲大材者風霜之所未經年歲之所未歷外似堅大中未強頑托重持久勢必撓裂則為茲大材計寧老其材於山陵乎將採擇於工師乎鄙人雖愚願有言於古也李斯上蔡布衣入秦而取卿相定天下立律度而卒具五刑頭足異處妻子就戮則先生願之乎賈生洛陽年少樂鵬而起一歲四遷而大臣忌之長沙為傅鬱鬱皇皇遂弔屈原遂賦鵩鳥遂死長沙則

以下原缺

思勉齋集卷之六

序

禮樂疏序

類宮之有禮樂自古昉也然而古者羣弟子之俊秀者肄習禮樂於其中而以施之朝廷登之清廟而已非類宮所得而專有也卽有釋菜釋奠於樂祖先師之說然亦借是以習其文肄其業使得嫻熟於清廟明堂之儀若奏而特以樂祖先師爲之尸故其舉數而其事畧若類宮之專有禮樂則自唐開元宗孔子師顏子于辟雍昉也而類宮禮樂之有疏則又自吾師李夫子哀集列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代考衷本朝錯綜事儀而爲之若疏若詒若譜若辨昉也我李夫子之言曰今天下之書總歸六籍六籍者吾夫子手定之書也而書之紀述夫子者於言行則有論語於家世則有家語及孔叢子獨於沒後陟降之精神所以流行今古興起人心特令類宮之禮之樂遂分秦壇泰折太廟大廷之禮樂而爲之者曾不得勒成一書以示來茲此非予之責而誰責矣蓋我李夫子湛精道德被服仁義其精者大者既于先聖歷歷有統系若其旁串百家兼通器數若天官若河渠若律曆若兵農靡不精討熟究具有成書于胸中夫以類宮之禮樂其重

若彼以吾師之多能其諳博又若此而不及其當世衷集列代錯綜事儀以爲之若疏若詒若譜若辨而勒成一書是誠沒夫子在天之精神而徒有舜禹之智藉而不言也此于吾師真有不得辭其責者故曰類宮之有禮樂疏自吾師李夫子昉也抑思因是有概焉嘗宗樂祖代不乏人其以賢士大夫而通其義兼習其舉者於宋有范蜀公司馬溫公兩家此二公各執一見畢世不相服而朝廟亦不之用今第有其往來書疏存焉於昭代則有關中韓范洛先生實情其說曉而得楊忠愍公以授之故忠愍公言樂天下莫能難然而范洛忠愍卒不得施其說于太常而輒落爲野修之樂情矣今昭代休明重熙累洽以啓哲人而吾師李夫子來矣天子幼冲泉正卽有像正在昔姬公制禮作樂之會盡卽其疏類宮禮樂者以通疏秦壇泰折太廟大廷之禮之樂而因以成均秩宗之任召吾師而與其三禮正其六樂以秩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地以變陰陽使吾陟降之夫子依然莞爾而笑而范蜀公諸賢亦得此一折衷以展厥施也又直禮淵之樞門也哉又直孟城之絃誦也哉其雖不敏敬奉嘗者所聞而請事矣

丘子成先生文集序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三

先生今年壽七十二矣室毀居陋敝衣儉介時踽踽行道上或不能絕往還于人又性重口訥言少枝葉以嚴禪俗故少年狹狎輒耳目之曰丘先生丘先生云爾其號爲知先生者無幾人然大約見謂一鄉善士者多獨余見唐叔達語及先生未常不嘆先輩風流不復有二此余不佞所爲讀先生之集而爲之惋惜流涕者也昔周之衰也先正既遠末俗益偷然其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唏噓想像若或見焉今幸先生老而康無恙也又幸同土日覲見而或不知信且不知敬豈可令異世之日傷陶元亮之死而問不我肯穀之人於今日哉嗟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三

乎余得遍讀先生集簡什拔伍芟煩纂要其必傳後人無疑也余不復進往哲之緒論論余所知見昭代之文傳者據今人尸戶祝則李夢陽氏一人而已然余病其集之雜而間或出之易也其次則唐順之順之才識不逮夢陽遠甚然文即夷演不律而沉浸濃郁所得已足名家先生才不如李學未踰唐而折衷二家更爲典質讀其書忠孝慈儉之德根心生口若渴飲飢食者然斯亦斷然爲丘子之文而羽翼二家以行者也嗟乎余讀先生集所載廷尉公之德粹然也其叙再世而上穆然也源洪基厚幾十世之積以啓先生而放于歐辭北地

毘陵之所藉靈異代之所取道而廼曰丘先生丘先生云爾余甚爲世惑焉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今丘先生奇窮不敢望里僧矧云素封但子雲既往太玄經出恐聲銷景滅之徒此時欲附于廡下而不可得也嗟乎高山仰止吾黨其急之無忽哉

勉齋先生易學序

練水諸學士故多治毛詩言正統間五代祖中丞府君以易發解南畿尋中進士爲天順間延綏撫臣扞禦有功爲時名臣而高祖少叅府君繼起復以易舉進士高第於是邑學士遂傳徐氏易學云舊言中丞公有易說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四

若干卷不及梓以行世少叅公沒後子孫不復愛惜遂散佚不可考而嘉靖間邑儒殷氏得其說更手筆之後學莫知其自稱殷先生易義焉然今不可知矣先君子生少叅祖三葉之後世業幾過佚矣奮然起曰余敢自弁髦中丞數卷事業哉於是復以易遊黌序而造化數奇竟落落以及大故嗚呼痛矣先君子生平其所嗜好者莫如易其所自見得意於其中者亦莫如易經生滿坐問難百端信口酬答俱入理解卽負氣不可下者莫不厭其心而去乃其口吟手披窮朝徹夕則其苦心固甚矣旣已次第困有司試徐察之而其心愈和侃然人

已聞未嘗爲不義忍然生而人交歎之死而知者哭不知者歎息也則曷故哉男允祿曰固易道然與儻所謂神而明之矣祿不肖負罪顧得自脫以及先君子祿誠不肖顧良心不容減居常咄咄自數上能揚榮父母則子次能捧一盂飯坐其父母而飲食之則子次能疾病祈代乃明神卒聽之而脫其父母於死則子乃不肖何如矣而亦爾人子距先君子沒年餘而不肖欲生不可欲死不得則揮淚而起復理故業以期得當而報先君子於地下顧檢書籍而得先君子易說手澤猶新而親已永不可見矣寃哉天也痛至此耶而不肖復展卷太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五

息曰不肖尚得數人子庶在此歎斯固先君子一生精力也不肖今且盡心焉而異日地下見先君子則長跪進曰我父易說無恙我父當亦首肯也與哉越三年而不肖於易義亦見一斑辱不肖遊者莫不勉就先中丞事業而不肖鄙私正不在是也如先君子有知而九天之上喜曰我子在令我易說不至落莫此亦不肖朝聞道之日也禹臯事業浮雲過眼大丈夫寧必事此爲哉而但使當年後世之人曰某某之子也某也可謂有子某也可謂能子則死有餘矣則死有餘矣

洞庭紀遊序

吾友歸文休京兆試報罷去偕幽淪之客以入太湖而登洞庭縹緲峯其入湖也據絃嘯酌曰今乃得震澤五百里水滌吾肺腸暨登縹緲峯又大酌狂歌蜀道難已而泣也歸而次所遊歷爲編寄余余亦適有幽憂之疾杜門面壁方得乘尻輪神馬以遊于霄窈之野而俄聞洞庭君至遂反輿以遲之已發編三讀徐命酌徑醉乃捧觴向西南而瀝爲洞庭君稱慶也曰咄咄山靈填在震澤越萬禩以來卒無道術之客爲君開生面者而今乃發之歸生之筆點綴若生位置無忒能使君意色俱動也敬奉觴爲君賀得佳客已輕雲霧冉冉起西南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六

來曰吾虛恍知山靈意了不異人也嗟乎余因是而有感矣夫佳士神人之主也山水不得則木石無色朝廷不得則輿服藏光洞庭君知得歸生之爲幸而不知又有失歸生之不幸者歸生有筆能開衡山之雲而曾不能博角黍之收誰使歸生浮白狂叫去登縹緲峰歌蜀道難以自傷悼而訟京兆失士者非洞庭君爲祟也耶敢浮洞庭君而罰之且祝之曰方今天下有道慎無更與朝廷爭客矣

孫續之次韻落花詩序

昔者老子以禮爲僞而禮受其賊歸歟然於當時之

禮卒莫之能解免也林放問禮之本蓋傷之也迨今日而爲亂之首者其詩乎今之君子亦何莫不問詩之本也詩烏乎本曰在虞書詩言志孟子知之故曰說詩者以意逆志太史公知之故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所爲作也詩之亂風頗濫觴于杜子美子美詩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夫詩之爲道也而在句句好乎哉吾友孫續之自少稱詩晚臻其境以叩缶而鳴自喻曰缶中叩缶曰空中叩缶曰野中叩缶以誌其境之離又曰息境叩缶而一鳴曰同室叩缶而再鳴曰縣下叩缶而三鳴以誌其境之合而凡詩道其苦之異候身世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安危之殊感莫不隱隱可尋於語次之間今次韻落花詩集則其所云叩缶之三鳴也續之之言曰夫天下一家耳方處堂燕雀微通烟迷新羅未乾哀鳴難割此不似萬曆晚年遼左竹破六城山崩四路流血千里白日埋光之時乎哉已而聖主嗣興福徵天祐慮危得靜積薪未燃此又不似鼃突棟桷之燕而忽熄之以霖雨仍莫之以舊巢乎哉而後我變也得緩帶于軍中卽我勞人亦得伏偃在車下方且擊壤以成歌方且短笛以信口忽觸之以落花律重之以石田諸老後先之唱和而一百五十首之次韻以成故曰是叩缶之三鳴也續之

之自言如此吾謂續之之詩有本矣蓋其志不在落花杜子美秋興律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此果咏菰米蓮房乎哉知其解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矣而續之又以一生牢落之意胷中盤鬱之思萬物榮瘁之觀三教色空之悟一舉而發之落花之咏寄之叩缶之鳴不必與石田諸老論工拙亦不必不與石田諸老論工拙則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或曰續之旣言志矣易不云乎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必且詮之釋之何也曰詮之釋之續之其有憂乎今之詩亂矣不缶鳴而泉鳴矣泉鳴者道之氣也不缶鳴而蛙鳴矣蛙鳴者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雜之屬也甚之不缶鳴而狐鳴矣狐鳴者媚之道也不缶鳴而蟋蟀鳴矣蟋蟀鳴者幽之景也有此四鳴者故詩道亂而言志之詩晦續之自註其有問本之意夫送葛羅山歸洞庭詩序

余之知山人也以侯馭伯山人之交歡不佞也以詩余故不爲詩然善譚詩復自許知詩吾竊怪今之無詩人而詩更多也有所賞咏非爲喜也有所呻吟非真悲也有所流連非關性也大要借性情之語以通津要假風月之致以行卑詔耳而妄自號曰詩稱之人亦曰詩甚矣今日詩道之可悲也山人氣冲而貌朴其心井然與

之言若不解者見貴人攢眉而去否則專直任雄幾不知人間有揖讓之節寒溫之態者而後以其靜觀嘿識凡天地萬物往古來今一觸于其哀樂喜怒之性而寄之於詩故其詩清而婉華而不艷逸而節余見之亟以告吾友徐克勤鄭閑馭江無際及吾弟女楊曰噫嘻吾今適見詩人諸君以予言也亟謂之而亟叩之則嘆服亦如予焉吾友唐叔達程孟陽聞予言也亟謂之而亟叩之則嘆服又如諸君焉故曰詩者思也性情之道也山人能不有勢利故性情出焉山人咏其性情故人之性情動焉而山人復曰洞壑數有詩社其兄震甫及孫思勉齊集

卷之六 序

九

惟化陸化卿者皆隱君子也而托於詩噫嘻竹溪六逸其今日洞庭之謂乎會山人泊居巨歸山中余因述大概作序而諸君繫之詩焉

墨卷評林序

國朝以制義羅天下士而天下士甫脫襁褓中即屈首受讀四書五經而發越其義以成一家舉業之言舉業之體字脩句比對偶畧仿六朝之文而詞語尚柔弱復似宋元時人語即有洛陽龍門之駿不得不降心以相從也二百年來青紫之境于是焉存業已家誦說而戶服習而間有豪傑之士見為國家以雕蟲之技束縛天

下太過士無餘見奇而愚謂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天下士自少而句讀義孔姬孟之文長而就舉業以抽繹其義即其志在從禽不盡雅馴於正而仁義忠孝之說既已熟其耳目而浸灌其肺腑安得入籍而遂芻狗相視也則國家二百年來安如太山而四維之也其根本或在斯歟孔子曰夏禮杞無徵也殷禮宋無徵也郁郁乎周禮之文哉吾從周矣聖祖神宗創為制義以登進天下而又明詔天下制義之體此在周人即造士進士之法而在漢人即明經茂才之意也丈夫生而志在天下思得一當四方之役而適丁此時則不於制義途進而更誰進哉即孔子而在吾知其必從焉然則奈何以為雕蟲之技而不盡心也不佞自少習庭教僂首從事迄今犬馬齒長矣而修辭鍊格鑄意卒不得其解顧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魏駟翁條上賈董遺言而天子信用卒為名相孟子不言乎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明興廢創制以來洪建永宣之間其時人文未茂制義苟若而可後世亦不齒之以至湮沒故無所考徵而遂泯泯也其可考徵者自王文恪公會試文始其後代有作者著聲場屋而論者互有雕黃議不歸一甚有謂場屋之文多腐爛而置之高屋其所翻閱者類取

思勉齊集

卷之六 序

十

隨時窻稿窺其詭誕不經之體而相詫以爲奇不佞心竊非之夫國朝以來仕籍中其擬巍科取高第者代不數人而數人抽精風簷之下其文之投有司而傳今日者人不數首此數首者業已建前茅舉旗斬將于中原而譚兵者乃敢舍程不識而學李將軍軍法不亦謬乎不亦謬乎故不佞自成化已未之年迄今萬曆丙戌之年其間墨卷無慮千首而精擇其遵制義之體足爲後學之師者梓行若干篇庶幾嵩岳在望其可以弗迷乎乃其精擇時所竊論辨取舍之意亦附錄後以爲墨卷評林云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七

文章會規序

辛巳秋七月殷子少方顧子春陽潘子仁卿殷子無美嚴子聚甫徐子汝康集于印子之室而謀曰制舉義藝林第一技也業之者一如奕然勢有勝負着有後先觀者了了而當局者顧迷也迷則當有以通之通則莫如取友又如鼓琴然高山流水陽春白雪不下伯牙而三日不理則荆棘生也何者荒之也荒則當有以熟之熟則莫如時習又如張鵠然千夫援弓銳氣百倍及一人獨射而矢不能舉也何也興索也索則當有以勵之勵則莫如羣聚吾輩乘新京之候兼以同志之雅盍倡社

乎否者迷矣荒且索矣悔莫及矣僉曰都殷先生遂主吾盟而立社矣及盟之日復有言者曰諸君不見制器者乎朝而居肆暮而市之方者方員者員無一人敢詭於度者規矩設也又不見將兵者乎日中受命臨敵而棄之解甲休戈星分瓜散者約束廢而號令弛也誠多諸君立社之意則奈何而不設社規僉曰都俞哉遂命不佞曰汝汝康余社中惟汝明允遂以汝定社規不佞既謙謝不定衆復固請則諗於衆曰盟定乎曰定矣盟規從乎曰從矣他日無後言乎曰無矣乃議六條合前所僉議社規共得八條而謹書之因是有感焉曰嗟乎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七

吳伯霖制義序

吳越間吾友伯霖常爲學者導師十年前學者好怪爭爲牛鬼蛇神之誦以相誇張伯霖行卷獨雅澹掃一似孟章之遺韻人曰伯霖此法當失余曰得既而宛陵之所以提乙未者果此法也宛陵雋而學者喜稱平雅矣伯霖行卷又變爲沈鬱淵渺之格非創獲驚人語弗道也人又曰伯霖此法當失余曰得既而秣陵之所以

提戊戌者果此法也戊戌以還學者事幽尋兼習俳語
雜史玄半雅俗此道蕪穢矣而伯霖行卷獨先爲秀潤
縣麗之文趣必與衍律必整潔人又曰伯霖此法當牛
余曰得既而同安捷以秀潤慈溪捷以縣麗今平湖之
捷亦趣衍而律整也伯霖常開文氣之先而他人卒收
伯霖之實其故有不可解者此伯霖所爲悱惻於富貴
在天也韓子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伯霖富有日新文
凡三變而三扼其要以此爭時又何患乎終不得也天
或以伯霖善鳴而恐其速飛故且少摧其羽乎先輩傳
錦泉金星橋等俱以晚成伯霖又何不自信也且伯霖

思勉齋集

卷之六序

五

今以時調鳴耳天猶且愛聽之而遲其飛異時在承明
著作之盧鼓吹百代法備一王北地亡其矩矱濟南失
其脩辭則其爲善鳴也聲尤宏大而遠天又惟恐伯霖
飛之不亟耳伯霖何不自信也余與伯霖別十六年而
相見於婁江伯霖出其文題曰瑤草者授余讀之而慨
然太息曰嗟乎同病相憐乎何以教我余默乎無以應
而知伯霖所爲收其實者在瑤草矣因相與飲醉醉中
作是篇貽之伯霖曰吾遂以子說序吾文

悅響序

今夫黃鳥之鳴春也千林皆轉笙簧互答彼豈不悅而

若是故昔人以爲友聲而當其百轉嚶嚶豈惟鷓鴣反
舌卽羣鳥止啼戰翼林坐少或雜之而後乃風人韻士
携雙黃柑一壺酒息于灌木廣陌之旁以聆其和鳴之
意而仍有公冶長介葛盧之屬舉盃白眼辨其或豫鳴
或不得其平而鳴也者而後短謳長詠天籟相聞而作
斯乃春思之至樂悅響之極趣矣吾友虞山瞿本初錢
受之集諸同志之文以行題其名曰悅響而索予言爲
引余惟悅響者友聲也兩君東南儒士冠冕吾黨凡屬
交遊寧或在聲應之外則斯集也信乎其爲嚶鳴之響
矣吾獨懼黃鐘既作瓦釜不止則雜甚也願四座且勿
忘悅響集

卷之六序

四

喧可乎歌者有苦聽者自希則孤甚也願惠而能好我
可乎且羣聲繁累取道一夫唱子和汝而非特見則混
甚也願令德唱高言識曲辨其真可乎如是而吾黨二
三兄弟以瑣瑣相屬考鼓擊拊合軒轅氏之律以爲國
家定雅頌而千載之下具知斯日也有數君子之善鳴
斯爲吾友題悅響之意云爾

姚孟常制義序

予於國門所懸制義鮮不觀也而觀之鮮有意者于是
吾黨之遊余者莫不盛知予之薄今而嗜古也前年春
予讀書于虎丘山房友人姚孟常貽予以近作制義十

餘首一觀之而服其才三四讀之莫不有當於心而孟常來索歸迫予乃手自抄數通以緘貽同好者而因爲之言曰君輩相謂予薄今而嗜古請試觀今予所爲抄之校之累牘以登之遠紙而致之者此何物乎諸君觀優人之演古者乎今夫古人之當日其不俳且歌也明矣今優也俳且歌然而當其情境忽現笑貌儼如觀者不曰此優某而直曰此古人某也甚而爲之拊心或惟智以流涕太息之也今經生以制義爲聖賢之役亦若是而已而余又何薄焉諸君必以予有覆瓿之文觀而不克之篇爲不可者予又請有以解之鄉人有爲予言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遠遊者旅于三家之村其村榜曰日中爲梨園之會則遠近莫不蟻集而觀之已塲中出朱面短衫科頭草屨者提刀大鬧不知所云而盤旋不已遠遊者怪而問其人其人曰君不知乎此正劇譜所傳獨行千里者也於是遠遊者唾之而走予觀今日之制義其不爲塲中之盤旋者無幾耳此以欺三家之村也奈何以淹博物君子而望其相與尸且祝之乎卽今孟常義在也其高秀者品也其絲密而相顧者情也其妙會者境之現也其生發者機也以此示人譬之王維少年奏伎清妙觀者政惟恐其盡耳而諸君得謂予抄之校之緘之致之者

之爲阿其所好也乎於是吾黨之遊予者釋然於予之非薄今者也則孟常氏之故也會有梓孟常之文以行者而請序于余余謂曩之言不足以盡孟常之人也而足以盡孟常之文猶憶往年徵茂苑之賢者于傅子晉子晉率爾而應曰姚孟常君子也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予優人演古之說又非乎然而論制義之大致固具是矣遂書而與之

、陶逸則伐木齋稿序

婁江陶子行其伐木齋制說寓書不佞曰非子不能序吾所以子其言之也余言之曰往日道婁江過陶子留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飲其時陶子方讀毛詩凡自秦漢以來說詩之家無不鈎其玄蘊其華將折衷以成一家之言而貽後人酒酣陶子爲余言家世本治易予少卽有所傳已讀禮經通其義遂改業禮經今余大懼祖父之業遐邇不揚使後來者莫知陶氏之易則余罪也因遂與余關雉易卦氣之說辯程朱異同之致則多宿儒所未及者焉而又稍引其說于諸子則陶子無不窺也無不訂也余於是起謂陶子曰子之取道遠矣今吾吳人適燕而且道鄖陽入武關出滑澗並趙魏之墟而東則人莫不笑何者迂也劉歆亦漢之聞人至欲以太玄覆瓿亦謂子雲迂

也故吾謂子之道遠矣陶子曰否否吾能博取而一貫之試示子以一斑可乎於是盡得其制舉義讀之則見其奇而法婉而葩沈洋而深與果有似易者似詩似禮者與諸子相出入者余稱善不置於是陶子起謂予曰吾亦以取道之說復予也吳人有適京師者路遇異人謂之曰子今忙忙甚勞苦吾有術于此子且瞑目於是爲之施符水誦密諦其人但聞木杪風颭之聲不須更張目則已至京師矣後在貴人坐貴人遍詢客以江淮之險濟魯之俗諸客亦競酬對其人瞪目不能出一言何則亦取捷之患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予起謝曰子之思危齋集 卷之六序 七

離資社草序

予既以老宿顯爲時貴人所素便欲用蘇長公居儻耳意漸喜不爲人口所錄人眼所識矣無奈雲間徐孝若相刺促之不休曰敬以離資園社草累矣不得子言弁之無以信諸識者而爲茲集光予既不能自固乃計爲之言曰所謂離資社者今歲徐孝若暨馮仲先何康侯同讀書於王子顯離資園二君子朝夕積有篇帙而子

願與到間一拈筆亦遂斐然於簡中孝若華亭相公孫子年未弱冠實氣新露若發穎豎而吳越間瓊瑋氣類各披函傾篋以效友聲於其前故孝若錦囊中不獨有朝夕兩君子篇什及其舅氏子顯文而若雲間若曲阿若鹿城若練川若婁江諸名家新製無不若拜成賦列頤行而聽指揮而是時適有南宮廣元之事三君子慨然嘆曰嗟乎信夫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也且夫人有葉公之龍而好之而又有劉累者得帝乘之真龍而醢而食之是以大江之墳冥海之澁多有垂頭俛角爛死於泥沙之怪異也今也龍欣在茲我不可不少發其光怪思危齋集 卷之六序 八

上谷三子稿序

先是侯豫瞻舞象之年已偕其弟梁瞻雍瞻行其三試草吳中觀者共賞嘆以爲起東氏有才子三人焉越今三載以往而郡邑博士及守令大夫歲時之所省試直指使君與保釐大臣觀風之所甄拔又父師朋友朝夕之所劇程則三子無不哀然名占高等上出其玄黃白鏹之錫下亦不失齒牙間利也而鴻裁雄製亦既盈筭矣蘇子瞻云士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以三子

之才都鄙小試上下自厭今懸其文以問四方又安得有異同之口哉而後四方臭味聲氣自賞未遑謀面明徵厥辭一日立朝兄弟競爽而盡替之朋相顧驚喜曰美翩翩鴻漸而來者即曩日上谷三子耶宿名妙年物望自協一旦攝恢誰掣子時則名世大業於是焉在宗子相所謂朝趨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鷲不必鳴岐山而麒麟亦可爲構機是在三子勉旃哉乃今日談者又欲規三子以處錚居後謂且無事徵名夫干將莫邪不藉則缺此亦立朝以後之弦章也春初有人自燕寓書予者曰足下文章之聲幾走淮之北嶺之南而問問宦

息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七

干吳中及貴地先達則鮮有識足下面者而足下又且朝衣餐食而囑語夫楊子雲落托守玄豈作秀才時事耶嗟乎唐人有詩曰有才不肯事干調何用年年空讀書則予不佞既觀其效矣

趙以誦樂序

予與吾邑前後諸文人送往事居奉前提後項背手足之相應嬉笑離屬之關生以助消日月於彈丸之上者蓋幾三十年而吾邑之諸文人無不予見也其不予見而經吾門竟過者曩可知已而後予乃得散髮狂歌以自托於寒賤而無怨焉則惟二三子之賜也夫逮予晚

論交而乃得趙子以調及侯豫瞻兄弟汪無際李綽仲徐克勤十餘輩李于鱗曰天實生才不盡惟不盡而後揚扅千古臭味四海矣倚歟才之爲言也哉以調性度樂易能笑語喜飲酒與之交者溫如飲醇爽如嗽梨其風流所宗蓋昔者郭林宗陳太丘之流而文情特敏妙領廢於虛發頽於卓思渺而不僻語麗而不媚其冲遠超異似得許石城諸理齋之深焉以調予吾黨之所亟賞衆所推服皆曰如此予樂爲多方諸友言之者既見以調挺出衆流榮施吾黨而又見比肩以調十餘君子者其文其人皆有畫然可稱者也

息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三

題竺林院社蔬

吾邑勝遊有竺林院云今歲趙玄錫上公車歸而集其同志友暨門人談蔬於其中玄錫天啓風慧擅勝此道其於振華振秀殆有神解而一時友若門人皆騁騁少壯一日千里慮孰先登耳寧患下駟哉不踰月而社草成帙不半歲而傳寫丐錄幾遍瀾一邑矣諸友既不能禁其傳因合謀梓之題爲竺林院社業以問四方而玄錫則以弁端之語屬余余于此道不食其實而老宿于此久矣故當祭酒則請爲言竺林院之故而已矣往時徐大宗伯叔明先生暨張少司馬希尹先生少賤相昵

同誦習于此誦不四五年各成進士去爲時大官且列
名臣宗伯以年及致政歸徘徊故遊俯仰感愴乃捐貲
作院以志髮跡余猶記其祭張少司馬文云少與公周
旋僧舍旬日一肉爭箸爲快嗟乎希尹詎知至今日也
其云僧舍正此地耳余有異焉此地燕燕頌垂四百
年未聞有若石頭臨濟出于其中而第以宗伯司馬暨
今玄錫師友爲外道證果又以宗伯司馬暨今玄錫師
友制舉業爲枯花妙諦而又以今玄錫師友合往時宗
伯司馬爲傳燈慧業則此地固善結文字緣者哉或曰
予不遠而近述何也曰叔明先生何容易言也其文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三

竊流映于後世其折清永惠于桑梓此寧非竺林院之
故乎而吾遺之也御克拜賦敬稱先大夫之肅是在玄
錫諸君子矣

自題易義

當西漢尚經術之時齊魯間諸儒相與語曰遺子籙金
何如一經而其家庭授受父子相期亦曰籙門一經取
青紫如拾芥耳於是有歐陽夏侯韋戴諸氏先後儒林
纍纍如也然予疑其時豈無籙門一經累葉不振饑寒
困頓取笑鄉里者是以朱家任俠卜式牧種豪傑之士
從吾所好豈必世守一經一誤再誤以內則蘇季子莫

爲銜恤以外則主父偃無從乞貸而後矜匹夫之不可
奪志也哉然士而當此亦可傷矣是以韓愈三試禮部
無成三上宰相書不報遂思排國門而東出尋幽栖以
終老鼠憂闕恤爲賦憫初益悼初心之變化也又況縉
紳閥閱先烈依然祖父遺書手澤猶在而遭罹厄運一
旦思廢者哉史遷之腸一日九迴阮籍窮途慟哭而返
乃今知其有由耳予不肖練水名家代有文翰義經之
貽自我五世祖中丞公始高祖嗣經復紹甲科徐氏之
易遂爲一邑冠冕迨我曾祖泮宮早頌家業遂零大父
白首耆儒終貧且窶我父荏苒一儒不克下壽義經貽

思勉齋集

卷之六

三

叔爰及藐予小子予猶憶童時侍我大父於客前客笑
謂六父曰公猶能記蔡虛齋易經正說乎大父笑曰此
亦何能頓忘客因謂予曰若公少時觀易專誦正說口
復心記遂至暗誦如流故今聊用戲之耳予時見書架
塵土之中正有正說丹鉛滿部不下十萬餘言而紙故
字漫殆將毀絕予正怪丹鉛手識既非吾父而手披口
誦諒在積年何人嘔心之書乃飽此蠹魚之腹及聽客
語乃始慙然而吾父之潛心是經則不肖已得於親炙
折衷諸家彙成大帙隆冬盛暑不廢手抄迨帙經兩滿
字半殘缺門下執經頻頻點定而我父時已過疆再營

經始披閱手錄復歷春秋今其手澤尚存經笥時發觀
視但有痛心嗟吾家於易亦何下王氏青細之業越人
不龜手之方也哉不肖駘宕之性有愧先人之勤然習
見兩世脉脉之意遞流以及藐孤執書流涕何獨司馬
子長爲然且少罹孤貧俯仰無藉亦覬顧經青紫少丐
餘潤則橫經寒窓形影相弔解疑必求訓詁制義訪諸
先達一歲之中何嘗竟展高閣偷取少閒友人汪無際
付索觀予易義賞嘆彌旬章章抄寫仍爲書報曰先生
此言足爲今日獨步譬之唐人七字詩則摩詰獨秀已
足超乘予英雄渾尚隔一塵不意經殘文弊之日觀此
思危齋集 卷之六 序 三

奇觀也憶予三十之外館於梁溪雨窓燈案作成易說
流行諸名儒間顧叔時貽札讚嘆以爲深造自得之蘊
予時隱心自付磨礱藉手是經遠紹先烈近酬祖父若
夫上之達經術於世務下之垂素業於儒林侈念縱橫
亦何不有而數際奇窮路必增燈天之机我若不我克
歲月如流忽當知命又長兒夭折嗣經無主天人酷毒
俯仰潸然嗟乎予殆讀易而不得其義歟所以隻延壽
於京房有得吾道而殺身之誠也易不云平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四世一經百年無告正在窮而變之日
矣第韋編三絕已磨我於盛年尚俠牧種誰能習於既

艾第可投冊塵架自同散人問農圃以謀生遊醉鄉而
不返則亦屯之既濟君子幾不如舍之義也詩云逝將
去汝適彼樂土予於斯語蓋有契焉於是特取尚書爰
授中子易之陽九自予結其屯書之疏通有子肇其迹
我祖宗有知憫既往之厄喜一變之通倘亦適然笑乎
而予於義經既已去之遂成墮甕醢焉還顧終戀遺緒
平昔周旋豈能忽然哉於是再取夙日制義手自選定
爰得百有兩篇諸篇皆三十餘年之中燃髭瞪目之業
問有長短不同新陳亦異而神理無間新陳心機豈問
長短如有隻眼定爲括目若將布示堪作世珍故重爲
思危齋集 卷之六 序 三

拙寫分爲二帙載之笥匣無殊有美玉于斯玩之明几
再嘆少知音於世庶使後之君子尚論不肖者不謂我
輕棄其舊業云耳時繕抄之役日當乙卯之仲秋地在
鄆瑯之別業而鄆瑯別業適有楮師裝書畫於前堂匠
人築精舍於後苑予亦死矻抄寫是編聽覽之餘不覺
喟嘆嗟乎書畫方伎也園亭閒館也而方伎珍流人間
不啻拱璧閒館巧營池際橫縵丹黃至若此一百二篇
何行不挾風雲何字不當珠玉而孤客手腕自脫誰人
過而相問咄咄各篇翻成五鬼昔殃韓愈今崇徐生撫
此篇章憤然欲吐而孤客還顧又自悲也彼楮師匠人

區區一伎經營丈尺之間而擇術簡易俯仰寬然朝而受功夕便得精彼額門經史之氏志拾青紫之人竟何如哉是以孟子興言於美稗退之有美於二鳥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而易以樂天知命爲不憂今吾子孫將何從哉乞靈一經揚名於世以顯父母上也苟其厄奇之運世世未復支離懷悴又且如予則亦曰儒者之子孫夫有所受之也改經不改儒其可矣萬曆乙卯閏八月書於婁江明志堂

侯豫瞻行卷序

夫人人世之難得而可貴者才子也然而有才矣而德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主六

不合若魏收祖珽之屬其才也穠卽有才矣有德矣而遇不合若范丹陸羽之屬其才也瑣卽有才矣德矣且遇矣而早不合若馮唐公孫丞相之屬其才也鈍卽才矣德矣且遇且早矣而家世不合若伍伯市井之相諍其才也寒嗟乎人固患不爲才子也然而穠也瑣也鈍也寒也才子亦不易爲也哉而要之穠也瑣也鈍也寒也才子百人鮮不九十天亦難爲才子也哉今戊午秋南國放榜吾友侯起東之長君豫瞻爲登科第三人予不爲豫瞻喜而爲豫瞻能爲才子一吐氣喜豫瞻之爲才子也久矣九歲能文舞象之年入庠垂髫而試必冠

軍老宿避席古今經史淵淵于心灑灑于筆此可爲上谷氏才子乎而資性澹穆出入孝友則才與德合也于區冠邑于京兆冠京兆則才與遇合也弱冠而稱餽康未三十而擢鹽科則才與早合也集高會之弓冶服祖父之規矩則才與家世合也凡才子擅一焉以爲難者而豫瞻獨合收之以彰施才子之采豫瞻亦大愉快多取不讓也哉而豫瞻之季弟雍瞻又嶽嶽接武而起在晉機雲在宋軾轍此其兄弟際遇之奇又在才子不穠不瑣不鈍不寒之外者矣予始弱冠餘出而論交于里中而遂得起東爲兄弟交其時意氣相期不遠耳予亦

思勉齋集

卷之六 序

主六

何才之與有而天之机我如不我克以迫于今故見豫瞻兄弟才而休明蕃祉而喜爲之言以弁其行卷也然而莊周才矣而不願爲才願居才不才之間又何也豫瞻兄弟其勉爲十六族之才子也哉

思勉齋集卷之六 終

思勉齋集卷之七

序

送熊邑侯擢戶部主政序代

萬曆二十一年春西蜀熊公由吾邑嘉定尹入爲戶部主政戶部國家錢糧之司所以上經官府之費下校山澤之供其責甚鉅四方卽有水旱肥磽異故監司奏請故事不得戶部覆覈輒罷不行其爲四方所望又甚大乃戶部自計相以暨諸曹悉自他官以入其會計之數非所素習而吏或盤其中長子孫故其弊竇亦甚多論者曰其責之鉅也非勇弗任也其望之大也非仁弗慰

思勉齋集

卷之七

一

也其資之多也非智弗察也是寧獨持文墨議論苟以塞責者所能辦哉故官惟戶部爲難某曰若然則天子聖明所以拜公是職者甚當公蓋智仁勇人也吾嘉吳之下邑也而濱於海其人無所習機利有梗托以必吐而後止故其民似朴而悍國朝之賦獨倚東南嘉慶六百里而遙故其邑似僻而重其地北隸姑蘇南隣雲間浸淫於虛僑而土實沙磽宜維種獨不宜稍故其俗似奢而貧先是爲吏茲土者以爲民悍則捶楚之而不憐其朴邑僻則夷治之而不念其重俗奢則脂膏之而不惜其貧以是民與吏兩相齟齬而兩至於弊上苦下之

難治下又苦上之難通豈不哀哉公以名進士來令於斯始進其父老與之講論其土宜而遂一定更始義不

令終瘠吾赤子溝中以爲父母羞持之六年而教化行邑遂大治嗟乎始公下車時吾亦見公之難爲也民悍而俗侈土瘠而賦重且水旱癘疫頻歲相仍寡婦孤子係繫於道而監司急稅移文盈閣司農復以催課無狀指名奏罰六年之中公以無俸居官者幾歷其半公曰吾知冰蘖之操不負朝廷撫字之勞不負百姓而已不知其他迫掣肘益甚葛藟莫解則慨然亟欲上章自劾去終不忍催課殺人以媚主者而民輒扳號隨之涕泣

思勉齋集

卷之七

二

交流若失考妣公亦爲歎歎而止當是時吾邑士庶衆口一談相謂公道盡矣幾無天日會天子仁聖賞不遐遺而得今擢予固知公之必不難於戶部也以治嘉定知之也然今公所治戶部乃前者稱四方所望甚大予不佞復敢畢其說焉吾邑土瘠不宜稻前令茲土者莫知爲民請命監司例以他邑稅校額徵之小民及期勢無所得米則不得不賤出其雜種者更轉賣糴於他邑以是轉輾耗竄而佃戶逃戶十室九矣近年得公深仁地官習事以有折色之議而民用是少甦然吾憂後之繼公者或懈而司農之施惠者或倦也公仁且當事嘉

又舊治也遂以爲茲土定萬年之計公得無以見及於斯乎噫嘻吾誠耄也然東南國家之根本故不得不悉言以告也

送熊大尹擢武司農序

今夫物皆適於用也而貴玉人皆嫻於使也而貴長者六府之用玉不與焉至以爲圭璋則弗得玉弗以爲長者之教或有時而訕矣而至寅亮燮理之用保世滋大之功終非薰膏自喜者之任以此見玉與長者之貴然而辨玉不難也辨長者難又非辨長者之名實難也辨其如玉者難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未知君子之賤

思勉齋集

卷之一序

三

珉而貴玉者何也子曰夫玉其在石也精神見於山川而氣虹升於天迫其剖也清廟以飾圭璧以成上帝以饗其器則重矣且其爲物也其溫似仁其栗似義廉而不覲潤而不耀瑕瑜互見而不掩琮琕相振而不爭其德則良矣器之重也德之良也故足貴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故如玉而君子矣由斯以談人而不比德於玉不足以謂長者始其見漢史所陳說未始不以長者爲兢兢則未嘗不掩卷而想慕其人迨壯遊四方而底幾見之然踴厲廉幹有聲者肩立而長者終不可親也嗟乎珉多而玉寡則玉誠貴矣自其得當吾邑侯

熊公而知長者之教益可貴重先是今茲土者一以爲擊棠一以爲甘臨甲張乙弛寬嚴相濟終不可成治而俗日以偷侯旣至進諸父老咨諏便宜而錯綜調劑遂爲吏衷以濡沫邪翼之恩惠小人也而法不可借以摘伏擊斷之威緝豪右也而義未嘗過閭閻之遠不調而得所欲而馭胥吏寧過於嚴堂簾之下不肅而教自成而待子矜不嫌於恕酌泉以自潔而不矜其各戴星以勞民而不居其德耳爲催科之拙卽官可去而民不可殘極其撫字之仁雖人以欺而我必以信六年之間不爲察察之政噉噉之聲而邑之士民莫不就之如日月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四

嚮之如陽春依之如父母吾乃今益知長者之所以可貴而非玉誠不足以相爲比也今者天子聖明察侯治邑高等擢貳司農寅亮燮理由茲以始長者之效亦旣著矣然某不佞復敢以玉而畢其說於前也夫玉一也置之三家之村則爲三家之寶置之萬室之國則爲萬室之寶置之廟堂之上則又爲廟堂之寶其在三家則櫝中之寶也其在萬室則玩好之寶也其在廟堂則必其飾爲瑚璉斷爲符璽上以察禮祥下以鎮氛祲而後可以號於人曰國器今侯旣置之廟堂之上矣吾聞卜氏之璧其始秦趙國王爭之渾池之上其臣藺相如因

之以成名至後失於道而童子得之以易博黍吾又聞
黃次公之爲漢長者無兩也迨其爲宰相而不竟其功
名語曰捧璧而履冰誠喻其貴而更懼其半九十也某
旣慨慕侯之爲人什百而一觀而又竊附於君子贈人
以言之義故始終以玉爲喻如此

賀胡邑侯考績馳封序

我父母胡公旣以才賢焯著保釐大臣心旌其能以移
劇宰長洲矣而我嘉自縉紳文學暨父老齊民久而思
不衰有蔽芾其棠之嘆乃縉紳文學猶知濱海僻邑非
所以淹大賢而遷轉出自朝命故其思也猶可自解若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五

父老齊民則直以爲取諸其懷而奪其抱哺之母而已
矣故其思也特甚今歲春公合兩邑三載考績以上太
宰天子嘉公循良有成爲推本所自覃恩封其太公暨
太母各如公秩公捧綸拜舞喜可知也而其時太母適
舉七袞之觴於是遠近紳裾稱頌助公喜怍而我
嘉父老若干人永懷德沉吟不已特走千里乞言於
予以求致其禱祝之私予惟人子所以事其親者其道
在聚順而古之王天下者推其至德要道亦惟是聚四
海之歡以事其親而已胡公辭親事主分符吳邑俾百
姓得職去而彌思是民順之天子予嘉馳恩寵錫是君

順之大臣推轂臺省虛席是士大夫順之公合君民士
大夫之順以致其歡於吾親而太公太母固天錫難老
齊壽平格舉一爵而北望闕廷百頓首謝曰臣兒幸無
獲戾以使老臣夫婦得盡此觴也願陛下萬歲舉一爵
以俯孩齊民若干人而再稱謝曰惟是諸父老不忘吾
兒以施及老夫婦爲舉此觴也願諸父老永康又舉一
爵以進諸遠近紳裾而再揖酢之曰小兒幸奉家教從
子大夫後以得施惠老人願諸大夫各百歲則太公太
母今日之歡已無不得而公之所爲聚順者卽他日秩
進台柱祿養萬鍾亦豈有加於此也哉然而公所以致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六

此者有要焉亦曰俾百姓得瞻焉已矣吾邑僻土也又
敵土也又瘠土也或以其僻而繭絲蝕之曰是暮夜無
知者吾得吾欲焉已矣否則以其敵也而虎冠彈治之
又否則以其瘠也而傳舍漫視之則民各有心煩議龐
雜卽謬爲恭順要亦及同利之輩而止耳公旣赤心白
質恪奉義方旣得吾邑惟力是視卽閭里銖兩之奸無
不洞察亦無不立散卽小民纖悉之苦無不詢度亦無
不剷除以人道畜稼史心不萌此輩無良之猜而探史
輸其誠以予第視青衿口不道士風薄惡之言而青衿
從其教至其褻躬清謹聽斷廉平勤勞民巖戴星出入

卽古循吏有不能居其右者嗟乎誰爲敵民人情不遠
苟爲父母赤子自號此吾邑父老所爲見在瞻依去後
夢想惓惓竭其順於公而卒之上下交孚旁皇周浹公
乃得聚百順以事太公父母者乎

賀崇明令唐公毓承晉秩地封序代

崇明余州隣治邑也其邑賢士長者於余非姻卽友也
故余得悉其邑之情始邑正民間銓部實得唐公來令
崇明而交相賀也曰吾今始有父母矣蓋其民腴削之
餘不啻枯鱗河潤之恩而唐公湖產也於吾吳爲鄰壤
其家世脩德名世挺生此中稔聞之如公者高文淑行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望協公輔士民尤思得以爲父母師率若東人之親周
公也公來而釐弊剔蠹則庭中清矣立甲殿伍則宇下
肅矣抑強扶弱則境內平矣崇儒禮頌則士風振矣而
本之以仁心標之以清節炤之以明鏡運之以神機卽
魯恭在中牟卓太傅在密其何以加於公哉近者遼左
征輸普天加賦崇明沙土產薄亦既勉爲輸將以急供
上而主者一切督辦額加不止公遂毅然爲百姓請命
謂邑沙瘠雨瀉其生產比他縣不得什之三而隄從征
例是無民也無民其何以有邑其謂締符臨斯土者何
監司撫院知公不可奪今已而部議寢矣凡公所爲盡

心民瘼皆此類也其士民始以公來也而喜旣以公之
哺之誨之顧之復之也而感旋又以海之風濤土之瘠
薄俗之椎魯恐不能久怡公也而懼則其朝夕未嘗不
搏額呼籲曰安得聖天子明燭萬里之遠察吾公治狀
而爲異等寵秩之以娛公于斯乎乃者聖天子覃恩中
外異等恩數果下矣公以治行高第兩膺薦剡與恩詔
合例得晉秩地封父母與厥配而邑之士民更手額交
相賀曰吾今始得少援吾父母矣邑中士夫諸長者
羣來擇言於予以爲賀予敬語之曰往者蘇郡七縣之
中以崇明爲小邑今不得爲此語也遼海騷動諸島沸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八

然崇明北直淮揚南當閩粵足金陵江海之東門而山
東海道之根窟也惡言藉藉妖氛無端予吳人也卽官
江右詎能無桑梓之慮今得唐公之重吏於茲土文武
備具人樂爲用最爾海邑隱然巨鎮以爲我三吳之保
障卽唐公旦夕內召非久於斯然不在銓部卽在臺省
地方諸事可以號呼扳援也且今日所經畫拮据厥爲
世規可以長恃則崇明永永安堵而東南半壁胥賴之
然則今茲之賀凡在東南諸士夫皆當舉彼巨觥以升
公堂而且頌且祝也豈但本邑諸賢士長者已乎

賀車千戶掌印序

漢制非軍功不侯故隋陸無武至今猶惜然則大丈夫
生必封侯死必廟食不以武也其曷以哉漢初豐沛諸
將相其人恐有鷹揚咆哮之姿感秦而殪項位亦當其
能乃後孝明嗣武李敢公孫賀李廣利韋咸張材官
之技其氣力不能過中庸而亦皆取金印封侯大者開
國其次亦不失關內侯則豈非以遇哉如數子而非武
者難以冀矣正德中王姚江將軍有功再破逆黨僅得
爲伯成弘間王威寧在本兵亦累著勞勩終不得封侯
則亦漢人之遺意而終不令儒者侯也夫以武則以張
材官之技而可以成功以文則雖以英雄豪傑而終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九

求於制然則丈夫而處斯世者將安從哉且吏部實掌
文臣銓衡循資計歷而進卽復有臯夔之聖伊周之賢
卒不得越魚貫雁行而高尺寸本兵之擢武臣則有異
焉苟真才畧之士不一二轉而能開府建旄故今世士
多文少武余甚嗤之客言車君雲轍少習儒卒以父兄
之蔭而爲武其人輟鈴之畧弓馬之技無所不暢曉而
要之雍容都雅以歸於儒夫新建威寧以儒而競武故
無大就車君以武而劑儒吾知其必有成也車君勉乎
哉且今車君之奇十不見其二而當事者業爲之國士
相遇隆恩異數委之以柄授之以權又况當其泥蟠而

天飛處囊而脫穎則其勲績可勝道也哉生擒頡利頸
係單于誠斬樓蘭王由是而飲至由是而頒賞則前所
謂拜將封侯大者開國其次不失關內侯豈足以爲車
君道耶車君勉乎哉

賀謝丞臺薦序 代

治天下者不可有所忽何則遐遺者近之憂也細捐者
大之累也是故世之治也爲善於幽可得而賞爲惡於
室可得而罰則其君若臣無忽之效也亂國之政下竊
而上奸於是巨奸山積弗問神聖伏匿弗錄矣今天下
議者臆然有厝火積薪之慮謂國是未定國威未伸

思勉齋集

卷之二 序

十

爲大戚曩予在局則又不勝私憂過計曰夫已民何以
弗罰罰又何以格也夫已民何以弗賞賞又何以塞也
進而助勦拮据惟是爲大慮其不得行者退而俯屋痛
嘆有不遑安處矣議者或謂余曰編襄曰狎狹然余寧
受言者之譏實不敢有所忽巨細遠邇之間以負付托
之重間嘗凜凜自盟曰無敢忽治本也賞罰治機也吾
道是也余幸遊士君子之間輒過慮其多所忽然患其
忽丞簿若職更甚其爲之者曰吾日暮途遠安知其他
其監臨之者復曰吾安能二於小吏與吾善者爲善人
與吾惡者爲惡人而已而後罷軟充位貪暴公行國法

玩而民膏腴則其爲也如僑李謝君之爲丞北游陸君之爲監臨則余又奚患矣嘉定縣與吾州隣而地薄民敝又苦稅重其協令而理者有捕丞有糧丞又有水簿糧簿與典史而至地薄則生儉民敝則俗澆稅重則逋積協令則權輕僚多則事輒故曰爲糧丞難謝君謁選天官來爲之期年而令以爲能民以爲便其邑之士大夫以爲賢余聞之人有戶逋稅而鬻妻以償者謝君憐其情爲滄泣而捐貲代之償此其仁心爲質好善無已無論溪壑其欲應鵲其治者未可同年而語卽以視吾州之丞何如也余每對人侈言其事復嘆息格拘塗隘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上

於今卽有廣濟翁歸之才不得自效以應國家拊髀之意而乳虎屠伯或得循資而需清華之選則謝君且休而責報於天平余聞謝君有子曰錫教賢而才于公高顯門第其在是矣乃予近閱邸報侍御陸君政成而報命果以謝君騰薦剡若曰方今緩急異才則臣任縣丞可使嗟乎此余所謂無所忽者也以一縣丞賢至煩天子耳目之臣爲之明揚而論薦之而况其大於此者乎以謝君爲一縣丞賢而舉邑知之天子耳目之臣知之至天子亦知之而况其進於此者乎是舉也有三善焉爲國家廣顯俊之途一爲天下開風勵之路二爲善人

昭公道之賞三故曰治天下者不可有所忽也

壽大宗伯太室徐公七十序

吾鄉之先生今休沐里中而有海內望者則吾邑大宗伯徐公也公以道德文章著能三朝而自致於秩宗之位天下士大夫咸謂克典三禮無踰公者逮乞身之疏三上而亟致其政歸也天下士大夫欲挽之而莫慰也而鄉之才俊之士歸焉奔走伺候莫不願得其緒論以爲樂然則公之出也天下宜之國與之榮公之處也鄉人安之家與之樂而今歲辛卯之仲冬公壽七秩高矣天與之慶公於天人之際家邦之間則寧非得全而全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上

昌者乎徐允祿曰余幸得隨門下諸士之末時侍先生杖履於歸有園而稔知其致此者不偶然也始先生初仕世廟爲禮部郎而分宜相富國富此之時政以賄成官常滋慝忠佞混淆榮枯繚覆而公以泊然無營一心秉職以故不遲於富事者而久之出爲荊州守是天下之大節也其守荊州也時景藩以吾君愛子封國於楚而以窮人之言欲私沙市公不恤以身爭之爭之不得而歸之當是時也國本危於累卵子幾於富璧凡僥倖非望者孰不潛市翼戴之私而公以區區百姓之故不憚舉九族而付之一擲是天下之大仁也已而國是

既定公論既彰公以漸融顯矣至今上而大拜晉大宗伯而江陵相當國當此之時以攫肉爲察以烹鮮爲政官既脅息民亦勞止而公乃隨方矯枉因事輸忠爭則名高矣而傷國體故不爲去則遞肥矣而委君眚故不忍是天下之大忠也迨江陵罷而國是又一變矣大臣容容小臣察察褊心者爭阿黨者嘿一以揭日月一以隨風波而公乃連疏致政浩然而歸是天下之大智也吾邑土瘠而賦重地生木絮而官徵粒米城市之外幾成墟莽矣公爲白之當事者而始得折色之議三四年間民得少蘇夫公鄉人也以鄉人而條陳其鄉之便宜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

苟有一毫顧忌嫌疑之心者豈肯及此哉是天下之大義也吾聞壽者受也受必視其施矣乃今公之所施於天下者何如哉是故宦巧則貴可獵也術高則名可沽也譽盛則人可誣也然而一念干和一事犯順則天必不可欺乃若公者天旣與之慶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固知天之所以與公者不偶然也祿少困於諸生無所短長於世而先生不以爲棄令得遊於長公次公間習而不狎已次公濡穀仍進之於密友之數此其交托於通門義同於猶子凡所以祝公萬年者豈在他

人後哉而如同如陵如山如阜公也自膺多福則黃髮

老成祿其上爲天下賀而下以賀吾私也

壽觀察大夫姚允初先生六十序

金陵姚公以前粵東備兵使者解組久閒里中今天子登極二年之孟秋適當其六十初度之辰於是遠方碩人名士咸攜辭奉幣往觴而祝之於門而嘉定實其教澤覃潤之地其二三子惏然有懷曰惟吾夫子之不忘二三子于斯也吾二三子其何日之不儀刑在心讚祝在口今天意永奠國家而儲夫子于陳隆碩果之用將天壽平格于是焉始而吾二三子亦永有暇依凡所以致祝爲壽其可後于他方則羣而請言于余余乃進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高

諸子而告之曰諸君子之于先生也旣善矣備矣予卽言其何以加此顧天之所以壽先生以壽國與先生之所以致忠于國而參報于天者則固有說往者生黎之爲難于瓊州也掠居人劫行旅其小可論其大可誅一時地方諸長吏豈不知蘊崇之當芟薙且行水哉顧一以爲傳舍也曰吾朝暮徙去以遺後人耳何爲創此難事又一以爲婦女也曰吾急則床下伏耳終不能介馬設弓以白刃戲矣公獨以鬚眉丈夫爲國家計遠爲平民圖靖慨然主剿而用其兵威當是時衆已耽耽于旁矣迨黎人喙矣行道兌矣而公遂以好事喜兵爲白簡

所尚哉于是婦女輩而憐丈夫過而荒乃竟以粵東是役也釀成近軍遼東縮蓄之局則國家壞矣故今日欲蕩平遼左杜絕亂萌則莫若遍求賢者丈夫姚公等十數人布諸中外太位乃國家公卿議事終不能舍耳目所見度外用人則姚公等寥廓之士終不得天于是以岡陵松栢之壽永植爾姚先生以侯河清故曰天以壽公者壽國而公以效忠于國者朱報于天也諸子中有言者曰吾師使高士姚元白先生之仲子也幼懷箕穎不屑世務中嬰纒冤遂陟華津而實非其好及粵東功成雖掛吏議許國已足今其歸也家舊有園樽自有酒

思齋書

卷之七序

主

而日亭之上方自謂三公不以易一日也而國家尚能望其來乎予笑謂之曰此昔者以安石之樂也識者知其既與人同樂必不免與人同憂而安石果出于東山今爾先生將無同乎且也天已植而擁之國矣人其能進而避諸荒諸子喜起謝紀其言往為壽

壽周宿海先生六十序

予初遊婁江而識周伯言欽崎歷落卓爾不羣之品也繼遊婁江而識伯言之弟玄仲溫克退讓之君子也而隱然風概不減乃兄已與婁江諸名彥結社談文玄仲遂與余稱社兄弟時得朝夕焉則予心儀玄仲殆不啻

蔡伯喈之於仲宣孔北海之遇正平矣迨次詣玄仲而適玄仲之尊人宿海先生慨然揖讓已現然接緒論思而歎爾君子之賢蓋有所本也先是余於文肅公座上一再見宿海先生實以衆賓盛集無繇發其玄鑒則弟以為相府之倩風流韞藉有足多者豈意樂尹之側固是叔實杜祈公之館實得蘇子美哉今歲先生年屆六秩於季秋為其懸弧之月社中友袁子在心既為玄仲文字之交又於先生有姻婭之雅集諸同社兄弟稍廣其戚黨相與操楫獻卮以祝眉壽而擇言於予予既熟知先生又習於其伯仲不能辭也予乃諭於諸友人曰

思齋書

卷之七序

主

吾諱先生言動無不合于壽者相卽什伯未易罄而擬其大且顯者為今古必券之禎祥而諸君子次第其言以進卮也可乎夫弘農楊椿楊播皆臻大耋史曰友也先生與其長兄明陽公怡怡白首友愛備至可謂友矣燕山之寶宛丘之陳其諸子皆貴且解政歸而侍立養養幾至期頤不替史曰慈而教也先生于父子之間恣其和愛之道正身範肅然不少假借可謂慈而教矣嗣宗沉醉安石捉鼻皆終其性命之情史曰避權勢也先生當婦翁富國時屏居一室泊然自守可謂不染矣他如靜者必壽則列子莊周皆人貌而天游先生息機于

屋塵棲心於玄冥俗紛世囂刊落殆盡是謂靜者閒者必壽則榮啓期漢陰丈人皆處拙而寄傲先生抱甕於一園逍遙於三徑竹樹琴鶴聊與結伴是謂閒者適者必壽則歐陽永叔之集古米襄陽之愛石皆玩物以安神先生列三代法物於前陳晉唐名書於後偃仰與居自得玄賞是謂適者博者必壽則鄭國僑晉叔向皆遐覽以閱世先生正史識其本末裨官通其項與鑒定識別若具隻眼是謂博者又如中書舍人可謂清華之官先生一染指而不更顧也是古人急流勇退歸潔其身之義也少爲二十石子長爲相公子壻壯而有位列於

思範齋集

卷之七

七

朝老而多賢子文孫玉立于室可謂百福之備先生隨遇安之而淡若寒素也是古人一童蹇驢蕭然湖上之風也凡此皆先生煨煨大節反諸心而自得問諸人而可徵布諸遠近而皆動格諸幽冥而必通古以此天壽平格於先而今以此永錫難老於後者也諸君子每進一觴卽每舉一德以侑之而觴行者九焉其誦之者亦九焉吾知綵衣之舞繞膝依依羽觴之飛獻酬奕奕衆賓宴笑而先生之酒散以醅也袁在心曰善遂次其語而授之

壽如庵于公五十序

代王子顯

今歲五月某日爲我外父如庵公五十初度之辰世俗於五十則舉觴致慶謂壽自此昉也我公惟嶽所降惟天所啓固將久生長視爲國家保世滋大易所謂碩果書所謂天壽平格五十而慶於世俗則宜而以施於公固亦太早計且又不識天生君子之意矣顧瑞璋知之而不能自後於世俗者亦有說也璋於天未生而孤定幸以家世闕閤得次曲阿于氏之後而我公人倫之鑒又素知先君子曰是善人也必且有後遂以就傅之年得托爲子壻璋由今憶往益不啻十易春秋矣其間幼而句讀童而操觚爲文章若而釋菜黌宮弱冠而受室

思範齋集

卷之七

六

而歌鹿鳴何一日不繫公之心神何一事不得公之提誨璋習文卽訓以文曰文有神理小子勿質厲鼎而索售也璋成人卽又誨之以人曰人有丈夫小子勿學妾婦而戮冠也璋凜凜受戒卽容容涕洟計餘年來所蒙提携擁植之孤子志有口進慮無退轉今曰猶得自詭曰庶幾不負大人教乎則固世俗致慶之日而姑借以誌志於其側義之所不得已者也然又不獨璋之私而已我公直已行道情心而往爲名教爭是非爲國家立砥柱然而出身幾三十年官不過郎署直聲滿天下處勢近孤危天下視其出處爲理亂而其身顧時寄人口

吻人一借其名卽爲通人而已效其實必遭忌嫉璋聞妖書之日羅織之網江夏幾陷於前公隨逮於後一二君子一何倉皇不得帖席也故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此豈真樂往而不返哉亦其悼世而自傷之辭也今公雖進退維谷然而枉直大明矣雖仕不得志然而家食惟寶矣南山頃豈非所宜歌左右遊敖是亦君子陽陽之致也則夫五十致慶璋又謂非公不可耳昔者文潞公九英之會諸耆老皆七十以上人也獨司馬君實以德重故年五十亦許入會五十入會亦猶五十致慶之意乎其後君實復出而成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一九

元祐之治爲宋名相璋稱蒙未知司馬君實視公何如然君實秉樞密辨新法非是我公固饒爲之而公特達明斷審決機宜表裏洞然賢恩咸盡又似得李文饒韓稚圭之畧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璋敬歌之以侑大年

壽諸敬陽先生五十序 代譚公亮

茲歲崑山敬陽先生壽五十某幸以通家子得從四方諸高賢長者之後而拜觴於其堂諸長者習於當世之大者其且壽且祝大指畧謂世入崦嵫國是日亂亢龍無輔折鼎覆餗於時卦氣悖錯七政逆度外有邊患內

夢盜賊而當今托重定傾之君子實特先生先生忠孝之性得之天植屢挫折而不移在晦冥而彌勵四海之內無間識與不識莫不頓首交誦願先生早相天子以拯斯民庶幾司馬君實之在洛則先生之壽非於國脉無有者也先生壽而國壽國壽而我子孫黎民逢其利其政不敬誦君子萬年以爲先生祝諸長者之祝辭畢而次乃及某某於是執爵再拜而言曰某嘗食者無能與天下之計以壽先生吾知誦吾私而已惟昔甲午乙未間余以輕於爲人不自愛重而當事者復不深察過以形影入之名掛爰書當斯之時身在葛藟命在覆盆仇人爭爲下石交遊率多引嫌而先生上控下援獨明其無他卒藉寵靈以脫于九原而覩白日夫某平日之交於先生至淺辭也而先生於某又非有葭莩之親世講之舊也惟是道德高則無嫌于形迹仁義重則常切于救人而已矣某雖不肖每讀論語至何以報德則未常不低徊久之何則感成我者之深恩而恨私心有所未盡也今適逢嶽降之辰登先生之堂上先生之壽則此心此願所耿耿而不能已者卽傍觀之人猶可得之意色之表而況神明之監在者乎聞諸在昔裴晉公貴壽爲陰陽也宋祁公大拜以登蟻也今先生於某適類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三

此矣吾聞天道不僭不貳其命人所不能報神亦報之則夫貴極台鼎壽躋期頤而後日蕃大斯皆古人已試之效也其又何疑於先生也哉視已再拜而諸長者復前致詞曰先生在朝則直言正色屢抗危章而天下服其忠在鄉則仁心義聞急援無告而邦人感其德斯固天所爲生君子之意而保祐申重有不能辭者也然則岡陵昌熾寧獨先生之福抑亦社稷實式憑之以單厚於不二心之臣者耶於是相與交觴歌天保之什而退

壽丘海門七十序

古者養親之儀雜載于紀傳者可見矣至孟子而復爲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主

之論曰守身乃可以事親不誠乎身未有能事親者也而宋儒復因之爲善養祿養之說于是爲人子者始知昏省晨定之節酒漿脯膾之具皆不足以爲孝而惟是兢兢於父母之遺體不敢失墜則所以比數於人子而無愧余誦古君子之論而有感也守身事親之論無全失亦無全得何以明其然也夫老者酒肉肥甘所以爲養也絲絮輕暖所以爲適也几杖茵褥所以爲安也今也易其養而與之以救水易其適而與之以裋褐易其安而與之以匡床繩席則子雖齊聖有遺種出類之美終不足以爲孝故曰無全得也然而夫子曰父母惟其

疾之憂苟人子不自脩檢有如晁錯令狐公冶鄭宗元

之爲者以貽父母憂亦不足以數人子故曰無全失也

然則善養之說盡以歸之于親祿養之說則以歸之於

子親之言曰吾惟願子以善養卽救水裋褐吾適也而

後可以安其子而成其孝子之言又曰吾親老矣吾卽

德稱上詰竟何效于萬一而顧使吾親救水裋褐之御

乎夫如是也而後能竭其力而養其志余不肖碌碌于

世有一母而不能養吾衷無以喻之而吾友武陵龔道

行亦侍其母河南丘伯華丘仲士沛國劉介伯則方侍

其兩尊人二三子俱蓬藋而行無能效鼎釜之養其朝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

夕承事蓋亦有不能釋然者乎乃伯華尊人曰海門先

生則吾邑之高賢人能不戚戚于救水裋褐之養而更

以其子能道其義方之教遊于賢人君子也徐允祿

曰海門先生則旣于吾黨爲高賢于伯華兄弟爲慈父

矣雖然伯華兄弟則固有不能釋然者吾視伯華高朗

令淑其仲朴雅謹愿責之以守身之說蓋不啻無愧而

已而常不能釋然伯華兄弟朝而羞一匕以奉吾親而

退而吟哦矣暮而羞一匕以奉吾親而退而又吟哦矣

今我二三子亦知其所以苦志者乎則救水裋褐果不

足以爲養而祿養善養有均不可廢者歟則二三子共

易之矣今歲之仲春爲海門先生懸弧之月而壽七十高矣道行諸兄弟曰吾二三兄弟辱在伯華兄弟之遊得無一言以侑觴而解其尊人之願余謂先生之安于善養父之慈也伯華兄弟之必期于祿養子之孝也慈父孝子先生之願解矣是可以爲壽矣

壽潘中岳先生六十序

我中岳潘先生於今歲之孟秋壽始一周甲諸布幣稱觴者充閭而先生顧逡巡弗欲舉也若曰余方且吸日月之華保天地之和離下而龍生焉而余因以爲馬坎上而虎出焉而余因而馴之余方不知幾千年當易隨

息庵齋集

卷之七序

三

幾千年當伐毛也而願竊竊焉相與慶周甲之數以爲吾師安期王子喬辱乎敬謝客矣先生有丈夫子者四迫欲舞綵載拜進萬年觴而亦自愧弗遽前也曰吾父夙負經術爲咕嚕生之僑傑徒以吾兄弟能任遂棄而逃之以入於玄今吾長者彊少亦弱冠矣而名場屢頓不飛不鳴倘吾父見是濟濟緇冠青衿而雜裳者而慨然有見色焉則如菽水之懽何以故亦自愧弗遽前也時先生之介弟有壻曰東海徐允祿者聞而颺言曰從先生之言則廣矣然不可語於方之內也從二三子之言則孝矣然不可語於方之外也請得劑二者以爲辭

而進觴焉于是執爵而趨前曰中世儒者之於業也罷則無所於歸故荀子著賤儒陋儒之目以處其罷無歸者而天下笑焉昔者嵇阮兩生罷儒而歸道蘇子瞻罷儒而歸佛皆著達聲流於千載今先生亦罷儒而歸道與嵇阮而三先生達哉敢以爲壽先生色喜曰有是乎敬舉一觴則又曰呼吸吐納之事儒家弗著其說然要其大致存心養性靡弗同焉儒者韓退之不深察以爲逃虛之士皆未能平其心或有所感發故有托而逃云爾其言近是而非昔者東方生之教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卒以其旨爲天木公列於大真今先生行已亦清亦

息庵齋集

卷之七序

三

濁不名一端而其宗在不擾人心庶幾與東方生符先生成哉敢以爲壽先生驟然而笑曰美哉善言德行敬再舉觴則又曰不佞祿固先生之猶子壻也先生之世則熟詳之矣先生兄弟少失怙恃各依外家丁零孤苦事難測矣而卒邀先庇俱有成立且孝友施聲膾於人口先生諸子彬彬詩書比於韋氏亦似萬石卽未飛鳴翼喙固具而今先生之長孫又嶄然頭角見矣而後先生乃得稱莊列虛無之道與一世而澹漠焉昔有向平今有先生先生樂哉敢以爲壽先生乃悄乎其念忽然而憚也曰痛定思痛何子言之情也敬三舉觴于是東

海祿敬成禮退而戚若友之鴈各堵牆進矣先生各爲
飲一觴醉而相與歌曰方內方外恣翱翔兮乘彼白雲
朝帝鄉兮大人先生嗣宗非狂兮

壽張太母歸宜人八十暨長公大參六十序

明初張公旬宜江右之三年旣已德覃功著薦剡交推
旦暮晉陟孤卿矣顧以母夫人春秋高不便迎養意若
嗟然不釋也中夜自念曰仕宦至二千石昔人所榮今
吾階不翅躍之矣而猶欲違吾母之色養乎榮祿於無
厭乎顧又念聲望已著公卿間在官而請必不予於是
因入覲禮畢便道歸朝母夫人遂堅不出也疏若曰臣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三

母已老惟天子恤臣私朝廷知公意確遂聽終養公奉
詔養母之再一年而歸太宜人壽八十公亦偕其夫人
壽六十母子相顧煦煦樂也公若曰今日某乃得乞身
於朝復爲太宜人子耳太宜人曰古之大夫尚有懸車
之年不得謝者今天子明聖恤臣之私以返爾初服我
心豫焉使我髮加髣固以撫爾於膝下則惟小子
毋忘天子之德於是士大夫間相謂爲勝事操幣致祝
以前而侑觴之辭則以屬不佞允祿余不能文也誼不
敢辭則再拜而言曰惟公若臣母子之間其可謂兩無
憾矣顧人知所以致是者乎余每觀天人之祚必儲於

有餘而陰騭之所爲有餘也者皆流俗之所爲不足太
宜人及公俱少長富室晚服大寮施在閭閻望隆簡在
卽稍廣其意以弘用物不爲侈矣迺其堂室則無譁
之美焉迺其常御則鮮醇醲之品焉迺其言則稱師稱
方寧失而訥焉迺其行則成規成矩寧陷而恭焉其子
弟修敦朴而後自賢其僮客奉家法而少不率若以視
世之放意肆情貪饕弘侈以決性命者公豈直不足而
已哉然而於天道實爲有餘矣儲於有餘則亦享其有
餘然則太宜人及公亦猶推其有餘者以大庇天下乎
一日天子詔公久不聞問問者謂焉子大夫膂力方剛
其得終以親養解也而太宜人亦且內爲勸駕曰天子
實待子爲政我善飯且諸孫膝下繩繩也無用爾於此
則明初公亦強爲太宜人起可矣

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

吾友海虞宮允錢君受之以恩俞休沐里中而封母顧
太夫人適以年屆七十壽壽賜於家母鞠子特依依膝
下相慶也母爲明經之婦久而一日以古稀之年較太
夫人章服朝其子子受之步武夔龍隱隱以太平宰相
舞綵膝前又相慶也而其年秋宮允君實始生長子家
有鎮公子國有世臣而太夫人有文孫稱觴上壽厥惟

思勉齋集

卷之七 序

三

愷康哉又相慶也爲人子而僥倖一日鼎甲台柱何在
茂有獨宮允君始以三吳名士膺冠天下而天下以爲
宜爰及登朝卽以正人君子之望鳳麟昭代在濁能違
逢清始見斯乃不負太夫人之有子而今太夫人適當
懸悅之辰文章爛兮頌祝紛若斯亦不負承色笑之有
儀又相慶也夫慶也者吉祥善事而相慰喜相什舞之
謂也故必自其家人上下間有志壹動氣之妙天休沍
至逾謝不敏而彌弗克違而後親識遠邇忻然相告維
然共進以萃爲堂上權乃謂之慶不然而玄黃盈目倏
忽盈耳慶也君子有弗慶焉若我所數受之母于間之

恩也

卷之七

三七

相慶其斯以爲慶乎而說者曰慶有源焉在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則言源也慶有委焉在詩曰釐爾女士
從以子孫則言委也慶有流焉在傳曰明德之後必多
達者則言流也宮允君實苗裔于吳越王吳越王有功
德於東南甚大亦既泓其源矣余不及侍乙未進士公
而及遊士興先生其伉直之槩望而識爲端人其敦篤
之致久而知爲長者一時三吳人士鮮有儔焉宮允君
承之而正直忠厚遂爲作求之世德今諦觀宮允君無
問其在朝在野有公正不發憤乎有宵王與比乎有仁
親之不親而淪落故舊之不收恤乎是謂積善而太夫

人以高門淑媛好逮君子胎教雖儀愛護婦人而宮允
君乃得獨翔天衢輝映今古也最謂慶從今而太母有
文孫矣宮允君以強仕之年乃始婚于天寶厚恩其氣
而毓之康茲藉藉以鍾美於家之膏蘭之植是謂慶流
故曰受之母于間之慶乃真慶也而本也昭代二正之
季實多騷人批政神祖晚年國最亦清天佑聖主體之
有端矣而謙微君子以爲多有可憂今日廓清鎮定之
責屬在鼎鉉貽大授難受之益有推之而不能者矣使
受之一日立乎其位行其所學天下底平而太夫人以
老耄期頤之壽幸觀其子之成則又相慶也福與某後

恩也

卷之七

三七

海王母哀祭文五十序

古人於事其親者生則視之曰無非無繼惟酒食是議難
者曰女子何用難則何爲不可有敬釋之者曰儀
者善也善之實也儀也但古之貞婦慈母非家道之窮
則不以見其善也家之福故且願其無儀也雖然吾
未見斯言之爲過論也夫隆極而圯物理自然當其圯
也天降閔凶主人去世老者已耄血胤始生蒼白緜覆

止爭一髮而於斯時也不有貞白無貳之婦與孤并命之母爲之訓育孤遺偏護內外則保世定傾復光世業豈有覲哉然則如之何其諱言儀也余始與瑯琊閔仲特以文相知是時閔仲亟稱亡兄亭伯有才德而不克竟其志則黯然傷之然莫悉其家之詳也迨十餘年而婁江慶出一童子明秀而有儒才以問四方四方之士卽耆宿者莫不降行輩而願附之問其世則亭伯之遺孤子所謂子願氏也是時子願已自以聲氣習余間與揚推文字而又以爲閔仲之友行輩稍前則請執贄函丈朝夕講貫者凡三年而子願領鄉薦想余三年中所聞於子願之言及所見於其家法而始嘆王氏有女宗此子願之學所以不肅而成瑯琊之業所以幾圯而振而亭伯之志所以旣沒而光也女宗爲誰子願母袁夫人也夫人以魯望先生之女嬪於亭伯甫十年餘而稱未亡人則子願猶在腹也男未舉而鼠憂闕恤庶幾先君之緒在此一姪非男歟則請速從亡人於地以無繫亡人之心男歟則請勉從亡人之心得當而後以報於地下男旣舉而鼠憂闕恤庶幾先君之事在此一子珠則置之掌上矣而又不忍其以姑惜等之不成令器玉則付之彫琢矣而又不忍其以桎梏等之不免水火子

願時爲余道其母氏之苦節與其所以願復訓教之意蓋未嘗不流涕嗚咽而不能盡也乃夫人不獨有婦節兼亦有母才亭伯迄今二十年沒矣其甚願婢子日益謹凜其田宅日益增拓其奉事太安人日益悅豫其歲時問遺日益周匝卽使亭伯不亡其所以勾校出入權衡中外亦復何以加於此哉其節孝可著形管其勞書無讓丈夫而後子願以秀絕之姿承歸母之後一出而爲童子冠軍再出而爲南國振備弱冠成名天下風動而孝子貞母之聲不脛而走四裔卽瑯琊之美未易更僕以功業以文章以爵位以家世俱爲婁東冠冕而茲又以母子之懿爲國家勸風教語曰無寔寔之志者無赫赫之功殆謂夫人耶彼無非無儻者何但千百俱隨草木泯矣而夫人之貞白方鑲於金石著於宗牒聞於天子而垂於後世則其優劣又可同日語乎今歲六月初之二日爲夫人五十懸悅之辰四方名士與子願交者及其親黨咸持贈稱賀而侑觴之辭則以命余余不能辭也爲叙其所聞見者若此子願母子間無亦讀之而慨然有懷也曰予不易有今日哉則爲勉舉此觴矣

壽侯母陳夫人七十序

始予與侯啓東同學予弱冠啓東總角也兩生相視各

有意乎其爲人言而不解唱和者少已啓東復進予以其內弟龔仲和曰是卽垂髫乎乃其志意能與俗遠予觀之良然三人遂相與遊無間也迄今凡三十年餘啓東成進士有公卿望其二子謙瞻雍瞻皆知名當世而予已老于博士弟子有不可復陽之意仲和亦多罹凶懼倖然不得志也會今已未歲之孟秋爲啓東母夫人七十設饗之月仲和及其弟侄擬以錦屏書壽言以往而擇辭於予且屬之曰今啓東卽富貴功名交游滿天下而遺簪舊笠之思念至彌篤子筆不能爲貴人叙家門而當不靳爲故人說生平使其母夫人有感于家塾

思竟齋集

卷之二序

主

素語而欣然舉一觴焉此固啓東之所求而吾二人者之所願故也子必毋讓予惟毛義捧檄而入之喜而諒毛母之必喜也毛母之心固天下人母之心也若義捧檄而喜之心固天下人子之心也始予三人少時僥首受書寒暑苦讀寧獨謂丈夫生而人綱人紀將以爲所欲爲乎夫亦養父母之意多也至其入而母氏銜恤出而母氏靡至卽顧復之愛固然夫亦曰庶幾他日吾子以貴貴我乎今仲和卽一日遭際此事已矣回首鼎鍾何心天地予猶幸有母事之今歲亦壽八十而堂上尸饗膝下敝緼卽借尹家善養爲解終默然已乃獨啓東

母夫人舉一子而貴鳴玉上食不虛其銜恤靡至之懷且啓東受書苦誦何必百倍我兩人而一日起家如在天上以爲其母夫人榮養卽吾所爲默然不釋者以諒啓東之喜卽啓東之喜以知母夫人之喜此正仲和所云家塾素語而母夫人必爲欣然舉一觴者也若夫夫人婦道母儀也脩與侯氏世德宦履之盛則余方僭仲和效親戚之情話於前故未遑及也

壽季父練崗六十序代

吾族季氏練崗者系出方伯祖第四支而爲橫塘之孫幽貞之季子勉齋之弟也今歲八月十八日爲其六十

思竟齋集

卷之二序

主

應弧之辰是日也族中爲練崗行者與其若子若孫行者慶宜舉觴而侑觴當以辭先是茲歲仲春於吾爲侄行者曰嘗吾嘗吾壽七十舉宗致慶而辭出於女廉女廉者練崗猶子也今復以辭相屬則女廉惶恐謝曰往祿兒時吾父教祿以事諸父之道曰汝事叔父猶事吾也過於道則辟立請所往或遂從之行勿與揖也處於家則愉婉以將之舞蹈以樂之時其起居而致適之勿有小文曲謹與爲態讓也祿對曰禮歟曰禮也此所謂脫胎之仁父黨之無文者也祿惟師吾父之訓不敢忘今吾叔父舉觴而祿乃稱詞以布於其側懼非吾父冀

者訓祿之意也予曰誠哉言也其不可拂矣然吾宗祠與賜練崗之堂而介之以文也又寧藉是靡辭也乎哉請三言其情者而練崗覺有粲然當迥然笑也則請三舉賜其一曰始吾方伯公晚年而舉橫塘叔祖橫塘實長於其姊氏而漸自成立爲邑諸生當其時橫塘故貧士也而又天沒幽貞公嗣之幾無家矣練崗獨能投筆自奮力修陶朱之業其陵遲幾及百年來而轉帳營息以復有室廬田井酒食賓祭得成其爲家凡爲人徇如吾練崗者是不亦祖宗之賢子孫也哉練崗盍一舉賜矣其二曰吾再從叔幽貞以孝友儉讓之道治其身而

忠勉齋集

卷之二 序

三

施於其子孫卽曩勉齋所以訓其子者其風致類可見也而練崗稟焉請相與循其可見者其養親也不爲竭其力乎其弟兄也不爲盡其恭乎其撫諸孤姪也不爲致其慈乎其處族黨也不爲推其惠乎卽齊魯諸生號爲賢行者未能或之先則吾練崗者是又不爲吾族之家人而鄉邦之隱君子也哉練崗盍再舉賜矣其三曰練崗始以少賤遂棄素儒之世業逐什一之經營語曰獨其利者爲有德則返轍何日之有練崗卒能課訓其子若姪皆在諸生高等今允壽允宜斌然有黼黻之具鼎膏之美直須時發耳孰非由練崗能教之則吾練崗

者又不亦兼創守該述作偉然成家開世之人也哉練崗盍三舉賜矣於是宗之人暨女廉兄弟皆以予言爲衷遂相與芟其蕪陋而次第之旣又相顧喜曰是序也質而不俚文而不炫藹乎其情也昭乎其有徵也卽練崗由是而耄而耄而期願皆以此往也其亦可矣

壽李君六十序

余橫江明川兩兄蓋玩世而隱於酒者也凡鄉之不逞而麴蘖之逃者皆從吾兩兄遊而號爲酒人酒人之黨其人不可立吟城豪於酒者卽入社其數可十人外其伎皆善聲歌其平居遊爲談諧聞者莫不願解當其浮白

忠勉齋集

卷之二 序

三

引滿客主交觥賭酒分曹絲肉並奮則意興豪上跋扈飛揚直無人於五步之內而迫其羣居遊處則復恂恂棣棣雅雅相酬身不蹈扞罔之爲口不爲趨勢之語故人謂酒人之黨率多長者差畧比晉氏竹林之賢云而酒人所宗者曰李君少雲少雲君於今年二月爲壽六秩其奉卮酒上壽擊拊歌呼固其黨故態而第謂不張之以文則無以志其一時相聚之勝而并以志李君之德於不衰於是余兄明川屬一言於予以爲誕辰祝余惟李君及其黨咸遺棄世故而得全於酒方其舉盃崇飲側弁倒玉卽王侯貴無以易之而余也不佞言又蕪

也則何足以張李君然余少讀王無功醉鄉記而有旨於其言故余不能酒也而知酒之樂王無功稱醉鄉其地無城郭山陵之險其時無寒暑燥濕之變其廣袤不知幾千萬里而遙也其人亦無窮通長少知愚賢不肖之等其德且飲醇含和其世不啻在無懷葛天氏之上古人惟劉伶陶元亮曾至其國遂樂而不返故中國傳以爲酒仙余少酷好其言以爲風雅而唐人韓退之不以爲然作文非之謂無旨於味退之固迂儒余恨其不生於今一當少雲李君之黨也今李君壽六十高矣而蒼顏勁質髮黃齒固凌厲綽約幾於後生謂李君不得醉鄉之助可乎漢唐以來世日澆訛高人達士有所不逞於世而往往托之酒以自放廢若阮嗣宗李太白之爲可不爲吾師哉余去年飲於城南張氏別墅得善歌者茂苑車君善簫者薛君車君聲激林端而薛君吹竹和之縱橫合節時座客唐叔達劉价伯潘汝躍皆詩文名勝而擊節稱賞樂不自持乃知禮法之士祇自爲苦且薛君亦李君黨之一人也蕭復其黨之一技也而一吹一唱足令吾徒亡歸又矧合酒人之黨履舄交錯笙歌迭奏清言滿耳飲如鯨吸常斯座者豈不樂哉孟氏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李君殆未艾乎然余

少從先君子館於李氏稔聞李君孝友之德洽於宗黨其子劬石君余亦夙欽其孝友則夫少雲之所以壽者又不止得醉鄉之助已也

壽俞老序

今人相重以壽也豈顧問哉然而華封祝壽堯請辭焉則武王深怪而不解也以爲聖人不取以私寵天又謂唯聖人能齊壽考皆非也書曰尚猷詢茲黃髮而特義衛武九十寔稱壽聖是故四五十而問協於辭君子節之爲不足畏或者以其人亂俗而緩於常則甚以不美之名加焉故高門顯姓也而鄉里是畏寵位通庸也而卑賤是疾壽筭五福也而聖人是辭此旨淵矣後鮮者有能窺談以余不佞假以一日之選里中推爲外史而戶外之以壽辭請者屢常滿焉余既不敢拂人之請也又不能以辭有人則請祝者必覈其繁求須者必叩其情也而百人之中無十人留焉已或問所以而求其當或極所安而擇其隱而十人之中無三人留焉吾以是益知非壽貴也有所以壽者貴也海濱羅溪之客有以俞氏龍泉之壽請于余余始辭以爲不習也而客曰俞老少年俠也而有聲俠者史遷傳之以諷王道之弗章也故余弗爲遽也而客曰俞老衰也而愿又翩翩能

自解免遊於酒人也余曰氣平則愿窮則稱酒吾見比
比矣請更有教矣客曰俞老事繼母孝無諸弟友處鄉
黨和里中君子以爲難余曰里中君子以爲難誠難也
請徵其實客曰婁江之勝實言弁園先生見弁園之隅
有隆然而立若鬣封者乎此固俞氏先世之土而勢家
不敢夷者也其不敢夷焉者重俞老也其重俞老何曰
俞老俠也愿也而孝也友且和也余矍然起謝曰吾得
之矣吾得之矣俞老非壽貴所以壽者貴也夫如是也
而後吾可以爲有辭

壽石翁序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十一

自孟軻荀卿以前之書俠之名未著也然而爲俠者則
自此時始孟荀故儒者排擯不道他如景春一言及公
孫衍張儀之事孟軻亟呵止之以爲未學禮故儒者以
狷狹得侮而俠於俠者則始於漢之司馬遷班固彼其
張皇朱家郭解原涉陳遵之事甚侈而博且以爲其徒
誦義無窮小儒公孫弘畧一言譎郭解人遂謂之曲學
其尊重俠者亦至無窮也自是之後設餽以教射畫塗
以示趨故天下之強有力者爭出於此而後王王道不
行師儒備員直者或役嘉石枉者或受擊帶小民益羣
遵不知所之莫不私相訟訴曰庶幾有荆軻聶政之義

以伸我者乎故俠者於古爲亂禁於今爲誦義其時勢
相激使然者耶吾鄉人質重不爲俠爲俠者則有石翁
石翁才幹局量冠冕一鄉周人之急濟人之困既已有
亡定傾矣而不自以爲功一鄉之人莫不愛而樂之敬
而慕之凡石翁事莫敢不任凡石翁所處分莫敢不帖
服上而州大夫又上而觀察大夫有所動不得石翁事
輒不辦翁復惴惴奉法不敢有扞罔之爲以負任使故
翁之名益起而能傾動一時也今年翁壽七十而耆友
某請文於余惟翁俠者俠者取精多而用物弘其強壯
而壽非一世也懷護趙熹之徒其得年皆百以上石翁
固當如之

思勉齋集

卷之七序

三十一

勉齋集

思勉齋集卷之八

祭文

祭李翰林文

嗚呼吾黨二三君子相與切劘朝夕無慮不爲國士者居則曰不吾知耳迨辛卯之役茂才名在鄉書無不相顧而喜既聞舉進士而喜既聞儲館閣而喜咸曰茂才固頓幾二十年而一旦取前茅行矣吾黨之道今未知其若何而其文之果不足以忤世也審矣即茂才亦還書以相慰曰始與二三君子居約如蛩之於聖虛不謂人事參差風流雲散嚴伯阜竟化爲異物君輩猶潦倒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一

諸生中而弟乃得博太常一第然君輩何患焉駕馬已取途千里矣而況於騏驥嗟乎孰謂此書之後君遂不復嗣音也哉吾黨出處尚在未定之天君甫定矣而適會蓋棺之日即有長才異能而觀於此者雄心固已大半冷矣嗟我茂才今有知耶無知耶有色耶無色耶佛言凡禪道稱員嶠然耶否耶天上玉樓果賀記耶地下修文果卜子耶幽明異路于焉永隔數年之交盡於一慟嗟我茂才能不悲哉

祭傅子晉文

嗚呼前吾二月過此子晉雖臥病不吾見然吾知子晉

在內也卽子晉亦知吾從嘉定來相會甚難於床褥中再起再仆再留客再謝客而終不能出乃歛歔以辭也孰謂今之來也而傷影響之消沉瞻空輒以延佇至此極耶凡吾郡中遊從莫非名下賢者然宜莫如子晉知我我迂濶而莫能徑實愚慙而不曉時宜所恃子晉相倚爲不孤而吾亦間有莫喻之懷欽崎歷落之語或以告人人盡笑者時於子晉多有當焉今子晉而亡吾孰與爲學已悲哉吾得子晉內問三月於此矣兩日之程便宜赴之顧以子晉兩尊人方彊年健於經紀而兄弟又相宜必無寡穉之慮素車白馬之義其可俟諸卽今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二

往奠聊致此忱子晉有知庶幾鑒而歆之

祭諫議侯公文

嗚呼自聞先生長逝已半年於斯矣而乃今得以句曲就試之役便道錫山敬携酒榼一展拜哭先生其以不肖爲漫然耶追惟十餘年前先生以顯宦高賢過有所聽撰辭具幣遠致不肖於家塾以從伯仲季三君筆墨之後緬思不肖言或幾遺先生是賞行或得蹟先生是憂此時所以蕢藉藻飾先生固若謂旦夕青雲與諸賢嗣連翩鳳舉而不肖隱隱自圖所以爲報稱者豈謂今日而猶難三日之程不能以時赴哭者哉我淚之沱幾

欲懸河而或不我知嘯歌之多我顏之厚幾欲施胃而或不我知匍匐之後要以耿耿而懷自可托於感恩之刻而成敗利鈍有不在我者又何足以傷君子知人之明也哉嗟乎我前之至奉杖屨而笑言今茲之來歸而鄉而彷彿嗚呼

祭王逸季文

嗚呼吳興頻年水泉湧溢我占其災道人當卒誰則云亡爲我心惻詎意我友斯變是塞斷弦山水從此操息嗟嗟殄瘁如何弗泣吾迂且愚與子異邑初聞聊瑯有季曰逸文章之冑珪璋之質豈不懷思瞻望弗及子則

忠貞齋集

卷之八

三

我知曰急勿失游揚推挽一視其力沒前未幾吾來候疾猶呼異度哀我失職豈謂斯晤于古一日嗚呼傷哉王駿山泐子不可起天不可詰德不可高才不可極坐使英雄塚硯焚筆吾聞至人閱世超忽道可蛻形血或化碧以子英英而神豈熄或還山川風雨呼吸或待弁州修文帝側我哭子笑謂我寡識神乎洋洋鑒茲寫臆嗚呼

祭侯爾濟文

嗚呼自予聞兄之無祿也未五日也始聞之而卹然以駭既而唾其言以爲妄也以年以德以世兄於何而富

天也已而泫然以涕曰其也似不吾誑也以大諫公之仁被於人以兄之敬承其世有吉事而人樂頌焉有不祥而人涕洟焉則斯言也胡然而傳於吾側也故曰似不吾誑也及見鄒公平墟於婁江則哭迎予曰痛乎爾濟死也余於是奔赴無錫謁所知而更問焉則痛乎爾濟之逝也且久矣嗚呼傷哉往申酉二歲大諫公薨郡延予爲兄昆仲佐讀以予之庸愚而兄昆仲我推也以予之直慤而兄昆仲我容也首尾二年情不啻親兄弟也及已別矣別愈久則愈思思而忽得一見則把臂惓惓惟恐其復散也嗟乎友情如此者卽行天下有幾哉

忠貞齋集

卷之八

四

而今予之來也見君發不見爾濟矣父哭子弟哭兄而孤獨且號咷矣傷心推所人世之慘有如是耶而後知孔老自贖之嘆屈生天問之作夫亦謂神理悠謬感憤痛悼有不能已者耳然兄業觀化而化及之既已翕然於往來之際而人世之事又有介弟之才賢令子之岐嶷足以成兄之志願兄之目兄亦可以自慰于九原矣嗚呼

祭翁州公文

粵乃皇造幾三百祀明聖拮据以莫不理世載赫濯文章或慨豈不有作流散佚歸天祚明德翁州公啓赫濯

掃除荷追爰始更節易杜寧許里耳橫奔絕驪古則是
軌文成四部爲世斐亶於燦昭明遂矚姚姒往代有言
文人行毀公惟儀準洵矣元美初試比部廳鼠宅換爰
肆厥毒忠愍用死公唾不顧爲死經紀卒逢彼怒家難
姦起泣血籲天天爲轉否君也有臣考也有子惟忠惟
孝終始是履往代有言文人相詆公惟篋墳同律連比
嘉靖熙明有猗七子爰集高岡令音是矢公爲之冠共
標厥曄以迄白首莫遠具邇交道之光罔極願泚往代
有言文人墮事公獨勤恪不懈不嬉刑曹是清青州是
庀郎襄留部載其卑救往代有言文人多否九命之窮
忠愍集 卷之八 文 三

祭劉价伯文

嗚呼价伯其遂舍吾輩而逝也耶吾輩道否於時志鬱
於世而老且衰矣所恃一二同人幼相與校量文藝長
相與嬉遊議論者庶幾相與白首無恙乎則雖阨於世

而猶得相樂於吾徒亦云邀天之造也而就謂天竟奪
吾价伯去也耶吁嗟价伯較勘羣集夜分不寐而今茲
博識強記於何安頓乎辨究疑義懸河不屈而今茲卓
見獨解於何孤行乎談咏聚樂竟席不厭而今茲笑語
顏色於何施吐乎撫弟育姪勤懇不懈而今茲雍肅規
範於何玄寂乎吁嗟价伯兄生有星曆堪輿之癖而亦
有志大識淺之患吾輩當日所顯而爭微而諷謂玉之
難於全瑜而就知由今以思卽兄之疵類亦是流俗之
盛德也哉吁嗟何草不玄何木不黃吾輩失兄幾成斷
弦之山水而兄今脫去已爲不返之黃鶴此皆神理之
自然而何足過爲悲悼所望在陰亦修真性常湛在天
在人決當重晤也

祭鄭閑孟文

嗚呼不信吾土之薄竟不能貴兄壽兄以百之一千之
一稍稍慰兄遂兄而乃草草沒沒以長逝也耶往者視
希哲之哭唐子畏也痛英靈百歲而一種種矣而又聊
蕭浪蕩以散寬志士出世而得仇仇矣而多壹鬱快敵
以死今吾輩哭兄與此意豈異也以兄穎捷犀利庶幾
終賈可謂才子以兄與博宏蓄不減張蔡可謂文人以
兄風流掩映在漢北

可謂名士此豈吾輩

之私評抑亦通國之公論而奈何哉百年強半一志不
酬欄襍裾靡文章作祟而奈何哉二豎爲虐垂及二年
平子之玉竟埋伯道之兒終鮮斯皆水土之薄莫遂楠
梓之榮坐令八十之翁扶杖而哭長子同氣之弟憑棺
而叫伯兄孤嫠之血淚幾枯愛女之辭編堪恤至于攢
眉相告爰多吳越臭味之朋行哭致言亦有兒女姻婭
之戚若夫伐桂割漆之輩毀僞擯特之徒宋之問亡而
喜于無壓士王武子死而視同羣隸者又何勝問耶嗚
呼才人名士生已飛蓬流浪雋氣英鬼死豈墮落君今
大還其在仙籍耶神座耶或夢或乩庶以語我嗚呼哀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七

祭亡兄徐培之招神辭

維是大明萬曆戊子年九月徐培之就京兆試還而得
疾死其一時同社友曰殷儒曰薛儒則培之生所長事
也曰嚴日敬曰歸子顧則培之生所班行也曰徐允祿
則培之生所呼從弟也變忽起于手足傷遂裂乎心胃
乃相與爲少牢之祭而爲之辭以招其神曰哀哉兮培
之渺渺孤魂兮今何之髮短齒落兮念爾獨翁之可思
扶藜杖而哭子兮子知不知爾子童兮啼無依兮西風
灑淚而悲嘶濟濟良朋兮縞衣而奠卮涕橫流之不禁

兮吾友吾友今何之嗚呼哀兮歸來歸來水有灘兮
有臺山人去兮曉猿哀誰謂黃泉深兮黃泉可開誰謂
白雲邈兮白雲可來爾來酒食兮爾來鼓瑟且以喜樂
兮且以娛日魂氣無不之兮爾今入室室中有人兮愁
容黯色爾知其故兮爲爾之永出永出胡愁兮爾子無
依更爾父自食雖則云然兮爾無悲惻且笑且欣兮爾
步趨翹爾目攢攢兮爾音嗚嗚爾手纖纖兮爾齒蕭蕭
爾髮斑斑兮爾志嚶嚶嗚呼追爾生兮恍昭昭誰能令
我不痛兮試聽哭聲之吽號歸來歸來兮我歌爾聽我
哀爾歆古今交道于斯焉存歸來歸來兮且顧爾父唯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八

陰保祐且顧爾男幽冥是助歸來歸來兮爾有佳竹且
有禾粟守此禾粟依此佳竹哀哀嗟歸來歸來

祭譚公亮文

嗚呼吾長兄三歲而反哭兄耶吾兄浩然之氣挺然之
骨超然之識煌然之論懇懇者猶在吾心燁燁者猶在
吾目琅琅者猶在吾耳而今遂瞑諸太虛還之造物耶
嗚呼天生之天毀之麒麟傷死豫章爲薪所以短英雄
之氣貽千古之恨者往往莫之究詰而獨吾兄耶吾與
兄早歲結交中年締眷文章意氣種種莫逆而晚來識
識時有異同吾專主藏兄意主進所以年來散髮閉門

吾饒貧樂而鼠雀對簿兄多事忙吾方欲息兄之點點
進兄以逍遙以共休於逸老之圃而兄執意遂始終於
風塵執掌耶嗚呼幽明兩路從此睽矣世短意長莫云
喻矣茫茫悠悠吾亦半百矣從兄九京夫豈甚遙矣進
三爵而淹涕彷彿親笑言之生平嗚呼哀哉

祭小松朱先生文

嗚呼人之生也網維之以太極而錯綜之以陰陽而經
緯之以五行人之死也五行還之陰陽陰陽還之太極
而太極歸之於空此吾儒論生死之大較矣而吾獨悲
世之人太極陰陽五行生之既來也棄其初物若敝屣
必竟棄棄

卷之八

九

然更索之蛇蝎虺蜴之鄉以生其毒更索之豺狼虎豹
之鄉以生其暴更索之狐媚蠅營之鄉以生其機智彼
其死也天固不忍其戾氣而殛之者也戾氣散而人盡
大極陰陽五行且一來而不復返也豈不悲哉如先生
則無憾於生死之際矣先生始之來也網維之以太極
而錯綜之以陰陽而經緯之以五行其客寓於世蓋六
十有餘年矣衣惡而食貧漱泉而枕石脩禮而蹈信履
縵而濯足居水石而遊鹿豕六十餘年蓋如一日豈有
所自改其赤子之心哉而今之死也先生復持其本來
太極陰陽五行者以還之太空而太空試以今日復還

之太極陰陽五行驗之往日既降之太極陰陽五行不
增不減無喪無得則迎眸而上凡山之峙川之流日月
之相爭風雨霜露之出沒皆謂即先生既還之氣所布
漫而流行豈過哉而不知者以爲先生死也嗟乎庸詎
知先生之死乃其所以生平庸詎知先生之生不生於
有面目形骸之日而生於其死乎庸詎知先生之面目
形骸乃先生之旅寓而非其真乎庸詎知先生之真即
所謂太極陰陽五行而小松先生云者第太極陰陽五
行之別號乎余於斯道見之甚明故知先生雖死而不
死也於是與三兄弟持雞黍之奠以降先生而飲食
思勉齋

卷之八

十

之而頌之以文嗚呼哀哉

祭沈廷堅文

亡友沈廷堅才高而早死丙戌冬屢見余夢慨然傷之
乃設祭於寢門之外而哭之以文其辭曰惟世情之淺
薄難以生死而二心若我兩生之高義又何分一死而
一生君弱齡而樹幟遂號東南之俊英祿也一見而論
交遠期同心之斷金龍鳳並伏于新野自念左提右挈
可以共鋤不險而底之平孰謂天之欲孤吾道君忽嬰
羸疾而命傾祿辱君之同調第飲泣而涕零我方途中
之蟠螫無能經紀其喪事而妥其靈惟爾神之鑒知余

時想念其生平君雖死而不化亦時從我於夢魂嗟吾兩生之高義又何分一死而一生然而死生之大道豈謂君也而或不聞大凡天降之豪傑五行秀氣之所凝何爲天而速折天欲其含真秉粹而爲神何爲少而多阻天欲其動心忍性而成人何爲富壽以卒世天固投艱而付之以衡秤何爲窮餓而老死天實使之明禮樂而關六經是故生也吾不知其可喜死也吾不知其可悲窮也吾不知其可憎達也吾不知其可忻惟生昭明而死英烈乃豪傑之所以離羣嗚呼君擅大名於未死神爽復聚於既昇余既蕪陋而可愧亦勉與傳君之懿

忠孝堂

卷之人文

二

祭曹母王太夫人文

嗚呼祿惟古人金蘭之契登堂拜母豈不以四海兄弟之義要亦有不容解者乎豈苟以爲文哉而古之賢母或截髮以贈過客或爲具而候遠人亦遂以子畜其子之友而相與勉幸功名爲友道之光蓋古之所謂朋友如此也嗚呼孰謂吾友周翰之母而不得允祿一從子弟之後爲壽堂下而遂至此也而今允祿旬旬而來也

素帷淒其几筵寂如吾友轉人號咷面墨殆不可辨而允祿遙太空而莫爵臨西風以涕嘶嗚呼何其悲也不依於世未數數然也非吾友周翰之母孰爲可使予登堂拜之也余與周翰以國士交相知者凡六年於斯而余以鹽車太行之厄重爲周翰憂周翰雖年不加余也而惟力是視以拯覆盆之友昔甲午之役不佞小試再蹶周翰義急援溺以正發憤林陵坐上言觸鉅公曰能絕賁人不能負女廉嗟乎方今名勝之遊徒豪耳赤心相向以矢不貳量復有太孺人之子周翰哉而不佞敢取此意有懷靡已四海兄弟之誼已脉脉在形骸之外

忠孝堂

卷之人文

三

失一再遭身江而過周翰侯太公鳳陽先生供客之具必旨必肅以遠廝與無不如歸問之人知太孺人內爲政也則太孺人固以周翰之友許我乎嗚呼非周翰之母孰爲可使予登堂拜之也而豈意其遂至此極也太孺人未亡之前一月周翰寓書余曰足下新從客歸得奉老親體甚而不佞子母爲命無奈老母旦夕呻吟兒心幾割也余謂吾友周翰遇則是當無恙曹氏世爲忠孝之家又太孺人明德未食其報而周翰純孝也天且棄之矣嗚呼豈謂其遂至此極也以余通家子弟之義尚不能棄流涕太息其心嗟然如有所負而則周翰哉嗚

呼吾知周翰之有隱痛也若太孺人得歸君子而有子如周翰則固可瞑矣嗚呼

祭亡室潘君文

年月日哀夫徐九祿投杖淚提筆叙臆以文告于亡妻大娘子之几筵吁嗟傷哉我與君結髮爲夫婦二十有年矣我德涼不足以庇君延其命之短折亦不能久有此孝賢之妻以終事吾母而偕之老也中道棄捐莫我云顧致使我慈母號咷寡妹哀叫亡弟之妻有啜其泣給事之婦亦摧其顏汝父耆而哭女吾子稚而失恃我飄搖類驚鴈之送葬淒絕若嘆月之孤鴻吁嗟人世喪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十三

妻其痛楚至此耶抑亦君之爲慟也而然耶始我以閔凶而受室蓋非禮之禮流俗之變云我時年二十君方十九人謂吾家故貧又新喪父也日不能再具粥即粥多糝糠糲而濡之一嚥再噎太母方治家嚴紡織不中程卽夜不得休又小叔稱姑室中絮絮井曰露滌縫紉之事多責辦婦手新婦故買家女又獨子多驕也則君當不中吾家婦哉我猶記君歸寧來家而告我曰頃之歸也吾母持我而哭曰兒以爲歸我以爲流配耳嗟乎傷哉糟糠妻也吾今其忍一日忘斯語耶卽時我亦孺歟不深曉道理見君飢窘輒自念吾命固當耳亦何故

苦人之愛女爲而間或微睨視君君方歡其糠糲若無苦也治其紡織若所習也小叔宜之釋姑狎之若嫂也亦若姊也并曰露滌縫紉之事或能或不能吾母未常有逆於心微於色也孝哉婦也殆恭而安矣而後我得無內顧焉以從事於經史文章之間則是君有造於我也嗟乎始君歸我五年而不孕君語我曰吾故血不足蓋廢人也不孕何婦君其別謀諸無何遂有身凡五六乳而舉男若女各一今男已讀父書女亦將習紡矣始君見我苦讀有進取之心以爲我患貧也時謂我曰人生亦安取富貴哉但使蔬食周于日布褐周于歲而毋得罪于鄉黨卽足耳今我歲受弟子脩脯幾二十年以來卽不爲衣食之周乎然鄉黨吉凶之會未嘗不得與也以視糠糲之粥紡織之夜有間矣始君見我盤蔬之餐率易款客每諫我曰知者以爲子貧而有度不知者卽用以爲罪不然亦且傳笑我曰不知者我不與之飲君曰吾窺子之客日新而几不加豆酒食不加議吾懼子之客或有與人銳者未必真相知也子終必悔之今我歲得脩脯少厚足以畧市鮮耳敬不敢復獻賓矣嗟乎詩有之將恐將懼唯余及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吾妻不死我豈知斯言之真痛耶吁嗟嗟天不

思勉齋集

卷之八 文

十四

可問矣逝不可返矣我亦無如何矣但我平日耿耿上不敢欺天下不忍負人者此君所知今與君訣其忍不
失我心以瞋君目君之姑我之母也君之小姑我之寡
妹也君之妯娌我之仲若季婦也君之子女我之子女
也其事之撫之恤之與教之室之家之者其忍不視我
力行我素畢我身以無作君蓋至於君之父生平孝友
既歸既獨天又不憖遺一女以終其貧老吾妻沒之日
宜有付託然絕口不言微睇而瞋者君知我也凡事翁
之生送翁之沒者其忍不如君在之日以完君之志嗟
乎彷彿君生柔聲婉度倩口素顏少頃多喜笑語能使
愚鬼喜集

集之人文

五

至若兩頰微起目眇時病標韻不無軀幹若斬此皆我
二十年間所爲鵲鳴昧旦之相識縞衣綦巾之我員也
而今竟忽忽付之一夢也耶吁吁嗟嗟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雖有姬姜無棄慢悖倘君有神不昧我臆嗟乎傷

哉

思勉齋集卷之九

記

太倉州大夫趙公去思碑記

代

萬曆四十三年德化趙公以守六安州着廉能聲而時太倉州守缺當事者以天下財賦半倚吳興以吏治不舉受其敝而太倉屬吳巖邑不可以匪人任于是公以調煩得請來二三年而太倉大治公以入觀考最內留維時士民哀慕若失師率若失父母共謀樹石勒德以志弗誼而屬言于余余曰固也余實長太常固得論叙功庸紀之以詒來者即微二三父老言尚容圖之而知

思勉齋集

卷之九

二

有請矣其敢辭諸予惟今日長民者多郵舍其州縣鄙夷其民人爲不終日計而一時民人亦若雪之誦之去而遂寔焉忘之亦有二三宿猶其在事時相與爲奸利者四出糾黨勸分募施其什三建祠其什七饜腹故祠建未成而垣廡有圯成祠無幾而夷爲闕闕鞠爲茂草穴爲隄隄矣凡今所爲生祠尸祝吾見其名實相應者少而矯舉爲誕者多也何獨公之去思偏得之我州編氓婦子與青衿良士哀有爲哀慕有爲慕真若父母師率之不可一日去也哉於是父老子弟雜然進曰信夫子大夫之言吏治也公實未嘗傳舍我州鄙夷吾民公

思勉齋集

卷之九

二

與人無面背表裏洞徹吾思其直晨出堂皇口盡手裁程書未畢卽夜不休吾思其勤曹掾察法伍伯少談市魁勢豪斂手屏跡吾思其斷留心賦役夙寢盡瘁在惟正雖瑣亦登縱在雜通可捐卽舍汗邪校勘是躬是親歲行調劑是酌是斟衆強弗假單微必護吾思其仁而多畧兩造讞庭片語立解直者手額負者搏額吾思其明而不苛青衿子衿惠然來庭大夫欣然與談藝文虛往實歸具崇德音一言入俗公爲厲聲曰汝惟士何爲敗羣吾思其風流而整往公之在州也如師在席如父母在堂弗違思其難得也於時吳越並邑者東呼曰我無如突西呼曰謂之何哉而吾徐起而視我公於堂于于如也雍雍如也則喀焉而嬉遊以爲天實生吾春風中今公去而載怒焉如擣詩不云乎非父何怙非母何恃吾怙恃失矣而又轉望之後來者矣我是不釋手心而欲假子之手以宣我之心而子大夫無意乎予靡家老子弟言喟然而嘆已而喻之曰君等所爲頌公思公者皆是也而未能揭其要也夫予行四方久所聞士大夫多常疑懸魚酌泉暮夜四知之類爲虛言非敢疑古人也然今之士大夫實少懸魚酌泉與暮夜四知者也若所見稅不責美訟不責贖庭無納幣私無苞苴

食非衣敵而利是麾斥者獨公耳公既以凜清嶠白自置其身于偏黨姦阿之外而一意爲天子牧養小民整頓風教則又何患我才之不得展我膏之不得流而民應之壅于場灶民利之分于各浦池也哉以此爲師率故淑以此爲父母故施以此繫去思故永于是父老子弟進曰吾儕實欽公廉卽冰檠不足喻而不敢以爲稱者以爲良女貞靜君子清白自然之道也而今乃煩子大夫之發吾覆也吾乃知太倉士民之所以蒙休者以公清也遂相與歌之曰思我趙公活我吳儂何以活儂公酒清風官清于水儂安于里官不愛錢儂不賣田

忠勉齋集

卷之九

記

三

太倉馬司訓去思碑記代

予拜命佐樞政之月而吾州學司訓馬先生以銓部推擇升廣西平樂府教授諸弟子聞之真若遠其師保而失其所朝夕則相與列其教績以走州若府乞留之而州若府難其事不之應也諸弟子業無如何則相與伐石爲碑而謁予爲之文以寄其思予乃進諸士而告之曰吾州之去思有碑皆州大夫之從政者也未有碑廣文先生者也自王司寇公記學正常先生之去思而廣文於是有碑然百年而一人蓋其難矣自吾爲諸生時多於行卷中見馬先生制業而知其爲名流今吾候命

忠勉齋集

卷之九

四

里中一再見馬先生覲其貌之醇謹聆其言之正大而知其爲恢然儒者則亦已心儀之矣但二三子遂欲躋之於百年一人之列而丐吾嗣司寇而奮其筆則予之遊四方也久而從先生遊也新其必有以啓予矣於是諸生羣然對曰秀水常先生去今三十餘年其事蹟什九湮沒而足徵在司寇公之文文載諸弟子贊而謁常常不問贊而問所業業善則進之未善則誨之終不以替爲輕重今先生勤校課而盡卻貧生贊不但不問文載常於諸生罪過持平或爲代理于州幾有父兄之慈今先生約束諸生開論禮讓州大夫朔望至學學中青衿聞若無事文載常資業第士至于領幣鬻田今先生於學租餘例盡歸學宮公費卽祭所得胙亦易價賑貧齋厨蕭然久而轉甚文載常重名節敦行誼推轂賢長者今先生極重鄉飲酒咨訪隱德惟懼濫及匪人以辱大禮文載常飲酒樂愷獨不可干以非義今先生恂恂款款無敢易一童子而隱隱有中立不倚之操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賢者臭味而豈異豚凡文之所記常先生者合之馬先生如出一轍然而爲常先生有三易爲先生有三難亦不可不論也常先生以鄉進士乙榜來館學政其於行善易而馬先生以明經爲齋博士其

仲翰不自由則難常先生以浙省來宦其於訓義易而馬先生以同壤司教其所謀弟子莫非其親若友則難常先生教鐸在萬曆初政士習謹舉其於成教易而馬先生於今爲風靡俗敝之日其欲諸士敬業樂羣而親師帥則難馬先生業有此三難而仁心義質以治之清操苦節以概之章爲規條以繩之朝夕不倦以肄之卒能以齋博士而行善也無以異于儒而給學政者也以季同壤親若友而訓義也無以異於遠而來宦者也以季世敝士而樂羣親師也無以異於察而成教者也故曰爲常先生易爲馬先生難昔者吾黨諸宿得微司寇公思勉齋集

卷之九

五

遊荆溪記

戊子當鄉試諸士之年正月姑蘇守移文各屬邑集諸士羣校之選其尤以上學使者徐生謙郡庠社籍疑當事以此困生就學吏謀曰卷書社字醜哉府試故弊較

耳幸有以圖之學吏駭曰嚙危哉是行險耳遂止試而太守以三題校士徐生文山示具眼者俱指目首薦生獨謙謝謂久蟠泥途計誰能起我者越三日嘉邑庠案出徐生友嚴伯阜徐汝默歸春陽華俱報罷庠友張君實嚴雲卿過徐生曰吾輩事可知矣將奈何徐生留之飯方飯而侯起東東徐生曰僕謂足下磊落丈夫耳邇日足下面肉殊削非所望也徐生覆之東曰足下謂孟子之不豫色非歟時唐叔達至索觀徐生試菟觀畢盛爲鑒賞徐生與叔達故世外交不作謾語得其言甚喜已而張君實使者持案來報君實名署案中而徐

思勉齋集

卷之九

六

生與嚴雲卿皆屈徐生若不聞劇戲如故嚴雲卿不勝悲憤口中語刺刺不可辨淚墮數行下徐生笑曰丈夫非無淚雲卿似多耳張君實私語徐生曰不聞案中正領尚虧乎君趣行猶可圖也徐生難之張君實色微動曰唉孺子不足與謀徐生遂奔告徐汝默問策汝默曰府別駕胡侯與侯孟宣善得孟宣一札此事立辦耳會孟宣得徐生報卽草就手書令自致胡侯書中大畧謂徐生故佳士幸轉達太府勿使放棄所親俱勸亟行獨室人笑曰此天也奈何欲與天爭乎君言英雄結局半在江湖徒爲大耳徐生不省呼嚴雲卿同行行計甫辦

時已薄暮水關禁嚴不得出是夕就宿舟中連舉大觥飲醉顧見明月慨然念友生相惜之情微吟曰惟有春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遂欲乘月訪丘伯華因之見龔道行金子魚嚴雲卿志曰君謂面孔皮鐵甲耶徐生笑曰予與人友豈在面孔皮者乎不果明日颶風大作舟不得上將晚抵外崗謁見大母頃之舟移而風息至太倉又大作舟不可行徐生就醉笑謂嚴雲卿曰風不良行人吾能息之遂舉筆作風檄曰維我生之不辰兮命與仇謀駕一葉而往愬兮信執鞭之可求何風伯之不良兮阻我扁舟彼江上之乞食果何人兮哀此季

思覺齋集

宋之九記

七

子之敝裘一日駕風而歷覽兮馳八駿以周流今之發發而蓬蓬者胡然狂兮使我意亂而心愁天道慈悲兮願窮人之所投此檄之既出兮雲若掃而風爲留誰敢不如我律令兮小者竄而大者劉書畢卽投之水風爲稍息嚴雲卿盃酒未盡徐生輟筆復索酒飲乃風檄語語悲壯讀之使人增氣雲卿吐舌驚歎稱生謫仙也何憂不玉堂耶凡途中三宿而抵姑蘇先是蘇州守謂凌雲翼雖殺人身負不義然國大臣當從厚處以是與各庫士有卻而是役也所在豪傑復多不錄士以此哄然不平其欲甘心而思還者不下百人復有無狀少年丘

六十人奔撫軍告郡守不公狀郡守在撫軍前大見貶貶甚恨亟馳還府諸生又百餘人隨入堂上郡守亟趨入諸生復從之入笑語詈罵不復有上下郡守出榜曉諭未取諸生自備試卷約詣衛中復試而士論益不平相與言曰是辱我輩耳士固可殺不可辱徐生感歎欲東歸友人吳彖卿止生爲引之見胡別駕先上侯孟宣書胡別駕讀畢徐生長跪言曰生卽以不肖被黜顧念非久居人下者惟明公收恤別駕首肯徐生遂止吳家卿處與嚴雲卿別而明日郡守續補各庠案出徐生復不與其與案者率不厭士心至以此相詬病而士論益

思覺齋集

宋之九記

八

不平吐罵曰是豈故欲見吳下無人耶其中不經事少年作四六句如檄文體遍城張掛其大畧曰俞守渾厚多而精明少寄耳目於諸司諸司屬託廣而冰鑑昏失趨拔平豪士識者笑之是日得府案儒童報而徐生友劉价伯不與作詩傷之曰天地忽晦冥兩生連袂行坐須紅日出共聽鷓鴣鳴心煩意亂不知所之則從友人萬季鷹詣章刺史祠祈夢季鷹作祝文徐生作絕句投之詩曰玄說虛無禪說空世幻由來一夢中夢裏迷人復說夢指迷夢裏有神通是夕宿祠中方就睡而忽若有人謂徐生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爾生盡之矣

徐生驚晤解之莫得其說復暗祝曰神旨玄奧愚鈍不能暢曉韋公能明示之乎再就睡而夢境雜亂不可盡識惟識同吳家卿過危橋者二再醒而再祝曰豈其有遺念歟何韋公卒不終教之也復就睡而忽若空中語曰若要收成須待雪中火若要慶表須待石裏虎徐生驚晤則曰白矣遂拜謝趨出而是日爲二月望日郡守來謁文廟諸生不逞而欲奮者悉集廟中凡三四百人徐生亟作一稟帖亦隨衆來集其帖大畧謂生淹貫六籍博綜百家以十年磨劒之功不效一隊偏禪之用所賴大人青衿提調文章正宗韓愈不衰號於宰相更將

思庵齋集

卷之九

九

望救於何人是以錐處囊中不嫌毛遂之自薦家徒壁立敢冀揚意之相逢云郡守視之不省而一時集廟諸生議論紛然其大旨謂當從公閱落卷不當議復試中有琴川生引申相公亦以遺才及第勿遂相輕時郡守顏色愈和邊謝再三盛氣者慙退遂命吳縣令琴川令務從公閱落卷而士論遂息徐生與衆散去道遇徐汝默嚴伯阜李茂才吳起龍遂偕之遊而茂才高才故不逞於辭兄時欬洽殊甚握手道故語綢繆不得斷時侯孟宣吳道生暨諸郎君西來肄業虎丘山房邀汝默徐生同事遂行是夕月色澄朗歌舞千人座者甚衆徐

生既與吳道生別久月下語不能休又遇友人龔浩甫相與勞問夜坐益久右目稍覺暈霧無何府中續取案出汝默得收徐生復不與仰天不知涕泫淫下也嗚咽嘆曰嗟乎微父母兄弟之故我胡爲乎泥中乎今休矣吾且萬里浮萍矣已而吳家卿投柬徐生曰僕與足下之辱何啻三朋也足下自愛養精神相與笑傲張公洞玉女潭又誰復禁我者乎徐生讀之豁然而東歸之興甚急汝默道生共挽留之且曰功名何常之有必往荆溪侯起東進曰足下歸卽對壁坐而吁氣耳丈夫固不當窮愁至此遂止時徐生目腫痛楚益甚而時時顧念

思庵齋集

卷之九

十

老母食貧不能爲懷題詩壁上曰白雲渺渺水悠悠遊子常榮倚闌憂年餘二十成何事其踞長松醉虎丘居數日而侯孟宣發舟至宜興徐生視不復辨合眼獨坐舟中而朝夕間又不能廢拳拳推遜禮以是益困汝默故喜言詩在舟多暇索和徐生虎丘丘字韻得六首孟宣得三首道生得二首徐生復次二首其一曰十年磨劒竟悠悠林下何爲肉食憂試看扁舟酬和處明朝回首又荒丘其二曰四顧天涯意自悠吾生舌在又何憂扁舟江上嶺眸望指點中原有幾丘凡舟中唱和詩幾百餘首汝默與徐生居多徐生詩成汝默爲代書之汝

黥見生目病益甚則顧徐生笑曰幸善調攝勿令萬
後謂有兩左丘明哉徐生苦目則強對曰吾方經營
目無暇置對途中五宿而至荆溪至則寓吳氏園中園
可百畝許時梅花畢發翠竹千竿流水遶居禽聲滿耳
大是佳境徐生目病亦漸愈與汝默孟宣聯席而坐興
來卽賦文一首未幾徐生友婁子柔張君實龔道行丘
伯華先後至荆溪皆來勞問婁子柔以詩五首爲楷書
遺徐生笑曰豈所謂淫辭污龍蛇字者耶旣反覆之
其中模擬特工鋪叙的當嘆服以爲難及一時友人俱
謂徐子以彼其才合自陳之何爲自苦徐生遜謝會各

思免齋集

卷之九 記

二

庠績取諸生共祈破例收考友人謂徐生機不可失不
爲胡成勿疑也時已暮徐生就燈前草呈辭若干語其
詞曰爲超拔久滯以弘道化事切照本生十二歲以易
經補府庠生十六歲以變壞文體發社今年二十二歲
府考復不錄竊念卞和抱璞亦止三刖孟明立功不遇
再敗今本生罹數甚奇遭時不偶前日或因一日之短
而被黥今日又照前日之案而故遺種種相仍曷其有
極光陰何幾已經蓋粥十年飄泊誰依竟負韋編三絕
蹈窮餓之水火轉愈衰號採下體之菲葑周公吐握是
皆事出于前人遂爾光垂於史傳恭遇宗師大人得沐

江東傳廣普羽儀之化秉東南學政實操造命之機
所謂前有麟鳳觀者爭先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千載雖
逢於今爲烈者也竊聞素驍馳種樹則梗楠杞梓不在幽
陰之側孫陽相馬則驪騮騄駼豈伏鹽車之傍今本生
雖遭三黜之辱只爲孤寒縱非七步之才倘堪收錄參
苓之物宜居狄氏之籠中驥明之言寧隱羊舌之座下
李平失策非諸葛亮不能再收韓信雖奇因蕭相國遂
以拜將本生所以慨慕前規有望今日益非常之人乃
能格外取士而非常之士亦於格外求生宗師何惜階
前尺寸之地不以慰子弟倒懸望解之心如試本生果

思免齋集

卷之九 記

三

有寸長致士便從隗始如真不肖黥辱亦所自耳云
明日徐生隨衆謁學院諸生言事畢徐生徐徐握衣而
前長跪宗師却呈詞不受高言曰爾來前何言徐生朗
然答曰生固有志之士也以久未識科場冀超拔耳宗
師笑曰如子言我耳不勝置矣爾不聞吾地有陳先生
曠屈二十四年而連捷者乎徐生謝曰然第願宗師破
格以收恤豪傑宗師閉目搖首曰格不可破破格而欲
合之豈不難哉徐生更前跪曰本生願以不肖之身作
宗師唐世勵鈍之具今若多其試目合三場並校之倘
生也賢宗師卽無吝獎勵生也果不肖本生亦不敢恥

魏屏誠如是不肖者夫誰敢前豈憂破格之難合哉時
郡守在側宗師數目之忽笑曰爾欺提調官太甚又各
庠生和徐生語者翕然稱府庠生言是宗師色動慨然
太息曰爾輩謂作官易耶吾印具在諸生自爲之徐生
色變逡巡而退仰天嘆曰嗟乎天之阨人也奈何欲與
天爭乎因吟古詩曰可憐寶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
歸歌罷歔歔不已是夕侯孟宣族弟中虛能以符召斗
仙作詩徐生前叩之大書曰功名在乎雞犬莫謂得時
尚遠鐵硯猶然未穿豈負囊書千卷舉座大驚徐生遂
遊石亭堠壁間有故太史沈少林字跡想其大志不竟
息庵集卷之九記

慨然傷之歸而登荆溪尊經閣見有太乙真人像徐生
曰嗟乎此星而司文者耳烏知此星不爲孔子也者而
又與孔子同燈豆哉果爾將天子祠紫垣而宰相祠三
台乎必不然矣世之達人果鮮耶既遊周王廟聞松郡
諸友共糾莫儀以帛故章文學徐生曰以余聞雲間多
豪舉之士不虛哉遂買林盧齋三子口義韓昌黎伯文
集歸明日遂發舟東還還而紀其事爲他日一笑也

痘記

丙申歲余在無錫其春無錫小兒無男女皆出痘痘多
惡殺人存者十不得四其俗出痘之家必迎廟神於家

而供禮之酒掃洗滌燻燎戒容止斷往來惟謹病者瘳
祀神而送之廟鼓吹旌旂一如官府之儀神既歸廟然
後其家解嚴爲酒洽隣夫婦如初余始見其俗而怪之
曰嗟乎此民之愚而君子之所爲易俗易易者也吾聞
之人痘者胎毒也乘氣于胎感候而發譬如種荳先布
種後甲拆故亦曰痘也痘始見則毒旺而病者懷悴之
狀若亡若失旺之勢且却且前毒者氣也管氣者竅也
毒方喜人之悴而竊其竅以盈縮腠側榮感作態乃一
切外感如腥穢煎焚之氣又如歌笑鑑旬之响或觸之
又或逆之或梗之又或沸之此如賊方踰牆以出而偵

息庵集卷之九記

毒之九記

百

者忽值之也則其反闕於家而甘心主人豈顧問哉故
出痘之家欲靜所以安也欲潔所以平也安則和平則
習而毒自散何則飄風驟雨不能終日毒氣卽盈縮腠
側榮感作態而不含乎然直養無害而徐俟之其力必
有底也旺者漸鏢懷者漸蘇其元氣必可恃也是故治
痘無奇法靜潔要也然以此告俗人弗解也卽解而戒
心弗固也長者惟是弗忍活幼之仁壅而不布於是懼
之以神曰汝必虔而迎之謹而事之俟其瘳而歸之乎
而俗之愛其子甚也果聽焉而果有驗焉於是無錫有
迎神之禮至今不廢其以是哉故曰此民之愚而君子

所爲易俗易易者也若夫乘氣有淺深威候有順逆毒發有輕重本質有強弱此皆先天之爲也而於神何與焉旣而思之以爲不然夫神之陰陽下民久矣賈充之子天太丘之後繁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三代以前無痘何者其時比戶可封太和充溢天弗降之以不祥也自漢以還人始出痘何者人不廸吉腥聞於天則天用降之大戾遺殃至今然則人命至微鬼神陶鑄或者不忍其子之呻吟宛轉九死一生又無所控訴因極而後頓首號泣悔過歸善改行事神神亦聽焉此非其理之或然者與故曰無錫之俗亦是也無錫山痘之患漸少延

思齋集

卷之七

五

及茂苑茂苑之患亦如之而以及太倉嘉定夏秋之間二邑童子之歟兄計其不哭者蓋鮮而俗醫皆得獲臂胃利其活則曰我之功其死則曰時行然也或曰不信我而用他醫之藥也余兒果郎時年六歲未出痘余旣一子憐之甚而身在無錫歸程稍遙彼此消息動經累日家中又無明醫理精調護者可倚以是甚憂每有人從東方來輒先問聞小兒當不出痘否垂念如此秋冬間予歸自無錫老母迎謂之曰嘻甚幸祖考之庇乃小子隣家無不患痘痘者又多死而果孫獨免更爾健悍此天祐也余母子交相慶慰久之無何痘患漸息予亦

復之無錫去二月而解館東歸仲冬晦日族人有喜慶之事釀分置飲而果兒是日身體作熱不肯飲食老母周視之曰此兒口燥而目光不揚體又甚悴其爲出痘必矣予晚歸抱視良久心謂痘者死生之關也父子之緣今便不知何底痛惋殊甚作熟再宿而痘見於額俗謂高痘見額中痘先面下痘先頰家人大小具喜予取痘疹心要視之則其言不然謂額者火位心火奔逸水不能制故額先見痘也其證爲下予觀之憂甚又恐感吾母噤不忍言相與戒嚴塞墻薰滌惟謹越二日而痘不能發細視之則隱隱伏膚間醫者言候應密藥功難

思齋集

卷之九

六

竟便託他辭遽去而更使一老醫來老醫取火詳視出曰此非下痘也無恐姑徐徐待之予暨家人少寬是夕老母夢壁間一筒貯荳幾三四斗其粒美惡相半忽有老人短衣而癯長竟來取荳去幾盡少留於桶老母呼訝驚覺遂起謂予曰小子痘不足患其殆初重而後輕乎頃吾所見於夢如此晨起予出中堂拾一小荳色美而圓滿予卽拱手曰神賜吾兆果兒痘亦必如之便種之地意取其長生而是日果兒痘復不盡發又顆粒密甚體甚悴不喜飲食老醫定方服藥以犀角爲主予閱藥性本草云犀角性寒善破血更閱痘疹心要言發痘

宜以溫劑不宜寒涼以此一服遂止疑信莫決復延
醫來叩之吉凶且告之方他醫曰幸不多服幾誤公矣
書云痘血熱者宜用犀角又曰惟紫紅掀腫者爲血熱
今郎君痘色木紅非紫紅也其顆平小非掀腫也且天
氣嚴寒如此痘又難發而又寒之郎君懽悴已極所患
血少而又破之竊謂非宜余曰敬啗而家人且相向悲
啼其意謂時日已多痘竟不發所恃者老醫之藥耳而
又云不可用然則坐而待困也予曰不然吾閱書檢方
故有疑於老醫之言適所云者乃其讀書熟而見理明
非故爲異也且吾有兒痘不發而死是死於痘若死於
痘吾痛而無憾焉如藥差之毫釐而死是死於藥倘死
於藥吾之痛恨於何而極乎言已余亦不覺其襟之沾
也老母曰汝輩言皆妄也天地無譏蓋請諸神於是余
奉命走謁縣之城隍廟卜果兒痘吉又卜醫藥訣有營
謀速改更語隨又至武安王廟卜之武安王廟者余朔
旦所奉香火者也卜果兒痘吉又卜醫藥訣有小人退
位君子得時語余解謂巫醫賤役小人也君子者猶言
君之子也必小人退位斯君子得時是卽前廟營謀速
改更之意便歸告老母暨家人必無服藥而余出卜時
家人已磨犀角煎藥矣見余歸告曰藥已熟姑且飲此

痘之九記

卷之九

七

予後已之余亦曰諾抱兒取藥飲之未盡一呷口噤手
冷自云今死矣已而甚劇咬牙寒顫足冷幾及於咽家
人便抱持泣不可止老母走至先大人殯處泣語刺刺
以祈陰祐余急取藥覆之對天頌曰是矣此吾之罪也
神業命之矣而又服藥是誑也是吾信神不如信醫也
少頃寒氣漸散兒平復自是不復飲藥明日而痘發且
齊喜飲食又三四日而漿滿痘作黃色又二三日而痘
結痂作黑色又十日餘而痂落兒如常家始解嚴潔治
品物以祀所常禱之神且用俗禮謝神之司痘瘡者又
給祭祖考告兒患平而吾友龔道行唐正叔鄭開馭龔
仲和輩朝暮來問或以所宜藥物相貽者特以小設飲
之而相與惟藥焉
徐允祿曰疳積父母惟其疾之憂也始予十餘歲時一
日先大人忽覲余而咤曰祿兒面如瘡者何也翼宿而
瘡大發床臥不起先大人遑遽迎醫求藥無寧日焉時
家貧甚瓶無儲粟而不肖每食必得肉如此者幾兩月
始予第飽肉而耳之若謂病復不惡者而不知肉之所
由來也迨長而問之吾母始知盡典質稱貸所爲耳痛
哉父母惟其疾之憂也余痛又不止此也余二十歲之
仲秋忽得瘡疾其疾三日一發發必大劇凡半歲而瘡

痘之九記

卷之九

八

不瘞而先大人見背其見背之夕猶問祿兒今日瘞何如嗚呼痛哉爲子之不免於父母之懷也諺云養子方知父母恩以予念果兒患痘之心而因以推吾父母提携顧復之德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尚可言哉尚可言哉而允祿年幾遲暮竟未得一當以伸人子欲盡之志覲顏負心生不如死夢夢者我匪我伊蒿何其悲也語曰父母憂子其長如路子憂父母其長如布其余之謂歟

練溪四飲記

練溪四飲者謂徐子汝廉朱子伯魯張子明父劉子价伯也客曰四子何爲而稱飲也徐子曰客少間請陳其

公勉齋集

卷之九 記

元

縣嚶城壯邑也其東西南北延袤將五里環而周之得十里焉周城有巷夾巷有居肩踵相摩駢塵載車道又湫隘曾兩驂而不舒居其間者目惟屢蹢之知耳多號呶之時追呼攘攘負販熙熙達者不幸而爰宅往往少憚而多悲吾里在清景塘之南而縣治之稍東先爲吾家中丞發祥之地既多方伯纘緒之蹤里有四坊歸然以崇而人因以名其地焉其地道僻而事少隘夷而鬱蔥西囑則有河北來受劉河之濛濛而石梁跨其上禪刹翼其右風月之下可咏而徘徊東望則二廟斯華而當前是一邑所供香火也而路左折有幽人朱清父之

廬在焉南聯則室宇綿邈將百步而遵大道問其與吾祖同居者今不存十之一也而吾是愴焉以感悼北陟則百步而得曠焉又百步而得豁焉風雲樹木無不可見也而吾始遊于汗漫之天以一邑之大而吾里之勝冠之以吾里之勝而四子居同里開得以攬而有之則夫風雨之朝花月之夕卽欲不飲於斯也而得乎客曰唯唯吾昔聞之商山四皓竹溪六逸旣傳其人弁識其地有由然矣然而四人之外無可與飲者乎少樂不若與衆又何必四人哉徐子曰否否吾與飲者吾必其近者焉又必其貧者焉又必其賢者焉則彈丸之地而四

公勉齋集

卷之九 記

辛

人吾以爲比肩而立也而客乃以爲隘客曰唯唯願聞所以必其近者徐子曰吾習見三家之村有蠢人焉其人不知先施之敬燕會之常東西之隣曾不得一需其酒漿一旦緩急錯愕徬徨逼邀五侯遠召劇孟與高陽而比日治具牛烹羊客畏途遠不卽相將僕夫悅悴於岐路酒肴陳設於中堂主人慙愧曾不敢施顏而見父行而亦有饗養之子哺嚶之夫遠來流酸恣爲荒亡歸途修阻雨癘風狂十步一蹶困於道傍厥僕怨詈與人頗僵是皆遠之爲害也而左右之家一呼而來盡醉而回安有此哉吾所以必其近者客曰不亦善乎遠近

相取悔吝生焉劉季終幸盧綰以其近也敢問所以必其貧者徐子曰富人之家十日而潔具三日而肅賓無水無陸無珍不陳一朝而殺百生於天爲不仁一日而廢萬錢於人爲不倫賓客既集罄折其身偃僕其形法酒三巡滿堂幾化爲偶人而寒儒賤士或泥禮尚往來乏文武習未同而言之勤連朝請謁富人甫臨酒未三爵客顏已嗔再拜請故酒薄有貧幸而終席情狀紛紛朝方高會暮傳新聞而豈若吾友三子同爲畸人憂悲無端但願長醉而不醒山蔭園蔬率爾是陳村醪若醴黎羹比珍飲如鯨吸灑酒漉巾既咏既歸月朗風薰于

息庵叢書

卷之九 記

三

焉婆娑于焉論文融融洩洩不知晨昏吾不知天地之間何樂可以方此也而錢奴財虜又奚以稱客曰善哉齊大非偶古人所辭詩不云乎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敢問所以必其賢者徐子曰予聞之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臨頑嚚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若而夫者一介吾側卽令伊尹割烹易牙煎熬吾猶將心嘔噦而不樂神恹恹而不豪而豈能與之交觥飛觴共展而連宵也哉此吾所以必其賢者客曰善哉周公曰無以儉人其惟吉士孔子不見陽貨誠懼比之匪人也敢問四子之烏乎賢徐子曰

客少間請言其大畧事親克孝處世無敖高懷質行以

遵先教是朱伯魯之行也高雅坦夷少怒多嬉樽中座上北海之思是張明父之行也學博志篤美如冠玉不澄而清消之難濁嗜善常如不足是劉伯伯之行也不佞則德涼才劣無得而稱焉客拊掌曰嗟乎以東西比隣而得四人焉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其然乎然其聚之故敢問何也徐子曰吁客乃見之晚矣語云天地相偶萬物必對於飲獨不然耶關里誕孔乃生丘明孟子講學南有荀卿賈誼上策仲舒連衡文中譚道董常及門韓愈關佛籍湜服膺是故

息庵叢書

卷之九 記

三

傳

獨行傳

今夫看山俗亂起于一人潁川多賢成于四長故鄴陵詭辭之爲俗卽有大人顯者方且茅靡爾波流爾而乃

有獨行隱君子之德信古執禮踽踽涼涼年暮而名彰
棺蓋而論定沒世之下猶能令聞者嘯歌感悼不能自
已而曩所謂大人顯者聲銷景滅富貴盡于一朝頑諄
留于人口此亦足以爲誠不以富之證而敝俗或有反
轅之日也吾祖幽貞先生寔弘此道嘉隆以來隱者繁
樛于邑中而朶願肝豫至有隨俗雅化者焉吾取其貞
而不汙醒而能全者得二人爲之作傳

朱清父名纓其先華亭人也父松鄰名鶴者徙居嘉定
因爲嘉定人松鄰爲陸祭酒深之客以高雅有名清父
少而端凝以禮自持弱冠時有試之者暮置美妓於一

思勉齋集

朱之九傳

三

室招清父入而鑄其戶至晨啓戶叩妓所爲妓笑無有
聞者皆笑爲魯男子比長益自凜凜欲爲君子弟絃早
死子爲他人所鬻清父飲泣自傷爲父無狀爲賣產贖
之歸待之甚於已子一日與客同行歸途得其客所遺
之金近五十兩清父急追及還之客政遑遽中持之感
泣清父便掉臂去不顧先是松鄰精爲雕鏤圖繪之技
所製簪匣人寶之幾于法物清父長而盡其術別號爲
小松又善以已意變幻刻竹木爲古仙佛像絕肖鑒者
至謂勝於吳道子所繪又間仿王摩詰諸名家所畫山
麓雲樹就盆景中極其神理其所紆曲盤折盡屬化工

他人卽竭心力效之終不能及作詩不能工然亦能道
其所欲言與人飲不醉不止嘗語人曰醉酒而死死可
矣其伉儷如此郡中賢大夫好事者爭願迎置之于家
王司寇元美徐宗伯叔明尤相知厚清父不肯數往往
亦不肯苟一言笑貴人伺清父驩喜乘間言某願得公
一圖刻或仙佛像清父曰諾貴人卽喜又不欲迫趣清
父爲之須其自喜爲一運斤往往終年不成一器如清
父聞其遺忘便止不請不敢復聒萬曆初嘉定令欲得
小松所製器爲賂遺當路趣召清父不往令怒曰吾能
破家清父笑曰吾迺無家何破也便逃去令後聞清父

思勉齋集

卷之九傳

三

賢名自悲愧不能容一士追返清父于婁江禹州徽王
聞其名托客致幣召之清父爲書謝客曰臣纓井蛙耳
鋤草柴門則有餘曳裾王門則不足王亦安所用之遂
不應召而名益高一時名下遊客自遠遺詩結納者無
慮數輩沛國朱令署其門曰練水逸民云晚得疾嗜酒
不止客間喻以酒不利于病人清父便高唱曰來本無
妨去亦得何人不是遠行人彌留之夕召稚美教誡床
下曰吾生平所得頗能立于嗜飲之場爾輩無忘吾志
三子長稚美爲人孝友溫克有清父之風季子稚征亦
好酒工于圖繪

論曰予童時從大父遊里中途遇客與語移時去而問
大父曩客何人大父曰是朱小松有德行者余請其狀
大父曰若夫能見利不愛見色不近余識其言近二十
年不敢忘而乃今得雅美所列其父行狀爲撮其大者
著之篇焉嗟乎以清父之修潔不染可謂君子哉若人
矣

王翹號小竹世爲嘉定人少爲諸生不遂去而學書工
草蟲其畫草花蚊蝶叢菁蔓藤而蚱蜢絡繹隱跳其間
或巨螭踞踞行亂草沙渚中蝦行鼓水作勢又水荇一
帶羣小魚攢會其底大約運筆似粗率耳而生氣奕發
思覺齋集 卷之九 傳

絕得其神勢雲間孫雪居極好之以爲逸品余嘗見王
少梅言翹之初學書月夜臥葦棚下細視莖葉隙處
絡繹啼否時各何狀又日間觀看蚱蜢草上跳已又去
其一股看其跳又去其翅看其跳又羣集之看其跳於
他小物觀之悉如是觀或得意時遂廢寢食其專精如
此書上多題詩詩在雅俗之間間得佳語爲人亦伉浪
有氣不肯俯仰于大有富人延之家塾富人適有貴客
布席降翹翹奮拳毆富人竟去歸家家徒有壁竈突無
烟亦不屑意余家城東有懷石山房數楹翹先僦之居
翹去而朱清父僦之居人便以爲高士宅兩人爲人敬

位大率此類也然翹好男其修潔不如清父翹有子亦
以書畫有名于時早卒

論曰予傳王小竹畧甚以予不識其人且聞其事不多
故其詳駁不得比清父然即予所著于篇者觀其人其
人亦非世俗之士焉

劉价伯傳

吾邑劉价伯名維藩初名重德以讀毛詩特取价人維
藩之義遂易今名而字价予嘗問之曰古者惟山川方
物及諱惡不以名子名重德其義遠而於號祥矣何煩
易焉且爾大人之命也价伯曰非吾大人實命之乃蒙

思勉齋集 卷之九 傳

師云爾吾祖中壘侯中壘侯之父名德吾不可干之而
詩曰价人价言大也人大而于以建侯奉天子其祥甚
矣吾所以有取也凡价伯好古泥禮而不喜流俗聒耳
舉此類也价伯髫而清揚玉立皎如瓊樹臨風又儻才
有聲其舅王少梅者君子也而隱于卜乃遍見之于邑
長者及諸名流諸名流爭慕就之及見价伯伯爲談
三代秦漢及莊老諸子奇字隱義聞者皆吐舌以爲吾
師表也不獨不敢以狎進其高者結交而去庸庸者面
頰口噤通矣价伯未弱冠卽識兩人于支離僕悴中定
兄弟交而出入資給之又時販淫之時太公悅溪長者

而裕愛价伯甚不忍拂其請也其兩人一爲張君實一爲嚴伯阜果以好學砥行皆成天下名士與价伯交有始終价伯又有書癖請其父貲遍置古籍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外遂及釋道星曆醫卜堪輿諸書价伯亦遂校勘丹鉛矻矻無餘晷故价伯之學博而襟悅溪以教子貲稍窘矣又苦役爲徙居上海乃上海之長者及諸名流爭就价伯講學更勝嘉定力不支客復歸嘉定而時嘉定令君蜀人熊小莪慕悅价伯名若慕古人於都試遂拔置第一已復擯於學使者又力請於學使者得成諸生爲諸生幾二十年以爭孔廟神道事直而仇幾得

思勉齋集

卷之九 傳

三七

禍而武林楊淇園先生以學使者來特以博雅見重爲廩之學宮然是時价伯華銳之氣不戢若矣獨其不喜流俗議論奇拘不改也而以無子心嗜堪輿家言爲增落墓道改易門閭遂至力不勝而稱貸貸又不能時償而流俗之聲或及之晚年喪偶與妾居矣又時置婢或曰時亦講房中之術焉然以求子竟不效价伯素善吮餒骨力年五十六狀如三十歲人忽遭疾不起抑其求子之效與价伯身後事俱其弟維屏經紀之价伯第二沒而其弟各以一子嗣之長思忠次思敬妾張氏有志操今依二子居

贊曰价伯病亟時顧予而囑之曰惟子不朽我予泣而許之今舉我所知掇其大者著于篇价伯固自豪可以不朽矣嗟乎彼庸庸者見价伯利名無所底相與譁笑之抑所謂不笑不足以爲道也歟

北里丈人傳

萬曆戊子歲大疫因以癘疫積尸道旁舟車幾爲不行有北里丈人匍匐南來止于古寺之佛堂比暮自縊絕寺僧得其題贊於衣帶中有曰六十年來遇六荒五荒不比此荒荒此荒自縊皇慶寺那管明年荒不荒邑子徐某聞而義之曰嗟乎是古所謂志士者也爲文弔之

思勉齋集

卷之九 傳

三八

曰嗚呼悲哉孰爲爲之而歲大荒人通其罰丈人則僵吁嗟丈人我心悲傷世云不淑載胥亂亡衣冠盜國干戈盜鄉腥孔聞矣用弗降康達人先幾何用不臧鮑集顏闔於茲同芳丈人賤矣翱翔帝旁然時徐子亦困于衣食無力不能窮其世第誦其義以增歎息又因而論列之吁嗟丈人彼何人哉予所聞于檀弓有不食嗟來之食而死者然來矣來且辱矣其謝也可食其辱也可死丈人其義不辱而死者與於陵仲子義薄齊國而伏行井上不忘一李吾取丈人之能不爲芥蒂爰旌之死以不肯食狐丘盜父之食陳無已却趙挺之之衣而死

然使非狐丘盜父而趙挺之也二子將遂衣食之乎此猶爲行乞之心者也不若丈人晉徵士以飢驅去爲乞人以侮世是與丈人不同道所謂隘與不恭者耶惜乎其不遇孔子而施聲也悲夫

錢貞婦傳

貞婦錢氏嘉定人父相邑庠生吳琦母嘉靖初守節死至萬曆丙戌年朝廷始聞其事詔表其廬先是太倉王元馭之母吳氏琦族姑夙知貞婦死節事迄今幾六十餘年矣悲琦無力振之恐遂沒汶汶不傳乃乘間告元馭元馭歎賞奔告嘉定令朱尹朱尹更集琦族兄弟廉問

忠孝齋集

卷之九 傳

三九

得實乃聞其事於朝余與貞婦之孫允立善願詳其事貞婦自幼通女則諸書曉暢大義十七歲而歸吳緯吳緯沒之夕貞婦十九歲耳冲年姣好而徬徨於旦夕人之側緯視之固不勝慟也貞婦伏床哭曰天乎婦人義從人夫死而我以寡婦強顏人間不如死也旣而復向緯泣曰爾父母老矣爾又死幸我孕或吳氏血食所繫乎我孰與立孤而死兩完也須臾緯死矣貞婦一號而絕者數矣舅姑強慰之曰媳婦儻有男耶緯不死也媳婦縱欲自完且爲我二老人強飯言已舉家相顧而慟貞婦收淚曰敢不如命未幾而舉子琦家人皆喜貞婦

撫無父兒益苦不自勝哭踊無節舅姑憐其少疑有他念會里中有慕貞婦色艾者議再醮事貞婦潛知之憤恚不已遂扃其室自縊而死其姑聞閨中啼聲大呼曰亟矣亟矣排戶直入則貞婦僵矣衆竭力救貞婦貞婦已漸甦對舅姑哭曰亡人是大人宗子幼兒是大人家家孫獨多一媳婦而欲遣之舅姑亦持貞婦泣曰吾豈老悖不念亡兒耶憐媳婦少也今若此我二老人何忍又有他念貞婦復如故者年餘會清明節設祭貞婦之畧盡貞婦忽大笑曰嘻兒已能自食乎其夜貞婦遂

忠孝齋集

卷之九 傳

三九

自盡閨中天甫明貞婦已絕舅姑救之不能得嗟乎貞婦錢氏乃真貞婦也當貞婦自剖於夫榻之側其氣甚壯然死生長往卽行道之人憫之而况夫婦之聞者乎則或者以一時意氣得之卒之持其言三年有餘而終不敢毫釐自飲其言其立孤也歷受諸艱其死節也從容仗義卽丈夫子不易矣余讀晉世家趙宣子客程嬰公孫杵臼兩人誼非千古偉人耶然一死十五年之前一死十五年之後其完趙武功烈何甚勝於貞婦一婦人功足當程嬰公孫杵臼不休哉趙氏自程嬰公孫杵臼立孤而趙氏之子孫卒代晉而爲之王當貞婦死

之時琦零丁孤苦其勢有不可知者乃琦卒成諸生而
今琦子若孫率彬彬乎瑚璉珪璋之器也此孰非爲貞
婦之德而錫之蔭者乎寧獨此也貞婦樹隱節於百年
之上而百年之下竟得王元馭爲之表章無論貞婦望
外卽琦亦豈意料所及哉噫孰謂無天道也

殷節婦傳

嘉靖季年民間倡詔選官人之說一時男女昏嫁畧盡
邑庠殷儒女乃歸婁塘里徐其先是徐少猾不良邑人
盡知之會爲訛言所迫故歸徐未踰月殷夫婦遂以女
還還而母探其意女悲曰業與之醮矣母大怒罵之曰
思免齋集 卷之九 傳 三十一

爾卽淫私其夫不謂若遂能富爾意女飲泣不敢言其
後徐某數至殷室庶幾見其妻母預戒其女不與見使
人迎婦歸亦拒之如此者二年而徐某疾發死殷女爲
哭死者數四無何會其母亦病死殷女愈哀遂絕飲食
而病作將卒其父謂之曰噫爾死則何歸女愀然曰惟
命曰以爾伴母氏何如女復愀然曰惟命又曰以爾歸
徐郎所何如女卽據床叩謝曰如此則死而生矣須臾
死竟從其意嗟乎殷女倘所稱節婦者耶傳中著節婦
甚多要之多藉其夫以成其烈脫也夫少不類則吾安
能盡必之且世俗佳婦不少其夫冥頑則遂怨詈之甚

者以兩手掩其耳目而自適已事者豈鮮也婦人若殷
女則真節婦矣余觀其將死之時永訣數語能令人流
涕夫徐非佳偶也一邑盡稱無行者也殷女與之處也
亦非有金石之約也特暫相倚者也然而死生俱不敢
背則豈非正氣所鍾而能然也歟哉吁嗟椒山楊先生
詩曰古來多少冠裳客有似宜陽婦女否

跋

跋吾友贖 附凡例五則并友論贊二十五條

徐允祿曰甚矣予之奇塞於斯世也而獨朋友一輩則
不至于睽孤居鄉則有一鄰之善士與之鳴和武行四
志免齋集 卷之九 跋 三十一

方則有四方之善士與之曼衍與之往復予之窮至于
脫粟時闕草蔬不繼縵袍藍縷躑躑道中又其窮至于
客寄廡塾聲雖不揚都試每下遭損受侮又其窮至于
往苒斑白藍衫淹淡穎囊竟處虱禪不出然而貴介賢
者有志名流終莫之棄也進則橫經問難退常手札請
事積之三十餘禩而笥箱滿矣今予年往氣惰既多息
交絕游之思旋念自少至老所以窮矣而不落漠卽落
漠矣而相與叫呼響答有可舒暢散鬱則皆吾友周旋
之故也于是發笥箱詳書疏間有不情之語無稽之說
爲刪其什之四今其存者皆其相誨相難相推相挽相

念相恤相嘲相諠可以噴飯發笑可以感極汎溺可以
愀然而思可以熙熙而廣故予復之所以感時序愴心
神而予垂之亦以動亂嗣觀來茲者矣爰題之曰思勉
齋吾友牘而系以凡例次以甲乙云

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古人誠重父母之國矣故叙
縣則先嘉定叙府則首蘇州

鄭康成曰孔氏四科不先閎閎故一屬友籍卽子產執
政而兀者得以先生之門屈之所以縉紳逸人不復詮
次

杜甫懷李白有落月屋梁之感矧好友而既沒矣生前

思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三

或少大篇死後自憐片簡所以濡穀留其短札聚甫存
以小言若夫生友寸箋時或問錄則以往還既昵亦欲
存示後人故近邑則恐予齒之不待他縣則慮兩地之
已遼

柳子厚于碑陰旣錄先友之姓名爵里而復系以評論
之言君子以爲近薄我則以爲直道故牘前開列姓字
之下其生者未敢遽爲雌黃其沒者亦復小有論贊
張廷尉爲故人子弟造請公卿不避風雨古人之重世
誼若此故牘中有友其一世再世三世者其子孫牘多
附其祖父之後

李茂實

李先芳字茂實萬曆己丑科進士官至四川叅議在陳
垣屢疏論列少受春秋義于太原相公太原時當國屢
有異同爲名給諫卒祀鄉賢 牘二

李茂才

李名芳字茂才爲茂實同祖兄弟萬曆壬辰科進士考
選翰林院庶吉士年二十九歲予進茂才一歲茂才於
情輩中無所推讓獨兄事予斤斤如也嘗久不見忽相
携出遊遂宿僧舍茂才便依栖于旁不忍去也其牘中
傾注皆骨肉之語蓋非虛者書甚拙 牘手書八

思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三

張伯隅

張其廉字伯隅萬曆乙未科會魁官至南京吏部主事
伯隅儀止清雅望而卜爲貴人屬志攻文克以簪纓紹
其父中丞公然識斷不足惜也汶汶而死 牘五

殷無美

殷都字無美萬曆癸未科進士官左遷南京刑部郎中
有文學能推轂後進居官處鄉皆自好不殖貴產蔚然
名士風流 牘七

清中岳

清元輔號中岳邑庠生中岳於予爲妻伯父幼孤育教

皆倚族長者壯而與丁妻父心弦翁篤友愛飲食衣服子孫奴婢共而不分尉有義問 廣五

徐孺教

徐兆稷字孺毅太學生父爲禮部尚書太室先生孺毅生而資穎氣爽能酒能色能詩能雜學又能收恤貧交張君實生而飢寒死而子有妻家粗立者孺毅力也其他爲德于困友之事甚多嗜義善文蓋翩翩濁世賢公子矣然性簡直不能附炎凡恩仇賢不肖其中品如也豈與世之鄙夫忘其父之痛而望高寄宿以覲名人顯貴一盼之榮者哉嗟乎賢哉孺毅矣 廣十

思勉齋集

卷之九

三十五

顧朗仲

常熟顧雲鴻字朗仲萬曆庚子科舉人以文知名而甚脩行死而常人士議祀鄉賢時崑山人亦議祀歸季思嗟夫此所謂桃李下自成蹊者耶人亦可自好矣 廣七

邵茂齊

常熟邵濂字茂齊縣廩生茂齊與星卿顧朗仲瞿元初友契又皆以善屬文名高時稱拂水社四子星卿連發朗仲亦脫穎茂齊與元初竟鬱鬱不得志死悲夫茂齊爲人坦率能笑語予見之輒喜茂齊亦昵于予 廣四

譚公亮

譚應明字公亮太學生萬曆癸巳歲冬長興丁長孺以書幣來期予相見于虞山南譚公亮家而予因晤公亮別去不半年而江南諸少年狂逞事發發難者至欲坐之反逆而公亮以夙受諸少年害官欲藉之爲左證亦收縛于獄獄事漸解公亮仍寧家肄業而要予讀書于家同筆硯久之又因要予以女妻我亡兒彙其始終不替情理有加悉見其二十六牘中公亮爲人豪爽有進人加諸膝退人推諸壑之意人多畏之又小有機權顛倒鼓舞之用則士益不親附嘗向予語機權予應之曰吾用機權與兄異吾必待曹操司馬懿親來對局較手段方覓出機權用取四五分若止目前碌碌只須謹行信言足矣安事機權公亮爲笑去公亮動得俗人媚笑而特多長者遊如崑山諸景陽武進沈湛源金沙王忠甫輩皆與叙兄弟交益其意氣磊落議論持正絕不爲讎讎脂韋之態亦自足以致之也公亮性喜收書籍喜畜聲伎喜土木喜人附已喜啗啞咤吒爲豪喜交結知名士所以萬頃之家日就消削至晚年田僅千畝用額有增無減而歲入日少逋負日積公私日交累竟以抑鬱暴疾死公亮既出獄手時義侯臥去自分非舉業中人矣乃納交于倦倦建子成名以爲其光寵此念蓋

終身不替也而予竟不克酬之言之太息流涕

桑獻徵

桑孝先字獻徵先名士桑民懌孫也不習舉業而攻古史常熟有欲乞古文者之其門爲人多言笑而不相察與予遇于譚氏園亭時已老矣耳聾嘗爲予言其家祭先酒飯獻畢祭者卽于祖考旁說近時事以及親友家事又次及時事旁立者見其望空呼爺娘祖父喃喃不已無不笑者予聽之知其爲慈孝之家也 續三

欽愚公

欽叔陽號愚公吳縣庠生愚公資穎嗜學下筆蒼鬱有

思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三十一

致爲人駿快能笑語談諧具有名士風流始與張異度齊名士多欣附晚以處館非地爲友人所咻竟不得意病死時邵茂齊在海虞以調停死友顧朗仲兄弟之間與二三友議論異亦爲二三友所排擠鬱鬱成病予聞而笑之曰兩兄於行輩爲長愚公自信其爲貧茂齊自行其老成耳一二後生悠悠之口於我何有哉而自令至此 續十

朱白民

朱鷺字白民先郡庠生今去學佛時從王孟夙行脚行行又歸云欲結廬花山未知果否也 續五

傅子晉

傅康字子晉蘇郡廩生子晉少而美丰姿有文學與姚孟嘗齊名爲人和柔可親與太倉陶逸則嘉定則予遊而昵予兩人至郡多飲其家子晉父孟博丈亦時召下父子之間怡怡若兄弟而母夫人有自捷聲肅于伉儷而特愛子晉孟博有所請於內必介紹子晉故子晉益自由第與外舍客款語而酒榼嘗從內出矣時子晉父子各士旦暮發跡家亦不貧田廬粗足爲同遊所美迨子晉天死孟博老于太學家亦漸不如昔而游者相與滋慨矣 續八

思勉齋集 卷之九 跋

三十二

諸景陽

崑山諸壽賢字延之號景陽萬曆丙戌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景陽天性忠孝懇直擔荷名教爲諸生時聞穆宗登遐拊膺大哭衆笑其痴甫成進士卽與同年進士無錫顧允成上論南直學使者房寰兇邪小人也彈劾南京吏部侍郎海瑞不當坐狂躁謫天下義之久而陞禮部主事尋論宮闈冊立事遂罷黜終不叙景陽居鄉與衆怡怡不作直臣意色加人亦自孳孳營家然節縮衣食銖積寸累效田更老農圃所爲終不以縉紳漁畋人以自肥獨聞邑有風俗民生事宜卽時白之常道無

所嫌忌至罪者伏辜冤者獲救人嚶嚶受其賜而更武
怨之以爲景陽口無關披發人隱如此類不獨在崑山
凡景陽所經遊州縣多有之嘗試舉予耳目所聞見者
常熟太學生譚應明以受諸處豪狂少年毒害官收捕
之爲左證當忽收捕時不知所坐第云謀反當族誅方
一二里居室多逃徙去景陽時在常熟聞之色然曰譚
我所識此豈反者立駕至縣庭白之知縣張集義令小
寬恤之以俟朱中丞後命仍舟至譚應明所居鄉呼其
母若妻及族人家衆輩諭之曰我在此若輩無恐我料
此事終不能染應明今第謹管鋤時耕種而索餽獄者

息庵齋集

卷之九 敬

五

耳譚氏正蒼黃欲憤恃諸大人一言立定後年餘譚應
明事解出獄乃之景陽叩謝禮物不及十金時應明猶
萬金之家景陽接之歡然勞苦終無所望其後景陽請
譚應明爲銀會派應明出銀百兩人謂假道取虞在此
舉矣及應明輪年收會景陽會銀先至其不足二十兩
則船載王雅宜書法石刻凡十二方來抵憤應明覲石
頗見不足之色余時在譚館從旁大笑應明乃悟此皆
予親聞之應明及目覩者吾邑舉人李時榮娶崑山魏
氏爲繼室魏氏於景陽中表兄妹之遠者魏氏嫁時景
陽送來邑人士聞之皆謂景陽此來無當也直以李時

榮多藏可欲耳或人以告景陽愀然曰李氏富我
叔貧嫁費不備直欲借我紗帽以塗人耳目我不忍違
其意故來也未幾士榮老死妾有子釋而魏無出吾邑
士夫議以貴產盡歸之妾子母而魏自歸崑山聽其便
魏氏不服訟于官景陽來佐之得割田百畝去其時邑
之與議者與景陽面質于公所景陽之言曰諸君義存
立孤惜乎君子之說也而無識夫今日安魏氏乃所以
安其孤也時邑中不問智愚皆嗤笑諸景陽於他邑與
人家事陰利已其後將二十年魏氏守志節于崑山甚
苦田在嘉定都又爲其孤所鬻乃以教刺繡自養在友

息庵齋集

卷之九 敬

四

人金子魚閣中自叙其本末乃知景陽始終以遠中表
一系賠飯折工夫而來以蒙此詆訐初不識李家一錢也
嗟乎賢者固不可測哉世人動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
則正心誠意之學固難免于今之世矣悲夫景陽他事
大抵如是所以特受謗議不減于流俗貴宦其時崑山
又有給諫張棟號可庵亦凜凜清修君子然而義施不
及人故時人爲之語曰張君子毛乾脚弗濕諸君子施
泥以帶水此豈鄙人之言乎抑亦兩賢之定評矣予嘗
館無錫侯氏景陽聞予名特來訪予而刺不及主人主
人與景陽鄉舉同年有後言景陽弗顧其後每見予語

舞合以是知愛予爲甚吾則以景陽太丘道廣而予乃窮士何必數數近之故常累歲一見乃景陽於予則未嘗不切切惓惓也 續七

侯少芝

侯先春字少芝萬曆庚辰科進士官至戶科都給事中以論稅闕罷官又叙平播功陞南京吏部主事少芝爲諸生時行其制義爲士林傳誦予夙習其文而慕之忽焉遠使以書幣至曰無錫侯繪諫請爲來歲兩郎筆硯友則異之發書而曰涇陽言之不佞洞野言之涇陽則益異其洞野不知何人而涇陽鄉試解元會試會魁諸

思竟齊集

卷之九

三

墨卷則予少所寢食思服以摹仿其意謝者何由而轉展推及于府案未嘗署名之徐生乎故曰文章有神交有道杜子美不吾欺也去則少芝款接盡禮一再會文而少芝傾洽若故兩郎爾濟子競皆愛敬若兄弟是秋吾郡錄科少芝一日語予曰今貴郡試士有期當爲兄地第我他郡鄉紳但走一薦札與主者必疑其賈矣乃特雇舟抵蘇冒雨謁請署篆朱芹同知而托之余時已三十三歲府案錄科始一取而因得復入庠中附學籍嗟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誼今其予與少芝先生之謂哉少芝行已在清濁之間而氣爽意厚肫然長者時顧涇

陽唱道學于錫山少芝獨不肯附會曰我性鈍不解講鄉人以爲口實然而長厚若少芝卽不講道學亦可矣 續十二

魏斗虹

魏德純號斗虹無錫縣庠生斗虹與予同館于侯氏甚相得出遊必偕有笑語必相和蓋其人坦直少機而樂道人善與予資性爲近予去無錫斗虹亦轉館于孫少宰相潭先生塾顧時時爲少宰公父子稱予才行少宰公耳熟予名見吾郡大夫朱恒岳先生卽推予以爲吳士第一朱先生故知予名又見予爲其座師亟賞遂拔

思竟齊集

卷之九

三

冠郡庠嗟乎予友朋中紛紛相結也亦有如予得斗虹而友之者乎斗虹晚歲不得意發狂疾死 手牘五附孫相潭讀一

鄒平墟

鄒鳳光號平墟以貢選太倉州學訓導平墟在無錫家居察其意多所感慨而不言時呼予小飲飲中語次忽吐忽茹想以貧故官太倉時忽見予踴躍留飲蓋多情者而太倉友或言其有機云 續三

顧涇陽

顧憲臣字叔時號涇陽萬曆庚辰科進士官至光祿卿

涇陽以文章氣節道學領袖一世幾于王伯安先生但以官止郎署功業未見耳天下仰爲正人君子其倡道之處號爲東林東林中諸君子間有受彈射者而終不能及涇陽也蓋其氣魄大造詣細操守定卓然昭代中人矣 廣五

顧涇凡

顧允成字季時號涇凡萬曆癸未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以論冊立事竟罷不復叙涇凡與兄涇陽同志同學天下仰爲錫山兩先生幾若河南二程然論者云涇凡氣魄遜于涇陽予未知若何予在無錫時一再見愈覺

其和粹或曰予未見其最稟時耳問語予曰今天下賢者止留得子路一種學問予請其說曰子路但信心而行不須博學審問者也 廣三

陸孟祥

陸文麟字孟祥太倉州貢生孟祥與弟仲鳴皆以文知名州人稱爲二陸以配機雲而兄弟皆不得升于鄉書晚年以年資次貢貢牒未下而暴疾死矣命之能制人如此然孟祥家世窮儒少時窘困晚而兄弟田各千畝稱素封則文學亦不負此兩兄也 廣四

王房仲

王士驥字房仲以父元美先生尚書蔭爲官生房仲生而俊才妙文意氣凌霄晉昌唐叔達目爲昂昂千里之駒然以不自愛重内外交誼至於蔭落早死而人不之恤也晚而有意于予每中坐嘆曰早友此公當不至此 廣五

曹周翰

太倉曹申錫字周翰太學生周翰生于累世富貴之家早著才名王元美嘗見其書牘辭多古儔字法綿秀亟嘆爲才子與予年各三十遇于崑山東寺會各縣名下士擁予求誦試文予爲誦之周翰于衆中默賞遂介吾

邑張君實定交交幾三十年情義彌至具見其三十牘中周翰氣傲文高意不可一世而能緩急人以是友輩樂其施而怨其侮鮮所終交者至晚年避譏于遠方施

稍耑矣久旅而歸臥病一荒園中門可羅雀也獨予與遊無間予不能逢迎人間聞其所處内外事有不審諦

者未常不面折盡言周翰卽怒甚必霽而笑曰癡癡迂

迂旣而問其事常以予言而改者什九也然周翰亦自明達持太體有孝友之實而不知飾貌求名故于正言爲易入嗟乎周翰于予可謂交之有始終者其二子時夏時亮皆予門人牘中手書三十方附馮開之祭酒手

廣一馮開之名夢禎萬曆丁丑科會元官至禮部侍郎

陶逸則

陶其情字逸則萬曆庚子科舉人逸則風慧長而嗜學爲文典秀遂名重士林爲人清遠和暢無跡可尋初丁在曹氏園相視而契遂分香訂交逸則始終推第予以爲大兒東海小兒潯陽也以不知治生初鄉舉三四年行事便如貴人死而遂至無家 廣八

程龍驤

程登雲字龍驤應天府江寧縣庠生父程文進士寧波府太守龍驤貴公子有文而近俠亦微游也此其大國

忠範書集

卷之九 跋

四五

之風歟侯少芝嘗稱其多伎然未暇試之 廣三

袁了凡

袁黃字了凡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戌科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了凡甫成進士中外望若宿老鉅人蓋其知名天下久矣出仕不久無所建明施設獨喜攻擊朱子講究制科 廣八

徐然明

徐昭泰字然明縣庠生總角時卽以文知名交一時名流人亦俊拔有致此崑山一寶也而竟夭折哀夫 廣三

跋蘇長公真蹟

先是萬曆丙戌年冬予在吳氏館中夢夢與蘇子瞻先

生有涉縉而以爲異遂識之於簡後戊戌年春予館於虞山譚氏有客持蘇長公手書玄覺經下卷求售人莫應也予故曾見長公草書手蹟悟其非贋遂索主人是年束脩金之半典之以歸據客言此冊由興化李閣老家轉入常熟嚴閣老家會嚴氏子弟欲出以換他家米元章手跡因得贖人此客之手也予業携歸嘉定諸富人以予爲癡其中有黠者以客言微訪之嚴氏熟客果驗而嚴氏時政以失落蘇蹟大索之家內外前客益倖得之者諸富人懷喪無及則共嗾客來贖一日客於清晨爲蒼莽可憐之狀自常熟奔赴嘉定以爲嚴氏追失踪跡及客今不完璧而歸將有性命之憂又欺予仁而愚謂乞哀可動而冀徒手得之予因念子瞻先生有言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亂失其本心也哉遂坦然無留之之意顧又念之此冊一去安知究竟十二年之夢先生已若隱隱托予守助或者在此遂語客子在難吾何忍深求於子然欲清士而唾手棄卿五十餘金亦甚難吾今割取冊前七葉子能如約來贖吾必相還否必沒之客唯唯依教乃於自如有人聞此至變化種種力隨順止割藏之箇中乃客

忠範書集

卷之九 跋

四六

實以富人所嗾得其厚貲而來誑予非真爲嚴氏蹤跡
及之也後竟不復贖予乃得珍之永爲書家法寶云

萬曆乙亥歲吳越傅康與予交善爲丐蘇字兩行鎮
其書室予爲割後三行與之天啓二年壬戌歲予呼
袿捥裝成冊乃識之於此并書丙戌冬夢於後

十月二十五之夕夢入蘇長公之家其家由東甬道走
可五六丈許開一角門而橫入其樓下道爲石堦濶三
四尺花竹夾道景色幽麗予時心念蘇老泉而蜀終身
布衣耳然其家固不貧入樓下聞無人若空室然其几
上有一瓢余取之出啓蓋視之中有念佛珠若干又有

思勉齋

卷之九 跋

與

片紙書云與徐汝廉有

於旁曰予固知汝廉

有僊風道骨今果然也

思勉齋集卷之十

墓誌

孝子王震溪墓誌銘

明天啓癸亥嘉定邑東王翁震溪以八十八歲壽終于家其子有道有德卜以是年十一月日襄葬事有道時亦年七十矣手持其從叔父伯雲所著震溪行實請介紹詣予廬泣血稽顙以乞誌銘曰惟子喜論列孝弟自附于閭史鄉老之後今我父行實具在其獨能遺諸子既重孝子之行又不忍違衰白孝子之請而伯雲君又吾老友也素著倬信其言不欺乃拜受狀爲之次其事

思勉齋集

卷之一

一

而系以銘按行實嘉定洋涇西王氏始于五世祖諱江者自崑山徙嘉定江生章庵生果果生陶陶號東樓其家始大東樓生三子長子諱鍊號懷田次子號懷耕季子號懷山懷田生翁諱涇字清之別號震溪翁生而凝重質直不苟言笑時東樓爲邑東著姓縣中一切徭役計議悉委重東樓東樓老矣又舉所委一付懷田翁甫弱冠不忍父之艱辛卽愼然于弟子服勞之義自棄學業而出身翼贊其父故懷田爲縣任使事事克舉則藉力于子實多父病癰幾危醫莫能救翁泣曰涇聞人肉可以療馬疾乃于夜分焚香籲天刀割臂血肉淋漓翁

不知痛爲之制作羹湯以進父父飲之覺毒氣真然而解久之漸平鄉黨稱爲孝感所致事聞之郡守蔡公蔡公召之庭見容嗟良久以彩聯鼓吹導遊城中曰是能爲太守風屬合屬者撫按上其事旋奉恩綸旌其閭曰孝子之門自是使者行部歲致禮焉懷田晚而樂園林翁卽爲闢圃蒔花以娛其意懷田得優游末景考終焉翁中年以糧役綱運破其家田廬盡鬻于懷耕之仲子震川震川居積素封老而無子其嫡兄震峰又止一子以禮應立大宗次子則翁子有德其應嗣也時主議者以本支震峰一子不可以嗣叔而有二孫可以嗣叔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二

祖於是爲兩繼之說以翁舊所鬻田廬歸之有德而以其餘授嗣孫翁初亦不能無言旣而自悔尋復歎好無間翁有好友會仇家以憲訪陷之親知無敢援手翁獨仗義救解卒得保歸死于牖下翁性堅執無依回亦復精敏有識議往往以一言爲人排難解紛萬曆初柄國者急賦稅凡黎庶逋負多者輒加大辟邑人幾什三輩當坐翁以耆老見邑令婉言曰小民無賴積逋若干誠應辟但上司見待決者鼎鼎得無嫌主者惟科無法幾問民乎若稍寬時日責其輸將幸不及重辟則小民得生而縣亦免于吏議令悟立從其言其他奉公守法不

若一錢有可方便惟力是視蓋鄉里中恢然博大長者焉伯雲有慨于末流之波蕩也而歷叙其伯兄仁孝節義之行曰當于古人中求之有以夫銘曰

孝者生人之源義者生人之路惟是王翁酌于其源而遵于其路以考終于八十八年而奄然物故後之君子過于斯者其尚瞻封樹而式于其墓

潘中岳先生墓誌銘

嗟乎古之君子其修身以見于世者弟表其一節以砥俗師世而於士行足矣豈必論其淳備哉如孔門曾閔以孝著尚矣他如薛包王覽之于兄弟邇君章朱暉之

忠義齋集

卷之十 銘

三

於朋友宋弘李衡之于妻皆以一行肫篤誦義無窮則可觀矣然五倫之中友于尤難不曰關伯實沈自昔尋亂周公大聖亦傷閔猶乎以余所見近世兄友弟恭怡怡無間則未有若我妻伯中嶽潘先生與我妻父心絃翁之懿者也先生爲儒心絃業賈各儻居亦各謀生然兄入束修不知非弟之資本也弟得貲貨不知非兄之經用也其或賈饒儒乏賈勞儒佚兄子女五而弟女一彼此了無較計之嫌始末絕無先後之異卽妯娌畧無纖芥之帶心絃質直坦懷曰弟當如是不知其他先生豈弟慈慤曰吾季勞苦得寧何日以余所見先生兄弟

忠義齋集

卷之十 銘

四

之間卽推之於韋玄成劉愷之事未知若何至若薛包王覽之行固其所優爲之而無難者也嗟乎此寧非砥礪薄俗師表來茲之兩君子也耶今讀吾妻兄應鯉所著中嶽公狀則他行固稱是矣按狀先生諱元輔字仁卿別號中嶽曾大父文學諱士聰大父翁源縣主簿諱標考文學諱煜配孫孺人繼配印孺人生二子長卽先生次諱元弼卽吾妻父心絃翁也先生十一歲失母十三歲父以倭亂走死家室蕩毀期親有而不可依弟時九歲去依外家侯氏先生束所誦書負之傍徨行泣倚市以望收者族叔祖少隱見而驚惻收歸撫養或曰孺子可教卽又擇師教之時大中丞沈公未貴聚徒園塾遣先生稟學當是時先生學少休卽走尋弟于其外家輒引于無人處相抱泣相誡諭也年十八學于頭角露矣其婦翁莊某乃尋舊盟聽少隱言納之家爲贅婿焉二十三歲乃成諸生凡歷庚午癸酉丙子己卯四科苦誦績文勵志進取自期必得先輩陸公繩禹常稱之曰聽潘仁卿議論可謂雖柔必強然屢試京兆輒報罷於是心絃翁亦能賈自立矣先生以授徒所得歲脩及弟所積賈貨爲買田造屋於先世蕩毀之地而自莊氏徙居焉先生夫婦養于莊氏有年然爲之解難禦侮功亦

不細及是脫身歸而已自是改葬父母議立宗法迎養寡姊資婚從侄皆恢恢賢者之事也卽力薄事微然而仁心爲質見一班于此矣晚而游於酒人入於二氏於玄門能識其大於釋教亦涉其涯徐叔明大宗伯特愛敬之延之賓館而先生自是亦委順隨化矣然獨以不能報少隱公德時耿耿焉莊孺人質樸敬慎無違夫子勤苦勞動長育五難和諧有禮與我妻母侯孺人及寡姑曾無間言斯真君子之婦而佑啓賢子文孫之振振者乎公生于嘉靖壬寅歿于萬曆壬寅享年六十有一莊孺人生于嘉靖庚子歿于萬曆癸巳享年五十有四

思勉齋集

卷之十

銘

五

子四人應鯤應鯉應鰲俱邑庠生應鯨嗣心絃翁後孫男十二人曾孫男一人應鯤兄弟先以公門人金兆登購地于項涇祖塋之傍立爲新阡今卜吉于天啓三年癸亥十二月庚寅奉考妣柩合葬焉以戚故來徵銘于予予惟生平之誼有不忍辭者且其篤于兄弟煥煥大節書之可以勸世銘之可以安逝也乃爲之銘曰於戲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胡世傾危莫念同氣兄弟怡怡惟有潘公我特揭之誦義無窮至行可師安茲玄宮大行殷熙之墓誌銘

嘉隆間吾邑有方齋殷先生者以經術德行爲鄉之學

士大夫所服迄今已四十餘年往矣而學者山斗之仰一日也惟是春秋祀典之請匪獨其子孫圖永其先德卽吾通邑輿情以爲先生未祀何以勸善蓋不翅望歲矣而望者自慙當事者自緩屢舉屢闕有可慨者先生有才賢孫二曰進之曰熙之人士咸目矚而心期之曰賢者食報其在茲矣迨萬曆乙卯丙辰熙之拔起諸生中連擢巍科選授行人司行人人始釋然于積善之慶不謂熙之績學工文宜爾也而謂方齋先生之世宜爾也則亦庶乎有天矣然而熙之成進士僅五年皇華銜命僅一使而竟以勞王事死進之狀其弟來乞銘而致

思勉齋集

卷之一

銘

六

疑于天不可問嗟乎天于殷氏真不可問也已按狀不具世系云詳于熙之尊人少方公狀中熙之諱懋新自幼聰穎而有至性當舞象日失其母侯孺人哀慕爲孺子泣無已時會見其從兄進之早歲游庠泣而自奮曰兒非此無以報父母遂發憤下帷晝夜苦誦竟與進之接踵成諸生爲諸生試輒冠其曹旋受餼學宮爲博士高等弟子年來士習褻薄相率奔競其卑者炎門則造請月旦則通刺司衡則搖尾益靡靡矣卽自命爲豪者而風花之狂浪詩酒之流連亦枉耗其精神熙之一切謝去惟兩忘夜燈披吟不絕一意精攻舉子業或以爲

激或以爲愿樸論者有兩端乃熙之不獨以浮薄之習性所不近實亦有苦衷私自念父老矣而食貧吾苦學庶幾一微以爲老親惟卽不然而以勤並著稱歲得講席孰謂脩脯非卽我甘旨也以故熙之絳帳所至無不延請亦無不敦留者而熙之得是藉也少方公晚年稱適喜飲而酒常滿樽左右顧而庾常稱給矣少方公晚又納室龔熙之私念安龔乃所以安父也其曲承龔之豫以龔父之一惟大抵仿方齋先生孝奉繼母之意此尤近世孝子之所難少方公已瞶而熙之以身溫之寒入骨痛不可忍卒不去親黨盡哭爲牽之起熙之一

愚庵集

卷之十

銘

七

勵幾絕也嗟乎此所云至性者耶旣成進士有養不逮親之恨觸事輒陰泣其爲行人也奉命冊封當得泰有同官阮者秦人也以其母夫人春秋高亟欲盡遊貸之熙之熙之泫然曰是吾舞象時所心期而不克致之吾親者也今有人能如吾所心期以致之親而乞之吾而吾乃靳不成其美乎竟慨然許之而已得慶府嗟乎孰知以此竟殞矣慶去秦千餘里而於諸府爲最細熙之羸弱不任馳驅而又以蒸暑羊腸征行靡及重以套虜俘掠時傳警報故役方竣而疾發在小鹽池七晝夜病殊劇賢家不辨水土用膜肢劑過甚病雖強起而元神

消矣慶府勞藉之數亦舉大凡執事責命者越數百里必致之熙之卒堅謝不受於丁巳十二月抵家而病遂淹纏不已至庚申三月而沒矣附梓無十金之棺附棺無殉斂之被傷哉貧也此亦足以見熙之於貴賤之際矣按進之狀稱曰世多以弟旣發跡不知享用徒歎卿自苦爲笑端噫享用之爲濫觴可勝道哉弟之不愧於賢者後賴有此耳若夫福急則誠有之然病也非性也且以百年之種德而無解於一日之福急天之報施竟何如哉予讀其言而悲之然要熙之始終而論之其所堅立有不止如進之所稱者賤而食貧而能脩養志之

愚庵集

卷之十

銘

八

孝貴而奉使而克敦同官之誼且孤窮崛起自致青雲章服已殊無喫寒素卽曰性稍福急然下公王令自昔所稱而不聞以此損高致則于熙之又何求多哉狀曰不愧爲賢者後則誠然矣予爲之銘銘曰

自古有言公不如卿卿不如令而總之曰令種之公卿食之則亦其天之定也維汝南氏之德無秦太丘而發祥食報何竟不猶豈天之意以廣文發源以大行導流而其朝宗放之海而別有作求者耶噫

行畧

侯儒人行畧

萬曆甲申春僕孺人卒享年四十二孺人夫滿心絃名
元弼無子育其姪應鯨爲子女一余婦孺人自幼閒靜
有女德暨爲婦盡婦道心絃公業陶朱之術以生孺人
內以勤儉佐之常念爲生之難至不暇寢食而斗粟寸
帛亦不妄用曰吾命薄當自惜福耳故是時家稍裕及
孺人得痼疾而家遂落矣自傷幼失舅姑不得盡頌禮
爲恨乃以舅姑禮莊事其長伯夫婦曰吾如此而示其
女庶幾知爲婦之義乎乃心絃公亦與兄敦紫荊之好
意無彼此或有從間言於孺人曰若無子奈何不私自
殖爲異日計且安見兄弟可以久托也孺人謝曰噫吾

行畧

有鯨爲後足爲異日計矣兄弟骨肉吾以婦人言離之
不祥言者羞沮而退余最僂寒不偶時或謁孺人孺人
曰勉之爾少壯乘風卽振翅耳且余家世儒習於清苦
予婦時歸寧孺人曰安之榮枯更代事耳有積學篤行
者顧長貧賤乎其德性純淑識見卓朗類如此孺人葬
而家貧不能得長者之文以賁幽石余述其大畧記之
使後或有傳焉

東海氏世畧

允祿間得奉教于君子矣每見其述祖父之事未有不
樂詳之者也卽其所不知矣而老者或告之以其家遺

事未有不樂聽之者也又匪直其祖父之近也卽五世
以上君子之澤盡矣而苟其廟祫有次譜系可攷則事
在國史而縉國史事識野老而詢野老有不能自己者
此胡爲而然也哉嗟乎此人之所以樂有子孫也是故
同一聲歎也而曰父兄親戚聲歎于其側則人于此變
矣同一歎息也而曰祭之日周旋出戶必愀然有聞其
歎息之聲則人于此變矣蓋性天胞至百世一體不期
其然而然也自允祿而上我祖宗之可攷而知者邇至
十世祖道瑞公而止據南陽李文達公誤我六世祖橘
軒贈公神道碑曰公姓徐諱宗字茂宗世爲蘇州嘉定

愚庵齋集

卷之十

世畧

十

人曾祖道瑞祖廷玉祖妣張氏父公衡母裴氏公以子
貴累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妻累誥贈恭人王氏公衡
以註誤謫戍貴州奉幹歸而母已沒遂哀慟卒贈公時
少貧特走北京爲哭泣求祭酒李古廉先生墓誌銘以
葬據碑記如此然吾宗家乘已不見古廉先生誌文嘗
徧覓古廉先生文集考之或僥得焉其文集亦急不可
覓此於吾宗爲一大闕也今吾里中尚相沿誦我七世
祖實以註誤行其陰德全活多人故其子孫多達者然
則我贈公萬里匍匐必乞誌銘於賢人君子以安親之
魂魄將無重有感于此也耶贈公子爲我五世祖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願貞公公諱瑄字子敬五世祖妣爲誥封恭人李氏公沒于成化辛卯年天子爲遣官諭祭淳安商文毅公諱墓誌銘江右彭文憲公諱神道碑僉都公長子爲我高祖湖廣布政使司左叅議告致仕足庵公公諱嘯字以質高祖妣爲誥封宜人封氏庶高祖妣爲孺人黃氏公沒于弘治丙辰年長洲吳文定公諱神道碑諱墓誌銘者今未攷按自我高祖以上今可知者凡六世雖其事有詳有不詳然皆所謂廟祔有次譜系可攷者也我高祖官南京刑部時納我庶高祖妣黃孺人于宦邸生一女一男女嫁宣氏男卽我曾祖橫塘公

忠貞齋集

卷之十

世畧

二

也橫塘公生而寄養于長姊適楊氏者生甫期而父叅議公六十七歲歿矣今吳文定公神道碑中所載公四子季子灌尚幼者是也橫塘公幼孤寄養艱難乃立幸立矣乃于嘉靖八年忽焉天沒年纔三十四歲我祖時年十五孤苦伶仃孱弱無告始終手一經與相食息始而家窮終而無家老而我父暨兩叔稍能供晨夕而我祖逝矣少孤則不能周知老貧則無暇述次是以我曾祖考及我曾祖妣俞孺人隨無誌墓無祠家無狀其流風遺事蔑如也是非我子孫世世所太息而不能已已者哉顧允禱以爲閭里脩士卽有醇懿至行然使太丘

之後少紀與羣弘農之胤無震及秉必不能越世而望知于其鄉之一人今吾所爲流涕太息者正哀我世或有樂詳之樂聽之緡國史詢野老之子孫而茫然無貌于心若遺腹子之上冢也若我子孫而外我何知焉則吾又幸矣我祖妣陳孺人未笄而爲養媳于我家於我曾祖考妣自少至沒歷履哀樂目見耳聞什識其五已而我祖妣亦老今昔人事大翻覆矣然于心切切不忘當子婦聚會紡織作苦必爲之灑灑敘述往事他聞者不省卽省不識也我母偏能識之老而復語家人而熟於我耳故于先世外之行事卽什不得二而家常瑣屑則縷縷可條今隨聞筆之以貽後之人使無迷我橫塘公之世焉

忠貞齋集

卷之十

世畧

十三

我高祖妣黃孺人之生我曾祖橫塘公也我高祖老矣長子曰湏次子曰漳三子曰沛皆已彊壯自立子成就傳焉而我曾祖乃生我高祖憫焉亦慮焉遂名之灌字之澄夫而小字呼之貫郎其長女適楊經歷公者封宜人出也經歷公一切婚學與爲生田宅皆倚婦家我高祖造堂室以居其女與諸子等而特與楊氏約曰倘吾女徐孺人無所出則此宅仍還我家已長女愆期而無子而我曾祖適生則遂命長女抱養焉乃吾長曾祖姑

之愛育其少弟真若掌珠矣今猶稱其相擇乳母之法
惟而坐之坐久而呵欠者不用乳而滴之滴水而乳散
者不用乳取其端而重步求其輕而懸凡五六易而後
乳母入選我曾祖生僅踰月高祖爲詳視之喜曰是兒
易養遂于所居大宅之東別創一宅其土木之事一視
三男所分凡年餘乃成呼曰新宅以擬他日居貫郎及
宅成而我高祖逝矣高祖既沒吾曾祖姑所以持護少
弟者動息在慮或曰此時而無長姊之護決不活矣曾
祖孩提而慧呼經歷公父呼長姊母呼三兄爲母舅呼
三兄子爲兄弟獨經歷欲易其姓則曾祖姑決不肯曰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世界

三

吾父自其初生卽以次而名之灌何也我曾祖當舞象
年之上下隨經歷公宦于遠方將宦遊之前曾祖姑爲
鎖鑰其六箱三兄弟家各寄其二曰異日貫郎婚學生
養之資在是矣無幾曾祖姑卒于宦所經歷公謂我曾
祖曰今汝長矣可扶汝母喪歸歸而索諸舅籍啓之自
足辦汝事于是我曾祖扶喪歸而不復父呼經歷公於諸
兄亦各正名呼之而諸兄子之相呼兄弟者遂不復正
以延至我父之世猶有呼叔爲弟踰坐越行者我曾祖
歸而嫡母封宜入以其爲長女所愛弗忍異視也則命
我曾祖依生母黃孺人居于新宅且分之田業什器男

女曰此曩者汝父之志也及索六箱發之則皆空箱矣
我曾祖學資穎甚未弱冠成諸生乃娶我曾祖妣俞孺
人俞吾邑西外岡之巨姓也無幾而家沒于徭役今無
人矣然其荒園山趾我少猶及見之今獨不能詳我曾
祖妣父母之名字可勝歎哉曾祖考妣少卽自操家供
養黃孺人孺人性嚴夫婦事之常凜凜也黃孺人將卒
遺命自爲墳葬之曰我夫人生而多禮我九原且國逸
也我曾祖不忍遺命乃自起墳于祖塋之西取父叅議
公衣冠配葬焉我曾祖貴業既少徒靡然有新宅耳又
性甚豪喜與親友聚食于家以是日寔計嚮新宅時吾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卷之十

世界

古

宗彊不能卽售于人乃計屋估值零星拆賣之其地
已宿草則任宗人占有之而自徙居城西之近郊西郊
以我曾祖居之故人名其里之橋曰徐塘橋我曾祖亦
自號橫塘橫塘公居西郊其喜賓客議酒食猶之城居
也有老者爲我言橫塘豪時蒲川龔公以尚書家居一
日輿過州橋橋有大鱗魚大近百斤公意市何以得了
及歸遣使割之則云有人全買去矣公因計各親識家
誰辦此者乃謂使曰此必徐官人家耳試踪跡之果然
而橫塘公與尚書之長子深元公特交善探元夫人卽
我曾祖姑所抱養兄湏之女也我曾祖素呼爲姝而呼

捐元爲妹夫然自以氣類爲知愛楊經歷公將沒以我曾祖不復父之爲憾欲背徐氏無所出之約然熟計之不可乃以爲與貫郎非其心也泛而還徐氏又無謂也如歸楊氏則貫郎所必爭不能安也蓋歸之孫元孫元吾婿亦徐婿也以徐之前婿授徐之後婿非有背約也而且幸貫郎之莫逆交諒其必無言遂舉宅歸之龔氏我曾祖果惓然不復置齒賴以是尚書公亦愛我曾祖而嘗憂其不繼云橫塘公每置酒高會我曾祖妣每于罷酒微殷分賜僕從之後必以餘殷混入一鍋少調劑之而更熟之火羹成則盛之五六磁甕各封其口而遍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五

送親戚之不給于鮮者天暑則羹成入甕而沈之井明晨馳送及啓之羹皆結凍如冰天矣凡張宴之日以此爲常嗟乎此亦貴風流之致也其古之人夫我曾祖晚年用日窘不能如意又我祖有弟呼三郎秀慧父母愛之將十歲忽病死我曾祖忽不樂遂感疾不能起年僅三十四歲然此時田宅僕口猶千金之家也我曾祖妣以一寡婦支持內外往往爲用事家人所欺既以一兒一婦護恤有加而又嫁一女于宣宣婿曰從吾宣今有孫而微嫁一女于馬馬婿曰存省馬有子無孫今絕轉轅賣棄凡十餘年而家罄矣我曾祖妣年四十九

歲而卒卒之時家貧不能成喪葬時吾長姑受侯氏聘吾次姑受姚氏聘受姚聘者遂往爲養媳焉我祖藉手聘財棺斂母入土我父幼而能憶矣故每逢正月朔三日其忌日也每設羹飯必拜起哽咽蓋有所傷也嗚呼痛哉

嗚呼允祿不肖貧賤而老矣已矣乎其終不能若我先世祖考求所謂李祭酒公李文達公商文毅公彭文憲公吳文定公而闢揚其先懿矣乎然于俯仰無聊之中妄挾一說于此夫允祿獨不肖不能若二李與商彭吳諸先生早致青雲鳳麟當時山斗後世耳然而允祿行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六

年六十矣而行無忤于里黨手未嘗釋于詩書筆亦未秃于江夢即使二李商彭吳諸先生九京可作亦必進而坐之左席決不如江徵之移床遠客周嵩之批斥同省也夫祖考誠忠少文質彬彬之子孫也業有子孫諒不爲君子之所棄而猶苟自菲薄終不肯論次其先事以俟君子是遠則腐史不當叙列司馬談而近則李獻吉之祖若父終泯泯也是以允祿既殯拾祖妣之遺言作橫塘公小紀仍以已所見聞述我祖父二世之行事以附于後而統名之曰東海氏世界云

嗚呼我祖幽貞公之終也允祿生十三歲矣允祿少而

語歎我祖慨然八九歲頑我祖怒之十歲餘而讀書有解悟語亦漸可辯我祖乃愛之時出題試以破破當意輒于袖中摸錢爲賞我祖之沒也允祿從父母後大痛哭一頓焉允祿憶幽貞公面方大微黑有一癭贅不翦而莖種種也形中而胖吾叔父謂允祿絕肖之我祖諱傳字道卿生十五歲而孤時我祖妣爲養媳于家踰年奉母命成婚而母孺人操其家我祖從師姚公需負于縣之東鄉遂饗殮于館所于讀書之外一切不肖也我曾祖母大家內主一旦孀而貧亦不知爲生第就所遺田宅日剪售以負衣食且諸費皆出于其中而兩蒼頭思德齋集

各有數椽各有一頓飯以養我父母也允祿每憶斯言傷哉貧也幾若痛定思痛矣我祖雖貧困然見相熟親友卽惟喜笑語移日不厭獨不忍見人作門客意態見卽唾之時吾族伯祖雲峰公爲里中巨室族人里人雜沓坐上有時爲幽貞公設飯雲峰必擇言如言而座上人亦各繼然務爲大雅相戒勿觸幽貞怒也我祖教授里中幾二十年晚以我父能堅忍稍立家五叔父練岡公名應教者竟以賈致富二叔父少貞公名應孜者亦有餘于姑食乃散徙而就于養時兩叔父居邑西外岡我父城居我祖什七在外岡什三在城優哉游哉凡十餘年而終我祖生以正德甲戌沒以萬曆丙子得年六十三歲我祖妣陳太孺人世爲邑東鄉月浦里人嘉靖初有陳公者與我橫塘公同遊于邑庠而相善也遂以少女許適我祖女卽我祖妣也祖妣生而失母育于其孀無幾陳公卒家業敗歸爲養媳于家年十七乃成夫婦時我家喪贖矣語在吾祖紀中然卽無家矣我祖妣能自藏傷井曰以時惟謹終不失士家風範焉我祖一生窮困亦竟不知窮困入而蔬食菜羹亦充如也出而布衣葛屨亦整如也則纖悉皆我祖妣經紀之至于身自糟糠

子女不免凍餒則怡然自甘常不使我祖知矣我祖母性方而辭色和知大體而用柔我母嘗問祖妣曰今族人分在猶子而自贖居兄弟行者何也我祖妣曰兒耐之所從來矣且人情孰不樂自居大者我母笑曰人樂自居大而我獨樂自居小乎我祖妣曰不然父即我安不是即他不是祿每憶問答語祖妣殆聞道者為我祖妣後我祖十三年而卒我父先七年亡吾二叔父亦先亡我祖妣久病于我家亡之時我母子視其含斂允祿為承重孤孫云今作世畧之年我母沈太孺人壽八十四歲吾五叔父壽八十三歲我祖考妣孫男共五人

思勉齋集

卷之十

世界

九

允祿允位際允壽宜曾孫男七人

我父勉齋先生我祖幽貞公之長子也生而有相有資人謂幽貞公仁者有後其在此矣十餘歲即能文章時邑中名士若徐公靜川楊公丹海又浙中名士翟公明玉我父皆從之稟學焉學既成將弱冠未克入庠則從吾族伯祖雲峰公于山西幕邸以章句授其子時平陽府考儒士我父以隨任讀書例三試皆優拔遂為府庠生在山西久之思親甚謁學道告歸學道為牒送之南學院院不允而我父是歸也雲峰公計脩餽之又為資贖之時我家艱苦之中為藉不淺焉留少資以擬行聘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世界

十

為擇世家而貧落者乃委禽焉而我祖故識西城滕公滕公與吾外祖沈長公中表兄弟也夙知長公有季女擇婿不輕許人因遂為蹇脩而我母于歸則我父年二十五矣我母來二年而我父入庠又一年我祖以為生益艱微示三兒以析簪各自謀生之意于是我父母偕居于城中吾二叔父五叔父各携其內僦居于外岡當是時兄弟赤手茫然而散居城者聚徒居外岡者為農為賈以漸至今日嗟其艱哉我父始城居則讀書邑東偏之僧寺以直諒有肝膽特聞于友朋間凡邑中近裏着已之友爭前納交不下十餘輩而我父于姚公恒貞唐公望雲尤知愛遂沒身不替焉我父于易經四書無不了通其義隨叩響答其為文文從理順與與如也絕不喜險怪之調奇僻之理即從遊者為之亦每戒曰秀善之謂文工文以取青紫之謂業奉博士功今之謂舉子今賢輩為此軋苒語欲何所作然故無所知遇日月有試不落人後亦不稱餽廩三年大比試我祖至萬曆丙子歲仲春我祖沒我父年已四十一乃哭語允祿曰吾初入試闕中或題號房壁曰一舉登科日雙親未老時吾見之喜以吾雙親未老此吾識也以是每科必竭厥焉庶幾應之今爾祖逝矣吾即登科何為哉姑且

以此事付汝而吾佚耳自是不復理舉業與里中交遊相浮沉酒人中我父舉盃有興致能笑語每飲常斟洽四座焉我父勤幹有畧然性廉直不屑齷齪俯仰于人自弱冠時每痛家貧資至墓下田曰焉有子孫上祖父墓而取徑他家田中者乎以故城居市再歲即解貸求贖墓下田凡十二畝時田主乃宜甯從吾也富而無親不肯與贖乃難之曰若欲贖田則併贖爾父先後賣我之田以省他日之再言乃聽若贖不然不可其先後所賣田僅四十畝有奇耳然以零星稱貸一舉辦此固難矣我父默不能應也而友朋聞或聞之則皆嘻曰天下

忠貞齋集

卷之一 世畧

主

豈有至戚而不成人之美若此者于是羣爲濟援乃得盡贖之而我父始有田先所僦居破屋數間耳其基地畝許正我曾祖新宅棄田之一偏時屋主姚氏也以戚故相爲遂舉屋券售之而我父始有居有田有居則已無家而爲家矣我父歲以筆耕聚徒鄉塾我母以茹苦習劬佐之祿猶憶少時或竟日無米但炒麥磨之祿及兩弟或噉未成團餅以相娛樂爲飽也至我祖沒時家始粗具三餐焉家即困甚我父峻然終不以一毫負人至其事二親則微色承志必求得惟不忍言貧也卽朋友間有當自盡者宜力則出力宜財則施財間日有同

飯之客無月無樽酒之治了無所愛以故我父母堅苦一生竟不能成中人之產者蓋幹畧饒而廉耻勝節高至而好用多也我父孝友自其天性祿猶憶我祖自外入嗔怒見于色我父問之不應再問之不應于是涕泣橫流長跪請罪我祖乃曰人會有怒時子汝何與我祖沒後言及常泣思及亦泣常携祿讀書于妻壻時初夏矣允祿覺我父于間壁有飲泣聲及出堂無聊久之乃野眺去祿因入室檢視帙中寫一聯云椿顏寂寂于心老萱色芊芊與夏長祿始知泣之故歲時設祭無不哀泣或便竟日舉家爲慘焉里中或乘我父入郡亟以叔

忠貞齋集

卷之一 世畧

主

召義縣食役五叔父以急足要我父歸我父卽置郡事不下冒寒雨入解艇遂一日達家爲宛轉脫其役其于父母兄弟間心力交至如此我六世祖在當時里中號之曰橋軒孝子我父真不愧其苗裔者耶我父晚年以舊居湫隘而祿兄弟多乃買地造屋費將百金又于縣之西南鄉買田幾五十畝乃謂家人曰有此則吾家一歲幾得饒粥三之二矣二取諸田一取諸紡績以此固窮第可忍乎嗚呼我父一生所得名利亦眇矣然而爲子孝爲兄友爲父慈爲友信爲祖宗文孫爲鄉黨長者使得遊聖門其在季路卜子夏之間乎我父號曰勉齋

是足當學者之師稱曰勉齋先生矣我父諱應敏字原遜身中鬚鬢年四十九歲以感寒疾殂于萬曆癸未歲之二月十一日時室中孤藐允祿年當二十祿以下有弟三人有妹四人次第允位天幼弟七郎殤長妹嫁而天餘殤今男存者允祿及弟繁女存者一人有孫男四人

允祿既叙次我曾祖以逮我父遺事而不禁慨然悲復肅然以恐也夫道有消息運有否泰時有通塞物有榮瘁故時歷百年則人事苦樂必爲之轉矣我家獨逢其抑鬱不開之運而祖孫父子以及夫婦或孤或天或寡

思勉齋集

卷之一

世界

三

或窮于百餘年之間曾不知造化之有陽春人世之有亭塗也者其弗可悲矣乎然而百餘年中其驟發而旋零落如電光石火燄耀須臾而頓滅沒者比比也卽無待遠論論我家外氏金陵之黃則遠不可問矣若俞若陳皆鄉望里長而倏忽消亡無復影響則他可知矣我家百餘年卽日在永懷陰雨之中然而孤者亦長天者亦祀寡者亦老窮者亦延而且身具禍葛而且口稱詩書以自託於里黨之間而爲祖宗守墳墓其又可弗知神之相之也哉我是以復肅然而恐以詒我子孫古之言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嗣人其奈何不念

說

寡婦說

記有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之友也說者曰以是爲遠嫌也非也又說者曰寡婦天民之窮者也爲寡婦之子而不克自立以見於世則凡庸決矣又何友焉斯說也以激蕩諸以康寡娶吾有取焉然吾又因其說而衍之曰世未必多苦節之婦也如有苦節之婦而子自見矣而友自集矣若孟母陶母尹母斯其爲母子之煥煥最著者非耶而吾因以慨諸見聞中百無二三謬也旣曰寡婦天憐之矣旣曰寡婦之子天啓之矣予始

思勉齋集

卷之十

說

三

于友人子魚氏壘中見其壘之師鄧人朱君錫者而洒然異焉已又有意乎其人而托友焉曰有意乎其人者何也曰是少年而有雋才妙筆者也且高才而脩恂恂君子之行者也已習焉進而請焉則君錫者寡婦之子也君錫有母桑孺人身未分而父汝脩以遊沒於象山桑孺人已前得二子或稚或孩矣及舉君錫而破涕一喜曰吾夫死矣舅姑老矣庶幾多子而有元子者出乎其間以慰老親而報地下亡人乎於是矢死靡他攻苦服勤一意奉老訓孤其奉老也卽貧而養葬不失禮族黨謂婦而代子其訓孤也卽慈焉朝夕不廢服族黨謂

母而兼父益提攜拮据者凡二十年餘而二子以幹宋
稱君錫果以文學超異彪然自拔于諸生中鄰號多士
然未有亢朱季者也於是桑孺人再破涕爲喜曰吾有
子矣君錫遊學遠方孺人時時以書告誠弟勉以交與
氣類博習無方而已終不以君錫未祿養爲介介也吁
嗟若桑孺人者斯以爲節婦耶孝婦耶慈母耶賢母耶
而遺腹子若朱君錫者其斯爲寡婦之子能自有見者
耶予故曰旣曰寡婦天憐之矣旣曰寡婦之子天啓之
矣君錫遊於吳友人習其世者妻子桑爲之傳金子魚
爲之文而君錫猶乞言於予將歸而爲壽予爲作此說

述

宣禮卿述

余友宣禮卿名和邑人呼爲宣六禮卿勇於爲人幼習
舉業卽謂青紫可立致陵遲不偶至二十五六歲居常
愧憤恒不欲見人時有乘軒經其門過者急使人掩其
門而自投於內或問其故慨然太息曰彼肆然者何知
而至此我乃不當乘高軒而羅呼擁耶姚江余太守來
錄儒童禮卿以邑中第三人送巡按督學使者是年復
不成諸生怒謂人曰吾不謂督學有無目者乃今其盲
瞽如是哉遂訕詈之不已然其試文實無奇也一日禮

卿過余言曰丈夫生而不王卽當霸耳我將去書而有
爲也余不知其旨復觀其髮立面色盡變驚謂之曰足
下安見去書者能有爲耶去書而有爲足下顧慕赤符
黃巢乎禮卿曰否否郡畜千頭而膏田萬頃吾慕素封
也余不答復掩口笑禮卿怒曰君腐儒耳不足與言遂
去而身率其僮僕力耕不自憚勞瘁又時出其橐中物
汝什三之息牙籌會計寢不能寐又收集里中蒙解教
之句讀日不服給余過禮卿見其煩苦謂之曰君以英
雄之姿而爲市人之行吾今不忍見君矣禮卿復曰足
下腐儒耳安能知吾事未幾而禮卿嘔血至垂死之時

思勉齋集

卷之一

述

三六

而余過之顧念予言而流涕不禁也嗟乎世人多少無
志者乃禮卿竟以亟富貴而殞其軀假令禮卿亦如里
中少年踞弛不羈甚者落魄無賴豈至是哉豈至是哉
嗟乎妻幼寡而父母以垂白哭其子可哀矣

沈廷堅述

沈廷堅十三歲而就邑令試卽以文冠一邑邑中長者
俱奇廷堅謂爲李西涯程墩學之流余時長廷堅一歲
想慕其人直欲執鞭從之會從客處得讀廷堅文雖心
奇之意謂當在余伯仲之間常自念以我兩生左提右
挈整步閑驅而並逐於中原未知孰先後也明年郭學

院校士於荆溪余成郡庠生廷堅成邑庠生兩生自是始相見於文廟日視久之各自憐同調遂定交焉一日余道遇廷堅適一妓過之廷堅目眩而神若飛也余始心薄廷堅謂不得爲豪傑追廷堅始而閉閣之愛甚至父悲其成疾則遣之讀書城中廷堅獨處未三日情不自禁中夜興而具衣冠拜天蓋發狂也余時過從屢勸之寡欲廷堅仰高唱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廷堅自知高才謂人言不足信故卽余言亦不能入未幾得怯病一嘔血卽數升然淫欲猶不能絕是年春遂死年二十歲無子廷堅名紹侃邑人呼爲沈七云嗚呼七國

像贊

鍾馗贊

嗟乎是爲終南山進士者耶進士唐開元中人或曰不第而憤死殆謬聞耶豈其惡浮雲蔽日蟾蜍食月而不經者耶甚弘之且三年爲碧固宜進士之不化而爲神耶嗟乎進士之沒能見夢于玄宗乃其生而奇窮能判

瘡痍之二凶而不及殄馮陽之訖能與神茶鬱壘同而不能參璟而班崇則進士或有惻耶而執與貫天地之始終

王慶長像贊

猗歟宛如斯弁山氏之慶長乎以其家則百年卿族以其系則大宗鳳雛以其才則文武惟具以其姿則豐下而腴乃其志厭勢利喜寂寞其道尚剛方賤齷齪始亦慕投筆以乘長風究乃感彈琴而招歸鶴于是解鞵自放花塲酒鄉人生適志妙舞清商高陽幾徒可以爲伴貴園十畝可以徜徉而厥先之卷帙簪笏一切付之十

自題像

嗟乎斯人也安分守己心直口快如是六十年而天怒人厭衆叛親離吾不得其解也解之者曰不是前緣六世之孽卽是世衰道微之故徐子曰前緣六世吾不能知也世衰道微吾不敢言也惟是天怒人厭而吾不怨天不尤人始終居之以安分守己衆叛親離而吾叛者聽其去離者待其合始終行之以心直口快如是又若干年則吾不會闢羅天子于鄴都定朝玉皇大帝于上清此兩先生者其必有以詔我而處我矣

思勉齋集卷之十一

雜著

好辯

或曰子之不得意於辯也甚矣竊願子之已之也徐子曰客之謂我不得意於辯也有說乎曰有方今之時以議論行者五有雄鳴之言焉有應聲之言焉而有美疾之言焉有狙詐之言焉有斗筭之言焉雄鳴則雖伏願風則聞遠是故堂下方囂人挾電舌纓綬之子一呼堂上而堂下不敢復聲其間豈必無議禮之家黃髮之叟哉然而莫不頓首謝不敏厭其心而關其口者何也昔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一

人所謂係藉聖賢者也善擬者遂因是而爲應堂上曰呼簾前應之曰呼堂下之人不敢違也簾前曰呼堂下應之而曰呼門外之人不敢違也何則虎後狐前并狐而威驥騫蠅附并蠅而遠則所托者然也有美疾之言則鳴必不雄也聲必不應也和光爲耀調口斯烹是故虎死而刺莫或傷焉鹿走而逐莫或妬焉稱之家而家悅稱之國而國誦則鄉愿是也狙詐者反覆其口而已矣陰陽歸其頰舌黑白易其面背若此者莫不工於揣摩權于流俗故妄人述焉君子則否而乃有農圃之流局於見煩於辭終口與言鄙倍盈耳然而君子喜其情

言小人佩其法語是故九流之言並傳六藝此其效也

今子之於辯也僕亦竊聞之矣不雄而鳴非和而唱法而多忤信而過執大而無當自處於五不行之地而後乃動天下之口聚萬人之訟黨同者伐先鳴者忌害已者惡口給者禦小言者啞而子方且盱目而爭持衡而斷塞路而求廓如效固難幾矣而遂舉國爲難謗言四流重損望失其不得意於辯也甚矣故竊願子之已之也徐子慨然曰予豈好辯哉然客命之矣請敬從南容之後

與府藏諸神教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二

孤焰一切耳鳴暖氣俱是氣逆此皆府藏諸神不共厥職所致傳不云乎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今孤百年之事亦惟爾二三子爲政孤卽不德自度無能遂引天休壽齊平格然二三子與孤朝夕有年罔所不悉用孤之心行孤之事求孤之祉其亦何至頓隕厥命稍踰壯有室之年而竟溘然者乎今爾若曰顏子賈誼之事君豈不聞焉而直此凜凜也若爲此見者尤謬也顏子得仲尼而師之朝聞夕死自不難脩然於往來賈誼卽未可死乎若治安一策固足據其憤懣矣矧一人知已可以死以文帝吳公之賢也具曰賈生賈生云則孤謂弔

屈原賦鵬之文適足明誼之不知量而貪生之甚也今
三三子謂孤與二子者何如也孤卽愚陋豈不知二三
子皆諸天之貴神一旦相屈以都護府藏從事於孤則
其急欲解匏繫而去也又何怪焉然恐三三子之不終
帝之命也緬昔孤之降於東海實靈承上帝之勅勅實
曰朕畀爾蒼龍諸貴神以奠爾丕丕基帝勅猶在孤豈
有誑焉孤亦惟是受帝之勅死帝之制不敢以險夷貳
厥心以至此極而蹈窮餓之水火歷九折之畏途不然
孤亦有玄都清府自足逍遙豈其前因墮落以能屈致
吾三三子而爲之長今孤猶是帝勅之凜凜以暨躋於
思勉齋集 卷之一 雜著 三

風塵則三三子其尚爲吾守此府也三三子其各慎厥
職安心辦事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美則孤惟亦爾嘉
倘其論之不改聞教愈甚孤亦何敢動用非罰忘爾三
十年佐理之勤以脩小怨則惟介黃帝岐伯之雅以求
成於三三子三三子其大用憫哉孤今遂與三三子約
今而後孤所不嚴於四知三不惑以致諸君之失所者
罪在孤罪惟不赦若其出入不報恃力侵官苟快其私
不顧公家者則罪在三三子願得與天下公論之

喻齋文 并序

癸巳之夏徐生允祿試而受辱於有司歸未一月瘡鬼

爲祟寒熱時作茫茫變變僅乃支床目四肢皆失故
常妄意人多冥頑鬼惟聰明可喻以文乃作文喻之其
文曰

嗟爾瘡鬼來前爾無跳踴其聽我喻爾來瘡我我不爾
噴我遭陽九百兇斯臻續學廣文而得教刑彼其之子
駢跣建鈴桃李於門詩禮於庭亦昧其目捷我用荆爰
人爰鬼爰鬼何靈矧我有客五窮是隨楊雄逐貧并來
胥居爾羶我義亦乘我危扶筇蹇裳千里逶迤爾知其
一未知其二詔汝喻汝俾罔世迷人蠢鬼聰無譁靜思
茲方主文御史曰位彼嚙軋苗我文典質彼展試卷社
思勉齋集 卷之一 雜著 四

仍作祟彼哉彼哉曰吾老矣簞之沐之如不我克執我
仇讐亦不我力迫見降止有覲罔極爾鬼太古出自顓
頊其時帝典渾渾穆穆我如當年蒼頡同祿豈其在爾
亦不我足冰之炭之視朴加酷有唐韓愈作文送窮五
窮大賢不苟所從飄泊十年甫與我通嚶嚶相語韓子
瞠瞠主人賢聖因亦可宗我歆其忠復悲其窮是用假
館俾究彼功楊氏貧鬼首陽之客公子旣死客靡與宅
入蜀失道假宿執戟薄言往宿逢彼之嚇亦越千年歸
我則憐是六物者彰我今名示我周行天地定位翼我
與京爾乃不然悍惡性成獨喜人率不喜人生爾雖遠

我則震驚乃寒蹠踣乃熱大烹乃形霧霽乃聲雷
乃眼乃瞻乃信乃猗爾與我姑幾有旬日我有美醜爾
鑒罔失我孝我友我心則一我信我義德罔不實我誦
詩書志入孔室厥有暇顧我所自悉日至者仁未融者
質我爲此愧屋漏是懼耿耿小言煌煌皦日謂予不信
雷霆所扶爾既我知胡爲我疾卽曰慕義一見可出且
爾華胄水帝之系若或騁爾昇爾大戾顧爾雖虐刑當
爲惠譬如雷霆豈不威厲擊必孔甲伊誰云沴我用詔
爾俾罔世迷亦有人臣高官大祿蠅營狗苟狼貪虺毒
爾則瘡之俾不種育亦有人子出入顧復好貨私妻厥

思覺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

心不穀爾則瘡之俾不種育亦有人兄不恤弟窮乃有
厥弟傲情若兄亦有至交面背不同乃有名勝而事容
容爾察若者災及其躬爾行天下若我幾何我詔我論
爾無用頗爾所不悛周公作讎是日瘡不復來

貧病

屢空子貧日食不再冬衣不襲有一乏二備薪闕粒冠
敝屣穿屨罄壁立妻謫兒啼而菜氣邑隣里不通交際
不及傍徨周章感極而泣角里先生過而弔之曰傷哉
貧也然何用泣哉吾聞徐子善譚最善散痞解結起沈
發滯盍往見之必有得焉屢空子攢眉捧心來見徐子

頓首再拜乃敢致言函丈之下曰鄙人困憊竊自訟生
不如死之日久矣子將何以教之徐子曰生不如死盍
死乎曰不忍也曰不忍也則奈何言若是曰無聊耳徐
子聽而笑曰子終不以無聊而殞其生天終不以子之
無聊而易其命而子猶戚戚然嗟生而樂死然則子真
大愚也哉子何不之廣莫之野突兀之巔散髮躑躅長
笑而歌曰嗟乎悲哉季子未富不禮于妻季子既富車
裂於齊文種雖貴不如范蠡端木雖富孰與原思於是
足癭不能行腹飢不能前則仰面白眼再笑嘲天曰蒼
天蒼天爾奈我何堯舜亦死況於其他歌畢便拾橡栗
負薪芻于于而歸誠不知哀樂之故又豈識貧富之形
哉屢空子聞是言也仰首伸眉整纓捉衿再拜而退以
見東隣幽憂氏而告之故且曰幸矣我之遇夫子也昔
我不勝憂今我不勝樂矣幽憂氏大悅亦往見徐子曰
鄙人有沉痾之疾謁醫弗瘳謁巫弗愈子有至言妙道
可以說而去之乎徐子曰至言去病吾則弗能雖然身
子之身也子之身曩以大喜大怒過哀過樂和佛風襲
是生厥疹名之曰病身猶主也病猶客也主可來客亦
可謝客主不克謝客客已通主之內據主之處而乃復
試藥是以挺逐客也挺中客則客斃挺不中客客更制

思覺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六

擬則主斃此之謂戰又曰請巫是以怪嘗客也怪當客則客竄怪不當客客更造怪則主竄此之謂孽是故太上不疾其次卻疾不疾者無雜賓也卻疾者拒損友也二者皆主之自爲子其識哉幽憂子曰客不素習其來何以知之徐子曰語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孔子主遂陽貨主趙然則府藏之感召風邪之掩襲豈難知哉於是幽憂子再拜謝教積月而愈十年之病

原病

王子顥病京邸而歸歸而抱病以居又年餘矣而不肅客不理舊業家人杜門惟謹若猶以爲病者然也或曰

愚勉齋集

卷之一 雜著

二

若或祟焉之疾也余曰否否吾見祟焉者矣愚夫愚婦蠢而易惑故其浮濁之氣物或借之而去則有祟又或斗筭之夫冒于貨賄利市溺而不歸於是其清明之神誓不與處而邪淫之鬼入焉則有祟若子顥通朗開于性地恬淡得之識力今夫虎脛可以止瘡明鏡可以辟魔又况道積諸躬者哉故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則知子顥之病非祟也或曰是積滯得痰積痰得眩以成斯迷惛之疾也余曰否否心竅空虛必非積痰可眩若其受眩卽非一時可解且眩惛之時旣由積痰及其旋解消歸何處余亦見病痰者矣或由性情煩亂氣脉

受屯則鬱滯之氣氣便化痰其爲痰也能令人善躁善忘易喜易怒蓋以性情受病病亦現於性情是謂痰暈或由食色過差精血受損則損虧之血血亦變痰其爲痰也能令人嗽蝕其肉火鑠其津蓋以食色受病病亦結于食色是謂痰癆吾與子顥處有年矣吾見其性情和食色淡陽氣不寃陰氣不縮卽無處受痰痰又安得積而眩之而惛之故知子顥之病并非痰也或曰是先天不足之疾也或曰是氣太清心太醒物忌于太太而激激而還則其狀反類于迷惛之疾者也余曰嘻二說俱得之矣雖然是不可不推其故也若必謂子顥爲遺

愚勉齋集

卷之一 雜著

八

以居也其京邸之病不可謂非迷惘其今之抱病不可謂非迷惘之餘也然則非先天之氣不足無所歸咎矣先天之氣業受其不足而氣又甚清心又甚醒於世間一切物情事理是非得失無所不知解即無所不觸發而後神以不恬故通氣以不給故弛則所謂理有激反清清極反昏者政未必不然也是故日氣清而兩龍肉豐而飛事各以其極相推爲變已矣由是言之吾得所以療子顛矣不足則補之其道莫如膏老子云夫惟膏是謂早復此之謂也獨醒則渾之其道莫如嬰兒老子云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此之謂也故曰人之

集賢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九

貽龔仲和古鏡書

徐子之去客梁溪也以龔仲和下帷苦讀不之見將行以古鏡遺之乃作貽古鏡書

曰仲和我惟大鏡爾古者君子恐底弗類以明厥德則匪今之鏡實惟古鏡書曰學于古則有獲台桐人罔識狂受君子之訓具曰出女否心瞳女神志則有大聞我初亦是冥頑弗念聞出見紛麗悅若弗克得久之見厥

醜甚厭俳優已惟當世大人之慕當世大人不令若言事轉謫不令大傷我心我時皇皇詩曰辟彼舟流靡知所屆已惟靜求古人古人實若棄我攜我大不列我我惟靡恭弗即寧曰寧死無二乃憐我罔見界若茲鏡台始也侗苦蒙已又病寐情弗克拭藏鏡乃埃翳嗟仲和念哉其爲我實此鏡也茲鏡虛納美醜大哲古今乃作世寶拭之用明藏之防缺柔克者防缺之道也靜晦者用晦而明之道也嗟仲和念哉仲和今惟扁戶誦則有得于吾言

武林靈隱寺重刻妙法蓮華經引

集賢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一

吾聞西竺王舍城中彼稱耆闍崛山者華云靈鷲山也乃武林靈隱寺所當之山亦名靈鷲山其先人莫識所自漫云山形如鸞故名後趙宋時有神僧慧理禪師者遊至山下凝睇久之太息謂人此何不名之爲飛來峰此山實從西天十二巫峰中陶輸一朵於此或曰曷徵諸師乃從山罅中呼一白猿出尋授記去而入于是知師之非妄也師退就山中建石幢數十遍刻妙法蓮華經于其上迄今未五百年盡燼于火亦云劫緣也今寺僧勝上人者復欲踵理師之舊選石勒經而構李項貞玄氏故遍通晉唐書法適感道受戒爲捨書之以完其

率余方外友邪溪高座以弘闡三乘施教練水而過尋
謂曰吾佛有言見人勝果則讚歎成之應知是人當于
百千億佛出世今以貞玄之勤行勝上人之苦志而予
寧靳一言乎嗟乎是不待予讚歎者也吾嘗一日夕遍
讀妙法華經既卒業恭手作禮而白佛言是一經皆言
緣法也夫王舍城中名靈鷲山而此亦稱靈鷲山名緣
也且西天十二巫峯中此一朶何以獨陶輪而陶輪復
何以值茲也地緣也又從古人不識也而慧理師識之
又至其下而名之又呼白猿而證之道緣也石經既火
矣慧師沒既久矣而繼其志者復有勝上人其善書而
思勉齋集 卷之一 雜著 十二

書李于鱗文集後

李于鱗故爲軋屈不可讀之語而自詭于修詞好古夫
古者修詞之家于今可觀焉則有若于鱗氏者乎哉然
則于鱗直有古癖者耳非真古也雖然其文高秀深奧
亦既成一家矣其博其厚殆非庸庸者所倖得而窺焉

試以置之歐蘇間吾未見于鱗之不可掉臂而往也王
元美推以爲今代一人則爲阿所好若近世大不列于
鱗之譚吾又譬之于夏蟲

或問于鱗之於元美也如何曰于鱗文高健眈眈有英
雄之氣元美文翩翩媚秀殆如婦女而俠者耳然于鱗
固非元美不能配或問于鱗持論遂無古人不亦妄乎
曰文士固妄予瞻于荀楊何敢望焉至極口醜詆則妄
也甚矣退之則幾于道矣故其文曰吾乃今知孟子之
後楊雄之前又有荀卿者也

書集刊文後

刊文皆非予意也或爲友人所強不得已授之文而遂
入梓或其文流傳朋友間朋友因取而梓之記其刊布
者自初及今遂幾八百篇予嘗嘆自幼性不近名又數
遭陽九碌碌無可名而文章一種若或無翼而飛者此
物有神不受蒙塞也予見友人顧朗仲自憐其文凡文
之梓者無不彙而集之蓋因歲月以驗已學之消息且
因評選以著天涯之知己其意有可念者予家貧又性
懶不能多閱坊刻以集我文第用朗仲之意以集其偶
見者焉

投江陰神疏

恭惟大神受勅上帝陰陽江陰正直聰明幽有恒德
惟允祿姑蘇庠士編戶非屬于神司而江左名流簡在
諒齊于天視茲因旅寓特申鄙忱當今士風濁亂機利
公行上賞其奸下賈其巧豈惟人怨固亦神恫而祿也
夙稟穎愚學成介性皇皇白首尚懷孔子周流之心望
望穢塗實守孟氏鑽穴之戒雖友朋頗爲道地念切緇
衣然尺牘究竟空函事同畫餅苟欲進取乎末路要必
待護于明神是用頓首塔前祈蔽賢之無黨投誠毫下
願冥相之有天倘因請而遂被鴻庥將由茲以大普道
濟在今神不佑亂于後儒敢神羞伏望洋洋鑒此懇懇
愚龜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十三

岳王廟

崑山建岳王廟于山麓華亭陳仲醇爲作一聯于其柱
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孝子死孝忠
臣死忠大丈夫當如此矣予謂小朝廷大丈夫旣非岳
王口中忍出之語卽異代之人書而納諸其廟亦恐岳
王所不忍受也乃爲改之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此乾
坤何等時孝子死孝忠臣死忠是男子當爲事如此乃
免怒張傑仇之氣而後學可獻岳王可受也或謂小朝
廷乃胡澹菴上高宗封事用之何傷予曰在當日胡澹
菴自上封事則爲忠烈在今日人或對澹菴而稱之澹

菴決變色矣千古君父千古臣子總一情耳

覺夢軒

丁叔實題其軒曰覺夢軒而或乞釋言于余余嘗讀列
子覺夢代爲真之說而怪其幻也乃爲釋之曰

以夢爲覺無有是處乃以覺爲夢覺始得半必也以覺
爲覺以夢爲夢乃愚夫婦之所同然而賢知者之所不
能出其樊者乎

隱言 十二則

君子不謀食非真不謀之也故曰學也祿在中矣儒者
好高直爲不可謀之云耳若令顏路飢死顏淵豈能獨

思龜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十四

樂哉

君子誠能身織屨妻耕織不亦樂乎然或者不能也不
能則賴人賴人則生得失塗形垢面而向穿踰之人而乞
其餘也悲哉

陶元亮三旬九食飢極而行乞也豈不哀哉是時五男
兒翟夫人無恙耶所以西山之餓子貢曰怨乎爲貧而
仕卽折腰可也

酒有中聖中賢之稱誠然哉苟非酒也憂情旣生于何
托足吾讀酒誥輒思得三觥以觴周公而面數之曰若
乃欲醒死首陽二生

小人仁急於智君子智急于仁小人多知而不仁故常極其惡君子多仁而不知故常不遂其善

君子進必思其可退得必思其可失壯必思其可老爲人謀而不忠者不可以處窮

君子未當官不欲揭日月而行若泥若濁一以適已一以盡人盡人之情者故能理人

君子不窮人之辨不極人之情不虛人之望不逃人之穢故曰厚之至也

君子貧賤尤不可以無友有文友有酒友有談友有隣友有方外之友是故老而不衰貧而不困

愚鬼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二五

貧而尚衣食者其無恥甚于乞人困而乞又何恥焉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君子鄙之

君子居室之道嚮爲大寶顯者持之又爲大殃然顯者多嚮貧者多侈嚮者取侮侈者取困

論史

智果

智果諫智宣子立瑤爲後不聽別族爲輔氏言而不易之謂經行而前知之謂聖吾謂史中亦有經語如智果稱瑤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必立瑤也智宗必滅至哉言也可謂經矣迨不聽而別族於

太史爲輔氏及智伯之難智宗賴以存其一綫又可不謂之聖乎

趙簡子

宋宣公兄弟之讓國爲名也故釀再世之禍趙簡子父子之置後實爲宗祚擇人也故啓百年之基此虛名與遠慮之辨

聶政

盜殺韓相俠累觀聶政心迹本末誠哉義烈士也惜也爲法受惡書盜可矣

聶仲子與俠累之曲直聶政必有公正發憤者矣不公必覺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二六

正而屠人以私劍不足以爲聶政

公孫鞅

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天人相應之機至不可誣也其見而鞅入自此秦日強而東諸侯盡掃滅矣三代聖人遺法一切芟去而典籍且界烈焰中矣比而書之

卓哉大手筆乎

中不害

韓以申不害爲相楚悼王之於吳起秦孝公之於衛鞅韓昭侯之於申子俱可謂灑落君臣契

七國

六國合從憤秦蘇秦爲從約長當蘇君時秦一而天下
六秦若爲的于天下天下爭射之然天下卒無如秦何
而終折而入于秦者何耶秦得時局之要而已夫時何
局局何要哉曰圖智力也秦智專于進取而力齊于公
關且歷百年而其父子祖孫規模不變斯固六國之所
不能支也而終折于秦已矣當時欲對局反之真無如
孟子之仁義而以湯之勇智出之故當時天下猶奕局
也惟商鞅能定局惟孟子能讓局其餘儀秦諸人皆屬
商鞅廝役喝采助勝之人不足道也

楚懷王

凡覽書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秦使楚襄王入城遂誘楚懷王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請
太子橫於齊而立之自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殺
蔡侯般于申始有詐誘之事聖人深貶而名之然蔡般
有弑君父之罪在所當誅而春秋猶不之與者惡其誘
也至昭之十六年楚平復誘戎蠻子殺之春秋亦直筆
而書以著其惡去之二百載其孫槐乃誘執于秦出關
反譟是豈無天道乎彼秦人肆其虎狼之暴既伐取其
城又脅誘其君置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天道尤爲益明嗚呼曷不相畏不畏于天

田法章

淖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傭
奇其狀貌因與私通齊亡臣求得之立爲齊王以保
卒復齊國以大國王太子而卒能自藏于家傭惟奇女
子識之人莫識也則其能飛能潛宛乎龍矣光復大業
再延田祚不亦宜乎

蘭相如

蘭相如獻璧於秦蘭相如之識膽奇矣其奇在能料秦
昭王蓋昭王明主其不以一璧殺智勇之士而輕失趙
權也明矣

樂毅

凡覽書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十八

燕昭王卒燕使騎劫代樂毅將毅奔趙而燕軍破樂毅
直于呼吸間下齊七十餘城攻二城而三年不能下乃
知七十餘城名耳非真下也齊人之情一彼一此而燕
軍久客如寂關晒曠非有須臾寧也若燕昭樂毅謂仇
郭耻雪功能已暴著于天下無所復須而能如孟子置
君而去之之說則齊所置君必斂衽以朝而燕坐享其
成矣貪不知機前功盡喪卽非騎劫代將而燕師已老
不可復用齊人方憤願得一決諸國忌燕而哀齊必多
意外吾恐樂毅之難爲終也故知望諸君蓋戰將非大
將也

蘇代

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韓魏所以先并於秦者蘇代知之矣其制地制壘之言得其憤亂之情其抱薪救火之言得其削亡之勢其用知不如用臯之言得其惻怛之形也

黃歇

黃歇使在秦聞秦約韓魏伐楚上書說秦善楚而先并韓魏黃歇之書計在安楚而不知其貽患于後也楚人免伐暫偷目前之安韓魏既亡卽楚剝膚之痛而一蹶不支矣然勢已至此不可如何偷安目前亦可也

呂不韋

呂不韋

呂不韋獻美人于莊襄王期年生子政今說者以秦始皇爲呂不韋所生非也何以斷之曰始皇足爲古今豪傑若知不韋是父竟父之矣其處此決不在霍去病之下武曰始皇不知如何曰呂不韋足爲古今盜俠如與秦太后初媾實生之而不能使所生者知之又何足以爲呂不韋

秦始皇

秦孝文王柱六年楚趙韓衛合從伐秦皆敗諸國并力而無如秦何而終折而爲秦者說者以爲秦得地利

與勝謀者皆似而非者也天之曆數在秦故竊之祐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若云地利異時沛公以懷王一將軍將烏合萬餘人而攻入之者非卽曩日函谷關耶如云勝謀秦自孝公以來凡六世矣而代有英主勝謀猶一日且猶一人也此誰爲爲之乎故天之所主君子有弗論焉君子獨論天道好生而繼周獨以殺運何也

郡縣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罷封建列國君長郡縣亦君長也但郡縣迭爲君而列國世爲君異耳世爲君者卽至愚不肖不可廢而迭爲君者必由于朝廷選擇之賢鮮有愚魯齊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敗類則郡縣于民便也世爲君者必有世臣世民漸成私聚罔上侵鄰而迭爲君者但有爲君民之心別無私子孫之計則郡縣于君便也世爲君者貴貴妨賢卽孔孟不得越陪臣而迭爲君者公孫弘以牧豕之老拜相封侯則郡縣于士君子便也三者皆於天下便之大者其他尚未可枚舉椰子厚封建論得之矣胡氏之論封建始好古而不求之心者乎然其言曰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自秦罷封建而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則有天下又可低徊思已

張良

始皇東遊至陽武張良徂擊誤中副車張良以五世相
韓而報仇是千古前義之識以一椎擊殺秦始皇是天
下英雄之膽

張良秦始天生此對手英雄故良一椎有殺之之理不
如環柱無成之七首耳其誤中者始皇護神高然天
下大索十日不得張子房護神亦不低矣君子以此等
處須歸之天人識力不至于此

陳勝吳廣

陳勝吳廣起兵于斬三代以上未有匹夫起而橫行至
稱王且爲天子者何也列國各據其地且各恤其班其
志免齊身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二

勢不得容忍以至此也若莊驕盜跖則匹夫橫行矣而
卒不成一侯亦其勢然也故胡氏之言曰封建者政之
有根者也秦郡縣之後而陳勝乃起稱王沛公至爲天
子則以地無相連之根班無相恤之義而大勢蕩然潰
決不得不聽其所止也然則何以曰郡縣於君便也曰
陳勝吳廣及其徒衆其發憤爲逆耳棄身家非一世二
世之故也秦蓋千驅之萬激之至於理窮勢極上帝震
悼神鬼交怒而勝廣於是不得不起者也若列國而悖
入弟須天子一言之悖出而已矣何也其爲逆便其藏
根固也豈若秦之於黔首千驅之而萬激之也哉故就

變較之亦不若郡縣

項羽

項羽大破秦軍于鉅鹿虜王離秦之所以敗漢之所以
興皆此鉅鹿一戰分之假使章邯滅趙而旋軍其勢必
擊破沛公於南陽或曉關而伐秦之師潰矣何也沛公
當時雖曰懷王將軍其實烏合羣賊也此豈秦將大敵
之對哉惟項羽奮死一戰而後天下勝負之勢分沛公
乃得乘勢而入關三傑乃得輔沛公而滅秦蹂項矣故
嘗以爲項羽乃漢家第一功臣而三傑皆其細且後者
耳高帝見其頭而流涕又王禮葬之有以也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二

秦楚之際

項籍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于新安沛公遣兵守函谷關
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大掠而東秦之
父子君臣日夜謀吞六國秦之民狠鬪疾戰得六國父
兄弟子弟首虜者凡百餘年不知其幾萬萬人而民局結
于新安一坑二十萬君臣局結于蒙恬李斯馮劫等之
誅二世子嬰之獄始皇帝冢之發掘嗚呼此天道也君
子合秦始末觀之可笑也亦可涕也

田榮

齊田榮擊走齊王田都遂殺膠東王田市自立爲齊王

田市乃開國齊王田儋子儋死于秦軍國人擁立田儋
儋弟田榮逐假而立市則榮與市叔侄之誼亦不淺矣
今項羽王齊將田都而徙市膠東市盡謀諸叔父何以
待都何以應羽已宜徙不宜徙都宜王不宜王則榮必
有以處此矣乃以畏羽遂竊亡之國其負榮不已甚乎
況榮時已擊走田都又何懼怯之甚也榮追擊殺之固
亦人情耳

漢王

漢王如葉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說者謂漢王
此舉得萃渙之道吾以為萃渙王假有廟皆謂王道中
思魯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三
哀九廟失序則振起之子孫當先以此康其先靈而展
孝思也漢高匹夫暴起存亡未卜老父及妻且受繫他
人軍中而於立廟祀先不尚可緩乎若以立國而示必
死無二則亦可矣

陳平

陳平受金諸將譴甚王召讓平平曰臣始聞漢王能用
人故棄項王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王但顧
臣畫計有可采耳使無可用金具在請封輸官臣得乞
骸骨王乃謝平陳平自謂多陰謀者乃其對高帝言已
去留之意又何光明磊落之甚也此所以稱豪傑今夫

屋中三人之聚有兩人昵昵耳語而惟恐此一人知也
此為宵壬又待問哉

范增

綱目書亞夫范增死或曰以其臣事弑君之項籍愚以
為此說本之蘇子瞻然而不識增甚矣范增本項梁私
人其立義帝乃其奇計為項氏兵號云耳而實非為楚
也鴻門注目沛公必殺不再計以成項籍之天子此時
曾有纖毫為楚懷乎江南之徙江中之弑吾謂皆增為
之何也增但于楚王子孫中覓一牧羊奴立之以為名
耳而牧羊奴一立便英英露頭角不肯碌碌受人處分
思魯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四
以為項氏心腹之患此固增之奇計所不及料者也於
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而徙以都上游為名弑以江中
盜發為計種種陰謀皆非項羽所及故曰增為之也而
孰知增之妙算反借為漢之義聲漢軍一編楚氣索然
此又增之奇計所不及料者也增已結義帝之局除項
氏心腹之患而刺目牽腸於漢王究竟不釋丁吾輩終
為虜之患故鴻門僥倖失必期僥倖得之榮陽而孰知反間
陡奇項王心貳此又增之奇計所不及料者也而於是
一腔為項熱血灑落無地而乞骸骨疽發背死矣增之
為項本末如此而子瞻乃謂勿殺解子冠軍時增為當

去此漢高所罵賢儒者耶

張良

張良謝病辟穀楊龜山與程子之論張良事漢本未非
也人自有感恩亦有知己知已累世不一遇感恩則如
張良于韓成是矣沛公天授而良爲之投分豈僅感恩
之比耶而乃謂良心在輔韓成事高祖非其本懷也又
謂良始欲阱漢高於漢中故教之燒絕棧道而獨與韓
成馳騁于中原及成又爲項羽所殺乃復不得已爲成
報仇而事漢則是漢高之神武開天與韓成之翩翩一
佳公子而張良目曾不能定也豈其然乎

霍光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女醫淳于衍以霍光妻顯謀當許皇后免身後取附子
合九飲之煩懣而崩諸醫收繫詔獄顯恐告光光欲自
發舉不忍光卒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女成君於宮論
曰霍顯事已至此欲光自發舉誠難忍但卽此見富貴
爲不祥之物而弑逆之罪誅夷之慘種種由是矣當日
黃門圖畫之托光已無負則何不於此時驚定之餘便
稽首歸政已得請而黃冠野服飄然去之而處海濱以
老焉庶幾心事寧而夢寐清榮華空而家室保矣計不
由此而更納其女爲皇后子頃親黨根據顯要則是樂

子弑也而天尚得祐之哉惜乎大豪傑於此墮落坑塹
矣

蓋寬饒

蓋寬饒剛直公清然深刻好刺譏論曰君子而公直者
多有深刻之患嚴延年曰公而幼大將軍廢立爲不道
又曰此蝗豈鳳凰也乎公直之丰采議論也然而卽
公直卽深刻何事於公直之心事可原而潁川之治理
固當成其美也公直之機伏於此矣趙禹廉平而
號文深忠亦公直之機伏於此矣而自有殺趙悲夫
卓茂

卓茂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宛人卓茂雅實不爲華飾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哀平間
爲密令嘗稱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以誘化民教化大行
道不拾遺上卽位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論曰大凡士
大夫行已必清者僞君子也不然則亦偏君子也其必
濁者真小人也若果仁人君子其行已自然在清濁之
間何也必濁之惡不待言矣其必清者亦能少恩亦能
害物故君子情而不倚於清所以全其仁也若卓太傅
者其仁人之徒與然其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則又未
免爲鄉愿之語非至言也必如賈太傅之言曰程書
云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乃爲善言若此

者坐視民庶之家大者可斬小者可論而第謂禮順人情惟其所爲而不之禁此豈爲民師率之道也哉

馬援

馬援交趾還會匈奴寇天水扶風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貧賤也卿等殆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論曰伏波馬革裹尸之志固是烈士之心抑亦不祥之器夫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況於人乃純以強陽行之乎卒之薏苡興謗妻孥草索相連使光武不得爲明君而朱勃乃成爲死友其爲不祥孰大焉吾又怪其

忠孝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貽書誠兄子嚴敦記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也夫翩翩俠骨孰有過於援者其細者不具論公孫述卽妄庸不肖不儼然蜀中一皇帝乎以皇帝下交一徒步匹夫而罵以井底蛙去之宣德岸幘之帝有何生平而一見便欲死之二十餘年之間爲帝說隗囂使隗囂罵隗囂皆可死也不死隴西而守武都繫畔羌又可死也又不可死而浪泊水上跼跼焉又可死也又不可死而山屯屯襄國以當匈奴又可死也又不可死而據鞍顧盼警掃武陵至於壺頭穿室曳足仰觀而援與死矣二十年來之志竟遂矣請使質之伏波問此行徑何等也伏波俠矣而竟

不許子弟俠且其言論風采往往有合於中庸者呂种以伏波爲神人亮哉

曹操

當時袁紹據冀青四州袁術據揚州劉表據荊州孫策據江東韓遂馬騰諸將分據關中劉璋據益州而劉玄德呂布張繡與曹操共徐兗豫之地日相角逐若楊奉韓暹張楊郭汜之徒耽耽帝傍好亂樂禍於斯時也而操不入朝卽入朝而不移乘輿於許維持擁護之帝猶得安枕一臥而漢廟猶得有奉二三十年也哉今曹操所以得誦焉於後儒者操但不當以曹丕爲子曹叡

忠孝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爲孫耳設使操之命中無此子孫而董承金禪之事或幸一中收操殺之屠其宗族此時庸愚之下豈少奸雄奸雄之文雅明決決不能如操而其梟鷲無忌或有甚焉則獻之狼狽宗社之殘滅當不須臾而後儒之哀操憐操誦操嘉操者吾不知其當何如矣是以君子論人恕以原之公以平之褒之而當之者不愧聞之見之者慨然勸焉非之而當之者心折聞之見之者悚然創焉此爲順天休命而已

荀彧 沮授

荀彧於曹操沮授於袁紹皆有興王定伯之策而或得

其四授得其二或一策充州爲操根本再策迎天子以從人望三策操十勝紹十敗四策官渡軍不可輕退此皆王霸之上策也而操用之如不及此操所以成也沮授一策西迎大駕卽宮鄴都再策按兵務農以待操敝此亦王霸之上策也而紹吐棄之亦如不及此紹所以敗也大抵袁紹失之頑大曹操得之機警

諸葛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論曰韓信登壇之對鄧禹杖策之對與諸葛孔明隆中之對皆豪傑之士擘畫天下具有成筭而鑿鑿乎言之者也然亮於荊州則曰此天所

思慮集

卷之一 雜著

三

以資將軍於益州則曰知能之士思得明主而已是時荊州劉表已老二子不立而玄德已得挿身於其中兼之牧衆漢南部曲已盛荊州若動舍此安歸則若天有意資之矣若益州於先主則風馬牛不相及但相其人情國勢亦可圖一際會乘機下手故且懸空言之而未資將軍而守下之荊州乃出諸懷中而以與他人哉豪傑計事大體不遠而要之天決不爲人弄如此

孫權

孫權劉備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

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先主使關公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論曰夫州豈可借人之物一借與人人豈有復還之理今俗謂借書一歲還書一歲而況州乎故以荊州借劉玄德者權之疑也但孫權君臣桀黠異常而竟以荊州借備蓋亦有說孫權君臣據在江東但與小小寇盜相爲攻打周旋而末之見大敵也彼聞曹瞞北盪南除則以爲如雷電鬼神不可嚮邇之物而獨以劉豫州慣與操狎戰且素爲操之所畏也今姑藉其居前以當之又如左右翼以犄角之此卽趙太祖不卽攻河東以借其敵金兀朮且立劉豫以當中國人心之意

思慮集

卷之一 雜著

三

也所以竟借荊州而不吝耳及至濡須之戰曹操自却皖城之攻朱光爲虜操之兵畧已自可量於是孫權君臣不勝其冷痛熱疼而今日索之明日討之宣揚前借之名色以爲今攻奪之兵端其君臣自以爲巧矣乃劉玄德以分荊州之說應之使吳人心雖不慊而口不得開是亦一妙着也但吳人規圖荊州如此其深至而蜀之君臣以益州爲可恃有舉荊州一半得慮得雉狼爲一擲之見而不甚顧恤所以舉其半而亦失之嗟乎虎據江陵勿遽以孤軍進取而前瞻後顧慮萬全而出之何至他日漢丞相之師終於徘徊五丈原而不得進也

哉堪爲太息矣

思勉齋集卷之十一終

思勉齋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思勉齋集卷之十二

書

擬武功伯徐天全先生與政府暨樞部二書

余閱國史至已巳之變徐程倡南遷之議于謙以爲可斬卒排其說死守力戰京城復安論者遂謂程爲邪妄遺毀至今愚謂程亦知勇功名之士豈邪妄者其所云南遷史畧而不詳然諒其必有說也于謙之功雖成而俗儒苦不知變其患將見于今日故予送侯給諫詩有云嘗恐于謙能誤國北京行在舊爲邊今遼東已沒可謂剝床以膚矣而論者終不敢言修葺南京以待巡省

徐武功有知亮其九原之不能安也故特于暇日抒其必然之情擬書二通亦草野芹曝之獻云爾天啓辛酉

秋日識

擬上陳循閣老書

翰林院侍講徐程再拜啓相公閣下程聞忠臣愛君必圖其萬全知者計安爲規于百世茲者上皇蒙塵邊烽正急此固忠臣愛主而圖知者計安爲規之時矣夫勢皇者趨事急者號程敢竟陳之而無曼衍其辭也夫以賊虜遺君父古人于孤軍遠戰客主相搏之際猶萬萬不忍爲也今日之勢何異迫君父于險以待敵而臣子

尚忍視之理誠憤懣誠怛惻撫膺而慟數矣程少有方士指授頗知天文夜占乾象數年之中紫垣未安法宜變動中懷惓惓擬陳之方在肅沐而內相金老太監適至叩問目今所宜程以困迫易聽內侍易達便推所懷直陳要者謂宜南遷金內相默然拂衣而去程謂驚馬戀棧豆勳士不免況此章後稱疏正具而謗議四流則兵部請斬主議南遷之疏上矣夫程之議非由風狂非由嘖嘖譏算其有必然者耳昔者宋眞宗初年契丹南下舉朝震驚王欽若主遷豫章陳彭年主遷西蜀下謂主遷三吳以奪寇萊公親征之議此真可斬也今

兵部正不解理之所謂南遷者也閣下視今日之事大

爲復可親征者一君亡復立一君而引一君復蹈前轍

以爲正統之續此非復有賊振敢輕任之則親征之不

可決矣今謂大駕不可親征而獨謂大駕可以死守則理也愚未之數知夫親征死守等死也其在博等孤注也奈何以大駕有活路而必置之死地諸臣在初局而遽出於孤注也何以明其然也夫宋都汴梁一日邊警而遷議輿於蠻夷之地以搖撼朝廟故曰可斬也我朝定鼎本在金陵北京駐蹕向稱行在此僅二三十年事耳豈諸臣便不知耶兩都並建朝廟互設天子起居可

南可北此猶唐之關中洛陽謂之東西都天子有時居關中以示重有時幸東都以便漕何常之有今國難方新敵氛又訐諸臣則急主上主上又急聖母皇太后于是戒嚴北京建帥分守而蒐乘具官以奉聖母皇太后南謁孝陵而愛止焉邊警則歸重根本烽息則時巡北平以威重則不失以宸居則安固以目今則可以救急以子孫則可以嗣行此之謂忠臣愛主必圖其萬全知者計安爲規手百世是豈與王欽若陳彭年輩之說可同日語哉故曰大駕有活路又請言今日諸臣可以無孤注也夫宋之契丹非僅若今之也先也宋之先契丹

不慮當諸邊之怒氣無以負橐而出乎且彼所以致死深入者不可以不知也彼以主上在此萬一微倖南北之大一日便舉薊燕大同無復藩籬故操命越關歷鎮而下也若聞大駕已南失所懷來送死有餘生歸無路則也先之氣不戰自索而于是鎮守北京之師出其偏師與諸屯犄角而威之豈患也先諸酋不授首軍前懸之塞上而今直云六飛一動則京城自潰長驅直下則南北便分此必今日諸臣俱鬼魅俱蟲螳而後可若猶人也理決知有氣男子鬚眉丈夫諸臣中未必無一兩人也而何遂過慮若是王振前日以上皇親征爲孤注既失之於前而今日在廷臣子又奈何欲以主上死守爲孤注乎若夫寇準之出于孤注也者固其見之甚明筭之爛熟而爲人臣子萬萬不得已之極思也故曰今日諸臣可以無遽孤注若程區區之意惟欲以萬無一危之地奉安主上與皇太后而留守北京之事則擇一忠勇大臣全局付之聽其便宜行事以俟也先授首北京平安而後車駕旋軫或遂移宮南京以應玄象皆無不可敢具初議本末上之相公其可斬與否一惟相公主張上請理不勝懇懇惶惶待命之至

擬與兵部尚書于公書

翰林具官徐理頓首頓首理聞邸報見門下具疏議重
處南遷者未建議南遷者正理也即今敵騎躡入邊鎮
諸處下矣京城決可保其不拔然孰能保其不圍也天
子太后倘在圍城中惶懼對泣數時望解寢食不安即
使敵圍一日便去萬萬無事然爲人臣子視君父若此
而腴顏視息已愧古人穀鳴自刎之義又况敵圍必經
時日震驚易于喪七一君見留敵中一君又使索賢臣
子苟有人心能不痛割五內理之愛君不敢後于門下
度其時勢將必至此頃者內相金老太監親枉敝寓叩
以目今所宜理即告以邊烽既急玄象又異天子南歸

思齋集

卷之一

五

爲宜也時內相拂然變色即對理曰死即君臣一處死
耳理謂斯言謬矣夫君臣同俘之時則君臣一處死爲
忠今當君可活臣可死之日而臣且必娶君于一處死
即門下評之此爲豪傑之忠乎爲婦寺之忠乎况其親
戚廬墓皆在順天若南隨駕繁懋難割故出此起信險
膚有今無後之論其一處死之言特借耳理謂宦寺之
識止此耳不足深誚乃不謂足下方今大忠臣大豪傑
大賢者而亦惑其流言有乞斬建議南遷者之疏也夫
門下欲斬建議南遷者則誠忠矣門下得毋謂主上初
立受敵恐喝驚魂未定南遷議入則主心搖南遷議定

則人心動人心一動一切潰散則幽燕一路拱手與賊
此爲可斬乎又得毋謂主上非次而立原爲社稷國君
死社稷而奈何南去棄之此爲可斬乎又得毋謂敵騎
已動則處處充斥六飛盤護舉止煩重倘彼有輕騎之
追我少斷後之勢則道路咫尺亦成羊腸此爲可斬乎
又得毋謂周之東遷王室以弱晉宋渡江南北分主今
國家一統全盛忽開裂壤謹執其咎此爲可斬乎若此
數者皆忠臣之慮也門下高明易悟僕請爲門下一一
解之也夫我朝定鼎原在南京其社稷宗廟之制視北
有加太宗居北自有隱衷今主上誓以邊烽奉太后南

思齋集

卷之十二

六

遷一朝孝陵此歸也非遷也其歸之日亦必戒嚴北京
建帥設備自有方畧大駕卽南市朝無改官署軍容十
留其七危則歸南平復幸北何得一時便成崩潰此其
不足慮者也子舍弟立誠云非次既以社稷有奉便宜
同捍頭目若父母勢可出于生塗子弟必欲置之死地
此于人心安乎若夫死社稷之論自可施于屋社夷廟
之時豈其計安之會卽有此膠柱之法此又其不足慮
者也東周之弱也以諸侯非以東遷也晉之弱也以漫
天之五胡宋之裂也以滅遼并夏之女直也此皆非今
日也先之比今但見其一戰之勝偶襲乘輿邀駕北狩

昔邊境長之若虎狼其實殘邊道摩敗亡餘息蜂蟻幾
何以僕計之彼尚不常漢呼韓唐回紇之什三而遂愛
其大舉一下可裂乾坤則必吾百餘年訓定之文武士
卒皆化為鬼魅木偶而後至此耳此又其不足慮者也
大駕若南一月可達醜類匪茹遂能內寇則吾東西諸
鎮或清壁或堵截在在列屯處處蛇盤彼豈飛軍能過
去路此又其不足慮者也以數者之不足慮若此而圍
城之中君父之多凶多懼若彼則請問門下忠臣愛君
將安所置之也然則主議南遷者可賞也未可斬也抑
又聞之忠臣愛君必圖其十全知者計安為規于萬世

愚齋集

卷之十二

七

今足下循腐儒之論倡死守之說幸而成則君臣同其
憂危不幸而萬一蹉跌則高而為商辛之自燔不肖而
為懷愍徽欽之慘辱以坦坦蕩蕩之生途柴柵之以成
幽阱此其于愛君也已不得為十全之忠臣至于我後
之人美門下之成功習拘固之曲說謂唐明肅出走之
必非謂宋徽欽待執之必是則足下今日之功適成我
朝萬世之誤夫邀天于目前而基禍于後胤忠臣之所
不忍也斬計安百世之臣以絕後賢圖君之路智者之
所不任也僕今請為門下一究言之也以門下之說而
支也先無根遠關之寇則亦可矣若夫元良吟三衛則

我北京良背之處也女直遼東一帶則我北京左肩之
方也之二敵者門下能保其長弱乎能禁其必不出豪
傑乎漢索戎索能料其必受羈縻乎萬一之二敵者禍
心忽發長驅傳關一日整兵不十日而至于郊矣又不
十日而薄于城矣以糧則自可轉輸不假抄掠以兵則
自可抽添不憂消潰何也以其密邇也此其為東西隣
輻輳之勢也勢無主客彼張則我困設門下是時而統
元戎操國柄則亦將如今日之議君臣惶惶閉門死守
而畧無變動求活計乎夫知一而不知二非通人也等
前而不顧後非謀士也故程區區願門下且後議遷之

愚齋集

卷之十二

八

招隱書

不佞乃太上隱者也竊怪足下有特達之姿鳳圖之美
而顧自竄處于汚泥塵垢之中而莫之省也汚泥塵垢
之人人其中而不省則宜獨于足下不可也足下有特
達之姿鳳圖之美者也足下將謂舍混濁也莫與見奇
乎不佞謂有奇不必見也且何患乎奇之不見也譬如
足下舌能嘗味目能悅色此舌與目之奇也然而舌與
目則不必待色味見其奇也何則誠者天之道也然足

下猶未解此喻也譬如楚狂茹草帶索而歌子常食玉衣錦而戚足下試思子常且戚楚狂何樂而獨歌也故曰有奇者未有弗見者也且楚狂之奇近耳猶足以戚歌發響又況人有特達之姿鳳圖之美者耶是故污泥塵垢之中足下之不常眷戀也審矣然污泥塵垢之中倖乃得揚眉吐氣崢嶸其面而雷霞其舌則亦猶曰井蛙禪虱會須適意耳之二蟲又何知則不佞告之言不省也不佞亦不敢以言進也吾微聞濁世之遇足下也亦甚矣污泥塵垢之人前歌後舞而來足下竄而自匿矣三十年來足下終不敢向污泥塵垢之人言榮辱較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九

長短矣竊怪足下有特達之姿鳳圖之美至此極而莫之省也足下若曰吾有大事未伸而母氏無養也不佞又謂揚王孫之事古今以爲達而其子未聞古今以爲罪至董卓養母于塲又孰與介子推母子并命于山耶且足下於世三十年矣前者疾矣後者更駛矣且疾且駛足下且老矣老而無耻耻而卒莫之酒可謂流涕痛哭長太息者此也今足下幸尚壯有精神何不却塵容而歸太道舍羈縻而來山阿乎我山之中有荻林可以釀酒有潢汚可以垂綸有竹樹可陰有茅屋可息有筍可并有鮮菓可飽朋友有長沮桀溺接輿荷蓑七逸四

皓八公三嘯之徒可以往來朝夕有茂林奇壁跛角飛鳴日月風雨千態萬狀可以玩樂田器有耒耜桔槔鋤犂穰穰之屬可以習勤而書又有孔釋老子關尹之籍可以風咏不若污泥塵垢之中有得有失有榮有辱有利有害也又無有前歌後舞之人與竄而自匿之人也足下第來足下來而南隴北澗刈岫攢峯古柏蒼松老梅脩竹莫不懽舞喜笑以爲是特達之姿鳳圖之美之人來也則將有醴泉獻潤朱柯騰色鳳凰覽德而下麒麟遮寶而遊兩岐之麥九畹之莖穰穰之禾秭秭之麻莫不畢致其能以願頓大有道君子之駕斯時足下喜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十

且哭矣何者哭曩之有特達之姿鳳圖之美而顧自竄于污泥塵垢之中而莫之省也且足下卽知且賢乎竊怪於孔子論語之言亦多未讀也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奇語也不佞蓋聞之師曰污泥塵垢之中其有貴賤知愚云者率裸蟲之屬自相名號尊藉之爲耳其中有弒君賊父者奸盜淫穢者甚且白晝而見魍魎狐狸而舞大衢者而後裸蟲之中自相驚駭股慄悵恨痛憤也曰吾曹真所謂牛馬而襟裾猿猴而冠帶者耳原不可以理人天下治人國家如此其中有少黠而習于計者乃聞廣莫之野大荒之山有特達之姿鳳圖之美其

人焉於是蹣跚相扶携頓首流血而號于前曰願先生
舍所樂而急救吾曹也而先生乃若愀焉惻焉於是別
嶺巖波猿鶴辭雲樹而翩然出也出而掃其污泥拭其
塵垢紛斯乎矣乃復辭簪笏而尋芰荷去冕旒而就麋
鹿故曰大直若訕與道委蛇足下今者更持其特達之
姿鳳岡之美哀號於魍魎狐狸之前而冀其收若曰爾
收吾與爾必且兩利嗟乎又奈何而惡衆裸蟲之不覺
且辱也今幸足下聰明識道理尚無忽不佞之言味楚
狂接輿之歌後井蛙禪風之見求山阿泉石之樂審美
玉待價之訓語云東隅已失桑榆未晚詩曰人涉卬否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上

印須我友願足下再思無怠

與友人論葬大父書

頃辱足下顧大父之喪又辱教祿以不知禮遂感激欲
死然詩不言乎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况禮之在祖孫之
際者弟亦安得不辨然非弟急急乎欲自疏其知禮也
顧不知足下以何禮責弟也我大父潔身脩思砥行一
生曾不得幽石之銘以圖不朽則足下以祿爲不知禮
我大父論行結交友朋故舊與邑中曾不得受其一
顧以爲大父龍光而遽奉之地下則足下以祿爲不知
禮我大父積仁茂德若子若孫張振繩繩曾不得厚葬

以安先人之魄則足下以祿爲不知禮然而不然也夫
葬而銘之銘古也然必也死者季札銘者又孔子死者
孔子銘者又公西華則信乎其能不朽足下獨不觀今
日世俗乎藉令乞丐兒而驟有千金也則其人葬之日
卽有墓誌銘又令淫樂大逆專犯忌諱之徒而或者其
家饒足又或其子孫尚文則其人葬之日卽有墓誌銘
又令長厚篤行之君子旣沒其子孫庸驚不曉大義誤
謂青雲之士可托以不朽則遂顛號佞倖而爲墓誌銘
然則我大父之所恃以不朽者當自有在而墓銘之有
無殆不足爲大父重輕也古者杜季良葬父而致客四
郡陳元方葬其父太丘而送葬者盡天下名賢當時後
世共傳以爲美若此者古昔民風樸茂尊賢尚德四方
豪傑不招而至豈杜季良陳元方二子區區之力遍計
天下而致之哉近有京師來者言江陵歸喪之日公卿
無不縞素而鄒吏科以言事得罪卽同年三百餘人不
敢一人祖道世道人心業已至此而弔客之多寡與大
父又何重輕也就令弟一日得志遍江以南諸賢盡爲
大父執紼而出然以此增輝生者可耳與死者竟何益
祿與足下共宗孟子孟子卽曰謂厚葬其母亦曰棺槨
衣衾之美止耳記曰死三日而殮此附於身者必誠必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上

信勿之有恟焉耳矣殮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恟焉耳矣今大父五寸之棺以三和土爲殮足矣卽衣衾弟所不知然我父忍薄其親者耶則我父殮於未葬之前允祿葬于既殮之後皆可無悔於記合而於孟子之校等也又安得謂弟薄其大父哉若弟之自歎爲不知禮者則自有在禮哀不致毀弟葬大父之日毀而幾絕禮不當爲孺子哭爲難繼也弟爲孺子哭號而幾絕禮葬而返也入門弗見也入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終不可見矣故寢苦枕塊哀親之在上也弟當夕不能寢苦枕塊禮立身修德以顯所生思危齋集

卷之一 書

三

弟不肖使先人淹沒而不顯尸皆祿不知禮之罪也若足下所督過則弟有辭矣弟既葬大父議者四起獨攀號足下而有言者恃足下世誼之愛或能於常情外亮不肖也惟冀更教之

與友人論考試書

有客過舍盛言足下所以愛不佞狀不佞自惟賦性迂拙莫適知已今幸遇矣而不一吐露情懷孤負同心此不佞所爲大懼也乃敢貽書左右侍者願垂聽焉僕少且愚賤邑中士辱以文交不佞者類掩其瑕而揚之而不佞意若曰無實之聲君子弗處也今歲崑山之役果

以不才落莫則邑中士辱以文交不佞者又掩其瑜而抑之而不佞意若曰乃知造化愛我矣造化之陶鑄人物不差銖兩冶人不有一鑄而成者乎此其器可知矣若太阿之劍廟宇之洪鐘則必經累年之火而就虞人之養鷹潔其羽毛時其飢食其奉之也惟恐不及胡爲者若曰其技在獲雀而止奈何而失其歡心項羽氏得異馬而鞭之三月故曰憂患者生安樂者亡此其效可觀矣且僕之意非直鄙薄小試而不肯妄投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相知已也蔡丞相出楊中立巖壑之中而登之九列惟然相得此豈非人之所稱奇遇耶而

卷之一 書

四

楊中立用是不得爲醇儒語曰君擇臣臣亦擇君言士托身之當慎也前友人有以書來頌不佞宛者不佞復之東曰不佞偃蹇久矣人弗識也識僕者必非常人可也僕固惟恐當事者之識之也今固弗識也而僕且幸其弗識也冬之春而夜之日固可待者也且僕少也天欲增益之者也大任之將降固然也時友人撫掌曰狂奴狂奴而不佞實非狂也不佞持此說久矣而不敢以告人夫邑人士非得志於有司之豪少年卽嘆老嗟貧者耳豪少年意氣軒舉方揚揚自得而告之以我說則必髮豎齒裂嘆老嗟貧之徒聞無幾異語卽相顧吐舌

而况斯言也哉則邑士之中而可以此言進以一泄其
魁壘奇崛之氣者舍足下其誰足下方今豪傑也不佞
獨惡豪傑兩相持而兩不相下者也故敢筆區區之懷
獻之左右以示降服也而且以求正於足下

與友人論邑中諸友書

來教所論諸友足下欲遂爲月旦評乎然與私心悖謬
者十之三故不能無復其有僕不甚相習者僕亦不暇
論辯惟是三四布衣窮交僕已鑒其五內而見之自當
爲確論也張君實孝友之行刻苦懇惻而抑遏壅蔽不
著其聲其交遊畧盡邑中富貴而試問其家有無儲三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七

日驟而過夕者乎伯夷探薇而陳無已却衣張君實優
爲之唐叔達出利名之外放浪任誕遊富貴而不忤
交貧賤而不嘔噓僕嘗私恨之以爲夫夫也狎侮一世
而書中深以爲誚足下不知五胡處士有不拜西秦天
子而如禮見夏王勃勃者乎程孟陽聞風而起踵武後
塵江湖廊廟自是丈夫兩途如必橫金帶結紫綬然後
可則巢由受禪而嚴子陵不披羊裘而釣矣潘汝躍雅
澹絕俗末流砥柱足下欲望其迎合脂韋乎謬矣劉介
伯性高潔而酷志古人悠悠世俗罕見其比得在程門
則游定夫謝上蔡之亞懷玉不售人任其咎不當以是

苛論之嚴伯阜理學之邃吾黨讓之而議論多稱道學
使得成陳獻章胡與弼之倚其生色海上可勝道哉而
足下以爲怪譁何容易也吳道生居家孝友可方張君
實而厚於朋友表裏洞然僕以爲篤行之君子書中甚
少其文彩夫文勝而史又何貴歟嚴聚甫拙於謀生遂
至落魄然泥蟠而天飛丈夫反掌間耳伍子胥乞食而
李布爲奴卽賢者奈之何哉足下深詆之豈亦太史公
羞貧賤之意乎此八人之外則足下之論皆當然所評
邑中富貴之人氣稍激而論亦未平弟於其中亦有習
知之者但高言之足下無乃謂我諛也哉卑言之又恐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六

玉石無辨也是以不敢置喙昔者子貢方人而孟子亦
曰尚友四海英髦千古豪傑皆吾儒平居所當劑量而
熟嘗之矧此區區彈丸之地而不盡知其人亦足羞也
然古人不云乎士固有日相處而不知其心有異世而
相爲感者此言知人難也僕試揣足下來教之意大都
狎富貴羞貧賤復泥形跡以此而欲知士品拙矣足下
謂富貴可狎也則公西華不乘肥馬董仲舒不對大廷
足下謂貧賤可羞也則子貢不友原憲牛衣不慚王章
足下謂形跡當泥也則蔡邕不與董卓同朝而武攸緒
不與武三思同族知人難哉自古嘆之惟願足下虛心

澄念以鏡人品則知不佞之言非贅辭矣

與金子魚

昨見孟陽乃知兄施德于不報而爲善於幽領念身非木石感愧并中五內沸熱若復鬱而不鳴恐遂成積滯之疾樞衣調謝又以氣塞口噤爲懼輒敢倣古作書少布頌私焉曰北山愚公之里有異物焉其物建挺撞之不能成聲調采施之不能成色烈日暴之不能爲溫澍雨滋之不能爲潤然巨靈咆哮亦弗勞焉疆輓負亦弗移國中以爲是欺魄頑塊也久之過而弗睨愚公大怒曰豈有吾里而出欺魄頑塊者乎遂至其旁撫而哭之

愚公書集

卷之十二書

二

錦而蒙之號曰嗟夫吾聞在昔后夔擊拊一石鳥獸率舞若殆其是乎而今乃辱于羣瞽也悲哉因謀獻書閣下若曰明廷而計備雲門咸池之奏者非得此里中物不可於是其里中人粲然大笑不以笑異物而笑愚公何者爲其昵於里而暗於物也僕又聞孔文舉之交彌衡不終何則始文舉私奇衡也謂爲顏子不死殆後試薦之魏武魏武以爲不才放之劉表劉表又以爲不才放之黃祖黃祖試之鸚鵡賦大怒以爲兒啜噉鳴卒幽而殺之孔文舉喟然嘆曰吾以才取人失之正平益至是而孔融亦以衡爲不才也故曰古虎成于三人曾母

愚公書集

卷之十二書

六

走于再至此言望者未已施者已倦也今僕非有正平之才也而垢耻戮辱又甚于北山之異物兄卒後孔文舉之聽而自附愚公之義此僕所以感泣而不能解者也國語云無過凶人之門解者曰凶人不祥之人也惡其不祥故弗過也至讀洪範又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解者曰憚獨凶人也君子抑強而扶弱故高明弗畏而凶人弗棄也是二說者將安所取衷哉足下欲採古以鑄今御天而裁物又將肉白骨而起死人然則洪範之義爲正歟僕又聞之語云以水濟水不過成川以水濟涸枯谷爲淵此言施期于當恩感由于合志也是故罕

耶感于君子之高誼不能自同於木石故輒著其鬼瑣之辭以自托于木桃之義云爾童心未盡有意異常兄即靜攝焉知不發一大噱耶

與姚孟常太史

吾兄潛伏已久士林間無氣色往歲旋南宮對大廷有兄一人兩榜增光旋以館選得儲殿閣識者莫不伸着如已得之此不獨兄之才名氣魄能服天下亦以愷悌好士與賢者同憂樂之誠誠信于士君子也君子在上則爲善者有恃弟以此自喜欲作一書爲賀且以自託乃吾兄于青雲之上玉堂之中讀課公餘遍以手札存

息鬼齋集

卷之一二書

九

諸布衣兄弟而不佞弟乃得先捧鼎札讀矣札中推譽過當非弟敢當至引舟州公春風拂面寒雪刺骨諸語若不勝歛獻感慨于弟者弟自分老而窮矣自甘糜鹿蹶躅山林已矣捧讀至此不覺顧影自照亦吞聲不能竟也然弟淪落所挫不獨以相忌者冷眼毒腸必不援手亦爲當事者麵心眯目漫無識別耳但今國事倉皇如兄輩鬚眉男子詎少隱念烈懷而弟以老儒寒士偷得自便則冷眼眯目之諸公於國則爲不祥而於弟實祥矣弟又于誰乎尤也會豫瞻計偕北上因前手翰相念聊此爲復

與錢受之編修二首

弟自分世緣淺薄便當以老腐儒閉戶終矣天下事自有大力者負之此弟近年本懷也前時得兄及第報不覺有動舉酒自賀曰是我往年輒吐知己之言于崑山西寺中一宿而不我外之友也是我往年嘗貽書於其落第後輒以養成鼎鉉之業相期而驟然一笑之友也且賀且酌竟醉矣而又自罰也曰新貴人安所與老腐儒事而作此沾沾態則又黯然傷矣後益復窮愁膠固不忍施可惜之面目於人即兄奔令先君子之喪至自燕僅能附一名於諸通家之末而已追思南京句曲中

息鬼齋集

卷之一二書

三

相見契濶至今至于茂齊物故尚欠一赴哭意見必以弟爲怪焉否則置之度外不復齒錄焉矣乃弟近遭見變過厖兄憂遠貽手札論以西河之非以寬譬之且徵其悲秋之咏以寵驕之慙慙高誼緬然感交道之不辱會少便鴻未得申報頃在崑山旅見新任翁學師於公寓學師一見即稱兄以賤名再三相托是何君子之情于故人一至此哉即日兄開東閣其視昔人不達故人之語其厚薄當何如而弟爾時以衰老腐儒更自婆娑發舒以仰托于青雲之士弟有望矣其爲慶幸一日千古因雨若兄之便草草附此

其二

往歲得乞吾兄一言之印許以引世畧而不肖自信得爲人子今歲秋中備聞吾兄面與孫學臺陳論考校事宜而弟得復還爲諸生吾兄於弟則洵有大造哉然弟拜兄一言之引世畧不翅拱壁駟馬且不翅起枯而肉骨而至爲故人觸忌申說復其故物于旣禡之餘弟謂兄斯舉也更似山巨源之于嵇叔夜何也青青子衿弟何止七不堪而於世不能數數然則亦有所不可也然天旣剿吾以儒墨而鯨吾以仁義矣叔夜躍冶故不祥弟豈敢效之乎則有嘿嘿低頭就之以拜兄等之明賜

愚庵齋集

卷之一 二書

三

矣還籍後偶成一律旣志感復詠懷錄一紙以爲兄一笑時事蒼黃國步多艱想在持世大君子度內耳草莽老迂不復及世務會豫瞻計偕北上敬此附聞

復唐叔達二首

弟某頓首頓首於四月初一日得吾兄手書書中情詞真懇曉顧有加中間更及時事廣其所聞弟自惟從兄遊久啓告弘多以底強立今去兄雖遠曉教日長而能不爲事物所勝鄙吝亦不作於心獨議論好勝偏嗜宋儒卽兄終不能得之於弟兄記往日清言之會衆口一譚牢不可破而弟時起孤壘以受四面之攻圍者乎兄

以弟好奇無腰輒用得哂而弟不爲悛來書謂相從之樂思之神王謂此時耶兄旣北征諸子各散孟陽喪兒子柔喪女君實价甫亦並離彼古者諸侯放縱復思桓文葵丘河陽不有主盟誰屬邵署先生長者於斯爲貴來書復索弟一題七義之作弟辛卯歲冬實以内外交困計不自聊意無所託而發之是義苟以自廣不敢示人誠恐人謂小兒饒舌無所取裁辱兄固請以置裝中而頃者賤名婁江籍甚或詰其故咸謂辰玉延譽傾其邦人弟私自慚孺子何知乃以辱名賢之盼昧又以枯槁沉溺爲日已久至發其聲響者獨得當世大賢爲之吹噓則復私自喜而頃兄又以相公聞而未見手札兩及嗟乎才非長卿乃逢楊監感愧交并至于流涕實不忍辜負兄義輒更錄呈然以是潤相公之觀則甚不可弟草茅豈儒無所知識操斧班門古猶爲笑况相公道德文章百代師表下里何語乃瀆其聽卽相度無涯無所不可而晚學小生何不自量一不可也聞之道路儲議邊計迄無定策相公殫忠竭慮天日鑒之而九重未俞外廷不知端居深念未究終始兄固謀王體斷國是之才不以此時效召平陸賈之謀而亟亟欲聞其所私文章之士二不可也且弟所作之題一曰有命一曰在

愚庵齋集

卷之一 二書

三

天而相公方今當造命之任回天之時安所取此兩言而陳之哉三不可也故弟不願兄以涸相公觀也辰玉先生好士樂善名聞天下而以弟不肖輒不自意亦收齒頰知己之感中心慕之乞吾兄轉爲致謝以見鄙私三日前提見令姪孟先云舉宅平安初二日書此并拙作七篇附中翰李先生使者送覽餘不一一

其二

別時匆匆弟意兄有西湖之癖一嘗所慕即便旋軫耳不意頓作如此分別睽違半年也得讀十四日手書荷愛至厚及簡勞語便然矣兄謂弟作文必欲求至于

息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三

古之志事非敢如此也舉世好竿弟亦何能獨自操瑟且與俗浮沉通其狂惑而不謂芳澤雖妍美者自美一爲艾封一爲明妃命也如何不可強已兄愛弟深至遺書誦讀且曰往年爲佳今歲爲拙但恐改瑟爲竿而齊王忽又好瑟北轍而楚取道更遠耳古人計無所之總歸之命弟惟是不敢暇逸以貽二三兄弟羞至于窮通貴賤且聽之陶鑄我者兄托身幕府放志西湖庶幾杜甫之在蜀但年非天寶人非嚴武則其世之治亂人之疎密又自有可言者古者以進爲憂以處爲樂今人浸失古意願倒言之弟每自省知其無祝鮀之侯子朝之

美也長沮桀溺弟與兄共之兄亦許之乎

與侯起東給諫二首

去秋於南京邸中匆遽寄一札北來計得微覽嗣後弟於吾兄平安信中諗悉起居又於邸報中屢誦大疏見其廓清黨議酌處遼事其剴切當主心其侃直協輿論可謂近日真諫議矣嚮使神祖晚年卽有如兄之識議以奉國是何至內紛外訌致成今日之勢哉今日神京千里之外已成敵國而我戰守遷三議迄無主持之人卽草茅之士具知其危矣又况朝堂之上有官守言貴者乎兄今忠義憂勞想見百倍常日勿論時危勢亟無緣得一閒卸卽可閒卸而計兄必出寧愚必不作葦籬想矣但豫瞻方侍兄于北以平日之仁孝推之當此倥偬必不肯舍兄而南聊代兄晨昏之慕也然豫瞻自銜至情兄自當勉決大計勿聽其留連速遣之南下以少慰老伯母倚閭之思斯爲兩得耳以兄高明知於此必有長筭而弟猶不能已于言者勉勸以斷也幸兄採擇毋忽

息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三

其二

接手教知吾兄苦瘡瘍甚得無毒氣必發始盡今乃漸次平復也承兄念弟而教之曰善爲體驗善自主持諒

兄於調攝自精矣第一疾幾劇今已什去其六幾將以
入口累故人今似可不至此言之爲慘承教以還願事
及諸書草稿豈天于三十年前定我兩人之交而又一
升一沉分塗置之者政爲今日耶吾兄既懇懇爲痛痒
關切之語而諸丈亦藉藉爲同聲之和弟于平日凡百
遜謝而茲獨不敢與聞亦不能相阻者蓋亦有說弟績
文砥行自少迄今老矣以弟今日自惟所學所識以言
以行即使再續文中子之經更定朱晦翁之註亦知不
爲過任而乃一旦以文理不通削其士籍此卽弟氣運
之劣反以貽累宗主然自來視天夢夢之說到此極矣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

與李茂才進士

別吾兄後二三千時晤言俱念兄遠征爲勞顧以爲泥
蟠天飛出處之路於斯奇矣則二三子又未常不憮然
自念也得兄南宮之報所以增弟輩之光寵者甚厚然

樞府布衣昔人所慨而青雲故人乃肯于東塗西抹之
餘更間關萬里之外作書記存有加慰藉論交得此不
辱古道弟嘗妄謂功名將相時來爲之但欲進無珪組
之累退有賢友之樂則不可強此中庸所以戒變塞而
李克又稱居視其所親也今人徵倖一第附羶者蟻集
畏葸者鴻冥耳不聞田畫之言而座嘗滿翟公之客此
卽魏科應仕亦竟何益今之王公大人率不得聞此言
矣何者貴者言之疑于弔詭賤者及此又涉借資故弗
言也弗言弗聞獨吾兄淵心朗識明于古今得失之林
而弟不敢自處元行冲之後以辱兄交道故敢以言進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六

以兄之德之學當謀謨廟堂之上當事者必能處兄當
不以簿書相煩然先正劉東山辭館職而就下吏忠義
之士至今爲美弟願兄立身揚名當作劉東山政不必
作狀元宰相也且聞尊公先生自兄捷報之後厚自勉
以益大其福德而茂初令兄及令弟又各淬礪必期後
先起家不欲令萬石君家獨擅其稱然則兄之今日益
順風而呼矣名世之業自今日始兄其勗哉道行价伯
諸故人無恙幸不爲念

與須君美

弟每見足下之駁發則未常不自慙其儒也乃足下又

若有意于弟者屢進而辱教之弟亦自負也幸得與里中賢豪遊則亦踰躡而行彈冠而高議以期二三子不辱也既嗒然兀坐則百慮內生羣塵集耳誠恐一旦失圖則進退維谷文士多阨古今所痛寧可復踵齊門之瑟再獻楚王之璧也故願與足下商之文以會心以何必從時苟以射策而已則過求者計大謬矣足下與茂初兄弟同事必有定計于先者弟亦道中人也詎可必之耶有便乞罄所業以示并祈轉致茂初兄弟也

與沈秀才

以弟所聞江東有兄耳弟輒不揆私便嚮往而頃者把

息龜齋集

卷之二 書

三七

臂果遂所圖延津合劍果不虛耶弟風狂故態太山可擲而私心誦法服膺宋儒赤子真心幸尚未斷今之學士如鼠如狗穿踰之類攘臂爲之而甘心操戈乃在往哲惡其害已遂去其籍豈徒去之又從爲之辭如此之人天地不載弟旣得倖于兄誠願同志共分此憂故遂披猖及此而若乃聚黨講學寢食太極之圖臥起西銘之下不務得意專事纂言聚訟終年竟成齟齬此又賤儒之事而弟之所深嗤也兄制義明秀軒豁取青紫無疑然猶嫌其秀而近嬌軒而似浮則似兄平日之取道未得其徑弟願兄取五經諸史時置案頭不期淹貫亦

宜涉畧則膏遂光輝行文之際便自覺別矣抑豈止助于舉業更亦有資于事功兄他年入仕思鄙言不謬也然弟愛兄之深不自知縷縷至此如兄之志處願鄉愿出思具臣者則弟言爲不知所云矣

與翁紫璇進士二首

某嘗聞之韓愈三試無成陸宣公拔之謂爲得士蘇軾名在歐陽公貢舉之第二則上書自比于仲尼之徒不與易周公之富貴然則君子於文章之知己豈偶然哉倘陸歐二公在事不得士如韓蘇者而薦之固負天下士卽韓愈蘇軾不得大人先生如二公者爲其舉主而

息龜齋集

卷之二 書

三八

監收于好竿之門猥錄于昧日之長縱緣以藉金閨上玉堂亦弗足貴也已某童而入庠迄壯而無成其貧不啻蹈韓愈窮餓之水火而坎壈困躓命與仇謀殆甚於蘇軾之詩獄然而其志弗爲沮也讀書行道不敢自後於人亦不敢望知于人自壬午以來屢爲主者所擯窘然某不之尤也曰是固當耳側聞先生受命師率敝庠而某喜何則先生天下士也徒以直道信心不能俯仰乃至遭回仕路淹爲郡博此亦於道近者於俗遠之效也而今日儼然振鐸中吳君子有與爲善學者有與爲模將無有荆中彪外奇偉卓犖之士先多士而稱入室

者乎故其喜也乃羣校弟子而拔異等而其不自意獲
廁第二仍聞獎借有加過爲延譽某也捫心且愧且喜
夫馬在廐而伯樂弗睨木在山而匠石弗顧者此駑駘
朽散之醜而天下之所棄也某之淹辱於青衿有日矣
其過而睨遇而顧者且不敢望於衆人而茲且有伯樂
匠石以當其前而卒顧之睨之而刷抹之而青黃之然
後信大賢之果不見棄而其人之果不爲駑駘朽散也
是豈不足沛然而樂也哉退又思之夫孔子於顏淵子
路其師弟相知契愛慕豈直家人骨肉之誼已哉然
又曰盍各言爾志者所以盡彼此之懷極里同之致而

思勉齋集

卷之一 二書

三

合於心神之喻也今某徒以一日之文偶當於師慈而
不附於孔門言志之義以竭鄙衷于左右則終無以自
托於大賢之相知而爲韓愈蘇軾所笑故敢薰沐再拜
敬陳其愚惟先生裁激而教之

其二

興春初晉謁不覺披拂于春風中遂至霑醉想先生能
恕其狂率也邇日逢太府季考某以目眚不能赴顧亦
謂年往矣不復能與諸少年爭日月省試利鈍直養晦
待明秋冀取平津侯印耳想先生亦復憐而然之也茲
有敝門生王瑞國以大賢在邇不勝軀衣門下之願敬

託某言爲介紹冀得一瞻師範此生爲麟州先生之孫
孝廉開仲之子幼稱神童年未十五出試州大夫陳公
欲冠之爲其幼姑置第二今太府爲拔第一讚嘆奇絕
州大夫趙公適日季考通庠亦列第二乃其年纔十六
耳倘先生許進而教之不敢謂龍門之下此足方通家
童子孔融至若李賀爲韓退之先生賦高軒過意此生
亦能見一班也特此引致

與丁長孺中翰二首

思勉齋集

卷之一 二書

三

曩者有遠方童子直入某之室發其書幣則丁先生及
譚公亮之既教也展讀書詞反覆數四驚喜欲狂則亟
奔入告母氏以故且跪請曰男燕石耳而辱當世大賢
之知男懼其發襲而笑也且陽爲疾而自匿也可乎老
母念久之曰咄小子行矣小子無知而忽焉動大賢之
盼是天以小子溷先生大人而不棄徐氏也丁先生天
下士也而條有辱于小子非得之卜則夢也卜與夢亦
天也天而作合爾卽燕石必得矜焉且爾不讀綿蠻之
詩乎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在此行矣小子往
哉某得是命也乃買舟隨童子而西又念相見不可以
無費而某也貧無所得玉帛珍羞則手錄近作舉業四
首曰此吾本業也不可忘也又錄雜著五篇曰舟中造

次錄不能多然而某之志亦見一斑矣庶幾先生哀憐而賜之教乎復念吾母之教至言也不可以不識也丁先生之知真千載之遺也某不可以居荆蜀之後也於是遂次第其言而錄之以獻長孺丁先生以方蘇軾之上歐陽永叔書焉

其二

去年見先生于常熟蒙先生特達之知國士之遇周翰兄許飲別後猶憶先生夜半明燭僂僂而入小舟起不肖于鼾睡中而勉之千秋之業即蔡中郎倒屣王粲未足方斯某也不佞望不及此感愧之懷至今耿耿今春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三十一

見邸報知先生有中翰之拜詢北來者知先生有留中之疏已見周翰又知先生有閩中之命會某今歲復職於府試周翰高誼爲勉謀桑榆之計適撥舟過謝則先生之价在焉因知先生取便道朝太夫人皇華之役復得將母其樂可知吳越隔衣帶水恨寸步不能自致徒誦彼美以增歎息兼念先生泛愛容衆琴川一夕懷不能已畧陳鄙衷緘授使者企念之私固什不得一焉

與劉侯仲郡博

某聞豫章之有侯仲劉先生也久矣往不自揆以爲文章有神契合有期高會在地不須亟也迄今年事非矣

而乃得操贊稱弟子伏謁先生于博士卑比之下此何期何地也吾道非耶不獨自傷兼爲先生太息矣乃先生甫到吳庠師席未煖而首問徐生徐生云學臺推第薦屬第一此未見某時也執手惟喜雨窓細盃此乍見某時也手札文引敝帚千金此又既見某時也某自惟不佞寂寂老矣何以得此于高賢大君子哉臭味同體曠日誓誠何啻韓吏部之于籍湜蘇學士之于黃秦某知所皈依矣年趣而往羞對筆硯舉業一路荒蕪實久今得教命容更儲思稍積篇章以爲受教地道山近業懸國門之日某卽老其何敢不拜莒邪之賦知已在望

思勉齋集

卷之十二 書

三十一

卽千里重趺猶當竭蹶况程在信宿其敢憚此跋涉也暑氣稍清秋風襲袂便當齋素業而前謁矣

與范長倩進士

不佞某伏在東海之隅不苟昵于世世亦棄之以爲畸人而去年冬姑鄭丁長孺先生忽爾惠書兼之珍貺發書讀之謂僕制義鄧定宇以來無有也則錯愕自失不勝慚負知已之感末乃稱僕不能知足下范長倩是真知足下者也彼且盛稱足下爲國士而以責我我爲下顧因長倩之誼而托末契焉爾時不佞某大怪也夫非雲間范長倩先生乎則安所從而得么麼徐生哉徐生

幼而不喜讀時藝喜觀三代之書以暨史記韓退之李
獻吉文於詩亦稱李太白而非其好先時典客之年曾
一讀王元美序行范長倩制藝則津津乎其不忍釋也
曰此天籟也氣一噓而百竅鳴吾于此得天倪焉則又
曰昭代文章無兩獻吉事業無兩于少保而道德無兩
文清夫夫也聲發於心誠不可掩豈所謂天假之善鳴
者耶寤寐賢豪私心願之僕少也賤無緣自通憶君家
之先正孟博與吾家南州孺子傾蓋莫逆上下千古方
茲覩顏矣乃足下故世德之裔人倫之雋而青雲之士
也不知何自而胸中亦有嘉定徐生伯樂匠石之說古

書之十二書

三

之薦賢所以發憤吐懣者往往而是此平原相之所
以涕泣而張悌以之殺身者也僕自得長孺書后卽無
日不想念長孺何如人哉長倩又何如人哉以基不佞
三家之村方視爲東隣之子而當世大賢非有親故之
雅結納之素也徒以夢寐恍惚之間若或啓之而若或
信之嗚呼士死知己僕業已身許兩人矣而不能審知
兩人行事不可故凡所接四方之士且莫不詢范長倩
云其中有識長倩者爲僕具道長倩高雅密博是夫也
展于今而合于古遠于俗而通于道者也在羣從之中
則神王氣揚手舞足蹈不能已已人或怪其然而僕亦

不告之以其故邇日以應府庠試至郡中以僕落魄之
久不敢遽望收之於人奔讀充虞之問以深嘆息故試
畢之後常無好懷兼念老親展昏益不能久留圖謁長
君輒敢自托無穢之詞以方古人上書之義得賜覽觀
以求其志則僕誠固陋終身不恨

復諸景陽禮部

相士唐某來蒙先生賜手札獎進踰涯但有悚愧又蒙
賜教大稿所以留先正規範端後學法程者皆在于是
敬襲藏之用爲世珍然文章藝也某平日所爲山斗先
生仰止景行仰窮困且老矣而用能自立粗不負名賢

書之十二書

三

三

之知者政以先生忠孝大節又愷悌作人私淑一二便
覺去俗遠也是彷彿不放固不止文章一事矣捧誦前牘
知某在先生台照之中已非一日而不佞猶及此者正
欲自見飯依君子策勵末路不敢不成終始耳惟先生
更進而教之

與曹周翰三首

囊受足下書辭讀之抑何磊落善出奇也於是知周翰
古文辭豈次第取寡尤草按節奏之又何快乎其遊刃
無然其有中也是知周翰經術循循省鹿城觀止足下
見其僥倖伉儷如龍翔驥驥絕無人世轍下態意其爲

人必高簡自喜不可一世而徒以君實之口私一故人曰某奇士卽又弗問弗詢曰某奇士而貽書披條自達風期發書朗讀侃侃古道照人顏色於是又知周翰天下士也然周翰奇徐生而未必遂能盡徐生卽君實之口恐亦復未能盡徐生丈夫一言相合便訂生平知己之前敢盡披露之僕少不佞剛毅木訥時時揚扞百代

思免齋集

卷之一 書

三

實無鱗甲氣之實能善下而才之實可黼黻則吾友張君實微廉其狀而時時陰以語人人以不能信僕并以不信君實言而微察君實之所以嗜僕者則日益甚乃不謂君實既爲舊歡之嗜而足下又修循聲之好恐人以僕之故謂足下爲逐臭卽足下高才負士譽而或者乃謂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兩時足下何以自解柳子厚蘇子瞻二君子皆曠世逸才也俱以落落無懼之故至自號爲不祥之物輒不顧人通其姓名亦不敢自通其姓名于人以二公少壯登朝才名冠世猶尚顧忌諱揣彼我如此矧僕以沉溺枯稿之人復出之以號辭僭侮

爲世中所大怪而願以臭味相合有累足下知人之明正如東施效顰奇醜殊甚貧者挈家去之富者閉戶不出若真以爲魑魅尙閭達之可憎而復有耐醜者無鹽受憐于齊主德曜備御于伯鸞黃女見擇于蜀相此尤其不可解者也聲同相應氣同相求雲必從龍風必從虎有由然矣然足下書云如女廉以僕爲可與言舉義者願終介君實而締好焉僕已察君子寥廓之外而足下猶求僕於樊籠之間哉且所示寡尤草足矣其文理嚴而筆勁稍損骨以就氣而冠兩都如援矣僕誠心嗜之輒留置几頭以爲師保未便附往足下識貴里中有

思免齋集

卷之一 書

三六

陸子字懷者乎彼亦於舉業有得焉是僕之所畏也

其二

得吾兄手書捧讀泣下徐生狼狽天下有心人自當共其責此何與曹周翰毫釐事而顧高叫枉屈至強項于國相之前乎猶幸太史馮先生天下士彼始之稍示留難者安知不以試吾兄於窮交之義何如直至兄義形於色而後太史之得兄深矣故遂不惜拱壁之書脫手相贈太史先生豈惟以此舉也得兄卽么麼徐生當亦以此收入藥籠內耳假令他貴人前而吾兄以無所成名之徐生強其所不好則他貴人寧獨不聽而已將遂

以口語責望兄而并以罪徐生無賴則若何矣異哉周翰之爲徐生也幾不惜其身以成其諾徐生非木石乃知士死知己政是不容不然耳來教朱司理書兄已得之而弟所恨寸步不能自致止有兩蒼頭而一奴老農一奴老兵彼安能辦此大事龔仲和固是俠骨慕兄義甚高期于到京便謁萬竹園而初二日已發舟矣弟所處之地正如啞子得夢心中了了畢竟不能告人遂至辜負大義自墮坑塹命也如何然則兄自曰朋友有信弟自曰富貴在天各成其是可也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此是千古英雄大恨然而弟不可如何矣

卷之十二書

三七

其三

受讀手教二紙感極悲咽讀不可竟自分此生遂已則安所藉手以報知己弟惟自少負江湖傲骨獨以二親戀戀不仰乘桴不謂盲官人必欲促之上道一腔熱血灑灑墮地瞻烏爰止郭林宗之惻不可再聞弟受辱而歸畧以微情奠喻老親而終窶且貧室人交謫不孝有三痛心欲死矣兼以葦起東北玄象告變光怪之氣終夕閃爍天下事已大半爲盲人輩所壞而弟累世簪纓受貺不貴天隔其衷猶得一朝領事則淮蔡之功安知

其不出于龍鍾秀才之手是以強顏對人不復知耻任人呼馬吾意自龍胥靡作相誰復能料若必聖人有福無所事弟則當以兩試爲期少盡親心然後陽狂披髮逃之山澤之中而是時足下正金紫貴人休沐之暇時揭千旄循裏水而西指雲水之深處曰此吾故人隱者徐君子之廬豈不千古生色之事而足下與逸季乃計出貲以贖僕似又愛弟之過矣足下故彼中豪傑當無所唾棄弟言而弟發狂語一破寂寥亦不敢對他人道也故人愛我其亦什襲吾言哉

與王房仲

愚齋集

卷之十二書

三八

忽從友人王巨卿所得兄所示不佞僕書讀竟莫任驚喜蓋兄才名門第僕無一敢望焉且不佞又嶽崎歷落閉戶守株之士也其安所當于大方而顧先施獎借之若是且驚且喜莫知所裁先是僕聞人言瑯琊仲氏也才而自入于法會去年幸以孟酒譚笑從兄于郡邸竟日其時僕形神似邀而實愛兄高雅密博不如言者所傳悠悠蒼天誰爲此禍致使國家急不收一國士之用而更以誣譏弇州公之世乎退而三歎則僕自謂心知足下矣來教盛稱弟知兄兄未必知弟者豈謂弟有蓬之心而皮相天下士者耶若夫兄自許知弟則弟

自顧實無可知兄自謬愛耳新歲作客虞山亦時操觚以自遣興然不敢出之兄誠恐小巫氣盡若兄大方則不妨以名山之副時一教示以共參彼此之懷也來教所云豐城牛斗茂先看目語所以爲僕容嗟嘆息爲意甚厚然僕得已也乎哉咄咄房仲文章大業見今無統天以方外奉兄而縱其才力之所之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爲作屈平史遷放流宮刑之人而至今名懸日月名山石室待人之藏房仲勉之聞兄與陶子遠則習此兄與僕號爲相知僕言多迂逸則所稔知勿以爲怪有便乞嗣音

與王述季二首

三九

襲侍兄兩日遂得歸客半消茅塞漸芟大慰披雲方今哲人萎謝文統無主吾兄有代典才復負代興望海內同志爭欲得收名定價於門下前者飛輪後者竭蹶而不佞弟方守株弔影自放海隅文章無成便甘沒世而兄以不遺封葬猥及下里遂使固陋之姿得薦名友之籍兄又以愛之之至每憂無成噓枯潤涸唯力是視卽無論往年秣陵聚首兄與周翰異度誼薄雲天卽邇日奔圖雅集凡一切遇弟禮意有加無已卽陳太尉下榻皇甫將軍倒屣曷以加茲弟初心望不及此孔北海亦

知人間有劉備以英雄猶泣下況不佞弟哉況不佞弟哉弟卽驚下何敢負名賢之知弟亦先世名臣裔也或者徵先人餘靈以得終寵于門下是乃所以爲報耳日以兄命歸檢箇中得文若干首不能盡致錄得九首輒上記室伏惟兄慎擇而去取之

其二

自瑯琊氏有足下而天下共謂鳳洲先生不亡僕微聞足下之所以信天下者又不獨文詞之美其人潤達多大量一日當事卽爲王文成于少保功業而無難僕自恨寒劣無由自通而顧不知對非之采足下何以及不依然足下所以游揚僕者至矣而今茲之役僕之所以爲足下辱者亦至矣乃足下顧不謂僕不能也曰時有利不利耳子柔具道足下有泣血相明意自惟不肖戮辱知已足下又忘其辱而爲之謀士死知已夷門之劔不佞請爲公子劉矣僕爲老母戀戀卽未能披髮入山應世之技足下將何以教之

與徐岳生

僕愚且老矣因緣寄此得與此中賢者遊所見少年穎妙踴厲駿發者莫如足下乃竊窺足下待僕之意畧不鄙夷至禮遇之若先生長者僕且自慚此不宜得之于

庸常人何幸乃得之岳生哉人之相遇如是而僕但引
愚且老之分有所懷而不盡見足下舉動之失聞足下
流議之歸若胡越人之視肥瘠邈不相關是所謂愚而
詐老而奸而天下負心之尤者僕是也故僕不自揣敢
陳其狂瞽而無諱也夫見足下舉動之失者何也足下
以顧明夫爲何如人哉若以爲愚不肖則宜辨之於早
不當以師禮事之今既頓首側坐儼然奉之爲師矣則
明夫卽愚不肖足下卽大智大賢不可不圖其終也足
下試謂人倫有五何者客人揀擇要以機緣湊會適然
而聚儻然而合是故犂牛仲弓不可謂非父子也劉禪
孔明不可謂非君臣也孔子大聖終身不貶老聃爲適
尉一問也荀卿著書上薄堯舜下非子思孟軻獨推所
謂子弓並于仲尼爲其爲已師也其間可離可合獨朋
友耳然且交絕不出惡聲義盡猶收恤其妻子以不忘
往日握手之意故曰一言既定不可改矣且僕視明夫
固非不可爲人師者也其氣度甚夷其學識甚博僕每
叩之如響明夫所稱則僕所不知者甚多而顧不足于
足下乎僕于稠集之時晤對之頃輒見足下於明夫輕
忽狎侮之意多恭敬惻怛之情少僕以爲足下殆失此
舉也記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匪獨僕以爲不可也乃

遂聞足下流議之歸矣昨于友人座中有言明夫橫罹
此侮何淹遲不去者則袁在心黃經甫也有言岳生明
達姑且規之以冀其改但法言恐不堪異言又恐不省
者則顧安徽汪無際也以足下明賢之世又挾出人之
資而直于一生關節行已大端煩他人退後之言厯知
友撫心之慮僕甚憫之僕甚異之且足下改此易耳蓋
明夫長者想其中苦矣而未遽言又欲隱忍終此歲之
事得少資而歸以贍其家足下因其徘徊去就之間而
忽更其弦轡加之禮貌師弟之間固當釋然耳若足下
自此細求明夫之爲人遂結深知固賢者之事也卽不
然幾月師生之禮易爲耳足下慎勿使其聲揚其迹露
也且足下尚未詳讀乃祖文貞公年譜乎一日某歲從
某師一曰某歲某師卒捐若干銀葬之又曰某歲某師
子某貧甚割田幾畝業之蓋文貞公亦以此爲平生關
節大端故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並載之以志在三之節
也今足下若不省改萬一聲揚迹露卽令克嗣祖武鼎
甲元輔奈此一事他日何以自著之年譜哉足下其深
思毋忽

與張太易

弟之得幸於兄乃在句曲道中爾時風塵之士星奔川

驚雖接軫同席幾再晝夜而邈若秦越不相識問獨弟與兄倉卒邂逅而相視無逆遂定至交弟猶憶句曲逆旅積雨初霽泥淖及尺而弟半夜秣馬披星取道此時足下正僕夫怵瘁淹留旅中獨以念弟深至顛倒衣裳急來相視臨岐悵然誨言保重弟馬上自惟此張郎者果何人哉與徐生非有孟酒之歡慙慙之雅又非聲名聞望相慕悅也張郎茂苑之卑徐生練水之曲而一言之投傾益如故目擊道成于此信之夫張郎直以當公麼徐生耳若果有豪傑之士卓犖之夫得一相觀則李膺郭太之仙舟孫郎周瑜之要結何足道哉弟乃知國士異人不乏于世耿耿此念懷之二年而邇者復得親兄于崑山其時各以俗冗相羈不得晤言一室而執手道左共言往事神爲恬暢弟時試文實以高雅之甚不當于江西先生而江西先生又強爲解事大抹其文而撻之時貴友張異度爲弟鳴屈好言慰藉弟中心藏之不敢以忘而新又於李長蘅處得兄手教憐才至念情言滿楮弟愧甚感甚自惟驚下玷辱故人而復以屢故人之念越地緘書惠之好音畸人無狀何以爲報哉近瑯琊王開仲以書相慰而弟答以邇來夢境率多泉石之趣吾衰之嘆慘不可言今復以告兄世途甚險功名

甚幻徐生骨相甚賤青華之事了不爲涉村膠一壺琵琶一曲便是此生事業徐生已不堪世用矣足下昂之吾爲其易足下爲其難可也

與馬惟任

弟所謂長于三家之村者也而夙有侈心焉見漢臣鄭當時傳其交遊盡一時長者所推轂賢士大夫滿天下也讀輒不能休曰嗚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修德不孤以友天下之善士不常爾耶而惜乎常弟者甚少其脂韋潔極之黨弟既嘔噦去之不能一朝居卽有豪傑自命狂簡成章者而輒好侮慢佚遊如奔車逸馬不範馳恩勉齋集 卷之十二書 四四

驅者焉弟亦甚弗取也而邇日理學之儒稿木其形死灰其德一隱一顯或龍或蛇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弟又弗敢進也而弟於是乎子子哉孤矣癸巳歲之冬長興丁長孺謂弟曰梁溪馬惟任其人也足下卽思取友乎急之勿失此人弟不自意徵黃門侯先生夢卜之知而來客梁溪弟私自慶曰幸也當不失惟任於斯明矣而吾兄之採葑菲也一似亦有東海徐生者然先之禮之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緝轡後車方斯爲劣矣而後相與謀兄弟之誼訂久要之盟彼此情事若係若維不繩約而結不關鍵而牢矣弟今數日之內將去梁溪而東東

而復來與否遂不可知而弟與吾兄今歲周旋之義亦遂托之魚腹雁足有不能數數見者矣故敢寫此寸衷以達侍者以附古人各言爾志之義古詩云何況雙飛龍羽翼從此垂願言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弟敬三疊斯語以要後日

與欽恩公

弟於五月初虞山歸而後得讀兄教并所寄示歌行樂府之作其距筆賈王道章去敝邑時已十日外矣以兄所托之客而弟曾不得效地主之敬大爲相負如何如何樂府二十解妙甚幾無漢魏矣但持比太華蓮之句

忠貞齋集

卷之十二

四三

卽不失爲詩中之信史而未免爲伴姬之罪人此君子所以惡不成人之美也一笑歌行太饒舌弟以爲兄幾于惑溺矣然吾輩窮愁如此政不得不有所借以消遣送日但弟又不作如此解往歲三冬弟多幽憂之疾而李長蘅貽書傲弟以自得之樂弟復之東曰弟所謂子擊磬于衛者而樂亦在其中矣知足下輩直是無才無德癡頑而已而何足道耶長蘅得弟言大歡服以爲各通今并以相告發兄一笑聞之傳言者異度席之二兄若上倦遊而歸果然乎古人言神龍可養而騏驎可羈縻卽何異乎犬羊今日兩兄浩然之歸是矣卽人以

爲不可近何傷乎見時望爲致弟想念時見子晉孟常二兄否此二兄弟各有一言致之孟常前致書于弟微一言以序其稿孟常與才弟無能爲役而又不可使孟常有不文之友勉爲駘蕩無端崖之語以應之兄索觀之當發一笑更得爲弟懷定甚善也前見吾兄及子晉孟常教皆曰於秋涼當到敝邑秋涼卽當在八月矣幸卽于八月中訂一日令弟可歸候且得握手圖一快樂耳餘情不能一一短報公決能亮之也

約友人作文二首

唐人相聚卽賦詩爲樂彼所業者詩也今我二三子之

忠貞齋集

卷之十二

四六

風流不在唐諸賢後而所業經術足起乘而上之足下得無意乎不令孟郊李翱獨擅其樂也

其二

諸友平日莫不高譚石鼓岐陽文及驅之登壇皆作轅下駒所見唯嚴伯阜差強人意耳天下英雄獨使君與操不覺慨然

代友人贈朱巨川

僕每讀書至朱劉兩生著論絕交及韓子誌子厚墓文遂不覺氣塞口噤感慨而流涕也以斯之故張衡擬弔於青蠅尚平志逃於五岳晚世趙生行役以霍自隨倪

子丹青唯人偏棄乃知素交絕而千載同傷淫朋與而三光爲礙以今揆古知其有由也僕以通家之誼托未契于執事幼失先君遂涉人世天隔其衷得當女廉向年曾讀女廉所貽執事長言語多激昂言皆肝腸千載之上獨取陶潛交遊之中乃嗜執事豈無過情之辭實存微諷之旨爾時僕就其文彩雖嘗三復其篇亂于羣言未能過信其實迨僕家禍有萌羣小爲難先君之客化爲翟氏之賓觀察之孤幾作任昉之子而執事乃獨撫膺流涕仗義發聲利不可移威不可劫僕乃知徐孺子之非欺感陶先生之可作嗟乎嗟乎世路太行人心

思覺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四十七

河海揚善之士無徒譴惡之家羣吠况復枉直異黨奸惡乖方伯夷可察其罪展跡可廉其能是以北海蹈于將之戒叔夜應孫登之訊人譽既殞于黨中清流復葬于魚腹是故金人所以三緘弗堅亦爲示戒豈不悲哉今執事執直道以遊世而不動慮于濁世之未流也僕竊心悲之矣方今雄飛一邑必須勢力之家筆使四筵定非孤高之子而執事乃今年歲漸老家計較空佳兒未見其頭角勢交日至于凋零執事卽稍重聽心固不慧而目固不見乎向日唯喏于執事之側者今而唐突矣且曰其法當矣向日奔走于執事之門者今而稀少

矣且曰不見幸矣來而備暇去而傳笑矣面而諧謔背而詈罵矣而執事方且張雌黃之口執月旦之權使酒或類於灌夫放言遠效乎夷逸正人或以執事爲避小人必以執事爲非相知者固皆習執事之固然相化者卽能中執事之不測嗚呼人世風波執事不畏乎而甘心蹈之也則彼朱穆劉孝標韓愈張衡尚子平之數公者盡爲汨彘叙而越謨訓乎又况多言則傷神闕氣則傷肺亦非老者所宜有也誠不勝區區之念推女廉未發之旨以附于盧藏用之義願下執事實圖利焉

示彙兒

思覺齋集

卷之十二 書

四十八

養病讀書其理正相資以其皆主靜主恬也靜以內觀卽是養病靜以玩理卽是讀書恬以馭氣卽是養病恬以漸進卽是讀書養病而必于枯坐非養病者也讀書而至于勞心非讀書者也養病之靜其靜也翕讀書之靜其靜也專然而其靜一也養病之恬其恬也病日去而不覺讀書之恬其恬也境日妙而不知然而其恬一也

思覺齋集卷之十二 終

紡授堂集詩集八卷文集八卷二集十
卷

〔明〕曾異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紡授堂集序

天下遂可移性易面乎曰可悲啼
偷笑能自任乎曰不能此曷爲然
也世所欽鬼神者燭幽變鑒奸欺
而已則諱慝深瑕必鬼神焉悔禱
之嘉利慶宜必鬼神焉陳乞之矣
李月
君平季主輅璞之流談機祥測善
敗射覆微中而已則莫不握粟而
卜暴誠以祈喜懼逡巡昏然莫必
惟策之是睨天下夢夢固得理累
而情羈也故曰性可移若夫曾子
弗人之詩若文也則鑒燭逾鬼神

而中履不啻于策筮自吾所見彼
哉夫已噤喉陷筆昧昧不白惟曾
子白之親知倖暱忤忤不發襲險
鑰陰惟曾子發之長夜大昏群瞽
共闕惟曾子決之飛走木石累億
萬世頑默不得訴惟曾子訴之于
李月
是山言水答天咲塊噫泥升雲墜
灰錮鐵飛枯骼起舞化人把臂蓬
島列于戶闥王侯夷于僕隸割溝
焚棧之雄埋輪離首之毅鹿洞馬
帳之儒懷沙賦鵬之鬼或喟或歌
或嘆或涕騷騷屑屑紘紘濟濟懽

者忘死恨者腐齒愁者墜天慚者
入地吾乃披卷而入窈目而視忽
而援枹束伍從上至天從下至地
忽而擁雪閉扉山鳥絕飛晨煙不
泄忽而載酒彈箏捫虱借箸撼王
撓霸脫畧衫履忽而歸風送遠哀

李序

三

蟬落葉嗚嗚咽咽謔浪兒女忽而
周游萬里星河瞬夕潏潏荒荒凌
風鼓翼排天閭駮帝馭俯瞰滄田
營營細碎爲馬爲埃爲蠅爲蟻忽
而灌圃鋤畦辟繡服車旭散雞豚
簿疏鹽魚瑣屑分明纖微周致忽

而選神課鬼左馬無譁班范屏息
兒立操丕孫侍杜李忽而心踴睂
飛癢搔涎溢如失拱壁忽復得之
如離魂復合如慈母遇亡子如燕
太子之死而更生之也忽而心痛
首疾神傷貌瘠如積冬不春重陰

李序

四

無日烏黑雪霏虎耽狐搢于是仲
尼泫然狐援當斯郛模號市賈生
太息當爾之時吾仰天笑也已復
泣呼天泣也已復笑哭泣相續至
再至四吾其狂惑之疾歟胡爲至
斯極也則哀樂不能自任也故曰

性可移面可易曾子胡不遂易天
下乎胡不懸若詩若文戶稱之使
瘖者以吟呻者以息墨者以玉鼠
者以磔野梟幻鸞飢狼變驥胡不
使舍田爲阱檻金帛爲潤穢優伶
咋舌醇醴化藥胡不使僵王腐卿

五

五

爲沴爲厲國殤毅魄擊胡殄黠胡
不使墜星復升枯蘭見榮隱鱗縱
壑伏蟄乘雲朋友膠漆天下和平
曾子能乎不能也曾子將不能是
不如窮鄉附草之神一市下簾之
靈恐挾吉凶而更翻夫世人之趨

避也嗟乎倒心失性顛覆是非施
不如嫫謂天蓋卑子雖搖嶽而倒
峽奈何破笑而迴啼故曰天下遂
不可易移也

崇禎壬午霜降之晨寧化社弟李

世熊元仲撰



李序

六

曾生詩序

詩自三百篇至今作者如林物以多而不貴邇其所始而尊古潘子曰古非其詞之謂也古之人其於君親夫婦友生之間近而不濫疏而不狃近而不濫故天子燕饗臣下

本一

歸美而君相見使臣出疆征夫遠戍莫不有詩以相勸勉疏而不狃於是孤臣棄婦羈人旅客哀怨悽惻之詞出矣天下有無情之人而能詩無有哉凡詩之纖艷不逞者皆其情衷也有禮義以閑其情、不得騁發

而為詩益尊以悅人、能知詩天下無復事矣請以時微之昔

神宗久道化外晚節務調物情而崇大體臣下批鱗射隼之章率不報希偉膏試殿爭如聚訟近之而濫者也

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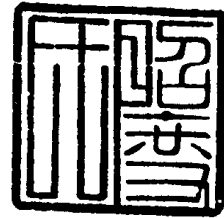
景宗初止人滿朝尊牙其間內外水火之形起維時福唐烏程當國欲化同異討求國故脩舉廢墜一二亮節之士曰不去內姦無以用人遂急攻之攻之而不效縉紳扞撓詔端典兵非

今上裊武掃除不疑、漢季乎哉
疏之而猶者也其間憂時愛君吊
死唁生之言可以觀詩可以觀時曾
生一諸生可犁然古今興感於時其
詩幽咽不可多讀今遇

神聖之主生方有盛名而詩仍如是
序三

或曰詩人多感慨騷屑或曰生所興
游必幽人畸士所居山水必奇僻本
母至孝壯年喪偶不娶慕元紫芝
之為人詩亦似之潘子曰否、生故涼
情人云

西吳友人潘曾煥書



序四

紡授堂詩集目錄

卷一

四言樂府雜體十九首

卷二

五言古三十九首

卷三

七言古四十五首

卷四

五言律一百一十一首

卷五

七言律一百七十四首

卷六

五言排律五首

卷七

五言絕句四十九首

卷八

七言絕句二百六十六首

紡授堂集

目錄

紡授堂集卷之一

詩部四言集

短歌

同牀不必知心共語不必知音我誰與談畫指語謬

二章

短短又劍撫之心長與我追隨不爲身防

三章

杯淺寸許引人情深我不能飲酒光照心

紡授堂集

卷之一

天啓丙寅酷暑中靈巖之麓有杖者行汲井上

擊竹而歌曰

竹寒而高井寒而深倚竹踏井熱夫凉心

二章

竹之清上貴可以杖井之寒潔貴可以汲

古怨歌

儂愛蓮子即愛荔子

二章

即愛荔子甘口相嘗儂愛蓮子相心同房

三章

荔子甘兮荔子丹兮

四章

蓮子生兮房中蓮子熟兮房空

天啓丙寅初秋病客曾與換同友人張達可薛

汝儀施辰卿飲于靈巖酒中倚最高之峰招

日而歌曰

紡授堂集

卷之一

醉與客兮倚高峰天倒翻兮酒杯中杯蕩漾兮浪排

空白髮數寸兮支天風年未暮兮衰成翁日將西兮

日復東西日下兮匆匆與子期兮行從容隨汝而東

復成童

讀曲歌

奈何許祈雨燒蝦猪活活爲暗死

其二

昨日與歡約許我不見來雙足共隻屨只有一半鞋

其三

寄詩一百紙一紙百行啼竹馬生翅飛翩翩但無蹄

其四

入門歡裁衣手勿剪刀巧伸手歡手上倩歡修手爪

其五

歡意如燈花引入不成卧相對恨無油明明心易過

其六

提壺擲歡面壺破刺耳嘴有口但無瓶誤儂此邊耳

清投堂集

卷之一

三

一至

其七

夢歡來上牀面冷背儂卧干手撥不轉無心一扇磨

其八

冷我傷衣薄箱背恨無綿無齒和衣卧淚拭素衣前

其九

雙燭鐵作心難燒霜夕永一邊心難明一邊心易冷

紡授堂集卷之二 詩部五言古

閩會異撰弗人著

客中問梅

城角數株梅幽芳若處女梅下一隻鶴孤高而清舉
昔有孤山人妻梅鶴爲子惟我不思家我已家於此
題龜湖寓齋門徑

六七月之間日日坐幽徑亂草破石几擁膝青沒脛
栢小而陰繁其下可吟咏微風吹清陰松花挂鬚鬢
方長少子方

卷之二

彈多不覺喧聊以沈塵聽開戶見雙峰一塔與之並
杳然送夕青紫翠達而近矯首玉瀾生輕航載秋興
墻頭重棗榴楮碧互壓映充櫺與病梅無花亦老勁
對此欲成詩清吟不覺瞑

感舊寄里中諸子

醉中忘老態少年氣莽莽憶昔十三四穉兒初出襁
讀史至荆卿捲卷發深想氣決不論年結侶三與兩
耳熱呼市中市兒從抵掌人世不足俛青天不足仰

握手歌熱心憤氣激雲壤三日不椎屠鞘中雄劍痒
冉冉十年來出門徒攘攘新知日以新故人日以往
相固不相心安貴交遊廣知我者誰與嘔肝寄吾黨
靈石山中齋口占示諸衲子

入山必題詠斯亦近於俗入寺強持齋何異於酒肉
我非愛作詩官然中有觸口與手從之如山應以谷
我非喜素食偶爾亦蔬粥非有酒不醉非有肉縮腹
偶無肉與酒澹然亦已足知此食萬錢無以異辟穀
紡授堂集

卷之二

二

知此入城市無異此中宿佛子吾師乎是予此言不
寓齋僅有黃花一本予甚愛護之而採摘者多
客子殊不能禁乃芟而貯之甕中無使婢僕
之手得而辱之於是而歌以唁之焉

知已在草木寓人共叢菊晨夕相晤言怡然寫幽獨
移文懲擗花客子今不肅繁英受剪拜粗婢將惡僕
挿帶醜女頭脂膩不可沐譬彼陶先生叩門被嘖蹴
愛護既不能芟鉏付一束藏諸瓶甕中高株一時禿

寧使世謂予花刑一何酷古之清高士可殺不可辱

乙丑開歲

除日與開歲索句代酒肉雖云彼善此總未能免俗
開澹聊復爾觸口句相續新歲舊人閱舊欠新年贖
生平欠者何開歲重致祝願友天下士猶以爲未足

其二

貧子謀卒歲偶然瓶有粟饑鼠瞰暴富爭食開寒屋
春夢清且新攪斷不能續恒饑富爲累一飽睡不熟

省投堂集

卷之二

三

無寐守瓶甕高眠聊縮腹擇於斯二者寧使吾臍足

冬日山居

山居不思家家居山在念去之秋涉冬自然看一變
衰柳如燥髮冬荷掀敗扇霜橋冒始條青隱朱顏倩
山菊當花時欲開不肖先遲遲殷霜英寒離意高狷
嚴氣汰豐條勁風搜梅前心知花未開繞樹日百遍
衆木次第疎林外山漸見散步草堂前日日開生面
樵餘寒木喬暮鳥認巢便冬月勝秋月習於山者辨

長病荒酒盃畏寒達筆硯添爐顧松子霜夕閱茗戰

丁卯送友人燕遊

才子三十餘落落困鄉舉舍此而去之挾策謁天子
都下集名雋爲予先寄語英雄安在哉天下事如此
訪莊聞修之夜夢中得句醒而足之古云夢哭
泣者旦而飲酒苦樂之相反如此然則夢好
友也者其反之則旦而索居者宜也

我訪莊聞修片玉立其後未問立者誰知爲高子厚

省投堂集

卷之二

四

悅君未敢言翩然不可就我居城西樓相思憶西岫
夕爽遲我來女壻漏高秀雖未至山間山情已相投
乃知把臂深不在相左右譬彼無上飲蕉葉不濡味
又如解讀書非以親句讀以此日神交尚多一邂逅
送張達可歸楚

獨居鎖竹戶衰綠閉秋圃柳病懶媚月蕉老欲騷雨
病耳無休閒紙窓角風怒此際有行人瑟瑟江之滸
扶病一送之滿目西風苦居者猶不堪客何以堪此

况子尚樓樓未能卽歸楚長歌立江頭子步何踽踽
我今爲君揖子揖春不偈子今爲我笑子笑齒不齟
嗟平行路難直帆曲風阻五載客閩中悅君僅可數
持此尚安之今人不古處楚客乎歸與一笠楚江浦
而我之楚遊君作瀟湘主

清明命童子採茶李右宜澹生至山中製成之
先春茶一筐深春茗一車萍眼窠清明筍尾未見了
入手不受摘幼古雀開牙二客火釀之潔竈古石遮

新授堂集

卷之二

五

生火動草性驚雷發龍蛇熟火勾芒中善風安春芽
沸雪醒其瞋甌香一睇奢少年勇茗戰大敵百甌加
病飲戒在鬪瓢閒亦替茶壺中琴意似肺子共陶家
客石巢觀諸神功課

釋子課朝昏斯禮定省類旣以志歸依亦可省眠睡
乃至諸鬼祇等受法食施我開大儒言禮樂斯焉寄
首座衆所瞻中乃住持位悅意肄好音肅心無怠器
亦有小沙彌合十失行次咒謦音未成隨聲雜瞋寐

肅者齋慄心玩亦等萊戲佛性父母如悅慰意無異
我家母倚廬晨夕廢隨侍親在而達遊半爲口腹累
譬彼世俗僧捧經走市肆舍共大悲親爲人作佛事
佛有繞足兒遊子以爲愧

客石巢八月十六日鄒瑞麟自清溪相訪同諸

門士觀月分體兼寄竹玉立諸子

海客千里來于石焉處處爾之父母邦在我爲羈旅
百里相思車入山叩石戶無論邇與遙先者爲地主

新授堂集

卷之二

六

深桂結香光山月白能語恰好共中秋望不在十五
客何以款客門士斯焉取山醴清不嚴齋厨肅蔬脯
小戶觴政恭大敵酒力武病空杯杓麤壁上觀漢楚
餞則助謹呼素斯節旗鼓浩浩落落然從衆勇可賈
酒闌感慨生中天月正午慷慨十年前舊遊仔細譜
嶽嶽裴其爲九年已塵土曾叱老而迂生今意近古
屈指新舊交肝腸白可數醉重發醒言病人作豪舞
杯酒倒白天明月懷中吐

送病有序

昔人以文送窮肺子以詩送病病不去而肺子之窮未有已也天啓丙寅秋日

病人蠶如虱稍能動與食坐起項領曲梳頭腰脊直一茗三升汗一飯十回息隱几坐猶疲偃卧眠不得有時試伸步扶杖倚牀立心癢聊開卷揭書指無力撰著既不能又好弄紙筆心知荷扇香噴者見空碧聞有客在門倩人代款揖見說月夕佳紙窓穴一隙

紡授堂集

卷之二

又六

漏月到牀頭又畏風入室病中思所嗜客身誰知癢主人雖細詢告之不敢悉問華與勘方明明知無益聊復嘗試之幾幸萬之一病乎歸去來汝於我爲客主旣不汝留胡爲君我卽吾末如之何移文勸他適和別山和尚見寄韵

活佛已灰矣成人常謂活天外羽冥冥鈍夫方省括雋鷹弄疾眼草間兎已脫古之英雄人自家有本末空拳撓狼棒冷晒付熱唱佛說優唱等斬斬不可奪

皇皇釋道儒究竟浴門鉢

和董叔會韵示別山

不喜聽甜舌不能嘗苦膽孫子撫魔民嗜膚不覺惜煌煌燒佛燈俱是陷人坎猛虎公消一拳從他鈴在領

澗邊新柳

水淺春半未初鸚鵡新羽短柳風薄醉鶯言定可數一客澗之中山空日停午暖聲莫過樹選條蹴新縷深春綠陰成鶯酣濃樹嫵柳意賤如媚滑鵲成老姥

紡授堂集

卷之二

二

所以賞及今閨人未學舞

吟殤詩爲門士丘小羽次君作也

南風吹腐草依人暫熠燿囊之帷帳間那能得常照去歲見兒郎霍霍鵲如鷄亦知畏師嚴揖我罷叫跳伊昔馴懷中今同野草燒幼小省罪愆非以閨羅召喜不累修文詩書未鑿竅譬彼太倉米後來得先糴餌鯢驚脫釣漁者號其釣彼固悠然逝失魚乃足弔無乃巨人哭而爲小鬼笑

崇禎庚午九月十九日爲陳母八十佳辰其長

君子舍命某執筆而頌之

崇禎三年秋九日風色美陳子呼我來爛醉黃花裏
語我十日後介眉酒方醺吾母若母同我觴子志喜
曾子聞斯言感心懷有泚小人有老母萱廬借湫市
鰥子母下厨小竈缺爨婢幼女十三四未能辨旨否
六十擬稱觴母也徒勞只是以花甲週今春廢斯禮
陳子與我同稍能具滌醺多我屋一椽有婦堪酌醴

翁松堂集

卷之二

二

觴客老瓦盆伏雌當執豕松石圖一箋爲壽言一紙
登堂稱觴者二三窮知己賤貧壽其親聊復如是耳
富貴不可期君有其具矣豈有我輩人長貧賤而已
我聞大春秋八千一歲比八十謂之耄大年曰童子
無嗟爲壽遲爲壽自今始俟子九鼎養記年方屈指
送蔡子威董德受北上公車

精梁得疾羅巨魚得先釣天子走伯樂龍友視日蹕
吾社精銳集高秋鷺雙鷁子感於我長董生於我少

長者學既醇少者手英妙而我伯仲間白鐵未出鞘
好奇乖正聲墨守失高調以此跋躐行文章遠衆好
感子今疾驅乘勝揮大纛桓桓天下英崩角需發號
壇坫稜莠驕英雄事酒掃大宗肅中原一時祧奧龜
庶幾後來者在茲跋前導予也執筆從踐子迹所蹈
小穉踵怒鵬三年息亦到

客石巢丘環生納新姬戲爲花燭詩已逸其藁

李元仲口誦歸我存之

翁松堂集

卷之二

人

四月晴陰半霧罷朱明首梅子緹深黃滑鵬泥暗柳
紅燭綠陰交玉色碧如藕入室琴聲添幼桐鳴花牖
三日憊下厨子任非井臼共此一牀書以君爲小友
君看玉笋尖小大共一手小者偏得閒挈携乃在拇
以此置新姬不宜事箕帚長夏厭添香茗爐文僕守
有時擎香旣勸讀漱煩口不識有諸乎我問君曰否
何以山中人日來不見久

癸酉春送周子立北上時予有南州之行

杏雨香春江柳花上行李立馬兩書生感時涕江淚
握手話中原茫茫不可視今 上古武丁鼎鑄缺鑊
耳大川擢腐楫勁弦控撓矢翰林養相望棊枰酒杯
底何不習吏事而但討文史言官無大諫徒取 聖
聰鄙是以越職言或從小臣起太學古成均諸生與
胄齒今爲鬻爵肆群蟻奔羊市 高皇重積分中興
復古始司成冢宰爭 王言置若屣周以選舉積分嗟古舉
賢良選擇勵廉恥晁賈公孫文猶云累科舉胡乃名
世才時義斯焉取孔孟雖皇首亦當事訓詁而況帖
括中安得伊與呂安石乳天下種毒今未已記誦欺
王司田宅遺孫子大車誇閭巷竿牘害鄉里養士三
百年功效如是止齊寇比 帝京寒齒附唇比困獸
思決藩恐其渡遼水西賊秦抵燕較齊稍緩爾亦畏
北走胡二寇互表裏卽我閩海中大鯨相噬尾百城
一叅戎騎角將何以墨牧嚼人骨大吏倒賢否清惠
被彈文交章薦狼豕犯怒長官邪乃云肅綱紀雖不

非大夫亦當計桑梓子昔感 神京 帝棟礎則圯
萬虜城下薄無人應拊髀 天子自登陴朋分撓國
是寄書太息言天下事如此以致 聖王疑有臣不
敢恃大鎮工戶曹中官坐協理 王旣疑益深臣乃
化繞指間有謗謬然千人而一士此行又三歲抱膝
熟摩揣努力經世務 明明天子使若乃逢年事其
道在故昏黃口拾進賢沾沾亦自喜得之不必才况
子已才美何事立春江喃喃話知己

劍浦驛題壁

天地哲匠祖大冶精鐵聚鍛者爲矛鏃方者爲戚斧
短短一尺刀屠市亦可鼓乃至寸半錐囊處不甘腐
而况水土精與人共心腑當其磨鍊時意匠經營苦
豈欲使之閒當與英雄處我聞虎騰上不用則如鼠
胡乃沉深淵何異埋於土神物知求雌豈不能求主
或已化爲人桓桓輔 聖武東西南北間斬鯨蕩胡
虜或爲文士筆劈荒劃今古燕之名山中猶勝淪江

游不則躍于淵上天作霖雨龍精見文明 王者之
徽黼安有古英靈寄托但一所笑彼刻舟人皇皇視
南浦

道過武夷山下馬上自嘲有武夷君在我鄉里
四十年來一面交之句未成詩而復口占以
解之焉

頑山如鄙人在頰閣塵睡籃輿一千里到眼方有異
堂堂大王峯直方起跛倚正襟望必式下車易以騎
宿松堂集 卷之二 二

稍近嚴氣加攀躋風念置玉女峯遮半莊莊意相待
隱約似欲前飲容却立避以知山體正自然遠嫵媚
乃至窈窕姿亦能肅瞻視我聞勝遊具高展與詩思
名妓好友兼登臨乃云備而我未携一徒以雙眼至
造次入其中何異失交臂譬獲古異書讀者良不易
與其艸艸觀寧可藏篋笥况在鄉里中一輩後可跋
是以重斯遊先之數言贊

題畫者陳某卷 有序

崇禎六年秋杪病中過友人林叅夫因游印
林寺有客科頭瘠瘁然神氣殆不猶人詢之
知爲陳君某曾有丘卒固可摸索而得也某
出行卷索題走筆成此詩予嘗謂左丘明司
馬遷班固此千古畫家神手山水人物草木
鳥獸無不妙者范曄多買胭脂濃描靚抹此
官廟畫人物手也子書中惟韓非子神于畫
鬼莊周如蒲永昇善畫水兼能繪風他如韓
退之書張中丞傳柳子段大尉逸事亦英英
寫生筆子厚諸游記絕妙山水吾欲展而大
之陳壽三國志歐陽公五代史花卉翎毛耳
晉書尚有一二筆他史無足入譜者因與某
論畫附記于此時同游者爲叅夫叅夫之侄
元躍士楷皆文士而不能畫者也

能畫不讀書圖形離其理胷中少萬卷筆下丘壑宛
匠手無正性擅長亦畫史墨氣卑如媚燕市倚趙女

亦有負潔癖區區眼如黍一丘自謂過安知大山水
惜哉鸛輪袍輞川亦蒙恥畫師閤與吳無文筆可鄙
雲林意清高精微伯時李墨筆如其人小小泉石耳
我有幻妄想欲起千載士太白與仲連與酣筆落紙
爲我圖五岳滄溟沸十指以此稱畫家乃不名曰技
沾沾吮毫者未足與語此于瞻稍近之能事竹石止
寥廓今古懷把詩似陳子

靈巖山居同薛汝儀移菊冬深矣

新授堂集

卷之二

十三

秋菊有佳色此句亦何好萬耳食一言作者應絕倒
南山一時興寄于籬下草遂令千載人道謾不可了
譬彼懷奇情偶然食羊棗而我學其癖祇爲狂士惱
孤山梅爲妻亦自樂綦綰何事問梅人催妝頌窈窕
奇人萬里心濯足千仞島我乃承其流挈瓢啜行潦
可知後世儒胸中少懷抱尋香逐臭同踐迹邯鄲道
寒圃有深意花開不肯蚤冒雨關重陽白衣徒擾擾
不但遠俗好亦畏高士鵬自媚悅山空深籬來者少

兼之花事遲避人一何巧所以我與君繞叢勤灑掃
選土移高株把鋤及霜曉更約法三章花下禁醉飽
佞人莫題咏摘拜慎手爪相賞不爭時傲然物之表
或謂我遲暮賤火而好老

至日梅有信

薄雪媚長至山客何所思搔首梅信未是以行遲遲
高枝意蕩漾自來硯水湄嚴氣却賞譽狎近非所宜
暗香疎影句我亦能爲之林逋老禿翁安得強齊眉

新授堂集

卷之二

十四

孤山非吾偶雙鶴非可兒美子不肯嫁佞媒勞言辭
長松掃天帚寒竹曳霜枝矜香欲割席友安用三爲
以此每相訪欲前還自疑相思不敢言躊躇未成詩
雪閣開南窗遙望立多時一磬和古歌悅君君不知
梅下

正性樹妙香草木之伯夷清不可有二高韻偶則卑
僕雪月侍婢聊爲盥沐資林暮自生光大白揚潔姿
獨往從孤筇猶恐清性細放杖倚林外不將一物隨

詩思欲衝喉稍躍旋過之屏息聽微氣恐其涸肺脾
獨與香來在眼默斷思惟受想深相入莫遣山月窺
寒味啄懸冰鏗然落浣眉

客木侍居將歸阻雨

主人留客勤更倩山作主猶恐客不留益以瀟瀟雨
客一而主三寧復有去理况我留更易無援亦自止
此主兼此客山中過歲矣

其二

紡授堂集

卷之二

十五

失意過友生盤輿餘百里出門謂家人十日之遊耳
生平耐作客濡滯無遠邇卽我與我期自疑未必爾
徃徃訂日歸不信於妻子果爾秋徂冬牽挽方未已
固云我好遊一半爲地主一半戀山中一半滯病裏
一半待梅花一半阻風雨其始則乘興興盡終後始
謂近不當遊遊孰過於此

立春後二日董叔會韓衡之林守一小集紡授

堂同賦九佳韻

寒戶借欸客新酥潤一街將詩謝春瓊雪耐霜蔬借

屢集何所有濁醞浮槁鮭食庖肘易見釋慚雜謔諧

謂客酒食困寬以一日齋掀簾請拜母籃縷苦竹釵

孤也鮮兄弟朋綵倥填階帝命坊婺廬湫牖萱房

注客爲勒天語方尺綠地牌時老母詔旌深話當瓦爵

沉面見霜慙感懷今古中何所置吾儕把觴澆青天

漉酒濯皚羅我調姑聽之無與衡升埋堯舜周孔輩

逢場亦類俳但彼非偶人借面抒所懷實則蒼蒼者

紡授堂集

卷之二

十六

未嘗有茹畦造化既俳我油然與之皆日前凍風厲

今也谷風喈強名曰冬春亦人自推排大塊一呖耳

安計稿與芟人生苑枯遇何以異此哉司命卽寸累

能無至丈差茫茫謬誤海焉能迴其涯訟理與之競

章步跋鐵鞋譬彼頤作書一畫漸以加岐一而爲二

架二而爲乂乃至窮巧曆夢如五組網若使一畫止

蚪蚪亦死蛙錯漏盡補縫煉氣無閒媧天地惡伯樂

故夷貽與駟安事數米炊銖兩稱梏佳大業橫古今

質以一角蝸區區較遇合失爽獲亦乖杯燭深淺間
凍僕貯荆柴出戶簷留遊泥巷榻醉鞦

病中柬崔際熙醫儒

病身減著作千載無我位志士生死輕惟此中所畏
淹儒驅草木爲吾屏大崇健而無述焉是則我之愧
皇皇今古心秉爲知己累敢曰與斯文後死逐前隊
或者一家言他年用相慰

答贈錢塘錢殷求

綺樓堂集

卷之二

十七

有客來杭州瞻目視今古上天下地間山川佐揮塵
語我西湖上白蘇作湖主二公山水淫登涉淮歌舞
飛來朝雲腰湖心樊素口孤山老鰥夫雪滿寐寒巖
我爲湖作媒將湖嫁林叟高士梅好迷艷妻非吾偶
錢江吹大聲號天志覆楚越屨響吳廊破舌老臣苦
英憤不可吞氣挾江山吐千年西子湖乃傍錢江渚
西湖四時笑浙江千載怒激折寫鳧鵝濃淡關眉無
志士擇於斯二者知去取胡乃無冬夏六橋續簫鼓

錢塘濤蹴天秋涉停江許寒裳避夫川厲揭狎兒女
交友與論文繇來盡如此語我者誰與錢江有錢子
我無以題之錢子錢江似

病中柬陳雪潭醫儒

鮎鯽服鵜鷁網罟匪所畏凡物怖其天如疾取以豚
草性於人身無形氣相對至人大創加窮追剔腸肺
負固豎失險駭矣弗遑家子謂我懸師深入黠戎避
客王攻守兼并力攻則倍砭飲自攝半聽醫受學類
冠盜遇食色譏偵盜眠睡武怒內樹敵伏戎起逐隊
酬接多一言寶蟻金湯潰牛背授五千玄玄亦爲累
中散論養生鏗聃失淵遠胡乃刑東市吟詩訟近愧
譬彼虎食外而我養其內以知尊生者能言非所貴
感此汗通身永矢德言佩

佛日步月過法海寺觀酸口佛事示雲柯禪者

四月浴佛夕澄月矚如晝病步訪鄰緇瞑衲定哦呪
云有餓鬼呻煽喉酸燒味大士現肉身危壇直北首

手目兩化千森然坐營救彈指香燈果撮空幻塗糗
不但燕餒餒果然飽登豆亦召仙祇神普以佛法授
侍坐者覓四護壇諷左右壇左曰雲柯舌本藕花勿
上座跌止觀血移語無漏左右宣揚之猛獅繞壇吼
譬彼大師嚴道尊冥唱訓侍者卽導師苦口申句讀
我息諸見聞屏氣立其後肅肅器鉢間如有物可觀
瑣細餘子覓但能歆勸侑亦有毅鬼嗔騷鎧蹴天騷
拔山蓋世雄投戈懺爭鬪韓彭何英英迅盧獨罷符
辟穀負前知救頭齒臨極乃至才鬼流亦悔章句陋
命屈吟騷介雉詡輦離腐史酒肉薄鼠肝大刀鏤
李杜俯三唐開荒趙縛縛太白趙女舞甫也瞽曠奏
莊周稍通達堯舜遭厲詆道家之儀秦五十步亦走
丈夫秉精靈三立闕小就偕彼五月蠡動股爭氣疾
譬則萬石弩乃爲小戢發大千厝火寐高懸淨瓶雷
我亦七年病方將畜艾灸

示義生行脚兼訊舊遊諸巖壑之六予讀書山

山中時義生十四五沙彌也

今日老行脚昔日小沙彌因知古山川亦有孺幼時
大瀆濕所化喬嶽地胎之其餘阜出土苗如卵字鱣
天地四生等如鹿曾爲麝以此知河山始生若嬰兒
有生必有長誰者胚乳茲而後漸壯強雄秀蒼鬚眉
我摩崑崙頂生髮尚有遺撫之或未燥今爲壯髮垂
奇言丘與壑勿矜古老姿我曾見其孩茁地裏初離
云我生也後何以先彼衰

菊月爲社中鄧戒從母壽

蛤之腑娠珠璞之裏離玉或剖而出之甲拆璞斯辱
石旣委泥中介亦剗其肉譬則寶沽諸誰復顧敝匱
惟彼寧馨生人日姬詒穀如果樹所胚實乃華其木
如海胞大川永永母巨瀆如瓊酌黃流飲醇頌旨麴
鄧生天下士美子媚母腹荻堂畫父書致身何不速
志士惡佞售高媛耻庸福所以澹稱觴養志惟啜菽
開榮會有時秋室傑霜菊君子壽其親清河勤伐輻

喃喃九如篇無乃近巫祝

東沈英多齋

好友五年別爾進我日退衣冠債未了既受菩薩戒
澹茹除葷血其道曰兼愛在君爲小法已能使我愧
爲子此通身感心問至再天地產禽魚乃爲衆生餌
譬則施狂藥飲人嗔其醉夫子省釣弋酒脯乃不廢
軻也遠庖厨亦云畜豚彘儒者讀其書文彼殺業熾
不欲勿加人孔曰近取譬一無罪勿殺孟氏言之亟

新授堂集

卷之二

三

胡乃肉食者民視等菅芥或者殺心頑於人以物例
是以大悲心惡死例一切我今達所恐橫倒生無異
謂彼草與木亦應胞與視欣欣各向榮有性必自遂
藻荇濕所生菰化壞木耳瓜菓花孕育胎生樹焉寄
蔬穀子入土如卵伏而字天喬四生同天折匪其意
豈不畏鎌鉤蚩蚩弗能避至人觀我生森然萬物備
蠕動吾分身植亦爪髮類何以一體間彼此觀則二
若云彼無聲可以加斬刈未聞勸能言而以喑者代

若謂物有情刀俎省冤慙則是殺無知有所畏而貸
矧彼動與植輪迴有時至腐草螢前身現在湏挿翅
憫念見未來惻然慎踐刺豈特于方長勿剪與勿敗
以此廣齋心藿肉食俱礙不但罷生殺亦且屏蔬食
霜晨汲寒井一瓢待相對

卷之二

三

紡授堂集卷之三 詩部七言古

九日

我有好詩一萬首携向人家欲換酒言辭未拙拙叩
門行行無之虛重九掀書三徑不須開一卷陶詩素
心友陶潛籬下採黃花我不愛花愛五柳黃花寂靜
老籬邊楊柳風前大放顛

麥熟歌戲張二松

紡授堂集

卷之三

誰家兒矜狂癡朝也書暮也詩貯粟瓶珠交絲鼠子
移家住甕底婦呼何怒兒苦餓孔孟饑凍之嚙矢開
箱索卷欲焚之婦無悲兒無啼阿翁釋卷學灌畦南
山綠浪麥離離老雉穀穀呼晨炊三月正當麥熟時
小麥滿筐大麥滿箕小麥釀酒大麥糜麥槁燃薪麥
寔米蒸黍燥脾烹伏雞全身浩蕩沒酒池婦歌烏烏
兒跳嬉婦媚其士兒呼爹老農之樂今乃知嗚呼噫
嘻老農之樂今乃知早不負和事鐵基諄諄然孔氏

之學而

東邊日出西邊雨

東邊日出西邊雨東邊花好西邊苦西邊涉曦啼東
邊乾鵬笑也莫笑也莫啼東邊日過西乾蟻升封椰
濕鵬

高蘭引

清齋高蘭高入雲蘭旗揚揚招雲君雲君出雲踏龍
來紫莖縛簪掃塵埃掃却俗紅千萬品編蘭爲席惠

紡授堂集

卷之三

爲枕深蘭光露流滿觴留君蘭間十日飲

戲張二松

弗人詩二松酒不甚高趣則有飲不論雅俗吟不問
好醜那管醉無醒無心垂不朽劉伶未忘骸李杜亦
敝帚弗人淨二松丑騷壇魁壯吾戲場隨意登場齊
拍手

送施辰卿遊雁蕩

閩人言山尊武夷君昔遊蜀登蛾眉試訪雁蕩浙江

西三山較之孰更奇爲予仔細一評之無爲成說定
高低錄來山水待相知康樂風流繼者誰康樂遺踪
世共追自携雙眼欲何爲名出定論待新詩知君不
爲名所欺

放歌示薛汝儀

爲人不能使人愛爲文不能使人取知我猶有薛汝
儀時時勸我無復爾我非有意愛人憎強勉逢世顏
有此我今且學之愿面買歡喜我今學爲應世之文
新世堂集 卷之三 三

章濃脂厚肉多且盲我今換却飢饉之頭顱步步折
腰笑齟齬汝儀乎汝儀乎女應不願我如此不願我
如此安得世之人盡如吾與了

吾客木侍居三年去之而未有詩主人薛汝儀

氏以書來責予詩逋走筆答之山居舊名石

可予謂山中之石未有可者題曰木侍取古

人閒居草木侍之語也

福廬之山皖而依巖若稍清早而臨二山偶爲世稱

賞粗沙凡石也堪拜登臨貶我伎時名山水之間亦

世態我來遊山異所聞山下一園差可愛一園萬木

娟如眉稍爲山間開曉噴園中又有佳主人晨夕能

與我相對天下名園不可得主人半在客主人

善醉客善狂慢罵鳳山奴俗壑西君簡較衆木中花

有典刑樹有格手種蓮花百八高松未老亦典則

千樹天桃伎倖花半供使令半剛斤衰蘭瘠瘁礪石

間有時作詩慰落魄麗園宜春我愛冬卧雪梅坪坐

新世堂集 卷之三 四

竹栢深春花煖磬聲香亦賞其韵非以色三年草木

侍吾居一房當柳臨清渠對此如何不作詩別來衆

木應相思

問劍

匣中尺劍夜夜吼不報恩仇不屠狗劍氣昏昏似病

人欲沒不沒數星斗我欲開鞘再重磨其奈無人可

贈何

贈楚荆醫人張達可

荆州自古英雄地楚有儒者荆門至盡讀人間未見
書軒轅素問資遊戲我非杜老年未衰長年高枕亦
病肺當其氣激火炎時有似三分互鼎沸盤胸扼吭
據孫吳心腑之間角操備火攻水戰策紛然諸葛周
郎竟誰是楚人談笑立奇功一劑排之水火濟伐病
居然當大敵擲却方書出奇計驅使草木如驅人參
苓俱帶英雄氣

薛朝猷餉我梅醬走筆答之

荀投堂集

卷之三

五

寒歲灞橋出高手欲折梅花春釀酒熟梅作醬意近
之門士餉予當紅友食梅猶似記花時樓西小窓雪
浣眉梅花難寄醞梅子達莫致之共所思

題清壑餌芝圖爲施逸仲君壽逸仲爲吾友施

辰卿忘年之交吾亦因辰卿而友逸仲也

人生不得行其志雖生百年猶爲天吾嘗以此論高
壽期願者多壽者少於我逸仲乃得之年未及衰稱
逸老少年名士老未售向人不肯說懷抱繇來才子

失路悲盛壯雄豪衰潦倒逸仲意中何曠然少則春
華晚秋潦老當益壯窮益堅踈踈是翁亦喪寶詩書
肯作逢年具不待至今飛鳴早我寧願爲瘦地窮谷
之寒柯不願爲糞壤肥田之小草一壑足宇芝足糧
文福數奇清福飽世人食芝如食肉口齒高香心腑
俗至人食肉亦餌芝肥梁刺齒等樂饑世人潛壑即
入市凡心摧山作平地至人厓市自幽壑貧無所求
老知足門外有車容之無屋座上有客享之無粟我

荀投堂集

卷之三

六

家有書十萬卷父能教之子能讀多富多壽多男子
與之不與隨造物飯松衣薜蘿神仙我學退之自世
間以此爲壽觴四筵坐客笑之君謂然客中唯有施
辰卿舉一觴曰誠哉言

山空有衰蘭數本瘠悴糞壤間余心欲護之而

不能爲力是余之過也偶見膽瓶中插新蘭

一箭皆蓓蕾未成花余哀其莫爲愛護方其
穉而傷焉歌以閔之亦以告乎士之強作花

癖者使知花事與刈麥殊科無徒以鉅刈自

附於瓶史也

風吹蘭芽芽初茁一箭十花未開一九畹嘯聚劫花
賊不問花時亂摘折譬如草盜掠香閨不待十六與
十七世間那有賊風豎但有淫行非好色又如水米
聲未叟盜甕村翁餽甕脚如此安得稱酒人不知其
味徒餽啜可知清事屬雅流俗人學雅增醜拙移文
俗士莫愛花名爲愛之寔花厄願言坐卧守花間惡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七

客防掠婢防竊新蘭漸與秋風深蘭旗插天高牙子

題柯無瑕書

高溪懸山樹尾吼割山負石老樹走危峰牙牙山腹
中趨而避之立溪口何人可以置此間千仞圖頭一
狂叟我將呼曰柯無瑕手中尚欠一杯酒

客中送春

春風與我俱作客携我舟行春水碧二月三月共客
中四月同歸不可得世間何事最愁人草滿花關客

送客

其二

春風故把濃花掃習待新年正月好何似休貪新歲
新省得今年一回老留春不住聊送之遠送于野歸
來遲春風揖我謂我別習將一片梨花屑

客石巢五日

吾笑昔之爲賦以吊三閭者猶享海人以乾
魚而脯鹿以餉山客也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人

節物驚人客心覺菖蒲上門黍生角欲尋舊事招古
魂荒船龍卧鱗甲剥山深水淺魂不來把酒讀騷與
勸酢英雄節義無文章垂世猶之虎豹韞龍逢比干
傳者稀麥威微吁國風格孤情獨醒以爲文風雅頌
詩等醉濁千古風流第一人騷賦門壇楚囚作宋景
述子賈馬孫毅魂呼之衆曰諾才子蓋代相豪誇作
者張羅繼者縛孤高文人羞餽醕應耻後來啜其糲
特舉一觴揖鬼雄餘子護壇前且却傷心不忍慟懷

沙把其文章以相樂

今日喜作詩偶於籠中得友人索書董箋試筆

書七字其首信手足之喃喃然遂不覺滿紙

兼寄董子叔會韓子晉之憶數年前亡友哀

亦入謂予子文不如詩詩不如字然則無法

者勝也然乎

松江董家雲母箋十帙一束百文錢猶勝案頭塗惡

札爛墨冗筆斜可憐吾鄉草聖鄭善夫外孫陳勳頗

翁投堂集

卷之三

九

肖焉先後之間吳文華述祖懷索兄張顛邇來雄俠

張閣老鴻筆如帚欲掃天敵以高閒深而秀筆帶佛

相曹學佺抵掌賀監莊奇顯細不能大亦鮮妍吾見

其進林中書惜乎天不假以年吾友韓錫善古文石

闕畫指竹書鈴董子養河老禿翁髮短手幼妙娟娟

二子謂我太無賴胡不能正鋒用偏我聞斯言謝不

敏蘭亭古蹟翻未全書皮扇面爛紙尾意在取適非

必傳當其縱筆無所本我自讀之難竟篇學醫費人

書費紙安能如此拘拘然唐碑晉帖鄉古獻讓子與之相後先

雨

深春渴秧兒失乳官督老巫代秧歟肉食祈天巫翔

舞薄言往愬逢彼愠四之日零訖三月風雨或與人

意遇冠蓋紛然謁上帝日天雨粟緊我故去年海上

賊捉賊臣曰我武飛露布謂鍾捉李

薛會母挽詩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十

我聞昔人之言曰君子曰終小人歟歟則宜吊終宜

賀孺人女中之君子孺人何以相其夫老擲烏紗遊

鹿豕孺人何以教子孫曰士之子恒爲士登母之堂

遶素幃林立孫曾餘百指古來七十人生稀母幾百

歲少一紀即使母自爲造物所以自置寧過此戶外

弔客掩面啼母應笑之何乃爾前山深壑魂來遲楚

些俗聲夜洗耳

林煥卿花燭詩

吾門之中三林子伯吹屢卿與鼎甫三子少年天下
士閨筆春山待辰女伯吹佳期清明候正月便思寒
食兩山居二月至十月居內半續鴛鴦譜并雨花燭
十月初七月八月學歌舞十客扣門九不開花窓折
花調鸚鵡熠熠文鸞呼竹問望雲高鳳不肯舉屢卿
車牽後兩生一日感發之初五前此三十初一日屈
指佳辰近可數山中相對閒閒然柔情不肯上睂宇
丈夫不爲兒女歡乃能不受兒女苦盤盤羞作池中
鴛鴦翔翔出戶龍與虎高筆橫架五岳巔安能屈曲效
睂嫵雙玉高花紅燭中催妝之詩爲此語座客曰惡
是何言誰首肯之吾與汝

王子催粧詩

時予有石巢之行

渴蜂憶新葉未香魂遶聚有士三十餘自稱曰梁鴻
伸足示月老乞我一牽紅必得益代姿才兼與我同
城市不可得求之村落中有女十七八隱居郭之東
待年讀三易不嫁占春風王子晚得之未娶先清庭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二

才子矜佳人賣畫買新詩佳期三月前嗔我催粧遲
對客指書空學畫八字睂鴻筆寫細翠老畏不相宜
正月換桃符招婦貼門楣正月花筆鮮邀婿共臨池
正月漉春酒雙面沉一卮正月剪春燈芙蓉燒竝枝
王子乎催妝之詩題滿屋雪老鸞初春睡足我方別
子出門去春江明花照獨宿

客以日月兩輪天地眼索對阿昕以風雨十條

雷電響應之口號自嘲或謂我譽兒也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三

我家阿昕年八歲弄筆杜撰七字對嗔我乞與墨紙
澁更惱先生梨栗貴風雨鬚鬚雷電響摸着雷公三
尺喙比我四十而無聞如此後生亦可畏

武夷春旭圖歌爲建州吳兵使壽

代

九曲深溪春雲裏山腰玲瓏出山尾正月漁郎吹洞
簫薜眼未醒寐春水中藏換骨古靈丘仙人成館鶴
成市前有王子騫後有白玉璫張子一呼仙二六希
夷破夢日三千武夷山君慢亭王春滿壺中集仙于

玄黿膾細白鹿脯鮮三姑拍手玉女撈絃袖中弄出
赤彈丸酒闌一擲飛上天煌煌東方紅玉然千尺龍
燭爛華筵晶晶日出春桃娟灼灼華明上鬢邊武夷
主人笑語誼云是秦時拋核聊記年二千餘歲開未
全曼倩小兒偷不得呂政劉徹空流涎仙子催花動
鼉鼓三姑停歌玉女舞須臾控鶴仙人至口能出雲
雨可致群仙笑謂我有使君沛然能作霖母爲作此
遂巡雲雨兒戲之小技無恩乃公我且揚旛葫蘆自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十三

倒春未深三十六峰杯底翠紅輪投轄駐山中招日
酣歌且停轡

送潘昭度先生擢藩江右

公湖州人以河南學使觀察閩中

半壁天下開兩目彭蠡震澤君百谷茫茫大江挾漢
流蜀頭吳尾荆楚腹三江經紀吳東西流漱越中舒
百足出納彭蠡具區中巨口噓之如細瀆當以異人
雙巨眼二壑坳中瀉兩盞經綸節義文章兼於人未
嘗計以膽孤高少年立中朝嶽嶽強項不可俛帝曰

中州天下樞以公宣鐸作之師炎海鯨吹海波捭斷
斷持斧來臯閩大江以西控三楚鎮以方岳帝浴汝
洪都藩鎮連武昌滕王危閣騎鄱陽明之彭蠡漢垓
下天鉞斷蛇真龍翔後此鄱陽攬龍子大儒按劍孽
龍死二百年來龍戰場莽蒼官游今子長湍目近事
千古意吾代何可無史記大川濡筆名山藏彭蠡之
中峙康郎天目具區不肯許曰公挺生我地主公謂
名山且莫爭傳之其人曰曾生小子何敢與于斯入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十四

山且讀十年書

讀兩生菰有序

崇禎六年冬客遊福虛吾友施辰卿以其長
君大昕文見示方生宜閣亦因吾社施有敦
以文來質走筆書此吾讀今人文章每得一
美子未嘗不太息痛恨于王半山也吾門有
張子可標者亦以此示之

詞賦壯夫羞不爲而況區區事訓詁英雄氣短無奈

何一半從今半學古史遷班固大文章踏足僕行循
八股安排垂臂削鼠肝焉用丈夫力如虎三百年來
王制嚴糊目經生無所覩青苗剝肉未糊心不過當
時小民苦帖括封錮天下士世于坑焚王介甫志士
強顏負起衰區區聊復齊變魯我今屈曲贅成絲安
置此身何處所一時出處千古名二者計之十去五
老牛踟躕觀快犢兩生奇文燈下讀大昕崎嶇縮鴻
筆士元百里抱案牘方生手勿心清妙慎勿過求彈

古調暗啞叱咤亦自喜逢年則迂曰張子

客玉田鄭體乾餉我其家季卿書扇支提茶程

君房墨基奩梳合璣肩肺肚八物予受其墨

若扇梳合走筆答之

客帳煩雨朝未已蒼頭叩門餉八簋鄭子手啓書蒲
箋持向牀前睡驚起生平不曉看圍棋與我奕具非
所宜短髮雙梳缺數齒裹以惡帟爛書皮檀香合子
斑竹簾雖不相稱試讀之我聞季卿人慷慨何以臨

帖稍病肥結客無家今已矣把扇親如新相知支提
山茗程氏墨鮮如雪白古漆黑病肺老饕釀作賊沸
雪搜腸戰必克洗硯試筆句未來磨墨湏之未可迫
生致羸足及肺腑客處不設爨與釜寄之庖人非敢
辭我欲大嚼自過汝

題松石圖爲張肇宇前輩壽

幹樹耆根羞附士負天高棟石斯礎古鸞族居茸牖
戶千人萬人避風雨視蔭百草東不腐撐日扶月互

隱處怒龍撼空騎蹲虎雲鬣霧毛相仰俯箕踞科頭
無處所羽客盤桓不敢撫卓卓霜髭誰與伍張子阿
翁曰肇宇

豫章暑中送羅無美燕游兼柬社中周子立

我來豫章如處女窺樊野鶴足鹿膝王高閣彭蠡
湖愁坐相思去盈咫衙齋揖客軒軒然驚見故人羅
無美儒冠半舊青袍鮮我笑謂君安有此君云鬱鬱
鄉里中大湖安能還鷄起我今一上黃金臺神龍出

雲壑先徙子虛詞賦帝京篇當世大人雷轟耳丈夫
五十名未成安用王侯空倒屣富貴吾徒自有之肯
向交游乞牙齒長安車載進賢冠子但易之以糠粃
無美乎無美乎我不患君不青紫我聞朝中有君而
無臣惜哉遇此中興年少 聖天子公孫曲學稱大
儒何如海上老牧豕吾友周郎今賈生爲言遲我歌
燕市

題松石圖爲余玄同前輩壽

新授堂集

卷之三

二

長松吾欲與之語古石吾欲與之處當世所謂大人
先生者高風典刑未必爾下有虎鬼松光起玉生其
中石之子天地日月煉其髓千年萬年長如此

醉中放歌呈施辰卿時有約同遊福廬作此詩

崇禎癸酉十月十三壑下也

海天寒館風作威指冠短髮不受吹老生未肯自稱
老知我已非少年時君少於予纔二歲四十封拜亦
既遲况俱失路鄉里中子猶豪健吾已衰相視高歌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六

莫懷古丈夫不能與世違喙長三尺何處開蹙縮眼
睚兒鬚眉我學蠅聲控舌語世人聽之曰太奇我欲
作賊賊不可爲我欲登仙肉重難飛我將爲今世之
文士今世之文觀者舉肥作者救饑瑣尾而不可垂
茫茫千八百年間龍門大筆繼者誰英雄醢殺醋甕
底神龍失令醢雞欺白登鐵城困龍隼不藉巾幘難
解圍我今騎王半山之拄杖借朱夫子之門槌望門
敲碑拙言辭于嗟乎目長的短矢往正移乞巧柳子
送窮退之送之不去乞不來七尺一半土中埋談深
不覺歌自哀尊中酒空淚滿孟明朝觀海共登臺百
尺天門眼好開酒坐莫有少年客白鬚老生狂不得
重遊靈巖走筆示得之和尚時予病背未瘥也
仙佛常住之師友山川無壞之吾廬松花不水旱之
田竹子不耕種之蔬我雖別此將十年丘壑于我未
相疎山僧應老而不老我年未衰雪滿顙長松喜我
去復來盤薄作聲相歎呼禪和嗔我老頑皮金刀爲

我割霜鬢我今長與仙佛居
我病背金臂舒夜來
作癢搔麻姑

讀魏武詩

其人爲霸則有餘其詩爲帝非不足
大風之歌秋風
辭視之魏武竹弟肉數千年開魏有唐杜甫曹操相
低昂白也慷慨孫郎比東西爭帝將雁行虎踞龍盤
天子氣曹魏終有并吞勢少陵野老目無之大聲不
肯引車避

紡授堂集

卷之三

十九

九日陳道掌昌基李元仲余賡之小集紡授堂
續叩帖之十七章也有叙

甲戌九日四子集紡授堂時昌箕賡之罷公
車歸也李子又買舟還汀水矣蘇子瞻云人
生惟寒食重九不可虎擲四時之變無如此
者寒食之變而勾芒也大夏也變而之昌明
者也重九變而寒沍凍涸矣黃落矣今文章
無類於是乎哉夫已食獨餐者難子

食菽今得氣之文非直菽也殆強人以茹敗
醬食糠覈矣程明道曰新法之行吾黨爭之
太過亦當兩分其咎自厚而薄責強忍而不
爭是所望于今之善變者吾黨則何以處此
也其并識

杯無茱萸徑無菊深巷無山舒遠矚席門折簡遲友
生小摘霜芽飯脫粟蕭條寒話過重陽主人乃謂能
免俗四壁附耳聽小儒大言振瓦破湫屋文章力與

紡授堂集

卷之三

三十

天人爭在山爲嶽水爲瀆何似卑卑狎跛羊畝涪利
揭兒可浴焦釜晨炊渴湏泉十尋纒探一尺谷索絢
甕姬何皇皇寒汲還將百尺續秋士窮老未懲心燕
客則餘雙捫足相看失職送將歸游子還遲客去速
甲戌秋林挺甫五十初度效白記年吾少挺甫
六歲誕之辰後十日也

陳亮五十始登第落拓林生不得意屈指君如陳亮
時老猶未遲後三歲眼花秋室咿蠅聲安排訓詁湏

小試蒼頭折柬謂我曰九月十三初度至更謂爾生亦是月似憶其期至耶未因石問我方慨然我生之辰不欲記蒼茫忽覺十日間老來迫人何處避一時千古事如何人生有幾四十四雖云社齒以肩隨拈鬚比君白數倍

劉薦叔以洞山九潭誌索題歌以答之

未至其地咏其勝譬則於人未同言好以文字附山水亦等餘子趨龍門名山大川惡夫伎知已必在神

紉投堂集

卷之三

廿

氣接吐吞未許草草未識而徒以酬應文章相攀援曾生幾乎把臂失劉子豈無一時千古事可論山更水換天地死古來我輩人長存何必隨聲載筆於洞山拔地之秀削與夫九潭高水之潺湲或云山水以人重或云人與山水傳我今逢君豎雙眼大瀆一勺獄一卷一丘一壑姑合之未足展踴翻鸚鵡之脚搥碎黃鶴之拳區區洞山誌可焚十千巨觥三十燭吾

爲子歌壯游之新詩爾爲我誦平生之奇文

送右伯申青門師入 賀崇禎七年冬也

皇帝元旦開九閭八年新政敷明堂踴躍金鳥來萬方如日之升依明光闕南牧伯方束裝有士五載居門牆送行感時涕淚滂指冠壯髮不能長欲行無車渡無梁尺二頭巾裹深霜于差乎今世雖有孔丘之道管仲之才司馬子長之文章不能安章排句事科場出疆無贊徒皇皇白身且曷言一匡史記姑俟名山載我觀古來多事秋俊傑車載而斗量卽我 高

紉投堂集

卷之三

廿

皇起一旅從龍如雲相翱翔何乃今日 聖人年少問未央英英側席四目張腹心手足視茫茫吁噫嘻舉朝之莊莊無一士之可王天下之猶猶無一生之能狂生今不敢高論乎農黃救時卑之言富強 帝京胡馬春 來自去何洋洋輪邊千萬求倉箱數入未聞驚大創秦晉燕齊同楚鄉行屍揭竿驅流亡三吳人心如沸湯誰益薪有勢漸猖決川導火殊可忘滇蜀黔粵介蠻荒有金如粟馬如羊蠹賊剗肉

憂成瘡汀贛蜂結山作房一窠飛螫四省忙閩浙粵
東步海防尺澤之鯢亦缺折帝謂不勦波屢揚數
撫誨盜胡可常公今觀時中感愴入對我后昌言
颺天子曰都留帝傍元首明哉股肱良天下加
額須平康閩人夢思親繡裳问我婦子怙甘棠

爲老功曹而能醫者壽

人生不爲宰相則爲名醫宰相可以治天下大醫起
人之顛危獨有寂寂老書生廢棄歲月無所爲著書

新投堂集

卷之三

三

白頭秋室中草木之年記者誰似君橘裏介眉客傾
杯倒甕填軒墀上自大人先生者乃至里巷諸旄倪
謂君有年彼有命二者脩短數相隨各欲自與以鏗
聃願君亦與鏗聃齊人之祝君以自爲君則自祝爲
世需彼此懷中意相反兩願併爲一期願蕭何造律
能殺人君文無害人舒眉乃知烏喙猛毒藥仁人用
之如餌芝如君斯不負齒髮驅使草木天不違我不
乞君肘後書我不借君竹杖騎左手勸君酒右手捋

君鬚但願君壽百千歲舉夫百千歲之人而壽之重
日橘中之千歲翁今爾尚憶天下事曷出而爲蕭曹
之事業隨爾百里之寄一命之司而沐浴千萬衆之
呻湯吟火於浩蕩無際之上池身不得爲漢丞相惜
乎爾生不遇時

同趙十五張行子諸君小集壁荔卽席口占贈

小髮祥卿

十四歌兒聲小小病眼看之不忍飽管如四月擘荔

新投堂集

卷之三

四

枝幼色妙香未入口破林小摘挂牀頭一顆綠玉涎
數斗樹頭已老人食新紅塵熱趁一騎走火山燒手
腹果然老饕者多知味少

爲陳惟秦山人八十壽

吾於今世稱詩者未嘗一言題贈之我所著作逢彼
怒彼之所喜我不知惟秦山人老詞客把吾詩卷詫
曰奇笑謂今時之高士俯僂貴游兒鬚眉入門不迎
出不送俳諧焚掃侍琴棋齒縫風吹入官府巢由馬

首晚致辭大蟻升封小蟻聚樹壘負酒重挿籬高樓
正聲陰韻府塵垢囊中行相隨側肩曳足入朱邸熱
龜附釜舌舐脂識字媒僧有鬚妓伺候文酒兼談詩
李白猖狂杜失律韓愈鬼魅元結癡輕俗寒瘦姑舍
是彼哉中晚體格卑吾徒正宗唐初盛自以爲是居
不疑今之言詩者如此所以老人意不喜八十稱觴
詩滿囊曰壽我者惟曾子我不頌君膝上之孫曾我
不頌君口中之兒齒我不頌君黃花霜鬢能高歌我
終持雪集 卷之三 五

不頌君毛書夜眼堪細視喜君能與貴人游不許貴
人稱知己喜君難老而能貧手擲扶老走入市龐叟
苦吟孫讀書小饒槌米城角寺我聞人言富貴乃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爾如君真可以長年上牀一
褐下牀一屣剔牙香殺青萊根摩足未湏赤脚婢不
仙不佛老布衣兒視老彭弟李耳

余希之賡之編選社旅普訖賡之書來告成答

之

丈夫何事不可爲而乃區區事訓詁聚歛臣臂編排
之爾之所樂我所苦希之四十弟三十頭雖未白唇
已腐胡爲乎浩蕩拍浮於章句之中今不成今古非
古一代英雄化蜣蜋摩詰雲林坊糞土眼中天下事
何如八股功効乃如此賡之手書謂我曰伯氏筆耕
仲書買季也不得已而捐捐然瘠硯代食濡渴釜
放歌爲林挺甫節母壽

人可以以不富貴有親在而不可以不富貴吾與挺甫

終持雪集

卷之三

其

堂上俱有辛苦艱難之節母吾母若母俱老矣而未
有一命以相慰吾母與若母則時進吾二人而言曰
兒不學以爲愧遇與不遇時也兒奚慙於是崇禎八
年長至後之四日林子之母於斯辰也設帨林子則
跪酒上壽而不成醉男兒五十未成名母今七十有
二拊拊然而含蘗哺糜晝紡夕緯林子之母則又進
林子而言曰兒胡皇皇吾能湏爾以期願之歲兒不
見乎夏有蓮秋有桂桐竹不先時而實橘柚不背霜

而翠林子於是再拜長跪舉一觴曰兒有母而不可以不富貴兒有賢母而不可以不富貴而可以無爭遲早於旦晚之榮荏瘠瘁今亦不遲矣蓋秋以爲期勿謂五十孤兒之報母也未

送董叔會偕長公德受國博還朝

時今上以流寇脩省

正月柳眼醒尚眠春水瀾瀾柳繫船有士將爲萬里別風吹髮短霜滿顛問爾胡爲乎遠行曰予送子官一蘊于嗟董子今祖生吾與爾對牀起舞十有五年

紛披堂集

卷之三

廿

來胡爲遲遲其著輶中原流血土未乾南北之間蟲附咽聖人罪已方求賢于嗟乎董生爾曷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于少年天子之前胡爲乎白頭落魄茫于于燕道途抑掄之鬼大笑啞然董生乎無歸爾曷投筆焚硯仗劍之邊東刻女直西縛于闐單于繫頸北闕頭懸不則五嶽名山從此逝散髮于衡霍之嶽箕踞于恒岱之巔嵩峯華頂排闥上天安能俟婚嫁之畢而後昇仙于嗟乎子昂比父縫掖子乘車

父戴笠快駒追風老騶鳴櫪黃金臺燕三千年老生過之背負笈董生董生遲我來無爲獨立臺下泣

吾友周亮如贖妓嫁之曾子感其事而歌曰

天下男子之淪落而不得意者多矣未有過而問之者失路鄉里一筆髮周子邂逅雙淚灑明珠十斛贖蛾眉暫借鄰家金屋鎖愛人以德禮明微坐懷不亂曰未可召灼選士須其人美子剩衾且虛左我觀古來烈士辱泥中命彼後車載者寡解衣推食間有之

紛披堂集

卷之三

文

踞廁洗足雜慢罵索女不坐柳下懷小兒呼將寧勝下無禮豈如縲絏中收而賤之等拋捨英雄或仁而下士長綆汲心取爲我千金不惜買同牀連城釣淫猶注瓦我重周郎一片心賤殺江州淚司馬于噫噫市或估相牛飯青車亦檻霸囚衣赭願將周子明明如月之肝腸張爲彌天萬目之羅橫九野無使世有落拓丈夫失意類巾幘琵琶遮面鵲絃啞

有烏篇爲門士陳子鴻謨之母壽也

陳子有兄先逝

有鳥有鳥生兩雄大者將母翅繞叢綢牖塗雨戶墜
風小者矜毛養翮自東西翔翔遠志隨所之大者中
道隕鎗繳小者朝亦哺母暮亦哺母嘸獵垂臂股橐
芑杯大鳥遺雛黃味哆哆陳兄有遺孤瘖瘖養羞吐膺分
瀟抱母出谷餘脩尾時陳方移居彼鳥彼鳥爾非無八表
之奇翼可以橫縱十萬里爾胡不負母上天飯母瑤
池核飲母金莖水千年萬年母無死不則辭母且飛
去啄東海之鰲肝銜北溟之鯢子麒麟細膾白龍脯
笏授堂集

卷之三

七

母也齊茶饋以薺區區漁佃於蜻蜓之六足四翼詩
根於沼沚之蝦蟇蛙髒弱肉小鮮瑣甘細旨凡鳥反
哺鷺鷥所恥彼鳥望天刷翎聽雲側耳翩然試翮投
予懷曰待涼秋大風起

紡授堂集卷之四 詩部五言律

閩曾異撰弗人著

晚來

徐徐步草堂。倚樹借微涼。留月遲燒燭。驅蚊早閉窓。
鼠喧攻米甕。僮奴闔茶鐺。坐覺輕風扇。新蘭習習香。

孤山塔觀海 塔俯永寧衛爲泉南關鎖

八月遊氛淨。升高及此時。一山屏郡縣。兩岸極華夷。
地盡單拳豎。天寬四角垂。孤城憑麓小。寸馬立旌旗。

紡授堂集

卷之四

鄒五催教詩

妝成方十五。恰好罽齊眉。我錯新昏過。人非二八年。
如鶯三月暮。纔抱一枝眠。安得比雙玉。高花紅燭邊。

其二

琴書今有助。文事入閨情。問字親夫子。閉門獲友生。
夜闌時讀罷。茶熟與香清。燈下人如玉。遲君再一更。

福廬石丈

石以側而媚。亭亭立獨危。丈呼吾豈敢。我拜爾爲師。

朝市知難任。林丘卧不宜。但存袍笏意。習作漢官儀。

鳳巖

佳麗雖然少。空山一味清。寺何嫌小築。石亦喜無名。
徒省供全約。游稀累愈輕。試看金布處。盡日苦逢迎。

送楊吉騰北上公車

勁隼秋高出。翩然毛羽豐。劍光猶半匣。雲翼已開籠。
逢世才應爾。達人致不同。看花須按轡。莫亂踏春風。

寄柯爾立兼訊林若梁師

紡授堂集

卷之四

二

每憶君前歲。題箋屢寄予。似回無去札。近亦少來書。
吾有師多病。山中問久疎。時時相見不。漸老態何如。

送張一遊武林

丘壑盛名下。須經巨眼過。西湖聞好景。問爾果如何。
若以常時尚。吾知賞者多。悠悠山水意。相視一長歌。

客樓問梅作一詩別之

客子去何忙。梅花漸漸香。小樓時獨對。幾樹正當床。
行李明朝發。寒山驢背霜。又添一離緒。牽掛我愁腸。

客中同諸子坐月良久矣

閱早客愁中無田亦願豐杞憂分藿肉菜色混英雄
現舞雲成戲天呼聽愈聾炎陽驕未足夜月暈添紅
久不見山公髯矣

漸老一相晤此回有異否居然僧髯髯添得影颯颯
毛髮殊消長機權見去留到頭髡得盡纔放此心休
浴佛日過法海寺

深巷雨疎疎讀書聞木魚因知近寺梵肯過靜人居

新校堂集

卷之四

三

茶罷尋僧去蘭新浴佛初蒲團容定客暫許習心除
董子叔會以詩來許我月夕過謂月樓次韻遲
之

所思十步近病亦懶相求約我先呼月遲君共上樓
茶藏三伏水蕉老一園秋以此同予美猶堪永夕留
客中初度日過卽公

出門無所適于野忽逢君衲引閒行客鴻依失伴雲
伊蒲僧俗共觴政酒茶分不是緣初度偶然一斷葷

林東石雙壽詩

凌霄豈無具雙雙戢翼眠斯人有隱德其道可長年
明志稱觴澹讀書食報廉自然留與子雲翼已翩翩
方具蒙花燭詩

相識纔童子今朝稱曰夫似因予老大不稱爾歡娛
古有閨中秀居然女可儒玉顏何待問才得比君無
病客

客久不思去病頑不畏頰鼻觀香出入神與茗清新

新校堂集

卷之四

三

事佛親高士翻書閱熟人祇於妻子淡贏得自錄身
山居病中

隨意聽山鳥譯之語語新佛前稱揖客花事富貧身
暫寄蒲團上聊觀得病因却非無所見亦畏繫閑人
客木侍居梅詩八首

梅有信

遶樹探十日寒林繞一花細尋香處得暗記某枝芽
梢長漸勝月條空不碍霞盡情看未忍留興立昏鴉

再訪

雖是花猶未高枝已漸開病人扶對雪山意遠親梅
賞不宜多伴有能日百回淡然無酒累時共茗壺來

十四夜坐梅

尚未至林下高枝意已狂竹間如可見松裏亦分光
花重鴉聲白月來人影香坐闌深袖手懶拂兩眉霜

雨後

昨日寒兼雨梅間少一行今朝風未已且及曉來晴

新授堂集

卷之四

四

嚴飾於新沐高香樹聖清出幽乾鵲喜先我選校鳴

梅閣

山居樓百尺可以卧梅林光薄絕窓透香濃清磬沉
一鴻醒雪客千樹寐霜禽但覺重重白遶人寤語深

梅坪

獨有梅枝信時時問不忘一從開至落日在竹西庄
次第風霜月商量顏色香近來無事慣幽賞却添怍

梅花別

梅花底事者臨發同人清不忍折枝去聊爲繞樹行

何能香且已無撩別時情從此幽尋夢家園夜夜輕

又

客以梅爲王出門應別之一節孤影共雙展片鴉隨

猶喜及今去何堪見落時幽香遮馬首似問再來期

董叔會七夕初度卽席分韻兼送王周父參軍

之楚

四十子添七吾生稍後之撫杯看壯髮君短我如絲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五

年闕頭來去人應累合離雙星歡恨并故照手中卮

山居贈定生和尚

佞佛性殊嬾長齋苦不能病人一半死獨客幾分僧
以此山中意對君塵外朋頭陀吾是否搔首髮蕭蕭

山居遲林鼎父不至

霜與月俱好詩成人不來星明深樹透鐘破暝煙開
濁酒市非遠山鐘遠未回蕭蕭疎竹裏獨坐獨徘徊

戊辰元日

三十又添入漸於強仕親年開春正立曆換帝方新
貧賤何時已干戈滿海濱詩書衰病裏憂世亦憂身

三月晦前客中同陳聖謀柯爾立招李元仲遊

石巢時有警報

烽火雖云急山情不肯賒以君貧少累似我客無家
伴已三人共遲於一水涯明朝春又盡試問石巢花
是日阻雨不至

此際登臨少偏予得伴齊關心忙裏事遲友竹橋西

續投堂集

卷之四

六

未損雨中興明朝展又携新晴遊更好水滿寺前溪

其二

濕濕已林垌山行去未停沾花展齒鈍過竹雨毛青

杖倚詩方渴泉添水滿餅風聞從警急聊作沸爐聽

秋日樓居

百尺挂城頭何人許上樓到門山是客當水閣如舟
柳短不勝月雖譁未分秋索居寥落甚猶得病相求

芭蕉

芭蕉有何好盡日雨聲留對此無端綠杳然方覺秋
琴停挂壁穩老去逐情羞安得人如月徑來上客樓

清明日李右宜澹生過山中製茶

茗摘友生至藍香竈恰紅雲雷方甲折草昧建茶功
飲必選人共氣將名士同相思君不見只在一甌中

舟行同陳聖謀却憶吾家竹樓

桃花倚店幽未肯入溪流一笠暝牛背雙篙騎水頭
人乘破浪興鷗玩濟川舟并憶城西竹蕭蕭方滿樓

紆投堂集

卷之四

七

病客山居

客裏又山中無塵但有空石爲常侍者佛作主人翁
病省交遊累閒當藥物功只餘雙鬢在大半與僧同

孤鶴

鶴峻不受黨猶宿懶成窠瞑與定僧兩清嫌一影多
何爲行踽踽自喜舞佺佺擬以松陵子辟纒不似他

其二

鶴態何高簡矜孤舞未降意中群少可吾與子爲雙

行好隨琴侶讀宜共易恣更憐一影白月步立清江

其三

一鶴鳴何意却非失伴號我將師猶立松亦效孤高
選樹如觀主無朋不損毛鸞群頃獨醒君試共哺糟

山居不寐

習靜晝未覺更深自不同獨醒午夜後一寺四山中
暗記某峰雨細聽何樹風愛他僧睡熟聲殷小窓空

贈慵生和尚

新授堂集

卷之四

八

詩者禪之末僧非以此高雲心懶成綺鶴意不矜毛
功滿有餘慧情閑亦廣騷吾師遊戲耳人乃共稱豪

題松石畫

肅肅穆清容疎疎筆墨中意孤慵屈曲石簡耻玲瓏
世必泰嶽漢生惟岳與嵩科頭箕踞者未許狎高風

客石巢東孺生和尚

秋山如雋神骨秀暝枯禪客以閒相得居之病亦仙
此中寒谷口桂後菊花先那得無僧影時過一水邊

不眠感事

鰲吹海氣昏高浪蹴軍門白日千艘蔽晨星五寨存
貪毆柙出兇蕙閉笠招豚曷以旌降賞材官仔細論

其二

短劒夜擎摩傷時枕上歌兵強招是惠戰敗撫名和
魴跋救唇苟鯨投強項戈疆場臣事畢其奈國威何

其三

愛錢文士癖邊裏有同心大帥懸須價渠魁撫責金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九

低基爭得食借渡不憂沈莫竊舟中潤揚波海外深

客石巢得伍秉樞書和韻

數行來意外秋士感何長空谷桂成路一龕佛對牀
無端從衆老漸悔學人狂回首十年別山中半偈香

客石巢夜坐

紅燭鬚眉影蒼然不忍看夜蟲親客久饑鼠話山寒
老至著書急燈深認字難如何三十九今歲又將闌

施蒙冲先生挽詩

吾友施辰卿尊人蒙冲先生始爲離大夫有
清政于蜀林下垂二十年近以新命出山卒
于韓藩之司理某哭先生于堂而爲詩三章
以挽之焉

海內方多故林居自不安人思公去蜀帝命爾于韓
大國城宗子王家肅理官空遺袍笏在留作典刑觀

其二

登堂不忍問一問一沾襟旅櫬他鄉製家僅異國音
紉揆堂集

卷之四

九

旌銘帝子誅棺蓋老臣心欲覓魂歸處前山洞壑深

其三

林卧已多時官閒隱亦宜飄游韓土樂人作異鄉悲
何不杖於國留爲王者師通家未見面神想倍凄其
客石巢山寺李左宜中秋載酒相過卽席分得
莊字時左宜有浙西之行

山淺桂成莊更深月也香門槌觴政借佛國酒徒狂
客子歸猶未主人去不妨但存寒歲約言別莫淒涼

客石巢遲李元仲限韻時元仲遊嶺南

四首俱
叩帖

不是羈棲久他鄉亦可留師生文父子仙佛病交遊
客思篋竿尾人情酒甕頭歲寒須我友空谷共涼秋

其二

嶺外韓碑在文人載筆留山中好伴去獨客爲誰遊
楓老醉如眼霜深白上頭那能看俗面坐過一溪秋

其三

空山萬木收寒谷一人留未省客何待或云我好遊
紉揆堂集

卷之四

十

潦乾溪縮腹遊倦筆髡頭不敢嫌秋惡嫌予錯過秋

其四

知爾里中少他鄉故久留劍雄羞入室物異喜單遊
此歲不添閨今冬已過頭好來谿上別山尚有餘秋
吾遲元仲有限韻叩帖詩十一首已元仲自潮
陽歸至汀水而先以書來語其客况索居之

餘日走韓昌黎故祠中指目相語湯湯大江
在祠址下因有韓亭兄懷之作元仲之客爲

韓退之留也元仲之歸爲曾子弗人歸也曾
子弗人之遲遲於此亦爲李子元仲而棲棲
不能去也吾兩人之去留如此則雖有大不
意於世俗者其亦可以已矣於是和元仲韻
復爲詩一章以附于卹帖焉

海天何蕩蕩蹙蹙馬頭回韓子千年後閩南一士來
荒祠勤尚友古獻識今才指目堪相語路難且莫哀
九月晦夜

紡授堂集

卷之四

二

客枕欹無寐風窓偏向松憂眠寒捉虱淺夢醒先鐘
秋去三更後貧僧一歲空愁心真似繭緒滿又加封

庚午元日 阿攀小女名

侍母失中饋阿攀學薦辛年強身未仕王聖國無人
有賊誰思難何官不患貧爲言當事者可惜太平春
過薛老梅庄送李白生還綬安

有興梅庄去到門心事違看花還未發訪友又將歸
燭盡雞聲渴霜深鴻影微明朝江上客紅樹共帆飛

其二

高士來千里山中卧却宜梅花留與我霜夕坐同誰
木落去帆現溪乾遡水遲小橋寒望遠扶病立多時
哭監利丞廖元真先生

衰世無寒宦君緣宦破家人皆尤產盡天似長官邪
卑以清爲累仁胡壽不加相償賢有後廉吏尚嫌奢
寒夜

欲覺懷人夢寤言四壁聞月窓寒天醒霜枕曉雞勤

紡授堂集

卷之四

三

憂集心無地緒分愁有群那能管鬚髮任爾白紛紛
林伯吹携素秋問梅遲我不至書懷

翠袖梅間好閒身病不宜寒君此夜約憶我少年時
月去霜無影燈親花上睂相思坐達旦待爾寄南枝
林伯吹報我梅信猶未答之

爾問梅無信一尊獨上臺林鴉先客探霜月後人來
莫作看花去聊當訪戴回寒枝怪有意應待病身開

壬申元日

日月棲棲裏安居似陸行舊家三宰相流寓一書生
老覺春光賤貧看年事輕髭鬚從白盡懶共歲華爭

其二

纔惜舊年臘忙過半月春席門深巷雨少婦布裙辛
謂老未成老言貧不似貧女元癡黠半衣屨共矜新

其三

明聖勤思治焦勞已五年萬方依帝武多難問時賢
山海真安未思威孰後先太平天子在何以尚憂天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三

水口舟行

曲曲換溪容舟行雲鳥從爭灘輕櫓勇蹲石小漁恭
駛水兼山走香風對峽衝目前難應接未暇數青峰
春莫同趙十五張時乘小集張大受齋頭試茶

同賦

深巷似寒村招尋喜出門魚浮聽鳥弄花動共琴言
茶品泉兄弟笋香竹子孫春光怪五日忍放手中尊

夏至聞新蟬

瘦島敲還滌高山意始絃新聞來舊友朱夏至今
年蜩語小儒竅鶯言老妓咽清吟誰似爾入耳便仙

其二

蟬聽雖幽事群聒却謀人乍聞松下弄輕濯耳邊塵
名士談初試高僧梵恰新欲將桐引擬清露正流晨

開正二日林守一携書過斗中園次韻

開正纔二日選勝便移牀門閉四邊水橋通一角香
寂寥兼雨靜空曠稱詩狂拍拍鷗群白分來几席光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三

其二

出郭新春雨避人折脚床苦叙親展初梅片夾書香
天地還吾老文章讓爾狂好詩千頃綠收作筆花光

其三

携具尋幽去無他書一床柳疎通體媚花厭盡情香
斟酌罵深淺追隨蝶穠狂南園春事未正好記年光

驚蟄日過守一斗園仍次前韻

掀書引話長倚硯布糟床雨泥鶯言冷雷驚草甲香

展遲隨竹遠花靜厭人在莫捲疎簾起從他漾水光

其二

出城無健足脫屣便登牀沾柳輕衣重簪花白髮香
琴平詩險澁奕定酒頭狂明燭不須秉清池夜有光

徐橋次周中槐先生韻

徐孺子嘗過此橋也在進賢縣

漢代相終始徐橋共圯橋千秋兩孺子易地一高標

烏盡仙能去鳳哀隱莫招至人無近事顯晦總冥寥

循靈巖之左而下及半有聲或題曰澹如酌而

新授堂集

卷之四

咏之

潔丘屏濫壑清出意徑經脉細泉調息歌應汲定爭

山狐石眼白月正水心平試看青蓮種無根也自生

其二

涓源不受汲少許何嚴冷定可跣趺對流宜屏氣聽

鶴供濡潔味蟬浴雪輕翎得此纔相稱凡心慢挈餅

山居病中方生宜閣夢酒相過

方小字款君

空山來小友載酒問先生爲爾當杯起勢予試杖行

病蘇人欵欵菊澹我卿卿再有林間興何妨趁月明

燈下山妻爲予捉虱戲謂予咏之

愁癢此生慣處禪心事違夜寒捫又懶人瘦虱偏肥
敗絮吾相得病身爾共依小奚搔背眠影觸荆扉

其二

但使減吾病饔餐汝亦微喜無當世務容爾在禪肥

瑟瑟何生事勞勞也救饑却慚餘瘦骨飼客北山薇

同張大全施大昕讀書七松樓

新授堂集

卷之四

懷古雋雙友觀書對七松時文渴字女乾視輟耕農

柳引將來月烟留欲斷鐘自無田舍客高臥笑元龍

雨中施辰卿來同棲居

我被荔枝惱憑欄不肯紅漢唐千載上風雨一樓中

山限天難大雲忙眼易空半窗今古意坐臥待君同

秋深陳洪仲曾玉立鄒瑞麟瑞足陳石丈張雲

將楊公穀同范佩蘭琴集紡授堂兼以茗

來試次公穀韻

細菊瘦寒屋巷無秋可尋到門人共茗入座客兼琴
霜氣清詩戶風流暢塵林却慚粗糲王能得澹杯深

咏海外紅鸚鵡之六

慧禽日國東治日豔衣同共笑噴花啞擅粧如鏡紅
華夷天地隔聲教羽毛通 聖世來重譯能言鳥在籠

至後過法海寺爾和禪房同慵和尚次韻

訪衲問梅信閒心不記春蕭然吾與汝同是世間人

紡授堂集

卷之四

其

祇覺添些髮便如多此身欲將妻肉淡特共佛爲鄰

其二

入寺冬新霽寒輕似早春百年天下事此日佛前人
閒失忙中我病分僧半身不辭來在數家只在西鄰
因問恒如閉關信息仍次前韻

未有梅消息或云天已春此中無腳線欲問度針人
落木觀花事生香見死身四邊泥水障誰是一僧鄰
春日重過爾和禪房因觀種蘭是日驟雨仍次

前韻

乍習山光靜方知錯過春欲尋前日事已是隔年人
爐陷除香味花分減色身晦明從變幻吾共一燈鄰

前韻

春三病失半并夜准三春一容兩僧影聞鐘倚樹人
茶香勻石氣月鬼在花身靜對聲光滿方知佛有鄰

過芝山寺訪空生達權二公仍次前韻

達公善琴

紡授堂集

卷之四

七

入塵頭易白訪衲借青春暫得觀真我還如憶舊人
詩書慚佛面天地誤傭身瞑坐聽琴罷聲猶殷四鄰
妙香和尚投我新詩仍次前韻報之

奇情如筍蟄慧苗籜驚春盡指心言手矜聲影和人
易三佛變相詩四偈分身莫以頭顱異同堂謂隔鄰
病中無寐聞法海寺晨鐘仍次前韻

世無病老死譬則并長春地不長他樹天惟閱舊人
祇應生便已何處有吾身念此省貪怖晨鐘發比鄰

其二

鐘淡烟花氣已深
天地春徑來近寺宅先覺獨醒人
頑倚空爲舌聲因聞有身樹頭鵬又醒
一枕寂喧鄰

其三

只此消晨夕敲殘歲歲春
回頭前日事洗耳五更人
來暫哀偷夢眠清病剩身
一鐘孤遠甚特共睡鄉鄰

其四

百草隕霜殺因之歲復春
死新生活燧舊鬼長新人

新授堂集

卷之四

十八

驚謂萬錢味鶴矜半李
身清奢貪着等減讀穀嬉鄰

其五

正好愁愁寐寒敲睡破春
漸生醒後事忙盡夢回人
瞑去觀無眼聞來耳累身
似於孤枕畔多此兩邊鄰

其六

老失晝之晨驚如耗一春
聽餘三萬遍淡過百年人
日月能盲眼山河傳肉身
况於吾齒髮禁得苑枯鄰
聞慵生妙香達權過守一
晤蒼次守一韻因束

三公

居士園能好春深衆木榮
開軒來靜侶觀物說無生
花殷琴言定苔親塵影橫
莫嫌委巷俗供佛有鶯聲

丙子秋深陳不盈徐叔亨李元仲小集紡授堂
分得五歌續印帖之二十一章也

劒老試重磨朋來開鞘歌
大風吹耳熱時事上眉多
日閣酥街雨簷帷衣瓦蘿
滔滔詩興在貧賤柰予何
送劉黃脩北上時徵兵入衛

新授堂集

卷之四

一九

王事棘如此送君游
帝鄉聖爲分一劒不敢咏同
裳龍臥方辭空駒鳴恰履霜
道逢入援者爲語莫窮
翔

乙亥元日未有詩足桃符聯句補之

二毛畏我刪霜滿不容頌
動雲未衮符裏乾坤里巷間
少開雙眼潔難皺兩眉頑
何處安脩尾籠邊問白鵲
虜警息再次前韻送劉黃脩

此去烽烟靜
帝鄉卽故鄉
同文新釋褐
聖武已

垂裳蛤剖一胎月鵬輕兩翮霜寒江勤目送北雁共
飛翔

寄董叔會

時叔會從長公國博還朝
其先人亦嘗官國子也

老友能知我胡爲乎遠行成均家作迹天下爾才名
蓬髮慚兒子白頭憶弟兄好歸春正及江上耦而耕
多病

多病成輕世無徒省杜門坐頑雌伏子捫懶虱生孫
鞭怨倦蹄影鞍欺敗肉臂恩警燈下淚滅燭滴黃昏

紉授堂集

卷之四

三

至夜燈深病吟指影此認數千年作者森森立
四壁間不知吾友李世熊枯坐千里外路上
寒屋今夕作何想也續叩帖之二十五章

名位文毛羽翼之翥國門草韞綠耳稿敝積夜光昏
腐電鑽盲燧騷宗禘雅孫不知誰後死能使古人存

紡授堂集卷之五

詩部七言律

恭謁關祠

感懷聊謁昔賢祠忠憤英英猶上睂天地不能回蜀
漢古今何意食華夷千年入廟成三歎四拜於公得
一師青草夕陽碑欲斷蒼茫讀罷能立多時

題平湖秋月畫

湖光和月濕嵯峨湖面全開掃敗荷只有漁舟閒達

紡授堂集

卷之五

渚喜無歌舞涸清波遙知楊柳蘆花外此夜行吟不
寐多我亦蕭騷澤畔客細看畫裏似曾過

雨中懷方具象

獨自倚樓獨自言離群白雁濕高原霏霏有雨似無
雨數數開門難出門得意詩文看也厭向明窓几坐
如昏知君此際還相憶滿把黃花立小園

客中寄林若梁師

櫺中視日何翩翩一顧恩深未着鞭知己許爲天下

士布衣依舊十年前索居益自慚高足小禁無能過
及肩白髮門生憂老至數行題罷獨潸然

甲子除日

把酒蕭條醉舊書勛名剩得數莖鬚苦將歲守臘偏
盡未分年來日便除往事細思成獨笑春明敢擬欲
何如爆聲驚走御揄鬼載去吾家滿一車

乙丑元日仍用前韻

春甕初開覆舊書難將生事慰眉鬚因過往歲思來

紡授堂集

卷之五

日只似新正又迫除欲與少年時逐隊自然老態不
相如應門潦倒從癡僕殊懶途迎過我車

得曾玉立書却寄

故人書寄看應喜病客愁生惱畏開總是心傷千里
別何如君與片帆來人前深語誰能聽燈下長歌不
敢哀欲睡有悵聊出戶三更無月自徘徊

丁卯秋林若梁師至

老驥秋高尚據鞍負鹽萬里不躊躇長貧多病七年

別草屨單衣八月寒已見門生雙鬢白依然國士報
恩難慙慙細質文章事久矣無人拂拭看

佛泉詩 有叙

吾客翠華遊于泉上下之間志曰其地以溫
泉名也吾訪溫泉不可得泉之上有仙泉泉
之下有佛泉二泉正堪名其地耳仙泉屋之
仙騎其坎需者必禱而後汲佛泉墟之泉之

下萬家凡茗釀藥物皆需焉來者不請而抱

新長生集

卷之五

三

甕以去水曰佛泉坎之上無佛也二泉皆其

潔不枯肺子曰此仙與佛之異也崇禎二年

五月十二日同遊者爲友人丘小魯門士丘

環生小羽陳聖謀小魯小羽先有詩予和之

環生方納新姬未暇索句聖謀次日遊右象

菴續爲佛泉詩苦吟馬上始遺屨已墜馬傷

足

轟雷四壑自騰奔靜挹衆生豈恃源十里好山爭二

水仙泉無佛亦稱尊龍蛇一勺莫須有魑魅千年不
敢渾汲定還來觀夜氣石心月澹數星存

其二

苔影空游布底明一規長似月盈盈水當法施流無
盡耳許人同耻獨清佛祝民胞泉是乳石開道眼液
成睛泓然止止聲聞靜罷却千溪萬壑爭

其三

勺水傳燈衆壑孫何須星海遡崑崙貪人抱向舌頭

新長生集

卷之五

四

嚼癡子烹將熟後論過去已歸諸茗酸未來猶是石
精魂一泓自存觀無味繞上壺瓢味便渾

山雨

草堂煙裏白重重停午尋聲未見鐘愛客不來來不
好拋書還看看還慵雨無處宿惟歸寺雲懶上天只
抱松我亦閉門高枕卧閒心偏耐滴淙淙

澗邊新柳

淡烟輕碧恰勝鵲春水山梁淺挂絲暝裏未醒微有

眼鏡中欲畫似無眉自憐幽澗誰能媚懶嫁東風不
肯垂待看月明泉上影愛他濯濯少濃枝

過裴恭靖祠

新朝王聖庸臣多難起斯人奈國何帝廟百年興禮
樂軍門一顧靜干戈銓衡照屢屨無疲鏡南北流分有
定波爲報權璫殘熱客皆共祠下莫經過

印帖
七言詩七首

已巳之春吾遊石巢爲李子元仲來也吾未

新授堂集

卷之五

五

至三日而元仲有汀水之行已元仲以書來

遂遊嶺外客子遲元仲不至秋深矣爲五七

言詩各一首書懷懷之不已踵其韻而至於

十首焉題日印帖取古人印須我友之意也

其六

三徑秋深滿草萊空山獨自笑顏開文章得意輕身
藥書劍無聊醉後杯何事木犀香不去有心好月隨
邇來蕭條竹榻微霜下一夜相思瘦嶺梅

其七

足音空谷斷蒿萊無信燈花爛漫開歲晚殘書親短
禍客深醴酒厭長杯山中千里寒誰待嶺外一人佳
未來蘭秀菊香懷已負遲君同有石巢梅

其八

詩思荒荒付草萊待君仔細爲鋤閒客心說與青銅
鏡冷面熱將白酒杯遲我只爭三日去經年但見一
書來篋中檢點燒燈讀聊作相思望裏梅

新授堂集

卷之五

六

其九

何人把酒慰蒿萊刺眼金錢且慢開我有所思千里
外不知誰共菊花杯病身扶到絕高處海角看將一
馬來見說庾南寒最晚歸與共待嶺頭梅

其十

文壇誰肯劈汗萊門戶驚人了獨開相賞奇情如中
酒不須能飲也傾杯躊躇秋老未成去惆悵春先失
邇來萬樹木犀香待爾看花何必嶺南梅

遲元仲不至留詩別之仍次前韻

霜溪棹渴閣深萊淺挂風帆慢飽開莫說連牀談永
夜且須一見坊離杯遲君寒盡無端去約我今年何
故來春水但期船蚤發惱人休寄隴頭梅

別矣不果行而元仲歸仍次前韻志喜

立雪門前十丈萊閒將笑口向誰開村醪暫買殘秋
醉醇甕還留最後杯山水高寒兼我在文章摩擦待
君來一年幽事今方始未歇黃花又看梅

緝於堂集

卷之五

客石巢秋中鄒瑞麟自清溪相訪同用秋字

瑟瑟懷人搔白頭美人空谷正相求十年知己五回
見百里名山數日留多病強將扶好月有君那忍負
中秋對牀且慢言歸去萬樹木犀香未休

讀書

薊門大鎮推重險胡騎長留敢歷春開戶常將今擬
古讀書方歎國無人是非難信通言路戰守纔聞換
老臣兵食繇來天下足虎符纔發又憂貧

送羅無美還豫章

羅生別我執手勤滕王閣通明高雲文巾龍虎惟陳
亮天下英雄有使君落地弟兄原四海大江左右欲
三分囂然建鼓無端甚子試登壇一解紛

不雨

覺露三月枯梓聲月照乾農徹五更當事持梁忘米
價豪家銅粟祝天晴謾言餓眼看秋飽且乞今春有
地耕我亦無田偏望歲摩挲瓶甕繞牀行

緝於堂集

卷之五

人

其二

打鼓驚雷貼地呼老秧渴死仕書符荒無奇策巫爲
政魃喜貪人農自零市肆不須禁酒肉官家且可達
庖厨隣翁祝雨人城去逢着家胥索舊通

病中喜雨

好雨嫌遲尚未遲插秧四月小當時病身水濟苗相
似患氣春濃暑不宜乞火乍澆枯茗盃開樓頻看小
荷池明朝握粟無高價粗糲加餐莫作糜

其二

閉閣猶懸殘雨脚出材忽聽插秧歌
補生槌渴新蛙鼓西子心蘇病菱荷
此夜不停繞既足明朝且止莫傷多
無眠較量陰晴事其奈愁時易老何

自南郭移居城西

八年數口學萍棲米甕泉瓢負小奚
移得新居仍是借携將老母已無妻
慇懃隨我入簾燕辛苦啣來出郭泥
未省飄蓬能定否圖書今日且城西

新長室集

卷之五

九

五月閒居

五月蘭芽獨自紉沸爐霏水共晴新
每因病劇常思過偏爲交多却畏人
老大割鬚聊學少文章強項未稱臣
楊雄奇字無端甚惹得門前載酒頻

其二

閉戶公然節物更矮簷照眼石榴明
救貧綺語三年艾賣老文人五月鶯
故事無心嘗角黍虛名膠齒似飴錫
出門擾擾誰知已一任毒念未肯晴

其三

鳩鵲分朋角雨晴新彈舊燕楫時鳴
鬚翬助我追前輩勛業看人越後生
索句欲來嚴茗苦息交易謝憂衰輕
閉門貧病吾真老又道強年老未成

其四

謾言妻死累身輕四十鰥居事事并
未替葛衣需母績無多角黍信兒爭
菖蒲上屋蜻蜓立艾虎當門小犬驚
却憶去年逢此日雄黃杯在異鄉傾

新長室集

卷之五

立秋雨

中天高鶴戛澄空未許庭堦吹小蟲
惡雨不須催一葉新涼正好沐雙桐
神龍潛壑需秋水鷺鷥看雲憶大風
雄劍欲隨金氣躍燒燈勤撫七星銅

周子立自都門寄書

愁時遠寄數行書抱膝憂人正索居
萬騎薄城君自守百年養士報何如
几鱗樂處無波水曲髮新加利齒
梳且道腹心誰視得謔言土聖戒淵魚

上董崇相先生 時先生病足

累朝養士報悠悠海客何心向狎鷗兩奕互爭餘敗
局一壺自渡信虛舟少年天了恩者老許國元臣恐
乞休萬里長城坐鎮足謾言逸步繫驂驢

為孫子長先生壽

多士登堂稱兕觥新秋涼雨入尊清一身進退關文
運四達門墻引後生若肯出山還未老翻然經世却
須行赤松黃綺他年事虞室卿雲正待展

粉按堂集

卷之五

十一

送陳道寧遊吳越

河梁相視話深霜立馬寒枝未有香我亦無家君作
客誰憐故國等他鄉文章罵坐人爭霸傀儡張燈各
開場排難魯連休佐闕登壇笑把一尊商

借居

蕭然萍泊又過秋慣是浮居不甚愁朋友依依兼主
客身家草草等車舟未成便去聊須任莫說吾廬且
當遊大笑出門何處往蓬蒿我輩合淹留

續印帖皆寒夜書懷寄李子元仲之詩也

十月葭深霜近人杳然懷望百憂親獨醒一榻五更
雨半世無家有病身老至著書傳未得交多求友認
難真暗中搔首商知已不覺雞聲動四隣

二章

病身無伴慰琴尊夜半誰家春杵繁霜欲到牀先上
屋月將排闥正開門此時我亦閒相憶卿得人來愁
共言倚杖寒堦遲閉戶紙窓風透一燈昏

粉按堂集

卷之五

十二

三章 小至夜

不耐幽憂更索居勛名強仕問何如偶然對鏡疑非
我強自親燈錯認書愁閱曆頭從蠹損畏看白髮倩
人梳可堪明日又長至道是吾生四十餘

四章

寒燈吹暗燭雙眸劍動身傍不肯留欹枕悠悠家似
店依人泛泛陸如舟意中有友相看老夜半伊誰共
說愁起坐便思出門去一窓霜氣到牀頭

同林伯吹夜話有懷元仲續印帖之五章也

四十年來貧賤身愁心霜夕二毛新相思海内存三友
寒話燈前深兩人千里雁鴻沉雨氣一時龍虎寐
風塵慢言李杜詩名在應世文章錯認真

之六章

五更寒柝動愁城書劍無聊老已成迫歲鰥居兒女
苦四隣婚嫁鼓吹明感懷一飯心徒在回首多端事
不平欲話百憂人又遠曉鐘鴻外兩三聲

新授堂集

卷之五

三

之七章 一首次林伯吹韻

欲斷憂來學坐禪憂多仍似擁愁眠一寒未許輕相
惜漸老真慚強放蕪浩蕩恩讐澆不盡蒼茫鬢髮白
無邊琴心半死相如病那得閒情續古絃

之八章

蒲團挂壁懶逃禪隱几霜深人未眠病到頑時不畏
死才當老後獨餘蕪感懷眼冷橫天下經世心長看
鬢邊半夜開軒憶知己新桐自譜自聽絃

歲晏閒居

歲晏殘書讀也闌蒼茫四望眼開難千金欲報恩誰
感一刺空懷字已漫酒盞有時上耳暖儒冠漸老稱
頭寬臘深真懶出門去道是病身苦畏寒

除日移居

一年再徙卜居頻陋巷蕭然亦四隣瓶甕不多携去
易圖書已舊載來新無家到處依朋友有母何人代
水薪猶喜春風隨我至明朝還肯慰閒身

新授堂集

卷之五

四

辛未元旦

但覺疎慵漸勝前車邇長者卜居偏壯心老至羞避
老寒戶年來不侶年東栗女兒嫌買少文章門士欲
爭先回頭四十春如許聊付深杯一醉眠

開春東林伯吹試筆兼懷李元仲續印帖之十

章也 有叙

閉戶著書已是無能之老者開春洗硯敢迎
可畏之後生十日爲期二人對壘使君與操

我非天下英雄門士勝予且作燈前楚漢李

子元仲若在茲則鼎足固可成三吾有伯歛
其相須亦兩手不能去一惠而好我責然來

思

鶯初柳淡弄新條洗硯溪明花上橋春水子懷目渺
渺交情舟子畏招招文章與龜人爭媚壇坫吾徒位
不祧漸老據鞍心已懶綸巾遲爾試輕輶

雨中同林伯吹晚望通津樓樓爲閩王舊城時

續校堂集

卷之五

三

火後方落於神兼有海警驚驚前換甲日也

舊日山河入望新如霞丹閣落佳辰千年今古橫雙
眼百尺樓臺上兩人雄霸已曾寬故壘關梁尚欲俯
全閩危欄極北長安杳倚遍夏時草莽臣

其二

深巷蕭然高卧身白頭望遠易傷神英雄割據灰難
死土木風華國未貧城市四圍原郭外河梁十字古
閩津無端欲下登樓雨遮却危欄携手人

其三

搔首相看滿目春登樓欲共更何人屯開天造雷先
動地鼎風流甲亦新草創千年思虎踞民居十萬俯
魚鱗感時望眼觀清海雨氣南來黯暮塵

其四

墜屨橋頭未老身登臺春望共門人兩山在郭肩當
面一水分屢齒附斷大鎮雨中猶晚市太平城裏任
通津蒼茫說遍殘唐事還憶無諸不帝秦

續校堂集

卷之五

六

得之和尚僧臘

欲進霞觴有道前正如負石培山然命門羞向神仙
問壽相看同坐卧緣雙鬢喜君無白處萬松對爾失
青年相期千歲岩中住莫往人間慢上天

其二

戒食釋子道家廉乞與長年也不嫌火內還丹枯打
坐風前燒燭厚加簾死生看到圓還碎人鬼和成水
裏鹽海屋持籌賣菜事如如無減又何添

雨中同董叔允泛海登白雲山

萬里風吹衣上塵輕舟高屐信閒身大言觀海喙三尺
狂雨登山我兩人寺老門開從虎入天荒壁破失龍
馴佛前拍板猶堪借茗飲時兼酒數巡

海上閒居

海角通來一繫匏山花谿鳥苦相嘲文章路失思游
俠著作書多廣絕交里社笑人矜黍肉霸壇羞殺問
包茅風騷競長非吾事寒瘦閒爭鳥與郊

新授堂集

卷之五

苦熱

北窓無夢上羲皇但乞風吹到睡鄉渴想蛾眉千歲
雪病身雞骨四圍湯數莖短髮猶囊垢滿面白鬚空
帶霜結夏偷閒閒未得蒲葵不在扇匡牀

白雲山觀日處

城市籠人乍出樊長風萬里應狂言四圍天下海無
角半夜地中日有跟細數島夷青點點羣來雲物白
奔奔等閒放眼觀魚鳥尺翼纖鱗鵬與鯢

海上送董德溫小試建縣兼柬東德受時德受爲

建谿廣文二君社中里叔會之子

霜容鴻影不曾分帆飽長風躍唱動出海龍翔蛟更
勇在山虎蔚子皆文高灘躍去方爲劍近岫群飛豈
大雲謾說橫戈羞小敵旌旗已換岳家軍

清溪裴其爲客然三山於其櫬之行也詩以送
之嗚呼傷哉

維舟暫當食場駒楚些慢勞估客呼南北東西無不

新授堂集

卷之五

二

可妻兒朋友亦何殊高灘倒載詩魂去旅櫬孤行明
月扶猶有遺編兼子在尚書劍履未荒蕪

燈下讀林伯吹文因憶李元仲續叩帖之九章
也

茫茫天下誰堪語忽忽燈前何所思獨有意中林與
李說來餘子信還疑和基未下先求穩險着誰看不
道癡我服追亡識將眼築壇人亦等呼兒

歲晏閒居

迫年兒女短衣單繞膝居也自歡詩酒未深嫌病
足文章不驗救貧寬交情過眼俳優面舊事捫心劍
戟癡殘歲欲除猶暫借鬢邊且作四句看

雨中書懷寄竹嶼鄧戒從

相思書卷讀還拋求友情深更寡交風雨人誰過小
巷清明花但好東郊黃梅未分先驚老青草無聊趁
馬跑我亦洗泥閒點檢舊梁吳有燕尋巢

春莫小集丘懋旦邸中夜話

續校堂集

卷之五

五

書劍無聊共拂塵客中倍覺往來親久居異地誰知
我但說鄉音亦快人俗面交多餘病骨白頭搔罷兩
貧身一簾風雨深燒燭尊酒榕城又送春

許嶽甫予同外祖兄也沒已六年愴然念之

蒼茫想像美鬚眉骨肉文章事事悲兩姓書殘外內
祖六年草宿子孫誰生平愛我詩中句何日題君墓
上碑逆者引人傷不盡椒漿未哭亡姨

其二 嶽甫號佩雨

委佩塵埋韋與弦尚書家學日餘年才應逢世常居
後人不讓人却占先僅有生妻存嫁女稍留古屋食
無田門生未可忘通德孰爲成志八篇

其三

莫說天親天可憐卽云知己亦潸然每同舅氏稱子
好常爲傍人笑爾眞繼長弟單纔一子哭兒母歿又
三年哀歌恐惹高堂慟出戶吞聲細問天

其四

續校堂集

卷之五

五

渭陽伯氏天無兒仲氏飄零失所之三舅僅存殊歎
別十年一見恨生離李家姨寡貧垂老三子英多數
又奇骨肉筭來愁滾滾憶君逝者倍淒其

聞李元仲移居詩以寄之續卽帖之十一二章

也

笑爾似吾生計拙頻年徙宅不能休寒門少下雜賓
榻平地高如百尺樓不可有店無水意稍移近市亦
溪頭相思室遠兼葭夢只在竹中但遡游

其二

古風借屋今誰繼志十依人處不安天下才名餘陋巷世間田宅忌儒冠但容妻了無妨窄爲滿圖書却愛寬知爾經營相稱少囊中難剩一錢看

李元仲丘懋旦小集紡授堂夜話續叩帖之十
三章也

此夜新知兼舊游相逢未暇說窮愁天涯兄弟星難聚地主茶蔬客易留懷古幾人堪屈指感時何事不

詩樓堂集

卷之五

三

搔頭談諧更喜雜賓少無復寒暄思唱酬

爲李元仲尊人恬菴初五十壽續叩帖之十四

五章也

達者寧須介壽杯詩書養志亦頗開戴將烏帽從先進揮盡黃金看後來醉眼覩人田宅在大言謂我子孫才行年半百稱觴罷爲問生平醒幾回

其二

杖頭入市日婆娑開逕佳及酒伴過謂是老人年歲

未齒於後輩子孫多文章譽世吾兒在薪米愁予奈醉何遠勝成群萊袖動阿翁顧影亦傴僂

吾友綬安陳不盈削諸生間避讐亡命詩以

訊之

乾坤納納洞風塵亡命羸將五岳身天下豈無投宿處秦庭誰救倚牆人儒冠醜陋何曾顧龍性習繁不肯馴知爾尚留雙眼在詩囊四海未憂貧

客玉田初秋遊極樂寺村落中能看琴酒之僧

卷之五

卽事次壁間徐修和韻二首

秋爽山中塵話長佛龕旁倚小匡牀與雲松路一肩雨桐引梅花十指霜病客不辭茶事苦老僧親汲清泉香醉鄉淨土隨遊戲未省何如南面王

其二

荷柄沿階尺許長也能分綠上胡牀百年棋酒無多度四十鬢眉一半霜眼不知佛國大語言時聽木犀香清池顧影從吾老未肯遮羞借釀王

謁林劍溪先生祠 有序

崇禎五年夏秋之交晉江曾異撰客游玉川
寓於西山之麓旁舍危樓百尺林劍溪先生
英祠也先生以明經爲御史 建文皇帝遜
國先生與朱夫人自經死自先生死三百年
今當事者始以先生祀於鄉學夫今日學官
之俎豆幾於鮀不給祝蓋已猥濫極矣愚謂
數仞官墻而使饗夫卹子以情面牽臂而入

卷之五

之則與居市酒肆無異此卽鄉黨自好之士
尚以不入爲高矧如先生固所望望然去者
然而學官一席地在今人入之何易而在先
生又何難也昔者革除之際作人未幾死事
至數千人日來權璫煽處自倡言諸公慘死
朝士之稱頌功德者不可勝數不有天幸則
美新誦莽之事幾於再見蓋國家養士已三
百餘年矣豈士氣如鋒在昔日如新硎之刃

逮其養既深遂鈍缺而不可用耶抑挫於
靖難而不復振然人士沐浴膏澤則何可爲
是言也異撰感於是而爲詩三章以告於先
生之靈焉

建文皇帝出都城易主依然是我明背闕舌甘輸十
族懸梁頭亦掛雙貞車書已供 今天下冤鬼猶非
舊北平遺恨幾時流得盡劍溪石怒尚砰砰

其二

卷之五

殺鬼饕餮日月明龍淵霜氣滿天橫雉經北闕今夫
婦馬首西山昔弟兄人到百午誰後死事無兩是愧
先生危樓南向忠魂在三歎時聞半夜聲

其三

作人 高廟未多齡士氣新如劍始礪絕脰斷無生
御史捫心肯負昔明經革除思憤星從月翊戴功名
草化螢羞殺斗筭從祀者與公共食薦芹馨

客玉田贈楊孚先令君吾未嘗投詩於不相知

之貴人亦非欲與言詩也喜其不苛而貧耳

二十年前識大名風塵搔首宰山城典將銀帶還新
米惱殺烏紗疲送迎書記但抄千古史吏人閒聽一
琴聲秋谿抱郭澹新月欲與先生說宦情

其二

清風六月蒲城吹棠蔭親人拂面垂薄示蒲鞭猶泣
罪稍完花押便題詩籌邊加賦今無術益下蠲租責
有司盡說欲寬寬不得縣稀通稅却因慈

其三

花滿日長鶴步移訟庭翠篠坐聽鵬文人薄宦多懷
古傲吏閒情亦感時九鼎小餅烹便熟十年宰相効
還遲自然清政行如水不爲家風畏四知

其四 時有海警

聊爲百里解煩苛經世心長奈世何 天子憂貧官
盡富民間加稅耗偏多敗軍將告邊無備受賞臣傳
海不波欲借清陰遮四國南薰吹徧靜干戈

三月三日雨中宿大橫驛次里中黃大司馬葉
文忠諸公韻十首

溪行雲走萬山低回首延津賁氣迷隨馬鶯勤聊一
宿選巢鶴潔未成栖書殘篋底兼沾雨劍老腰間待
拭泥四十年來頭白盡青袍綠樹共萋萋

其二

山形隨水互高低淺夢溪迴歸又迷雨細清明連驛
路花深上巳暫羈栖醉蹄馬快三春草霑足人遲數
寸泥燒竹試茶成薄醉一甌綠意亦萋萋

其三

寒食風烟籠樹低一畚雲綠舊紗迷笑奴雨窘縱橫
臥巢燕樑分上下栖竹裏整冠新折角花邊試展偶
沾泥詩成安得郵亭女壘升冠兼翠袖萋

其四

祇覺蒼茫四面低青天捫着同偏迷長行人但入雲
去暫語鳩知何樹栖闌水新余爭似夾帶糟新酒濁

於泥停車不爲尋芳信青草無端滿驛萋

其五

迎人驛樹故低低挽我前途雨色迷燃竈未能因客
熱停車暫當入林栖罷驢句遊鶯言兩古壁書狂酺
印泥爲問輪蹄綠底事一塵盡盡綠萋萋

其六

湯天風色撲眉低欲照塵容鏡也迷倦馬歸郵拖水
臥孤舟避驛隔離栖二分春去一分在小半花開大
半泥莫怨芳菲前路損登樓猶見草萋萋

其七

溪橋拂面柳條低未遠家園望已迷蘊笠雨深行似
畫筍與山直坐如栖磨人鐵杵針垂諷知我龍泉玉
作泥屈指秋新歸正好竹花開滿實萋萋

其八

隴頭三月熟梅低折到驛間歸使迷壁可留題兼有
竹遊雖未倦亦堪栖梨花自發白成路春色誰看賤

似泥却憶芊原江上別一樽綠影漾萋萋

其九

我友不來暮色低招招舟子古津迷大夫言志皆能
賦獨客憂時未穩栖鳳欲矜毛終礙網龜負曳尾也
拖泥行藏莫定知誰問一上危亭滿目萋

其十

觀奕誰人肯認低纔拈碁子便癡迷可憐四牡高軒
去未省哀鴻惡木栖天語頻聞寬物力周谷何以
汰沙泥使星一照郵亭草地骨枯時也不萋

宿車盤驛次葉文忠公韻各一首

驛在分水關江關之界

搔首中原去渺茫青袍長劍望吾鄉輪蹄無日停冠
蓋南北何人靖犬羊過客莫須商出處經生且暢說
文章前途可惜英雄路擾擾徒爲田宅忙

其二

驛路春深漸破寒眼中無物似閩山鄉風全異歸郵
儉高水初分關石艱車馬但欺未慣客冰霜難損已

哀顏此行不是棄繻去纔到南州便入關

咏豆腐 有序

道過鉛山訪峯頂養菴和尚道場讀家常語
有咏豆腐詩走筆和之予謂此物有二種人
不知味托鉢衲子不知味咬菜根秀才不知
味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要知此味除是將來煮魚煮肉要魚肉是魚
肉豆腐是豆腐又要魚肉渾是豆腐豆腐渾

續集

卷之五

七

是魚肉此等滋味恐大衆舌根嚼破咀之不
出除非斷却舌頭卽老和尚在時任他一副
八十一歲嘗盡鹹酸苦辣牙齒總靠他不著
也和尚門下有博山雪關者嘗至吾閩中而
余未之見并以此示之崇禎六年三月十日
出世長依佛子鉢百年多伴腐儒鑿潤將輩血還清
素隨爾方圓却整齊瓊液磨來石有髓銀刀削下玉
如泥祇應煮雪除鹽豉供奉孤山處士妻

南州署中三月晦日次林守一韻却寄

殘鶯三月弄他方坐看花泥蹴燕忙覓句送春兼寄
友索居無病亦支床閣留帝子文人去劍失豐城寶
氣藏一尺素書千里道蕭條安得遠鴻將

南州署中書懷次徐巨源韻柬之

欲來彭蠡泛輕楂浦載閒情數落霞一閉衙齋成遠
夢但聞鶯語似吾家病當客處誰堪此愁到破時未
見花却笑予懷非道阻眼中何地不蒹葭

續集

卷之五

七

潘昭度師招游南州孫子長先生有詩送行次
韻答之

老生豈有字堪酬醇醇聊因知已游貧賤驅人背水
陣文章應世上灘舟入官氣短三千女出匣刀卷十
二牛縱是大風能負我鸞翎何以驚高秋

南州署中送凌初成遊吾閩兼柬孫子長先生
社中張道羽諸子亦次孫送行之二章韻也
輕舟處處泊江花却寄閑愁載到家文體盤旋龍內

鳥詩心清苦雨前茶欲留鶯在勤澆竹纔送君行又
閉衙爲爾懷人鄉思遠微茫夢挂一帆斜

潘昭度師亦次韻送行予又續之

五月蘭溪一路花解鞍下馬便爲家文人知己延津
劍廉吏交情惠水茶江上作詩方送客朝來傳語悵
排衙滕王高閣目千里渺渺予懷日已斜

滕王閣別張異卿南歸

未忍便行不可留登樓淚落大江流難將爾我三更

卷之五

話共載湖山六月舟求友心中成笑笑定交名下總
悠悠孟深惜別兼懷古似有伊人欲遡游

挽丘侶雲翁

誰能百歲復成童但與人間憶古風枕上栩栩生老
死禪中忙殺德言功詩書無恙還諸子仙佛隨緣付
醉翁爲語客來將絮酒不須洒淚哭虛空

重游雪巖

十年松路幾回經間有木魚竹戶扁剛剩一頭從衆

自特留雙眼對山青懸崖舌廣吞全寺小壑心明定
數星自笑息機甘友石老頑爭得比巖靈

其二

不覺風塵半世忙暫來佛國放顛狂百年怪爾僧能
老千尺嗔他松未長巖勢空虛山口腹竹陰輕適石
衣裳閒房脫屣踟躕跌穩敲盡齋鐘懶下牀

癸酉初冬爲得之和尚五十三僧臘予適至山

中卽事紀年和尚長於予週一辛也

卷之五

先辛僧臘後辛我我少於君哀已先若在世間過五
十便如大半失青年老休功課六時懶閒枕楞嚴一
覺眠清福飽堪分座客滿瓢白水竹爐然

鄭志將有杖頭寄施有敦訂予願嚴觀海病起

戲柬

當杯不見一尊傾却是從來酒債明柿葉已黃梅信
未病身半健苟與輕居山服熟還思海兀坐心慵便
憶行爲問杖頭猶在否莫教空負鄭先生

至日喜施造仲過木侍寓齋兼呈主人薛汝儀
百里籃輿亦當游閒身輕似信風舟黃花未罷梅相
接山客忘歸主肯留病起忽聞當至日到來總憶是
殘秋行吟正爾動鄉思又得伊人共上樓

贈施造仲游戎

身是書生曾拜將家無擔石肯揮金吟詩少遣憚消
淚縱酒難澆華髮心玉塵尾停鼻火冷唾壺口缺鬢
霜深牢騷醉尉誰知爾一劍相逢說古今

卷之五

爲曹能始先生壽

北山之北南山南六十著書臥小菴却老身輕方御
女侍兒年少尚宜男達人厭聽三華祝拙宦從吾七
不堪爲壽客來商出處江梅花發冷朝簪

過袁亦人墓之二兼憶亡友楊吉騰

尺許荒堆亦漸平蓬蒿容易瘞才名英雄無可奈何
死貧賤有時不欲生楊說百年吾未老譬如速道爾
先行九原草宿來楊子好當他鄉兩弟兄

謁李忠定公墓有叙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爲有宋吾閩人物第一
諸道學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晦翁
門下稍答問一二語幸而厠大儒之列此昔
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在鄉里中異
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送葬過桐口
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
仲石馬肅然墳似塔形石數尺篆之題曰後

卷之五

宋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
墓旁祠堂新毀或曰風仆之或曰人假手仆
之異卿憶舊游失高宗手勅石刻初疑燬于
火大颶撓棟不宜失碑蓋毀祠者盜碑人假
手是也先生邵武人聞其子姓繁昌然墓下
猶名李府似亦有子孫守塚也嗟乎微矣或
曰祠實仆于颶其子孫負石刻藏之也墓去
郭近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毀當事者

不必知卽知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田
宅聲妓之流固不足與語此少通達別異于
錢虜者稍分其佞佛囿縑之土木爲先生俎
豆地無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
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官
甚而縉紳嫁惡于豪民使夫銅臭朽齒侵陵
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負他
日狐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 主上

卷之五

神武異高宗然而區區金人之遺種跳梁于
一方而莫可誰何今日所以者獨李忠定其
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祠堂
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如識之以俟其人而天
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渠屢將顛支獨木倒瀾欲障流同舟勲名差勝文丞
相魚水還思蜀武侯南渡朝廷大勢去中興社稷老
臣留不能天下取河北往古來今貉一丘

其二

祠堂碑失故基蕪鄉里蕭條彼丈夫墓石猶題開後
宋江山終恨倚東吳當年女直今遼左以我全明
異一隅何事胡兒南牧馬未聞定策掃穹廬

臘殘董叔會招同張鍾筠林茂之韓衡之陳伯
熙林守一小集西園山鏡堂觀紅梅遲宛霞
麗人不至分得十三單

卷之五

歲晚城隅花事酣閒身僻地稱幽探高香寒挂紅冰
動冷艷全欺白髮替玉雪飄飄如并一風煙和水却
兼三美人月暗來還未搔首林間秉燭譚

其二

清池瘦樹紅相涵背市幽尋此獨堪竹裏香深通竹
外城西花遠過城南胭脂還帶神仙氣禪意時兼綺
語茶燒燭已殘月又上霜林莫有抱琴探

癸酉除日

臘殘欲去尚徘徊此歲那能守得回干謁救貧終失

策文章逢世又無才病魔含兩誰相狎笑口娛親也
強開雙鬢不留容白處莫須白盡黑重來

甲戌元日

乍聞呼喚聽還喚呼到頑時漸即真 天子少年方
換甲老生無恙又逢春茫茫四十更添四草草人間
未似人霜發久拚慵看鏡偶然看也一番新

其二

春風遇我太無端閉戶辭他好暫寬有病可遮疎禮

卷之五

卷之五

數無交堪息罷追歡且教穉子徐迎客未許家人便
薦盤閑道入春還七日開年聊作舊年看

其三次董叔會韻

嘗盡椒盤未覺辛殘書次第趁年新雖餘白眼懶輕
世不信青春肯老人暫借貧家三日醉稍停露市一
街塵却因禮俗閒來往又絆幾柑斗酒身

人日同董叔會集林守一晤庵觀迎春仍次前

韻

祇合明朝纔薦辛雖過七日歲方新都無事可酬簪
鬢只有春來閱舊人牛未出關猶土塊驢思歷險別
風塵七年爲政 今天子可惜蕭條滯此身

送林滄若北上應甲戌武舉

感時孤憤起從戎痛哭中原內外訌長吏但驅民倡
亂害生能害將成功干戈兩歲秦連楚烽火三邊北
池東 天子聞聲方用武莫教虎韞閉彤弓

其二

卷之五

吾恥爲儒爾挽弓商量經世事無窮書同輪扁讀方
快劒笑莊生說未雄老我意中六太息送君江上一
哀翁 聖人愛火如相問爲道憂時賢易逢

送林弘景游金陵

隱几聽鴻氣沈寥秋懷因別倍蕭條感時開創思吾
代恨事風流誤六朝 二祖衣冠分去住百年官殿
具官寮灑將滿掬憂天淚爲寄鍾山頂上漣

宿芝山寺禪房

非山也似在山中塵念無多却易空暗認樹聲聽落
子欲聞霜氣辨來鐘活煤爐暖誰知煖定火香明不
見紅一榻獨醒還渴寐紙窓又動落梅風

秋深送山木和尚還江山萬竹菴

爾憶霜林笋漸肥可堪秋士送將歸一天雁白橫依
錫千里楓深倒上衣平地豈能留鶴住閒雲且慢背
人飛雪中擬躡江郎屐萬竹寒山獨叩扉

初冬過林用始迂齋次韻客之

續松雪集

卷之五

相思不覺又霜初離索三秋一病餘青養共看白幾
許新詩却比舊何如交情閱熟難開眼時事傷多畏
讀書悞說似君迂絕少更無迂癖過於余

其二

年來曾似定交初狂態刪多懶有餘似謔也莊跼柳
下不文善病半相如蒼蠅笑爾談經世磨蠅僧人愛
著書見說一秋高臥慣暫時開徑却因余

其三

桐竹凄然十月初歌聲漸放引杯餘刀逢快處鉛能
割鐘未鳴時瓦不如天下蕭條千里目懷中湯滅萬
言書感時搔首誰堪語易老憂多爾共余

用始出亡友韓晉之手書詩卷讀之因論晉之

諸賦去沒時尚未卒哭也文章一事吾欲與

晉之言者無窮今已矣夫仍次前韻

爲人之卒鬼之初生氣孤高想像餘九辯騷醜優朱

玉千金賦賤僧相如神龍鳧鳧飛成劍老龜行藏死

續松雪集

卷之五

在書却恨平生言未盡夜臺難起一聽余

喜慵生和尚至七年之別愴然感舊和尚棄諸

生時余諸生之始也仍次前韻

人少合離猶噉蔗雖甘偏覺味無餘七年一瞬三生

似瘦士吟僧兩鶴如老至莫看新齒髮別深細閱舊

圖書柴門病後開時罕獨有文殊許問余

其二

爾出籠時我入初回頭一十七年餘勳名指下秋枰

響身世篋中紈扇如戀雨神龍猶蛤蜊費炊塵飯是
詩書仙仙雲水真無礙且問行藏孰置余

李元仲選試見落歸仍次前韻送行續叩帖之

十八章也

柳根水長趁潮初深閣霜帆挂尺餘握手歌還三唱
未當杯人宛一方如市中蹄賤羞齊足各下言尊慎
著書倚着離亭楓也老那能此際不愁余

同傭生咏董叔會海外紅鸚鵡仍次前韻

卷之五

折花調罷欲言初霞袖橫披曳翠餘紅線亂堆繡不
得胭脂多買盡難如。經全諱西來語問字先傳董
子書忽憶綠窓教讀史入秦自比古由余

其二和林守一

憶伴深春病欲蘇銀鞵故落情人扶猩毬紫馬馱胡
女霞筆花壇梵道姑燒燭海棠寒共睡臨池朱鯉醉
相呼水精屏透玲瓏語愁殺他鄉貼鵲鳩

其三

大霞萬里曳天長倒入滄溟蕩綺粧舞袖翻紅寒殿
煖花恣送話出簾香龍泉劍閃殷人血虎鳧杯沉牽
酒光莫怨此鄉非故國也強胡地嫁王媼

其四

南溟一羽渡危檣盛飾來觀上國光文物半分虞漢
火離明全學漢冠裳身經赤縣日堪對影靜紅波海
不揚乍倚鏡臺還懊惱羞同兒女闔宮粧

其五

卷之五

別島姝禽伴古仙赤松樹底隱身眠剩開白眼看几
鳥懶曳紅綃話綺筵惜影有時嫌燭酸矜毛無意受
人憐飄然天半朱霞似安得辭鞵到日邊

再送李元仲續叩帖之十九章也

匣底雌雄相待飛滴殘淚洗劍星微長歌白石飯牛
瘦大業名山養蠶肥。觀世可能將眼冷抱懷未忍信
知希河橋裏柳牽人慣認得年年失意歸

過徐羽出寓園譚雨憶李元仲曾宿於此也

叩帖之二十章

交游徐子半天下落拓伊誰挂眼中孤憤說難消涕
淚婦人醇酒晦英雄名場意氣優塗面帖括文章烏
在籠客舍蕭蕭風雨滿入林還憶李生同

徐羽出感時和韻又次谷之

時今上以流寇
避殿脩省

舟楫材虛涉遇風賈生涕隕塵談中冠裳墨盡誰知
白世界雌多却笑雄腐草化螢窺玉燭言官養鳥話
金籠臥龍莫有塵埃裏安得伊人事 王同

其二

罪已言兼痛士風 聖人肝食避官中邊才唇缺從
寒齒國是烏夢不辨雄枉養蠹肥群撓棟鸚鵡陂鴻鴈
未歸籠恰然相視憂天劇薪膽誰能共 王同

其三

才名閒似耳邊風蟻戰無端滿目中蘭譜疎慵能害
霸文壇老大恥爭雄因人鴻但燃孤竈坐我鷺堪共
一籠塊壘填胸磨耗盡暫時感慨與君同

乙亥冬送張雲將遊金陵

送行寒望立梅邊愁鬢兼花白更先晉代風流餘舊
話中原近事問時賢長江天地南分壘 聖祖英靈
北顧燕君去都門休吊古直須慟哭 孝陵前

丙子元日子於是年四十有六矣

去年年至畏題詩今歲聞鷺一補之老向文壇諧笑
罵祗將優唱耗于支憂天劇甚鑄無耳在世閒如面
上眉強仕已過衰尚未白頭遇 王正當時

丙子春爲董崇相先生八十壽

時今上避殿
脩省公萬曆戊

戊進
士也

嶽嶽人間八十春朋尊歲歲稱鷺新此生富壽多男
子天下安危一大臣 聖王不須憂異運老身方許
侑佳辰回頭釋褐年來事爲國擔愁已四旬

廬陵慵生西湖妙香白丁達權同空生爾和諸

衲過紡授堂再次林守一韻戲呈

十室才名二月鷺分朋占樹也爭榮眼中不敢無諸

佛天下誰能識老生三錫卓來江左右一桐揮罷塵
縱橫竹爐灰死山歌挂且聽寒壺沸後聲

感事

釣亦多奇網豈疎皇家麟鳳近何如華陀不投剖
留術烏喙難投伏闕書冀野有金償死馬南陽無水
應神魚側肩忙殺日中市又是徵君北上車

其二仍次前韻

前席演殷遇却疎低基奕國一枰如橫流天下買生
涕爭食侏儒曼倚書儉歲貓鼠乾河養懶牧
枯魚蕭條攬轡埋輪者莫有伊人上使車

送余賡之北上公車

三百年來制盡更聖人思治恨無成建言敢說科
名賤當事徒令主上輕逢世未須慚學究知君原
不是經生對床共起中宵舞北望愁多又送行

其二

雖盡雙眸抱一經逢年盡亦化為螢可憐夾手渾杼

黑但把賢書當史青天下事如支老屋中興才似發
新礪感時莫道艱危甚好趁在殿試勁翎

贈某謹使

西北軍輸但唱籌司農仰屋至尊憂民間物力炊
無米天下皮毛負反裘獨使官中諸膳減何曾地上
有錢流割雞游戲平離政佐漢還須待鄼侯

夏日同林守一李元仲陳昌箕社集萬歲寺陳

道寧寓園分七虞韻

半里監輿病暫蘇所思侯我古城隅文壇渾一東西
帝佛國消除小大巫風篠有心當戶立早鳩無賴學
人零將渴醉吟選石留題去山月隨筇影未孤

鄰甕初香吾友薛汝儀至主方擊壺客來荷鍾

問天容吾一醉擺地歌者二人詩曰

江楓倒壓罽霜邊借我哀容紅欲然豹焉用文貶却
霧馬輕一顧老辭鞭信陵失意寧求死博浪成名易
學仙便死未甘仙未得且傾醇酒醉君前

丙子秋送朱馮仲北上

送行望闕共愁時代病無方數易醫。齊傳楚咻君
左右。秦肥越瘠國安危。蒼生自昔清談誤天下。從今
馬上治大對好教。明王重年來將相等呼兒

其二

剥到無膚肉尚剜。索居易感獨心寒。中原誰灑登舟
涕。陋巷徒纓閉戶冠。草野釣奇封事賤。聖人多難
納言寬。長安恐放看花眼。海內頻年目未乾

續校堂集

卷之五

早

丙子秋深陳不盈徐叔亨李元仲小集紡授堂

次韻之二續叩帖之二十二章也

閒心轉轉任詩磨。畏貯牢愁且放歌。醇醪拍浮窮減
半。酒杯深淺淚添多。誰能觀世從豺虎。可忍裁衣付
絳蘿。市駿卽今燕使在。驪黃聊復問如何

丙子秋送李元仲省試見落還汀水續叩帖之

二十三章也

席門深雨滴離憂。相送年年淡過秋。臺時黃金終小

市城沽白璧也輕。酬倚蘭美子風霜老碩果文人天
地留渺渺。一帆楓路遠眼中誰可共仙舟

其二 時汀一郡無入彀者

江流雁影客船邊。蒲酌離杯懶問天。八縣才寧無一
士。千秋事豈在三年。雌雄誰辨俱予聖。雞犬能飛便
是仙。千載知音懷狗監。子虛解誦漢皇前

丙子冬送陳昌箕北上

昌其少我鄉舉先。鬱鬱公車十五年。已信開猶花早

續校堂集

卷之五

晚

曉誰能甘似蜜。中邊但看時事難。如此豈可當今
着鞭大對好言臣。有友白頭無籍每憂天

又次陳昌箕留別韻再送之

灑酒爲君澆寶刀。短衣至骨咏同袍。白頭話到髮俱
指。烈士心如養處搖。訟國紛然綠磨蟻。擎天誰是駕
山鼇。此行多少焚舟意。慢把文章論價高

又次其二韻

慢計逢時拙共工。杞憂未暇忿途窮。國無一日戈能

止朝比三星留更空趙使見輕寧碎壁鍾期已死莫
裁桐送君自笑冠堪溺錯怪當年龍隼公

過董叔理寓齋觀月

水邊雙屐近招尋引話杯長稱量樹四壁影多生
意一庭光滿養花陰小橋能使寒河廣明月還添老
樹深薄醉共君聽澤畔古來憔悴有行吟

感詩

瑟瑟霜威助挽郎陳鴉成陣噪表楊衣冠繞送出東

卷之五

郭曉蟻也隨往北印骨在沙場淘更白屍惟馬革幾
能香不知何故庸庸死自錮荒山待夕陽

贈忘機道人 蜀人與予同庚

無機可忘意悠然蜀道飛來行地仙施藥有時兼換
米買山到處不須錢縱橫天下杖頭去潦州人間甕
脚眠相對忽慚吾俗面蕭蕭蒲柳也同年

病中夜坐

偏當愁疾下嚴霜隱几爐寒夜未央千古以來誰善

病此生自謂我非狂舌徒取印羞言在髮可衝冠莫
論長枯坐聞鷄聲惡甚引人欲舞耳邊忙

病中次董叔理來韵兼答其見子之餉

鑄春龍吟奈爾何壯心日夜枕呻過本無文采頭寬
責不合時宜肚懶摩四壁試橫雙病翅百年未死一
詩魔表頽妻肉難兼斷閒看危孫又出窩

病中得董叔會都門手書謂間開江南北所見

東情民况萬無可復着手正如樓危若之上

卷之五

幸長風未起耳士即能得志亦何所為感念

其言仍次前韵時丙子迫除也

憂世其如齒髮何今年錯料又將過生平已分身屍
幾窮賤還思頂踵摩善病需立終惜賦苦吟無杵可
降魔天津忍聽鴉啼血安樂不須葺舊窩

臘月二十四日同陳伯期小集陳道掌艸堂

後寒輕兩東風吹欲透疎簾麗碧絲小飲成狂祀竈
酒苦吟不驗送窮詩問年漸損思眠食與歲俱增老

病癡暫借閒身閒未得擊壺歌罷又愁時

丙子除日

明日吾將四十七始表相去僅三年文章無底履霜
屢臘酒新裝御雪綿覓句澁如償冷債營書急比負
官錢抱懷經世今何似心熱難灰溺更然

其二次陳道掌韻

柴門深閉穩垂簾懶共時人鬬舌尖天下才名除夜
爆中原旗鼓酒家帘熊飛東海徒媒老龍卧南陽不

清投室集

卷之五

耐潛已信奕高着便拙行藏人免逐年占

紡授堂集卷之六 詩部五言排律

閩曾異撰弗人著

癸酉元日

簾動谷風新鶯街漉酒巾席門 天語至 時老母 詔旌 陋

巷聖居鄰 家近 學官 文體因陳粟科名積滯新蛾眉過四

十馬齒失壬申傳粉火年夢停針老婦紉蕭條看鏡

罷何處嫁貧身

宿薛老峰梅莊有懷林伯吹和壁間韻

卷之六

山半春探未愁眠傍古城寒僧達梵寺哀柝近郊營

樹動香如有心懸夢易成帳深從月透窓靜覺風平

衰意睠高足夜心畏大名聽鴻思馬齒捫虱待雞聲

舊話三更密霜鐘獨榻明杳然醒寐半推枕起相迎

哀亡友李右宜兄之詩

崇禎己巳九日之中李子右宜竟死矣其友

人晉江曾異撰爲詩一章哭之而門士晉江

柯子宗楨候官陳子洪謨亦附而誄焉右宜

有遺孤子二人一三四歲其一今秋始生享

年僅四十有二始右宜病未劇喃喃然已自

知死牀席間皆生寄死歸之言蓋右宜嘗與

予商榜嚴大意于死生之事非木然無所入

者也異撰客石巢二年右宜於異撰友善而

右宜之伯氏左宜子曰世輔從弟元仲子曰

世熊皆與異撰爲莫逆交而篤于手足之愛

者二子又皆遠遊不及與右宜執手而訣異

撰爲右宜志慟兼爲二子分痛二子歸而讀

異撰之誄當飲恨哀歌而和我也傷哉

我聞生歿事不與厄窮同賢者方知死安之如固窮

惟君忘惴惴易簣語玲瓏未化能先覺臨危見定功

彭喬仙不屈左馬鬼爭雄憶昔秋將半添新桂一叢

稱勝携二子揖酒賀成翁凋擬經寒栢病爲倒樹蟲

撫牀相省視指舌漸朦朧四十二年事邯鄲一枕中

黃花身後色蘭谷眼前空仁者壽無信天之聽不聰

讀書食福淺稼善失年豐鬼國貪時彥松楸宿古風
帳啼生二室絃啞死孤桐浙水兄阿輔潮陽弟世熊
野鴻猶肅羽中澤已號弓自古人同盡他年子代終
管如鳥既沒逝者且還東舊器鑄新器成銅卽毀銅
遺孤伯仲撫後事有無通胎脫子猶父形銷冶任工
化機無斷斷平理在膏膏不以賢私厚方爲命至公
寄歸君所曉徒使我忡忡

乘月摘雨後桃花同斤小魯小羽和慵公

卷之六

卷之六

僧影踏花泥烟深月尚迷及晴先倚杖明日便成蹊
悶破初臨鏡浴新輕着綈屐來嫌齒軟柳近共眉低
數日誰相問新妝怨竹西親人便欲笑入手有餘啼
拭淚笄辰女懷春待浣溪鮮疑燈下靨豔夾竹爲妻
損樹嫌多摘濃枝折共携刺紅且莫怨留伴晚妝梨
同施有敦張時乘施旌卿何未信張大從施孟
殿鄭志將施君虞辰卿子大昕方生宜閭游
福廬不至此山近十年未省吾顏面若何但

林木蔚然覺山容少於肯耳癸酉十月望後

扶筇虎避關

時聞山中有虎

把酒叩天門

三天門

松長衣山裸

瀑枯詠石言岡身臺拊背

山脊有臺

奎尾月穿臂

飲虹吐

納地多肺追隨雲有跟

躡雲徑

玲瓏連小大

大玲瓏谿

止間清渾芝勁漱仙齒

芝石

香凝飲石覓

異香洞

天長

受峽東

滿天峽

霞集築場藩

霞石亭

玄戶扇爐冷饑鷹問

鼎翻

古仙岩石室傍有鷹磔

石爲泉複道水作榭周垣

割石泉遶環流

嚴蔚方招鶴林新未挂猿居人占壑隱山長特祠

卷之六

卷之六

尊葉文忠祠

佛面金銀氣

銅飾

仙丰谷鑿痕

石仙大

臣遺笏正

石丈笏立

賢者聚星存

聚星石

蟾欲出山去

象能佞佛蹲

香象

玉鳴古女雛

鳴玉洞

苔落俯僧髡

石杭兩騎龍項

虎溪半山二橋

扉雙踟後踏

斷門

隱文出則豹

豹負畫處非龜

龜山

或譽之過石加名太煩品題好

必察開闢恕堪原散却呼皆應聚如景在盆荷與過

半里累子怡前村客滿僕爭龜游多衲避軒蒲團分

酌兕香積借煨鵝飲戶樵輕重沸壚續曉昏新交醉

易飲小友譴堪餐興發全無底談長襟不根大言優
佛國高步踢崑崙遲暮羊亡策行藏虱處禪眼空聊
共指舌在未湏捫回首十年事入林永夕論對牀吾
且任撻榼王更番欲去登山半

半山亭

蒼茫海可吞

紡授堂集卷之七 詩部五言絕句

閩曾異撰弗人著

早發常思嶺

白雲流鬚眉清露澹眼耳搔首欲問天天在芒鞋底

語石山房口占

壁間題古字搔首問青天我試登臺問何人是謫仙

躡雲徑

雲以石爲室躡之不可卽人從徑裏入雲從徑裏出

紡授堂集卷之七

木侍居雜詩三十首

山居日久意有所觸時得一二句隨筆而納

之麓中其後稍足之爲詩不覺至三十首走

筆書之以詒主人而索和焉主人爲吾友薛

汝儀醉翁常大言謂千世無酒人者也

門徑

杳然千樹底或有美人來不設應門者柴扉長日開

荷池

清池卧榻前牀與菱荷連一目荷衰後幽人只獨眠

魚池

方池泉脈疏澆菜亦種魚客來自垂釣主人摘園蔬

清磬

鶯花相與狂清磬發花光晝眠深欲醒似覺磬聲香

花禁

不禁採花實但畏掃花香菱荷君莫損任君摘蓮房

靈岩

紡授堂集卷之七

圍爲巖之目巖爲圍之眉目以秀而美眉以聳而奇

薄暮

相思望林外刪竹放林疎忽元竹間月所思月不如

樓居

下樓卽凡界欲語呼前山前山對人語呼我住山間

種菊

肥菊大如拳瘦菊大如錢瘦菊耐霜後肥菊鬧霜前

僧至

深林一僧至望之已脩然有時與來往不必爲參禪

溪聲

溪聲來枕邊夜與清溪眠雖然隔里許似在臥牀前

爐香

古僧畫大士寄我懸草堂堂上巢雙燕燕泥落爐香

聞鐘

風鐘肅而越雨鐘靜而疎烟鐘淡而幻霜鐘清而孤

秋山

卷之七

終投堂集

山至秋方醒清多病是醫楚辭閒讀罷題卷欲遺誰

山歌

閉門千樹裏清嘯百花中林外忽相應山歌吹麥風

客至

豈有居此間而猶憶人世主人不出門有時佳客至

松石

片石不必佳喜在長松下月出坐松間月落談未罷

竹石

一石疎松間一石深竹下松石夜宜秋竹石晝宜夏

聞梵

瞑坐對前山隔溪聞夜梵幽事在山間林下分一半

花榭

愛此數種花日行百餘遍聞有客在門竹深人未見

醉

主人能醉酒客子能醉若主客相與酣不知誰酩酊

出門

卷之七

終投堂集

出門隨所之沿溪到山寺山僧偶出山客來自掃地

葡萄

我聞葡萄酒藏之可百歲主人不能待摘實便思醉

雙柳

陶家不絃琴得意無求備陶門垂五柳聊復種其二

讀書

有時獨閉門我與書而已命酒相歡呼酒伴殘書裏

選杖

雖有清直風亦貴勝倚杖一杯十萬竹選之僅一杖

茶事

主人時勸我病肺省茶事似我勸主人病眼毀酒具

觀星

併作一亭涼四山草木意清堅定數星跌坐習夜氣

梅坪

名林矜其香羞人愛以色不是孤山人梅花妻不得

橘樹

紡授堂集

卷之七

橙黃橘綠時好景不可記主人家政寬僕子摘盡矣

古意

幼小懷古香佩之未肯釋不敢持贈君墮地與君拾

贈曾得之 善寫真

雄筆畫俠士墨氣結肝膽不舉古荊卿能自出心眼

李澹生爲我製清明新茗次韻

出門賤春色千里浩無涯獨之前谿茗矜香未肯奢

其二

水濟釜斯潔爐紅火莫加乃知酒德賤殊在釀人家

其三

有時坐松齋恰恰一甌滿詩心汲不來蕩之添一盞

其四

好茗如好色淫者求腹滿茶事之登徒盧仝但數盃

石巢山中得伍秉樞書遲之

獨寐懷雙鯉空山擬對床恐有佳人至木犀且慢香

題香草圖

紡授堂集

卷之七

芳草來無已香蹄去未停畏他春馬蹋故上石頭青

山居

一對白頭翁飛來啄枸杞山鳥學古仙食之能不死

曉行峽北

煙暝鳥亦暝煙醒鳥亦醒醒猶暝寐間嘆語微可聽

無患谿

垂釣無患谿中有千歲魚鰲餌上山去飛入仙樓居

戊辰巳巳之間予讀書寧化之曾光巖近地有

仙佛二泉有瑞華巖有龍嶽洞皆予遊適處
也崇禎丙子夏義生禪者自瑞華至喜其來
而爲詩六章貽之兼志舊遊焉

夙昔經奇丘因君憶其處何不袖之來隨爾袖將去
其二普光巖

昔光佛布舌百丈石齒齒或有古孫登屈曲巖齧裏
其三瑞華巖龍嶽洞

瑞華別山耳龍嶽鏤地鼻佛刀雕重然偶爾學兒戲

新杜集

卷之七

其四佛泉

澹澹視古今佛眼開石趾日月盪其中皎然重瞳子

其五仙泉

凡夫貪道液挈瓢守胯下仙子臥不醒遺洩出石罅



紡授堂集卷之八 詩部七言絕句

落花

惜花何不記花辰繞樹枝空剩作茵
窠是寂寥宜慰汝開時相賞豈無人

籃輿

籃輿凹折板橋橫秋潦平畦汨汨行
雨後鷓鴣分外白水深稻子尾頭青

九日

不須三徑追元亮何必龍山學孟嘉
是處黃花是處酒謾言秋色屬誰家

異香洞

自然天際一山房竹受風驕倚壁狂
世路行來多掩鼻此間那得不聞香

過西園別裴鼎卿

去去青山一路寒離筵恐放酒杯殘
不須說到主人

好幾樹芙蓉別也難

客中送春

春光欲留不可追客子欲歸木
有期那得客如春去急可能春似客歸遲

客中答友人

作客長年如地主欲歸空說又
寒深直愁馬首無佳況故待江梅白滿林

客中病起口占示薛瑜卿

呻吟客子那堪聞晨夕相歡我
與君病起不知人悴否池荷已老兩三分

靈石山中

靈石山中數日齋黃花爛漫浦
山開若爲愛菊恨無酒先買前溪一醉來

贈良融和尚

良融上人美少年清通了了
實參禪朝來頂禮蓮花座出相阿難拜佛前

贈寶燈和尚

僧家於世已爲客況君又復客僧家作祖傳燈真費
事看來五葉亦開花

客中問梅

三年未見梅花發喜得花開客又行小樓倚罷三更
月猶覺看來未盡情

梅閣有別

永夕無眠只話愁不知凍雪滿枝頭西窓昨夜梅開
未今日同君試上樓

卷之八

其二

幾點疎疎香未闌小窓共倚恐霜寒真嫌樹底花開
少花盡開時只獨看

其三

別意無聊看亂雲分飛似我何離群對君小閣深深
語除是梅花與共聞

其四

月冷前山欲上遲一樓香滿正相思知君猶有梅花
伴馬首南行伴是誰

重過梅閣訪吳東有

樹底清芬尚可聞幽香細語未曾分重來兩種關心
事半爲梅花半爲君

元夕曲

雖然燈月與年新又過今年半月春無意看燈燈不
好越人且看看燈人

卷之八

其二

女娘三兩試輕粧濃粉深脂笑語闌只爲日中看不
好故來燈下與人看

其三

街頭纔見行遺屐街尾又聞醉落冠添得酒人兼市
女元宵又倍一分看

其四

稚子擎燈夜夜忙繞過十五便淒涼明朝漸漸愁燈

盡燈盡還愁坐學堂

感懷

向晚無聊聊縱酒昏昏睡去免愁生無端忽作封侯夢一夜悲歌不得明

其二

蕭蕭髮短寸心存拔劍自歌心自論浩蕩出門何所報生平未肯受人恩

其三

不欲向人談意氣有時獨自誦離騷青天如許那堪問白首無爲醉後搔

林聖木花燭詩

看鏡羞憊頭暗梳起人未見理琴書雙眉準擬待郎書本自纖纖畫不如

其二

少婦三朝試下厨夜深女伴尚圍爐新郎不敢呼人睚只說天寒凍着姑

其三

瓦冷星霜綉戶閒平明不速客將來郎今莫作通宵飲載酒但言早看梅

題畫

樹底飄然杖者出近見竹籬深見屋意中似嫌難大聲我將去之訪空谷

丁卯送陳道掌遊西湖

湖海年年求友勤何人意氣得如君相逢慢向蘇堤飲先拜于墳與岳墳

其二

見說中官湖上祠巨公此筆誦功詞不須說到千年後便是當今墮淚碑

斗園問梅

疎枝淺水蕩寒光水畔橋成試踏霜梅片拾來和茗飲不分花氣與茶香

薛祇卿催教詩

新妝未慣畏郎催金粉猶嫌顰鏡臺最是慚人花燭
闌綺窗琴友一瓶梅

冬日送黃子周遊西湖

湖上春風花作堆遊人都解趁花開雪中別有孤山
意不爲桃紅柳綠來

丁卯元日

百事畏言過歲月三年纔一換桃符春風有信殊無
賴冒雨掀簾徑到廬

其二

到處人逢稱伯叔同年呼我亦爲兄追歡但喜隨前
輩龐史叢中作後生

其三

拜年人作少時看乞與橙黃共綠柑五歲阿兒十歲
女入門齊向袖中探

送薛瑜卿

未老情多已白頭意中人又買孤舟青青眼對青青

柳但送君行不敢留

題書

樹樹山山隱所思小橋流水杖頭詩水窮山盡無人
處我試留題一補之

遲林鼎甫

猶有病身寒對月可無好友夜登山三更四點未成
寐試一開門深竹間

讀史

讀史聊當三斗酒深情欲寤五更天半開雙眼半成
夢似有人來似獨眠

其二

過梁懷古祀春秋一個淮陰竟不留龍隼若爲魏公
子英雄肯共赤松遊

其三

一寒猶作舊交論丞相還教御使君若使知爲天下
士歸袍可是故人恩

其四

碎穀仙遊了此身何如博浪氣吞秦無端地上老
子教得英雄似婦人

其五

丈夫立功豈望報只我恩人不可忘一飯千金真快
事藏弓烹狗也無妨

其六

蕭然四壁耐閒居家有文君伴著書人與文章俱得
意那能不作病相如

其七

貧賤羞將遊俠掩窮愁惟有著書宜無端忽憶郭翁
伯不覺拋書欲墜簪

其八

無端舊友欲相臣拂袖猶慚洗耳人帝腹還污高士
足清灘歸濯客星塵

其九

有夙不用馬革收有身不肯百金酬燈前滿眼恩
淚未得分明漸白頭

其十

長星勸汝一杯酒天子繇來萬歲無秋草茂陵聞醒
語悔教方士覓蓬壺

其十一

功成袖手入山眠千古留仙與鄴仙學得英雄前半
截不須畏死便昇天

靈石山中走筆山寺過客皆如僧律同遊薛汝

儀通村落中作畢吏部謂我五十步相笑也

佛前戒酒懺詩狂免得閒中詩酒忙醉裏逃禪殊不
可偶然題扇也無妨

觀劇有贈

看君作戲纔今夜笑我排場四十年同在劇中吾更
老相逢那得不相憐

往翠華雨中守風示柯二兩立陳聖謀二子

花朝升發及花時花滿猶嫌月漸遲但有月來遲也
好帆開又見雨絲絲

其二

底事三更雨打篷無端吹入滿船風扁舟一榻連三
友未信愁能到客中

其三

作客繇來慣石尤溪花蕩水漾船頭春山處處留人
住莫算行程只當遊

續校堂集

卷之八

劍津

見說津頭劍氣雄停舟望氣認芙蓉朝來不許倚光
粧吾有雙龍在匣中

其二

千古空餘氣燭虹何如出水傍英雄今宵開鞘灘頭
卧或有龍來就匣中

同柯爾立陳聖謀谿行二月晦日予舍舟而陸

夜宿白蓮道中書懷

舟展難將人意同山花驛店五更風出門二月又三
月纔覺今宵是客中

溪行口號寄林守一

不耐春濃舟又遲客心漫漫水瀰瀰別來病况君知
否半月溪山未作詩

題紅菊花

白者獨清黃者瘦槽容爛漫開霜籬不堪醒眼看花
醉恰是無錢買酒時

續校堂集

卷之八

三月晦日予方作送春詞丘小羽遺我水墨花

一籃子題之而索和於小羽氏焉

濃花三月漸分身半入提籠半作塵似爲春風不肯
住一籃留與送春人

其二

繁花雖老入籠新猶惜其餘蹤作塵未省執筐人底
事陌頭忘却一提春

其三

春深獨自擘深紅去歲猶多文件同欲覓提筐人不見提筐人在置筐中

過表亦人口占

好句君堪留我讀放真我不畏君嘆千秋遊戲兩人在一个亦人一弗人

其二

嘻迨今而文字之交吾亦難之矣亦人乎亦

人乎簡詩傷逝泫然志之壬申春日

書生擾擾自相豪握手文壇氣誼高若使英雄不識字還將何物結同袍

花前睡

昏昏欲瞑似聞香花氣薰人引夢狂我有睡魔高百丈奪將花園作花王

張小天學詩戲柬

寄語空菴張小天酒狂且慢學詩顛醉鄉直恐詩魔攪蹺脚妨君一覺眠

中秋

月光欲去慰人愁許我明宵又上樓明夜月明能再好更須還我再中秋

戲書友人扇面所謂好人者非我也

福州雪扇白於綿厚紙多風不費錢爲有好人詩句在手中袖裏已三年

雨後看山

一日陰陰一日晴忽然山隱忽山青長在目中何

意暫別相親倍有情

題大士像有小兒持空膽瓶侍立

打却鸚哥擲却瓶盡情顛倒似惺惺兒童拾得無端甚仿佛喃喃覓柳青

偶成

安能簪簪久居此繁虎柳龍如歟鼠天風上我百尺樓直入懷中吾與汝

題獨鴨立秋風畫

免教獨自怨秋風
寒殺蘆花少伴同
沽酒烹來一醉芙蓉亂
插滿頭紅

八月十三夜坐月
遲所思未有其人而遲之此

遲之無謂者也

未至中秋月已明
美人誰是但多情
月中莫有登樓者
樓在城西窓面城

其二

西風吹柳柳陰輕
樹底玲瓏葉葉明
何處屢聲隨月

至竹窓開盡聽人行

中秋

病身獨有月相關
此夜誰家酒伴閒
猶喜四隣歌舞寂
沸爐聲在竹牕間

其二

呼僮鎖閣閉竹戶
月色盡情爲我留
我與明月正相得不許一人來上樓

城角

芭蕉牆裏半開門
城角誰家小小園
橋樹待年香未得
柳條易老短還髡

西湖訪董叔會不遇

七松島風吹客衣
客子到門欲去遲
湖上主人歸也未
衰荷亭畔讀殘碑

題畫

孤舟一客獨相思
秋水茫茫望是誰
未省有人深竹裏
萬竿題遍一林詩

其二

閒身江上却無閒
意在深林萬竹間
逐得漁竿兼作杖
寒溪釣罷好登山

題蕉石畫

猶憶前年月滿園
芭蕉花下立黃昏
太湖石傍蕉陰否
似有垂楊挂板門

己巳元日

但畏病魔不畏貧
不求多笑莫多呻
開年未省身輕

否試展梅間走數巡

其二

正月桃花隨意開竹邊橋外引人來無端臨水見雙
鬢又破春風惱一回

其三

但覺春風到鬢邊霜毛春草共芊芊拜年漸見門生
老還說先生勝去年

其四

步飛雲集 卷之八

霜鬢頻看鏡也頑聊將多病解衰顏逢人畏說卅添
九只道年猶四十慳

其五

小女剪出紅鯉魚偷竊墨楮兼學書嗔他弄筆還自
笑若許讀書父不如

其六

去歲阿昕讀論語開年七歲教孟子但祝明年正月
初誦得詩經兼讀史

其七

到門長者任車回省得閒拈新話陪只是避年非避
客辭將客去歲還來

其八

浪說移家家也無七年流寓計全迂空言卜宅未成
去誤被春風作主呼

清明

紙灰着樹帶棲鴉醉卧白楊是處家我學齊人都已
似牀頭只少妾如花

其二

王侯面上草青青對此如何恐獨醒高塚斜陽原顯
者未須兒女泣中庭

題美人圖 有序

美人倚蕉石題詩侍兒抱琴于蕉陰之外或
作此畫遺肺子肺子非好色者也吾有此猶
其置書然不讀之而亦有時枕之而卧也

題將詩句寄誰看
囊閉新桐誰解彈
未省伊人稱得否
待兒琴抱意踟躕

無題

離中郎可連三日
眼裏何能少一人
記得黃昏燈市別
分愁背踏兩街塵

其二

獨榻燭猶餘一寸
開門月已去三更
願歡如燭莫如月
夜夜留心對我明

其三

數日未來來便去
有時含怨怨還思
眼中若个堪相恨
不惱伊人欲惱誰

山雨

四圍何樹不籠鍾
泉響雲中若箇峰
宿雨不知何日去
寒山還我一窓松

其二

樵斧聲來不見踪
出門屐齒老烟封
蒲團少憩香幾

爐又是山僧午飯鐘

其三

濕雲尋伴宿山中
一片模糊千樹籠
獨有小桃三尺強
半邊烟裏半邊紅

夜坐書懷東林伯猷

好友入山我閉門
雨中燈夕坐黃昏
白頭深巷三更燭
春水伊人五里村

其二

柳得無言便入山
小門花滿讀書闌
明明馬首相思路
青草遮人去又還

無題

枚成拭淚怨晨雞
難碎香車縛馬蹄
但作尋常相贈答
也應償爾數行啼

其二

銀刀一尺白於霜
揮斷臨行淚數行
見慣意中人看
我偶然負爾也無妨

送興業令林鏡台先生重遊蒼梧卽席分得蕭

字

再入蒼梧萬里遙客情宦况等蕭蕭一琴載去猶多事携得詩心上小刀

其二

衰俗鋤蘭多種蕭湘灘有佩吳停橈堂前鶴認舊時主傲吏今來已挂瓢

海上七夕同諸門士限韵听兒九歲命之磨墨

紡長生集

卷之八

亦復自請試筆故詩中及之

危樓客子倚涼天秋信先來短髮邊但乞三更風雨過不須牛女到尊前

其二

不因乞巧獻茶瓜夫戍邊州望眼花紅縷暗針穿便過雙星纔度脣歸家

其三

小兒呼我作詩翁弄筆也來思乃公誦得銀瓶畫燭

似巢鶯正月試喉嚨

程永子渡江相訪兼訂了遊龍湫爲詩二章送

之

多情四十滿頭霜畏見秋風舟子忙載得人來又載去一枕江月挂微茫

其二

千尺龍湫挂石淙萬山遲我看秋瀧送君還約黃花後一半詩心已渡江

紡長生集

卷之八

海上閒居

蕭條塵尾不曾揮自續爐香掩竹扉茶罷懷人詩未就門生江上載蘭歸

其二

佛經亦是古人書酒脯時兼茗與蔬佞佛不能謗也懶一尊大士共閒居

其三

小棹歌回載螭房麻姑酒慙石頭香一分米汁九分

水到口三杯也發狂

其四

頃殺俗髡與腐生出門洗耳磬三聲近來閉戶雜賓
少清磬相思時一鳴

其五

六月黃鯢七月農黃芒稻子帶泥吞瓦盆香殺肥魚
飯爛醉先生酒一鍾

其六

卷之八
拋却道書與佛經殘香續懶信門生一燈趺坐三更
後巷汲明明月下聲

其七

老畏窮經時讀史病無酒力偶當杯船輕月引從浮
海展重人扶亦上臺

其八

茗釜旱天未放枯渴燒松子煮鹹壺海人第一關心
事溪友船回載水無

其九

文字羞爲應制體詩名畏作盛唐聲此身今古安何
處不住霜髭日夜生

其十

穉子自携教掃地山僮初買課烹茶暗窓月夕勤疏
竹渴井霜籬能種花

其十一

虎眼牆頭兩樹傾垂垂纔似小猫睛猶堪秋後供高
枕亂落空階雜雨聲

其十二

移得新蘭供大士祭將社酒醉門生佛前我亦澆三
酌未許看人便獨醒

其十三

當南竹戶掩松間中有人間不出闌見說夜來秋水
壯開軒一上後門山

其十四

霜毛四十鬢邊來百歲終須白一回猶喜及今先老
至免教陰老更相催

其十五

登山濯濯坐難選觀海茫茫立却宜知已眼中何處
是無端獨自望多時

其十六

竹下安爐築小壇養風通月沸聲寒三分茶事除消
暑半洗新桐半養蘭

其十七

扶竹教無苦節意選松嫌有老人形亭亭屋後鬚眉
秀未損風流也典刑

程永子過我即事口占

驪書山簾名

驪書侍我能磨墨永子過予喜作詩江上明朝吾與
汝輕刀更載一僮隨

觀劇演菴園記

千年劇口尚如蘭朋友君臣兄弟看盡道菴園結義

好那知但作戲場觀

無題口占

牡丹有艷而無香薔薇雖香多刺芒有色有香又堪
把不知何品足相當

追挽葉文忠先生

有叙

憶八年前葉文忠先生偶見某試牘謂是吾

世子瞻時某守布衣之禮未敢以一言知已

曳裾于三公之門迨先生墓草已宿某猶以

生未識而挽章絮酒有待于懷庚午春公孫

君錫氏相訪以先生墓錄見遺某謂公前後

奏草及蒼霞諸集觀者難於卒業請合刪之

行世使人人盡讀公之文今君錫沒于武林

又三年矣病中無絲知已之言明明于心枕

上爲詩四章以志不忘他日過先生墓下則

書而焚之也崇禎五年穀雨前

布衣未肯謁三公欲俟他年一刺通宿草已深知已

墓老生誰信似坡翁

其二

相業三朝垂疏草詞林八代起蒼霞大臣不肯文名
世慢擬歐韓某作家

其三

門館當年罕報衙三槐影靜晝眠鴉未須感慨令非
昔一樣蕭然宰相家

其四

後生何以謝前賢充棟文章選大篇一自公孫湖上
沒蕭條諾病又三年

與丘懋旦夜話憶亡友楊吉騰

滿堂坐客俱談劍志士交情在蓋棺不朽文章先朽
骨何人猶作舊時看

過亡友袁亦人墳

一尺荒堆三尺草廿年知己十年墳半生只爲才多
苦地下逢人莫論文

過試劍石

風塵三尺老青鋒欲共鉛刀一割慵忽到前人開匣
處腰間仔細看芙蓉

其二

鋒行脊隱身無厚口過頭平血不紅直爲聖人戈倒
載故藏英鏢試山中

其三

人到石邊方信劍鐵於冶內已成龍直須飛去從天
下劈斷崑崙最上峯

玉田山居

睡起占詩爛湯題數聲山鳥向人啼黃鸝舌老還如
妓猶勝村姑鬪竹雞

車盤驛次吾鄉許天素鄭繼之先生韻

山作圍城石作門秦時皇帝舊關存何因通得無諸
路鑿破山深不似村

鉛山道中

過橋江曉女初流立馬酒香店未開岸樹綠齊分路
去溪花紅浦上山來

靈巖山寺湯題

直爲死生來見佛却因山水得觀身半巖寒磬無相
與一壑長松自結鄰

其二

我識靈巖巖識我十年前是此山人振衣擲向石頭
上自有松濤來洗塵

續集

卷之八

其三

世界只添三不朽英雄能得幾如來百年行腳家何
在十字街頭店莫開

重游靈湫

十年白水寒依舊一尺神龍臥未醒猶喜山空蝦笑
斷有時定壑戲蜻蜓

木侍居同主人薛汝儀買菊口號

客子欲來先種菊主人未暇傍開花花開客至主無

事爾醉新醅我醉茶

山居漫興

九年肺病嫌多食數日醫來禁作文開室凍庖移飯
鼠臨池寒硯倚僵蚊

其二

遣興成詩多近體逢僧問藥試單方牢騷有病避吾
懶寒賤無人嗔我狂

其三

新集

卷之八

好句失全追憶半舊書拋久不掀新一規夏至蛾眉
雪萬里燈前青眼人

將出福廬與諸君別於三天門之上口號而行

施辰卿笑謂予子龕成當從子乞一片薄眉

琢就三尺許白玉蒲團吾便買一侍兒携來

山中晨夕頂禮大士并志之

直上天門一二三海風何怒酒人酣此山我欲袖之

去貯以玲瓏白玉龕

別靈巖

一尊古佛共閒身千歲寒松高四鄰巖又相親僧又
熱何因肯作出山人

其二

十年別去入紅塵幾鬢公然欺病身白髮暫停身漸
健何因又作出山人

讀施造仲詩口號

老驥暮年心未已高鴻千里志誰知把君詩句難相
似惟有斯言可贈之

山居不寐有懷吾友李元仲續印帖之十六章
也

懷友偏當長至夜聞梅恰是獨醒時四山霜白客閒
室一鳥眠深月壓枝

山客將歸施展卿聞有信以二詩送行有此
際去留君細酌恐勞逸夢到溪花之句送行
亦留行也次韻爲答并志別意亦與梅花別

耳癸酉至後

莫說深情好友關也因花信未思還明朝薄雪蕭家
渡直抵吳山梅下灣

其二

疎枝寒挂小樓斜連爾連床便抵家話別更無他事
囑爲予數看一窓花

其三

自有梅花窓不關香魂深入暗難還重來遠夢易尋
路添得前溪月一灣

其四

客床寒待雪枝斜纔得開時却抵家直恐出山人易
俗也無閒夢到林花

其五

不到林間意也關閒情暝坐近最還梅花未放詩心
罷引我深深更幾灣

其六

月挂霜條前路斜有梅開處便爲家寒林百里香隨
馬慢到吾廬且看花

山客將歸阻雨

自入林來無好雨欲歸家去却留行山中佳事今宵
補剪燭空窓聽到明

山中聽雨

十年不聽山中雨此夜依然竹裏聲只有舊時燈子
影燭添分外白黃明

卷之八

山中雨無寐憶十年前有人寒話於此也

總是客床眠不着却教寒雨聽還宜無端梅動三更
後忽憶十年深話時

雨後出山

竹榻冷吟三日雨籃輿香插一枝梅前途也有花堪
折不是山中帶得回

磨石道中卽事

未成名人逢嫁女急思歸客下罷驢叩門薄雪買無

酒何處梅香聞讀書

峽江投宿

寒山倒照大江紫梅嶺暗衝白路光無店可收猶立
馬誰家開窺已聞香

以此尋岸耳

此際一帆兼一客四邊無樹亦無山微茫江氣通梅
氣道是林間却水間

卷之八

桐口道中

籃輿十里菜花黃似有江梅過水香寒橘一船紅小
市白魚三寸弗衰楊

紅梅

未能免俗聊爾爾偕於堯杏前無同薄雪醉梅梅醉
我枝頭人面一般紅

其二

未損高安加艷矣還他水骨較肥些香嚴却入時人

眼不比寒郊瘦島詩

新正雨中東林守一

清新雪酌茁霜蔬賤殺糟雞隔臘魚深雨不妨過小
巷好商開歲著何書

林守一過我因東董叔介

林子來談深巷雨云君應有記年詩春街烟淺籃輿
潤好過柴門一誦之

登樣樓

何處蒼茫竟睥睨登高容易豁窮愁數千年事在雙
眼十萬人家第一樓

其二

感懷目遠惟青草讀史情多易白頭閉戶有時三掩
卷呼人共我一登樓

甲戌爲孫子長先生壽

五年前作介眉詩感遇依然似舊時尚有東山人待
起老生未恨出身遲

其二

國老大年三不朽布衣上壽一相知蒼顏除爲憂時
改未有官情得上眉

其三

鬢髻蒼蒼未有絲四朝大老出山遲安危倚仗人如
許可是留仙辟穀時

七夕

未必臨河是女牛乘槎閒惹古今愁東鄰恐有人惆
悵今夜月明莫上樓

其二

月樓無酒佐茶灰不分西風柳畏斜露上輕衣螢漸
重蘭花香入四鄰家

七夕戲爲董叔會壽

玉盞傾霞稱夜涼水晶屏透雨行媚人間釵鈿填橋
浦晒殺天機下七襄

其二

五十書生子大官如雲崩底眉灣更番上壽三千
客夜夜朱門不上關

立秋樓居七月十三日也

高梧歲歲落樓頭見慣人間不甚愁獨有天邊機上
女別離五日又逢秋

其二

桐葉空庭淨少苔秋容次第四山開殘鐘出寺烟遮

斷好月登樓竹曳來

觀劇有贈

金粉叢中孰認真爲爲燕燕任分身未須刪却蒼髯
演若人鬚眉不婦人

其二

四十年餘一病身舊書養靈鋤承塵半生錯料真成
戲獨有髭鬚白是真

其三

問爾俳諧戲幾回自憐笑口可曾開生平打點逢場

面不道白頭未上臺

秋興

瘦矜秋老人兼竹病爲貧深樂費錢浪說千金償渴
賦何曾剩得杖頭懸

讀香山集

可以神仙可以佛千載知音曰白俗生前老嫗後子
瞻帝絲陶竹香山肉

施辰卿生孫走筆戲之

大母弄孫大父前合飴閒數洗兒錢戲膝林樾成
織留待家翁少子穿

其二

姑撒金錢婦洗兒銀刀生髮初如絲回頭忽憶廿年
事纔是伊爹剃髮時

其三

留郭二仙貴未富令公富貴不能仙蠶也功成翁願
汝揮金仙隱五湖邊

辰卿名共孫阿蠶

邊詞 有叙

八月一日余肺氣乘秋復上湧鑿屑哉厄矣
隱几蕭條爲邊詞之悲者越之又稍爲其豪
上者起之而胸中所喀喀然無處可說而茹
之逆余者亦附而出焉七日氣稍平凡爲詩
六十章門士錄之以紀病况蘇子跋醉後書
云不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予患氣善感
亦善輟夫言踴于喉舌茹于口言停口鬱閉
之搏躍則崇人于膈以上余內閉之拂拂然
稍出于詩也百之一矣崇禎甲戌異撰識
于七松樓
破產無家鄉思灰裸身一劍背人開感時淚滴芙蓉
蝕鏞作深紅透沓來
其二
背戟腰弓橐裏糧不携圓鏡度沙場征人休想形依
舊漢月臨邊色也黃

其三

雪出關前舞始酣征夫和馬劒兼三北風莫道無情
甚苦苦吹人但向南

其四

宵行何處是沙場萬騎無言馬踏霜水眼淚懸揮不
斷橫風界作許多行

其五

短草荒來掘地燒大風吹雪夜颼颼莫言車下三
酒不及中軍八尺貂

其六

匹馬隨行便是親劒同生死我分身閨中莫道無相
伴也有分啼鏡裏人

其七

啼粧孤影淚痕加看鏡征人愁鬢華安得鏡中雙換
過相思但一對菱花

其八

月中何處哭星星試問明妃墓上聽人到無情曾似
草君恩不及塚能青

其九

胡天草淺鬼成窠隨路彎弧獵滿駢行到李陵降敵
處腰間齊探箭還多

其十

磧裏嵒肥春有草霜中血死夜無燐踏破乾顛微磧
馬聽多鬼語不驚人

其十一

下馬哀歌招國魂欲追殺鬼臥君旁但聞鬼哭未聞
笑想是沙場骨少香

其十二

從軍但畏出關來却怪入關雁肯回盡道沙場人易
死北邙白骨也成堆

其十三

七尺欣然送虜庭暴骸白白史青青人生有骨與無

骨不在留屍待墓局

其十四

醉來曬腹枕胡沙笑擬泥封墓在家總是一堆黃蟻
飯輸他幾樹白楊花

其十五

柝苦烽高塞月圓霜花蝕透鐵衣穿明明夢裏還家
易自到邊城不得眠

其十六

自出長城不擬回十年懶上望鄉臺枕邊聽熟胡姬
語曲曲琵琶譯得來

其十七

胡婦引兒學戲馬胡兒隨馬也騎羊鞭羊近母抱馬
脚手指馬乳索酪嘗

其十八

閒看胡雛彎竹弓跨羊逐鼠快如風走到前頭跌馬
處也將隻手控羶驤

其十九

百萬征人盡在邊
爭言老將出幽燕
白頭肘後無侯印
馬革隨身立陣前

其二十

見說胡來自請行
兜鍪書姓劬題名
丈夫不畏行間死
但畏行間死不明

其二十一

塞上塵清劍氣灰
消殘髀肉獨登台
龍淵淬罷龍拈鬚
看秋後軍于又不來

其二十二

同出蕭關命不猶
博徒大半已封侯
卽今腰下蒙茸袴
猶是當年賭勝裘

其二十三

長狹軍中也倦彈
誰人肯作將才看
待邊除是來天子
將將方能議築壇

其二十四

驃騎軍中功易成
得侯天幸愧生平
數奇偏事老猿臂
肯受人間福將名

其二十五

十年塞下白身回
拘折龍泉心愿灰
忽到終軍棄繯處
又回馬首出關來

其二十六

年少從軍君好老
逢君好火已皤然
身今未老亦非火
恰在行間二十年

其二十七

有名何處不堪掛
豈必凌烟閣上題
憶是閨人臨別語
和衣又寫寄遼西

其二十八

鐵甲隨身蟣虱肥
雪深月苦吟金微
黃綿襖子何曾着
分付閨人莫寄衣

其二十九

十萬匈奴羽檄飛
偏師隨意試軍威
弓刀但擬郊原

佩首虜聊當雉兔歸

其三十

擒王射馬費遲疑未是刀酣手滑時盡屠醜虜連王
剗偏射胡人奪馬騎

其三十一

蹶不礙輪敵似草墮猶躍地自尋身踐虜蹄腥蠅趁
馬斬胡口快劒甘人

其三十二

新長安集 卷之八
顛骨應鋒過有火目睛迎鏃墮如星養刀血飽枕爲
魅悻鏑覓孽招不靈

其三十三

丈夫同命卽同名把酒澆刀取件行令圍雙割名王
殺身未受封讓友生

其三十四

殺敵歸來開酒樓金錢賭盡賭人頭賢王一殺爲孤
注幕府上功輸便休

其三十五

立功爭願從龍隼拜將但言選虎頭自笑生來無骨
相白身出塞也封侯

其三十六

許負由來解謾人試將賤骨死邊塵心肝一片君看
取但相誰人肯捨身

其三十七

家書昨日到邊頭兒子能揮二丈矛記得別時方在
續長安集 卷之八
襁子今正好替封侯

其三十八

雙懸鵲印久專征大將門中不記名昨日上功添賜
蔭侍兒剛報小侯生

其三十九

盆中送笑胡姬淺燭外弄輝雪深四壁貂溫驕乃
藥六槽馬怒秦人參

其四十

載書出塞覓封侯落拓儒衣不耐秋十年斬得名王
首露布親書筆未投

其四十一

書生有意勒燕然不分將軍士帶懸入相還兼出將
好中書請劔自行邊

其四十二

十年訓詁博科名見說邊才試論兵昨日尚方新賜
劔武經纔買出邊城

其四十三

安邊須福不須才白面經生幕府開若北椎屠丁未
識也曾讀過四書來

其四十四

大寧何事肯南遷宜府遼東斷接連一隻臂分兩隻
臂內三邊作外三邊

其四十五

套河殘虜若無妨從古何因染受降一自關邊人斬

首至今誰憶舊封疆

其四十六

漢金出塞幾時回瘦馬年年胡市開却似千金債死
骨何因不見渥洼來

其四十七

生息遼陽二百年伏戎破竹勢無前盡言獻策因亡
將將未亡時曾在邊

其四十八

孤軍五萬沒邊塵尾繞大刀化鶴鴿英真羞比明妃
骨死處不教霜草青

其四十九

有敵徒能推廢將成功還欲議文臣但得功成閒也
肯害成又是掠功人

其五十

邊才曾試鐵鋒鋒斬首梟傳出帝京我問大夫曰
可殺也言功罪未分明

其五十一

千營無骨一聲雷馬作紅泥人作煤便道火攻非下策何奴秋後上風來

其五十二

秋冬風色也南回總是南人探陣來畧去還堪驅試火胡兒一个未曾灰

其五十三

羯奴突陣蜀兵堅另有川軍賞級懸寸心燕趙今何在頭比苗獍不值錢

蘇軾集

卷之八

其五十四

其五十四

邊牆節鎮遠君門內使觀容行事尊幕府若教開李郭聖明原不用朝恩

其五十五

欲戰無兵款少錢民間輸鐵貢安眠撫臣幾得見去縋騎風聞已到邊

其五十六

出身腰帶卽橫金可道君恩受未深纔到關前金便賣立功先買上官心

其五十七

近海警多惟議撫叩關虜閑且偷和軍門依舊傳邊報塞上無烽海不波

其五十八

邊裏交輸費往回載金出塞又將來盡言劔印探囊取纔到疆場心便灰

蘇軾集

卷之八

其五十九

其五十九

大帥腰間懸白玉健兒幕下探黃金丈夫一飯便思報莫問人恩深未深

其六十

徒步還邊列校中聖人召對未央宮單于不是生擒得但取頭懸羞論功

七松樓中秋雨

風鐘濕濕遶秋燈獨上山樓第一層免得月來吾負

汝竹窗無酒也無朋

哀亡徒林伯吹 有叙

甲戌之秋獨坐七松樓霜新月靜指影相言

忽憶門士林子壘沒二年矣吾於友生中獨

畏寧化李世熊顧吾門伯吹莫能測其所至

他日當相遇中原鄉里中多叩攝吾此語也

愴然傷逝懷友因之

三年忽憶亡林子四海誰能御李君由我愛他由我

續集

卷之八

恨未須餘子齒穿斷

其二

大招太走宋哀原痛殺師招門士竟南北東西君在

否月樓開盡四邊門

其三

早知死別在分手悔不深深馬一番招得魂來還大

馬屋梁月去一燈昏

其四

是我負君君負我謂生嫌死死嫌生燈前舊話從頭
悔纔憶燈前悔不成

閏中秋月不甚好林守一招我不赴答之 有序

甲戌閏中秋予於是年四十有四憶前此乙

卯予年二十五初學傭經又前此丙申予六

歲方入學於今八月凡三閏矣計予未字而

孤已極貧苦今則病老賤兼之夫孤者恃母

病者恃藥貧賤者須時富貴獨老者無所恃

續集

卷之八

八

而須死老大而復少壯非若孤之待立病之

待起也且孤賤貧病造命者實有此法耳若

未哀而老則非命非法之加殆蒼蒼之倒行

逆施於予夫志士可以安非道之貪賤而獨

不肯俛首而甘受未悲至之老此予不能無

痛心斷斷然力爭之造物耳感時隱几適林

守一招予觀月走筆為答有若為更得三回

遇未省還能對予否之句已復抹去恐守一

笑人謂老生何憂之祿始吳牛之喘月也守

一少於予九歲是月也見兩鬢髮亦有數莖

白者矣

四十四年爛漫愁錯過三度箇中秋且須更到三回

過狂舞狂歌共上樓

其二

剛逢三夜剩看秋苦恨無端老上頭怪底嬾娟白未

得月光半被彎彎偷

續搜堂集

卷之八

其三

三回較爾一回浮卅五十年前九月不剛剩一回難算

得幼年未省愛中秋

甲戌秋送林守一游清潭時守一自吳門歸

匹馬新從白下還滑蹄自愛踏秋山橋邊楊柳關何

事折到哀時不得閒

其二

故鄉經爾馬蹄遊游于辭家已十年携得母來先隴

在送君時節又霜前

秋日黃可遠太史道過三山納姬姬爲鄭解元

之後幾淪落吾友文忠公孫葉君飾收而嫁

之走筆爲花燭詩紀事

恰恰離黃第一花摘來新插鬢邊斜留眉掃待詞臣

筆試面粧成宰相家

其二

道是他鄉也近家琴言枕語未全差撒來天上金蓮

續搜堂集

卷之八

燭燒作通宵十丈花

其三

晚粧玉鏡卸行臺扇底蛾羞口怯開細問科名郎第

幾先人曾領解元來

其四

藕碧玉紅粉面開女中也是解元才文人好句佳人

續官史新書閨史裁

紡授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四十四首

卷之一

記二首

卷之三

誌銘傳行畧共六首

卷之四

策三首

卷之五

書牘二十一首

卷之六

表啓疏告文祭文共十三首

卷之七

題跋十首

卷之八

贊頌偈銘共七首

紡授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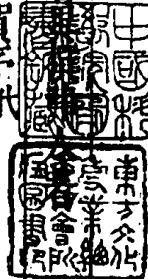
目錄

紡授堂文集卷之一 序

晉江曾

送屯鹽使者申青門公入

賀序



今上御極四年 天子萬壽之期姑蘇青門申公以
入 賀行里中二三子矜屬不佞執筆爲贈公蓋以
屯政鹽法監司吾閩地者也而能旁及於教誨子弟
之事且公建節三山能使海濱人士不遠數百里擔
簪執經于公之門余於是歎公之清靜爲理而政有
餘閒也蓋自我國釋騷縣官加賦無已則軍興之最
急者莫如鹽法屯政夫昔之屯而耕者軍也自軍廢
者又莫如鹽法屯政夫昔之屯而耕者軍也自軍廢
而委其土於佃則耕者非軍自軍益貧而棄其土田
於不可知之人則有其田者又非軍此則其政之紊
自下者也故愚嘗謂清塞上之屯易清閩地之屯難
邊地之田其卒伍饗於豪帥而又役其軍以耕其地
若閩田則民貿於軍軍利其值而自與民夫較其獎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二

則與其民有之而田已在營伍之外不如帥有之而
田猶在營伍之中也然而參以情事則軍不願而豪
奪於帥孰與其軍若民自以其值相授受而軍亦欣
然而與之之於情近也故夫清邊屯則奪之帥而還
之軍易易耳今欲盡奪民之允田而與軍還之值則
軍無所取不還之值則民實以其值而受之軍然則
軍民之爭起而凌競無已訟獄滋多甚而刁軍猾吏
因緣生事而不可究詰然則爲今之計亦惟漸防其
豪奪而貿易之後則姑聽便安於軍若民而後此則
徐而爲之所若鹽政則壞自上今欲盡易今之輸幣
而轉粟于邊則勢既有所不能而愚謂閩地之鹽法
其利孔獎竇又與他郡國異而可以疎節濶目理也
吾總天下鹽計滇蜀有井蒲陝有地燕齊吳越閩嶺
表諸澤國附海計鹺司中獨八閩食鹽之地淺是以
鹺利薄而豪賈少且夫利溥則奸叢賈廉則弊寡夫
閩鹽雖不能無小奸而其亡命煮海諸作奸不逞之

鹽徒較諸郡國可無大患也前此閩中鹽課歲不過
二萬有奇自東事作而增引增餉行鹽之地猶昔經
三加而賦五倍夫加引則買多買多則鹽積加餉則
鹽價貴鹽價貴則山民之食鹽者省民食省則鹽愈
積而課滯當事者始法外累罰以督責商商未遑輸
課而急輸贖則重費累負而滯課益甚且夫民之買
于鹺非若地着服畝之農舍此則無復之也今征徭
苛暴民猶有賣犢焚耜而徙業者吾恐誅求之已甚
不惟滯課且無商夫當加賦而鹽利薄當事者尚當
有法外招來之仁使吾民樂趨而辦課徒事峻法伐
毛洗髓而誨之通非錢流地上之善計也故愚謂閩
地之鹽法與夫屯政要在清靜無爲坐而理之而已
而公之以監司使者來也其屯而耕者晏然狎于野
而軍與民相安其販而賣者嬉然煮于海而市于山
而其商若鹽丁龜戶與其官若吏相安臺署中間一
硯事外此稍一報衙則闔戶端居間進諸子矜執經

續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問道而已若不知其所司之有屯政而隸吾官者之
有鹽法也者而公又司水利三山城濠自武林葛公
始聚糧調軍既導流惡屬方視成而去蓋寢闕者數
年迨公繼其後前此山海匪如徵發騷然卒伍不堪
再役諸庫藏又耗於軍興是以當事者有所未遑公
乃屬其事於縉紳先生於是不費一鎰不役一卒而
河工告成公第一循視諸沿河小戶間稍捐俸賑貸
使之扶携避地無蕩析宵啼之號而已蓋他人所爲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

起大事動大衆而縮手不敢議者公處之安裕如此
公爲文定公文孫文定公相業在 國家予莫能踵
其後塵猶憶公休客坦蕩古大臣紳笏無爲之風今
公自年少登朝予意當有豪喜風生銳於功名者而
公能世其振振之德昔者曹參之相以清靜寧一爲
理其治郡國亦曰無擾獄市而已然而予甯不喻其
意至筭之二百今公能繩其祖武所謂獄市爲寄者
能已見於治齊矣已監司吾閩公又靜治如此不佞

於是而歎文定公之流風遠也公行矣今 天子綜
數爲治前者藩臬入覲 天子謂我閩海氛未靜臨
軒召對今山寇螳怒未已 天子如前席於公昔人
所謂安之耶抑勝之也公其必有以對愚謂今日之
閩事與弄兵佩犢者未易同日語意必有以大勝之
而後安之者可久 天子且拊髀假節公則秉鉞以
來撫吾地則閩之庇公宇下者又不獨屯鹽水利之
政也已

送長樂諭劉漢中先生教授廣信序

吳航介在海濱雖絃誦相聞然其地瘠貧而士朴諸
長吏廣文凡爲賄與贅來者顛非其所好而漢中夫
子顧欣然樂之蓋雖彈丸僻處嘗爲晦庵先生聚徒
講學之地宜爲有道者所樂居也今先生移絳信州
信州當吳楚閩越交會爲文人墨士之都居而其溪
山之勝自葛洪鬼谷許遜陸羽張道陵諸福地洞天
在焉斯固不得志而拙於宦者所樂隱於是然而先

生非其人也先生以高賢躋公車優游臯比於魯衛
間一行作吏遽謝病去迨今自吾地歷信州青蘊舊
物世稍有知公者不宜輾轉至是顧首宿暇水四易
地而耳之然公一爲楚宰三代閩庖所至有清幹于
惠之聲竹馬迎來畏壘迭往時抱膝一壺與諸門士
抵掌當世慷慨而歌梁父卓然有斯世斯民之志而
所司者作人之事又身履大儒倡學之鄉信州鵲湖
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孔子之世教學大明而及

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證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於聖門則亦師商之互爲磨礱而游與夏之相商也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而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闕然而佐闕而腐儒里師徇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作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陸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七

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餐蒙於傳註齷之懼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弁未能有所疑於朱者也第以爲世既群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擠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詬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不可得所爲愈爭而愈下者也今先生敷教於古獻訟學之鄉其人士沐浴於大儒之膏澤所謂食耳吠聲者萬萬無

之諸二家子弟得無篤信之士深溝高壘如昔日之建鼓而爭者乎先生則何以平其訟也吾鄉有蔡介夫氏者昔嘗與學江右王子伯安者公之鄉先正亦嘗建節秉鉞倡道學於章貢之間者也介夫執經引繩爲朱墨守伯安跌宕意似左袒象山二公以倡學相後先言人人殊然而宸濠之變介夫拂衣於前伯安戡定於後斯二君子者一則幾先立節一則談爰建功蓋先正之談道倡學者不務爲口舌之爭卓然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八

皆有以經世而砥俗如此而朱陸二公荆闔江右之政巨儒治蹟去今數百年所磊磊與道脉並行今先生雖不樹道學之幟然自實菴公三世言易居恒與弟子言循循依于孝悌無頃刻忘其家學而又有清惠之政於閩楚今又司鐸於閩南江右之交其游宦所至錯趾四先生間而行能近之所需者晦翁經筵文莊成均之召與文成公新建事業耳天子方勵精思治幸學臨雍載色載笑儒臣更直入侍講誦無

曠日坐而論道前席以須而頃自疆場弗靖憫然拊
髀夢思不次而推轂壯猷當吾世則必有建文成之
業桓桓爲天子使者是在漢中先生夫先生固非
出於宦而陸沉吏隱者也

壽陳母蔡孺人序

某讀二南而有感於樛木逮下之詩其窈窕之化成
至於江汜小星國無妬女四友十亂朝無妬男以爲
淑女之所以聖者不外於是已觀古今載記自左氏
春秋迄于宋元諸史凡孝義貞淑之懿間有之矣至
所稱樂只而通寵澤者不少槩見豈謂其非有貞烈
之奇行傳之者少抑其人之尤未易也以予所聞陳
母蔡孺人歸蘭谷公旣已佐讀偕隱光大其先業已

爲公嗣續置媵母遇媵有恩禮不啻女弟兄相視諸
子孫皆媵出也母拊畜教誨納諸腹中怡然滿膝振
振繩繩誠有如樛木樂只之云者今夫語婦德者莫
大於孝與貞夫立節者以義制情逮下者用仁割愛
二者皆其正於性而廉於色者也且其廣嗣也通於
孝然則妬女而能孝與貞者吾未之嘗聞且夫家鍾
於妬婦國祿於妬臣愚嘗謂杞檜之奸始不過一妬
男子遂至以人之宗社國家徇其一念之媚嫉其扼

脫近事十數年來其大者莫如遼事與璫黨遼左之事初未嘗不可爲也始則廷臣與邊臣婚再則文臣與武臣婚已而邊臣又自相婚是以糜爛而不可復支璫焰未煽一佞倖小黃門耳自臺諫宰執中分朋爲伎而伎人之雄捧政柄而授之中官諸朝紳競因熱以遂伎成屬有天幸不則燎原之勢過漢唐今天子拊髀思治不啻廣嗣者之望于也朝端臯詵噲沓許若婦口逮乎我圉孔棘寇壘于郊諸縉紳猶嫉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二

能妬事信信反唇至於明聖積疑傍徨四顧欲手足視臣而一無可恃且夫妬男之媚忌者富貴功名耳世固有澹忍於功利能忍人所不能忍而獨於牀席兒女之愛重于一割者然則妬女之難忍也深於男况夫閨閣之內無詩書師友之引翼無青史竹帛之驅誘乃以士大夫之所難而婦人女子顧易之使朝士之恟恟而盡如母之視媵妾太平不足坐而致也今母通于期願昌熾吉康子子孫孫益和鳳翽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則何必振振繩繩盡離有莘氏之襲而後乃誦百男哉某是用舉一觴且以告夫今之立朝者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三

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

今世之所謂游者我知之矣其卑卑曳裾者無論高者挾一壘一卷往而師一先生謁當世大人數輩投刺名下士數輩歸而索贈言十數通評文滿紙嚶嚶然揭揭然建鼓而號於人曰某吾師也某吾友也今世之所謂游者如斯而已矣吾友李世熊者奇士也嘗雪棹泛西湖半月不見一人而歸異撰者碌碌不能奇拙而善病者也客歲游南州亦不見一人而歸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守一兼李予之奇無予之拙而差有其病自髫髻而吳楚滇貴竹粵東西無不游其目中不見有一人而其氣量可以盡交天下之士今且再游吳越吾知守一之無不可也夫當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

皆足以礙人氣決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惇惇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且夫古之著述者前乎子長則有丘明後乎子長則有孟堅今觀史遷記載不必盡徇左氏班祿之於腐史陰用顯棄義例若炭與冰夫使子長而有如丘明孟堅者以爲之友亦可謂得其朋矣猶不能無牴牾若是吾故曰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

使子長與子長交亦不能成史記夫史遷者取聲氣於泰山之高禹穴之深以自廣其尚論之心目蓋以游爲交非以交游者也使其目中尚有一士必不曰藏之名山以俟其人矣守一行乎哉天下之大豈無有士焉欲俟如守一之一人者而友之然則守一雖不以交游且以游獲交雖欲不交一人而不可得也守一行矣崇禎甲戌花朝後

壽張警字會叔六十序

崇阿之曲有木焉負百尋之岡臨千尺之谿水泉溉之風嵐養之樵蘇之路遠而游牧之牛羊不至也壽則壽矣然竦而無枝上不能巢一羽下不能庇一人蓋自遠於世而其材質亦僅足以自壽而止若夫巨幹撐日遠條垂天蔚然于五達之衢過而携者負者御者徒者暘渴蔭者行願息者與天暑雨之所侵襲風日之所干犯群然而慙於其下雖其美蔭足以庇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五

物不能屏處於無人之處八世之剪拜時及之然而尸而祝之者朝旦而焉焉時而擁之者暮夜而不能去焉則雖有偶然之剪拜而其德足以自榮較之達害於巖谷者均爲享其天年而又有及人之德知此則可以壽吾警字先生矣先生有用世之志其學足以致其身連不得意於鄉舉挾策游成均間與天下士相翔翔今花甲週矣客歲猶負笈都下以庶幾於桑榆之一遇而警字以歸也夫古之君子不得行

其志於時則退而處於鄉閭里之小民卒然有不能

平之事則往往愬於其家至有望門而反寧加於吏議而不爲士君子所短者則大里閭之獄訟風俗之流囂不必有司治之而其潛移默釋於善士之鄉閭者益亦多矣昔者東漢之末天下紛紛多事矣王烈陳寔之徒閭巷老布衣耳而能使訟者平爭者息故漢季之綱紀敗壞而民俗猶醇者則在野之賢人君子扶而植之者衆也雖然愚更有說於此今夫上有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共

元禮孟博之流相與持公議於朝然後在野之彥方太丘得以維風倍於下夫士大夫之清議明然後州縣之有司有所忌憚而不敢恣則夫鄉曲之公道易以服人訟者望處士之門而反也知夫短於士君子未必免吏議之加也士生虛今世有爲民父母而曲法殺人以自媚於豪無賴者矣士大夫之橫暴者無論有素喜負爲大人先生而不免爲數惡助虐之事者矣夫國有好吏爲主司而里有縉紳爲窟穴則雖

有百太丘彥方於此無論鬻子獷夫不肯舍曲法之
有司而就持平之處士而爲士者不幸而有持平於
鄉之譽先以其身爲貪虐之餌矣先生處鄉里間其
移換風俗衰息訟爭者固不爲少而時有意外之加
恩益歎今古之異昔之有道而居於鄉者可以善美
謠俗而補助吏治在今日而身之不免蓋先生既不
用於世又不能閉戶絕物爲緩急無足倚賴之人故
夫一朝之患則有之矣而終不以小挫而損其大年
行授室文集 卷之一 七

蓋挫先生者二人不能勝庠頌而禱之者多多也
先生長公綸爲異撰十五年筆硯之交異撰又因長
公知次君先生之誕也執筆稱兕長公不以屬他人
而命異撰異撰不敢從衆頌九如爲二君歌棠棣之
三章也已又舉一觴咏秦風之志同仇者矣

爲鹽商賀右伯申青門公壽序

夫古之仕者有數世而爲是官者矣有少壯耆老而
官於是地者矣故其人之視其上也如嬰孺之親其
父母不能自離於懷抱之中而上亦得伺其啼笑時
其疾苦長慮却顧輾轉而爲之地是以民愛其上躋
公堂而稱壽觥非徒俗朴而親上亦其腴字之久樂
享乎君子萬年之利也自古制不行而其遺意猶有
晉秩之法使人得久於其職賢者無墮壞其所規爲
而中才亦可以漸習其事無苟且之意而上下相得
迨今日而人數易官官數易地求不傳舍遽廬其職
當事而賈怨咨者蓋亦鮮矣况其官已數易而猶取
已謝之事曲爲之地使人悅愛頌祝之無已者乎姑
蘇青門申公之宦吾閩也蓋五年而四易官去之亟
亟矣然愚猶幸公之改官而不易地公之自離使者
而觀察也自觀察而分藩也又自分藩而牧伯也而
爲離使者最先又最久今官已三易猶閔念離政之

窮敝方議蠲其窩稅又稍分滯課於食鹽諸郡邑上其事於直指使者今且敷奏行之愚謂公於昔日視鹽之時其於商則赤子之輾轉於懷抱中者也公且哺之乳之而其人亦怙恃瞻依惟恐已之一日而釋于懷其願公壽考辭則孺子於父母之年也今雖猶公宇下然已脫于毛裏哺而乳之者有人矣公顧取於後人之懷中而顧復之無已使其人猶無異於屬離之始而孺慕不衰此慈母不能得之於子者公顧

訪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九

能得於熙熙攘攘側肩掉臂之流樂只君子胡不萬年嘖嘖有是聲也豈不謂難哉且夫語分位則與其既離是官而爲之所不如當其事而寬繩弛網之勢易也然而國家當患貧之秋司其事者雖蒿目民艱慨然思援溺解懸猶疑於在職而曲庇其下恐其議格不行則避忌次且不敢徑情而直遂孰與夫稍脫其事權其職司在局內外之間可以推恩與下而無市惠之嫌可以直請於上無偏芘曲護之疑沮而

徑行其意蓋藩伯司一方財賦則釐政亦其一端而公昔以釐使者并理屯政今又以右伯司軍伍清勾夫屯田之與鹽政二事相表裡者也清軍之與屯田又非二事而相表裡者也今之屯政軍伍蓋與鹽法俱敝三者合而籌之而國家之兵與食俱足蓋惟公之久於閩地是以官雖數易猶得徐而爲之所愚益嘆夫積敝之餘惟久任之法差有補於吏治而深惜其不行於今猶喜公之數易官而不易地是以職事

訪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屢遷而膏澤未艾猶起人謳頌如此而銓衡者得是說也亦可以行古意於今法之中矣

爲福州海防聶公壽序

夫防海者非防之於海者也凡海防之職守三曰島夷也海寇也奸商也斯三者存則島夷急而海寇奸商次之在今則海寇奸商急而島夷次之乃愚則有說於此夫爲民與爲寇孰樂卽爲民而商則適市與蹈海孰樂必曰爲民而適市焉樂也然則曷不爲民而爲寇不日中爲市而販於海也此其說有三焉其一曰貧驅之也夫自頻年加賦穡人秧苗於土而

訪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二

稅已輸官豪惡吏樂於賦重而耗羨多且曰司牧者用催科殿最也不崇朝而歲之三征必既勢不能無通於是而官府之鞭朴煩輿胥之叫囂急斯二者費又與加賦耗羨等夫民自常供而外而加賦輸其一耗羨輸其一籌楚追呼之費又輸其一三者費又與常供等然則是民一歲再賦也而公府尚不能無餘通夫民則安得不入海其二曰饋餼而颺去也夫小民有不能平之事牽率而謂之官官之聽訟者又有

三焉貨鬻獄也豪奪理也官不暇使民盡其辭威尊

而倉卒意斷也民冤抑不得理則懦者駢首堦前而其點而悍者憤憤不能平聚不逞之徒而搖揚海波其三曰窮而無所之也夫閩之食地淺則負海之民食於海自鯨鯢煽處而海爲寇有則罷罾之漁等於懸耜其不甚貧者苦於關市之議征不獲已而逐什一於魚蟹之鄉倖而不盡餌於寇則游徼之邏卒逮之曰此爲盜裔也勾夷也逮而之官官利其沒入亦

訪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三

曰此真盜裔也勾夷也夫商於海者之不能無奸也固也然而立法者在於摘一以懲十而行法者必至於繫一而連百然則賈湖之隱與走越之虜俱俘夫驅適市之民而使之商於海者關市之苛政爲之也驅不得適市之民而并使之不得商於海者防海者之苛政爲之也且夫附海之民不得食則其始也商與盜讐已而計無復之則商與盜儔迫其後則無漁無商而胥化爲盜海有積盜則必至於勾外夷而訐

內地則夫奸商與海寇惡而島夷亦急故夫防海者非防之於海者也吾第寬徵平刑與之以仰俯之事有無擾之獄市使夫農者狎於野熙攘來者樂藏於市也彼則何樂於販海而爲寇愚故曰防海者非防之於海者也我聶公之防海於閩也內之爲督撫監司之喉舌外之爲叅游營衛之綱紀甫視事而大獲者以歲計俘虜者以月計矣邏卒之以海禁逮者公爲別其奸與良卽在不可貰之科亦第摘發其豪大

幼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三

而無事於多其沒入蕃其枝蔓株連窮治以爲能以求稱乎上下相毆之意此夫防之於海者也然而防海者之職所司者在於海而已外此則司牧之事而公之代庖於濱海之邑也下車而問左之輸於官者愉愉然謂我公之輸省而以時令無慢而有法而忘其爲加賦瘠悴之餘也其訟於庭者惻惻嚔嚔若家人婦子之繞膝下而語公稍呵晉其屈曲者而勝者負者無不欣然謂得其情以去也嘻使濱海之吏而

盡若此則夫防海者可以吹浪無鯨而鈴閣不驚此夫不防之於海而深於防海者也某生曰吾於籌海之道知尊生焉夫尊生者之不能無所彈治也適然而驅之以藥餌攻之以針石此夫不得已而出於是者也若夫端居願養則第節飢勸時寒煖省焚伐而攝生之道盡於此防海者之繕卒伍而慎譏偵也此藥餌之類也不防之於海而第防之於深耕之暇日堦前之尺地使之悍吏不羈獄市爲寄則雖黃帝廣

幼授堂文集

卷之一

十四

成之寶其生無以過於是公之防海也若斯則夫養生長年之道固可勿問而得之矣於是執筆記之以爲公壽

送運副周公歸養序

自國家多事患貧而臣子之勦乎君父屬吏之事其上
上官者莫甚於催科督餉之說顧縣官經賦自土田
稅畝而外雖政爲急而愚以爲二者胥失之夫急田
賦則敲朴繁急雖稅則贖罰系敲朴繁而民有鬻杖
催杖之費贖罰累而商有輸罪輸賦之苦斯二者皆
於正供之外重困吾民實於追徵無分毫之益而通
益深然而郡縣以司牧爲事者也頃雖課吏者用催
紡投堂文集 卷之一 十五
科殿最民收皆緩教養而急征歛然間或十暴而一
慈至雖司無芻牧之寄而但以財賦爲官則益從事
於敲朴追呼以媚 功令謂是奉公守職云爾且夫
繁敲朴者病在下此時重而時輕者也累賦罰而敲
朴亦因以繁者病在下而利在上一有開端遂著爲
令而不可議改而毘陵周公顧反是嗟乎閩之商至
今日而敝極矣愚嘗總天下鹽課計之今天下自燕
齊秦晉吳越滇蜀嶺南則莫不仰給鹽官以佐軍儲

然此數地者其平壤依山之郡倍於負海而又當四
達之衝是以鹽官之流貨及遠而商利溥夫北平之
鹽行於山後諸鎮齊鹽行於中州吳越淮浙之鹽行
於河以南行於全楚行於大江以西廣鹽則西行百
粵北行南贛秦晉滇蜀之鹽池鹵井較之海邦勺水
耳而亦行於貴竹諸西南夷行於沿邊數大鎮閩地
最小而負海之州郡五旣爲鹽所自出而賈利溥行
鹽者獨上流依山四郡四郡中汀又近廣而食鹽於
紡投堂文集 卷之一 十六
五嶺以南而又僻處陲絕諸鹽官不能踰仙霞分水
杉關而外是以閩商獨貧自萬曆末年而東事作始
議增引增餉計 國初課不及萬經三加而賦倍於
昔夫以無加于昔之地而有倍徙于昔之賦而又有
十百於昔之奸夫昔之透越者負販亡命之徒耳今
則豪右勢家連艘啣尾奪關而上又其甚者遨遊諸
當路官舶藝奸爲市莫可誰何有司防商密而防姦
疎坐此滯課則法外累罰以督責商商未暇輸課而

輸罰則商負重而課益滯公至則愕然曰嗟乎商病矣雖然商滯課則病官且病國夫剥下以完吾官仁人不爲也滯課而病官并病國義於終事者亦不爲爾商勉之矣蓋泄事以來庭無敲朴吏省追呼載色載笑若諭家人稍一視衙則委蛇自公若不知其司之有離政也者而商顧踴躍子來樂輸恐後曾子曰拙於催科者未有若今之從政者也夫司牧無緩征民窮而無所之則挺而走險司離無緩課商無所措

紉綴堂文集

卷之一

廿七

手足則通夫爲人上而以苛急爲政非所以爲名也急賦誨盜急課誨通弁非所以爲實也使人盡如公不但無病民且無滯課公今以將母歸身處脂膏若愀然不能終日者蓋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夫家有孝子而閭則奪一慈父矣吾懼諸商之稍甦而重踏也公世爲循吏先是司理嶺南以平反有去後思夫刑官而緩於法與離司而緩於課固無二道是宜公之所至見思公今暫舞綠膝下今上固以英銳爲

政然昔者漢宣之世爲治尙綜覈矣而終不以才吏掩循良然則朝廷且大用公而食公之德者又不獨吾閩一路之商也已

紉綴堂文集

卷之一

廿八

爲宋母趙孺人六十壽序

代

不佞某成均之小吏也太學古天子養老之區父三老而兄五更大宗伯司成襄其事某小臣例得與祝嘏祝嘏之末下此則自天下郡國亦歲時行鄉飲酒禮禮高年有賢行者于鄉學有司執醕醬上壽以風尙有德也而此禮顧不得行于閨壺夫其身爲女士則雖學傳韋逞之經躬有陶母之行其聲名不出於里閭尊養亦不及于黌庠則夫閭閻閭閻而猶勸行

紉投堂文集

卷之一

十九

之者非有所動於風屬而然即坐而須福履之償亦非其意是以造物之報施或舛於男子而不爽於閨房亦限於典禮而以必然之數補所未逮也宋母趙孺人自及笄歸蜺水公其事翁姑以孝聞事蜺水公以敬聞視妯娌族戚以親睦聞待賓朋師傳以豐飭聞教誨諸子孫以勤肅聞撫臧獲僕妾以慈惠聞或者謂母卽孝養致於高堂粟帛及于寒戶門皆四簋之賓室無二鬴之僕母非有脫簪截髮之艱難也行

其德蓋力能爲之而不知夫世固有力能爲之而不

爲者矣夫有力能爲之而不爲者則夫能爲而爲之

者必其不能爲而亦爲之者也母不謂賢哉今母花

甲一週諸子姓戚屬謀所以爲母壽宋氏席先世留

餘厚母益用勤齋廣其業母丈夫子五人多有文名

於諸生間今且祝履吉康耆艾方始則是古所稱富

壽多男母業以一身備三祝顧登堂稱觥者似有所

未滿於造物使人而盡若母則造命者疲于應願之

紉投堂文集

卷之一

三

求與章步競日何異蓋夫世有德不必如母而食母之報者矣則夫稱觴者責報稱于造物固未爲過乃愚則有說于此今夫行善於身而食福於天譬則有所寄於人而彼則時而償我者也今有所償而不逮於所寄焉者償者媿所償而溢於所寄焉者寄者媿寄者與償者相當兩者俱可以不恨矣然彼此皆意盡而無餘則何如既償而尚有所寄於彼使夫報施者嘗若有所負於我而傾貯以從我之不暇此則以

我而揅挹被注茲之權又豈應量而受區區投勸相
之柄於造命者哉母之寄於造物者多矣客爲母責
負於天統膝者之未鳴未躍於階庭也蔚變雄飛跋
予望之矣余第其爲母愛媾弟婦用內則相夫子門
以內井井然則吾家亦食母之餘德然不佞之執筆
而誦者又非以予家人席母德之餘已也

爲備兵使者徐雲林公壽序

代

今有尊生者於此而謹節其眠食省嗇其營勸深居
而簡出澹嗜而慎思斯則衛生之事盡此矣乃或以
通之治道謂爲治去其泰甚庶幾寬和清靜無爲而
民自理此當夫承平無事固亦老氏治天下若烹小
鮮之說而其道亦可以養生可以長年苟時事多艱
而猶坐鎮養安拱手以頌庸庸之福則是孔明王猛
舍其所以治蜀治秦者而效乎獄市爲寄之曹參吾
未見其可夫持梁豈續命之劑特粥非伐疾之斧當
事者而欲起衰於積弱張廢於旣弛則雖以黃帝爲
之君而廣成爲之佐亦當瘠口譙羽胥手薰面罷勸
其筋骨而焦苦其心志此於昔人不以天下易吾身
之說若逕與庭然則以經世之道尊生在今日未有
不相謬者也我雲林徐公以名家子年少成進士始
爲閩同安令屬 神廟靜攝之餘區內又安海波不
揚已更調莆田東北脊脊生事稍見端矣吾海邦安

堵如故公是以一琴自寄來往繁衝三邑間揮絃而盤錯迎刃已剔歷中外十餘年自東粵監司來視閩海尋以斬鯨上功擢閩中備兵使者此十數年間海波屢揚賦歛歲加吏道衰而郡縣之殿最清軍實皆而將領之功罪倒今之視昔非休養卧治之時也公先後職司又兼防海視傳夫水師驛卒斯二者在上之裁省已極而下之冒濫無已樓船則減餉而備多置郵則簡餉而差煩公拮据粵閩中蓋無日不茹

新學堂文集

卷之一

土租茶之苦此留鄴二仙所爲自遜於辟穀輕身以爲尊生之道固不出乎此者也愚則更有說於是昔者郭汾陽之經營唐室也天下攘攘多事矣子儀以出將入相之身平章四朝間關百戰身繫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夫以位極人臣備嘗險阻之令公而視乎赤松白衣之流斯其養生長年之術亦已疎矣而享年歷筭未必無加於彼乃第祿祚胤固已過之公且貴雖登朝二十餘年介眉祈荷今尚非其時也而苟

徒以瀚海無波大憝授首爲我公躋堂稱觥則今且比清中原東復遼土天子方殷憂拊髀昔人云天下事當爲尚不止於是若區區一隅之馴鰐誅鯨譬則羽獵上林而射一雉騷一兔遂以是揚我公膺懲之烈無論非所以視我公而爲壽者之立言如此則其人之自豎亦可知也已

新學堂文集

卷之一

廿四

爲某令君配某孺人壽序

代郡公祖爲其治下
年家

大邑長吏則一邑父也邑長吏內子以長吏貴如其
官則亦一邑母也父母皆以慈爲其道而家獨稱慈
母今有父於家必不聽豪貴子爲他子請而加鞭箠
戛楚於其賤子者也其養於諸子必無不時無藝責
苛急之供於其子者也二子訟左右祖必以情必無
豪惡勝而弱負者也高曾祖父母有所督過於其子
其父爲子請必勤請不得不已者也一或不然則母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廿五

必諍於其父故母之慈或勝父若一邑父則不爾父
欲慈其子而部下權貴人撓之監司臺使者撓之舞
文巧詆猾賊胥饕史撓之險健大行財熟買獄豪訟
者撓之甚而催科撫字間急損下緩害官課我者白
簡援功令撓之不聽撓而必遂吾慈有一於此則不
能一日安於其位而室謫閑然夫爲縣邑母也者甚
不利於其夫之爲邑父而慈者也故縣往往有慈父
而敗於其母吾年友某君再爲縣長吏所至落落行

一意必遂其慈內子某孺人則往往贊某君毅然行

之故官不甚達而舉案怡然庶幾三已無愠之風自
令君宦清豐棄世孺人稱未亡人五年今年五十有
三客登堂爲母壽言人人殊或謂孺人始寒苦侍某
太君至今太君年八十有六一俎一脯一屨一縷孺
人無不咀而哺紉而衣孺人之致孝敬於堂上如此
令君親兄弟六自貧薄逮令君登第孺人通有無於
其妯娌昆季無怠令君有弟蚤喪弟婦婦依令君孺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廿六

人不敢異苦樂門內外突待黔者孺人出帛粟於橐
旣橐中乃已孺人之睦恤於其弟兄妯娌諸子姓姻
戚如此孺人丈夫子四人始令君爲諸生食貧多耕
硯遠游已數上公車最後官四方子趨庭少暇日比
堂授書荻楚交下諸子皆少年雄駿有父風予從諸
生中摸索得之今次君舉於鄉豹蔚鵲起後勁未艾
孺人之能督責其子如此愚謂孺人父儒官爲儒者
婦數者在他人固爲難然固門以內女士風範也士

抱膝陋巷守一經稍得伸眉顧落落行意志不在一官此卽士大夫素讀書喜有道義猶不能無顧惜况於婦人予故舉其大者亦以見今日仕宦之難也而予薄宦茲土幸而撓我者少間有之于斷斷不能忍輒憶吾友然而孺人尤不可及矣

爲郡縣壽汀漳備兵使者吳公序

夫富貴福澤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以其道得之者人之所謂宜然而彼之所固有也不以其道得之者人以爲倖而非其所宜有曰不宜有而有彼猶得而有之也乃愚則有說於此有富貴福澤而有其實者焉有徒有之而不有其實者焉不有其實者猶之乎無有云爾今有千金之家於此或積而能散歛而能施其待而舉火者若而家其貸而焚券者若而人此有乎千金之實者也若夫身擁厚貲而朝暮持籌粟紅于庾而腐之不出錢鏞于匱而錮之不用此奴虜代人守財者耳而得謂之有千金者乎古之聖賢得行其志於天下而道濟蒼生澤施於民貴而與人以位富而與人以財壽考而與人以生若此者受福而有其實者也乃若身躋卿相而徒席榮膺顧身家田宅以爲富貴祝息以爲壽考澤不下流而利封於已此夫自有其豐亨豫大之福而自翫

之自棄之則富貴壽考與夫貧賤夭閼者同實愚故
曰有而無有也毘陵吳某某公數世爲天子大臣
自年少偕諸昆登朝甫壯歲而備兵齊魯間今又建
節吾閩也公於世之所謂受祉者不爲薄矣吾聞公
權關武林身處脂膏而潤在賓旅無羨餘一緡入懷
今專制汀漳一道其地爲江閩楚粵之交谿山連數
百里寇出沒無常公至而繕城壕練將卒威惠並行
箚帖服黎民乂安公府鈴閣蕭然晨夕啜汀水數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廿九

之雅夫汀之父老子弟方羔羊朋酒酌兕而躋公堂
而郡邑長吏乃不遠千里將爲壽而乞言於予夫諸
長吏固非徒樂公之寬者也然而當此吏治不振頽
鼠成群之秋乃公獨以廉惠帥帥而諸長吏亦相與
宣化布德承流於下予於是而歎乎遐陬重鎮一時
之監司守令獨能相與以有成也詩曰宜民宜人我
公有焉夫是以受祿于天哉

余中拙先生鄉賢序

代

夫學宮一席地其虛左以待鄉之賢人者至今日而
鮀不給祝矣吾不知其賢焉否也其身歿而後有顯
者與焉鄉賢也不然或其同年生若故舊僚友門下
士宦於其地焉鄉賢也不然而宦成滿載歸其身後
之物力足以流于上下援譽多而內交廣漫然而舉
之漫然而許之焉鄉賢也此雖油油如柳下一入其
中殆不啻衣冠而偕祖祔未有不望望然去者吾獨

緒綬堂文集

卷之一

聖

無譏於余中拙公中拙予同年友始筮仕爲縣令量
移取郡守已再爲令晉南水部郎出守虔州已復取
郡守以歸其別歷皆劇邑邊郡所至有幹辦聲司空
董崇相公尤嘖嘖中拙水部時築浦口城扼江北要
害至今流寇不敢犯此以勞定國之事宜以名宦舉
尸祝於其地者也予獨謂中拙之祀於鄉其許可于
聖人之門者二其合于祀典者四而宦跡不與焉中
拙年少登朝宦不甚達又掛冠早強半家居未嘗有

一言之謁於公府此偃室非公事不至聖門所許澹

臺生者也孔文子非古昔之賢大夫也第以好學下
問吾夫子許以爲文中拙自宦遊林下坐卧萬卷中
于七十二代諸史撮轡紀異凡星象律曆五行徵應
之說鑿鑿窮其蘊奧及他所論著刪潤靡不涉筆成
書又好引進後生相與揚摧古今治亂興衰得失之
故津津不啻口出其不倦於問學之事蓋其天性然
固多遺行春秋議之以此不滿於端木氏若澹臺子

步綬堂文集

卷之一

聖

羽窮巷束修士耳其潔身隱約孤立行一意固宜乃
若身爲士大夫而但亢厲守高落落墮戶爰鼎無建
豎爲德鄉里間則是以縉紳而蹈鄉黨自好之行君
子亦無取焉中拙雖簡潔自愛其里居而繕城濠廣
學宮出粟賑饑憫涉爲梁皆以身先一邑士民未嘗
費公帑一緡蓋於祀典所謂禦大災捍大患勤事而
施於民者在中拙皆可以無恨焉則公又非斤斤節
取僅而許可於聖人之徒者此予謂公之俎豆於官

檣者宜也吾始讀古田志公里人林御史英者建
文君遜國時與夫人雉經死且三百餘年矣近當事
者始以先生祀于鄉學而世之襲夫節子稍有權力
朝而屬續則夕歸泮林竊歎學宮一席地在昔人入
之何難而今之十百爲輩者入之何易中拙蓋棺論
定其亟舉固當諸子皆能讀父書不宜滯諸生間及
其未颺去而有是典今當事者又皆於中拙非夙昔
交特以邑人士固請報可夫當官牆濫觴之日其可
紉綬堂文集 卷之一 聖主

以無識者少概見予不必以年誼載筆亦當於身後
附縑衣之好蓋喜吾中拙之稱賢于鄉與漫然而舉
之漫然而許之者異也

爲三司公賀閩督撫都御史蕭公報政序代

今天下東苦虜中原楚蜀苦羣盜齊魯吳浙苦饑吾
閩海邦處一隅號稱小康爲閩撫者易矣哉愚則謂
撫閩未易也夫督撫之職事二其提督者兵而其撫
治者民愚謂閩之難於治民者三其難於治兵者亦
三夫全閩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滿諸海邦食地
淺人溢於土雖大穰僅足當他省下歲其難治者一
中原北地地重民心難動惟吳浙桑帛沃土大室多
枵腹堂文集 卷之一 四時

蓋藏雖兵荒水旱民猶強忍耐饑苦閩地水淺土輕
民易制易動大戶少兼歲之儲米粟價稍踊則待哺
者嗷嗷省會今歲米未及千錢一石較之大江南北
價不能逮半民情洵然非威惠並行賑恤多方張
口求食者幾擗臂而起其難治者二諸大郡負海民
出沒易爲奸地豐歉不一豪大爲鄉里請粟名爲無
過糴當事者不得不聽或漏以養寇泛舟之役幾與
緝盜糧無異其難治者三閩地南抗粵北連浙寒游

衛所犬牙相緯南北中三路將經之聞枹鼓則衛所
守而寨游戰守者居內而戰者居外此祖制也今寨
游移內地矣寨游昔日艘卒所部不下千餘人合五
寨三游可萬兵領以三副將其號令一而卒伍強也
自萬曆之季議省餉而兵不及半或僅餘三之一實
又不能減也昔之游戎叅將三今之題授添設者又
幾矣減寨游之兵而添設內地之營名爲一軍實不
過百夫長者又不知其幾矣夫以強威之兵分而爲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聖

奇零之兵非策也又以不及半之兵而領以數倍於
昔之將愈益非策也此軍實之難計者一武臣之不
能純用乎武舉也非若文吏之自科目而外而參以
選舉則吏道禱也其來自樞部者由武舉其簡自巡
撫者起材官二者兼用之而後撫臣可以嚼啜簡練
授之所向而適其短長今自百夫長以上樞部按簿
而授之官其來也巡撫不知其爲何人其人亦不知
其所任爲何事逮不稱職又名爲欽選幕府未可遽

行其黜陟比及叅奏而軍機已誤矣後來者又復然
此軍實之難計者二閩海昔日但防倭二十年來不
畏倭而苦寇近歲海寇靖而山藪村落之鼠竊又往
往嘯聚無畏遐陬僻壤官畏攘剔難縱寇通都大邑
長吏惡言剽吏攫金縱寇豪有勢主藏官懦避負嵎
虎莫敢搏縱寇甚而民牧賞竊法官鬻囚民賊賊民
比縱寇積此四縱者將恐小寇養而爲大盜且夫海
上之禦倭盜以兵若夫出沒之奸民非兵威之所得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

加也正其罪不過越販耳未至於勾引而爲盜夫越
販者未必盡勾引而爲盜者也卽其勾引而爲盜者
其越販之時非有意於勾引而爲盜者也特其販海
而窮無所之則從賊從賊而窮無所之則勾夷吾欲
窮治則罪止越販與禦貨而引夷者殊科及於寬政
則無以懲後不至於禦貨引夷不止是非軍實也而
皆兵端此軍實之難計者三東粵蕭公之來撫吾閩
也二三年間閩地饑饉不一公使人滿之鄉化爲樂

土屬省下米驟踊饑民待食兇頑望屋思倡亂公哺
其饑者而鋤治其頑者倡捐徙粟禁戢豪大海無漏
艘饑凶用又自水陸餉置而兵分公下車割俸已設
策搜伏利得備用帑金五萬緡歲給軍需餒弱之兵
宿飽而奮樞部新授諸將領公量能器使巨盜授首
小寇潛踪渠魁投戈如撫赤子鈴閣肅然而山海晏
清海人越販爲奸利公先後沒入其賊築治城樓大
廳堦垣烈火災雉經營不日奸慝而守固公聲色不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七

動而絜已率屬弭亂制勝殆昔人所謂載其清靜民
以寧一者然而曹相國守成於全盛之世我公起弱
勢於衰敝且夫寧靜而理古大臣但以之治民昔人
以治民喻眼以治兵喻齒謂治眼者當如曹參之治
齊治齒者當如王猛之治秦公安坐無爲而能使兵
食俱足無論獄市無擾卽綸巾羽扇亦可以無煩指
麾公之德量才氣可謂卓然於古大臣之上者矣公
今三年報政 天子思公治效南土衮衣行有日矣

閩藩臬諸君屬予一言爲贈詩云之綱之紀燕及朋
友公提其綱者也綱舉而紀自張朋友之燕喜有以
也夫而二三大夫亦可謂能相與以有成者矣益翩
翩乎皆卿材也哉崇禎辛巳臘

卷之一

爲長樂夏緩公令君毋顧太

杜公

夫當國家多難官邪賂彰之際而仕宦之清也

難矣何者其養廉之具衰而上官之善事不易也且

大廉吏而安可爲也夫其爲吏而廉也者則必聚室

人之譴而犯親戚友生之黜夫廉吏第有益於國家

耳外此而妻孥族戚鄉黨朋友皆無所顧於我之爲

吏而廉者也故夫謂廉吏可爲也者則兄弟有角弓

之怨友朋有谷風之嗟姻婭甥舅有乾餼之責甚而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四

目前之子孫亦早慰其他日有負薪窮困之苦雖然
室適可任也窮乏得我可已也清白吏子孫可爲也
又甚而慰我適我者誦將母之義陳捧檄之情謂我
廉潔養名而空乏及於二人非牲缺於堂上然則其
父母而非大賢亦未必謂廉吏之果爲孝子也愚是
以三歎於陶士行之母夫士行之爲吏也而母却其
蚶蜆之餉魚梁吏郎貧何至不能爲母供一匕之鮓
卽一鮓而何必盡出於官物夫士行卽極味以養母

固不害其爲士行也渡江以後士行身係晉室安危

者數十年而區區以廉吏稱非士行之意也吾觀士

行之母其截髮剉薦使其子交結天下之英雄殆慷

慨烈丈夫之所難其子而僅爲廉吏尤非士行之母

之意也何以蚶蜆之却似教其子以涇涇自好之所

爲嗟夫江左人士其豪縱而靡靡也不堪言矣夫其

母而可以受一鮓則亦可以享三牲母可以享三牲

則子亦可以食兼味至於兼味而萬錢下箸方丈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前與夫官室聲伎逸遊荒醉者皆其濫觴所必至夫
天下有膏梁裘馬之流而能說竹頭木屑之辱事矻
矻日暮運甓與粗頭養望諸名士爭分陰於偷安一
隅之日者乎故夫却鮓之母使其子爲名臣而非徒
使之爲廉吏者也而吾緩公先生顧顙是夫先生以
瘠瘁巖邑而能使函歲有餘糧罷民樂同善善負者
稱善誑者情一掌之城拓而蕩蕩涉醴之豪塹而湯
以而又役不及民錙不出帑且非素有絲毫贖緩之

積也此其撫循庶惠而綜理微密大有似於士行之
所爲而推本言者則謂有陶氏之母而後有陶氏之
子然而士行固經世功名士耳夫自東漢以後而經
學衰熄晉人尚清言而諱談經何晏王弼言易不過
爲釋老之談助自常氏受經於其母而天下始知有
經術愚謂常逞特幸以家學得官耳謂窮經之大儒
則未夫逞以區區一周官其母氏開闢守殘以一婦
女而背負父書於亂離流徙之間此其筆路籃屨崎

衍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嶇而牽廢朔之餽羊考斷鍾於追蠡殆與興滅國繼
絕世者同功非僅僅漢初伏生諸大儒比也逞席其
便而官爲太常卽身以家學行世斯其難易較之母
氏者何如而當時之博士諸生顧受音義於其八十
之老母吾不知逞之所傳者何經而以經術者經世
又無責矣今先生用尚書起家夫周官持尚書百篇
之一耳愚嘗謂周禮雖爲專經而六僅餘五尚書中
周官寥寥不數語而六官皆脩其半尚爲訓誡之言

然則周官尚有待於補亡而尚書中之周官固歸然
全書也或者謂姬公縮全經而槩括於此則第宜煩
簡異耳制度而何以有抵牾此其同異之故愚請折
衷於先生之家學也愚少而學易叔氏又以春秋世
業與諸君執經於先生愚謂治天下之法度在周官
其機括在易法度失而正以天子之刑書在春秋譬
諸射者機括存乎胸中而非有審固直體之成法則
雖發而不必中逮夫失諸正鵠而後揚鞭以示罰則

衍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又周官之王迹熄不得已而救以刑書之謂也愚於
經術經世俱未有知而又學於錦於先生之鄉今且
從叔氏之後而問周官之法度於先生然後從一篇
而推及於唐虞夏商之所以治夫韋氏之母不負其
父而逞負其母然使士行而僅爲廉吏則亦不稱其
却鮮之母夫陶公者其於母則可謂能不負者矣而
先生之治行經學二者俱可以無負於太君且以陶
韋二母所不能兼者而先生之母顧兼之然則余輩

之舉一觴於終下也固將以受之先生者請益於太君而太君之教我者又非徒周官之一經也已

諸童生爲沈其旋邑侯壽序

代

夫昔之爲壽其長上者固不必於其誕之辰也肅霜
滌場之際惟其暇日則羔羊朋酒躋公堂而稱兕焉
然則無疆萬壽之祝蓋出於于邦之農人乎曰是不
然古人士之未舉于鄉學而升于司徒者皆農也故
其勸農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謂士之髦而待
舉尚伏處于田間者也客歲沈視履公來侯五邑下
車而殖田疇教子弟政新民樂途有童子之試於數

萬人中得士三千有奇簡其尤異者始某至某拔選
鋒三十人皆上駟也新秋雲漢倬然于天及門童冠
樂此佳辰謀所以爲公壽其說在雅之咏棫樸者矣
其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標之棫樸者其材美而未卽
爲棟樑之用故薪標而蓄之以養成其材夫今之棫
樸卽他日之榱桷豫章也當其參天蔽日則工師之
得之也易君夫芄芄始生無以別異于蓬蒿蕭艾之
中於斯時也而能因材刈楚以收其用此其樹木樹

人之智計固非匠石離輪之所能喻也故其詩之四章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謂其人尚在小子成人之間其作而譽之髦之也惟今日而異時之禦侮奔走疏附先後皇皇然夢卜而求後車而載者胥有藉乎是實賴壽考作人之功而愚謂二三子之壽我公似之故因某生之請而爲之言某生於兒某俱有國士之遇於我公然愚之頌美乎公者固樂公得人之盛而非徒爲某生兒子言之也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叙邵石梯引經釋義

客問六經之真偽孰斷愚應之曰以同異爲斷其錯見於他經而無同異者真也判然異者偽也間或同或異者訛淆而失真半也夫易以上著之書偶脫秦焰其別見他書而無異詞也回矣若夫尚書所記載而錯出於語孟諸書者其文皆小同而大異此或口授於既耄之伏生而訛脫多然孔壁既出之後何不考而訂之也卽曰蝌蚪古文後人不盡識然詩則安見其非古文謂藏三百篇者獨書以秦人之小隸又無是理也而何以訛淆者獨尚書且夫詩三百十一篇所亡者南陔白華之什六篇耳其餘錯見於他經者無異詞或曰南陔諸篇笙詩也有聲無詞然則詩未嘗有一篇之亡也予不謂然夫天下有無詞之樂無無詞之詩果爾則宜隸之樂而不宜隸之詩夫其存者真則不必諱亡也書百篇而亡者四十有一幾失其半矣其別見者較之本經又同異參錯如此然

則詩書皆非僞書而尚書之亡者幾半訛淆失真者又半其存者僅半之半耳乃若禮經自曲禮而外皆漢儒傳會補苴也固也史遷謂自孔子時禮已無全經子曰夏殷禮吾能言之又曰吾學周禮然則夏殷之禮猶全也所苦者無微不信耳矧於周而曰無全經則夫夫子所學者何禮傳所云周禮在魯者又何謂也且予所最疑者祭法其篇末則全引魯語謂左氏之引禮與則不宜謂展禽云云也謂禮而引外傳也亦應曰此展禽氏之言也不宜直載之爲祭法且夫祭法云者紀一王之法與王制月令等非如檀弓及他篇諸問答之可以援引他書也吾所尤疑者王制其記載爵祿朝會巡狩諸典禮與子輿氏所云者絕異卽曰惡害已者去籍然去於孟氏之世而何以獨存於漢以後也且去籍而曰聞其畧則亦詳畧之異耳經制則何以不相侔且吾讀詩而不能無疑也夫淇澳抑戒諸什而大學魯論誦言之則衛武者聖

賢之徒也史記謂弑君而篡之國吾卽信經不信史然史遷豈盡無據也或曰遷之時三百篇未出是以附會至是然吾觀其叙述周家自后稷始生迄公劉遷豳古公遷岐之事皆以詩經緯其中而後此乃備述秦誓武成諸篇則詩書皆竊令之史材也且夫申公轅固韓嬰之屬皆以言詩與伏生並列儒林間史遷承其後豈遷讀書不讀詩而獨誣一衛武惜乎其事在春秋以前未得取衷於宣尼之筆也吾讀春秋而又不能無疑也五霸齊桓爲盛桓之霸葵丘之會爲盛然孟氏所云五命左氏傳何以不無同異也卽內傳偶不詳載何以外傳公穀俱不詳載也左氏於列國諸瑣事吾有病其過詳者矣此霸者僅事何以踈畧至此且孟氏於齊桓晉文其罪之深矣未有無是事而溢載其美者乃孟氏又何所考也然則三傳亦未必爲全書不則春秋之大事而三傳未載者尚多也吾讀經而不能無疑者猶什百千萬於此姑舉

數端與鄒子商之鄒子浸潤十三經中其於諸經之互見者無不詳說而究其義則不能然但一涉之耳而疑端多多如是鄒子其有以發吾覆也夫

敘陳雪潭醫約

三代而下之天下不可以三代而上之治治人也近古而下之人而可以中古而上之治治病哉夫唐虞之治法已不能無小變於殷周殷周之治法又安能無變于漢唐以後漢人之言曰漢本霸王道雜而其時亦小康然則雜霸有時而致治也若夫今之攻岐黃氏者而欲以偏霸之業求勝夫七日後混沌之餘生則其殺人之禍慘于攻城戰野其去率獸食人者無幾則何也上古之人寡營而嗜澹神農嘗百草夫亦粗舉其大綱黃帝岐伯踵之其時猛毒峻利之劑與參耆歸朮竝用吾觀其品藥之分数一劑之中藥皆以兩計多至計斤其量水以升計或一二斗雖未必一呷而盡或病止而棄餘然謂之湯劑非如丸散之可以久服也夫今人日食升合之米古有一日而食數升之藥者而其中病也殆不啻珀往芥來磁呼針應此霸王道雜而可以致治之例也末世之人方

幼而婚渴甫少而宦熱及壯而閱歷已闕未衰而齒
髮先敗嗟夫思慮爲鼠竊之穿窬聲色爲火攻之太
盜眠食甘則開門而揖寇憂怒閉則扃戶而留賊於
斯時也而舍續命之膏礪伐病之斧譬則秦隋而後
湯火遺民爲治者顧嗤省刑薄賦爲無奇而立威名
於棄灰厲法禁於徙木嘻吾未見其可且予又有疑
焉夫古人之藥材不多著作寥寥而世多壽考今之
醫書廣至百餘家本草加至千餘種而人益脆弱此
醫多不如醫少之一說也深山窮谷之中生不識盧
扁爲何人口不知參耆爲何味而龐眉皓首之人多
通都大邑舟車之所履輾王侯之所都居五步一藥
局十室一國工而天殤橫死者比比此有醫不如無
醫之一說也陳子之爲是書也而約言之夫亦謂必
不能無則寧取其少之意乎陳子於予友善予未衰
而老今年五十有一而皤然成翁已在十數年之前
君親師友之恩毫未有報碌碌然逐隊于生老病苦

問陳子每苦口相諍謂子無貪著作之名則病可已
陳子之爲是書蓋生人之事非有所務於其名而爲
之也夫黃帝之內經素問可以配易神農氏本草雖
毒草惡木能與五穀同功舉後聖所烈山焚澤去之
惟恐不盡者皆可收之而作使此其才氣識量高出
關天諸聖人之上卽識其名者而鳥獸草木亦爲四
詩爾雅之開先愚嘗謂二聖之書其功德文章皆當
與六經並峙陳子之爲是書也夫亦二皇氏之楊雄
王通而非徒輔嗣之注易毛鄭之箋詩也夫

自叙醫約代

夫醫卜儒者所謂小道也而其書皆踞典謨誓誥之前伏羲氏作易得居六經首位未嘗以爲卜筮之書貶之也獨神農氏本草黃帝素問內經萬世所必信必從顧齊之方技而不尊何哉且夫古聖賢之違卜而吉者比比也若夫違悖藥性而寒昇苓連熱投烏喙此萬無一生然則卜有時而不驗至夫事之朝卜而夕驗者又可以無卜者也若其大者必俟數十年而後或至卜世卜曆之長且遠夫其未驗則不可知已驗則不必知非若醫之効不効立見其術不可以幾倖而售欺也世之以岐黃之學欺人者投劑之不詳生人之無術嗟然而語於人曰我能多讀書嘻世焉用此多讀書而殺人者爲也雖然讀書之不多而能投劑以生人者又無是理亦在乎知約而已矣夫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使人人知約則世自無病人使病人而知約則亦可以勿藥而愈此醫約之書所爲

續授堂文集

卷之一

自叙醫約

不得已而著且謂施藥不如施方施方而以其煩且難者又不知以其約而易行者可以見之而輒用用之而必効也是書也觀察徐公力贊予行世觀察明刑之官也今將刑一人於市舜曰殺之三臯陶曰宥之三然後垂涕行刑以致其死中求生之意今三指之下一七之劑畧無慘澹經官之苦毅然投之或意縮而漫然試之夫病人無效法顧藥累然枉歿于三指一七間而疑讞之無從平反之不得斯亦淑問之

續授堂文集

卷之一

自叙醫約

臯陶所慨然食不下咽者也夫于公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嘻愚恐夫醫門之冤民多也觀察公之留意是書也其亦祥刑之意也夫

卓珂月藻淵蟾臺二集叙

余與卓子珂月皆爲時義而不易售者也夫爲時義則時義耳爲不易售之時義則學爲易售之時義耳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奚爲且夫今天下之人才帖括養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國家亦帖括撐持之國家也吾觀三歲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爲髣髴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末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况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幾爲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爵爵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珂月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卓子之爲詩歌爲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爲

續穀堂文集

卷之一

五

續穀堂文集

卷之一

五

而相戒爲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爲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爲之而愴然自喻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爲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爲是得志而不可不爲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於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冥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意而窮愁者之所爲然而飲醇酒近婦人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慙慙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翔翔而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子吾謂虞卿之窮

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据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卒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

綴長堂文集

卷之一

李士珍

難不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讀是集者勿爲卓子所欺焉可矣

叙施造仲將軍詩

夫詩風雅之事也今世之爲詩而自號正宗專於其業樹藩插籬而私其壇坫者莫如山人之爲詩然而奔走於縉紳之門伺候於棋酒之間當途爲仕宦之媒妁而林下爲士大夫之牙儈此極倍之事也然登壇而自號正宗者非此則無以衣食其間而其業不利此雅事而爲之惟恐其不俗者也諸生言詩以飾其訓詁之陋武人拈韻以文其劒槊之粗甚而托鉢之僧倚市之女亦雅附於聲詩以自遠于不韻無文之俗髡凡妓此又其爲之而惟恐其不雅者也然而爲經生者本業不足以致身則遁于詩以售于王公大人之門武弁起行間力單援寡亦復依附詞壇不但博雅歌之譽亦以廣其交游連其輿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乃至吟僧詩妓亦因以仰衣鉢于冠蓋來門前之車馬此夫爲之唯恐其不雅究與世之登壇而自號正宗者無異猶之乎俗者也異撰者諸

綴長堂文集

卷之一

李士珍

生而偶爲詩者也然不能爲投贈貴人之詩有之則
彼倡而我和或選其人而慎與之間有之者所謂未
能免倍而不爲之者亦非能爲不俗蓋自知其技之
不足動人欲贊以求售而不敢也造仲者武人而爲
詩者也造仲詩什倍於予操足以動人之技以顯昆
太史爲之兄又無事借聲援於人然而仗劍行間旅
進旅退肘後之印不啻元亮五斗不屑以其詩爲致
身護官之物若造仲者乃爲自遠於俗非若予之佳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以拙免無所以俗之具雖欲不與俗遠而不可得者
耳且夫詩能窮人古之爲詩者其窮足以自崇不得
已而遜之醉鄉而縱酒亦足以自樂吾逢麴車則頭
目眩瞑徒負奇窮無能詩之實而遒足以櫻其患造
仲窮差損於予然於仕宦則亦不可謂之達者也造
仲讀騷痛飲座上長滿尊中不空從軍而種秫塞下
家居而棄產酒中拍浮引滿浩浩然若不知身世有
窮達顯晦之事蓋得全於詩而杯酌足以自衛弁非

詩之所能窮此則予與造仲爲詩之同異有其同者
造仲所以與予友而其異者則予與造仲俱爲詩而
工拙不相及其取償亦差別惟造仲者詩固不得而
俗之亦不得而窮之者也

徐叔亨山居大韻詩序

有喜負言詩者好爲深鉤苛析以難致人之論其言曰今試取昔人一語沒其主名吾覆而射之其爲漢也魏也六朝也唐初盛也中也晚也宋元也明也可應聲而摸索得也徐子聞而輟然曰嘻然則自有唐而後上下近千年其間之爲詩者數百人以其詩行于世者千百卷遂竟無一字偶合可頡頏三唐間者乎此妄人妄言且而之謂宋與唐奚辨曰宋人率而

方受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唐人練宋人淺而唐人深也吾以是爲斷徐子曰如以是爲斷則夫寬心須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杜少陵語也子以爲深乎練乎宋人之詩乎唐人之詩乎猶曰此非少陵佳句李白問余何事極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諸什佳矣哉雜之邵康節白玉蟾集中子以爲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卽如陶元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使出白宋儒口中子能不以爲此晦翁諸君子道學

之詩乎吾讀高岑諸集其淺率平行者甚多驅而納之王介甫諸公卷中宋人猶不受也其人無以應則又曰溫厚和平者詩之教不可爲劉四之罵人徐子曰若者當以三百篇爲斷必也詩三百而盡味緇衣歌鹿鳴則可子試讀乎碩鼠碩鼠不罵人乎鴟鴞鴟鴞不罵人乎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罵人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不罵人乎猶曰此托物罵之耳子不見夫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罵人也子之不淑

方受堂文集

卷之一

七

云如之何罵人也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罵人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罵人也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罵人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罵人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罵人也燕婉之求蘧條不鮮罵人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罵人也猶曰此風人之致非大小雅正聲二雅中如惡惡之巷伯無論他如侃侃彼有屋簳簳方有穀罵人也爲鬼爲蜮有靦面目罵人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既微且嫗爾勇伊何
爾居徒幾何罵人也廢爲踐賊莫知其尤罵人也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鳴雉罵人也大風有隄貪人敗類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罵人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罵
人也蝨賊蝨疾昏祿匪其罵人也人有土田女覆奪
之此宜有罪汝反脫之罵人也乃若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呼其人而罵之矣家父作
誦以究王訓自呼其人而罵人矣庶曰式滅覆出爲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惡臣罵君矣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罵夫矣君子信讒
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罵父矣國步滅淪周
宗既滅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罵國矣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哲婦傾城爲鴟爲鴉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艷妻
煽方處罵王后矣昊天不惠旻天疾威罵天矣將安
將樂葉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朋友相罵矣如
蠻如髦兄弟九族相罵矣嗟乎士但無氣矜尤人攻
訐忿戾或嚙矢白華小弁懟怨君親借古人萬萬不

得已之鳴傷臣子忠孝本心耳生于衰末之世而章
奏之褒彈無定考課之殿最失平甚而朝廷有忌諱
之實錄郡縣皆情面之志書至於科場制策本以作
天下敢諫直言之氣人士苟一語稍涉時事旁及權
奸主文者救頭護官掩耳閉目甚於誹謗妖言之科
於斯時也有士焉而事刺于目心語其口痛哭流涕
之莫聞撫膺洒血之無地噫嘻不寄之孤憤之詩歌
而誰寄乎盛唐中如白眼看他世上人下士大笑如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一

蒼蠅聲無關係而罵人者更不可勝舉杜少陵石壕
吏諸篇尤極其怒罵者爲此言者無論未嘗讀三百
篇弁未嘗多見唐宋人之詩大其學問不足以自信
才氣又無以過人姑爲巧詆高勝之論以欺乎卿里
不學之小兒使之尋聲縮舌以爲夫夫之爲言如此
此其中非無物者而不知其惻惻矜伎奇釣危餌實
則聲詩中游譚之巫祝耳曾子謂徐子曰甚矣今之
人其不可與有言也語爲詩者不必極其性情之所

至意興之所之但相率爲溫厚和平氣息纔屬及半而止之唐音語應制之經義者惡言人所不能言而但比擬先民模稜以爲正體句且以爲志毅要以畧似八股足以諧視肉之主司塞吹毛之磨勘而已至語爲人者更無取於危行危言之士顧相戒抱頭畏尾次且囁嚅袖手處鐸張口以噉庸庸之福而曰此臨谷之恭人薄冰上之君子也嗟乎以此爲詩將無詩以此爲文將無文繇此道也以爲人將無人且夫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奎

世之務爲苛刻勝人之論者恆其効至於使人拘而多畏爲細謹庸常之人而止若者子惡其致人以難而吾其鄙其尊人於易也曾十蓋題徐子之言詩而因以知徐子之爲人與其文山居次韻者徐子所爲詩十之一百之一也

叙李谷叟律詩

夫其人而好言文武全才者必其文其武俱無足觀者也其人而好言文章經濟兼通者必其文章經濟俱無足觀者也古之兼而備之者不爲少矣然意在於以全見長則吾弁其偏者疑之賢而肯兼卜者必非倉扁之醫匠而肯兼陶者必非公輸之匠古人事事情而不必求全今人事事求全而不必精卽以文章一道其在古之人屈原宋玉司馬長卿但能爲騷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賦之文左丘明史遷班固但能爲叙事之文韓非晁錯蘓秦陳軫但能爲辨駁籌畫之文彼固不必求備世亦未嘗以不備訾之自後世人各有集有詩而無文或有文而無詩謂不成集其文必有序記有誌有狀有傳贊頌誄有策論表啓書疏銘偈書後之屬而後成其爲文集而其爲詩又必具四五七言古近諸體而後得稱爲詩家信斯言也蘇李曷不爲三百篇猶曰偶一爲之而未嘗有集也陶淵明何以無七言

古卽曰七言至唐人而始具體然漢武栢梁晉魏以前先之矣此猶有可言者杜少陵何以不能爲四言詩然固不害其爲杜也卽少陵不爲諸體而但以其一體行世使淵明之時諸體已備而陶令但爲五言古要亦不失其爲杜與陶也鹿門輞川使但爲五言近體王孟不孤行三唐間乎哉吾鄉有陳昂者僅以五言律五百首成集而已成其爲陳昂之詩或曰昂尚有全集在其所寄某家此鄉里小兒之見但使五言近體中不可無陳白雲一位而昂之詩已傳矣吾友李谷叟自昔喜負爲聲詩乃今而僅出其五七言近體以傳夫詩文之不必具體而遽行之者必自恃其可以單行而無事於求備者爲也會子曰李子其可謂能詩也矣李子曰曾子其可與言詩也矣或曰李子於諸體無不妙貧不任棗梨姑以其體之不遠於人者先之也

新紱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張友有詩集序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會子曰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鋼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噁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卑至明興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吾代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明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閒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授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

新紱堂文集

卷之一

七

韻遠遶嘯喘起趣感感靡騁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
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
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
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木天遂有館
閣二字橫其胸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
紲則握手相戒以爲叛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
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
夫舍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

紡綬堂文集

卷之

七

能爲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
如刻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
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 明詩之所以
超然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苦世之瓦注明而吾爰
張友有氏所爲掉臂游行揚眉吐氣於退之長吉之
間者也友有少年名家子自垂髮爲文所投無不如
意始與窮愁者異昔人云詩以窮而工予謂詩
工於窮非自然而能爲詩者也倖而窮耳使不幸而

不窮不工矣且詩必以窮工則是邸廊而下有風而
二南無風也板蕩而下召旻而上有雅而魚麗文王
無雅也吾故曰詩之窮而工焉者中士也古之愁時
感事而慷慨悲歌者是也詩之不待窮而自工者上
士也殆有友氏其人乎若夫愈窮而愈不能工斯曾
子弗人之詩所以爲下之下譬則灼艾者之痛不可
忍無可如何而呼號呻吟以止其痛今以所向無不
如意之友有而獨喜與我談詩得無與愁人言樂事

紡綬堂文集

卷之一

今

無論其工拙之不相如而亦近於逆耳之歡曾子顧
樂而序之者無乃舍其痛而搔友有氏之癢乎夫曾
子痛而爲詩者也友有癢而爲詩者也子瞻云忍痛
易忍癢難痛與癢有苦樂之殊而其中各有不可忍
者吾二人政復相闢此友有喜與予論詩而予亦喜
論友有之詩也崇禎十一年穀雨前

叙霞與述游

夫詩者其人之史也吾觀元亮杜甫諸什無俟讀其傳而伊人之懷抱身世歷歷宛在目中故曰其人之史也詩以述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至其地而交其人爲其詩游其山水爲其詩以某事與某人唱和聚集爲其詩且入其疆而其風土之豐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於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

新綴堂文集

卷之一

全一

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嬰鄭之僑衛之遯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游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爲或不得已而強爲之詩夫相見以爲脩齡之費愧遺以佐筐篚之實讌飲以償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卷矣持籌鎖核者揮金如土矣河麋微廬者烏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賊乃狼藉皆羊不入廐粟不入懷矣雖重賦以流離人爲瑞皆陽城撫字桑麻

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強項之董宣破柱

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解網泣罪民自以爲不寬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而於當事之顯人爲甚彼則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禮也吾且姑舍是而言詩則吾未聞夫魏之號碩鼠者爲唐人之風曹之刺赤帝者出於檜人之口也且夫在禮不非則不非之耳不非之又從爲之辭而培克在位者投贈引瓊琚之報豺虎不食者曲筆獻緇衣之頌此又何禮

新綴堂文集

卷之一

全一

也今昌箕游清漳清漳爲海邦都會其山水浩蕩而雄深其人士豪上而有文其上大夫重經術而下士而一時之官其地者又皆於昌箕爲文章聲氣之交昌箕游斯地選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選其人選其事而爲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故其言皆慷慨磊砢悠然自得非爲人而爲之是以有吟咏之適而無得已而姑爲不得已而強爲之累昌箕蓋賦詩而樂而述其樂以示曾子曾子亦樂昌箕之有是游也

於是執筆而序之

幼穀堂文集

卷之一

全三

敘庚午程墨質

吾生平不喜讀墨義每闢牘出勉閱三四省輒罷聞強自卒業大部累牘中不能得二十餘首每閱訖輒有棄日之恨嘗謂人昔日之程墨掩時義今日之時義敢于侮程墨憶少時閱行卷房稿凡三年較士諸目一出坊刻遂廢間有之亦不入選卽入選亦終無以踰鎖院之文而今之行稿社義與程墨爭道而馳無引避意甚則人士故爲擬墨公然建鼓而揭于天

幼穀堂文集 卷之一 全三

下至于主司程式昔之偶然擬作者惟馮開之鄧文潔一二先生而日來試錄一出無論能與不能凡紗帽加首輒復泚筆擬程若以爲不可已之事夫擬墨而無以十百千萬于墨而僅與新貴之翹楚者無以異墨可無擬也擬程文而無以頡頏于先正諸君子而僅與勦腐庸弱之程差有以異程可無擬也且夫擬程墨于程墨敗壞之時雖勝不武然亦有所狎而動而未信彼之遽有以勝之故夫使今之擬程擬墨

紛然而行于世者無論其勝與不勝則今之爲程墨者之過也若夫程墨之選其失有二其一則淺學腐生以爲是已信之貨雖糞穢瓦礫咀嚼而拜跪之此如小兒盲子聞辟人之聲見輿皂之來無論堯桀夷跖則相與弭耳屏息而俛首降下之也其一爲摘落諸生喜負不偶耽耽然幸夫闢牘之一有瑕釁則相與摘伏發癥正告天下以洗洩其不售之憤耻而要其閨中自爲之文未必有以勝人使幸而售人亦將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全

摘發乎彼如彼之所云矣且夫闢牘之作者閱者則兩難之矣今之猥庸者無論卽真有雄才博學之士一入闈中而上之睨限體之 功令下之慮盲目之主司內顧而又有賤貧失路之感稍欲抵掌而談則瞿然蹙蹙次且蹙蹙靡騁夫雖有奔塵追電之雄駿而伏櫪顧後失馳虞前俛然若喑若蹙逡巡于四達之衢而危得九方之一眎夫相馬于驪黃牝牡之外此國工之所能也若夫簞蹄絡口之中而欲以摸索

神駿雖伯樂顧岌岌乎難之吾觀于近代名雋雖其後懸書國門卓然可垂者而其逢年之牘雖經改頭易面僅出行世當世尋聲之士亦怵于其名諾諾不敢出一語然有識者平心而眎謂終無以逮其平日之所爲而碌碌庸福之流天亦與之一日之長以偷取終身之貴富此則造物之公而仁不欲使科舉一途盡爲文人才士之所據而主司亦無如之何者也而論者苛責輒以爲衡文者之罪亦已過矣且夫世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全

不盡可以服人之主司而其爲都人士之標質者則恃夫選者之目夫主司之目可以考試人士而賤之貴之選者之目又得以考試夫主司而是非之可否之則吾社憲發之續有是選也夫亦不得已也夫

序癸酉闈牘抄

歲在癸酉 天子近七年爲政之期廷臣少當意者
一切以綜覈爲治屬當舉人士於鄉先年嘗釐正文
體有所黜落連及有司主司意不在得士而先救過
搖手閉目受卷如立層冰恐文士之艱與而失則詭
也則依倣百年前知行教養立柱之體而拔乎耳目
聰明心思睿知開股者以爲正恐文士之疎散而失
則蔓也則拘牽對偶駢儷之體而拔乎一起語而排
妨授堂文集 卷之一 金
比六者以爲正諸如此類其所爲及正之技止此而
亦可謂不遺餘力矣雖然吾更有說於此夫文體奇
袤固 功令所禁也以賢書爲市非 功令所許也
闈中之登賢書者一人作文者又一人亦非 功令
所許也甚而登賢書者場中之人作文者場外之人
又非 功令所許也以耳目所聞見豈遂無其人乎
不此之問而徒使人士薰鼎束胸苦繫縛其手足無
乃放飯而問齒決乎且卽以文體言之如今日之所

謂正則必謂排蕩高深者不正而整齊淺儷者正也
然則是六朝正而西京不正也其在唐則王楊盧駱
諸人正而起衰八代之退之不正也且夫科場而正
文體此其說始於歐陽子其所取以爲人士者子固
子瞻也今不能得曾蘇而徒取腐生萊傭以充數何
以謝輒苗之劉幾乎且歐陽子之砥文風則其力自
足以正之非有所顧畏於功令而然也今主司踴躍
而睨 功令猶人士之踴躍而睨主司蓋上下相駭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八
勉強從事不得已而爲苟免讓官之計譬則孱子操
舟無破浪迴瀾之力而但收帆牽纜一篙沿岸是以
予不正而正之以經經不正而正之以史漢唐宋諸
大家史漢諸大家又不正而正之以淺弱之程文猥
庸之墨義與夫首鼠多畏羣主司之眼嗜亦可謂本
之則無矣故夫有憂文體者而又有憂乎當世之正
文體者舉文士之售於主司者而更次第之夫上之
取舍當則草莽可相安於不議闈牘之編次亦不失

爲上下相維無所諱忌之盛世然必其人之力足以
議之夫茲選也固亦議之有其本者矣

王有巢東帖序

今世蓋汨汨相導爲諛哉而文章爲諛者諛人者也敘文者諛選人者也師之諛其弟子也門士之諛其先生也朋友之交錯而相諛也失此三諛者朋友以爲不可交先生以爲不可教而門士亦始慕終棄望門却走謂不可宗王子貌木而舌詘其不能爲諛蓋可望而知之而喜爲選事王子其諛人也哉南山之棗何罪王子則髡以爲佞也王子不爲佞也者
新養堂文集 卷之一 本
則請自王子之知交與所畏愛者始王子先行意於知交與所畏愛夫然後可以號召側目之餘子雖然信斯言也害王子之選者必自王子知交與所畏愛者始王子之選事難矣哉且夫選人而以諛人王子不爲也王子則不可不諛世夫時文者諛世之文也今世自黃口鄙儒則莫不附耳抵掌而稱前輩王子而選以諛世亦必附耳抵掌而稱前輩夫先輩之文足以奔走號召乎今之鄙儒者以先輩之名輔之也

今使掩鶴灘諸公之主名而號以今人之文則孔子
 腐生又吐棄之恐後矣且今之自命司世而挾其可
 以賤人可以貴人之權藉以遏抑文士豪縱之氣者
 莫如南宮之牘能已見於前事矣夫日者南宮之役
 司命者未嘗不欲得錢王而收之也然使今之世而
 有真錢王者出未必不在擯落之中而適以痿人讀
 書之氣骨今其逐隊者無論試取十八人中選天下
 之精銳而先登者其卓然可垂者誰乎卽一二知名
 者授堂文集 卷之一 左

士誤入彀中試捫心自問謂非羈舌縮手舍所學以
 取世資不可也夫上以正體起衰爲名而下以曲學
 阿世爲實然則是救世云者亦上下相驅爲諛也王
 子又不爲無已則姑舍之而目諛王子而自諛則可
 夫王子身不爲諛而欲使天下之人舍其自有之心
 目而諛我王子又不能則曷正告乎觀是文者第掩
 其爲文者之主名與王子之評閱先入之詆諛漠漠
 然無所適於中蓋以文爲器而已則虛遊而射之不

諛人不諛世不自諛不諛王子夫然後知選者之不
 能爲諛也蓋曾子則已望而知之矣

序龍虎吟

庚辰之春吾友陳子舍偕道寧氏選程墨派文事也
蓋有奮武之恩焉魯子異撰時方北遊示諸同人
有朝苦書生滿文兼武事行之句已貽書諸同社
吾一船中左擁時蔬右載弓矢官中夢卜方勤生攘臂
逐隊自附鷹揚龍臥間夫以時文爲文非文也以弓
馬爲武又非武也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持此出草廬
謁帝名爲應莘渭之求須言甫之選何異搏塵飯
飴投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兒戲噫可笑已仲夏北歸子舍又有龍虎吟之役蓋
取諸顓頊氏之神劍謂其騰上而指則所向克敵藏
之合中時時作龍虎吟也陳子言之詳矣夫古之以
說劍雄者莫過莊生其言有天子之劍有諸侯之劍
天子之劍其爲鋒其爲鏑其爲脊其爲鐔其爲夾諸
侯之劍鋒其鏑其脊其鐔其夾其不能盡同而皆可
以直無上而舉無前以此異於庶人之劍今天下內
訌流寇北閭強胡所需者卿相士大夫之劍耳夫今

當事者之劍以三歲鄉會試之闈牘房書行卷爲鋒
以分門別彙摘句割股碎金雜錦之大小題試牘爲
鏑以學堂訓詁之傳注講說爲脊以坊刻纂輯鉅釘
之經子史秦漢六朝唐宋諸雜文綺語爲鐔以歷科
沿習傳誦彙括二三場之論策爲夾而以誤國喪
邦學究鼻祖之王半山爲鏑劍之歐冶以荒耄固陋
夏蟲正體磴臂起衰之主考眩目簿書糊心帖括以
賢書爲市之房師爲選劍之雷煥張華兼以吹毛洗
垢因緣報復舍大奸利索小瑕疵之磨勘者爲之拭
劍之士淬劍之水以此內蕩寇而北抵胡嚙吾哂其
不如庶人之劍尚可以割羊而刺豕也莊生曰庶人
之劍如鬬雞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愚謂今卿相士
大夫之劍如戰驥繇然一代之王劍在是矣三百
年間具文武經緯繫社稷安危者有之未嘗借才異
代也皆繇此道也以進選而用之其亦天子之劍材
也哉茲選也夫亦其鐵中之鋒鏑者淬而用之則恃

有 今天子之神武命曰龍虎吟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合中之吟夫亦思有求我者而從之爲是選者其
亦有所思也夫時崇禎十三年七夕

叙旅誓二集

古之著書立言者皆選其才性之所近而選言以出
自選非選人也司馬遷爲史記則選其人而編之人
選其事初未嘗選其文間有之文亦因其事以存核
下大風之歌豈選詩之謂乎漢書踵之遂有事文兼
收之意故其帝紀之詔令多而列傳之奏議詳他如
鄒枚王褒終童之屬人以文存亦漸錄衍損風氣東
方朔客難楊雄解嘲古今人口口予謂可無載也便
孟堅傳屈原必無載離騷不但懷沙一賦其傳管韓
必取材大小匡孤憤五蠹諸篇不但採仲之逸事非
之說難夫賈誼之鵬賦未必過於治安策也然而太
史公之去取如此寧使後之讀賈生傳者謂遷之詳
瞻不如班而必欲孤行其屈賈合傳之意此其踴涼
獨往絕不作選腴割多俗想卽此一念便可藏之名
山之中明知後世之必有班祿不屑爲之耳愚嘗謂
羸秦而上之史記尚書左氏國策之約畧也武皇而

前之漢書史記之補遺也史者選事之書而約畧主
棄補遺王收乃二書位置之高卑亦且見於此豈非
以選事與無選文者異乎范曄後漢書始以文苑樹
目因文而傳其人矣其他所記載之文章亦倍蓰前
漢梁昭明別爲文選則文徑離人以存識者謂濫觴
於范曄而愚則謂芽蘖於孟堅唐文粹宋文鑑皆其
苗裔也承流爲西山氏之正宗乃至謝枋得文章軌
範其事至瑣尾猶得爲里社學堂所不廢而所選者
方漫堂文集 卷之一
與選者其人與文皆相麗以行凡諸所搜輯少科舉
之文也間有之矣然應制之體當時僅以爲時文有
意立言者無取焉董江都應制三策班史至詳載列
傳太史公尚以爲無足存先已畧去僅以經術附儒
林間嗜使後之傳王唐諸公者而以吾代應舉諸大
篇附贅其內無論爲有識所矧笑卽黃口小生有不
謂引用失倫者乎故夫爲文而至於帖括之經義此
文章之至猥瑣者也選文者而至於帖括之經義此

又選事之至猥瑣者也旅誓之有初選也希之兄弟
似未脫然於樊籠也二集之選希之或不得已而爲
之爲廢之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嗟乎廢之四年宣城
令扶父櫬歸至三山不能自前入城屬子貸十金以
行歸而無田自食兄弟作苦爲瑣事希之廢之坐而
選仲氏羽之賈而行以自比於梓匠輪輿坎坎河干
之苦行仕宦而至此在我輩爲固然亦異於未流之
志在田宅事圖溫飽者矣若其選事之佳固無俟予
方漫堂文集 卷之一
質譽卽稱賞之亦不過以爲子長復生而爲今世之
文選今世爲文之人要亦等於古之磨鏡賃春無可
奈何而自食其力之鄙事其獨行則可佳其事雖絕
工亦僅與賃春而不批磨鏡而不替者無異斯亦無
足譽也已

敘王有巢文

王有巢氏異人也向人朴訥無一言中無不能能詩能文能畫顧不能自食其友韓晉之爲有巢謀子曷賣詩文以食有巢詩文不售會弗人爲有巢謀子曷賣畫以食有巢畫不售有巢氏詩似李賀古文詞似楊雄畫似小李將軍古之人有一焉皆足以傳在有巢乃足以窮其身弗人子謂晉之曰有巢氏必有深犯乎世者世嗔其所犯而移其嗔於其詩其古文詞

續授堂文集

卷之一

六

其畫也有巢氏出其制義示弗人子弗人子撫然曰得之矣有巢氏坐是故窮也有巢氏制科義兼有長吉之幽險楊子雲之蘊奧而更以其小李將軍之筆意而刻畫乎古先聖賢之鬚髮睂面與夫毛孔衣褶之微靡不精至三者有巢有一焉皆足以不售而有巢之制科義兼之宜乎其犯世之深世之人蓋嗔有巢之制科義而徙其怒於詩與古文詞與畫也有巢氏曰然然吾必行世且夫世之嗔吾文而行之也猶

之乎譽吾文而行之也但使世人之心中目中各置一有巢氏之文於其前而嗔之詈之則世面已行有巢氏之文矣韓晉之首肯其言命余執筆而敘之有巢故有夕菴草吾友董叔會有巢氏之桓譚也與晉之序而行之世儒目攝於有巢氏且移其嗔於叔會晉之之眼信如有巢氏之言以其嗔于世者行世也則夫叔會晉之之眼與夫曾弗人之敘文其亦附有巢氏之制科義以行也夫

訪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鄭義先制義序代

夫文章一道雖云日化然其始莫不守其大常而後乃屢遷 國家自洪永創制彬郁同文而上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應制者近二百年而一道同風迨世廟繼統而文體始有同異至於萬曆初載體格再更約畧三十年而一變蓋以世計也自萬曆中年以後而文乃十年而一變不及世矣五義先鄉舉之年爲 神宗末季浸淫于 嘉廟之辛壬稍見其端迨甲子乙丑而一大變至丁戊而又一變迄今庚辛而變愈數昔之變以從時今之變以學古變而趨時此壯夫之所羞也變而學古則雖有志之士亦美於其名而與波俱轉然要其所爲古者其猥濫易厭乃更甚於從時是以其變愈疾而從之者亦不能期月守義先自戊午迄今雖日以老湛沉雄然而興來獨往未嘗爭時躍冶以阿世而速售而世亦不能外之夫文章之運其表裏于治術也久矣自 祖宗開國立

鄭義先集

卷之一

五

政二百年來較若畫一正嘉隆萬之間稍有通變而

不甚紛更蓋自天啓以來舊章會典變置紛然功令

之下晨煥夕收今國家多難 英辟銳然有爲當事

者不能守 祖宗成法以治天下徒支吾紛更以徼

倖於旦夕而希 上旨朝端之士雖其卓然自立者

亦岌岌然有朝文暮質以自潰亂之憂而文章之氣

運亦隨之夫當文章多變之日而能以不變爲文者

天下之真文人也當朝廷更變之秋而能以不變立

坊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朝者國家之真臣子也計今之時既不能不因時而

偶變要當有落落不變者卓然於中此予因義先之

文以知其人固予所願學未能庶幾筮仕之初因義

先以自勉也

閩邑父張恭錫玉蘭堂福序

自選舉而外代各以其制取士則一代之巨公偉人出其中然往往用是致身而不必以其業著房狄裴郭不必以詩賦著王李富韓不必以策論著卽明興誠意正學文清忠肅諸先生不必以經義著也雖然唐宋諸名臣之不必以詩文著也固也使房狄諸公而能竝驅於李杜有稚圭彥國之事業而兼以子瞻永叔之文章此數君子者未必恃其有足傳者而舉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其可以竝傳者故遏抑之使不傳可知也然則誠意忠肅諸公而能奪濟之應德之席其不賓賓然恃此以名世則有之矣而曰我自有垂於後者是區區者不足存則雖有擅長一代之業而諱以此道行於世無是理也且夫文章之行世則其人其文之自足以傳非待人之爲佞而傳之也腐史班掾自序之而傳者也李漢不能傳退之退之之文掖李漢之序而傳者也楊雄左思卽微譚謚亦傳今有其父書師說而

其門士子孫揭揭然號而徇於人此則昔人所謂誦

其父之言於隣人之子而曰吾父之說如此吾恐乎

信者寡而疑者衆也雖然使其父書師說而果足以

傳必因其傳之自子弟而遂不傳又無是理也然則

恭錫先生固不必以經義傳卽以經義傳亦可先生

之經義固不必以邑子弟傳卽邑子弟序次而傳之

亦可且非特此而已今天下日鯁鯁然以文體爲憂

功令靡歲不下每三年鎖院大比大宗伯飭諸典試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三

者此則一涉而已毫無損益於人士之學問者矣外此則宗伯責成學使者學使者敷教百城僻壤亦不下五十城所部士以數萬計率間歲一試而又師嚴道尊自學宮文場而外士執經問字不數數邑長吏於人士親大縣不能踰千人可晨夕集而指掌數也其文章端良鼓窾人得指授而嚙啜之故愚謂欲正文風當自縣長吏始而學使者受其成夫室有子弟其父母先教之於家則夫立於嚴師之側可以省夏

楚捷記之威然則茲刻也其先爲閩子弟趨庭之型
範若夫文之行世而傳後先生固以爲餘事矣

周亮如制義序

今士之以其文行世者有三焉有自信其文而傳之
者如得氣之行卷房書諸文副其福者無論卽其猥
處逐隊者亦復誅梨刑棗傲然信貨此如跛鱉入肆
著艾而驗則亦仙蔡聖龜山節藻稅居之不疑矣有
不自信其文而傳之者河干伐輻出戶輟齟未能罷
僕敝馬問道於大海之東西長江之南北則亦布然
疑於天下以廣其素心與析天涯比隣之意若予輩

之偶而不自護其醜是也若夫賈善貨信時尚有待
而有必可以自信之文憤憤然惡夫偶而弋獲者徒
以一日之合示信而吾自出之自傳之使天下之信
我者知乎一日之合不足重卽其後而合於一日吾
亦不恃此而始信於天下者其周子之文之謂與夫
自里婦村媪牽臂入宮苧羅犀角梅標鶯嗟搖曳三
寶鸛姥啣出村矣於時雨閉二家勞嫗爨足絮眠一
路佞灼無聲彼姝者子悄然而紗擲溪頭僂僂林外

蝶隨香步草引微行翩翩然行越國而叩吳宮使大
將餘百兩寵冠三千者顧我而隕邢夫人之涕也雖
然吾爲美子計之曷及而自閉村中花晨捧呻谿午
浣影草滿鶯闌之候梅子可傾紗筐不開於斯時也
有士焉獨往而遇之斯誠美人之知己也今也捧其
心而入而昔人云夷光雖美鳥見之而高飛魚見之
而溪逝吾恐夫側肩掉臂之巾眼無以甚異於鳥與
魚也周子曰否吾非以吾文適市也今有待年者於

翁投堂三集

卷之一

五七

此才不然而頻水語溪抱臺許鏡夫庶士不可謂矣
於是而圖之繪之影留絀上針停杼罷指繪相憐枕
剩余餘攬盡同夢隣女問輦則共我而三夕釭添影
則侶人兼二亦聊以寄吾孤情云爾茲刻也其亦吾
之自圖自繪也吾藏之以俟其人夫天下之大歲月
之長豈遂無獨往之一士如吾子之所云者乎吾留
影而秘之非出影而傳之也此周子極孤之踪且不
受同悲又何心同賞哉曾子輟然而笑曰嘻周子抱

其文而獨旦亟亟然出而示曾子夫周子未結襦也
然久已目成於我矣

翁投堂三集

卷之一

五八

序劉子厄艸

夫古人之文章期於能爲簡者也。今之時義不能爲簡者也。古人之文有二端曰：叙事明道而已。古叙事之文莫如子長孟堅，已不能無繁簡之異。是以平準書簡於志，食貨河渠書簡於志，溝洫貨殖傳簡於志，地理天官書簡於志，天文封禪書簡於志，郊祀律曆二書亦然。然而平準河渠貨殖地理溝洫食貨諸書則禹貢一篇盡之，夫地理食貨河渠前人一之而後

訪叟堂文集

卷之一

百九

人三之前人合天官於曆盡於命義和數語而後人分爲二書，宜其伸縮之不相遠也。他如本紀列傳班氏往往欲以詳瞻勝于長，亦自知其簡潔不能如遷姑用周詳自勝實以見長者護短耳。然腐史諸記載自周秦而下，漢興高惠文景武五朝耳，惠又不永，乃至十數萬言尚書典謨五篇而唐虞夏后之君相官收備其中，乃其時二帝一王之典禮樂律刑法五行災異之故亦具志于其繁簡又相懸若此，若夫談

理簡要則世稱道德五千言，愚謂牛背口授後人自分爲某章某章實則猶龍氏一篇之文亦如伏羲氏之六十四卦，後人演一卦爲一篇，在庖羲氏不過以六十四字成書耳。夫老子之文一篇而其言至五千尚安得謂簡然自青牛出關而著述僅僅於是故夫老氏者謂簡於著書可也，謂其文之能爲簡則未惟以六十四字成經則庖羲氏簡於文，周孔子孔子簡於魯，子魯于簡於子思，子思又簡於孟子，夫明道至

訪叟堂文集

卷之一

百十

孟子而詳叙事至孟堅而詳猶之乎不能爲簡然較於後之遞降而遞繁者又爲簡潔之至者耳。且夫以一言而包舉天地萬物之理道以一典一謨一紀一志一傳而櫟括乎一代數百年之事與其終身之行業文章此夫能爲簡者也。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不過二十餘字而展之爲破承又展之爲首尾又展之爲中央前後之八股，此夫不能爲簡者也。愚嘗謂古人之文如縮地，今之時文如廓華，夫廓

革者以廓之而極其大爲能者也使廓革者而僅如其革之木然則無爲貴廓革者矣爲時文者以極其所長爲能者也使爲時文者而僅如題而已則但還其四五字與二十餘字而止而時文可以無作故夫今日之經義無論其不能爲簡也簡之則遂無經義雖然廓革者而極其廓之所至大則大矣然而愈廓而革則愈薄故夫時文而以極其所長而爲之者吾惡其爲近於薄之道也夫以不能爲簡之經義而能

福安令君章爰發父母制義序

吾友劉薦叔喜負練達善縱談天下事嘗扼腕謂予曰今之立朝者欲爲好官則不能爲好人欲爲好人則不能爲好官已又曰今之未立朝者欲科第應舉則不必爲好文章欲爲好文章則不必科第應舉予喟然聽其意然私謂是言也而出於得志於時者之口則不失爲感時救世之談若夫潦倒下僚窮愁失路者而倡爲是說雖其言未可盡非吾疑其中忤而辭懟近於落拓無聊而嗟卑嘆老薦叔之爲官尙有待其於文章之遇合蓋亦未售者十二三而已售者十之七八不妨其有是說也雖然吾且謂薦叔失言夫章爰發先生者薦叔之縣父母也薦叔亦不可謂不知其人矣先生來三山顧予於窮巷之中尙未及他語而歎息於謝臯羽之未有專祠於其縣且問李忠定公墓在三山其遺址安在墓祠堂墻屋修不予集中嘗有謁忠定墓詩有序於前竊歎其墓存而祠

圯先生尚未之見也夫今世之欲爲好官者問其民之愚懦易服誅求樂輸官不耳鄉士大夫之豪大難問者若而入上官之饗饗易悅喜爲伎操下者若而人吾巧伺而謹事之已耳不此之問而寄懷於數百年不可復起之陳人往事嘻斯言也無乃與薦叔之所謂欲爲好官者異乎然若爰發先生者又安能使之不爲好官也吾且以先生之文驗之先生自戊午舉于鄉則以文章名天下丁丑之役世之讀懸書者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莫不嘆其晚而信其必售夫先生之文固薦叔所謂能爲好文章而於科第應舉之道遠者也然則是薦叔之言不驗也薦叔之論文不驗也者則是薦叔之言俱不必驗也雖然先生之爲官始於今日先生之爲文止於今日矣夫已成仙者惡其臂已成龍者棄其蛻吾窮賤老縫掖耳自八歲學爲文拳拮此道中垂四十年度舍此則致身無路尙耻以帖括爭鳴於世士旣爲經世長民之事顧守其紙上旣蛻之朽齒

誦誦然號而徇於人無論爲存心天下者所不屑而亦慮有蓬萊之老生抱膝而啞然其旁乎吾固知先生之敝屣乎此也姑附一言於先生之文之前于以識先生之爲好人而不必不爲好官而驟然於薦叔觀世之言有時而不必盡驗而爲薦叔者亦甚無樂乎其言之多中也矣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徐文匠制義序

士何事不可爲而必爲文章士卽俛首爲文章自史騷賦詩詞以至巫書小說神呪優唱亦何事不可爲而必爲今日之帖括經義夫德功無可見而但以文章立言此三立中之最卑者也文章而至爲帖括之經義此又立言之最卑并無足齒數於文章之列者也今以無足齒數之文章而氣隘者拒戶而守意廣者建鼓而徇某曰某派吾地開宗某曰某派吾

徐文匠文集

卷之一

頁五

徒祭酒而不自知其爲螭蝦之轉戰蟻之閱甚而當事之公卿大夫不曰今日之繁賦何繇輕貪殘吏何繇去兵多而悍懦食用窮蹙而冗漏何繇足疆場數千里地何繇恢復虜頻來何繇大創天下士大夫酒食聲伎裘馬僕妾阿堵田宅諸風尚何繇正賢書銓選苞苴何繇衰息兵荒流民何繇冤恤招聚立朝何繇守正不黨忘身忘家使朝廷敬信臣子除猜察省刑獄不此之問而今日議正體明日苛限字此又

事之至迂極倒而可笑之甚者也雖然今卽有孔孟之道德伊旦之勲業而舍此至迂而無足齒數之文章則雖周孔無以自見其德與功於天下夫士干祿今世譬則巨鵠峻鶴不生於海澗天空之際而俯巢於閭闔之鼓篁飲啄於農桑之田圃其性氣不除者時而抗首嘹唳視翅翔舉稍露其高寄不屑之態而其不然者則亦安然而卑棲俛啄無以自別於稻粱之難鶩亦相與接翼於桑顛籬下已矣曾子老樊龍

徐文匠文集

卷之一

頁六

問徒以父讀書蚤喪生世胎而孤毋七十老寡婦寒賤不可無祿養不得不株守一經以附於古人爲親而抱悶擊柝之義而又自分其才無以與於古來左丘明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韓愈蘇軾關漢卿王實甫之間是以陸沉淩溺中行年五十鬢髮白盡而未忍去徐子父祖爲大官無俟升斗爲養以徐子之才而爲古人之經史騷賦詩詞歌曲授之所向而無不

可顧俛而爲科舉之文吾讀徐子所爲經義雖其引

頸而鳴振翮而上氣決而目返可以無所不之顧時
俯而視決起而盤旋趨然回翔審矚若有志在千里
無可如何之意嗟乎徐子何自苦若是哉或曰徐子
方將自致於三立間不得已而寄於此者也崇禎庚
辰五日

自敘四書論世

異撰胎而孤母二十一抱孤子在襁褓中則喃喃教
異撰讀父書憶六七歲時母篝燈於床展書於枕吾
毋手紡口授異撰偃臥而讀之去今三十年所毋老
矣異撰多病早衰年未四十須髮鬢髮然已似老翁
而學未有成也蓋異撰十歲而學爲文諸父急小子
逢年課異撰爲不達於時之文十六七歲而異撰私
喜爲縱橫排蕩之文十九歲始知讀古書始吾四歲
紡投堂文集 卷之一 五八
焚廬火及寢母弗去徇父柩僅以櫬免諸父書已火
不可讀偶於外祖舊篋中得抄纂胡傳易禮記三書
字墨而句丹之而時發爲文章而又學爲經術之文
已庚戌房稿出讀丘毛伯王肅如先生藁其縱橫者
業已先得我心而尤喜其清率靈快之文以爲無應
制肥酒大肉氣而又喜爲清真之文二十餘歲而授
書傭食私念不可以我法爲教法時時拈濟之應德
及歸胡湯許諸先輩稿讀之初以課童子熟視而有

所入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語於文而又學爲定氣
矜格認脉摹神之文已乃嚼吸等分之其論事論人
之文則爲排蕩經術之文而共談理講學之文則爲
清真快逸與夫定氣矜格認脉摹神之文是以世之
知異撰之文者見其論事論人之文與其談理講學
之文則判然以爲非一人之文已又和合之其談理
講學之文猶之乎論事論人之文而總之爲論世之
文私心以爲言理而不適於世事則爲腐妄不可用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七

之理言學而不於其人之世系之則其學亦爲頭巾
帖括糊目而互相呼拜之學日夫所謂論世者又非
必以四書之言論四書之世也吾意有所感則以四
書之言論今日之世吾讀學庸語孟而證以漢秦以
後通鑑十七代諸史則又以漢秦唐宋之世而論夫
唐虞三代與夫孔子孟子之世私謂不深觀乎漢唐
宋明之世則其論唐虞三代孔子孟子之世不暢
不確甚異撰之爲文艱難而屢遷如此昔人云張者

易傷貧者易感異撰貧然不能言貧吾流寓七年無
屋以居借一椽如寧漱囂市肆間毋常諄諄謂異撰
小子寧傭經負米無如古文章之士嗷嗷然以其貧
賤而歸於當世知已之貴人也嗟乎異撰不貧獨吾
年時邁矣而所學如此益貧矣貧於是是以自傷其
孤而失學試出行世焉以求益於海內之細論吾文
者當世其教之誨之異撰不敢不勉以庶幾於學之
有成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一

百十

叙馬君文

文章有家學乎哉曰有之三家村之子帷絕燈烟戶
斷屨跡貸書於人寄目於耳則往往所學無成間有
一二孤往之士亦復過都越陌賣傭執爨僅而通經
成名以歸蓋獨學之難如此吾鄉馬達生先生自壬
子癸丑閒士多用綺靡速售先生獨簡遠靜寄默而
深湛若無意爲逢時之文而時亦不能外之今先生
課諸子弟往往隨其所之不盡繩以門內之學昔人
約授堂文集 卷之一 百廿一

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必求其佳此語固爲過於作
達若子弟自能佳而苛求其似已斯則士大夫之通
蔽吾於是而歎達生之善教與其子弟之善學非喜
馬君之能與先生同而喜其能與先生異也昔者獨
之斛蘇可謂盛矣然其父子兄弟文章若出一手使
人喜其家學之妙而予甚惜其爲文之不善變使明
允自爲明允餘二子者一爲韓退之一爲司馬子長
一家之言離立而三不更爲千古來不可有二之快

事哉知予此語者吾與之論馬氏之女矣崇禎戊寅
五日

約授堂文集

卷之一

百廿一

余玄同先生詩小序

陶淵明不能爲官者也以三徑無資而不能不爲官
今讀其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使此五男者
有能捧檄祿仕則彭澤可以無出而歸去來辭似多
此一篇文字故予嘗謂淵明數十日縣令不好學之
兒子累之也余玄同先生自爲諸生時則已畏受其
羈縻若不得已而爲之其不樂仕宦與淵明同蕭然
窮巷中好以詩酒自遣不問瓶粟有無又與淵明同
紉校堂文集 卷之一 五
膝下五男亦與淵明無異但諸子能讀父書耳今廢
之令宣城先生就養於敬亭宛水間無折腰督郵之
苦有葛巾漉酒之趣而吾友長公希之與叔季諸君
又將繼中權而起杯中之物非爲天運自遣也雖然
廢之令宣城僅啜宛谿杯水此間種木無公田恐先
生菽水如故無以甚異於無錢對菊之時爾先生之
詩其高寄自得較之陶令昔人所謂足舒其逸固無
事以五斗賦歸來也兒貧宦巾無可漉且當味止酒

矣

紉校堂文集

卷之一

五

董叔會詩義小序

時長公德受已成進士

吾友董子叔會登毛鄭之壇三十年所矣或曰董氏非能爲詩者也董氏之子能爲詩者也小董之貨信大董之貨不信也今有隋侯之珠或已挾而出之矣老蚌者持其胞而泣喃喃然張其甲剖其腹號而徇於人曰我能炤十乘嘻則吾恐夫世之人信珠而不信蚌也卽有撫而憐之者曰是炤乘之所從出則亦因信珠而信蚌猶之乎信珠而不信蚌也董子姑徐徐而出其業以俟人之大信我哉叔會曰然吾自有珠胎是纍纍者不剖盡且崇吾腹吾非寶而出之蓋賤之而散擲於人間或有信而收我之棄餘者晶晶然其亦秋室之燈夜窓之炬也哉曾子持其袂而隕涕曰嗟乎董生三十年腐心而僅爲人秋室之燈夜窓之炬也哉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耳

黃蓮生制義小序

古今之以文章行世者必選其人以序之譬之文則其人而序冠也夫裸身刺船則雖冠玉丈夫而人不知其爲美三尺侏儒必故高岌岌之冠三家村儉父其有所之也必倍整其冠而後出將以文其寢也蓮生之文固時髦中之冠玉美子昔人所謂粗頭亂服皆好者也安事乎序而冠之況以曾子之序而冠其文無會升瑩星之偉度又非有臺笠緇撮之風流猶之乎粗頭亂服者也蓮生其不可以已乎哉雖然人之美者無敝冠漉酒之巾不能寢元亮郭林宗入市避雨而巾折其角巾折角則亦猶之乎敝冠也美其人者雖完冠必故毀其角然則文在蓮生固林宗之人也予之序幸而以折角之冠加于林宗之首冠雖敝也人不敝之矣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耳

陳皇生歷試草小引

有學醫者讀素問而茫然授之難經而眩然已棄去時較勘本艸一物而或曰寒或曰熱或曰有毒或又曰無毒至易辨者味白木曰味甘咀之而未必甘也蒼白二木今人異用本經爲一物偶舉一物猶如此益齋亂而靡所適從讀書甚多勘方甚勤也而未嘗生一人或告之曰子曷觀醫案太史公之傳倉公傳其案也近代朱震亨薛已諸君多叙述其案某病投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十二

其劑某方活某人其脉如此其症如此其方如此合之而藥必中病其人從之而以醫名是篇也夫亦陳子之醫案也當有讀之而以文名者曾子老諸生間試或不甚居人後知己之感藏諸心而少存其文此則庸醫之適有天幸自知其不能如陳子爲文中之倉扁不欲存其案以誤人也故曾子之試牘無專刻辛巳雪夜

瑞華巖義生行脚募化華嚴經小序

余褊性苦畏求人口貽於乞少受人施與亦寡施與于人也然方外緇黃間有募化亦時乞言于曾子曾子咲謂其人吾寡施與于人而勸人施與是予不恕于檀那吾不欲受施與于人而爲爾勸人施與是予不恕于爾不恕于檀那則是余自嗇而耗人之財不恕于爾是予不貪而遺爾以貪也此其作之不順尤甚于貪人而誨貪自耗而耗人者義生禪者自瑞華至瑞華余舊遊善地旣喜其來而爲詩六章詒之義生又出此冊請余弁數語化華嚴經一部余以前言告之義生曰如此則居士財施客言施亦各其身爲客于人又誨客也予爲一撫掌走筆書數言與之但世有嗇如曾子者和尙勿出此疏于懷耳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一

五十三

紡授堂文集卷之二 記

晉江曾

過董叔理河上寓齋觀月記

予家古芙蓉園小巷中出巷沿河而西板橋騎水上
老樹涉河與橋首尾河淺小意渺然深廣橋與樹實
使然樹里中謝在杭大夫手植也先生喜著書其言
詩不甚訖鄭繼之吏部或稱引鄉里中猥庸熟客要
爲博雅君子也攀執條枝如老成人度橋有樓倚樹
左扉臨水入戶登樓樓居淺橫之廣可步樓南面宜
夏晝春宜雨秋冬宜霜月夕倚雪朝宜臥聽宜水淙
大至艇隨潮集橋下百尺高寄則水引目逝山接心
遠仰俯遙邇美眺自來樓背當廣庭花木石竹滿之
庭內小堂不甚深房左右翼之房面庭與樓俯仰左
爲董叔理寓房背樓北向周以籬落蒔花障其漏籬
外清池僅方丈傍跨石橋橋不逮尋僕背下趾穹然
作勢有小軒橫臂亘堂背東面臨池池外荔枝樹立當

軒軒半受荔陰籬石畔卽堂後庭亦峙竹石廣殺前

庭三之一庭右隸小榭繇榭達軒跨扉階五級而登

軒趾類臺俯池而釣竿可七尺絲長倍竿魚乃受餌

籬左角石橋東町疇卽池外荔園園有潔井小口不

涓耐汲宜釀當軒荔熟則紅池赭井豎倒競姝而寓

齋盡於此偶過叔理所小飲待月主人朱君談蜀道

鬼物如見予笑謂數千年來安能有剽魄至今其堪

爲鬼者惟屈大夫一人餘瑣屑小魂不足道也叔理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二

二

熟視予顧謂主人曾生乃目無宋景司馬長卿輩死

齒生無賴大言醉矣時崇禎丙子十一 望前也叔

理與予皆有詩

謁李忠定公墓詞記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爲有宋吾閩人物第一道學諸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晦翁門下稍答問一二語幸而廁大儒之列此昔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在鄉里中異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送塋過桐口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仲石馬肅然墳似塔形石數尺籤之題曰後宋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墓旁祠堂新毀或曰風仆之或曰人假手仆之異卿憶舊游失高宗手勅石刻初疑燬於火大颶撓棟不宜失碑蓋仆祠者盜碑人假手是也先生邵武人聞其子姓繁昌然墓下猶名李府似亦有了孫守塚也嗟夫微矣或曰祠實仆於興守塚者負石刻藏之也墓去郭近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歟當事者不必知卽知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田宅聲伎之流固不足與語此少通達別異於錢虜者稍分其佞佛圖綱之

土木爲先生俎豆地無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宮甚而士大夫嫁惡於豪民使夫銅臭腐骨侵陵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負他日狐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主上神武異高宗然而區區金人之遺種跳梁於一方而莫可誰何今日所少者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姑識之以俟其人而天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紡授堂文集卷之三

誌銘傳行畧

晉江曾異撰弗人著

貢士薛靜台先生暨配施孺人墓誌銘

異撰自生髮未燥則知福唐有靜台先生以文章問學負人倫之鑑爲人士師表諸人士負才失路或偕蕾而學未成者往往贊其文于先生先生一寓目凡許以告者射覆無不中其不可者先生亦指路授後人人得所請以去里中生皆喜相語謂先生文章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一

之許負也然先生知人世少有知先生者故先生驟蹟諸生間使世復有一許負則先生不至以明經老予不獲見先生每讀書公家塾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之不遇使目論者謂許負但能相人不能自相也先生薛姓諱泉字時達學者稱靜軒先生靜台則先生晚年易之也先生先世爲晉河東之薛已入閩居于福寧之福安自太傅令之公以廉名其村則爲廉村之薛後瑞公徙于福清至元監鐵副使榮公始爲西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二

坑之薛族居福唐里龍山下其業非士則農自榮公至六世祖侃傳公裕公裕傳永純永純傳世鏡世鏡老于儒孝友篤行君子里中薛民部嘗爲立傳世鏡公先生父也先生舞象能文甫就試輒踞高等弱冠補邑諸生再試而餽凡冠軍諸生者二高等試于鎖院者七試鎖院而危得之者一諸御史臺觀風郡邑按季比試先生輒前茅先生未可謂不遇也然知先生者輒恨先生數奇而尤受知於學使宋公宋公每謂人吾蘇薛二生津津不容口蘇節吾里紫溪先生以文章理學名當世嘗督學浙目所至無遺士先生與蘇同受知俱負人倫永然先生鑒賞不出鄉里中予益歎人士不偶無論不得行意至縮其目懸權不衡帷鏡莫照無論先生不遇天下士何不幸不得遇先生也先生嘗入一里塾有生方髫先生視其文曰小子有名士風然非信貢生後遂有文名今猶困諸生中一日名士大集座中推先生祭酒飲半酣

諸時髦各避席問業先生顧謂某曰獨此爲青雲器
公等才或勝其然悉非其敵所許卽里中某學憲也
他座客皆名下少年相視愕然目攝然攝目生竟無
顯達者嘗從試牘中讀某文曰是爲闔榜首矣已爲
榜首又讀其闌牘歎曰惜也此君不第矣已竟不第
一日從數人士游有老孝廉請問口誦所爲文于先
生先生歸謂子弟曰某孝廉無所知名今老矣尚可
博一第已而果然公奇中類如此王進士錫侯者自

步授室文集

卷之三

三

窮困從先生游王自少年跌宕人殆類其文不爲同
舍生所喜先生謂同舍生王生名進士也子無目攝
王生每讀書塾中歸輒過王生所謂其父而子名進
士也無棄學善視而子陳公竟道施公一臯者皆以
里中生游先生門下先生曰二子皆才然陳所就殆
勝施已而陳成進士施舉于鄉先生性峻整諸門士
雖已貴每過從逡逡侍几杖負牆脩執經禮然皆不
得大位未有以報先生先生又簡潔凡生平受知諸

當路未嘗一曳裾其室卽於所知士亦夷然未嘗望
國士之報我也而受知最先者莫如葉文忠相國先
生於相國父太傅公有筆硯之好嘗過太傅所相國
方稚幼學爲文先生摩其頂曰後生當以文名世戲
謂太傅公而寵卑不足跨也萬曆乙未丙申間先生
以歲貢士謁試大廷相國方在詞林脩父執禮西
席虛左以請先生辭相國先生故人子且惜先生以
積學困明經又感穉年一顧之遇相國固請謂先生

步授室文集

卷之三

四

勉留都下底幾桑榆一戰北地不則謁選曹以百里
資先生三徑先生固辭相國再三請不得又與學士
余公共留先生學士疑先生顧念兒子又欲屬次君
於閩學使先生再三辭相國竟不得請至有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之言先生謂人吾以老明經謁選卽幸
得知已力官不過縣令府佐度不能行吾志卽不行
吾志徒白頭拜跪圖子孫橐中金使人謂薛生日暮
途遠寧還我老書生也爲諸生時嘗見一貧士以脩

肺薄窘於廣文故亦恥就教職先生竟拂衣歸歸而
內子施孺人以鹿車待先生子門孺人自始嫁困頓
牛衣中先生垂老當得官孺人且計日分榮一命先
生拂衣歸孺人無幾微見于顏色先生不偶於世顧
舉案有知己先生足以隱矣先生孝友篤行脩先人
世德年少失怙與施孺人奉老母崎嶇兵荒間十數
年未嘗離左右始貧薄後稍用授經自給未嘗一日
不極其旨常恨力不能置義田學范文正公家法從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三

五

子弟乏絕歲時周卹如同產無怠從兄弟貧不能祭
先生自營大父祀田命子孫世世自視大父凡所施
與經畫蓋施孺人捐捐手紉裘先生帷帽爲之孺人
後先生沒子讀書先生家猶及見孺人時已八十餘
猶提挈諸子婦賓朋觴豆楚楚也先生生于某時卒
于某時享年幾孺人生于某時卒于某時享年幾于
諸生鳳翔孫某子門士也曾孫某亦子門士將以某
時合葬于某山負某趾某山去家五十里鳳翔徒步

深山中經營閱四載而墳成可謂竭力以葬其親矣
先生之葬也鳳翔自福唐來三山以墓石命異撰異
撰不文且賤然以通家子不敢辭鳳翔於異撰友善
每從予飲酒酣短髮數寸輒大言謂世無酒人先生
處家嚴整門以內肅若朝廷然未嘗呵鳳翔酒失異
撰益歎先生能知人蓋特以酒人許其子也銘曰

如公之以人文不可知而可知如人之知公文可知
而不可知七戰七北游以壯之老生謂帝焉用官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三

六

爲擁懷返廬室謫謚如椎髻又衣九原齊眉萬山之
中二人曰宜孝思無遠謁祀以時

謝叔康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吾社周子立恂介其脩謝君貞正偕弟貞奇踵予門而泣述其父母之狀曰嗚呼人何不幸而爲孤子也爲孤子者或生不面父或面父矣而智質襁褓中逮稍長而所爲如見其人如聞其歎息之聲者僅寄音容於母氏之口又其不幸則母亦見背而詢吾父之生平於先世之親戚友生至或大不幸而不能無風雨漂搖之危苦撫孤者慙於自鳴雖尾護口瘡而謫

楊梅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言其鬻子之憫而在孤子則又有所不得言者然而不言之則是母一生之艱難慘瘁溢然蓋棺而不得聞於人夫是固吾母之志而又非人子之所安嗚呼言之而傷吾父之心矣傷吾母之心不言之而傷不肖孤之心亦傷吾父之心嗟夫言之而心傷不言之而心傷與其傷吾父母之心也寧傷吾心嗚呼人何不幸而爲孤子也先君諱某字某別號曰某年僅四十有九生於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於萬曆某

紡長堂文集

卷之三

八

年某月某日某時卒之時貞正甫四歲貞奇尚媛未生先君庶母朱出也先君事嫡祖母陳淑人至孝事嫡兄利溥約所公至恭其少所嘗受學在門以內雖於分得以雁行怡怡父事惟謹逮先君易簀慙矣終不替父事禮惟其所施遠近無弗忍也無弗受也以沒先君席先世留餘澹然蔬布無裘馬梁肉事凡交游族戚待先君舉火者終身無倦意德色始爲弟子貞旣數蹶舍去入太學又蹶於太學也然不以屢蹶荒於學問性好營書自墳典索丘逮俳諧史方伎道荒諸秘笈未得不盡購既購不盡讀不已又喜古名書畫凡晉唐墨榻及宋元以後繪事諸名家匿其主名射覆無不中然一涉而已於羣書則終身坐臥酣縱於其中惟就水釋卷嗟夫貞正兄弟所記憶於母氏傳述之什一而詢其大槩於先人之親戚友生者如此而已矣先妣陳孺人自吾父在日其事嫡姑者猶吾父之事其嫡母其事嫡長嫂者猶吾父之事

其嫡兄其澹忍而好施者猶吾父之布衣蔬食而傾
橐於待舉火之親戚知交不倦在骨肉間或先君所
屈曲將順柔忍而不敢失巽事之禮者母亦不敢不
以相忍爲禮逮吾父沒則母氏曰吾夫在則我婦人
也夫爲婦人者固以隱忍爲事我則安能違夫子吾
夫歿則我寡婦也夫爲寡婦者則以立孤爲事夫其
利於吾孤者吾親也其不利於吾孤者吾仇也我則
安能忍夫以隱忍立孤則是無孤子也無孤子是無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九

吾夫我則安能忍憶貞正始就外傳丙夜篝燈熒然
上塾中所授書畢毋輒出小學一篇指某事謂貞正
曰孤如此則能有成又指某事謂貞正曰孤如此則
不能有成間嘗語往古忠臣烈士慷慨事君父殉社
稷之事指其幸而濟者曰立孤如此則能成功其
不幸而不濟者曰立孤如此則不能成功已又謂
貞正曰爲孤子難爲而家之孤子尤難夫辛螫集蓼
之事非未亾人所欲言也又非小子所得言則俟吾

蓋棺與而父言之耳言已母泣貞正亦泣弟貞奇在
懷抱中未省所謂亦泣貞奇者父在時母爲父廣嗣
續所置騰程氏出也蓋父沒三月而貞奇始生貞奇
生而庶母程又沒母以一寡婦將二孤子持門戶新
堂構於毀室取子之中羽翮室翹之詩貞奇偶肄業
及之毋未嘗不撫膺涕歎泣數行下貞正前跪問其
故母嗚咽收涕不復言第曰小子勉之夫我不能立
孤負歿者小子不能自立負歿者并負生者小子勉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

之勿問我爾第無兩負已戊辰而貞正始得隸第子
員謁廟歸毋跪貞正於前泣曰而嵩山自有元宣義
公誼以廣信文節公曹裔從建州入三山此嵩山有
謝氏之始也蓋四傳而爲翰林簡討公唐簡討公生
戶部主事進士公瀚又生澤澤實生可嵩公黃可嵩
公以進士給事禮科議肅宗大禮廷杖謫官一麾
爲太平守沒贈奉常世所謂可嵩先生剛方端介而
不名者也可嵩公又生孝廉蒼莧公啟元與鄭繼之

吏部俱有詩名已蒼莧公又生刑部主事養庵公蒙
亨始贈蒼莧公如其官而父給諫公之曾孫孝廉公
之孫而主事公之子也自謝氏世以經術起家而父
始不得志以沒又不長世是別而父之命也夫寡婦
之子非有見焉則禮不與交謂其生於艱苦危墮之
中而不能振刷自豎立也小子勉之夫讀父書繩祖
武爾有見自今日不能有見自今日夫吾撫爾瘁矣
吾告爾盡此矣蓋未幾而母氏棄世時爲崇禎某年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某月某日某時去生之辰爲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某
時年僅五十有六外祖少保人司空培所公長祚爰
之勸毋少保公令泌陽時生于官舍者也生甫彌月
而外祖母李夫人沒撫於外入祖大司馬文峯公瑞
之某夫人先大人卽司馬公所選婿許之刑部公者
也母少失恃與舅氏某公俱依司馬公夫人逮稍長
而事繼母如所生少保公憐母之早失恃而能孝也
又幼與某舅俱喪母相依故外祖逮舅氏所以左右

貞正兄弟者母旣沒等於吾毋焉嗟乎貞正兄弟之
所以狀吾父母者如此而已矣若其稍詳於母而不
得詳於吾父者言其所聞與言其所見者不能全也
夫吾父之所得言者旣言之不能詳而母氏之可得
而詳者又恐傷吾父母之心而言之有所不敢盡嗚
呼人何不幸而爲孤子也言訖泣不能自已頓顙請
誌於是異撰傷其自狀之苦退而序次其言執筆而
誌之遂銘之以告二君曰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二

爾亦孤子子亦孤子惟予傷予是以傷爾吾母立孤
庸庸而已誠如爾言兩負生父爾無似我以報父母
則爾二人目瞑于土

張對廷隱君墓誌銘代

余始困于諸生以試事來三山始獲交懷愛公父子懷愛公余丈人行也長公對廷君子莫逆兄弟也懷愛公父子既不以予寒賤使得附鄉里聲氣中適予微天之幸十數年宦游四方顧心念懷愛公父子追余以艱歸取道三山知公父子已卽世屬予哀遽疾歸車過腹痛增涕益毀今年夏服闋復自三山北上始哭公父子于堂予泣曰吾不復見公父子矣乎公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三

諸子則亦泣曰吾父吾兄不復見先生矣乎君遺孤則又泣曰吾大父吾父不復見先生矣乎已詢之知君先懷愛公卽世也孤可性又泣而請曰先人不幸不獲侍先大父以沒沒又不獲與知已訣先大父雖旣營先人塋地性不敢卽以安于土敢藉先生一言先人志也亦先大父志也惟先生哀念兩世之交小子性則何敢請言訖復泣予亦泣不敢辭誌曰君張姓諱一策字時舒對廷君別號也張氏先世自耕隱

公始居福清之牛田十世至愛齋公德景德景生一

憲憲卽懷愛公也愛齋公以積學貧困諸生間懷愛公始發憤棄業事計然居積爲養懷愛公遂雄于貴公族大祖地隘生齒溢幅族又殷富凡問舍非多方圖之不得懷愛公長者惡陰謀君始爲懷愛公計曰第吾世世婚姻必於故土志不忘所始耳何必拘拘戀此土誨爭也始從懷愛公決策移居三山之楊橋張之居三山者不一楊橋之張則自懷愛公父子始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四

懷愛公負琴劍吳越間君少從乃公游懷愛公用廉平致富君曰吾父以廉致財吾以廉守之懷愛公重然諾君亦重然諾懷愛公與人共財多讓少受君亦多讓少受然益拓懷愛公業君非但不失富已也已懷愛公倦游諸弟皆少君任事久囊不私懷愛公一錢其視諸弟不啻懷愛公視諸子諸弟事君怡怡恭謹不啻事懷愛公也懷愛公雖雄于貴顧念愛齋公隱約至老蔬布徒步君惡傷懷愛公意終身衣食不

兼味不曳綺雖遠涉必屏車騎至罷病楚覺歸曰奈
何使里中父老謂懷愛公有求馬子弟也其佐懷愛
公營新居密覆而深址外無峻閭中無廣堂曰吾不
欲大棟殖庭爲子孫高會張樂地也其教子弟選良
師友絕不營貨媒進曰吾但無斷書種不則使讀書
知禮義耳吾甚惡銅臭兒持梁袴統強而納之黌庠
中則是以青衿拳楷其子弟不如琴劍江湖之爲適
也且非吾祖父家法其營新居故主數求多不已君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五
數數應之亦不已至以無賴橫索傍觀者不能忍君
顧善待之或謂君以長厚勸侮君曰今吾不與必訟
吾欲絕其後來亦必訟度吾訟亦必勝然費均耳費
於訟寧費於與吾省事且於人有濟爲彼亦自爲也
君持身峻整終身未嘗邇聲伎雖少壯游吳越間未
嘗有輕綺意然慷慨好施予其施予又不近名每誦
古人人有德於我則欲其無忘我有德於人則欲其
忘之語謂此長者言可終身誦君長厚如此然竟不

得長年僅四十有九而沒其沒也懷愛公慟之甚曰
必爲此子營墓地乃瞑君不但爲幹子凡懷愛公一
言一事必商之君乃安卽懷愛公不言君先意爲之
無不可懷愛公意益沒而懷愛公毀悴無歡居恒慘
慘謂喪予也

銘曰嗚呼吾其忍銘君也夫吾其忍不銘君也夫吾
銘君于墓憶定交于廬吾執筆而泣蘇蘇第以君之
爲子勉君之二孤嗚呼

紉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六

吳敘菴先生暨配陸恭人合傳

贈督學少參吳敘菴先生尚倫者字觀揚其先卽漢河南守吳公舉洛陽賈誼稱治平第一者也吳公塋于浙秀州崇德之八道橋子孫守丘墓里中自漢迄今世謂之千年吳流風遠矣敘菴公少而餽于庠試輒冠軍連不得意于鄉舉遂以明經游國學戰又屢北始謁選爲信陽州別駕非其好也然不欲傳舍視一官剔奸釐蠹所部肅然顧時時進諸生論道講業

新按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謂吾以老書生陸沈下吏青氈我家舊物吾在家則課子信陽皆我子弟朝廷給吾俸錢爲諸生十脔吾治民信陽別駕也從諸人士游我信陽老廣文也已以艱歸服闋補永寧則又曰古人士且澤及于鄉有亭長而行其德者矣別駕雖一命固官也吾爲諸生鄉里中不得行意固嘗歲侵焚千金之券或無產給吾田價吾哀其窮不復問永寧固僻小猶有數百萬生靈能行吾意不猶愈爲德於鄉乎屬境內大荒

公亟請發帑單騎村落中移粟不移民無使待哺者

出鄉流民至者量人置壇場爰養就場設粥坊無使就食者詣官府大端放富鄭公青州荒政悅近來遠民之饑餓者舉火易子者抱哺越一歲穰矣而時長君邦維公之屏已成進士初試新城今已調南城公亦宦游倦旣量移中都叅軍公棄去不之官從粵西買一棹抵江右曰吾將視吾兒治狀新城在江右旣江極南公未至江右有旰人旅于境上者輒問曰而

新按堂文集

卷之三

八

旰新城君何如人也其人曰新城君之治民冬日之日也其治猾胥豪惡吏夏日之日也已入江右境內舟輿中見有自旰來者又問曰而旰新城君何如人也其人曰我有田疇我公植之我有子弟我公教之新城君今之子產也惠人也吾不知其他已至旰問其人曰新城君何如人其人不知公卽新城君太翁也曰客何爲至於斯公無往見新城君新城君爲吏旦晚啜旰水一杯糜菽茹生菜十數本公無往見新

城君恐累客啜水茹菜費令君王不留行公始疾驅入衙齋新城君跪上治狀于所傳聞無異于所聞無異于所見無異公則莞然曰吾老書生雖雞肋非吾好猶不能棄一官者吾意在及物也今吾兒能如是吾掛冠晚矣吾歸偕而母閱耕課諸弟讀書爲樂耳蓋歸而陸恭人製芟衣以俟恭人者與公偕脩內行其事堂上皆以孝其教子皆以義其御賸妾臧獲皆以慈其視內外諸戚屬賓傳皆有恩禮先後佐公宦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三

元

游所至皆有廉能聲者也

論曰語云救荒無奇策閭中容歲未大饑也而米價暴踊長吏造請諸巨室勸糴多觀望銅粟未肯出一稊于庾里中惡少年揚揚芋衣紕裳橫目望華屋豪借錢入手輒持去大嚼屠肆中羣飲真饑民顧墮戶忍餓不出長公方爲備兵使有亟下令縛城中惡少械治銅露徇于道民亂心過沮已多方倡捐移粟贖里巷哺諸下戶屬海舶漕粟至已後期不售備兵公

移驛傳待輪名錢積米三千石備今歲興發今春又有泛舟之役發數千緡轉粟上流諸山郡民不患暹糴矣公里中亦連年饑民間消糧無所出公孫孝廉君爾壩始創議捐粟二千石爲一郡士大夫倡餘各差次其產出粟官始不患漕傳云饑而不害如備兵公之于閩饑不害民如孝廉君之于浙饑不害官夫亦述永寧荒政哉吳公之守河南也舉一賈生耳備兵公先督學閩地及門者人盡洛陽年少也蓋亦家

新授堂文集

卷之三

子

學然矣敘菴公之治信陽而喜進諸子矜與游也有以也夫其流風抑何不替也

卽凡和尚傳

卽凡和尚者俗名某本方姓其先爲趙贅婿有舉明經孝廉者遂姓趙至和尚家落貧薄強項不能俯仰傭經試童子又屢挫遂薙髮訣妻子去雲遊十五年歸妻竟不嫁與子緯牟麪自食和尚意惻然不自得念兄失學趙氏世業益陵替遂不去亦不蓄髮偕隱闌閭間賣藥其醫尤善治瘟疫閩俗病瘟獨信巫謂謁醫必死雖至親懼傳染不相顧問死亦不發喪和

方安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二

尚獨撫摩病人同卧起示無畏勸人相省視投涼劑輒愈閩病瘟不忌醫自和尚始也和尚爽朗善謔喜大言其問病視手後抵掌言笑不恐喝主人能散病人懷抱吾友林守一嘗謂予言病請卽公醫相視談諧不服藥病已減半居恒皇坐營書尤喜讀史所居近市然背市臨清池池外平野數十里曠然面山中庭養雜花桐竹池上小圃有仙柑荔枝樹種極佳橫縱周短垣中插籬爲小榭籬下種菜蒔藥草嘗月夜與

予誦史記至垓下之戰和尚歌虞歌起舞大呼曰楚

人勝楚人勝項羽失天下猶有美人頭繫烏騅馬首漢天子威加海內狼狽榮陽成臯間生妻安往吾寧失天下不爲季和尚與予交二十年惟此夜見豪上意氣外此皆勸我止觀澹妻肉矣和尚有子三人浚潤演母緯牟麪負之適市者浚也稍病痿能醫潤演皆儒雅篤學潤少跌蕩偶釋菴嬉和尚大罵曰生兒如此尚不如賣菜傭命荷兩蓆跣而徇市中不肯行

方安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和尚操荆條訶其後市中人元荷蓀者不類園丁兒從一棒僧箠且詈愕不知所爲或大笑潤至今猶滯諸生問也

贊曰華表鶴猶羈旅巢有雛弗能去朝佛梵夕訓話無顛毛有妻子髡維摩禪李耳

家母節孝行畧

始異撰先大父南渠公以嘉靖戊午倭變挈祖母吳自晉江來寄居于南郭之斗中瑣尾矣蓋以鬻鰥爲生然喜好儒者每大比諸吾永省試賓朋皆主南渠公公輒命諸子挾策出揖客外祖張賓槐公名士也一見先君許以女已先君垂髫而補福州弟子員先君諱唯自少有文名于諸生間爲郡守江續石公所知先君二十而娶吾母母時年十七始賓槐公負才

名自許必售棄業與諸兄弟意不治生產後數奇垂

卷之三

十三

老家益落吾母歸至不能具一筭而祖母吳頗嚴急母年少適吾父吾演槐公驟貧母自爲女子足未嘗履井竈凡薪臼浣澣之事皆竊而後習之跣跣懼祖母督過凡事事捧負惟謹也越二年已丑而有先大父之喪已辛卯四月而先君歿先君歿年二十四吾母年二十一始祖母視母服服母自合卷後希得見先君間聞先君聲聲母輒自匿否則譙訶且立至卽

先君病床褥間母亦屏跡少得侍左右間一二見而

先君疾革矣先君視吾母似欲有所言者母泣曰吾生而家婦吾死則而家之上也蓋先君再三呼難難而瞑而祖母吳及諸姑姊尙不知母有娠也諸姑姊稍微言嘗吾母母不應又欲以伯氏子爲繼母又不應至九月而異撰生母始忍死稱未亡人依叔氏撫孤子自先君在母與先君異處先君沒母則移卧內設一苦依櫬跪而披髮殆不類婦人卧起幃燈間左

撫孤而右撫櫬蓋足鮮踰閭者四年而甲午有焚廬

卷之三

十四

之變適吾叔歸晉江火逮于鄰母度家無男子父櫬且火則抱異撰授祖母祖母負異撰避火走園中母狗父極勸弗去火且及寢隣人謂火迫矣無與櫬俱廬母謂吾以四歲孤與姑以吾身與櫬號火中竟弗去而隣人有馬姓者義士也聞號聲則率二三男子負父極出火中賴以免已異撰六歲出就外傳朝旦適館夜負書歸母篝燈于床晨書于枕吾母手紡口

晚異撰偃卧而讀之非丙夜不休也夜漸艾吾母起異撰亦起母紡于房異撰讀于簷聲稍懈母輒操尺箠以從未嘗有禽犢之愛于異撰也逮己酉而有祖母吳之喪吾母自始嫁時頗不意得于祖母母事祖母謹然竟不甚鍾愛然祖母有疾苦則母未嘗離左右祖母亦無刻不需吾母逮易簀之年吾母摩頂踵不解帶者月餘凡食飲湯藥洩便浣澣之事四五十日床褥間諸婦中獨出母之手也蓋祖母亦自易簀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五

時獨彌留不能訣于吾母而特異撰適歸晉江歸而吾母持異撰勸幾絕謂姑以一子易一孫乃今竟不及求訣其篤于祖母也亦謂姑以一子易一婦未亡人留應死之身下則立孤上則報母亡人二十四年未償之願復雖有婦勤不如子養之足以不恨也蓋終三年喪母瞿瞿然有兼人之慟是年冬異撰與吾母歸晉江又二年而異撰娶施氏母始有婦始吾母撫孤依吾叔諸紡績贏餘十餘年頗有數金之羨遂

異撰十四五稍學爲文章事文游賓朋之費筆楮之需母斤去盡矣是以歸晉江而異撰貧益甚先人遺薄田四五畝異撰鬻其半以食又吾泉年數數歉異撰執經耕硯落落無所如間傭舌爲蒙師時時袖升米歸養然不能給母或採薯葉合糠覈食之又濱海薪貴不給炊母時時携一女孫負畚往園中鋤乾草以爨每稻麥熟母常與施婦爲諸妯娌擊秸受其稿爲薪也然有賓朋之至文章之事母雖二鬴不充未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二

廿六

嘗不欣然立辨不消飭不已也至丁巳而荒疫大作諸妯娌僵卧一門中母匍匐循省至自廢眠食又歲儉自食不能充每左右諸妯娌不欲食妯娌之食饑幼困憊中諸妯娌稍起而母亦病矣于是異撰年二十七始得爲候邑諸生自異撰爲諸生而執經稍能自食然吾父弟兄七人祖居隘自異撰娶多傭經居于外母與婦共床而卧至癸亥而異撰復移家三山借從兄一椽仍居斗中然湫隘甚于祖居也蓋自癸

亥移家逮今八年異撰與母不能具一床帳自今年徙宅始得買一床製一帷卧吾母亦借居于友氏也然母嘗諄諄謂異撰小子無以貧故有所倚荷故異撰至今雖數年來間以文章受一顧于當道然異撰負硜硜小廉未嘗敢有一言之謁者皆吾母之教也母性慈仁諸妯娒子雖素有詬誶之加者凡有病瘵疹瘍之苦未嘗不推循于吾母之手也母喜急人之難丁巳之歲母且不能自食有姑氏告匱諸叔母自解衣質之寧自忍凍而不忍以空乏辭人之急也其解衣推食蓋其天性其在晉江村居凡村嫗里婦母有所需未足不竭壓以中于母母少有疾苦未嘗不奉侍所謁事吾母如已之父母也自吾鄉荒疫中雖大之盜紛然諸凡吾母所畜飼無事補牢親閱雖盜賊相戒無犯以爲此曾母之畜也始先君薨度不起嘗有嘗母之言母則引刀自剄謝先君絕命而蘇至今刀瘡二寸許刻畫喉吻間已逮異撰彌月凡

附身衣履之屬母私濯漚以俟生男則立孤生女則死蓋自異撰六七歲時母丙夜授書之餘抱異撰燈影中母子相視言之自異撰過十歲稍知事母絕口不言矣自癸亥移家母携施婦來三山而施婦天歿施婦有子七歲母二十一而撫無父之子逮今六十而將無母之孫母自始嫁至異撰成立其艱危摧挫尤有非異撰所得言者蓋母自少逮老無日不在荼苦中異撰今年四十窮厄諸生間無論顯揚祿養卽萊戲階庭猶假友生雖尋嘗啜菽飲水母未嘗享一日之安也蓋四十年苦節母之食報者如此雖吾母處之怡然異撰則何敢無一言以告于當世之名公太人夫苦節不求人知者吾母之志也無使寒戶幽貞當與行之世而泯然無聞者哉若之事也

紡授堂文集卷之四 策

晉江曾異撰弗人著

士氣文體

乙亥拔貢落卷

今天下所鯁鯁然憂其江河之日下者曰士氣曰文體而已二者皆以正爲其說思以爲正之者是也而其所持以爲正者非夫正士氣者在於養之使醇然而剛方之槩不可挫而不養也正文體者在於養之使厚然而雄杰之度又不可挫而不養也舍此而言紡授堂文

卷之四

一

正則但抑之折之而已夫抑之折之其不足以言正也甚矣今夫氣之行於天地間也蓬蓬然勃勃然四時得之以成其寒暑兩圓得之以分其晝夜山川得之以流峙草木鳥獸得之以榮落蕃鮮但使之不爲沴厲無災霜雹而已而必盡鬱而塞之則何以克實於天地之間且失士氣而抑之太甚則必至於頽靡而不可振摧敗而不能自伸夫氣矜之過其失猶不過爲東漢之末流一流爲卑弱則愚不知其所終如

明問所謂今日之包苴相尚洛朔相攻者非矜氣者之爲也乃自挫其氣以附倚於人者之所爲也若夫體則在人之一身而是矣今夫人身而有頭有足有耳目有口鼻有筋脉心胸頂圓而趾方眉上而髻下鼻垂而耳側背後而腰前六腑內而四肢外如是之爲體矣然則所謂文體者亦曰吾無使兩頭而四臂焉爾吾無使首居下足居上焉爾吾無使前背而後腹鼻橫而目豎焉爾若夫東南之人秀而文西北之人雄而武雖有肥瘠修短之殊然要不害其爲頂圓而趾方眉上而髻下鼻垂而耳側背後而腰前六腑內而四肢外也今必欲縮其腋者而瘠之截其長者而短之挫其嶽嶽者而平之以就其所爲正體之說必曰長者不正而短者正也然則是十尺之文王九尺之湯在比體者必以爲如長狄之非我族類也必曰人所不常有者不正而常有者正也然則是堯眉之八彩舜目之重瞳在正體者必以爲是牛鬼蛇神

二

而望望然却走等於三足之鷄兩角之兔也然則是六經之後必無左國左國之後必無屈宋屈宋之後必無班馬班馬之外必無陶謝陶謝之後必無李杜李杜之外必無韓柳而韓柳之後又必無歐蘇胥天下萬世而皆爲一父之子一鏡之面若是則相牽而爲依倚厄弱之人耳旣而苦於不售則又相牽而學爲折腰步齟齬笑巧言而令色誦笑而足恭耳爲文者如是則愚者亦用之包苴相尚而洛朔相攻者又未必非此輩之類也何也謂其以庸弱爲體者究必至於有肉而無骨倚門之倡優是已已不自立而附人以動當場之偶人是已貌若端重而寔無所爲里社之士偶是已且夫所謂君子小人之辨于文而世道人心之邪正係焉者彼固謂醇正者爲君子則愚未見夫庸而弱者之爲君子也彼固謂險僻者爲小人則愚未見夫奇而杰者之盡爲小人也今夫人心之邪而爲世道之憂者莫有甚於鄉愿者也夫

文章而不敢出於嚶嚶蹢躅之一途以蹈夫流俗汚世之所忌而闐然爲佞以自匿於非刺之外者此正體針砭之所不及而實則文章之愿人也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然則夫子之四教而以文教人必不願其爲愿文矣正體者不此之正而又惡乎正且夫國家有事而得乎全軀保妻子之臣與夫奮不顧身嚴不可犯挺挺不可奪之士則將安取夫有文章中

之胡廣孔光焉若夫玉雪爲文若拂衣之魯連龍門之元禮氣雄而骨正百折而不回艱苦而不避有世道人心之憂者於此將何去何從愚之論文者如此而要所謂士氣者亦不外乎是然則如之何相士者亦聞乎神駿之說乎今夫神者行於氣與體之中而游于氣與體之外者也是故善養體者以梁肉善養氣者以參苓夫神者固非膏粱之所能爲也又非菓餌之所能爲也并非導引採鍊之所能爲也食內不食外視瞑不視晴渣滓日月而曦之不咽腥羶霞露

而唾之不餐其爲文也如面壁者之影留石上鑿之而血濡濡然出也其爲人也如定于枯樹之腹中數十年而寐無醒鼻無息頭髮而髮長被體指禿而爪長包身也蓋如是而血血然仙然神足而氣正矣氣正而體亦正矣然非以神相遇而何以得其人於體之外氣之中則夫相士者亦先自相其體之能方眼之非肉焉否也

制科

庚辰科落卷

自古國家之取士其一代必有不可變之成法而天下之英雄豪傑皆萃於此雖其數百年之間人才之自盛而衰而成法亦不能無斂然而極重之勢既出於此則其庸才凡品固不能不俛首而受其籠絡卽其杰然自異者亦安意此一途以爲致身之地而舍此則夷然而不屑以爲國家之所重固不在於是而恥錄他途以進有國家者亦曰乘其敝而爲之振其衰剔其蠹以維其極重之勢斯可矣必曰盡舉一代之王制而變之更之則無是理也昔者三代以上之官人雖不能無繁簡之異然其要不外於世官而其時之名公鉅卿盡出於是至其間之舉于鄉而升于司馬以俟乎論定而後官者則亦散處下僚而不必有公輔之寄至於夢卜之事間一行之雖有小變而不失其大常夫使世官之法而復行於今日政莫有敝於此者也然而三代行之而天下治者其勢之所

趙而二代之制使然也自茲以後則漢以選舉而唐
宋以科目斯二端者漢較爲近古而人才差盛然而
唐宋之鉅公偉人亦復足一代之用者其數百年之
間自祖宗以至於孫子其上之積以待用而下之伏
而思奮者未嘗有他途以起人僥倖之心故無俟借
才於異代夫使其選舉之行未幾而易以科目科目
之行既久而忽更以選舉懲宣廢食而相齟齬朝文
莫質以自潰亂則漢不成其爲漢而宋唐亦不成其
爲宋唐矣我國家自 高皇開國其時從龍將
相皆投分握手之臣固無俟論其後則選舉科目間
行間止已遂 開科爲定制夫以 祖宗之神聖
非不知選舉之名美而科舉之文章不足以盡天下
士也夫亦謂草昧之際俗樸而人淳是以二者可以
兼行而無敝至於後世而人心不古則恐夫穴隙之
鑽多蟠壘之風長鄉舉里選不如易書糊名之爲公
也且夫科目之中固未嘗不存夫選舉之意也今合

開科所取之士三年報政而考課之黜陟之此非選
之舉之之法而行於科目既收之後者乎而或者不
察乎 祖宗以來數百年之名卿碩輔盡出於此
而但見乎積衰而不振之餘士之取富貴而來者徒
以文章而負科目遂以科目而負國家負 祖制
乃欲舍此一道而藉保舉以稍通其窮無惑乎愈雜
愈亂以賄來而以墨敗一舉而遂廢也且夫國之有
賢才也無事則積之有事則用之其積之也如焚其
用之也如火其積之也如井其用之也如泉是以平
居則有所恃而一有大故則素所未嘗嚙啜之人不
得徒手而要取吾之富貴而惡竊謂積與用又無二
道也昔者漢唐宋之盛也其所以積賢之道要不外
於銓取常法之中逮其後則舍是而外而時有茂才
異等之羅奇士屠釣之科其意謂破格而取庶幾可
以得諸吉翺羽之用而積賢之道莫有善於此者也
而要以異目而羅要亦不甚異於尋常之選舉與夫

詩賦科舉之所獲卽我 國家日者保舉未行而前
亦嘗有意外之拔擢矣數年前虜薄城下當事者亦
嘗破例而推轂布衣之士然不旋踵而敗而徵辟之
興自 高皇帝開國以來 列聖間一行之然
而阿衡傳呂之賢得於三聘之求夢卜之載者何寥
寥也則夫善積者固不必求異於用之取之之外乎
且夫用賢者銓部之事也而積賢者似非銓部之事
也愚以爲惟善用者爲善積則何也今之宰相則史
館之積今之節鉞則監司之積今之臺諫則內外初
試七品官之積而今之六卿之長與夫公孤保傅之
尊則外之節鎮內之諸卿貳之積也夫能慎用其史
館則宰相之賢積矣能慎用其監司則節鉞之賢積
矣能慎用其節鎮與諸卿貳則六官之長與夫公孤
保傅之賢積矣夫用賢卽積賢之事則亦未始非銓
部之事也故爲今日積賢之計者亦在於善用之而
已而其積之用之者又莫過於久任之法所謂久任

者又無俟於歎積薪而謂鼓舞之無術也今使負
鈐者其在邊而自州縣而監司而經撫而無他徒焉
使任拊循者其在中而自州縣而監司而撫按而無
他徒焉則夫十數年與數十年之間雖有韓范之經
畧龔黃之撫字得以回翔審處不遽去而久爲之地
斯則豪傑異等之士無以異於久任而亦不至於嗟
卑而歎老不出於此而使入之自負異等之才者傳
舍其官而取大位以爲鼓舞之機權必出於此此與
夫舍科目而事選舉均爲美於其名而未必有當者
也

海運

東南半壁之天下我 國家之胃也漕河一線 國家之咽喉也胃雖能納食而非此徑寸之喉則食不下咽而其人無以自存恐夫一線之喉有時而梗而於胸腹背脊之間另鑿一竅焉以納食而其人益無以自存然則如之何亦曰常食其血氣時其飲食以調治其喉焉使之癭不附於外疾不壅於內而已矣畿內沿邊之仰給於漕也前此則但恐內訌之寇聚而爲扼吭之謀此爲梗於喉以內者也癭也若夫往歲之胡騎搖曳於臨清德州之間使有中行說之流道之翱翔河上而睥睨漕儲此則癭之潰於外者也斯二者決之不可而彈治之不能於是而濫謀遠憂之士乃思以海運而佐漕運意外之變此不必有虜警而前人固嘗言之前代亦嘗有行之者矣而愚以爲可行之前代而不可行之我 國家即可行之我國家而決不可行之今日者也夫放洋而揚帆海外

歷萬里諸島之險萬一不虞而上任之則損餉下償之則病民此必不可行之道也若夫避外洋之險則必沿海而迂入於河又沿河而更入於海而所謂河者又但有其說而故跡已湮一旦而開非常之原則必役十數萬之人力糜費數百萬之金錢將河之成否水之通塞尚未可知而人心業已動搖財力業已耗竭矧當左支右吾之際則是附咽之癭未長而吾先鑿胸伐胃以自戕其生愚未見其可也且夫今之爲海運避險之說者謂膠萊之間有可濬之馬壕焉南北俱可通海口避險者可以從南入而從北出也問馬壕何以濬則曰分水嶺有水可濬也附近有支流可引也而不知夫元人之計此至熟矣夫使馬壕而可通則元人通之矣分水嶺而有可濬之水則元人濬之矣附近諸河泊而有可引之支流則元人引之矣我 成祖定鼎幽燕且不爲子孫萬世不必然之慮且其時之物力何如乃計不及此而俟今日

言之哉且夫所謂膠萊河而自馬壕以達於新河者
不猶然在燕齊之間哉夫其清於臨德者而虜騎可
至則其河於膠萊者又安知虜騎之必不可至也日
者奴踪濟南聲言直抵登萊而航海以歸也則斯亦
未可恃爲萬全之策矣若夫主於河而協以海歲一
行之以防夫萬一之變則亦庶乎其可然非熟思而
審處之生亦未敢必其可行也

紡授堂文集之五 書牘

上申青門師書

晉江曾



異撰少而讀韓退之之文觀其上宰執諸書猶謂進身之途不得不出於此蓋庶幾古人委曲以行其道之意至其疾呼哀號嗷嗷於貴人之門求其一舉手投足以希冀於升斗之潤竊謂士雖窮困何乞憐至此是以十五年來雖數以文章受知於當道卽其耽

新長

卷之五

然顧念如平湖陸公幼瞻其人者亦未嘗有一言之干而武進陸庶愚公至於一見而咨嗟歎息謂異撰何貧苦至是若微示以苦節之不可貞而愀然欲爲之地者異撰雖感其心然竟諾諾而退卒無所謂蓋自去秋擯落之後前此借居友人勢不能不移徙始謀居而假貸於友生蓋至於唇焦舌腐難以知已之交遊得意之門士其貸借不能過二金以上間有一二欣然而應者而其甚者至於呼之而不應應之而

卷之五

與庾與釜其去嗟來者無幾而異撰亦不得不忍隱而貸蓋自秋杪謀之而歲亦已暮矣僅能足二十金異撰始扶携老母苟且移居其巷陋而價廉者而所居適在沮洳之中雨水時至則井竈汜然與汙池沛澤無異蓋異撰之竭蹶假貸名爲諸門士知友爲異撰合力謀居者僅僅如此於是始慨然發憤自非其昔日硜硜之廉以爲知我者吾師交我者吾友與其遍告諸友而受其不得已而應之貸寧以其情而一告於知已之名公大人當有欣然而知吾之非苟苟而求者而其所以應我者亦異於世俗之與庾與釜不得已而應之惠昔人所云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又况周之則受君可以行之於其民而門士以其急而受周於吾師於義亦無所慚也而又異撰自己已喪妻一兒一女老母手撫口哺家既無業婢女未成長蓋六十老母躬井日之勞者三年于茲勢當要一貧女爲養而聘資又無所取蓋今年春始毀戒而

有謂於景毅趙公時方府試戒嚴士之以試事調者
百十爲輩異撰逐隊執調鞠躬立甬道周公直過不
受謂公蓋知異撰之素無所求嘗不詢於學師而自
以異撰之硜硜小廉言于直指公者也然其時諸生
之執調者閤然公安得從百十人中以爲此素無所
求之曾生也而特受其調蓋異撰之汗背面亦欲止
者再而終不忍以老母饑飢全異撰二十年潔身修
行之名竟遂其調而趙公亦遂破格而欣然受之異
撰始聘一貧女爲老母代薪水之勞而今冬又有娶
妻之費閭俗非貧家子不肯爲人繼室而其肯爲異
撰之繼室則尤其貧之極者一帚一箕一針一櫛盡
出夫家又異撰從癸亥自晉江移家流寓已近十年
諸凡日用坐臥之需一無所有新婦入室凡一切牀
蓐几席井臼之資一一辨於臨時家既迫仄室無兼
房雖復汜濫沮洳勢難速徙亦當稍廓旁舍爲內人
寢處之地此數者計非數十金不辨異撰自四歲於

廬父遺書盡火諸篋中點閱者自六經周禮左國公
穀老莊管韓史記而外如漢書則借抄於友人今年
始從門人所得熟閱范氏後漢書私謂一部二十一
史既已困於貧病不能全置遍讀自史記漢書而外
如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新舊唐書歐陽公五
代史斐然各有所長與宋元以後諸濫史不同而司
馬氏通鑑與朱子綱目全書二書爲讀史同異眼目
其不可缺與六經等而又多病早衰熟視良久則眼
中有暈計所買書非多值而善本大書者不利目而
皆以貧不能致每過書肆則喟然嘆息自傷以貧故
空疎鄙俗如此又異撰自乙丑而中肺氣之病醫者
謂氣虛上騰法當多服參耆而今之參貴於金雖復
裁縮薪水之資扶續性命然藥功終不可繼蓋貧而
使人不能有其身命如此異撰既以病身傭食又坎
坎蹈小信梁童賃舂之意常懷於中每誦說至半氣
湧于內摩胸少憩輒復盡所欲言時有所見如胸中

有餘物不盡吐不已已罷則昏然願息稍欲料理已
業輒復棄去而又性不能詘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
一筆媚人末世子弟狎於侯師稍一引繩則愠然見
色雖信心直遂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
其子弟既不能善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
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徇則不能直行
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顯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
舍此則無以爲養是以載色載笑而中實鬱鬱凡此

卷之五

皆加疾益疾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鬚眉
業已皤然成翁母氏四十年苦節未嘗享一日甘旨
之奉至於癆瘵起坐十數年間諸知已先生大人歷
歷意中生世四十餘年親師之恩毫無所報而自顧
多病早衰又以貧苦至於糊口廢業圖報無地每一
念至潸然涕零近始發一念欲以情告於知我之名
公大人得買田數十畝便可謝傭經負米之累一意
養病讀書然而與之非其人異撰雖饑困亦未肯苞

然而受度當今之公正情愼素不苟與而與之可受
者莫如吾師竊謂求仁人之粟以養其母於禮有之
而門士有求於其師以爲圖報親師之地於情亦可
以自通非如古人之叫號於不知已之前欲求升斗
之潤而不可得者也如以爲不可亦惟吾師之命或
者謂十數年潔身修行惜其以病困有所改悔則亦
以不與之者教之矣

卷之五

後潘昭度師書

垂教謂宋史殊不足觀異撰未有其書嘗於友人處稍一流覽雖愚昧管窺亦知其冗矧於吾師宜謂不堪覆瓿也史既煩濫是以踵之爲通鑑續篇者亦復繁冗難讀丘瓊山續綱目差爲彼善於此今吾師一大芟正不但宋有良史而後之踵爲編年者有所藉手更合丘氏綱目一裁酌之通鑑亦庶幾有定本矣至於天官律曆二志太史公惟天官書最爲奇奧律曆二書便已索然班孟堅天官律曆五行諸志猶未甚破碎後漢書劉昭所補零星之極諸志皆然不獨天官律曆也三史如是則後此者可知矣愚意謂太史公封禪平準二書卓然大篇天官書固妙雖諸星各有綱目然亦未免逐條敘次遂損大觀竊謂今之志天官律曆者似當各滙爲一大篇其整者如尚書之禹貢而其錯者畧倣古大家如管子問韓子亡微屈子天問韓退之畫記及左國中諸長篇之錯綜奇

卷之五

七

變者爲之蓋以封禪平準之率力而叙次天官律曆之事庶幾卓越諸史非吾師其誰爲之也至如艾之職方外紀每國畧志數行酒肉帳簿中之稍有條目者耳以備顧問則可何得便與作史之事且作史傳信與著書談天者不同據彼說謂天有九重日大於地大地形如圓毬四面皆在天中凡上下四旁皆山河人物所附麗使彼參考天官當必堅持其說則是西域天文志非中國志也雖似有據而可喜然此以俟後之脩明史者附之西域傳則可確然爲傳信之史則不可爲宋史則尤不可以宋未嘗有彼國之學也且曆法歷代相沿間不能無小差小差積而大差遂不能不一變或數十年一小變或千數百年一大變大抵變而無差之時卽爲後日差錯之端蓋以法正差而差卽生於法但其學淺者差立見其精者如洛下閎僧一行之類其差見於千數百年以後是以宋曆之差其抄忽鉢黍之參錯業已積累於唐後

卷之五

八

之視今則元曆之差亦積於宋然則諸志中曆法雖
爲一代之史實與先後諸史相關非如禮樂兵刑食
貨諸書但以紀一代之事也宋曆至元而郭守敬一
大變更其參差積漸元曆所以當改之故亦當於宋
史中備言之方於前後諸史脉絡貫通尤非艾所能
辨也至所命宋史天文律曆二志屬與西士商訖是
吾師憫其之空疎不學而以命之者教之也燈下畧
閱二書天文志則二曜衆星目爲綱目大約踵史記
續表傳卷之五
天官書而衍之而以三百年中薄蝕災青之變附記
于後此無俟問者也所商確者獨璣衡天儀歸餘歲
差之事耳竊謂渾天璣衡未見其器將何以詢其事
至如律曆志中所云積若干損若干餘若干未識其
數將何以叩其學鄙意謂欲叩彼國之曆當先有中
國成曆了然於中而後可互相參考今以夙所未習
者而執書以詢無論彼答之而某不曉而某先已茫
然而失其所以問容某今抵海上徐將二志細閱熟

思然後可相詢訪或吾師一召見而問之推步之學
非面談不能悉耳至於制衡一途雖某之因躡次且
其茫然無得正與推步捫天無異然既童而習之尙
猶多讓於吾師之前恐師臺亦以爲不誠矣容卽細
論之郵上

續表傳
卷之五

復潘昭度師書

某竊謂今日制義之途有二其一以古文爲時文其一以時文爲時文以古文爲時文者如戊辰之某某庶幾近之若今日某某之爲古文非古文也以時文爲時文者亦非僅僅從時藝之後襲其綺語之謂也如近日浙中之某某吳下之某某則真時文也時藝之於古文本判然爲二以古文爲時文者蓋畸筆之士無可奈何不得已而出於此然竟非舉業正體不

卷之五

可爲訓而時文之爲言者亦謂此時王之制非若世俗所謂麗草濃花如蜉蝣之羽取媚一時已也諸歷數國朝諸巨公其以古文爲時文者如歸震川湯養仍郝楚望孫洪渙王季重諸公是也以時文爲時文者如瞿昆湖鄧文潔馮開之李文節陶周望湯嘉賓諸公是也間爲時文間爲古文者如王守溪唐應德薛方山胡思泉桂北海許子遜諸公是也然則諸詰匠宗公其純以古文爲時文者不能十之一二然

而論制舉業者必以王瞿諸公爲正士既俛首而遵王制要當於時文之中得真正一脈如宣城同安諸君子乃爲真時文耳而要以透題爲先每遇一題目將題中逐字看透且無務出于人上先求入于題中看題既真然後落筆正則正說之然而深於觀題者倒說亦可偏說亦可卽不能盡棄時義間借之設色亦可益入題既深則雖用華婉之言總無膚氣譬之本質既佳膏沐粉黛益增其美矣而得意古文尤

卷之五

不可無一種時在左右蓋胸有古書則雖俛爲時文而篇中自無穉弱之氣與穉弱之言宣城謂多讀古文便可不用時文語愚謂以古書爲幹而以時語敷榮之此尤必信信貨萬發萬中之道此某爲來文效搜序之言吾師以爲有當焉也至於有韻之文某夙無師授偶一爲之原非有意行世卽玄晏之序某亦不敢以請於吾師而師臺自予之大文以榮敝簪意者稍謂孺子可教而又憫其言之未足以傳後故

借之如椽之筆使千數百年後某之詩不傳而世有
讀吾師之文者猶知吾明之世有曾生某其人者而
吾師序其詩以行也則師之於某而予之不朽矣至
序文中謂詩之纖艷不逞者皆情之哀人人能知詩
則天下無復事皆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
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
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
於夫婦兄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閨牆之

卷之五

十三

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
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
也至論 神宗熹廟之際至哉其言激之而磯前惟
程明道後唯李宏甫可與語此蓋庶幾以一言而補
子瞻大臣二論之遺至謂逆問之禍非 今上神武
浸浸漢季愚謂漢之閹禍人上始終與內臣爲二
熹廟之世人士始終與內臣爲一而其禍之所至則
東西二漢之季皆有焉東漢端禍始於人主謀之內

卷之五

十四

侍以圖跋扈之臣而其末流則內官盡惑天子以陷
藉在朝之士然而朝士之所以搏擊之者亦已不遺
餘力何進寶武之流雖以優游不斷終及於禍要其
初則亦互有勝負李膺陽球諸君一爲司隸則內侍
屏氣弭耳如伏鼠轉鵠故曰漢之閹禍人士始終與
內臣爲仇若 熹宗之朝始則朝士不相能而藉手
于內官以爲樹黨報怨之地至於糜爛而不可收拾
於是廢錮嗜利之徒群然呈身閹門以速化而取大
位而間以洩其私憤乃至乾男假子連袂於庭頌德
稱功百千爲輩遂與頌莽之世無異蓋方其諸賢盛
歿大類東漢黨錮之禍而至於稱功頌聖則又浸浸
西漢附莽美新之風此愚謂近日璫禍益合二漢之
季而有之蓋始則激之而磯而小人鼓其浪以傷君
子而其後則如崩石之流群然迴洄揚波甚則有裸
身弄潮以沐浴其膏澤者此則近日之禍始終與內
臣爲一所爲大異於漢唐之世而下倣草莽之士相

視而莫可如何則但以吊死唁生之言寄其憂時君之孤憤此某讀吾扼腕歎嘆二公之文未嘗不三復涕嘆者也伏枕報命語無倫次

卷之五

十五

謝潘昭度師爲母立傳書

異撰於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吉師特差馬上急足垂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使四拜開函母張氏亦歛衽頓顙謝異撰始跪而讀之母于相視淚潄潄下至謂母氏得徵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指公報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卽不忍沒琰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胡婦賸女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彤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

卷之五

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承叔爲多宗元叙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秦駉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繁見豈其人旣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耶此異撰所爲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爲重也拭目旋旌面朝

卷之五

上潘昭度師書

冬杪聞開府南顧之報此不足爲吾師賀獨恨不早用師臺五七年全數萬生靈肝腦今已後矣然思竊計王文成撫虔之日行年四十有六吾師後陽明一歲竹帛封拜正當其時獨某碌碌門牆鬚眉皓然白頭戀可溺之冠短後蒙未棄之繻雖有洛陽年少之一痛哭二流涕六歎息聊復捫舌茹憤但一傾瀝於絳帳之下而已夫日者吾師之建節於南昌也原非用武之地而練兵選將製器時權在往事則爲亡羊而補牢在異日則爲未雨而徹弒召虎經營已爲之兆矧今日而受命秉鉞振飭於積廢之後則夫幕下之旌旗壁壘四省之將卒城池其赫然而收觀回不待言愚以爲此猶當今之第二義事有類于潘府老生之常談而最急切於時務者則在於費用循良擊汰貪暴而已夫日者閩廣之流寇至於推輿七年騷動四省所虞劉蕡折生民不下數萬吾師亦知所以錄

卷之五

此之繇乎其始僅依山剽畧三五成群非大盜也而
餐餐之有司以捕賊按山爲名株累良善屬厭富室
反覆無厭至於再四於是孱者不堪而悍者不平始
則拒捕而後遂捐竿逮至灑血暴骸爛蔓無已而其
人猶以扞閭得美遷此則貪虐首禍而肉不足食者
也嗣後曾兵使誘而撫之遂用上杭縣勇士劉漢庭
出城奮擊因乘勝入其巢穴芟除洗蕩幾無遺種僅
逸殘寇百餘流入惠潮之界可以一手撲滅而度中

卷之五

九

開府視爲一指之癰疥漠然不爬而不搔粵東將吏
又養此几上之魚肉聽其自縱而自敗彼此相推僅
道之出疆而止遂復蟻聚萬眾藤蔓數年此釀亂之
顛末而實則奸貪爲禍始也故愚常謂數年以來山
海之所以不靖者其附海之邦則縉紳豪暴於鄉里
而同惡之當道黨凶此民不堪命所以蹈海而偷生
也其依山之國則守令貪橫於郡縣而主藏之大吏
旌墨此筭則走險所以負隅而不畏死也某閩人也

卷之五

南顧柳桂之事不敢言其所不知若閩廣接壤親戚
友生之宦游其地者往往能詳之而某又嘗讀書於
汀州寧化清流二縣之間請以汀韶惠潮之事所習
聞而見者爲吾師言之可乎六八閩郡縣依山與負
海半之山郡如延建二府爲士大夫往來之衝撫按
之出疆入境必經其地則其長吏猶有所顧忌而不
敢肆邵武稍遠矣猶不甚僻若夫汀州隄絕一隅寇
蓋絕跡而巡方間至故其郡縣之有司放手貪縱而
莫可誰何而其橫恣無忌者尤莫甚於汀府之吏胥
輿皂其俗千金之子不必讀書而但爲在官之庶人
則其豪縱於鄉里凌虐乎士紳與虎而冠者無異蓋
貪很借爲牙爪而碩鼠怙爲可目官與民市而隸吏
其僧牙法熾民燼而臺胥其藉炭從來稱理廳爲甚
而府堂次之至有長吏耽耽一富室而誘致其子教
使訟父父至久囚痛筆猶不暇出一錢買獄則重枷
錮露狗立通都不至屬餐不擇食虐不具論而其甚

者乃傷害彞倫滅絕天理一至於此若惠潮之間則從來爲仕宦之金穴其監司以守令爲外府其守令以民間爲市肆雖以夷齊篳於此亦如沐浴於青藍之缸浸灌於脂膏之釜清濁無繇以自分但能善事上官便已致身臺省爲民上者如此民如何而不爲亂亂又如何而易息也愚嘗讀文成之用武者在於桶岡左溪九連三洲諸峒大約居樂昌上猶大庾間其時要害之處大者已立州縣小者亦置巡司而

不呼而集竭四省之力曠日持久僅而勝之故文成請改巡撫爲提督而愚竊謂今日則撫先而督稍緩天提督軍務而練兵選將製器械糧者急則治標之事也巡撫民瘼而獎用循良擊汰貪暴者緩則治本之理也且夫今之稱爲撫臣者其始則宜撫而不撫而縱狼虎以驅民既則不宜撫而撫而招蛇豕以誦盜既已驅之而又撫之前之撫者方來而後之驅者又去甚而明古欲勦而軍門議撫熊制臺以其熟用于閩之伎倆而再試於粵求此以加之歸命投誠不妄屠殺之草間義士則棄子其利而又可借以收靖海之功而要上賞乃欲施之乎凶狡無忌所過無不殘滅之劉香宜其道臣爲所劫質而不知其所終也乃愚則更有隱憂於此夫今日之易動者莫如三吳之人心是以宜興未已而溧陽繼之溧陽未已而桐城繼之此則士大夫種毒而有司養惡致此也若夫閩中人情之洶洶一見於莆田再見於建安此固

貧吏激之於士大夫無與矣然而閩地豪惡之緝紳
昔惟邊海爲甚其俗鄉紳私杖威於官筭宦幹登門
猛於公差省會士大夫頗稱醇謹固其流風之善亦
以撫按藩臬諸大吏環列而彈壓之者衆也今或要
人之子而走灰如鶩爰爰放臂兩臺二司熟視而不
敢問竊恐此後之撫按藩臬盡爲豪有力者所料而
援之爲例習以成風愚則憂夫三吳之事漸復見于
閩中至于附海則士大夫釀寡民訐於內而海寇應
之依山則貪殘生亂戎伏于莽而窮民歸之則夫七
聞蹙蹙恐遂無容足之處文成開府虔州一則平漳
州之寇再則勘福州之亂恐其事之復見於吾師愚
生所爲抱杞人之憂者也某填胸憤懣無處可說不
傾倒於吾師則當吾世誰可與言者故及師臺視事
之初爲私憂過計之談如此非敢如某某之非其邦
大夫也客歲手諭謂當以入賀省覲今且就養幕
府階庭綵舞以干羽旄鉞當之而又雙麟振定足以

含飴娛老樂事多矣附呈近稿二冊擇其感時者錄
上年內服食多方病肺差減此後稍能讀書學殖不
甚荒落有所撰述當續致也

上虞撫潘昭度師書

今天下自大江以北中州秦楚之墟囂然干戈滿地
所幸者江南稍得安堵而其爲患者莫甚於閩粵一
帶之海氛與南贛六道之山寇自吾師坐鎮以來業
處處練兵選將綢繆肅戶諸不逞之徒既有畏而不
敢動而又選用循良擊汰奸貪虎渡河而鰥徙海又
非有汙吏苛政生頑獷貪亂之心諸箐峒間業已賣
刀買犢含鼓爲太平之民矣而愚竊謂及今之時事

卷之五

有極迂緩不切在有司循行故事則爲無益之虛文
而急行於新集之民又最爲久安長治之道者則在
於舉行保約社學之事而已八昔之撫靖亂民者其
始莫不視之以兵威而其後則必漸馴之以教化夫
古人之教化在習之以禮義而今時之教化則在誘
之以富貴今之所云富貴者所以導之于禮義之路
也今寇盜旣還定安集宜途道所在長吏時以軍車
一騎親入峒中不煩迎送不費供具先爲編排保甲

教習聖諭而後設立社學官爲選擇社師資以儆
糧使之誘教峒中子弟而又移文學使另立峒生名
目每一考試小峒量進一二名大峒量進三四名就
中擇其優異者使得食餼但十數年後有科貢漸出
其中則雖驅之爲亂而亦自知顧愛矣然須及吾師
爲之彼有所歷服於威望則道齊之而不敢玩而又
禁貪正暴之政肅吏入其中不至以騷擾生變也

卷之五

上何半義宗師書

蒙宗師以某士節可風移文同韓生廷錫扁示學官
明倫堂某少服母教二十年來亦頗願學潔身脩行
之事但去歲以三年喪偶老母躬操井臼不能娶妻
爲養因有謁於趙景教師以資六禮已又以無屋可
居兼之連年病肺不堪傭經負米不敢自陳於宗師
之前上書求申青門師轉爲某地是某之干謁至再
豈尚有可風之節且扁示於文廟之明倫堂則是某
欺先聖也客歲有謁爲養其時某方病肺輾轉母氏
懷抱中屬將執筆書謁母氏呵止再四不得已而揮
淚陳情遽爾叨蒙獎勵則是某欺其親也前者上書
申師聞宗師已見其謁今某慨然受過情之譽則是
某欺吾師也雖宗師善善之長或者薄責觀過以鞭
其後某則何敢冒昧無耻以蹈此欺先聖欺親師之
辜爲此捫心訟過伏乞停止給扁明文無使其爲人
士指摘而某亦益知慚悔自念救饑爲養猶不甚棄

絕於門牆從此且束脩自贖以無負宗師獎借之意
矣

與趙十五書

某頓首昨五言對句撮合不來展爲七言律索和惟
吾兄痛繩之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
言律杜甫七律罕不奇妙者王五言平率高古遂已
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殆有天授譬則陶令爲
五言古神品其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卽有而陶爲之
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
律渾堅沉鬱中易暢易動幾縮二字暢則不堅動斯
未沉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爲短句難展
短句爲長句易是以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
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
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
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
律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
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
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

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便易於取偶成篇
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
者爲能育師矜喝矜子恫疑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
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謬短欺人譬
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古文爲左馬韓蘇易而
爲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矣弟未嘗與
人言詩尤未嘗與今之登壇自命正宗者言詩眼中
惟吾十五又苦累於酬接不得却掃讀書極其所至
第嘗謂人不爛熟一部六經二十一史而徒記誦漢
魏六朝三唐諸集此但讀詩以爲詩未有能爲詩者
也譬則今之啜醕由徑意在捷得科名而止者讀時
文以爲時文未有能爲時文者耳此語常與施辰卿
言之但恨吾十五雙腕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
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吳使
十五折肱瘳臂無手可驚便得人山閉戶從此十數
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貢浪仙孟東野下哉弟

與兄俱老矣人至四十以上尚茫茫然不計筭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旦暮者乎來楚黠者頗宜書餘俱無下筆處無乃不善爲拙書地稍子手劣卽平湖漢汀猶恐失柁此實惡漢能易我於善地受萬兄之功不在鑿龍門下矣

荅魯長脩書

某於制義一道當吾世已爲窮賤笑柄而私心亦甚厭惡之獨於詩則每以發其無聊酸楚之情緒亦不得已而爲之差有與會於制義耳然使吾代以詩取士如唐人之制科則弟之詩又未必不如其制義爲貧賤之資等耳吾長脩於舉子業宜其少可多嘆者而猶首肯於六戰六北之跛伍老兵又因其制義而許可其有韻之文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某於制義所謂無色而差近於理者也人可色取而不可以理勝兄弟之所謂理者又爲一時適興偶然而然之理而非今世所崇尚遠之爲程朱近之爲錢王之理宜其自取窮賤白首而不得一當也若詩則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愾然而嘆啞然而笑泫然而淚未省此歎者哭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歎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於優不但不成詩而

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
來書所云以廉耻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夫
今天下安得有廉耻二字在朝而將相不知廉耻百
官有司不知廉耻居鄉而士紳不知廉耻甚而無廉
耻者笑乎有廉耻者不使之一日得以容於朝廷鄉
里之間不特詩文之道爲然也而兄以詩文一事爲
哭世開眼救世神針拈此世上所極視爲不合時宜
之物而又下問及於不合時宜之人吾恐爲長脩者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三

非所以遠於窮賤之道也持此道以紀詩年得無廉
耻與年俱長而窮賤亦與年俱深乎過嚴難詩如風
雲跼促龍虎噴生爲人臣則不能此是吾長脩風動
一世寡廉鮮耻之言今之爲制義爲詩者求爲人奴
而恐其不能而其觀制義與論詩者非其能爲人奴
則以爲不祥之怪物而去之恐其不速大約舉天下
皆奴氣所以無將相無官吏無士紳無詩無文坐此
無廉耻二字之故也豈但爲臣虜於人而已哉火瘡

甚痛因來教極着癢處喃喃送不可了詩序容灸瘡
稍平爲之題目難題目又佳佳故難耳

新授堂文集

卷之五

詰

復曾叔祈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草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窓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於張子房敘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天外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於傳聞得之伊人死在暗中摸索愚謂此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五

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言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啞然一笑也來書喜柳宗元二義云柳子厚敢於自負謂能馳騁百家又云我讀書無舐滯愚謂未有讀書舐滯而可謂能馳騁者然所謂馳騁者亦謂踐踏而蹂躪之我一落筆而諸子百家

無能出一瓜甲於吾之紙上者也是以春容蹀躞則

蘇蘇百氏莎偃草柔蹄足香濶迨乎怒馬獨出則輕足輶車輪蹄所踰而草無剩兔澤鮮留麋以斯而論則雖與百家爭道而馳猶非其至矧竭蹶以尾其後又其甚者尾之不得而拾羽攀鬣迺踐踏蹂躪於彼者哉若夫八股制義而必以速肖於四子者爲正無論以今人而爲四子之言決無能肖之理卽前此之摹擬而肖者莫如湯許然使湯許而生於今時正不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六

知如何以爭氣先決不肯獨守其必不售之業也明矣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者并舍聖賢之貌以徇庠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夫莊周申韓者爲老氏之帖括

者也莊周之汪洋自恣已異於老之冲穆高絜申不
害韓非則其去之愈遠而識者以爲真老氏之徒夫
今之爲四子之言者而能如莊周申韓之於老氏則
無論不必舍四子而徇乎訓詁註疏與夫諸子百家
倂不必舍我而徇乎四子者之言此叔祈前書所謂
無情人不能文情具而文亦具者也呵凍燭淚燕之
舌棘聾言聾說惠而教之前者垂賜禮材納於踵決
之履華而溫矣

與黃東嵯先生書

在里閭中二十年夢思竟未取自通於左右生平頗
能自廣殊非以乘車載簪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公
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兩聲氣者嘗謂吾人心
不知史記爲何書則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
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悞恨故端居而把先
生詩文輒高咏昔人海內知己天涯比隣之句且同
處一鄉而故若躋阻其道路留未盡之晤語摸索於
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
贊而以家母之行畧請夫 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
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
見於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
以二十年夢思而不敢恩有道之晉接非如世之食
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褻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
也頃者銘佩筆教先生似不謂某弗堪鍾琢而以好
好好三字漫然相應則先生之視某似與世之食名

而來取名而去者有以異顏沾沾自喜謂較之僕僕下風無益於已之學問而徒磨折於先生大人之門者差爲有得耳附上縑素一方僅爲家慈載筆以供脫稿隨路郵寄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憶去歲客江右署中潘昭度先生述南州李太史云吾大索海內但得四君子之言爲吾親壽於願足矣其人一華亭陳眉公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廿九

一山陰王季重一吾閩曹能始一竟陵譚友夏愚謂大文以體氣骨力爲主肩公懇致風逸黃魯直題跋手也友夏雋永不能如鍾退庵之沉快然二君皆小品耳能始詩骨清超門無勝已之友晚年遂不能進要其文章又當別論四君中王季重氣骨差峭削今世之爲古文詞者在吾閩則黃可遠太史被服永叔齊嘖道思遨遊二代間夷然自適諸生李世熊氣味近屈原韓愈莫能測其所至他如江右艾千子學歐

永化然不落小品蹊中其條陳諸書亦類盛陵奏議吾鄉董司空書議奏疏鑿鑿近陸贄賈誼序記風範淳朴誌狀位置亦老要不能如經世之文黃石齋先生序漸聞試錄情詞慷慨他作每吐五里霧列之左馬班韓間未知序置何位然其險奧處不謂之子書不可浙中倪鴻寶冰稜襲霞苦斲神辭或謂雋傷其道然能秀不隱骨刻鏤快人處當世但以六朝金粉當之恐鴻寶未許知已要實季重之勁敵矣時潘公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卅

頗謂某知言某亦自許不阿所好是以勤勤而請於先生若是也仙舟共之不能維之不可秋士善懷心隨帆掛聞胡馬四十萬直抵庸疾驅北上出將入相勲業好趁此時風霜自愛之言似婦女牽衣語殊非先生所樂聞某亦不敢以清聽矣臨楮惓然閣毫任頽

與卓珂月書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兼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吾讀其文卽見其人海內知己天涯比隣無事數行定交也而又從時刻中觀近日諸君子所記載交籍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有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面縛受之不武祇爲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三

門士王生再游武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賓耳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卑嘆老問天詈人強相憤懣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於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眼者觀之左丘明司馬遷韓愈李白杜甫蘇軾之流亦

猶之各爲時文於諸子之世有耳然則與卓子言千古之文亦無以異於與卓子言今日之時義也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謔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畧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而又以某爲母乞言與今世之爲詩文而求玄晏於才名之士以爲宋人之續者有以異且某旣自通於卓子則卓子於某似有若母吾母之義固所欣然而執筆者也故因王生行而某再拜致此書以請焉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三

答陳石丈書

弟近益荒落不復理逢年事然時事感人者多天下之大每三年舉孝廉千餘成進士者三百爲輩迺二十年來天下紛紛如此其勢之猖獗又未必如唐之藩鎮晉之五湖也而思治 聖人欲求一人如祖生郭汾陽者竟不可得又家有五十年苦守老母自分棄捐又與不顧父母之養者同科以此二事往來胸中尚未耳絕意人世然日在病中又於舉子業無風

新校堂文集

卷之五

四

因每閱墨苑房書或拈題課我輒有棄日之歎以爲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役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於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辭數首歌行直得無拘無碍而又庶幾希與於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況似於富貴功名一道極相嫌恨雖未耳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

謂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若衰憊無受鞭蹄足矣近家信至鄉里中或有傳弟上公者一么麼曾生其生死何足爲有無乃無端挂人齒頰事頗似海外子瞻自揣何脩得此聞之慚愧以爲不虞之譽也

新校堂文集

卷之五

四

與余賡之書

宣城夙稱善地風物文章足以抗衡諸國又無吳下
儁巧輕靡之習蓋以其地介於大江南此之間故其
民醇而今日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
邑之掣肘者多未可以卧而治也昔人之十年宰相
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爲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
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事日非稍有展布則全活
者大也前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之民情吏

初授堂文集

卷之五

聖

況無復可着手處大約流寇所至者其禍慘流寇所
未至如江南諸善地其禍隱而其大端則催科之苛
暴爲甚而豪惡之鄉紳次之弟謂此二者雖極難處
亦無甚難催科雖爲長吏殷取之第一義然今日所
苦者不在加派而在加派多則火耗亦與之俱多弟
嘗謂加賦者民間之苦而追徵者之利且民間歲一
獲耳民方輸今年之租尚欠舊歲之逋而已徵來年
之稅然則是一時而三徵視之昔所云用二用三者

初授堂文集

卷之五

四六

不啻十百千萬之苛而又有間架之征稅契之征斯
二者 功令皆有定額大縣不過數百金小邑以次
遞減倘已足額便應槩從寬政今當事者耽耽爲乾
沒利路每 朝廷萬不得已開一救急事例 天子
憂勞於上萬民愁嘆於下獨有司張口翕舌橐中增
十數倍羨餘稅間架者密於髮大縣額數百縣長
吏徵至數千稅契誘人告匿吹毛索瘢凡田宅找價
之訟每左袒多斷價餌民間告發而官以稅契從其
役大抵輸公抵 功令者一燕此乾沒潤私宰者十
百斯二者輸不經里役納之營庫胥史其火耗尤多
每一金加納至三之一今使催科之火耗減則雖加
派與未加無異而又迫之以時寬之數限納不拘其
時日隨時俱可奏補比不卽加籌楚再限而後量刑
此外暫開之例如間架稅契之類通計一縣酌量薄
徵勻至足額過此則聽其踈漏如此則官簡而人亦
樂輸未有錢糧而能爲累者也若夫鄉紳之豪橫則

近日宣城比之他處爲城卽使有之吾不曲法以徇而又待之有禮勿徒以聲色相加而我自有不阿之實至於人士亦然不苟徇其非理之請而溫言霽色以消其心如此而尚有含沙吠影之人恐天下亦無此事矣然要以清正爲主我能一毫不取無論不必徇士紳卽貪戾之上官亦不至求多於我第見近來縣長吏每直指使者入境奔走如願指之奴僕承奉等爭妍之婢妾直指公行臺縣官倩人排設直指公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四

燕會縣官身坐庖厨蒸熬燕鴨口含人參獻裳獻裘手授刀尺甚而僚友相伺彼此相飾巧者求過拙恐不及予嘗謂使今之爲長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將順父母則雖大舜曾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爲奸貪故不得不垂首仰面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可省許多曲意諂媚伎倆然其清而傲上凌物則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分內事藉此以意氣加人似謂一清字而爲官之事止此無乃太自菲薄而非

吾儕所以自處乎第衰病棄人已作山人行徑不復想經世事但願友朋中作好官行好事昔人云友者我之半身弟謂我與友一也但使吾兄得十分行意得志澤加便與弟自家做官何異譬則弟欲爲某事而有友代我爲之事未有快於此者也今春擬有吳興之行爰潘昭度師因就醫於江遂至江東觀鳴琴之政聞宣城人士喜好文章繼於風雅之事門下負笈者當如雲幸爲我選十數卷上有謝朓之詩湯嘉賓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四

之制義而又人能出束脩五一金者十人弟一至令君之室此後遂掃影公門兄時一載酒相問客子但與人士賦詩課義爲樂只當令君爲門中諸生請一游學先生弟便持十脰歸爲永毋楸楔刻我紡授堂文集餘買人參一二斤養病遂更置附郭數十畝吾事豈不既濟較之臨邛游客與令君謬相引重作偷竊婦人狡獪者不更爲千古笑話乎若從諸俗客關說爲利則大非其好生平未嘗破此戒也聞舟行甚

急价子守候語無倫次以當永夕之談

方是公集 卷之五

與余希之書

第以去歲十一月廿六日出門越一月臘盡而至吳興又越一月而至君家宣城君所即問兄近來足疾何如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再來問我使着實省嗇積聚逋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爲絳枝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同病弟見宣城君爲吏使我慄脾昔人云十年宰相不如一日縣令若今日民窮世變碩鼠成羣之秋一日坐縣堂便可做許多好事救許多百姓雖廿四考中書不與易此留此一雙腳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肱胝民事大則跨馬據鞍北清中原東復遼土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若云生子尤當節欲其效在嗇而不在勤耳弟食潘中二師河潤若無病而賣文餽粥粗可自給但以家毋旌表之命已下八年樹

模之資尚未有處今年家母至七十當衣帛食肉之時身未有一寸之絲今既來杭湖桑帛之地不可不多剪以歸而第序記誌銘諸雜文近亦彙輯近三百帙但以詩集行世行徑乃似出人殊不爲雅序而行之似亦先達朋友之事以此數重費不能不爲知己累江東馬首非爲繼富來也第已言之宣城君不遣一份子至縣門不容一言牙僧至吾寓所惟賡之擇其無害於義者選而自以命我昔人云行一

紉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聖人之事第不敢言若無故而責人一板八人一罪雖與之千金而心不動目不瞬弟猶能勉強爲之似可見諒於知己也弟聞賡之爲循良好官其歡喜過於聞丁丑之捷若更以失理過情之事使之違心而徇故人之意無論非弟所以處賡之亦非弟所以自處倘賡之違心而許之尤非君家兄弟平生所以愛我而相成之意矣趙清獻每夜焚香不免希之彈射若令君客子言事

必焚香告天而請於友朋此種風調殊不愧季愛軒琴鶴當祭吾希之數千里外一笑也作此書時爲二月初七乃老母六十九誕辰頃見君家宣城能合百里絃歌爲老伯壽而白頭老生特以爲吾毋負米授衣之事計拙途窮留滯而仗友生雖宣城君猶毋之誼篤於骨肉我能無愧於心乎願吾兄自愛自勉弟明年五十倘今秋頭顱如故將奉吾毋偕隱毋生我誤矣

紉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與丘小魯書

某未衰而老顛毛種種每顧影自歎辱腐面皺於八股中而又似不顧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尚可移之盆菴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鱗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決網而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髻損毛祇增窘苦如某得無類是此跋網老生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術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三

日耳近况何似來書謂多在愁病中此二字是我輩讀書者書資本若在快樂猛健中正不知增多多少風流興會未必於靜功無損也新房稿殊少佳者此輩束之高閣既爲得氣之人置之案頭又徒糜費吾日子聞吳人有戰蟻之戲界色別類揚旗分壘使之列陣而圍觀其勝負以爲笑樂讀房書者正當作如是觀寓心目於猥瑣凡濫之物此亦耐煩之一法耳不喜視此等書亦是我輩病痛事小魯當爲我痛下一

針也惠我家機懸之爲閨人內則不但衣被之及矣一統志滯案頭尚未料理得益只當初一時興會棄勢爲之便可終局過此遂不可知凡百皆然不但讀書一事亦以志吾荒散也

答施辰卿書

弟觀世讀書遇意所不快輒喉中作聲曰奴奴來人
講學詆李卓老著書詆韓非詩詆孟東野白香山韓
昌黎誤謂我奴罵之吾嘗上下千古求其堪爲人奴
者而難其人獨於東西兩漢間僅而得之焉前之衛
青後之李善是也然則古今之忠臣孝子仁人義士
多而奴不可得乃加之鄉里間不足爲有無之人無
乃爲不虞之譽乎吾縱失言未必過情至是也來書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戒我爲郭林宗使我爲劉四罵人更無此一字之虞
矣附詩一章或謂生無賴發狂吾兄敢和之否也

與施辰卿書

近閱某某選藝經制史題多快人意談理則蒙蒙然
如着敝絮入藤蓆中固有所矯而爲之實則膚淺不
謂吾兄有過情之譽也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
盡真味不出今之深於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
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說煨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
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笋矣至於某某諸豎儒妄言
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爲合作此又似不食
笋肉但掇皮煮汁畧一沾唇而止者不知玄酒陳於
客座但爲寒陋者蕪拙只是白水而文以美名乃謂
至味不和耳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
破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少於弟二歲而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啞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者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

紉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敬儀教子古兄弟之相勉者惟此二事第於兄骨肉兄弟不啻也作此書當小宛之什耳切囑切囑

與施漁仲書

已卯九月

弟自去年歲考作三義至歸時大收塞白又作二義病苦中逐隊入院又爲試卷未編號露立至次日午方有卷入手又坐木龕中熱如蒸籠氣息僅續熟睡至夜分直指公開院門放諸生出闕過而問者再守舍軍如觸第覺時漏下三鼓矣弟方燒燈試筆疾書至次日辰後出正如夢中囁語耳幸而爲方慕菴師摸索得之乃知遇合與文章無與天下事未必不盡

紉授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如此也所命救時之事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或以吾兄之訖從此捧檄有地作一寒瘠小縣湯火中休養婦子不至爲碩鼠蒼鷹以負吾兄平日相勉勵之意此則弟之事也天下事如此吾兄雖欲昌披自放恐不可得圯上老人原不與經世事但其學問才力遠出商山綺季之上投書墮屐甚於杞人之憂耳今春往宣州橐中稍不羞澁償債授衣而外尚餘其半揭曉之後弟雖痛自節蓄不顧非笑然雜費乃

不能盡省只第一身不作一件新衣裳不妄收一僕
從其節嗇亦不能多而詬厲責備者囂囂塞耳放榜
之日至親小集第買肉七八斤在貧庖已謂豪侈而
街談巷語傳聞以爲恠事不知儉之一字有何不好
而爲人指謫非笑如此此月內當往泉州謁墓至親
貧薄者多母族父族妻族極厚贈不能過一金及曩
日貧交并諸從俗之用在泉州又多費此百金計至
都下非五百金不可第又不能開口告人從來頗有

過情之譽於當事者一旦爲河間婦又自顧惜雖方
師弟亦不欲出諸口也然又不得不言但擇其理順
而無害於人者爲之第客游宣州宣城君待我不薄
每有所謂未嘗妄責人一板枉入人一罪願以此自
信此意遂不欲一旦改悔恐多費之秋立脚不定吾
兄當有以教我此外雖至親皆毆我爲無所不至之
小人者矣一人登賢書極儉如弟者亦費至五百金
其餘奢者可知而官府之削薄士類者又無所不至

宴金僅十七兩不知此一人費五百餘金者今日何
處得來他日何處取償天下事如此吾兄所云欲致
於有道者能乎不能乎而其既仕以後上下之相毆
爲不肖之行無所不至又無論矣興言及此恐兄
棋酒披猖又當投杯釋枰而起甚費吾漁仲杞憂未
忍付理亂於不聞也

答施漁仲書

巳卯九月

捧讀手書四拜南向叩首恭謝吾兄大教非道非義
况介此時未有爲弟言者大約愛我者愈深而勸我
換其故吾以徇世俗不切之禮節而饜親知無厭之
誦屬者愈力其意謂我不爲微生高則與無親戚上
下之陳仲子無異得吾兄教言使我通身一汗入聞
聖道出見紛華美麗此關似容易打破只弟不事鮮
衣輿馬及痛節妻子使之菲食惡衣似亦無難所苦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空

者親戚之責望故舊之窮乏不能厚爲之地時作從
井救人想以爲我但可節齋一身不宜以此藉口而
薄於待人以此猶在次且間得吾兄爲我決之直如
暗室一炬然大約是顧惜一已二十餘年不徇苟蠅
營身名耳所云范希文存心天下者又不盡在此一
節若所諭今日阿衡又似大家都學得一半伊尹只
一介不與此四字認得甚直耳呵呵弟宣城所受此
時已耗之甚多往泉州及北行其費尚未有處昨方

師亦自問弟謂苦節之事不可以爲正經弟似不能
無所言然無故而責人一板入人一罪固所不爲擇
其無損而有益者言之此則弟之所以謝知己而亦
不敢欺吾兄謂一無所請謁者也但方師而外斷斷
不敢毀戒耳弟近題一聯句云乞人與人害人與人
強而厚也寧謂吾薄笑我繇我罵我繇我安於儉者
難教以奢吾兄想以爲孺子可教附聞一笑

紡授堂文集

卷之五

三

紡授堂文集卷之六

表啓疏告文

擬收復遵永灤州等處將吏受賞有差

晉江曾

諭仍圖善後事安羣臣

謝表

崇禎三年庚午科落卷

伏以

皇威遐暢伐獫狁于太原

聖武不懟

驅王庭于漠北

臨軒賜印將軍佩出明光借箸籌

邊

天子預開麟閣繆綢之桑土無已飄搖之風

雨何虞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夷狄之禍蓋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一

從古爲固然而內外之防雖聖人所不廢所貴必罰

而信賞兼以思患而豫防則雖胡虜之來或以殷憂

而啓聖然而明王有道必能長治而又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智勇性成

神明天縱

發強剛

殺蓋有執之聖人

齊戒退藏亦不殺之神武日者

邊防久馳馴致胡馬南來乃大鎮之薊門首稱重險

何長驅之胡騎遂敢歷春雖已薄

都城懼

皇

靈而返旆猶整居三輔怒螳臂以當車縉紳削髮以

從戎書生迎敵而獻策且屯且種欲爲久遠之圖我

城我池盡是腥膻之窟乃奮

一怒爰整六師

命分道而出兵期四面以盡敵雖釜魚籠鳥無容

縱其一羽一鱗然喙豕奔狼亦且聽其自南自北遂

驅出塞姑已窮追敢曰臣矯矯而征桓桓多士能揚

乎我武實惟

靈濯濯而

聲赫赫胡兒莫恃其天

驕而猶讓美不居推能與下謂掃蕩實諸臣之力使

將吏食

天子之功鐘鼓既設於一朝輿馬遂加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二

乎三錫運籌決勝以次推

恩陷陣登陴惟庸論

賞且勤

睿慮更爲後圖謂鎬方已靖匪茹而駭

蒙未蒙大創雖云示威於薄伐尚憂旣去而還來且

昔日犯邊卽重關如履平地倘野心未已猶熟路之

就輕車則其思卷土以來豈但如今日而已而臣等

已蒙

聖諭兼叨

國恩斗大自慚於肘後若

無地以自容 闕北未見乎頭懸思戴天之不共有

君如此敢惜愚忠竊謂今日之可憂非止防邊

之一事蓋繇兵食之不繼亦因將吏之無良身家重而社稷輕公戰怯而私鬪勇虜遺 君父但分南北以交爭賊睨 都城尚忘水火之共濟兵則召募方集而脫巾之庚癸已呼食則科派愈煩而竭澤之錐楚益甚民間加賦而火耗彌多 天子憂貧而官橐盡富幕府輸金入室輟藉口於軍興墨吏驅民揭竿但護身以催稅卽今閩海不靖則嘯聚之衆可虞雖聞黔地已平而新撫之民未定此惟郡縣列循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三

良之吏則反側可漸而安然後鎖鑰簡督撫之臣斯牖戶亦孔之固伏願 聖德日新 王心不忘止戎偃武常存拊卹之思推轂用人莫惜傾心而任雖 乾剛不可不斷然恐其斷而遺於物情在天挺自爾能明然欲其明而參乎衆議則 恩與威皆得而內與外俱寧矣

擬

上軫念山西河南兵荒 特發帑金分

遣賑濟

諭令饑民得沾實惠并

勅

撫按查災傷甚處停徵錢糧羣臣

謝表

九年

丙子科落卷

伏以 雲行雨施特遣咨諏之使 風巽澤解親垂

哀痛之言斬木揭竿是今日之堯水湯旱 損

金罷稅邁往古之商禱唐咨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天下之勢如老屋柱久則蠹生斯民之情若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日

逝波水鬱則魚亂當時勢適承其敝雖神聖無如之何 國家自 列聖以來民生若三代之盛前此人惟擊壤蓋膏澤之沐浴者三百年至今目不知兵乃干戈之擾攘者五七載豈 上無舞羽垂裳之帝而下有帶牛佩犢之民始則如窮鳥之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繼乃若湍水之決東則東決西則西脅從有徒繹騷五省惟中州三晉爲秦來楚往之衝非大賚停徵則鹿銜鴻哀曷已苟或獨而不貸或貸而不

蠲雖暫舒其困尚未能全享其樂卽或蠲而非蠲或貸而非貸既下無其實亦何貴上有其名恭遇

皇帝陛下 敬天之怒 視民如傷卽井里之耕桑

無恙每 念艱難矧閭閻之兵火頻仍能忘 寬恤

乃輸 內帑分遣使臣更換 天言特容民隱謂

兵荒之賑與水旱不同迺死者無之而非是既不

有此疆爾界之分從賊者投戈卽吾民尤當示以既

來則安之意聚之則山谷之中其襁負而來者恐將

勅授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失所於道路就之則鋒鏑之下其流離而去者未必

遽集於村墟委出入於吏胥則賄來者先而徒手者

後寄耳目於坊里則豪奪者飽而蒙袂者饑蓋

朝廷責之撫按撫按責之監司而監司分之州郡州

郡分之縣邑善承之則民間之疾苦愈下愈親泛視

之則 天語之叮嚀漸疎漸遠惟 炤斯瘡痍

築無遺若十日之行天中 推一心而置人腹更謂

災傷所及豈無殘破之尤或有田而無人可耕或欲

耕而無偶可共挈瓶量粟尚留秧種於來春縮食授

衣未長桑麻於廢圃牛羊未耕既難需于蕩折之餘

生井竈室廬尚當俟乎歲年之休養使移賑金以償

官稅何殊貸息而徵苗欲鳩子遺而會民丁必至科

生以填死此而巨創加痛公賦之垂楚惜於兵行恐

肅羽重飛吏呼之逋迯甚於寇必爲久安之計須蠲

新集之徵斯誠浩蕩之 特恩而宜昭於 大

戒者也臣等徒傷民瘼莫助 皇仁勞四國者邠

勅授堂文集 卷之六

六

伯慚陰雨之膏苗炤通屋者 王心雪小星以從

月力填海濶一撮之土奚加手補 天高五色之

石誰煉伏願 勤以知恤安不忘危勿謂太行之西

大河以南以爲 沛澤所加如是而已若秦隴爲

寇盜之窟穴而荆楚當梁豫之戶庭豈突狼奔旣震

驚乎 陵寢蟻聚獸散亦喙號於江淮凡此數邦

竝宜加恤其他如滇如蜀如黔雖目前無事皆新出

湯火之區乃至若浙若閩若粵卽此日小康亦數吹

鯨鯢之浪齊既經亂兵之破壞燕曾受虜騎之蹂躪
易動者三吳之民心難安者九邊之赤子粵西峽惡
逼近安南江右歲饑接連柳賴瞻茲普天之下嘗存
乎用一緩二之心不待有事之時乃行此春補秋助
之政則無怠無荒當陽九數奇之後而卜年卜世膺
八百三十之期矣

擬 上諭兵部將 欽定修練儲備四事

刊書頒布省直文武等官務共圖實遵依限

報竣昭 朝廷保民至意羣臣 謝表

十二年

庚辰科落卷

伏以 殷憂集蓼當臥薪嘗膽之時 渙汗成書著

集木履冰之意雖云足兵足食 垂戒實以爲民是

以求寧求成 刻期斯稱匪棘普天內外共體

王心凡我臣鄰敢忘 國恤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天下如大厦之支上則風易搖而雨時漂旁
則雀生角而鼠磨牙王者師一室之智老者大塞向
而小室穹少者宵索綯而晝乘屋惟放馬歸牛之日
久斯佩刀帶犢之爨生夷爲華先盜因虜發國或興
于多難外頻侮而內頻訐兵積弱于重厯進難戰而
退難守或寨或游或衛或所雖星羅棋置漸不如開
創之初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苟寇至胡來但苟且支
吾而已非 一人側席於朝毅然與衆而更始使

羣工枕戈於下怵乎知戒而分憂則其泄沓而莫之
愆懲必至敗壞而不可收拾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 十四朝升恆日中惟 此時適當晦蝕 三
百年太平天下頌 我后重開乾坤日者寇類決
難遼爲病臂豕突狼奔者自 神廟光熹二十年
而未已蜂起蟻聚者合中州秦楚數千里而橫行遇
縣而破縣遇州而破州遇府而破府拱手而莫可誰
何欲來則遂來欲去則遂去欲屯則遂屯長驅而公
然無忌乃勤 廟算特 諭樞臣謂築斯城鑿斯池
而後民可與死守謂訓乃兵選乃將而後國可以圖
存然而境內無三年九年之積則雖有城有池而不
能枵腹以固封疆武庫無百戰百勝之具則雖有將
有兵而不能空拳以蹈白刃爰勒 天語丕顯
廟謨直欲播 遠猶于率土四國是皇豈但懸象魏
于一時浹日而飲凡文臣之上而經撫次而監司下
而守令若武士之大而鎮守小而總哨中而參游一

覽成書不啻 平臺之召對共圖寔政如聞 前席
之叮嚀蓋殘破之鄉倘見兔顧犬亡羊補牢尚未恨
其遲晚卽輯寧之地而時夜求卯炙鶚思彈猶勝急
則張皇此言則立俟其行而夜不能以待旦斯如保
赤子恐有蛇鼠之驚使共悉 皇仁奚啻風雷之
勵者也臣等非良馬白日之足讓祖着鞭懷志士終
夜之心觸現起舞且車方偲風方發 后將伯而
莫助子顧羽弗譙尾弗脩臣則人而不如鳥遺
君以虜撫心與虜何殊與賊俱生留我此生何用四
方鼎沸正需百足以無僵萬石舟欹忍挾一壺而自
渡豈謂不周觸重石難補有漏之天或者精衛啣專
土能填無當之海伏願 厝火爲心 民巖是懼
夙興夜寐掃庭內而志在蠻方垂允降并睹拚飛而
心維辛整惟 陛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誨戒臣子
以常如會稽之棲而臣等亦共作舟楫共作鹽梅佐
吾 君以維揚殷武之捷矣

謝何半義宗師爲母節孝贊啟

異撰於某月某日蒙宗師郵賜母張氏節孝贊併序一篇兼手書一通異撰已跪誦於母氏之前仍將宗師大文懸於廳事親率婦子叩頭拜謝母張氏亦於大文之前欽衽肅拜旋已刊刻成書今呈上二十冊者伏以觀風採俗不遺匹婦之幽貞送往事居特闡兩髦之苦志惟母氏四十年荼蓼未食報於白頭而宗師五百字鼎彝俾揚休於青史 天子能表其廬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二

而不能垂之於百世之後文人能傳其事而不能達之於九閭之遙孰與旣陳之黃華之使用答 明聖之咨詢更錫以彤管之榮以示來茲而傳信片言立教善善何長百世感恩孫孫不替且異撰方藉吾師以報吾親而宗師則賢其母而及其子今之序贊謂卻鮓之豫嚴前之文移稱陽鱗之不餌至謂異撰有可風之士節欲與韓生共標示於學宮竊懼異撰所處與廷錫不同廷錫父爲大夫而撰則胚胎孤苦廷

錫田有附郭而撰則菽水屢空至於喪偶三年室有井臼之毋流寓四壁身依朋友爲家母之不帷而卧者十年子之無母而哺者數歲欲貸力於友生而拙辭諱乞欲傭身於筆硯而病舌廢耕未忍以高堂失養全二十年絜身脩行之名聊試於師長陳情當數千里負米遠遊之苦異撰亦嘗受知於吳興章公武林葛公楚黃周公北海王公西安徐公陽羨吳公蕭山來公西蜀熊公平湖之陸與沈嘗拂拭之再三吳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三

下之陸與吳亦咨嗟於一見而撰終不肯以一日之知已喪其平生之小廉特以受室無資一謂於趙兼之傭經多病再告於申一時救饑良非得已偶然失路終愧固窮是以獎借之加懇辭至再而宗師猶與其進不許自陳在吾師或觀過知仁而撰則何敢附於達節卽君子亦有時爲養而撰則未可借以護身敢不益鞭其後加砒於前來猶可追常恐濫觴爲河間之婦一之爲甚尚借蓬麻於孟氏之隣以上擬乎

師言而終服乎母訓是則吾師之愛望於小子或在於斯而小子之不負虛門墻有志未逮者也至於逢年五伎難爭晚菊之時報母三春莫謝寒松之苦言之隕涕敢不銘心臨楮有懷立雪無地恭聞歸養有日伏祈節慎履霜而小子既念師恩兼感孝治多士絳帷不忍仁賢之遽去兒童竹馬尚瞻節鉞之重來異撰以病身遠道不能馳謝躬送謹啟

己卯秋答吳子遵吳川君表侄賀啓時于遵兼以自注忠孝二經見寄

門下雨餘龍倦籠外鵬高整折斗米之腰久便筍經之腹玄亭耻雕虫之小技嘿而好溪湛之思西河有割雞之大儒用則來學道之戲蔡文莊倡學於吾里聖經等而羽翼同功張襄惠留愛於粵東宦蹟殊而風流相映身垂銀艾先爲母黨之光言比金蘭特爲同心而吐幾何人壽少壯一別而將衰如許頭顱病苦交加而易老天外忽來素鯉風前正看霜鴻似把臂以入林共連床而敘澗君之舅氏於我兄行某在表中謂翁後輩由身迦毋俱爲五服之親以爾爲師何啻一日之長君雖何怙早已致身余也幼孤自傷失學高堂手紡口授矻矻如何老生頭白眼花碌碌乃爾消殘無肉之髀櫪中款段慵騎僅餘折骨之肱肘後方書不看類然自放逢場曳足而前無可奈何迅筆疾書而出嚙言夢裡行藏全付之芒神摸索暗

中知遇謬稱爲國士固窮妻子不信其售拍手兒童
共譁我老傳經粗效階萊少慰乎含飴應制何言關
牘自觀而噴飯文章千古豈在獲禽於一朝豐歉偶
然乃云力穡而多稼殷勤許我愛望踰涯駕馬稍前
遽鞭其後有龜偶中屢灼斯頑即使卿相立談亦已
年行五十况庠黨鳩決起豈能遽出枋榆或者祿仕
有階稍異閭巷庶人之孝從此爲親捧檄小輪乘田
委吏之忠垂賜二經把讀三嘆渥惟資父事君之教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六

二五

以因小人有母而言敢不心銘卽圖面請

海寇平賀某撫公啓

代督造城堡海防官

伏以維揚我武滄溟爲雁鷺之池載寧 王心炎海
靜鯨鯢之浪杼壯猷於元老奏薄伐之膚功 側席
天言旣已預開麟閣臨軒侯印行看佩出明光竊惟
七閩全省之爲邦而四郡一州皆附海惟漳泉二府
地則少而民則多且荒疫連年賦愈加而生愈蹙乘
船下海出門旣易以爲奸買領賣刀仰屋又無以自
給故嘯聚於風濤萬里之外時出沒於福興二郡之
間且銅山與潮惠爲隣而福寧乃溫台接壤南走廣
而北走浙彼此業易以相推將與市而卒與和出入
公然而無忌或寨或遊或衛或所旣已情竊於積年
無船無器無餉無兵又難措備於一旦勞心竭蹶幾
同無米之炊束手攢眉誰不素餐而嘆蓋用兵當平
財盡計無復之矧爲盜起於民窮情有可念不求安
而求勝則禦暴與爲暴者一間欲省餉而省兵惟因
賊以攻賊謂上策

時誘鍾欽使
擒李魁奇

且便宜專制易以生

疑而應敵臨機難於一定必盡絕其投誠歸命既類
招入筮之豚不逆億其既往將來復恐爲出柙之咒
公之處此實爲至難必威德之並宣兼時勢之兩可
忍嘗試於烏喙大黃之効幾躊躇於斧斤芒刃之間
蔓旣難圖斯漸次而分其堂彼爲我用乃撫治而異
所施脅從則宥巨魁則殲天網弘開乎三面歸順斯
來跳梁斯勦人謀務出於萬全是用數年以來未易
一旦而効始則招納作使豪酋旣誘爲腹心繼而猜

紉投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七

角先除小醜益孤其羽翼

時誘鍾斌擒魁奇自効魁奇就擒鍾叛去遂勦鍾

使之計窮而力屈然後拉朽而摧枯一卵壓山千艘

解瓦海濱鼠首不足辱我公之鉢釜底魚鳬亦自羣

波臣之腹

時鍾斌赴海死

斯惟

天子聖明獨斷排多口於

篋中亦惟幕府電勉效忠碑一心於閭外天生召虎

特爲周室之中興霖作傳巖遂佐高宗而捷武雖碩

膚自遜殊無意於居功但苦心得明方有辭於衆議

猶謂輟不蹙山而或蹟於坪車當戒後而加誌乎前

百孔千瘡方補苴於破壞長慮却顧益振飭乎將來
苟村落有堪守之民則爲經營其城堡凡海上值可
乘之險無不扼拊以官兵方舟旣濟於衣袂手口益
瘠乎牖戶而某之過計猶有隱憂竊謂治亂民如理
亂絲尙恐野心之颺去而當大役必有大肯可忘肅
羽之哀鳴且蹈海貧民不如敗海富民之爲患而他
日外寇更甚今日內寇之可虞今內地奸人以通倭
爲外府而要津巨室皆接濟之主裁賊可殺而商不

紉投堂文集 卷之六

十八

可盡誅寇易平而豪未易卒問始則爲利後漸生端

界在華夷互相勾引誠恐嘉靖末年之變將爲閩地

後日之憂某自愧樗材謬當器使精衛填海雖云啣

土以何加宗慙乘風徒思破浪而莫濟但知拒戶以

守使補牢于亡羊少効未雨之勤聊室穹而熏鼠上

馬擊賊無能兼露布于橫稍灑酒賦詩是用奏饒歌

而載筆

爲諸商人上撫公豫留某鹽道人 賀啓事

竊惟全閩煮海之郡多而依山行鹽之地窄既非如燕齊淮浙之八達四通其鹽利已據天下之半又不若秦晉滇蜀之曬池汲井以勺水而供全省之需出廣食稀利薄商瘠 國初課僅萬計近來賦已三加額增五倍計歷多時輪餉已在五年以前賣鹽猶俟數年以後出倉雖有一倍之利貸息不啻十倍之償加以驛遞裁革而官船數奸兼之豪右橫行而販徒

訪受堂文集

卷之六

二

作硬連艘竝進喊關直前私鹽既多官引益滯官則防奸疎而防商密徒事累罰以催科商亦輸課緩而輸贖勤每至徵半而費倍自非勇於鋤強禦慈以勸子來則罷商雖樂于終事之義而巧婦終難爲無米之炊者也恭遇鹽道某十室其空能使錢流乎地上一路之哭恍若已內於溝中謂課滯則國困而足課在乎裕商謂鹽墜則賦通而行鹽存乎剔弊聲色不動豪販肅然膏澤初加涸鮒蘇矣尚欲施法外之仁

援商溺於萬難支吾之際以曲全額中之賦裕國計於一無措備之秋漸觀厥成已爲之兆第監司之入賀有日恐本官以賁捧而行某等甫歌來暮稍解倒懸倘善政未施而仁人遽去則不但商人不能出於萬死一生之中亦恐國課終難完於促襟見肘之後在臺下明見萬里恩及向隅自能先事而留賢無俟攀轅而借寇但某等身在湯火意感雲霓慮患極而然疑作是用未事陳情挽留切而銜結深不免先憂

訪受堂文集

卷之六

三

過計伏乞垂憫極艱俯徇豫請屆期入 賀另擇監司使仁政次第施行庶國稅輸將恐後商甦課完公私不至坐困謹啓事者

淨明和尚誦華嚴經緣疏

儒者抱膝而咏歌和尚入山而誦其事則一而意不同僧曰利他學者爲已蓋吾儒之濟世以俟學優而佛說之度人繇來願大是以簞食瓢飲待時則弗顧萬鍾若夫杯度錫飛隨緣而托身一鉢惟淨和尚吾識面於年少明秀聰慧之阿難已把臂於烏山清淨香巖之童子已乃掛瓢之所奪於布金之人泛泛入塵悠悠浪迹鶴巢松樹已色舉而避煙鵬落人間

新投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一

徒思歸于見月化僧窮于不佞好友嘆而無戎惟子長先生現宰官而度世以鳳池精舍邀淨侶以觀心半郭半村翛然自遠一瓢一衲綽乎有餘而猶留不盡之福田以俟檀那之廣種是用濁大方之法海弘開善信之樂施載演三車惟時九月天高梵遠霜降鐘空清供黃花高僧來攢眉之客共尋白社名士皆成佛之人嗟乎百年三萬六千誰念無常之幻泡一部八十一卷依稀未散于靈山縱捨無多亦愛而助

是雖一池荷葉山中有難盡之衣而萬樹松花衲子種不窮之飯然而金錢鹽米隨意而供香花燈塗應緣斯結既可廣資糧于淨土亦以破慳着之凡心從今擊鼓吹螺四面山鳴谷應閉鷗野鶴獅子吼而不驚跛鼃盲龜龍藏翻而得度不徒收一種十獲之福利亦可超四生六道于沉淪虫物橫生草木倒生人豎生願彼生天則一檀那財施和尚法施我言施不知施主是誰

新投堂文集

卷之六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竊聞胞民與物儒治明而釋治幽歎點黠體糴利他而黃利自蓋設教神道敬遠必判乎陰陽而博施佛門接引不分乎人鬼是以大士甘未成佛欲須度盡衆生卽聖人內溝之恥地藏誓不歸西必待獄空鬼府廣王者掩骼之仁矧自數年以來囂然四海多故自戊午而夷狄之禍起廿年戎馬斬頭陷胸之將卒累累迫丙丁而黨錮之累成一網鳳麟杖下獄中之

勸化堂文集

卷之六

三

忠良比比已而滇黔巴蜀之豺虎誅夷目方乾於西土今乃秦楚晉鄭之魚肉餒敗血遍諸於中原關越而南每罹山海寇盜之慘江淮以北時聞旱潦蝗疫之殃開津有跋涉之飢水泉或投溺而死豈無匹夫匹婦經溝瀆而莫知加以用二用三離父子而有殘殺以挺殺以刃殺以政縱橫率獸而食人老無妻老無子老無夫死徙以蠅爲帛客地下罕瞑目之鬼爭社肉而無鄉行間少就木之屍尚負國殤而無葬

游魂爲變枯骨誰依弱喪靡家淨土是血燐之百堵

鬼雄索命佛國平冤對於同堂惟某行脚某主僧相視麗阿難之涕淚繫某宰官某居士憫度借迎老之門槌佛子忍辱發心以卑爲行檀那勸施樂倡憑高而呼持鉢沿門必因人以成事揮金布地亦將伯而助予募者如兩手之大悲惟化千則無物不舉施者拔一毛於楊子苟集衆斯重裘已成莫當面錯過靈山只此羅山便是試伸手援他苦海方知法海現前

勸化堂文集

卷之六

四

時維七月節曰中元乃泉路見天日之期諸鬼族若雲霓之望普天之下共一道場無始以來咸登彼岸魂來東西南北氣則無所不之法施天地神祇洋洋乎如在其上所願男皆善而女皆信貴益捨而富益施貧子傾貯粟之餅半粒亦渾身之汗血縈流捐隨身之鉢一蔬卽蒲樹之菩提念生老病苦死之無期身猶可捨隨香花燈塗果以樂助費亦幾何一食萬錢下箸分莫敖之鬼但想逢君轉眼准留行旅之資糧

百年半歸定睛看額口之頑安知非我現身好認自家之頭面嗟乎梁皇懺諱弒君雖依佛氏以生天尚不免臺城之報哀絲口能膏錯已爲強藩而絕命猶再鳴人面之冤無債不還頭頭撞着有身安寄鼎鼎爲誰八千歲春秋殘基劫至一般是楚楚之騷亂百年名世芳草夢回何處尋栩栩之蝴蝶歲不我與逝者如斯少易壯而強易衰墻壁面前橫馬快揚鞭何處去貧忽富而貴忽賤石磐心內轉驢忙隨塵四

續授堂文集

卷之六

邊旋居惡在想他麟閣雲臺舍其田代人圖王定霸良弓走狗驍雄莫救乎頭顱秦碣峴碑姓字何關於生死朽骨猶誇我富翻窮儒道釋之書喚至死行乞生涯總向貧家托鉢蓋棺尚負人豪做盡天地人之事咄千古英雄膽智俱爲黑海揚帆颶劉輪項莫相爭羽方罷虞歌季亦永拋戚舞後宋前唐何日了趙休嗟五代李也悞笑六朝日收着十字街關熱大店急尋個三更後鼾睡眠牀八萬四千里栩栩展盡神

通筋斗只翻掌上七十有二代傀儡停着鑼鼓豪雅齊入籠中悔來遲費盡父母貽餽一無常爲度世佛知也未貪他聖賢圖餅三不朽是陷人坑身命自有盡時聰明再無用處隨爾天才絕人才絕鬼才絕君能煮雀燒琴除是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大衆方上船洗脚垢膩能爲磯臥悟胎卵濕化之卽此身但稍有情便能登諸正覺肌膚日長鬚眉知草木天石之備於我凡諸無性亦宏度以佛心邪魔是世尊之

坊授堂文集

卷之六

通千婆心建鼓而求神仙亦教之亡羊回首補牢休晚噫嘻人畏蹈地獄之水火不道世間之益熱益深盡恐墮畜生之輪迴未嘗目前之爲牛爲馬力能拔四生六道難消片念之慳貧施不論千金一文遂破終身之憍吝凡見聞者入歸信門掘井莫俟乎金焦播種奄觀乎鉅川云爾崇禎丙子五日

謁岳武穆公墳告文

嗚呼南渡之恢復勢可謂強矣有宋之中興才可謂盛矣相則有李有宗有趙將則有韓有岳有劉所太息者有臣而惜乎無君所痛恨者十忠而挫於一佞嗚呼使狗烹而兔死臣固生惟君而殺惟君雖雖而鮮鋒功亦虧者半而成者半尚湏奈土方完一簣之山縱未及泉已掘九仞之井人嗟勢弱我嘆才多嗚呼有臣而無君猶勝有君而無臣一佞而十忠何似一忠而十佞且公即班師而枉死亦身既勝敵而長驅嗟乎當局其輪咄咄眼前思宋事和棋易易酒天下姓秦人不武不文愛錢而兼惜死非金非木敵國只在盈庭即有公生乎今世世固未必能使人一檜立乎我朝朝亦莫辨爲誰檜此生謂公而生於宋代固非不幸中之大不幸而公之慘死於奸尤有後人而更哀後人者也嗚呼哀哉崇禎己卯六月二十五日

黃義臺封翁誄

崇禎某年夏五某日 勅封文林郎海陽縣知縣義臺黃先生訃聞高山仰於夜臺景行鞠爲茂草五月採蓮之女方舉棹而停歌三尺樵蘇之童亦望門而雪涕嗚呼哀哉於是會家子某等爲文以誄於先生之靈曰維封翁秀出南斗祥符永陽孝思友于施於有政動心忍性益所未能智識若與神謀文學蓋其天性天湖一勺水直汪汪千頃之浮漚姬巖巖以明等擬徽半生之正骨求田問舍寧出戶以親仁棄產營書或杜門而尚交飄瓦之相加無已不較諸人讀書之食報甚廉曰留與子據鞍老懶付之千里之家駒卸馬逍遙蕭然有道之神駁懿璞之玉自媚良冶之劍立飛阜矣長公已龍從而鵲起蔚然諸季亦鶴立于鷄羣父翁子苗垂詩書十可繼 國恩帝命錫銀艾以交加拜手金章以華其老掉頭紗帽無慰乃翁朱紱封君恐嶺月川雲之笑殺角巾故我仍漁魚

漢鳥之親人載欣載奔一觴一咏林泉有癖杖屨猶輕龍溪獅巖忽動游人之涕歎猿啼鶴怨共悲國之風流菖蒲之酒方陳續命之絲莫繫嗚呼哀哉方昌而歲不與子欲養而親何存命實爲而莫之可夫可問而不堪問高情秉燭已爲長夜之漫漫破琴莫奏廣陵之娓娓某等誼則猶子禮合登堂禮何翩翩欲撫棺而道既阻魂兮杳杳若望遠而送將歸歎七十之古稀傷幾何之人壽嗟夫化爲駒隙生觀如南面之王人是羲皇大夢等北窗之隱其弟輩夙友諸郎筆硯交深弟昆氣合見田龍首臨之雖而騰騰在穴鳳毛尚未齊飛而鵲牛刀迎刃而解今餘五嶺之思鷄骨寢苦可堪讀六年之禮胡其悲化不觀予季之蟬聯何莫少留以契三公之鼎呼哀哉新明嗚咽助楚些以揚聲大鳥回翔聽而弗去薄燒桂酌聊志離歌云爾

林敬禹隱君誄

維靈身爲巨宗之子生于大儒之鄉青萍緱臚携琴劍于三山白手金多矜然諾於四海社推孺子巷來長者之車道廣大丘座滿龍門之客歎段下澤爲鄉里之善人蟹螯酒杯慕古今之達者生平任俠垂老不衰白首揮金猶是五陵氣色朱顏秉燭寧懷千歲牢愁陸叟五男石君四子千金治產從車給十日之鮮萬石教家數馬舉大良之策蔚燕山之蘭桂鬱謝芳經堂文集 卷之六 三氏之皆庭或替筆傳書礪貝絮漢家之律令或請纓戎馬飛熊食海國之鯨鯢次君負奇詩中有畫雲林半瘠天下無人隱不忘君每傷時而嚼齒毅能節子方視日以驥蹄嗚呼尺澤泥深龍既藏而蛟螭畢奮南山霧隱虎未變而彪豹皆文劍術書香曷俟鼎桂之養善添酒熟行和杖國之觴忽聞薤露之詩遂輟山松之頌嗚呼哀哉人生幾何城市非仙人之舊館丹藏九曲幔亭是遊子之故鄉冷月霜清旒偏翻而

皎皎寒溪水淺魂來去其遲遲北邙之士無開南面
之王不換其等恫茲逝者謂若家人非太上之忘情
遇一哀而出涕痛深創巨感大鳥之廻翔琴破人亡
助挽郎而嗚咽嗚呼梓間素几誰聞篋裏之敲梅發
墓門莫起山中之卧情實鍾于我輩泣則近于婦人
不能升屋而號聊復拊棺而誄云爾

祭沈撫公太母文 代縣父母

嗚呼母爲世而生撫公天則爲撫公而生母我公惟
棟母柱之礎我公唯羨母鹽之鹵公爲名山母爲之
祖公爲大川母漬之腑衣衣南來半壁安堵海既
鰐河亦渡虎聲色不大安坐禦侮綵輿迎養統勝
舞斑爛之袖繼以千羽 帝謂我公乃文乃武海
不揚圭瓚釐汝子孫繩繩我符既剖母則謂公爾
帝心膂其努力哉 王事靡盬歸我一航松江
病後筆 卷之六
爾爲大臣國以身許無牽我衣效彼兒女我厭
歸康稷黍兒賦無衣歸視機杼 王事多難
處翟弗言旋華筐鱸俎寄言撫公哀職須補無
人倚間延佇公請歸養 帝下溫語謂我海邦
持斧爲子爲臣公也心苦煌煌嫠宿如日方午
何時劃然今古嗚呼天之於人錫福惟五母全
邇來適去閭閻官署松亦逆旅誰者百年弗復
覓氣所之獨不可圍我公之邦卽母處所慢亭

海上太姥青鳥翩翩皆母地主魂兮翔翔遊于
下更黍苗公則膏雨如母於公哺以甘乳潔我
惟公之樹箋箋東帛惟公之縷敢云下邑一縷
翳我子民感嘆石父軍門哀經易其袞輔居
出亦帝輔公歸不復閭則何怙巷哭烏烏春
許吏憂民憂同其懷楚豈爲恩私公翼而拊母
諸飾我簪璫明水之奠以代清醑嗚呼哀哉

紡授堂文集卷之七 題跋

晉江曾異撰弗人著

書宋科院余公茂實告身後

士大夫不自豎立而喜負門地以予雄於世俗者此其識猥志弱出於狄武襄武人之下者也雖然士生單門寒戶而不自諱其所自出之瑣尾者有之矣苟誠起世家冒必諱言其先代膏澤以示特異無附援之意雖其人克自樹立無是理也劉寄奴之帝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七

其家世之耕具以示子孫其後人反是而創氏其之故亦大畧具此夫當今之世留其先人之告身者乃之藏農器者吾少見其人乃有身居大位而他人之墳墓劫竊先賢之譜牒科名偶爾同籍胡越皆一家勢利足以相須則牛馬無二氏此又自空桑而驟處所不負者也善乎古聖人之思初也也吾讀詩而見周家之敘述其先世自播種封印以及於遷移流竄之艱難誦說不啻圖繪茲雖揚厲

德而咏歌勤苦之意居多此卷歷五百餘年世代再更兵火屢焚矣余氏之貴者甚多而留餘僅此不但世澤恍然而數百年間兵燹流離之變態亦具見於是然則余氏之世德固可繹思而其子孫之保守斯卷使人猶得見於易代更姓之餘此其艱難勤苦之意深爲可念夫世未有不以藏耕具爲心而能保其先人之告身於五百餘年之後者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七

書程圖南六十爲壽詩卷後

此卷爲程圖南先生六十爲壽頌言董崇相司空升其首客之朋酒稱觥者踵之屬不佞其書後請因司空引詩之言而竟其說夫古者子弟之事其父兄公卿大夫之事其君長則有頌朋友相誦壽之詞恭哉詩書吾未之見也君父之於臣子無頌壽者乎曰有之令德壽豈之屬此天子頌其臣之詩也養光於序而祝嘏祝嘏皆以主命將之此天子祝其臣之詩也綴摺堂文集卷之七

也君父可以壽其臣子朋友不可以相壽乎哉然古者君父臣子之相頌禱其在朝則於朝會燕享之際而民間之壽其耆老亦皆於歲時伏臘場樂酒熟之候不必懸弧之日而祝也三代之君臣其朝聘皆有時未嘗有爲壽觀享之禮而萬壽萬年上與下皆用以相頌至秦漢以後而嵩呼萬歲始專而頌之天子朝廷亦遂有聖壽慶賀之儀其下之禮俗因之則朋友亦得以相賀某于圖南先生於其甥輩子叔會及

長公未至爲友則介眉所耆稱觥從子弟之後者禮也而公次君爲予門士則先生於予雖再倍于十年以上似不在於父事之列者庶幾所謂忘年之友則通於禮亦不可以無頌也雖然孝敬其父母而推其孝敬於其友生之父母若者人謂之好友也爲人而道諛其子弟以及其子弟之父兄人必謂之佞而然而子弟之鄭重其父兄之事者必得於其師之言末世多佞師則師之言輕於友余言固不足重而

先生之壽且賢則頌祝之而不爲佞且因先生以重吾言而余又以叔會未至得附于子弟頌其父兄之義於是執筆而書之以歸先生其以禮而教我

題王元美書佛祖統紀後

宋僧法槃自宜教宗捨六祖達磨推南嶽思以繼前
柯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多以至般若
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畧之此與王伯安推陸子
淵捨諸儒而直迦孟子無異土子世貞曰近有一妄
庸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荆鉞以攻賢
首皆法槃輩爲之偏也曾子異撰曰今之淺學小生
目不窺先輩之門而皆其著作身未入先儒之府而

新長室文集卷之七

毀其傳註者其妄庸抑又甚焉而其甚者以管仲
輩爲豪大以詆譏宋儒爲名通摠之無所見而隨
從俗以爲不如此則非時尚此如世俗之高冠大袖
相習以爲觀美焉耳夫有所見而詆宋人之文章者
王元美諸君是也有所見而駁宋人之學問者王伯
安是也元美之不下宋人固文人好勝爭雄習氣晚
年著書而亦悔之伯安之獨開門戶可也必與朱氏
角則悖今有人於此其父力農其子長而棄其農

以自起家夫其子則能自立家之子也然而乳哺之
衣食之以至於成長而自能起家者誰爲之也伯安
亦嘗乳哺於傳註乎讀傳註以駁傳註誰使讀之而
能駁者註爲之也以傳註而誘其知識卽用其鋒穎
以倒戈不至於漂杵殺敵不已亦忍矣劉寄奴之爲
天子也不忍毀其先人之農具夫傳註者亦我輩之
農具也伯安卽開拓教門其視朱未必如帝之於農
也朱農而王則賈耳賈不可以病農賈子而可以病
農

新長室文集卷之七

其農父乎又况乎不學小生孺然游手游食其身
流丐而侮其稼穡之父祖者乎

書張拱傳後

張拱傳載道士語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却粒則無
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繇此亦可入道子房諸人乃以
丹藥療饑固已迂矣汝欲得道自此不淫色可也吾
讀子瞻志林謂蘇子卿能啗雪吞氈而不免與胡婦
生子然則不淫色難於絕粒也吾病肺斷色而勇於
茗戰憶數年前友人薛汝儻苦口相戒吾近有茶帖
和韻詩云好茗如好色淫者求腹滿茶事之登徒
紆授堂文集 卷之七
全但數盃則茶淫又等於色淫矣吾茶帖又有云
活火養死茗以爲茶旣受摘則死草也而火能養其
色香則是茶死而火能生之此語似有合於道家爐
火之旨并識之

書馮道傳後

王元美曰馮道一椎魯士耳道自言曰無才無德
煩老子椎魯二字不知道自言之妙癡字有着數頑
字更有着數王始興近之凡遇難處難過之時無論
全身全國必先辦此一副頑心然其人非十分機警
未必能頑到底耳馮道者不問國之存亡而一味以
頑全其身者也始興之國與身岌岌哉亦用其頑幸
而身與國兩無恙然而遇王敦蘇峻而爲始興者吾
恐其居五代之間而未必不爲馮道者也危矣
紆授堂文集 卷之七

書護法論後

張商英擬作無佛論後恐墮拔舌無間地獄爲護法論以謝過吾不非之必嘖嘖與退之爲難是亦不可以已乎韓子原道佛骨表諸書其排擊佛氏者不遺餘力矣而其教之行如故也世有佞佛者雖百韓子非之自若也世有呵佛者雖百商英護之自若也無事救闕矣然而韓之表不可已商英之論可無作也有佞佛之君能爲國家之禍有呵佛之儒者未必能

新世堂文集

卷之七

爲佛門之禍也彼法之興衰不係於商英之護與不護以謝過則可謂衛教之功臣則不然

書十八羅漢渡海後

此十八位羅漢爲是自度爲是度人若云度人則須身在彼岸不應尚屬揭海中如是苦海則類從井如是法海則未到岸卽云自度亦應蹈波履水如行平地如何褰裳濡足借渡諸風物龍象犀虎龜魚螺蚌丈鉢杯扇等屬則是此阿羅漢力尚不能自度必假筏於諸等器物故作此傍壁依牆伎倆然則凡諸海中蝦鮒螺蟹蟹蚌龜蛤蟹蝦鮓等族其游行自在

新世堂文集

卷之七

神通當在此羅漢之上而諸大阿羅漢皆當以此爲導師者也

書淨明和尚小像

如何是淨赤條條一個人是淨恁地添得一頭象一
柄蓮一片石一地草一領衲十一兩麻鞋恁般不淨
如何是明平白白一個人是明恁地挂在居士壁間
招之不來呼之不應棒之不漏喝之不動和尚正身
可處去替身弄我眼睛花恁地不明咄喜道人渡汝
一把火燒得和尚清清淨淨明明白白免得居士拈
弄筆墨溷上添矢風裏捉屁滯和尚一發不得乾淨
新拙堂文集 卷之七 十二
是居士作業吐五里霧又於和尚影子裡加十數重
無明步障也

又題淨明小像

此第二淨明也我所知者第一淨明不在楮上試將
來與居士加一筆點一墨有不笑風魔和尚爲自點
其面者乎然則居士之執筆而贊者非淨明也

新拙堂文集

卷之七

十二

題得之和尙小像

嘻是不似得之矣或曰不似得之世必有似之者姑
留之以俟其人可也曾子曰天下之最善變者道客
至無定者佛相安知得之之不變其貌以就此畫中
之人亦存之以觀得之之能變與否也

紡授堂文集

卷之七

七

紡授堂文集卷之八

贊頌俱銘

晉江曾異撰佛人著

奇玄和尚像贊

有序

客靈巖山中佛子得之爲其師奇玄以小像
索題走筆應之得之嘗語其師燒指之事予
笑語得之而師恐爲千手大士手多而指繁
蚤自刪落之耳得之正欲置對偶見座上羅
漢鼠啣其手指以去予更語得之羅漢已斷
手當進佛果請和尚移之上座然則此羅漢
當拜鼠子作導師也得之撫掌已合掌請識
之以質奇玄

我未識君而君于楮忽然晤之紙上是汝入林把臂
雙掌七指問胡以爲袖手莞爾燒身作佛少時事耳
下策火攻佛不在此師以象教平嘗而已十指森然
示諸弟子

亡友李右宜小像贊

伸紙呼之曰某某李子右宜昔吾友逝者如斯誰施
其肘子爲下場之淨我爲場中之丑我誦言而子以
爲打譚我正冠而子以爲塗首子今其可以優游掀
鬚而觀吾之俳面劇口也乎

紡授堂文集

卷之八

丘德長像贊

聳而腫騎氣滂滂于之豐而何以矯矯于雲中金重
於羽劍胡騰空然則肉重不能飛上天者其未足與
語乎仙俠之雄者也

普賢洗象圖頌

斯爲普賢異於獨行乃至毛蟲亦與清淨彼自了漢
如窮巷井獨擊之駭單汲之纒一盤踞身伐毛漱影
佛之羅漢儒之箕頽我觀像教悠然深省

董叔魯嘗夢見夫子爲杏壇圖而繪小像命予

贊之

自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而後之學者欲爲聖人之徒而讀其書一變爲箋疏之漢儒囂然訟空櫝而忘其珠正之以傳註之程朱危坐鼓歌而徇其說者等於兔已逝而俟于株大壞于王半山之經義而世之爲孔氏之言者以爲富貴利達之媒儉舉一世而役役於錢驅雖孔子復生而欲行其道亦當栖栖皇皇旣紉投堂文集卷之八五

紉投堂文集

卷之八

五

客普光巖視諸袖偈有序

衲子以佛爲父母則無論賢愚老少早晚課此俗家晨昏定省之嘗也吾居山中其早夜上堂者皆後生小子諸長老有徒子孫者則家養高坐間出入市井中作佛事爲應酬僧而已其意以爲吾長老而有子若孫代之也然則俗家有四五十歲而有子孫者亦可曰吾已老大吾有子孫代之而可廢定省于其父母乎或曰我禪定我善知識我有大孝于佛者而無事此早晚功課之小孝爲也夫古聖賢之大孝者有之矣亦可曰我爲聖人我有大孝于吾親者而無事此區區問安視膳之儀乎又況乎不必禪定不必爲善知識而第出入市井作佛事爲應酬僧者乎

紉投堂文集

卷之八

儒者讀書商賈賣貨工事斧鑿農勤耨播危夜雞晨馬馳驟馱龜息蜂釀牛拖犁磨如何出家都無事做

跪誦佛言觀心打坐最不可少早晚功課佛乃爺娘
定省蓮坐不孝兒孫五體怠惰飽食終日優養四大
聞鐘不起未晚先卧圈豕壓糟眠羊待莖血肉枕糠
當風揚簣一副皮囊有時會破閭老殿前好生難過
阿彌陀佛急脩勤荷

吾母今年六十六行未杖也

蓄之俟年倍於今則出以扶老焉天啓丙寅
秋日

母僅生我此爲吾弟昔之子一今之子二

紡授堂二集目錄

卷一

四言樂府雜體七首

卷二

五言古二十七首

卷三

七言古二十五首

卷四

五言律六十二首

卷五

七言律一百十六首

卷六

七言律一百六十五首

卷七

排律三首

卷八

紡授堂集

目錄

五言絕十八首

卷九

七言絕二百十三首

卷十

詩餘七首

目錄

紡授堂二集卷之一 詩部四言樂府

閩會

已卯客宣州病中再送梅朋三往白下解試

主出門去客滯江東子方剛壯而我成翁我苦者病
匪嗟衰容嶙嶙漁叟載之則熊以彼方我彼者我
食壤螻蛄同聲吟龍攀鱗而雲爲雨則同 大野天
子如日之中晴芥禦侮晴成靖江子射封豕爲子執
弓子垣寡鴈爲子招鴻嗟耦而却肩其年豐射覆文
章尋隴尺籠光芒李杜在唐詩窮于斯二者子肩
從媛媚寒女飽休餓農腹奏贖審孰正孰備云伏者
雌云飛者雄鴈姥扇羽嫁于東風昧昧率肥瘦步不
工我將見 帝四目重瞳與子執手天大江空不見
一人相視揮桐
汀水黎能人賦詩授我題曰蘭與蘭語次韻自
言遂答其意
老馬辭鞭伏櫪而俯如媼在川自橫水許拳毛不動

無意千里伯樂當前不求一顧特值與僧墮車
我非涼蟻竹橋可渡

其二仍次前韻

重露疾風高花不俯揚揚自芳長汀之游我有其
不隔道里有無鼻人莫之肯顧引霜晨桐或不相
萬水千山斷香自渡

前題再次前韻寄莆田金漱如令君

愛辱其香或變而俯所以避人蕭汀湘許桃葉
越阡度里來卽我謀寧我弗顧桂芥和羹不
指水參盟載臭共渡

休儒婦歌 有序

吾里中有婦頽然而哲夫之長半之頂及
臍相語則夫跂而問其婦俯僂而答之然
媚佞特筆於他人隣婦有習而獻之者
夫之藐然也婦應之曰固也世豈無佞男
修然于吾夫者吾憂其不安于內也而

者衆也。今吾有夫而私之者一人，則吾割夫之半私者二人。吾且不及半焉，又況不止于是。則雖名曰吾夫，僅五之一，十之一，又其多則百之一耳。吾夫雖寢陋，吾不欲以美壻得深割選之衆棄之中，且而汲于巷群里婦拒戶而唾之。吾是以獲有全夫也。且夫天下偉男子不過七尺之軀，吾婿短小，猶三尺有餘，衆之七尺丈夫兩而當一，而愚且專于我也。亦猶之乎偉男子而吾有其半焉耳。聞之而謂是婦之熟於妬也，或曰：此婦之養而嫁者也。選婿之易馴者，折箠而使之侏儒，夫亦自顧瓊尾，恐不得當，每先意徇適其婦，旦而出，則挈壺割炙，或餅餌果蓏之屬，僕而負以歸。而凡居室澣紉竈廁箕箒井臼之役，侏儒夫蠢鄙無他，能顧獨精於是。遼遠辨治，惟謹。其婦則安坐眠食而已。或曰：此里中曠少年

妬其摯而甚之辭也。予謂合二說而侏儒始無遺情，於是感其事而爲之歌曰：

東家嫁夫並頭蓮，西家嫁夫及肩並頭割鮮。婦不先儂僂，及肩八簋婦前。

其二

東家嫁夫能讀書，西家嫁夫能睡眠。彼婿貧書荒，婦劬儂且睡眠伸足郎纏。

其三

東家嫁夫竭而聰，西家嫁夫夫龍鍾。雖竭而聰出，疑儂儂僂僂龍鍾臥儂掌中。

紡授堂二集卷之二 詩部五言古丁丑年起

爲孝仙母壽

閩曾異撰弗人著

爲子必聖人或可勉而跂爲子必神仙人以爲難矣
然我觀古今聖者數人爾寥寥義農後乃至尼丘止
列仙吾所聞其數抑何後以知仙與聖難易相倍
胡乃世之人賤目而貴耳叩頭乞丹餘聖言等故紙
吾世有仙人不過爲孝子則是聖於仙其道相表裏
仙服聖之精世乃祗仙矢是之謂凡夫撥皮舍其體
世人嗔我言仙則聞之喜書此壽其親適然笑相親
道心鄙佞人謂予彼知已

予方修屋蔡達卿董叔理林元甫相訪因過吳

子瑞風微館小集分得六魚

懶鳩效鵲巧短尾脩泥塗寒戶叩三友招呼訪靜處
竹裡聞書聲半扉對我閒冗心如垢髮深話密櫺梳
好友歡我舊相知樂其初入林新故併長杯短檠俱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二

邪許扶傾壇同願無小巫

送陳子含游吳越

今日送叔會明日送子含知已日以遠指目誰與談
嗟予閉里社如觸藩樊間出鄉行路易在鄉行路難
四海皆弟兄斯言良非謾鳥獸入不亂木石居之安
彼與我俱生何必異類觀獨與鄉人處寓目無所歡
無病謂我死不痛謂我癡恭乃謂我倨譽乃謂我訕
不取謂我矯取之謂我食俳諧謂我誕守口謂我嗜

選食謂我飽餐食謂我饒毫蚊蠅嘲賴我雙耳頑
黍稌稂所惡松檜爲所板附與警聽之無力荷長鏡
高步既累鶴修尾亦苦陽士也生斯世如羽誤出山
不敢望深叢但求籠少寬譬我出卵初未嘗有勁翰
鷄以峙爲家鷺之宅在闌近柵俛潔味就枋戢遠擇
鷗鷖相伯仲誰復怒鴻鸞丈夫近五十面毛靡餘斑
得志繫伊且舍則軻與顏度世乾竺釋自了枉下賄
四者無一焉寸藹蜚蜚蠶孤子易感傷生我錯爲男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三

送爾振長策浩然出閩南匪但遠鄉里遂欲超塵寰
豈羨君遠游自顧中有慚行矣隨所之勿問何時還
絮泣抱馬脚昵昵勉加餐我有話沸喉婦語匪所諳
但憶久要言索居遙相關勿以懷鉛槧而忘所立三
逸禁鞭爾駒遠別非所患

趙校斯病足走筆柬之

餐者病在食癡子病在色大美崇淵叢至樂憂疾卽
腹目從所嗜鱗羽趨釣弋君無斯二者身乃爲患宅

農豈不防饑歲也損其穡善國休養勤無妄罹兵革
多病猶勝戎壯健匪大賊尚有必灰人求病不可得
足疾勝他苦箕踞懸雙屐既不傷頭目亦不疚胸膈
夜不妨睡眠晨不廢梳櫛口能諷詩書手可弄墨筆
譬彼械足人有時脫繫桎愈則步當車不愈筇扶躋
息偃一床中蕭然謝賓客如鷹上臂關坐鞢休俸翻
如馬蹶輕蹄極臥街街軛憶我童穉時塾師苦督責
章句怖夏荆功課悻考謫但祝負微疴可以通輶策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四

病作如是觀安知譬非德茁壯或暴亡瘠悴壽滿百
多藏費則匱屢空救以荷墨守病魔降不戰自然克
戲言寬愁呻殺人非疾厄

薤竹

燒笋餽豚彘俗嚼黍肥腹貧僕省飯豕荒苞鋤穢竹
但使我耐瘦食當肉以粥何必對此君然後能免俗
僕也聞斯言謂予書誤讀卽爾斬萬竿于牢豕須膏
眉以古之人云竹不如肉

過仙霞嶺百里行竹間籃輿自上而下俯視數
十里窈然深綠輿人行高竹之杪亦此君之
大觀也作此寄慈谿劉瑞當烏程潘宗玉鄭
徐碩客

昨日猶聞人今朝乃羈旅僕夫竹杪行危眺不敢俯
前頂承後趾山直筍輿監下視碧瀾深窈然青百里
吾友澗人多此地其系梓所以入其疆亭亭立君子
我笑王子猷看竹不問王子子此君前無乃意涼踞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五

竹好主兼之事孰佳於此予美媚鏡湖或家慈之溪
或在茗一方皆予夙知己竹既近其居主即彼而是
譬則已到門簷中聊徙倚嘯咏良不孤豈云空延佇
室邇人非退眼青送篠去

崇禎十二年春閩人曾異撰同吾友潘宗玉門

士王生無擇游吳興戴山而詩以言之曰

白頭守闕閨樊中局不出閩浙千里游差異閉一室
其視大地間亦如螳升垤稍稍閱山川眼舒意乃暢

或以巖名灘曾掛客星笠或以戴呼山曾來剡曲楫
頑山鄴不毛高風責其質卑阜等懦夫人也披以立
所以歛士壘其高不數尺過者徘徊焉猶之萬仞壁
嗟乎後視今亦等今視昔不知千載後或有曾山不
百感心如草泥中不得茁位置今古間茫茫未可必
天地乘人桴能載亦能覆泛泛百年內疾足走就木
獨有留名者浮家非所託江山萬古宅九原人可作
呼曰某在斯乃其不徙屋彼為常任人而我僅一宿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六

哀歌四望狹甚于窮途哭

春日同梅無猶徐及申蔡大美顏廷生麻孟璠

徐康錫曰贊乾若諸同社譙集即席戲贈郁

生美人

吳姬不肯謳四座但眼飽掛壁當陶琴不絃亦自好
君嫌遇我遲我惜逢君早少者不賤少老人乃好老
意中各自媚或嗤予見側庭際草如針破青一蝶小
古柳隔年驚放舌娛春曉鵬姥厭老株趁蝶紫短草

懷新弄低唱不如坐樹巧喬柯蝶不尋飛來亦懊惱
所以座上鬟幼舌閉清悄

客宜州同蔡大美顏庭生李元仲徐曰贊梅期

三集徐乾若叠嶂山房池上次大美韻

叠嶂樓謝

眺故址也

小沼吞大山定水氣浩漭一亭四面空無風亦自爽
窈然竹木間予美憶成象謝眺句何如白也乃神往
後來者問天帝座蠅聲攘誰于千載下敢作鼎分想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大言遮遲暮不許眾山響白鬚炤清池燃之自欣賞

再次前韻

范曄亦嘗官宜州叠嶂山其著後漢書處也

臨水望前山懷人目森漭蔚宗與遷固雄剛欲競爽
百尺樓未空嶂青人可象我欲呼之來惜也不能往
自笑章句中二毛徒攘攘故紙糊鬚眉邇人起還想
彼能發大聲而我作虫響誰云千年後帖括有奇賞

賀蔡大美生子

幼胎胞養珠剖胎得小米大海徑尺蚌夜光離其裡

下駟風易字馬子步如蟻老驥蒼龍交天駒走千里

蔡生四十餘今春舉首子辰月穀雨後歲卯干在巳

我問細君年差少亦相齒晚子坐蓐驚匝日呻吟第

天用龍文錢鑄以純金髓在冶艱出型行世重辭匪

胎脫乳眼枯渴麟懸口俟臂則載寶山土厚需及底

掘井泉脉深九仞慳得水跨龜難爲父寤生難爲母

神物現世間不易乃如此使我畏後生乃不敬大美

卿相取立談阿翁亦老矣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二

又題天逸閣

閣有三層

高陟俯眺危下樓棲托卑危眺物理絕卑樓高氣移
我居樓之中上宜下亦宜上可陪玉皇下可陪乞兒

再題露筋祠

奇木衆柯的異錯百喙鉅鰭鰭向者難磽磽缺乃易
精鐵百鍊剛針芒鑽立碎豈無公輔尊榮養浮膏膩
然彼半日臍可供百虫醉徒以臭萬年人唾物亦棄
生界豺虎前猛睛饑不睨遺齒食其餘犬嘔彘豚噉

所以玉雪人石骨硫磺袋聚蚊膾炙之團冰集眾嘅
碧血吮不腥盡銳咀香氣乃知薨薨來朵頤亦知味
勝彼口腹流俗嚼甘大截是以古畸人獨立遺一世
不受一人憐知已在蠅蚋

讀昭明選詩

好詩入文選誦之亦麻木開卷十數篇過此遂難讀
蘇李枚臯輩逡巡輟下憤魏武橫古今低頭英氣索
陶今天際鴻連棲等鷄鶩謝朓句驚人從眾殊碌碌

新綾堂二集

卷之二

九

逐隊鮑參軍駿逸騁蹉蹉奇錦裁拙匠無異里婦軸
美金點成鐵聚礫累良玉一型範眾貌屬施肖何速
譬彼富馬人萬頭量以谷雖有大宛駒九方睨不出
曷以杜少陵乃云文選熟三唐一工部應制詩屢辱
英雄無奈何玩世未免俗所以太瘦生哺兒教食肉
誰則使之然舉肥王司目

庚辰南歸寄答蔡大美

好友寄大篇不能次其韻萬里失路歸把讀時破慙

天下事如此旨哉易之遜小人有老母偕隱固所願
英雄肯絕裾恐遺千古恨負米或爲貧抱關乃其分
我有意中人題詩一相問

題劉聖僕梅塢圖

伯夷不可贊梅花不可詠極清頌若辱風騷屏勿聽
我欲貌潔魄畫師等便侵雪可瘦其粧月能顏其靜
煙乃像其顰雨則寫其病霞朝傳其笑霜夕肖其瞑
數者天繪之已爲畫之聖十僅得二三難似者介性

綺綺堂二集

卷之二

十

所以我披圖危坐襟必正介而見高士肅肅一聲磬
捉筆戒疾書一往敢乘興澁驢哦寒郊香嚴或相稱
題滿堂春畫爲王年母九月壽

艷艷春滿堂世情易向煥有客意耐秋欲補一籬菊
寒歲古石傍益以菁菁竹頌母者如是鄙哉華三祝

水口舟次爲吳謬齋師送行

朱晦翁過此地題

蓬者依舊青山綠樹多之句真蹟猶存萬曆
間爲一齋司挖其壁四方以木嵌之盜去附
記于此時崇禎
庚辰孟冬

寒風吹布衣愴士若羈旅未有雪可立微霜空白渚
開來者何人揭篷曾過此五百有餘歲予也待夫子
樹綠與山青留之屬後死流水杳然去莞爾把相似
巍巍數仞宮其旁翼小廡一椽附大棟歸然亦千古
月行星從之中夜日再午懷古送將歸目返人可數
爲孫振湖隱君雙壽

仙佛可長生有之我未見華祝九如篇巫言達者厭
海上三神山滄桑時或變有屋簷屢添屋滿添亦倦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二

二

惟德樹必滋斯爲續命線譬積不涸倉無年匪所患
所謂不死藥翳此爲至驗而况隱君子鹿車挽偕遜
既不羨輕肥亦畏染仕宦于天携取廉居身用物儉
世所云通顯捉鼻以爲賤田宅我所須飄然等乘傳
當前鼎鐘養如食偶盛饌造物者償之常若有所欠
惟假以大年少示報施勸雖云登古稀纔似卅而弁
種十而穫五深播出土緩乃有佳子孫留餘償其半
以此壽隱君龐眉齊一粲莞爾怡庭柯奇梅發雙箭

翁有
二子

爲同年陳得先尊人雙壽

陳子在陋巷抱膝坐觀世負米歡所生啜水腴道味
前歲舉賢書與我俱謁帝親見朝廷開蒿目不堪
視焦勞在官中羣工乃泄泄公輔事容悅僚吏罷
獻替相親彼婦口封章反辱諄大事所必爭搥手舌
深閉災異詔直言相視不敢對平臺前席咨諾諾
認罪退乃至鎖院中文章亦忌避羣盜潰腹心醜虜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二

三

晚燕薊天子偶患貧以爲軍輸費碩鼠饕因之賦
繁官所利遂使人食人追呼失撫字齊魯急鹿銚走
險饑攘臂恐有草莽奸附咽起睥睨天下事如此英
雄思共濟大川需勁楫涉險必深厲揚名而顯親豈
徒以科第無聞鼎烹養三公亦瑣細伊余既同籍異
姓韓鄂棟馬齒序稱兄雄才願爲弟雙兕酌介眉友
生伯仲例曷哉報二人大白浮相屬

陳子阿喬十許歲以風惠爲諸長吏所知獨見

落於學使者學使又好少者也於陳子之歸
也走筆廣之

經世感吾衰但願人好老陳生少而才好少者主考
較之古馮唐所遇未云倒胡乃百人歡亦遭一人惱
美璞則長價速售辱至寶放海者大川易盈者行潦
謁帝矜賦棋泌也亦小草拂袖終南山白衣乃聞道
嗽蔗慢噉頭幼舌且食藜先種貴後熟醉人酒忌邪
卿相取立談前路恐易了下寶抱歸與待價尚嫌蚤

紡後堂二集

卷之二

十三

問梅

牆角藏暗香隱約東家處乾鵲如佞媒鰥適渴欲死
累事不單行因妻置鶴子樂子之無家支公縱一羽
陳皇生先寄楓亭荔信二十顆陳得先續餉二

百筆記答之

今年荔事晏交秋信猶未楓亭七月中美子折枝寄
小蓀荷駿僮雙屨抵一騎少許將送人一一以百千視
細數馮郵筒玆於十雙珥呼童汲寒井投界溪泉漬

長老食其實稚幼啜水代斯意取投醪小大畢濡漑
渴肺息相受捨願食以鼻一顆掛床頭永夕不成睡
荔之神在香鄙子貪其味饒涎水淫等吾以好色譬

饕餮若登徒窺牆彼妹避勝畫扇豔妻中寇走便嬖
絕世獨立者嫣然耻逐隊金莖賤流歎苧羅簡姪娣
斗不量火棗豈云少爲貴得先家信來急足致十倍
顧我爛盈門何啻十漿饋眼耳鼻舌心開函一時醉
既富易分將乃可廣吾意先以薦先人異物匪及祭

紡後堂二集

卷之二

十四

次則奉所尊哺母以十計乃至古佛供卽以奉母例
好友其必分亦以十枚致從十而殺之乃及兒女輩
上次至八九中下亦三四山妻與婦子伸縮受以次
下乃逮婢奚大小各分二亦有小蒼頭書堂司啓閉
俾守一樹桃奴也盜之既賞筆薄罰之分其斯不至
其妹事口腹乃爲欲速累佛供十盜一亦屏不沾賜
致者良亦難吾受亦不易豈但重君貶餘瀝露必監
愛敬及尊親兼之勸懲備卽我所大兒與時大兒少

長分亦異筆記報友生或云我懷惠

陳德成餉我勝畫荔枝分答莆友楓亭之貺詩

以將之

香信曰勝畫渴生但眼飽濃筆寫唐寅目成我心悄
勝畫艷在肥楓亭倩以小勝畫漢宮嬌楓亭周窈窕
不食細平章閒情亦懊惱耳鼻古淫根眼乃爲之道
目視涎斯流貪着遂不了譬彼無目人不知子都姣
西子矇矓前何曾掛懷抱其次眼根鈍貪癡累亦少

紡投堂二集

卷之二

一五

禍水惑溺深正以眸子瞭無論畫與真雙睛受顛倒
吾渴中於目如鷹挾利爪淫色亦淫空其病在目巧
道眼爛方瞳誨淫眼火棗

余希之壬午省試戲柬

艸廬無人顧卧龍走場屋訓詁致公輔書亦不難讀
何以余希之逢年苦不速季爲干祿文蟻封旋輕足
或謂脫穎雖伯也不如叔未省歸妹裳皆姊授杼袖
善稼獲有時先種或後熟日至百室開豈論重與穆

大斧錯節過此後如破竹崎嶇龍隼公垓下始得鹿
小譴搞大軍一詩當兩驚閩俗以鴨餉應試者

壬午之秋丘小魯方舉于鄉年四十有八矣爲

詩志喜兼寄李子元仲亦志感也

逢世有利鈍或以文章斷我謂未必然驗與不驗半
譬彼蓄萬錢上選常在買餉者用必先間以中選件
或遇選手精好惡晴不亂中錢亦不售乃以上者換
所以大文章摩準售必晏龍文天用之辭歷暮休嘆

紡投堂二集

卷之二

十六

尚有大冶工鍊銅方熾炭

贈雷扶九時與丘小魯同年鄉舉

說劍冶必歐連城價惟趙具眼與神物未必相遇巧
至剛鐵在爐雖精不能睡至寶山匱之石中不能叫
所以寸心知得失時錯料謂士等囊雖丘子無速效
謂寶待價難雷生舉方少遇則文使然遲速命所造
驗不驗之間參差化工妙似有主人翁登遊客須召
以此利鈍殊達人一啼笑雷生何澹澹逢年付長嘯

卿相取立談渠成隨水到志不在得魚巨鰲坐可釣

紡授堂二集卷之三

詩部七言古丁丑年起

閩會異撰弗人著

放歌爲林守一丁丑初度

巫祝無加於人壽九如之頌猶罵詛仙佛長生存者
誰朝菌亦生椿亦死多男多壽富且貴人之所欲彼
不與惟有不朽之文章人不授之天子不胎之父滄
桑不能變文心大力難負隻字走裸跣乾坤我爲覓
繡毛血烝黎我爲跋鹵原玉高呼賈馬邪許曹鏞陶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肉陵旗武鼓白笑孟呻李棟杜礎千載二韓前非後
愈千載二姬固妹邑女石金梨竹我分身名山大川
我臙脂莊周持籌海屋中東方偷見夜窺戶彭鏗浪
有八百年至今不見留一語青牛不授言五千雖曰
猶龍亦死鼠河洛神龜背無畫閉氣支牀等鰕鱗區
區少壯穉老間一面前後劃今古雄長鷄欄俛競粒
附庸饒邪瞋分土雖以千歲爲春秋稱觴亦如行出
祖蹙矣哉林生百年未半辰向午壽矣哉林生天地

爲客爾爲主百代作者誰不祧爾今置身何處所何

人不視不如左臂何男不陽不如還腐百獸珍珍蔚

者惟虎千秋墨墨爾燧後炬長歌把盞持君鬚生也

長年孰過此林生更酌牽補襦日軼與轍見二子

題松石圖爲江右毛母八十壽

子復陽來閩以
賢名

如山之壽松之茂未見其人聞其語於今毛母謂誠
然八十如日未向午毛生手持大軸來猶龍高幹石
蹲虎摩挲如所經見人嚼青盤桓何處所曾游東岱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二

似見之秦皇所從避風雨秦皇浮海求長生未省今
時有毛母毛生江右來閩中入山處處刷石煮我今
何以壽其親爾鄉麻姑閩太姥生也別母酌兒歸兄
日子弟母延佇願生一年歸一回從此稱觥千回舞
送門士董德溫游燕

我爲爾歌不能不慷慨我送爾行不能不徘徊帝

京雖云一萬里九重不叩關自開董生不患不得意

宜室易謁母自媒我今老矣欲上萬年書惜也我非

王佐之奇才王佐奇才在帖括七則得意曰伊萊我
聞今有南陽諸葛高卧草廬中龍吟訓詁文章寫其
管樂之抱懷又聞或者建言試士欲先以弓馬何患
乎呂尚吉甫之不斗量車載歸乎來生如見 帝但
言臣之行有師北望灑涕不爲一身窮賤哀爲臣再
三太息而歌曰 天子豈不明聖哉惜乎 天子豈
不明聖哉

李深根寫松石大士遠寄歌以答之

續校堂二集

卷之三

三

壯士不肯寫佞草落筆蒼茫霜樹老至人胸中無俗
面毫端水月觀音現李生李生老矣長貧賤爾何不
繪花柳之妍圖官閨之艷使夫癡子猶憐盲目亦見
清癯貶調佞嬭妻白也天子呼上殿男兒婦舌賣長
門渴字信貨千金換胡爲平素心不綢繆毫耻愿驅
使嶽瀆墨一規橫縱萬里雖半寸寒溪挂席中有人
梅花換米門無扇十指不爲脂粉奴嚴筆氣與冰雪
戰于嗟乎李生之詩如其畫無意逢年穉早視李生

奇文如其詩白首不售心不變寧鐘毀而瘖無正鳴
而薦寧丈夫而笠無婦闔而升長松高豎爾鬚眉佛
面卽君跌止觀畫中人曰某在斯坐卧從之日百遍
讀鄭承武先輩誌傳 有序

予讀承武先生誌傳太息於先生之遺文雖
以某君長公爲之守陳元凱先生爲之序而
終失其傳也歌曰

訪校堂二集

卷之三

四

天地之間無文人如面無脊腹無口所以士不論窮
通作者言立後死守承武大文名山藏兒也某君元
凱友可謂傳之其人矣我覓遺編曰烏有非有深警
投淵中疑是婦孺誤覆瓿或厄水火鼠盜蠹珠自沉
淵蚌旣剖不則死者矜慎自匿之羞與蠹蟻文士爭
不朽惜乎爾生不遇時五十儒冠裹白首爾何不生
吾代以前賈馬前矛中權韓柳後勁歐蘇並轡疾走
無可奈何而爲俳面優唱之關漢卿王實甫亦能舒
寫中不平落筆逢場驅淨丑惜乎承武先生生乎今

之時一代英雄戀敵帚以君屈曲而爲吾世科舉之文章如持以足蹈以手章步踳踳隨蟻行啗啞項王學蠅吼大娘劍器張顛筆氣所欲吞或掣肘惜乎承武先生生乎今之時惜乎承武先生遺文今在否或者死後文章行藏固有命存焉淪落亦如生不偶嗟乎承武先生神物出現應有時埋沒不深行不久豈有文人心胸不及數尺鐵鏽蝕乎泥中而無光氣能射斗

新授堂二集

卷之三

五

戊寅新秋爲孫子長先生壽

天下用才須其老人之仕進苦不早好老 皇帝臣少年所以遇合每相倒 今皇破例喜新進壯熊猛風少鷹爪實則當代無馬周昔者所進胡草草我自庚午爲公壽七月三日新剝棗安期之種大如瓜登筵一枚四座飽座客年年勸出山林下不如在朝好我舉觴謂客失言談何事少見何小富貴乃不可無公公於富貴良可少屋後吟臺貯風月山間石梁足

魚鳥老臣獨樂敢忘憂一雙白鬢青未了用之則行舍則藏此事不關人頌禱王事多難 聖人咨碩果林垂天意巧 天子翻然思舊臣尚耐中書廿四考贈黃聖謨 有序

吾友莆田黃聖謨喜縱筆爲山水爲余大寫松石其高連屋下峙竝礎殆欲振瓦而上然世莫之知多愛其圖繪麗人也歌以言之

黃聖謨爾可謂英雄欺人慢世而傲脫爾謂磊砢湯

新授堂二集

卷之三

六

筆知者希濃林鈇華資游戲譬則雄俠無奈何自晦婦女飲醇醉孫武奇兵莫用之吳宮美人借小試不可一世惠不恭女子坐懷寫高寄倪迂潔癖圖一丘幼娥叩門魯男閉垓下之戰大風歌龍門雄筆舒意氣臨叩當墟成姬舞有時點染亦瑣細奇人胸中無不有創製香奩隨所置娟娟兒女得人憐猛風啗啞趨而避黃子乎爾將遜世於山水之間而滑稽於騰粉之隊吾老矣於黃子之畫方思學爲婦孺文章以

達世

爲余慶之尊人玄同先生壽

昔人祝壽以多富我壽先生以子爲官而能貧今之

貪吏可爲卽孝子以墨養志娛其親宜城令君宦三

載南面萬戶旣生塵所以上壽無他物惟有百里絃

歌之小民躋彼公堂酌朋酒翁曰爾無恩老身白頭

江南望江北官中 聖人方卧薪身經四朝子一命

我亦六十六年草莽臣吾兒且將中原清使我更爲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七

六十六年太平之閒人然後兒也舉一觴老生許爾

侑佳辰

題天逸閣

有序

崇禎十二年春閨人曾異撰客于宜州天逸

閣下之秋水齋梅禹金先生著書處也於是

曾子登樓高視招呼先生而歌之曰

天逸閣秋水齋有客有客歌徘徊白頭老生梅禹金

呼之不應招不來于嗟乎梅先生爾旣不得志於時

一樓山好四面花開爾何不呼李白携謝朓一杯一

杯復一杯吁嗟乎千載而前千載而後於爾何與哉

七十二代作者何足數浮游天地如飛埃樂苑詩乘

古文紀捫金摩石撚霜鬚公有古樂苑八代詩乘各

仙佛豈肯爲文人自照留影彼所哀公有釋道文

茫舊事大江東遺者志者俱壓灰公有宜郡乘

翩翩自往回爲種驛間待折梅公有書記洞

梅禹金其人旣死斯已矣閉閣搜索才鬼記公有才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八

數乃至女士神幻譎小識大畜及孀妓公有媚家青

神記才幻記女士集自喜才名能不死七十猶記長

命縷公有長命于噫嘻蓋代文章身如寄千古之名

豈能繫臂則五日續命絲五色難牽死人臂我獨喜

君能爲玉合之傳奇其時年可廿三四公有玉合

雄不屑身後名借面逢場且游戲紅牙小板敲未了

停歌濡墨思不朽君平寒食詩一篇當年換得章臺

柳著書連屋鹿裘翁公有鹿裘不室編撰名垂爾何

有

客宜州有升張樂見招因其家嘗有功閩海作
一詩詒之其人以阿堵爲報麾之志悔慎以
詩投此輩也已卯小暑記

病身枯坐心妄思偶然得句不選題譬彼好色意所
至遣興豈必旦與施旣已成詩不可棄素扇走筆持
相詒彼哉謂我木瓜投安得無物以報之我云孔方
彼瓊瑤蒼頭折柬前致辭大門之外探使者還爾阿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九

堵還我詩

同妙香和尚晚步泠泉亭口占是夜謁于墳予
病發不成四拜但爲告文一章附記于前崇
禎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嗚呼生前一具頭願付之社稷死後半山骸
骨待我評論生也感時愴然視昔天下事誰
撐未做先留退步眼中人似此安能不憶前
賢嗚呼 北狩駕生還躬不退居豈有人臣

能易主 南城君再立公非善斷當年土木

已無身不殺于謙則今日此舉爲無名不有
于謙則當日之轅必不返然則天順十五年
曆數固公所留而徐石輩所以有門可奪有
反正再造之功可居者豈我公全歸此 南
內之天子以與之也嗚呼公則何不以此自
白乎夫任天下事者而至於嘵嘵自白焉難
矣乃祠下之憑吊者多其人則未有以生全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十

順皇帝之功爲先生一白之也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

泠泉亭流不歇但泠婦孺富貴之熱心莫冷天下男
兒雄壯之熱血白蘇才名蘇小覓一泓蕩以六月雪
東有岳墳南有于似此肝腸冷不得定僧洗耳跌古
亭立盡斜陽客頭白

莊禮先有父讐歌以唁之

于嗟乎莊子爾有深讐乃如此我雖有不共國之義

止於不共國而已矣于嗟乎莊子我無如爾何爲爾
穿齧而嚼齒天無所不覆莊子戴之生不如死或者
匹婦匹夫之爲諒溝瀆自經士所耻我有尺劍不敢
把似白頭一冠短髮難指于嗟乎莊子爾有深警乃
如此子爲窮人父奇鬼生者不堪嗔死者不堪誅求
歎無戎安用知已于嗟乎莊子我雖有不共國之義
止於不共國而已矣

仙霞嶺雪竹

新長堂二集

卷之三

十二

何可一日無此君此君乃不可無雪窮崖倒壓白盡
頭寒節青青不可折方之綠玉失其倫千仞危岡豎
白鐵

讀書山集

天才更有白樂天世人只數李謫仙鬼才我推孟東
野李賀琢句非作者盲童漢書卷未開從衆謂班不
如馬賦鵬吊屈是何言離騷而後稱屈賈餘子耳食
蒼蠅薨堂上有人笑啞啞

北歸清湖客樓次壁間長短句韻

春抵燕夏抵越石虎空將箭羽沒茫茫天下少英雄
如面無眉屢不禱微管仲吾被髮遇風誰是清川後
中流有楫擊不得鼓柁讀騷老歲月

三月四日偶過楊香流寓樓小飲

三月三日去日事羣賢墨蹟乾也未永和九年到于
今只似初三與初四蘭亭一席山水殘曲水流觴如
酒肆觴詠隨吾意所之未聞做古成暢敘偶然小飲
詩無題相諱何曾不成醉莫道昨日風雨中縱無風
雨嬾逐隊

新長堂二集

卷之三

十三

黃聖謨繪事寄將詩以答之

聖謨今之古人也有時大抹時細寫予也學之爲文
章細筆嫌媚縱嫌野所以逐隊五十餘猶是淪落不
遇者誰能似爾意所之塗朱能淡墨能治官閨清廟
明堂間國風三頌小大雅或云天縱筆妙屢能事官
以顏色假我今十倍買胭脂塗成牡丹顏渥赭風雪

十日懸市中滿城策蹇梅樹下

爲吳諤齋師壽

先生門生生同庚先生督學我諸生我舉于鄉四十
九白盡鬢鬢如叟是年長公亦登賢與予異籍稱

同年回頭鎖院七戰初是歲長公始生焉師長公卒
酉生予是

年初應
鄉試帝京我歸仍侍側滿面塵埃公拂拭謂予

老馬尙可鞭直恐富貴來相逼我今從此成進士亦

既五十加三矣立談卿相今無之大半釋褐州縣起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三

三年報政五年遷六旬上下轉盼爾其時公在公輔

間我卽登朝官如蟻我不敢嗟卑師爲鼎鑄願爲耳

我不怨遲暮師爲喉舌願爲齒師爲 帝股肱小子

瓜指隨屈伸師爲 帝舟楫小子一篙船頭立師爲

帝鹽梅小子漑釜揚杓杯師爲 帝熊虎小子負劍

助禦侮于噫嘻我今經世年已老但願與公同壽考

待公二十四考之中書我今彈冠尙太早

贈幼醫張巖弼

越人兒醫無他奇不過與之爲嬰兒我聞醫者意而
已嬰兒之意本無意以我意之意愈差譬如接木移
新花根芽地水未相食橐駝善種躊躇立所以吾友
妙不傳手携老氏言五千

送雲間盛孝來游武夷

吾行天下未問其山水必求其地之偉人而從之孝
來至吾地何所見而去別我謂我游武夷吾嘗過其

下馬上望大王之峯堂堂如泰山喬嶽之謝攀援而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四

遠詭隨玉女峯侍側肅肅乎如三五星稀抱衾與裯

進以禮而私自疑鐵板巨嶂直而方斷斷如也若從

繩則正其於大王峯臣也而爲之師其餘六六之峯

三三之曲吾一望而已未敢自附於山水之相知孝

來其有以語我來閩中之山水與其人擇於斯二者

孝來其將誰與歸于 我索居何以慰相思寄我

谿山之新詩

辛巳冬壽余母梁太君爲希之賡之兄弟作也

嘻孰謂廉吏不可爲賢子之母能忍饑却鮓親志養
不違兒能割截母肯啜糜或謂廢之古之捧檄者爲
誰答云母自幼哺兒不憎兒瘦憎兒肥伯氏數爲我
言之所以四年身處脂官衙母子飯餽鮓老婢赤脚
巡菜畦自公退食母怡怡今年諸婦烹伏雌新霜釀
橘香滿卮時廢之宜戴笠吹壘乘車吹篴五男十袖
綵舞齊母願伯也添新枝大烹不及口含飴客謂伯
氏爾今可出而仕而四十八年老布衣報母無畏時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清明節知行

北邙滿口杜鵑血泥漬酒香蟻上堙丈夫牖下志不
行生世就木亦何別厲睢陽死諸葛城筋膾蚊蚋騷
肉鬻魚驚頭過一下刀屍暴全張葦子卿麒麟閣上

名曾似犬羊窟中雪何須覓鬼戀衰楊女喚兒啼空
排設墻間誰氏來施施逢看叩門陶靖節一般乞食
饑所驅謂我貪饒爾高潔寧爲乞人莫作官醉飽有
醉訶訕妾

東吳方時生出其三子行稿相示歌以言之兼
爲時生送行

諸葛四十九年死曾生是歲始鄉舉公車五十放逐
歸依然難變卧瘦虎買臣同甫揶揄之豈但封侯笑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三

鄧禹文章壯士羞不爲而况文章之訓詁并其訓詁
亦不售如此腐生安足數到門有客將我鬚乞我靈
藥塗霜縷亦云知我老書生不謂始衰乃如許老生
相視失路俱爾方嗟予予嗟汝君謂曾生爾無嗟吾
老而窮有三子倦龍高卧厭乘雲一壑三鰲教爲雨
江東自古英雄多伯仲孫郎差可擬况平門足峙一
堂不但策與權而已景升豚犬歎曹公噴噴生兒當
如此浩然一笑送君歸君可以老而窮矣

何栗叔詒我又蓼齋集石倉歷代詩選中刻本

也戲贈

十二代中一詩人丈夫不朽寧在此予也有句隸其中至今見之愧欲死世或以此推重君我謂此君之敝屣餘子喃喃誦屈生天問離騷豈得已左氏不盲遷不腐春秋無傳漢無史無可奈何而爲之名山國門等故紙避俗冰雪詡寒郊我笑一卷携糠粃擲還栗叔詩不看栗叔云是我知已

續授堂二集

卷之三

七

柯昭赴舉于鄉歌以志喜

予嗟乎柯子爾之文章可謂驗矣噫嘻柯生訓詁小道可致公卿不用則鼠揚則爲鷹干將有口不肯自鳴昧昧學子必有弟兄柯生信我我信柯生于噫嘻針磁相遇故爲難衆人皆醉謂醉者醒衆人皆濁謂濁者清墨墨鎖院如子一枰白黑易判誰斷輸贏至使我不敢信我柯生不敢信柯生今也幸矣言而中帖括鄙事重科名遂使曾子貪天功不患有司之不

明但願 廟廊舉措盡如此天下立見致太平于嗟

乎柯生辱無沮喪寵莫驚持此謁 帝用則行

方氏之集二集 卷之三

紡授堂二集卷之四

詩部五言律

閩魯

董叔理過我小酌主人對以茗次扇面韻

知我者言晤如身癢得搔鴻溝分酒若天限角孫曹
交恥文修好詩憎社損高欲鉤君險句渴思亦泊泊
過叔理寓齋卽事仍次前韻 叔理自贊水心

世法嗜膚風隔靴手費搔品泉閒射覆試茗細分曹
有酒續成酌如棋不着高誰能心似水吾與砥泊泊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海上黃周九受徒斗嶼中董叔理過飲寄書言

漁塋之樂仍次前韻答之因柬周九

愛君漁伴裏暴背共爬搔髯美併鰕侶裙長妓驚曹
一經舟子秀十脰膾絲高試倒海爲酒杯中天可泊
送張時乘游吳越時維揚警急

貧賤厭鄉里病身亦出遊避人山水眼知已往來舟
交澹心如月離輕士耐秋莫嫌孤劒短不肯過揚州
其二仍次前韻時子將游吳興爲哭潘昭度師

行也

餘子籠中鳥却嫌君好游在家頻徙宅入室總如舟
易去鴻矜影難衰艸闌秋蒼蒼葭水遠寄淚到湖州
病中口占

不敢求無病但求有病輕呻餘吟且讀出簡杖而行
禮數人寬責過從我徑情更須文賣得藥賴孔方兄
燈夕大雨同蔡連卿林元甫諸君集吳子瑞風
徵館次子瑞韻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風雨不妨醉竹門對兩家去年元夕好憶我病中賒
人比浮槎飲燈如宿霧花却思晴出郭草軟絲無涯
送董德溫游楚之二時西寇餉急乃兄德受採
銅幣德專人叔會氏先與偕至德溫爲攜家
往因之附柬

貧泉銅臭比試與飲夷齊家遠弟能建年強親易攜
官無人吏牘署近武陵谿誰識臣心水愁時挹向西
讀周明煥集柬其夫子陳挾公

霜氣冬新淨庭除潔稱之病無朋友至閒讀女人詩
雉繡雌嫌朴鷺文偶不奇誰能千古事門內有相知

竹醉日同徐弼之鄭子山曾得之戴子京林澹
若集李古夫宅雨中卽事分得三江

醉甕倒三江蘭深香滿窗奕奕茗戰苦詩壓酒旗降
醉醒羣賢七行藏白鬢雙我歌風竹舞共快雨淙淙
九日閒居

窮賤餘孤憤或云我病狂交情羣鳥獸國是長豺狼
綉樓堂二集 卷之四 三

謝客戶方瑾避人花自黃蕭條遲暮意爛醉未能忘
其二

觀世倦雙眼盤桓感後凋機關緋偶舞冠蓋沐猴騎
薦竹避奴氣謚門杜豕囂就荒三徑好懶去草蕭蕭
冬深爲余心字翁壽翁仲子岸少有廣易傳子

以知岸少之家學也

易者儒之道或因以得仙精微存大行糠粃可長年
牛背五千字華山一覺眠堦庭相視笑消息在韋編

送裴彥思還清流東其尊人翰卿兼憶吾亡友
君家其爲也 其爲諱養大

一柄竹如意十年病老生正敲壺口罷又值客船行
送我故人子憶君養大兄莊壯乎世友吾不敢卿卿
張時乘入山學佛戲柬

學佛張居士也曾狎女郎人游方內外疾是古矜狂
崔潔餐鰕蟹羶羶齏芥薑偏聞腥味狷礪乃慕齋羊

其二 綉樓堂二集 卷之四 四

妻肉將兼斷爲君試酌量居山時入市舉案罷同牀
嚼水憎鹽味謂茶勝蔗漿得無鹹苦意舌本未能忘
醫友唐禪一出其詩卷題贈

客子矜詞賦塵餘乃及醫我云千李杜難抵一黃岐
人鬼分三指經營慘兩眉瘦吟驢背苦曾得比敲椎
冬日溪行

冬深霜壑乾溪縮岬偏寬山累半尼髻石排道士冠
磯聲吟賀鬼林意想郊寒矜老舟師健騎篙等據鞍

其二

扁舟天地肅眼耳一清真石渴谿寒齒沙分岸反唇
薄煙衣水骨落木裸山身四望兼葭盡能無宛在人
客東吳同李元仲徐曰贊集登嶂山樓齊遲齊
英妓不至分得無字

登樓舒病眺感慨不能無一往目難送千年人可呼
山川游汗漫王霸氣荒蕪搔首琴聲寂蕭條共酒徒
次韵客梅生生

芳授堂二集

卷之四

五

雖存高臥骨敢傍早梅香髮短紅塵裏身閒老劍傍
南山長夜感博浪少時良寂寞秋將暮誰憐晚菊黃
客宜州雨中次蔡大美送行韻留別

謝曉讀書樓梅聖俞

墓皆在

宣城

國子行阻雨却爲戀同羣欲去惜良晤難飛似懶雲
栗尊尋謝宅風月上梅墳別後銷魂事莫教客子聞
其二

客從春徂夏去尚滯經旬歲月積有暇行藏帖括

江東存我友天下剩吾身薑桂文章性相期到老辛

浦城客樓次韻

霞露蒼蒼未登樓似晚秋蛩新四壁破螢定一亭幽
指目與燈語燃鬢共影愁如何將五十身世等蝸牛
過逕江訪林參夫士楷臥病十數日口占

百里無多路六年兩度游對牀連疾痛十日臥淹留
顰與呻俱樂忙因病得休安能辭好友僕僕趁車舟
開歲北上銘行

是年正月十四日立春

紅授堂二集

卷之四

六

不是春來晏舟行綠已籠物情嫌易暖吾意耐餘冬
水見傲人骨山無媚世容臨流纓未濯寒汲雪芙蓉

銘行卽事兼呈楊君席王穀子諸同門

是年人日未立

春雷先發聲

爲客無多日離家累便輕僕頑教當子友好事如兄
朝苦書生滿文兼武備行疾雷雙耳熟聽作小兒聲
浦城阻雪宿徐君培樓齋

莽莽一冬過船開歲始除觀心纔有緒如髮曲難梳

艸閣千山雪主人滿屋書故應同宿宿坐臥補三餘

江北道中

風物殊南北蕭條眼亦新夕陽人馬影殘雪登屬塵
土屋蘆編戶麥炊糞作薪當墟村店女破笑却如嗔

其二

跛馬鈴蹄鐵繩鞋沒底霜白湯村店飯單袴女人裝
到處音無及逢春艸尚黃一時驢價踊抵爲計偕忙

蘆溝道中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七

白日荒荒去塵來不肯休鈍頑僕共馬蕩漾輻如舟
煤死封泥榻毛卷種蠹裘方知桑者樂未識帝京游

鄒滕道中

乍過鄒滕縣春深略似春田園纔見綠墟里稍逢人
樹亦無皮半民猶菜色頻已稱爲樂土徵發敢辭貧
妙香椒湧二公過即中訂游湖上病未能從

西湖深處好大半未曾入俗如中酒逢僧得暫醒

水聲人耳冷山色佛頭青安得身無病相從立古亭

勞維章攜妓招集湖上是夜同宿舟中

今日陰晴半雲忙雨意怪如人濃睡後尚瞑欲醒聞
藕幼跳毛女楊垂定小蠻隨他晴雨好且宿六橋灣

舟行聞蟬

輕舸綠陰裏蟬新噪未酣偶無人晤語試與共清談
靜可陪仙梵玄宜注老聃笑他鸚鵡聽俗砭耳費雙柑

恭題關公像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八

夷夏知名姓鬚看監古今君臣天下義兄弟布衣心
過恥觀仁掩賢從責備深便將成敗論也合一沾襟
林守一餉我梅樹一枝移來三年矣地瘠發甚

晚爲詩一章以慰其遲暮也

小徑梅癯甚花時獨後開有如遠道友爲我索居來
清良啣杯賞監嫌種樹陪香山詩一卷墟戶共徘徊
辛巳歲晏再次前韻

屋角梅何意花多歲晏開却因年事近少見友人來

玄選高僧共兼攜雀子陪豈無栗酒客未必肯徘徊
送周尊可游虔南訪某使君

士既爲知己安能辭遠遊滿朝誰後食下榻共先憂
米踊動剗肉秧萌凍縮頭關心桑梓事未暇動離愁
冬深過林守一貽我叢菊其大如拳

物肯與時違芳華闢雪威主人留客住簞輿載花歸
探蕨西山飽餐英元亮肥 聖朝無隱逸瘦菊長腰

圍

卷之四

其二仍次前韻

凡事甘遲暮風霜便損威徐開寬早歇疾至必先歸
艸靡存凋後時窮見遜肥攀枝看病柳曾受錦屏圍

徑菴有序

鄙哉硜硜爲聖人必信必果爲小人余尚未
能爲小人也而況敢言聖人乎嗟夫生今之
世而余也又不願不爲有心人也當問之過
我門者

天下何時定吾生忍苟安乾坤難閉戶出處礙纓冠

穀賤農偏餓布餘女倍寒追呼官縱急猶勝寇摧殘

冬日病起料理書齋訖鋤治小圃適吳興倪寄

生過我小飲因寄訊潘宗玉韓茂貽

開徑時望友閉關偶讀書病頑迂七發老至憶三餘
小學甘爲圃大歡豔摘蔬故人如問我代食計全疎
辛巳至日

病身過至日閒坐不曾閒見惡無聞後纓冠閉戶閒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愁時心似艸觀世命如管素髮自然短何須對鏡刪

王伯谷林守一過我小飲梅下

我自栽梅後看無俗士同吟嫌詩限韵飲畏社稱東
不速客方至尚餘枝未空山妻云有酒願殺主人翁

病中大雪許有个訂我尋梅擬作

病起骨如毛嫌花壓布袍雪添寒具重驢比小奚高
白笑如何苦杜輕李太豪蘇州詩恰好惜也步趨陶

甫出金盞如今君分俸問予年事答之

見說莆田縣神君聽不營吏如栽木偶訟比問簞筵
蟬咽分涼飲崔肱枝雪翎山中高臥者正待蕨薇青

壬午春送薛孟篤游龍南訪楊芬卿明府

春水長谿流花明千里舟本無彈鋏意聊爲著書游
大邑觀馴雉南山輟飯牛待風雙鷗勇歸好及涼秋

不寐

美寐新春少居然老病翁兒驕妨婢睡鼠橫憶貓功
殘燭聲聲雨敲帷面面風近來頻得句多在臥牀中

希投堂二集 卷之四

假寐

豈有五旬外猶爲未老年上牀偏不寐放筋便思眠
好境拋書後睡鄉倦眼前姬公今化蝶衰夢止花邊

竹醉日栽竹集林守一守衡周祥侯蔡君名庾

鉉一小飲祝之是日亦爲龍生日也

我選佳辰醉亦兼選友生若非龍會食不稱竹同庚
願爾宜孫子移來本第兄莫言三五個轉眼綠陰成

贈家墜目和尚

和尚始雲游爲母在歸隱安谿

一鉢托天涯歸爲反哺鴉佛原無異姓人又是吾家
宰相門風俗吾家爲宋宣靖公三丞相之後神仙徑路差三珠同死
艸肯種故侯瓜

夏日同林用始門士王無擇過鄭哲修水菴居

時方栽石移雜花數種留酌值微雨有歌者

至待月而歸分得宵字

微雨殺陽驕暑消醉亦消紅牙度曲路白墮引詩着

養月寬池面繁花約石腰偶然乘興耳小飲已中宵

希投堂二集 卷之四

夏日送蔡君名歸晉江故里

君名與予家隔一塘予已卯冬歸謂

先墳又三年矣

丘里三年夢姻親二水涯却因頻送客便悔昔移家

聲氣恭桑梓文章換土苴楓亭香荔驛好寄准梅花

病中繆祖韓餉我鹿脯乾魚憶君家仲氏叔向

亦時有海物相遺東謝兼懷叔向

鮮食嫌多殺病身畏大烹肉乾藥不忌魚薺菜同羹

蓄音兼山海分甘損弟兄可能時過我謀婦倒深航

閑居

危坐視香爐倦來一覺眠鼠偷供佛飯豬敗講僧禪
不死無名氏有妻喫肉仙楊州雀跨得腰下未須纏
讀書時江北羣盜未息

病後添衰憶讀書却不妨戶難泥水蔽老未息交忙
懷抱睠中土河山滿夕陽小樓勤倚徧豈特爲行藏

七月二日清漳高君謁前陳得先新安方壽水
晉江故里謝耽韻衫陽江嘗伯用和集紡授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堂小圃同用中字

小摘大懽同狂生耳後風未湏防酒失豈敢負詩窮
無想不天外有人皆意中一尊醒醉半正好論英雄
其二同用元字

樹好恰當戶藤長欲滿園拋書吾掃徑荷饒僕應門
酒醅豚招笠詩嚴蠹在禪微醺吟未苦猶不下開元
林羽伯大寫蘭石詒我柬之

我與蘭爲友君兼石作供流泉自入谷抱甕不須傭

何以無人住吾將一條從衣裳香草紉芝可飯山農

送家豎目和尚南歸省母

記得雲游衲慈闈揮淚紉送君歸覲母出世不違親
古佛曾爲子高僧亦是人所生恩未報百行等微塵

送曹公鉉邑父還朝

鷄至艱游亦牛刀割乃宜下難無上獲官亦與民疲
邑以君爲父朝需相救時誰知馴雉者卜獵是熊羆

紡授堂二集

卷之四

紡授堂二集卷之五 詩部七言律丁丑年起

閩曾異撰弗人著

丁丑元日次陳道掌韻

是歲爲崇禎十年予年四十有七是年十一日

立春

一從豺虎沸中原記得當時 帝改元魚水十年成
浩歎英雄千古畏深論駕兼酒澁新膠舌草引春來
青到門半百臨頭何所事負喧簷下數鷄孫

其二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五

年年年至年如許僅有年年詩記年古柳已衰還再
少青袍吾老不能鮮讀書過歲三冬剩澆酒迎春十
日先舊事纔除新事長雙柑又費賣文錢

開正二日周尊可陳道掌趙十五林守一周亮

如小集紡授堂時守一亮如自吳下歸仍次

前韻

獨有交情少變遷遠人也至共迎年趁時鷺笋相矜
勿過臘鷄魚不分鮮投筆未能徒踴尾彈冠雖老耻

爭先盃深更盡通宵燭隣甕香新莫論錢

其二仍次前韻

李杜歐韓體屢遷也如春草媚年年歲時小集還依
舊伏臘貧家甃割鮮醉眼試橫千載下並驅未許古
人先明朝莫負西郊約一日湖光一百錢

卽席送周亮如南歸仍次前韻

開正二日遂非昨老我又如過一年盞底話深寒屋
暖眼中別欠舊人鮮客同新歲來還去柳不待春折

紡授堂二集 卷之五

二

已先前路知君劇孟在杖頭吾附十千錢

春日送陳伯期游四明

西關關外小河洲纔唱陽關便白頭章不停青隨馬
去柳將開眼看人愁文園一病從無客腐史千年稍
稱游杯水鑑湖狂可及未傾任頰憶風流

其二仍次前韻

送行百感立沙洲柳上行衣絮戀頭縱酒豈能澆塊
壘著書何至爲窮愁千山一葦惟聽雨四海無人可

遊莫向甬東尋舊事，霸圖難挽水西流。

送學師陳峽漁擢藩傳南歸 先生重聽

陸沉傲吏任行藏，萬卷隨身擁老狂。
耳重偏能添眼利，官閒却爲置書忙。
肥魚出峽多如粟，苦笋成莊味勝錫。
憂世國師眠未穩，得無分夢到明王。

送蔡子威守肇慶 二廣總督開府處也

遐荒帝命扇皇風，嶺外專城大鎮同。
千里控提蠻腹背，一州襟帶粵西東。
軍門總制官民遠，太守宣猷

步投堂二集 卷之五

三

上下通此去，寄來賡吏信。
好將端石附詩筒。

董叔理過斗嶼，飲黃周九先生漁塾中有詩見

寄病中次韻答之，因柬周九示其塾中小生

兼訊余舊游諸門士 有序

叔理寄詩云：友人黃周九來海上，偶集漁郎

數輩，授三字經于海中斗嶼，過游大醉賦詩

爲樂憶予二十年前，曾授小徒于故里之沙

塘。薄暮上書畢，時時袖升米餚養荒年門士。

通傭錢袖米或不繼，母妻採薯葉和糠覈食

之，是爲萬曆丙辰歲。予年二十有六，踰八年

癸亥，予挈家來三山移家之三年，予始病肺

又踰五年，已已而妻施氏天歿，老母携一孫

女負一孫上井窰，某受傭粗給食，無以聘，又

踰二年始受趙景毅先生之周，受室是歲讀

書海上，授經叔理諸子侄斗嶼，予舊游處也

是後予病肺轉劇，不能傭經受米，二三年間

步投堂二集 卷之五

姑蘇申青門吳興潛昭度二公先後力襄予

菽水，異撰不忍以老母饑困全二十年潔身

修行之名，意欣然受之，然非吾母之好也。憶

辛未秋冬間，異撰肺苦劇，輾轉母氏懷抱中

殆七日夜，氣猶拂拂然，沸喉間方執筆書謝

於青門公，母垂涕撫異撰曰：小子得無有謂

小子從未肯受人恩，今以病困有請者爲家

有老母也。小子釋謂勿竟書，小子善病，我耐

食糠覈異撰揮淚書謁訖竟上其請嘔母今
稍得特粥異撰終不如二十年前授三字經
負一升米之爲快也此意惟叔理可與言因
次來韻附記于前併東黃周九兼示余舊游
諸生以志予之欲爲周九先生而不可得耳
丁丑初夏

航海登山何壯歟趁潮兒似躡輕車牽來鼇釣無跛
鼈上得龍門豈細魚鴉字成行時學鴈鷗盟狎主不

行我堂二集 卷之五

妨鵲舊游錯過吾衰矣病後常言健讀書

其二仍次前韻

沽酒聽歌爾快歟病身久矣謝舟車龜食負畫舸
磨龍渴爲雲羨餌魚絕世英雄鑽故紙半生鐘鼓饗
爰鵬誰能從我浮于海將毋漁鹽罷擁書

董叔理招同陳洪仲君家叔魯小集河上居後
來客遂滿座予病新瘥也

閒房隔水石中央細雨橋橫展路香病肺膳豚專炙

腎食醫砍鯽細絲葺背城戶小觴行肅拔幟兵奇酒
坐怵白首一寇溺也可逢人懶說是高陽

初夏送陳洪仲再陪明經試還泰寧仍次前韻
迎船酒旆故央央水國菖蒲漸漸香好友意中人似
畫文心老後筆如薑年年自笑來無謂恰恰相看去
又怵縱是揮戈君也別愁心不敢怨斜陽

其二仍次前韻

高旗大纛坐中央號召文壇羽檄香松栢晚心寧羨

行我堂二集 卷之五

艾椒蘭嚴氣特宜薑慢言戲筆明經懶且當閒身訪
友怵却喜下機人見慣黑貂無恙意陽陽

其三仍次前韻

去來俱在水中央未長菱荷溪便香鸞老惜喉瘖病
妓山尖如指簇新薑文章得意差償倦風雨閒情倍
抵怵逐隊魚鰕成底事歸與君且臥南陽

贈日者煙霞主人次董叔理韻

金銀入冶信爐煎達者閒誇火宅蓮似聽符來驅我

去未知算勝且須前百年走肉三尿鬼千古文人五色天也曉窮通傳舍等坐關聊復問推遷

其二仍次前韻

羲黃璞斲鑛金煎誰是泥中出水蓮但使我無婚宦命便如生在燧巢前笑來石煉成何事補得縫多不似天盡道至人回造化也將裘葛聽時遷

其三仍次前韻

膏火心多祇自煎枉栽夏菊與冬蓮算無定于除還

新聲堂二集

卷之五

七

進權不戀星却又前腐草候來燐奪燧木爲機動偶摩天杞人何苦勞勞問豫爲滄桑計變遷

其四次叔理之二韻

新雨簾垂問底忙布帆無恙信風張歲年閱去如山水辛澁嘗來任芥薑偏折官遷文抵腐故償瘦甫老添狂不知此後還多少拍板門槌未上塲

其五仍次前韻

提將傀儡趁燈忙逐隊僬僬睡眼張苦口涎垂俳戲

蔗辛人淚灑偶吞薑無眠却羨同床夢獨醒難勝寒國狂爲問市中新季主莫非游倦試觀場

其六仍次前韻

世路人忙吾亦忙無端假益趁晴張欲將我法求聞達似向花蹊賣桂薑猶喜命寒原不賤若非天授豈能狂君平縱有居慵卜瓦汙泉盧任博場

大暑同董叔會陳伯熙道掌集陳子含齋頭印

事

卷之五

深堂淺酌暑相宜玉塵停揮尾自垂十室才名嘲燕雀百年帖括誤鬚眉夢龍事業吾將老李杜文章彼一時沸雪澆來雙耳冷懶聽蛇足閑群兒

送慵生和尚乞食上谿睦暑雨谿漲瀾瀾也

帆開水滿柳陰陰鶴跡沙灘雨後尋江上一僧來去影人間六月雪冰心似君到處無患何故入山我不深得句携歸能和汝未須秋思共蟬吟

題松石圖爲同姓友人乃翁八十壽

六朝皇帝養遺民閒話昇平憶誕辰
隱曜不爲犯座客稱觴原是一家人
詩書瑞掩金銀氣霜雪精凝電
火身正好礪將兒齒勇松根寒漱石
鄰鄰

贈大興和尚時有行行

年年見爾出山勞若肯耽枯亦易逃
活佛悲多看似喜老僧願大耻言高
英雄到眼分金石煩惱經心切玉刀
我也肉除妻漸淡輸君一着是顛毛

哭世帖爲亡友周子立選士作也

龍峰峰削水泉深周任蒼
峯之麓霜寒愁予秀氣沉揮淚不

甘從衆哭挽章自把背人吟報施能稱非
今世福德求齊失爾心未省爲君何故慟
却非老至惜知音

其二

到底椿茵總腐薪眼前蠅蟻且驕麟
詩書有意售餘子天地但能歛善人
虎戀炳文難棄魄龍卷早空厭留身
四方志在魂安土去住招呼孰是真

其三

窮愁才鬼得人憐我自心傷豈謂然
半爲哭君金世不教留鳳故留鸛
中原誰與支傾厦百里也能倒懸蒿
目何因甘暇去一棺殉塋祖生鞭

其四

愚哉予也太相憐開眼闔棺且暮然
人到夜分終去君如目倦上床先生
當與盡寧爲鬼歟負才雄不分仙地
下好言狂腐史讓他傲脫二千年

丁丑至日同董叔理林元甫李得晉集吳子

風微館元甫携榼伯之卽事同賦

舊甕新醕次第香比隣植積主人觴
尊前棋酒從

北時分朋
角鵬天下兵戈待一陽時流寇
未息觀世眼將花共

冷感懷心與夜俱長燭深話到少時
事吾老于今

敢狂

冬深雨中同董叔理林元甫李得晉再集吳子

瑞風微館仍次前韻

好客陳遵變易香壓糟未熟便開觴
竹吟綠

雨梅負姿高懶向陽文酒祇將情護短才名難與衆
爭長狂奴不學而能者醉後方思學不狂

至後清流葉上人至陳昌箕公車罷歸小酌新
授堂次昌箕韻

相思不記夜長短忽憶梅花序已遷離索詩心過客
引鼎分飲戶稱人編趾因得意干天子偏有知
遇謫仙驥骨售金千載事至今病馬老思燕

送葉上人還清流時方以弓馬試士上
矢歸仍次前韻

江帆來去掛霜天相送還嗟時事遷弓馬果能揚
聖武砲瓜何苦繫殘編一癡誤我難成佛三立聖人
不得仙分手羞言經世業半生說劍未游燕

陳昌箕乃翁心歐大夫六十雙壽詩

昌箕時方
北歸

膝有曾孫鬢未斑齊眉過甲久投閒宦情淡比門前
水詩骨蒼於屋角山子已逢年三北後公如親
枰閒蕭然嬾對客獨許梅花勸狂燕

清流鄭瑞麟種菊高一丈三尺許寄詩索韻次
韻答之

清谿秋信寄詩題高唱如何索和低下屋花無
冷過牆蝶仰亞枝棲若移陶令東籬種便與門前五
柳齊笑殺巢繇自比者低頭丞相馬前稽

其二仍次前韻

黃花花下共拈題漉酒巾歌磔葉低分與四隣
賞壓將一鳥倚簷樓晚香直傍雲霄噴高氣寒
栢齊竊大如鬆瓜似棗始知志怪豈無稽

其三仍次前韻

傑氣憑凌數尺題竹籬茅舍却嫌低幽人吸露登
撥潔鶴餐英負雷樓隱逸尋常早綺角清高孤
夷齊臨風又似黃冠女仙梵危墮首自稽

送余賡之令宣城

宣城自古風華地此日豈然南北間天子憂危
與共友朋仕學我相關牛當脂裕刀偏快鷄
到功格

割亦艱萬卷不妨花底擁知君盤錯却多閒

孫君實花燭詩

簫聲雙引夜何其屋後吟臺月滿時人在鏡中嫌雪
黑粧成花底厭梅癡錦心刻燭低聯句凍手薰香暖
著棋三世如椽傳大筆朝來試與畫蛾眉

其二

婚禮古人云不賀腐儒差曉誦關雎承家仁趾今當
戶瑞世奇毛必選雌雙燭伊吾分論語一琴風雅厭

讀書堂二集

卷之五

三

閨詞詩成自笑無堪好雜佩何勞解報之

冬日送浙中姚元師歸壽尊人次董叔會韻

看雲客子去難攀千謁蕭條獨馬還千里雪中無米
負老人天外長毛班稱觴若待三牲養舞綵何時四
壯閒陋巷知君方捉鼻娛親正在一瓢間

哭潘昭度師

有叙

丙子之秋胡馬閑郊畿羽書徵天下勤王
吾師潘昭度先生開府南頓提兵入衛獨先

諸道渡江已而虜自出關停節鎮援兵先生

帥師還道卒先生蓋爲國歎也先生爲國歎

則異撰亦以國事哭先生而一人之知己感

恩在所後焉亦以見先生之知異撰與異撰

之所以酬先生者固不存乎婦孺之泣焉耳

崇禎丁丑臘深

天下勤王劍未磨賴州幕府早臨河事煩食少灰

諸葛老壯窮堅病伏波殺魄射潮猶負弩忠魂傍日

讀書堂二集

卷之五

百

尚揮戈肯同巷哭酬知己清淚生平本不多

其二

遐荒尚望袞衣來鼓角無聲咽夜臺四國待皇戍未
缺三軍西望觀東回卽令門下多徐穉何故當年始
郭隗莫道相知酬不得縱能酬得可勝哀

其三

建牙六道素無錢廿載爲官家賣田天子賜塋酬
馬革老生知我撫龍泉易名晉爵徒增恨掃穴犁庭

不假年題罷挽章看寸管先生曾許勤燕然

其四

中原豺虎未澄清驕虜兼紅執請纓蒿目益相終不
眠英魂歎世尙聞聲炙鵝絮泣書生態無憐哀歌國
士情何日報師遲也好極中誰信老堪行

其五

南州曾憶撫深盃謂古何人未成哉獨有名山義勝
今不將朽骨付蒿萊宋朝舊史吾更定昭代新書

卷之五

剪裁公欲重修宋史以溯嘆當時言在耳公今已矣
國朝實錄昇予

我非才

其六

公起家中州縣今後爲其地學使

河南召伯起謳思離亂民兼哭父師天下豈無人可
灰中原誰使屢難支進賢但好帷巾幘大將安能異
小兒怪我爲詩多罵座如何傷逝不傷時

其七

公卹典未有廢子

天語動將成事褒九原肯說隕身勞特生松栢不食

蔭出穴鳳凰自刷毛七載在門仍一士白頭拜墓舊
青袍潸然忍任西州淚留滴匣中拭寶刀

其八

北邙東郭太無端萬蟻茫茫轉磨盤隔下總非公成
所生前原已誓登壇主憂臣辱遺孤憤女喚兒啼
等一棺不是甘心授命處達人同作置郵看

其九

公爲家刊立節孝傳

閩南觀察訪貞姑謂女何慚烈丈夫直是臣忠憐
紡投堂卷之五

孝故傳母節痛兒孤百年有盡窮將半雙眼難青哭
易枯宿草淚沾猶北指墓中人欲氣吞胡

其十

公冊序予詩文梓之

因人吾耻國門懸自信緣師謂必傳嚴武豈能知杜
曼昭明未許序陶潛隨身具拙誰磨鏡龜手藥輕
值錢並繼中原公有子應噴鈍影敢辭鞭

其十一

都下聞撫公清海賜蔭却寄代

鑽縫蚤虱費爬搔鼠首何煩斬馬刀太度聖人無

刊印遠猷元老賤投醪身膺鐵券分多士贊壓金貂
少二毛戀闕小臣親舍在夢魂從此不驚濤

其二

長風高浪破樓船橫艗詩成士扣舷當事得如公就
輦中原今已靖多年海邦見說頻無歲安撫方知未
息肩 聖主且虛黃閣待衮衣暫借爰南天

丁丑獵深同陳伯熙集林守一晤庵觀迎春紅

梅盛開時也

續授堂二集

卷之五

五

平鋪絳雪坐香茵淨拭觀忙滿面塵春色未來先老
我酒杯欲放苦親人且添歲晚一回醉又待年開兩
度新戀着土牛成底事却因自笑笑亡神

除日同董叔會陳伯熙小集陳子含宅次叔會

韻

貧女霜眉不打車梅花落盡伴閒居謀生往事低基
比改歲楸枰換局如一代表冠王氏學千年齒髮史
遷書當杯潦倒相看笑勲業依然竹馬初

戊寅元日次董叔會韻

白頭未分此身微但覺年年憶昨非耐典鸚鵡猶剩
鄴輕裝款段不教肥每逢歲序成親老豈敢文章與
世違薦罷椒盤還北望閉聽穉子誦無衣時流俗未
息

開歲五日爲侯柳而學師壽

開年開歲侑佳辰花傍官墻滿四隣顰眼肯酬天下
士一尊閒對聖門人以文爲戲身將隱如月之恒柳
共新傲吏不須狂太甚陸沉終是出風塵

續授堂二集

卷之五

五

其二

一官耐醉讓人醒口不停盃亦授經春到師門溫雪
跡鸞親伎帳侑歌伶豐毛霧養來年蔚細草風沾兩
度青師在任
二年桃李能言玉樹舞諸生在不減寧馨

紡授堂成人日譚元孩董叔會陳子含伯熙道

掌伯期林守一陳昌箕小集落之分得十三

元

小徑新開當小園朋來拜母共清尊老思愛日心徒

遠賤畏傷時舌未捫歲月又看金作勝行藏依舊席
爲門蕭然貧賤澆粗糲慚愧燈前一石光

其二仍次前韻

纔得安居便灌園花當綠勝媚開尊敢云移整龍堪
臥剩有經冬蠶未捫短褐豈能忘帝室長裾終耻
曳侯門攀枝欲問流光迅病柳新栽半似兒

燈夕同董叔會陳伯熙道掌伯期集李古夫宅

卽席贈蘇若美人分得南字

唐詩集

卷之五

元

人將物况出閩南麗有荔枝香有柑花底四娘狂杜
二燈前蘇若老曾三今宵酒債誰能負千古詩名
不貧風雨一天高燭燄忍教敲斷鳳頭簪

燈夕坐雨次韻

歌樓絃澁冷琵琶火樹瀟瀟濕萬家十雨五風年可
卜千金一刻價寧除夜深綠徑先肥草春淺紅欄未
損花欲比冷宵寒巷潦漁舟燈亂水平涯

送董叔會重游都下兼柬長公德愛民部

莫道春風信馬鞭干戈到處起紛然連年三過江南
北此日重看事變遷憂世但憑詩賦遣懷人真覺古
今懸爲言筦庫朝衣典報王頂流地上錢

其二次叔會來韻

半在舟車半在鞍天涯伴好客心安一旗酒賣花朝
醉對壘茶衝殺兩寒下馬留題君有興拈詩誰和我
無歡傷懷萬里青青草看似窮秋木葉乾

其三又次來韻

唐詩集

卷之五

五

淮左頻聞沸羽書帝京驛騎避青徐蔓生寇比豈
毛蝟重負民如潰春驢擊楫橫江頭易白登樓何處
眼堪舒送君莫道成弘事猶記當年萬曆初

其四又次來韻

記得連牀中夜醒聞鷄舞影動窗櫺觀枰縱急心徒
癢用世寧遲事飽經前席帝谷容伏闕退朝臣瘁
晏趨庭流民圖好教兒上天下艱危語易聽

林澹若武舉下第歸次來韻答之

乘車載笠信風船燕額封侯亦偶然鳥道管寬鷹直
上蟻封步窘驥盤旋軍儲可謂多方括將印何曾一
日懸底事中原清未得 至尊側席又三年

二月十五日病起

隱几又過一半春無聊聊負反裘薪側身敢說當衰
世衣褐還思見 聖人病賣文醫難減症書因賤買
倍添貧愁時暗計三年事卿相立談也五旬

贈醫友茅復陽

卷之五

病深寒索藥無資贈答錢怪但餉詩得見有恆斯善
士不爲宰相則良醫劉邦戰勝曾如籍烏喙功成豈
羨著我獨喜君三指下惡將人命試方奇

春深送陳昌箕游清漳

清漳吾地聯桑梓寒屋城南度陌斜君若過門應作
主我因送客便思家一帘紅老罷驢酒幾甌綠新破
寺茶爾但夢歸予夢去月中魂共混梨花

竹醉日集李古夫宅雨中卽事次韻之二

危簷急溜掛高江風颺驚湍欲打窗樹墨陽行如遇
敵背城戶小未甘降與人俱醉筠三畝看竹斲青眼
一雙王肯留髡吾肯飲剪燈好聽滴淙淙

初夏雨中集曹能始先生三石亭卽事偕徐碩

客賦

一亭閒草子雲玄開徑城西小巷偏五字差稱雄伯
業六經未分大儒箋陰晴世事黃梅雨裘葛人情四
月天獨有樽前寒歲意稊稊片石竹林邊

卷之五

再次前韻東能始先生

蕭騷白首幾時玄陋巷行藏獨我偏馬戀蟻封朱氏
學虫書蛭葉漢人箋乾坤涕淚無乾地帖括文章待
補天欲借石倉池上閣共鷗穩坐釣絲邊

劉瑞當索予經義仍次前韻答之

鶴裳雖編尚能玄顧影吾憎一羽偏坐臥看龍成蟠
鐵鬚眉爲靈守殘箋身隨紈扇頻過暑目送風華易
上天稟稟且休巖下杵幾時夢發帝王邊

吊忠詩為楊大洪先生作也

泰昌祚短事更新崩齒重驕穩負斷伊霍比公輸一
灰滂膺共爾作三人遺弓俱受彌留詔投杼先除顧
命臣蔽日浮雲今在不忠魂嶽嶽揭星辰

讀左少保集因吊死璫諸公仍次前韻

指鹿威尊共美新埋輪請劍氣斷斷東西易面翻三
案楊左分身本一人國社偶然憑小鼠 先皇何意
殺孤臣傷心天啓升遐日地下魂猶拱北辰

游靈堂二集 卷之五

再次前韻

崇禎敷政一時新聞黨唇亡齒喪斷暮成朝生榮假
子兄終弟及挺 真人天回却有貪天輩賊數方多
罵賊臣感得風雷公已矣日升猶喜運方展

晉江里人王君同歸化王周士軍化門士李伯

啓丘小羽蜀中忠機道人小集紡授堂感賦

時予新居初落君同將游燕丘李二生將游

福唐

孤者成歡却易傷洞簫聲裡望吾鄉十年身世鳥三
匝兩鬢點名劇一場病叟不貪道士訣門人能助老
生狂明朝目送雲南北又折愁心寄客航

送晉江里人王君同游燕

十年游子憶吾廬纔得談心又索居時事直須千日
酒 帝鄉易上萬言書淮陰誰漂漁竿冷易水餘寒
劍術疎送爾不忘湖海意相看豪氣未曾除

趙校斯林異卿夏夜步月過紡授堂時予病

游靈堂二集 卷之五

瘳也

但須身健分窮愁髮短如針曠表頭我苦病深朋
藥客嫌難重王披裘欺書未覺前人秋觀世能無出
位憂引話若添月易黑不妨燒燭更淹留

病中無寐聞隣巷簫鼓聲知是孫子長先生

女也走筆東之

僅有腰間一帶黃蕭然門巷暫時忙 先生題門有

之金 教奴賣犬聊從俗得塔如鴻不關粧女

完婚未畢宦游原淡國難忘謝公好爲蒼生起冀似
東隣待字娘

秋日送劉瑞當還浙

送予美子濶之阿倚竹寒牽補屋羅四海交情各下
誤一人知己眼中多黃金待贖蛾眉老白石誰聽牛
飯歌病骨暫蘇君又去登高望遠奈秋何

答陳昌箕

不須守口自如瓶深種修篁戶上肩禪敝猶能容
亂文輕何至賦蒼蠅門前便已風牛馬天下誰關
白青雙耳懶敲清磬洗池塘吠月正堪聽

冬日同陳道掌門士董德溫集方士蔚芝園聞

鐘

數聲敲破一簾煙小小園林古寺邊曉去似聞香
酒坐來何意醉參禪關肥蔬長齊矜幼耐瘦花黃
占先會聽晨鐘霜後好幾時重過對床眠

其二

直窮深巷到門前家與佛隣人是仙煙裏疎鐘聽似
畫雨餘一鉢圓爲田霜梨入口千秋雪老菊過時九
府錢把燭醉來濡渴筆三杯狂不減張顛

戊寅冬予將往吳興哭潘昭度師門士董德旬

德溫集方士蔚李古夫黃聖謨餞我湖上走

筆留別

出門貧病若登天鏡具隨身酒漬綿遊放但能窮
掃壯游豈必爲山川暫來西郭浮輕舸已似寒
夫船且說泛湖竹當餞餐邊容易二毛添

戊寅至日書事

胡馬頻驅易抵燕中原群盜共騷然兵難食足惟加
賦官喜徵繁有羨錢文酒且將消至日勲名又說待
來年愁聞間架催租急豈必追呼爲餉邊

至後次舊作韻

行藏今歲問如何至後年殘臘易過剩有白身還
老瘦將病翅插天摩隨人作計寧爲我成佛無心不

畏魔短髮慵梳綿似草生孫蠶又長新窩

將往吳興哭潘昭度師門士王無擇同行亦將

過亡友卓珂月之門而問之

琴不上絃水自流蕭條書劍去還留借來僕似難騎

馬病後身如易漏舟千里及門惟與爾一桴從我者

其由此行慢道江山好爲哭知音莫當游

舟中寄家信

一篷霜曉月黃昏水宿聞鷄亦近村貂僅留皮縫易

新集卷之五

辨虱欺敗絮卧難捫貧教婦膏腴親膳老願兒才贖

父頑但說出門爲客好何因夜夜夢家園

臘深阻雨富陽舟次無寐書懷寄潘宗玉

破寒霜漏躡風塵凍空行行亦苦辛殘歲三更連夜

雨病身無僕一門人獨將涕淚來千里未報親師近

五旬知己言愁猶道阻嗔他喚客曉鷄動

戊寅除夕客潘昭度先師第同長公宗玉守歲

次韻

客裡呼僮亦掃塵把書猶負買臣薪祇將壺口酬年

暮懶索詩腸待歲新欲起九原成隔世相期三立更

何人杯深感舊真兒戲不信文章果有神

立春日仍次前韻

是歲己卯予年四十有九

青袍短後溷風塵歲月閒拋等積薪陳亮見長年已

老陸生遇主語難新每因多難當吾世欲以時賢擬

古人未省安危誰仗得祇將國步付亡神

元夕雪中小集卽席仍次前韻

新集卷之五

六街滾滾馬蹄塵尚有貧家泣米薪勲業闕場觀市

闌文章燈事闌花新杯深能引心長話雪滿偏宜眼

冷人清苦燭邊梅暗發一枝瓶裏亦精神

人日客中病起述懷

枯坐愁時罷枕呻拈花准勝媚佳辰客中如家

信病起欺書似故人老馬夢回千里汗新鷲啼過耳

年身一節縱是今朝健安得心情趁早春

雨中夜集潘宗玉芳蓀館不能無西州之勸也

傷懷非爲在他鄉苦雨深杯引話長知已眼中人易
成感時天下事難忘弟兄此夜來千里師友當年聚
一堂欲覓虎賁何處是典刑空憶蔡中郎

客宜州書帶園雨中書懷時梅開三小試旌德

未歸

却非游倦竹門關雪後寒添雨氣繁搔首不驚謝眺
句相看何必敬亭山四圍梅發客孤坐百尺樓空人
未還底事丈大三十外尙因小敵滯行間

新集卷之五

卷之五

花朝後二日同李元仲郭大赤集岳直公館波

時馥生郁生美人在坐先歸分得微字

花朝纔過暖風微隔竹殘梅笑妓肥時事百年餘醉
眼病夫一褐當春衣柳條未舞先含顰鸚鵡無言但
欲飛從此雙柑携處處如何客子肯思歸

同李元仲過余賡之署中季愛軒夜話

有序

崇禎十一年冬中原群盜未已奴虜長驅燕
齊問其明年春破濟南直抵登萊航海去當

事者檄江南諸郡縣議設兵加餉時予與李

元仲俱客宜州夜集余賡之縣署季愛軒酒

酣起舞月中賡之賦鴻鴈予與元仲賦無衣

已共賦宛鳩爲詩四章以志一時之事使夫

後之來是軒者知予與元仲其於賡之雖載

笠乘車未能同猶不敢自棄於天下憂樂之

外而盛事相易以附于異姓鶴鵠之義如此

而願季自愛又非徒希之于其弟爲然也特

新集卷之五

卷之五

既成併書一通寄希之已卯穀雨前

兵食頻加事日新吏憂民散國憂食廟廊借箸嘗烏

喙草野纓冠恨白身齊魯公然奴騎入江淮將恐翔

胡降愁時莫道窮通異起舞還期共膳薪

其二

主臣憂辱杞人啼窘雨危車策蹶踣推轂但求時夜

卵登壇便是失晨鷄不因亡將能航海豈有強胡敢

抵齊爲問當關誰虎豹諸陵好護在山藂

其三

自愛之官手勒銘伯于季也太叮嚀眼中鸚鵡駭鴻
馬天下豺狼警春鵠忠憤豈嘗亡草莽 英明未定
小朝廷祇須百輩宣城令買憤民歸便輯寧

其四

平安君好報希之暫醉阿翁母哺糜困周漸無囚可
縱齋厨日減鶴難隨飢胥訟簡抄書倦悍吏差開書
郭遲猶喜朋來消寂寞月臺把燭共題詩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五

廿一

贈某都閫

花底綸巾羽罷揮蕭條將種壯心違鷹拳不抱伏雌
卵虎氣羞張礫鼠威 天子豈能忘故劍將軍未許
遂初衣感時橫海君家事此日胡兒滿載歸時奴酋
將抵登萊
萊州海歸尋人
嘗為其地大帥

過梅谿沈景山書莊梅聖俞讀書處也旁有墓

梅谿梅雨熟梅新訪友林間掛角巾豈必古賢能勝
爾偶逢道蹟便懷人龍媒步遠驄為種先世嘗置
虎

子文奇秀滿身為人皆
為國師怪汝雄心航寂寞閑門僻
出無隣

贈麻孟璿麻甚雄武

蕪穢中原未掃除麻生三十尚閒居非因名士堪
禦却使庸人悔讀書燕領待時飛食肉龍身野水
鰲魚餘曹志李洎洎是抱膝微君孰起予

同李元仲觀宣州迎春寺古柏唐楊行密部將

潘濠手植也

卷之五

閩南懷古兩書生為客江東繞樹行興廢未泯
木乾坤何日不陰晴偶然手植存偏霸三百年來
太平回首殘唐千載上英雄可似沸爐鳴

客中浴佛日小集天逸閣喫青晶飯時蔡大英

餉櫻桃宣州俗是日喫青晶飯

纔見當樓紅滿枝不知春去竟何之前日殊方
立更青晶飯通俗聊占白傳詩薄醉當齋消佛日偷閒
病過花時櫻桃正好琴心消幾願携將媚酒厄

客中同李元仲集梅朗三天逸閣時朗三將往

白下余亦還閩卽席賦別

豈有愁人鬢耐蓬一尊異地幾回同浮生名下能爲
崇醇酒杯中易送窮老大文章來笑罵艱危時數渴
英雄臨岐莫道逢年事帖括消磨渭水熊

宿韓茂貽竹齋感事

竹裏聯床雨蒲窗感時只合倒深缸文章見帝齊因
鬼聲氣成城某受降輿觀競來通上國投鞭直可勝

新發堂二集

卷之五

廿三

長江笑他擾擾關何事觀世慵開眼一雙

其二

年年壇坫變滄桑一餅群兒聚開場滕薛互爭誰是
長江東雖小各稱王聖門細閱登龍賤逐隊閒觀戰
蟻忙城下屢盟人易霸酒壇猶記昔周郎

病中夜宿湖上集慶寺限韻東妙香椒湧二公

偷得閒身合坐關行游便覺一筇煩鐘聲不辨來何
寺佛梵微聞殷四山觀我每從病苦際懷人偶在夢

醒間蘇公祠下林逋墓隱几遽然薨往還

次沈若水同年來韻答之

敢道英雄操與君息機已分離人群鶴經籠瘦寧堪
相虎自騰高豈在文邁澗寤歌聊爾爾草廬勸業欲
云云行藏知己商量罷又長髭鬚白幾分

爲施漁仲壽有序

萬曆丁巳間異撰與施辰卿樞同隸諸生籍
時余年二十七辰卿少余二歲越二十年而

新發堂二集

卷之五

廿四

辰卿意鬱鬱然不屑逐隊諸生間自去其籍
於當事者又越二年爲崇禎己卯而異撰始
舉於鄉於其爲壽之日詩以問之以志辰卿
之勇退而予之不知止也蓋辰卿亦變易其
名字曰漁仲樵矣

倦鷹傲睨大風秋回首英雄未白頭金馬灸遺慵慢
世副車椎誤耻封留一丘君有閒舟楫巨濟吾方學
泳游桂酒醉餘相念不久要曾許共先憂

已卯冬還晉江故里過龜湖林薦甫夜話憶二
十年前余嘗讀書於此自癸亥移家三山此
十六年間先師若梁先生仙逝亡友挺甫取
後沒及門諸生皆薦甫諸子弟亦不能無存
沒之殊也泫然志之留別薦甫遂慟吾師

十六年來事變更話長寒夜剪燈明一門星散吾師
友雙鬢霜深兩弟兄地下敢云酬國士眼中猶是老
書生相看纔拭西州淚草草驅車又北行

新授堂二集

卷之五

廿五

已卯除日次陳昌箕韻

臘深游子且停車慈母縫衣待歲除償債文章填未
了誤人鬢鬢白無餘百年此夜吾生半萬里春明謂
帝初試把一杯澆古劍椒盤羞酌讀殘書

次其二韻

時議登賢書者輸金助買公田以輕
流寇

舊年容易度新年蒲柳姿難鬪石堅濱海一隅猶爆
竹中原何地不烽煙足兵但有民加賦養兵難
買田莫道廟廊無上策太平立致在金錢

紡授堂集卷之六 詩部七言律

庚辰元日次陳目箕韻

年年老至漸如登取醉安能酒似澠 帝關遠心隨
日去北堂嚴氣共霜凝勲名敢說逢場戲行徑聊同
苦行僧未省長纓堪請否中原群盜久憑陵

次其二韻

家在泉州又福州半生落拓守林丘寸心可易逢人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說倦翮還須選樹投未分此身終畎畝且將雙鬢付
車舟開年却被兒童笑仗劍瞢然學遠游

江北道中

渡江纔信客身勞驢背書生亦佩刀惡水能加茗椀
滋薄醪不稱酒帘高髀消厚襯羊皮袴骨瘦肥添木
絮袍浮海一桴吾見慣黃河濁浪未須號

齊魯道中

書生馬上望榆枌過沛風高起大雲擊擊却思游季

子鷄鳴還笑脫田文平原十日青徐接秦嶽中天齊
魯分闕里去人今不遠絃歌可似昔時聞

其二

大風刮地動哀歌鵲結流亡滿目多經世我思今管
呂讀書人負古丘軻英雄莫有田間起將相無如草
盜何見說 官中方好少老生試轉魯陽戈

其三

煙臺烽熄尚殘紅胡馬曾過四野空目遠樹如浮水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二

上塵來人似出泥中車書敢說非全盛杆袖誰能念
大東前席不知 君問否洛陽年少已成翁

旅次題壁

逆旅蕭條醉馬周豈云賣賦 帝京游少年 天子
方嘗膽獻策書生已白頭病尚有身留裹革窮原無
領待封侯燒燈起舞鷄鳴未豺虎縱橫念 王憂

過景州董子故宅感懷

馬首今朝入帝鄉居民指點漢儒莊感時不敢言災

異救世還須雜霸王一代下帷攻帖括千年無策繼
賢良傷懷縱有天人對又恐公孫佐武皇

長安述懷次陳昌箕韻

縱橫天下孔方兄太息長安公與卿小草肯忘當世
志午鷄聊補失晨聲登壇誰不唾亡將厝火人能笑
賈生見說金甌容易卜沙堤新築幾時行

公車放歸

官鶯聲暖待雙柑倦客思如閉繭蠶萬里閩南之極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三

北重來五十又加三一時富貴非吾事終老林丘却
未甘漫道憂天關易叩都門誰不諱深談

其二

儉素黃金用未殘黑貂無恙出長安敢云世路知音
少是我文章應制難丞相不追亡將去冒黎錯拜孟
郊寒蕭條夢卜何年事又把前谿一釣竿

其三

征鞭能解部枝柔感遇何須動客愁勝比呼盧聊注

瓦別頻忘屢等虛舟生平懷抱從頭錯五十文章一
半售慢道世間無隻眼暗中未悔夜光投

其四

次廣陵鄭超宗題壁韻

逐電輕蹄遇埤遭黃金臺隨草如煙文章塗抹倡優
面巾幘消磨少壯年彈鵲不須隋氏寶獲禽難執璧
奚鞭何時學得風鳶戲故紙糊來易上天

其五

次卽墨吳友題壁韻

謾言錯過帝城春尚有煙花媚遠人何苦漢庭太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四

太息已甘陋巷一貧身敗軍誰許能談劍棄婦方思
學采蘋可是濟川舟楫具文車問世未知津

其六

慢將老至歎連遭五十無聞亦茫然肘後不須六國
印杖頭未欠百文錢却因顧大難成佛肯酤丹餘已
上天歸去且需千日酒纔醒又整北來鞭

其七

以說中原寇漸收九邊烽火幾時休爲官豈遂纔索

免觀世難將草莽憂三北齊四頃霸掩一經滂母必
忠酬蹉跎又是他年事禿筆花殘未忍投

其八

賣貂買鶴素無錢載過楊州亦半仙急就詩成聊恃
陋倦游馬去懶爭先却非從此忘三立似肯逢人讓
一鞭見說前途多暴客綠林莫有識齊賢

山東道中書事

野曠無青但起塵空原時有牙遺民人當見骨猶劍

紉授堂二集

卷之六

五

肉樹僅留皮亦裸身。餓眼乾啼難出涕。萊客水腫不
成顰求言。詔下勤憂旱。民隱何曾達。紫宸。

山東道中喜雨時旱二年矣庚辰三月望日

少許霖甘旱兩年未能破塊月仍圓。鵲因久曠忌鳴
垤犬怪非常共吠天。無草可沾枯後澤棄家誰顧雨
餘田縣胥已坐通。亡屋俟有人歸索稅錢。

次宣州梅朗三來韻答之

四海交多老漸刪。意中有友獨相關。江東君耻雄西

楚土壤吾甘讓泰山。身世糊晴推磨。憤行藏躑尾開
籠鵬梅生三十今。餘幾莫爲窮愁髡也班。

渡江望金山

中流望眼不堪舒。近眺橫江感有餘。隻臂劈開天地
氣。一拳撐住帝王居。車書卜世同南北。物力傷時憶
古初。慢道千年興廢事。目前處處易愁予。

重過潘宗玉謁昭度師墓雨中夜集懷新堂卽

席感賦兼留別宗玉兄弟

紉授堂二集

卷之六

六

滿目悲歡心事違。華堂簫鼓雨霏霏。貧身到處仍磨
鏡。馬策今宵又叩扉。蛻去神龍留子在。老來文虎已
毛稀。十年知己慚師友。怪得將歸未忍歸。

謁潘昭度師墓卽席再別宗王

勤王人去幾時歸。翁仲夕陽山四圍。燕子不須辭
故壘。名家猶是舊烏衣。驪歌燭裡聲難聽。馬臥樞中
汗未晞。合便有離生便歟。相看相慰淚還揮。

林用始以諸生會試樞部曾子壯其游也爲詩

送之

防胡難恃古長城推轂軍門事屢更鄉里偶行新選
舉 祖宗原重兩科名一時拔筆多儒將滿世彈冠
剩老生君去燕然留片石半邊待我再題銘

同門友楊君席公車罷歸客歿武林詩以慰之
不敢如昔人之招魂也哀哉

也知身世等輕塵卽得交情不認真萬里日邊方謁
帝百年地下失歸人六橋三竺去來路白傳蘇公前

紉授堂二集

卷之六

七

後身當爾原爲湖上王半生越客寄南閩

下第歸夢香椒湯二公過客樓讀予近詩

莫怪泥中臥未升本無鱗甲可飛騰詩多哭世於時
背儉省千人得僕憎體骨豈應思入仕顛毛只合削
爲僧百年已半居難卜爲問文殊借一燈

庚辰北歸客武林五日病起

初一日有人先餉
雨泰

連年五日在他鄉客歲宣州今歲杭莫美人歸吾後
去却能病好泰先嘗物情塗面雄黃散世味酸牙齦

米錫半百此年年又半 帝京何苦往來忙

五日雨中潘宗玉招集湖舫時予病起將歸有

崇禎十三年五日潘宗玉招同高千秋勞維

章君家慧曉玄季泛蒲湖上于時肺客身癯

六橋雨積感時嘆老視昔懷人處士斷妻蘇

小是逋翁少婦香山無子坡公爲白傳佳兒

千古人存不須續身之縷南閩客去楚浮角

泰之觴不可無詩以書歲月偶然得句兼志

紉授堂二集

卷之六

八

別離云爾

樓船目遠病堪扶千載風流人可呼天使坡仙兒白
傳梅頃蘇小媚林逋雨光生白還生黛水意在山不
在湖勝地佳辰兼友好離筵忍負一觴蒲

一雨中潘慧曉招集湖上琴來舫卽席贈廣陵姬

兼留別慧曉宗玉姬善三絃時作西廂曲

聞歌若處不堪憐況在佳山艷水邊點點雨聲歸十
竹雙雙眉恨滿三絃楊州人打杭州譚北曲詞將南

曲填又被琴心鈞別意如何便放渡江船

北歸湖上次妙香和尚送行韻

倦游金盡不知貧尚有交情物外親
半百衰容屬登客一雙冷眼古今人
本無綺語教逢世縱有慈航敢問津
玉塵慢勞當面拂誤將霜鬢惹京塵

又次椒湧公送行韻

入世逃禪總未諳躊躇岐路北兼南
抽心是栢渾忘苦絡口含漿不見甘
乞米救饑生本拙讀書難飽老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九

仍貪何年五岳從君去行脚蕭然到處堪

臥病富陽江上時溪漲風雨不止

如練澄江似戰霆竹間樹杪共揚舠
溪山病亦開篷看風雨眠猶剪燭聽
渴睡僕頑嫌我醒倦游伴急惱潮青
布帆一任石尤阻好在嚴灘問客星

有感

東家健婦喜愁呻學得村西病後顰
黃口小兒爭欺老橫眉錢虜善言貧
醞問鷄舞稱豪舉井底蛙喧論

古人天與癡頑償蔗境何因苦說舌頭辛

庚辰北歸過仙霞關

立談卿相事難猜失路荒唐酒幾杯
遇主已過時數可憂天何日抱懷開
百年世上五旬後七尺泥中一半埋
猶喜出門繻未棄布衣無恙入關來

江山道中

四山石貌峰峰換五月蟬聲樹樹齊
病肺未蘇兼觸暑蒸人不醉亦如泥
每逢睡後詩成句時聽田間水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過畦賴是客途消遣得何妨鷄骨暫栖栖

庚辰北歸施漁仲隱君過我相慰賦答

寒松瘦柏自蕭蕭種樹誰能識後凋
將母有腰何處折顧予無憚可容消
莊生却被逍遙礙阮籍猶多塊壘澆
曾似未衰君退勇一竿雙篠混漁樵

送崔五竺游武夷癸酉春予過山下留題曾于

大王諸峰有約也庚辰七月

名山坐臥如求友豈慕其名把臂休便道相過非我

意扁舟宿諾又今秋絕奇丘壑人難稱涼草登臨願
易酬三十六峰峰十日送君也是一年游

听兒花燭詩

當戶于今付與兒一雙二九亦齊眉不從世路盈門
獨稍稱家翁滿面絲報母衰年仍負米看孫燕爾准
舍飴且將累事稱佳事尙有待婚小阿時次兒名時方二歲
爲同門王穀子年母五十壽年亦辛卯九月生

深秋有客遠登堂拜母荻階正肅霜共是卯年生此

霜樓堂二集

卷之六

十二

月却同令子舉于鄉栢當同味茹曾苦椒肯耐辛酸
易香但酌朋尊稱母德不須更頌九如章

冬日病中漫興次方慕菴師卽事韻

賦賤金不肯酬且須藥裹寄林丘四方徵急兼無
歲海園田稀暫有秋慈母含飴寬菽水老生握粟特
來牟憂天豈少長沙涕潦草逢人未敢流

之二再次前韻

顧影猶堪自勸酬蕭條茶甕倚糟丘落毛貂餅縫頂

臘使氣鵬傭坐過秋秋段易乘甘下澤龜爪寧繁謝
中牟未須寒歲傷遲暮堂北松高翠欲流

之三次其二韻

病頑本艸也傭看霜日寒煤杵作團詩句驚人罵座
灌文章混俗捉刀瞞一頭白戀帽中絮雙眼青餘屋
後嚮醉罷沸爐頂月上試分殘茗注表蘭

之四再次前韻

梵篋非因佛事看何曾坐破幾蒲團賣文抵病醫難

霜樓堂二集

卷之六

三

効對鏡塗鬢老自瞞潦上放言蕪竹石龍門寓意米
峰嚮起予千載供游戯把卷欣然臭似蘭

同陳道掌繆叔向集林守一晤巷觀迎春共賦

陽字

閩南風物易回陽較似中原獨小康羣盜多年猶破
斧聖人何日得垂裳鞭加土塊牛如喘響急春官
馬亦忙莫有芒神司國步當何艸莽杞憂長

其二次吳子瑞韻

舞馬歌臺出郭東滿城蹙與樂郊同逢場何意隨兒
戲行國無聊憶魏風白眼酒徒空塊壘成名璧子是
英雄百年食粟關吾事且看春來卜歲豐

辛巳燈市之三仍次前韻

南土何如小大東春蹄夜炮應聲同漢宮方惜中人
產海角猶餘大國風動地獅騰三子母燭天龍闕兩
雌雄愁聞燈市流民集但祝今年處處豐

辛巳春日同陳振狂八十六叟過百齡園手曹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能證陳昌箕集鄭汝交雙橋艸堂仍次前韻

艸閣河西石逕東雙橋流水到門同高年客話嘉隆
事薄醉人還懷葛風詩謝參盟亭負固棋逢大敵偶
爭雄愁時米價當春湧浪說閩南歲暫豐

庚辰除日次陳昌箕韻

陋巷殘冬易苟安閉門省得路行難病農白首還于
耜廢將無心羨築壇先買雞犬樹須澆酒且將歲飯勸
加餐明朝又是五旬外猶剩今年一夕驩

辛巳元日次陳昌箕韻

簾垂深雨繞牀行歲月相侵太不情遠道前驅欺老
馬衰年春夢請長纓無才涉世縫多口寧隘從人怪
獨清自晒文章奴帖括靴尖難踢蟻封城

庚辰除日之二次吳子瑞韻

少壯蹉跎只目前回頭去日杳如煙欲償往歲須來
歲但覺加年是減年神駿不貪隨仗立卧龍終被釣
絲牽昨非五十知猶晚贏得拋書自在眠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辛巳元日之二仍次前韻

老大隨人鎖院前開正又理舊燈煙嬰兒學步從今
始五十無聞不當年椒酒勸衰辭婦拜斑衣引笑領
雛牽到門有客听當戶且讓家翁一覺眠

听長兄名

其三仍次前韻

爆竹聲聲竹屋前東風吹作一街煙見人婚宦方知
老欺我桃符易記年款段瘦堪堪朋友共鷓鴣散省酒
家牽春明作計吾何以舊社過從醉便眠

其四仍次前韻

麒麟畫閣擬居前。鱗米圖來一抹煙。將相古人誰上壽。行歲今我已中年。鶴羞近玩寧堪舞。馬憶長征不耐牽。自笑本無官錦調。帝京也向酒家眠。

元日招陳道掌林守一繆叔向林九疇龔印可

小集艸堂仍次前韻時隣巷二珩舊妓來居

東風搖颺小堂前。淺碧簾疎曳淡煙。夜未五更誰分歲。朝來一刻便爲年。新筇嚴共詩腸角。稗婦宜女

術長堂二集 卷之六

手牽尚有杖頭須。覓渴琴心夢上酒船眠。

新正招鄧戒從陳子含葉君節林守一黃子時

林守衡小集因過隣巷訪舊二十年前曾許

嫁守一也仍次前韻

風勻輕雨媚尊前。載橋盤香綵綠煙。委巷衣冠聊爾爾。席門鷄黍自年年。不知春覺遲多少。幾憶黃鸝又掛牽。見說竹林隣女在。舊壚猶許阮公眠。

元夕同繆叔向觀鰲山燈過我小酌仍次前韻

逐隊春街信杖前。燈光混月似籠煙。物華衰盛聊觀世。興味短長自問年。事到逢時連紙貴。人緣因熱被絲牽。燈上經人。然火則動。老來已賤千金刻。不換煨爐一醉眠。

十四夜同費冲玄令君葉君節過百齡林子野

守衡集林守一華鄂堂因游燈市仍次前韻

但覺追歡不似前。六街細憶舊風煙。今宵第二上元夜。又是崇禎十四年。墮履遺簪誰分醉。游絲短髮故相牽。縱教物換朋無恙。忍擲深杯抱影眠。

術長堂二集 卷之六

燈市仍次前韻

舊樂喧闐寶馬前。冰綃籠焰颺輕煙。侯家高燭諱今夜。貧女深缸續一年。米貴難將燈事減。心長又被酒杯牽。感時耳熱聊行國。總是愁眠也不眠。

其二又次前韻

十萬人家萬層前。琉璃世界裏人煙。三錢斗米非今日。一刻千金憶少年。足與須門士舉劍。肩衣遣小僮牽。不知此際村庄樂。可有催租更夜眠。

辛巳家母壽日諸賓朋集紡授堂陳昌箕賦詩

爲壽異撰再拜賡韻爲四座侑酒也

白首書生母在堂蓬麻慚愧擇隣芳胚胎本自虧三

樂

異撰未生而孤

五十何曾見一長賤假天旌寬捧檄頑

教兒贖願成章萊階日共賓朋舞星聚光添寶婺祥

三月三日觀合沙社迎神予生於斯者也

春街竹馬似前身未損童心過五旬百室鳩來酺上

已十家費足產中人時艱民事全憑社米貴鄉風苦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諱食爲語輪蹄輕蹶過繁花三月易成塵

挽泰寧陳洪仲明經

芝山秋室罷連床逝水魂游谿路長千古一雙巖下

電百年過半艸頭霜龍雖移柰霖猶旱鶴正開籠翅

便傷才鬼九原應不少知君嬾與說文章

挽章有四令君有四宦吾地四載予未入其室

也痛之獨深矣

蒲縣花如易謝何爲霖龍脫委山阿刀能游刃歲鋒

早脂不濡身借潤多似有楊懸君未下豈無鏡具我
堪磨旁人未省牙琴痛聽作哀絃碓露歌

柯益甫寄名山室茶賦答

定交嚴若氣相似其次醇醪醉友生百里寄來過數

雨一了認得是清明甜非蒙頂遲回味香比松蘿不

近名莫恠乍多苦澁減些苦澁便平平

病中柬黃漢白次林自芳先輩韻

呻吟一榻亦陶然懶坐蒲團罷艸玄但把既衰多病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後譬如未有此身先英雄辟穀終須死宰相白衣不

礙仙已分吾生白苦樂藥爐閒便對歌筵

辛巳九日病起

秋室霜凌石骨奇負暄傍石藥爐隨中原何地餘蓼

菊天下惟王省子遺百感忍甘千日酒一隅偷詠

小康詩悠然采采非吾意開徑懷哉欲望誰

沈若水寄我近刻時義次韻答之

塗炭衣冠且與偕未湏予子待吾傳誤人入殿添蛇

足老我千蹊破鐵鞋。餓瘦楚腰何處舞。吸餘蔗尾幾時佳。百城萬卷吾俱懶。墜戶蕭然繡佛齋。

辛巳初度日同盛孝來林守一集陳道掌白齋

分得燈字

避老尋歡喜得朋。表年不稱菊觴稱。數名思越中天日。遲暮如燒入夜燈。跛將束胸難距躍。睡鵬戀臂懶飛騰。回頭慚愧熊羆夢。髮短尊前一半僧。

爲謝左泉鄉賓壽

續世堂二集 卷之六

元

燕伴漁羣席不爭。嬾分開夢主鷗盟。挂瓢君已輕三事。執醬人方祝五更。戀網鳳麟原易老。避鑽鸞蔡自長生。大年應爾何須願。但願年年話太平。

初冬雨中過蔡子威夜話時子威請告歸

別深相視白鬚長。經世何妨病後商。門館不須寒雨洗。行藏忍付北風涼。上頭君已辭千驛。牛口吾方換五羊。自笑百年餘強半。翦燈猶問嫁衣裳。

林守一花燭詩

輕寒輕煖稱佳辰。十月天桃媚小春。裝換木蘭雛將種。新人千戶庚家女。炙遺金馬老文人。仙郎簫斷重騎鳳。公子家傳慣產麟。未省今宵投轄否。賓朋齊辦醉陳遵。

冬日病起

三冬強半病來頻。淨掃閒房謝雜賓。卿法何如用我法。古人豈必勝今人。曾聞作字蒼虬鬼。又道焚書客負秦。捕架置來開卷未。省他夜哭世儒嗔。

王伯谷過談感賦時予方料理小齋

續世堂二集 卷之六

辛

二十年餘土枕戈。艱危將相幾時和。中原不使人懷土。天塹還愁豕涉波。極北漕儲河濟涸。江南桑穀水蝗多。朋來握粟相看卜。安樂寧甘付邵窩。

劉爾龍先生相過賦答兼送先生入蜀

把臂談深失病魔。一人知己便爲多。草廬豈有神龍臥。窮巷何勞駟馬過。牛下夜長終易旦。囊中錐鈍不思磨。濟川楫在從波湧。相送臨流且放歌。

劉爾龍先生招同王伯谷集豹隱山房夜話感

賦再送先生入蜀同次前韻

苦吟豈必爲詩魔對酒關心時事多誤我文章英氣短隨人呼拜壯年過錯甘爲鐵辭茅點杵未成針費石磨蜀道不難非恨別祇因一顧自悲歌

臘夜孫子長劉爾龍先生王伯谷年友小集紡

授室同次前韻兼爲爾龍送行時余方築小

圖

名場論學道爲魔海內交游不易多小圃畦新曉自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廿二

摘席門歲晏少相遇同心未患斯文衰渴肺因敲險韻磨濁醕清醕沽屋換談深且慢唱驪歌

卽席再次前韻

顛生惟友可降魔萬里留行話自多長者車填寒屋滿梅花梢比小簷過衰年蓬紫追閒夢下策名山俟不磨燒燭杯深商出處感時相視一長歌

卽席再次前韻

尊前高目動愁魔不唱陽關淚也多粗糲飽堪先輩

共小齋落候故人過熱心吞炭終難啞短髮如針却耐磨看劍杯殘綵刷斷生平彈鋏未曾歌

卽席再送劉爾龍先生入蜀建節西南諸蕃

剪燭西窓盡一杯門前千騎慢相催聖人敷教華夷外異域推君將相才瀘水不毛諸葛渡吐蕃遁跡令公來雪中天半峨嵋道萬里春行好寄梅

殘歲過劉爾龍先生王伯谷年友邸中夜話同

次前韻 伯谷爾龍門士也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廿二

惜別相看忍放杯臘殘兼憶歲華催門中君有纓冠侶圯上吾非取屨才三寸燭深天下話一時事集酒邊來談長小摘煨爐煮客自調羹主和梅

再次前韻東爾龍先生伯谷年友時爾龍將入

蜀伯谷將歸晉江

尚有前宵未盡杯征帆歸馬且停催病深友比三年艾吟苦詩輕七步才小飲也勝吾獨酌儉庖不畏客頭來莫言歲晚芳華歇纔放牆東一角梅

臘夜招林守一王伯谷小集紡授堂寒話兼送

伯谷南歸同次前韻

擬拚未夕付長杯話久偏驚漏易催經世耻言天有
命救時可謂國無才歲年風利舟難泊勲業渠成水
未來聚散一尊搔首罷共將深語問寒梅

清漳周尹挈家榕城客游失路讀書賣卜殊
非其好詩以廣之

射覆東方主未逢饑來何用足三冬卜售握粟非爲

紡授堂集 卷之六

廿三

市賦抵千金亦賣傭一硯深耕寬百畝全家代食恰

中農君平罷肆簾垂後未必輸他祿萬鍾

殘臘過神光寺示雪航諸衲

老生處處放顛狂佛國來銷歲晏忙千古揚眉三不
朽百年回首一無常如寒賀折價才性鶴瘦龜餓抵
命長鵬鷗爭枝誰是長茫茫何事較彭殤

雪夜病中清漳王穀子書來問予歲事附寄補

併兼徵同籍社刻途訂公車之行

席門寒雨凍殘膏不是袁安卧也高千里遐心傳好
景一年生事問綿袍利鵬雪後將辭臂老虎山中久
落毛豈敢便忘川共濟病身尚可冒風濤

贈林際周地仙時方移居近巷

塚中吹得死灰然何異將人掖上天我不向君求富
貴但知行地有神仙圮橋屢墜誰能取博浪椎雄未
可傳縱是一篇今肯投相過吾且枕書眠

辛巳除日述懷呈吳譯齋師

紡授堂集 卷之六

廿四

歲晚行藏問鬢邊蕭條國士遇徒然將無笑罵今難
免豈有文章後必傳中的只須平水箭揚帆慣使欄
風船年年作事年年悔又恐年年悔過年

除日之二

臘殘蔬長草堂前自摘霜芽供古仙禁酒祗償藥暴
債賣文難剩杖頭錢雖忙猶有詩成卷未健也強病
過年爆竹不須催歲事鼻觀人在小梅邊

之三

深雨殘年未肯晴蕭然枯坐更愁生低基但見過枰
易落子曾無一着贏末路熊羆頭磨轉三分魚水小
渠成不知遇主吾何似伸縮從他信步行

之四次陳昌箕韻

雪後深深雨養寒臘殘猶喜病粗安恬憐傲脫三層
浪倦步躊躇百尺竿遠志不須輕小草上農也好代
卑官抱關未分身將隱坐憶君親出處難

壬午元日

時江南連年饑壬午五十有二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開春詩思蕭中盤佳句驚人老不耽報母百年行過
半致君何日立兼三閭閭愁歎無豐歉天地蕭條
自北南苦口未曾思蔗噉却因國步憶回甘

之二次陳昌箕韻

乍聞山鳥賣春聲可似長門賦馬卿詩酒未能忘舊
社文章無意主新盟失鳴終許晨雞補捷足爭誇磨
礪行雲起水窮隨路去何曾斷處不逢生

開正二日李古夫王有巢陳昌箕林守一守衡

陳孔臧許有个劉黃脩集紡授堂觀梅時小
圃成次昌箕韻

過臘花如碩果存開遲留作衆芳尊更新熟面人添
歲暴富貧家某有園對酒偶然歌魏武買絲不分繡
平原一罇年事迎兼送未許春風便上門

是年七日立春

其二

但憶年年世事更何殊觴政整輪贏時危未覺三公
貴園小猶勝一鍾輕携酒却如賓作主

時有个燕毛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似合我爲兄開正獨榻懸初下那得相過不盡情

開正三日過曹能始先生共話有感

老至方知學未成竹間問字半陰晴典刑誰敢輕前
輩齒髮吾難稱後生事事坐看隨世變年年空說待
時行五旬添二又三日慣看輪棋懶計枰

同費冲玄令君陳道掌林守一守衡集葉文忠

公東第觀迎春卽席感事時葉子翼許以梅

樹餉我

補天何處覓皇嫺對酒無心戀物華寸草未償孤子
意春風先到世臣家顧厨聲氣矜臍腐李杜文章畫
足蛇獨有瘦寒詩不賤吟成猶可換梅花

其二

縱酒安能豁抱懷兵荒北地池江淮迎來東第新芻
狗認得春郊舊館娃逮我少時風景異比於他處物
華佳屢端似合明朝始爆竹聲聲又滿街

人日同陳叔度陳道寧王有巢林守一林子野

訪漫堂二集

卷之六

七

林孔碩集曹能始先生宅是日立春晴

尊前尺二腐頭巾草莽憂天過五旬春事民窮惟罪
歲佳辰吾老諱稱人逢時土塊牛成毀得氣空花勝
舊新却喜四方雲物霽豐占不止在南園

新正十二日鄧戒從聚卿王武子陳孔臧嚴志

吉黃子臯林子野劉黃脩集林用始宅上

六日春光杯面浮

是年初七
日立春

風簾漾碧草如仙呼盧

飲戶爭牛耳橫梁文人檀虎頭

用始曾以請
生會試極罵不絕

枝無意嚙時有歌
妓先歸鹿方食野盡情吻千金一刻明宵
事新月娟娟已上樓

十三夜同陳衛公游燈市

入春數日乍陰晴此夜纔堪入市行屈指少時過半
百回頭萬曆至崇禎間閭但見民生屢風俗難將節
序輕慢道一隅燈事城中原何處有燈明

元宵十五夜林用始道雨陳德成克亨雨中小

集紡授堂道雨德成克亨所兒窓兄也是日

訪漫堂二集

卷之六

七

予漉酒

開正多與酒杯親又過今年半月春新釀嚴如生面
客深燈燃比熱心人愁時閉戶歌銷憤恃老通家禮
率真爛醉不知元夕好併他雨泥馬蹄塵

挽陳伯熙

黃泉聖世任西東冤氣飄飄作客同烈火不論叢裏

柱大風故隕雁中鴻

諸第皆伯
熙學領

芳華未謝餘生稿心

血難枯到死紅

伯熙
山死

地下試將才鬼問古來曾有

幾人通

送陳道掌遊東粵訪王晦李歸善令

山梨村杏漸春深馬首花迎半綠陰天下久縣徐孺
榻囊中肯受尉佗金桃柳菴古文人寓柳酒瓢香粵
女樹縱是臨邛能引重他鄉君好愛琴心

追挽許玉史學憲

浙江歸櫓已逾期草宿吾方作挽詩異姓鶴鴒懷死
喪中原麟鳳係安危平生言在無私勸天下才難爲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九

世悲猶喜門留將相種十年傾屢尙堪支

春日爲同門年友繆叔向節母六十壽

竹栢經春尙憶霜耐甘橄欖勝於漿蔗竿從尾噉將
半花甲方苞萼在房但願百回過復始長如今日壽
而臧同年兄弟年同茂拜母年年共上堂

壬午家慈壽日諸賓朋小集紡授堂賦呈

海棠花共絳桃明反哺烏迎出谷鶯負米長孫堪代
父含飴小弟欲兼兄祇應手紡經還授當我童年學

未成卿相立談非母意此生何以謝艱貞

其二

千年桃實始華辰雪後天回小半春匹婦也能通

五位孤嫠或謂比三仁

吳諤齋師爲母傳云然

栢爲酒熟心猶

苦薑有芽生性亦辛膝下一經身未致荻塔還說古

貞臣

其三

析薪父去課兒樵樵路偏多獨木橋割綃母容寬我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六

十

老牽衣孫便信他驕茹非茶苦舌嫌淡栽得桐孤尾

耐焦慢道階庭春事未纔過十日是花朝

母二月初七日誕辰

書懷寄劉湛陸座師

大厦方須衆木支白頭之武欲何爲或方比下堪承
屢便處囊中不當錐識路蹄衰徒視日報恩身在已
過時牢騷一掬親師淚顧影燈前獨自垂

病起答薛汝儀仍次前韻

雙頰閒將塵柄支倦農何事怨天爲言詩壇小環三

戶食硯田寬立一錐善病費醫欺藥力枯禪耐坐幾
花時名山俟久人誰見贏得蕭疎短髮垂

書懷寄方慕菴座師

君父頻年見虜遺老生坐視世安危支公縱後鶴猶
蹇造父鞭加馬已衰尙有病中身未死敢云天下事
難爲倥傯自起聞雞舞欲報親師不悞遲

挽余玄同先生希之廣之等人

爲官爲士五男兒白首單瓢向古稀天下憂違幾幾

續世二集卷之六

尾人間閒夢虎留皮傳家藏有不貪寶歎世裏無漫
興詩公和集多涕隕望門空想像老兵難當典刑垂
病中夜坐

養生稽總愧孫登跌坐無聊學定僧文字業多痰似
墨牢騷氣上肺如甌藥錢豈爲貧能藏詩卷偏當病
後增鼠橫婢頑缸又渴夜長頻喚剔殘燈

放言効白題空相院

遽然觀我曉鐘空依舊紅塵日上東到口隨他惹惹

離回頭朽盡德言功有時自冷鼻端火何故又生耳
後風快馬揚鞭燈市鬧撥忙試認主人翁

初夏新晴病起同周嚶五鄧戒從董隆吉林籍

之郭仲倩集孫子長先生光祿吟臺

先生屋後山也

不覺離群過一春枇杷堪摘亦佳辰衰年難忍談豪
縱長者能容我率真積雨天如善病客乍晴月似暫
輕身相看共有彈冠意未許吟臺屬老臣

送張時乘遊膠東海上

續世二集卷之六

閱盡交遊兩弟兄出門萬里若爲情英雄氣短田橫
島草莽心長樂毅城東海有漁而罷釣官中卜獵幾
時行莫須君與熊俱奮天下于今已漸清

五月二日雨中同孫子長曹能始先生徐興公

陳克雨周祥侯陳昌箕集鄭汝交雙橋草閣

觀競渡過胡茂生女史不至次能始先生韻

河干簫鼓破蕭條客座籃輿亦赴潮深雨一樓將五
日笑人無信寄雙橋衣輕杯緩還思褐闥倦舟回不

羨標懷古慢追澤畔怨揭竿兵起已全消

其二次鄭汝交韻

杯底霜鬢又幾條碧筒痛飲酒如潮蛟友得雨騰爲
浪龍比登門闕上橋國手不爭時落子好音引和試
吹簫誰能以此同舟意共濟風波立本朝

壬午五日之一

三年求艾事荒蕪采采園中戶貼符戒飯米分爲角
黍停警藥換酌菖蒲濟川舟楫何須競抱石驢覓不
願蘇爛醉懶將絲續命長生從古幾人乎

其二

老大其如節序何愁時畏聽采蓮歌招覓恨事訛崇
飲因鬼鄉風准大難倉米價平猶二酺官錢徵暴倍
重科艱難且當酺貧戶五日舟人醉飽多

五日林守衡招同葉子翼君家守一集晤菴觀

競渡時苦雨驟寒予未登樓

風雨漫天湧作濤披裘五月坐江臯蛟龍闕引鼉鼉

怒旗鼓閒爭里社豪且學兒童簪艾虎讓他名士讀
離騷一尊醉醒甘同俗畏上危樓百尺高

恭讀壬午肆赦詔書紀事

新絲新穀賣輸公十室何曾但九空米貴不論豐儉
歲人災日長覲巫風江南水旱連淮左極北干戈抵
粵東猶喜至尊能罪已一時寬政萬方同

小園書事

楓棚引蔓抵山林挾策墻東就綠陰僕懶三餐惟捧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腹蔬長一寸未抽心小人爲國原初學大畧看書不
當淫莫道老生無韻事勿桐也種待張琴

夏至日招蔡子威周尊可張道羽周亮如小集

紡授堂時子威請告歸亮如自同安來將往

南都省試兼以近業相示卽席送行

數聲委巷送梅鷟之假琴軒半日晴友旣乞歸吾未
官主方敘潤客將行廟廊却爲儒生誤帖括何須任
細評分手一尊增感慨英雄多少起陪京

亮如以谿漲不得行再送之

時肆赦詔下

奉天明詔下朝廷多難寬租亦簡刑
聖祖有靈瞻舊內時賢無淚灑新亭
論文我續憎蠅賦取士誰知相鶴經
可是神鰲移壑去一谿零漲等滄溟

夏日同徐興公吳門陸視俯周祥侯吳興錢雲

卿天台胡茂生女史集鄭汝交補山視俯度

曲解侯吹簫和之時視俯已買舟歸予偶赴

汝交之招非宿訂也即席爲視俯送行

蘇東坡集

卷之六

兩餘衆木氣清勾入座重陰勝飲醇雅集也須不速
客新知便是欲行人吳門相國吹簫慣江左英雄顧
曲頻縱使丈夫無淚灑可堪惜別怨騷顰

方審編雜賦追呼紛然間有明詔肆赦者官

不赦也

受剗無肉鶴梳翎生齒繁如棲樹萍人滿不妨夫漏
布政寬正爲國添下莫嫌吾土官多墨猶勝他鄉野
少青且了追徵休問赦何曾徵爲赦書傳

過神光寺午齋觀諸衲禮水懺

老生懺悔說凌煙慚愧山僧共問年但使不衫兼不
屐未能成佛也成仙門槌拍板閒隨喜白飯香蔬飽
放顛安得野狐堪豎拂呼來遊戲與參禪

其二

佛說袁盎後身鼃錯化爲人面瘡報之故
作水懺解冤

生瘡自說說冤親家今袁絰本一身綺語驅蠅長尾
拂空拳搏虎大頭巾英雄善飯難遮老塵土炊爨錯
認真也曉高僧堪問渡虛舟原不換知津

蘇東坡集

卷之六

其三

開身乞食叩山門短髮如針未分髻衲子西江容易
吸書生雲夢也能吞從來只有一居士天下原無兩
世尊我試佛前稱揖客且銷伏日到黃昏

其四

衰年孰與駐華顛試結山僧蔬茗緣除却維摩誰善
病惜乎老子不譚禪未甘自了須留髮無可奈何始
學仙婚嫁向平真小事那能便捨祖生鞭

吳興錢雲卿偶過紡授堂小飲因憶潘昭慶先

師兼訊吾友潘宗玉韓茂貽君家梧卿時吳

浙大饑

吾友多在茗水濱定交安得謂知新莫輕潦草數杯
酒且拭英雄滿面塵嚼齒共談天下事回頭難起九

原人江東米價還須問陋巷寧甘越視秦

憶亡友袁亦人

亦人無子初婚一月徑來三山不歸死於寓齋

當門蘭種不留叢一月鸞雙鏡遂空易死死非死

卷之六

卷之六

所有生生與未生同即教命短未償瘳若論才詩倍
值窮欲覓伊人何處是青蒿尺許小堆中

送錢雲卿還浙應試

暑深轉眼大風涼鵬鷗毛豐飛去忙天下豈能將手
援隆中也要越槐黃一人知己郵亭話萬樹荔枝馬
首香未免有情誰遣此且留小立却無妨

閱曹公鉉令君誕日時方審編詩以紀之非從

衆爲壽也

野夫從未識稱觥但喜于今賦役平官府何曾生
事國家原自足三征能於惟正獨無藝若肯求多畫
有名宰相十年真不換其如沙築趣人行

同年張子弢移居光祿坊予居後巷同里社也

卜居我愛巷無置不及前坊門第高天下宰來新割

肉社中人是舊同袍橫經學貫周三傳子弢治春秋取屨

家傳漢六韜疑義肯爲余細析老生未敢負粗豪

病起漫興

卷之六

多病身如鳥在籠垂頭養翅欲橫空未成經世借防
死若更嗟卑豈但窮貧有化僧平既富賤惟日者
許將通莫言五十封侯晚也勝瞠然載渭熊

其二仍次前韻

維摩陽羨共鶩籠箇是文殊室未空好句開門山自
見殘書掩卷水將窮揣摩何苦錐三寸漫滅原無刺
一通稿項低垂猶強在却慚兒女解當熊

其三仍次前韻

絡馬金殘艸索籠虺隤誰信冀羣空本無詩酒銷
病豈有才名值得窮墜子擲掄狂阮籍門生胡
王通讀書吾老成何事七十高堂尚和熊

其四仍次前韻

一掌書齋兩樹籠當南少許綠窗空懶憑仙釋支吾
病尚有譏彈點綴窮容艸自生隨徑窄與畦同樂
渠通從來肯食無魚飯豈爲難兼欲取熊

張伯英過我譚

不須太息事訖清帖括動名總卜文體變來如左
祗窮壇誰起問包牙讀書眼老方無障求友聲動更
寡交除是素心欣賞共蓬門未許一人敵

新秋夜坐知已歷歷意中憶吾林若梁先師也

壬午七月四日

九原何日瞑雙瞳國士于今髮已蓬二十五年其苦
共一升合米有無通終身只說徒猶子到死尚云道
未窮寂寞門中誰將相凄凄艸宿又西風

聞亡友清流曾玉立之訃玉立未死嘗有書切

責我也我負玉立我終不敢負玉立嗚呼哀
哉哀哉

據鞍意氣尚橫稍懷抱蕭條水上泡握手久要車笠
共蓋棺大罵死生交少年錯料圖王霸白首相看尚
艸茅麟閣何時吾回得平生言在未會拋

壬午七夕張雲將陳昌箕偶過紡授堂小飲時
雲將來省試同用一二侵

蘇東坡集卷之六

疎竹新栽亦有陰偶然小集省招尋神仙無巧
發窮鬼多情伴苦吟媒口鵲勞停夜半將拳鷹
秋深莫嫌瓜果貧庖餼薄酒賒來却耐斟

雲將昌箕頗有酒意鄒瑞麟以七夕詩來招之

不至再次其韻 五日後方立秋

不死情多總白頭問天何處可埋憂誰云仙去長生
樂輸與人間此夜愁小飲偏能摧大戶未移光畏上
高樓乾坤欲挽銀河洗戰血中邊蒲地流

七月九日同李得晉計天玉郭仲情集林廂地

南園卽席贈春卿美人

一泓清壺神堂前留待月來罷種蓮七夕成歡纔雨
日雙星悵望又明年何如小扇聲聲曲莫放深杯夜
夜筵慢道神仙學不得人間原不羨生天

其二

山間月隱已三更高燭燒深分外明餘子清狂終
瑣伊人邂逅便卿卿英雄髮短心難死兒女情多且
易成檀板休敲哀怨曲當杯吾畏聽商聲

郁爾揆過譚走筆爲贈

中原多難憶長城失路人逢老病生每與君言何
福豈無他士但平平救時誰可方前代過曆還須
我明莫有英雄猶袖手急棋今好出收枰

題鐵佛殿

烈火坑中湧白蓮屠刀銷現雪山禪早知頑鐵能成
佛錯點黃金僅得仙浪說脫胎良冶手未須依樣雕

爐邊伊誰立地凡身換丈六如來在目前

秋興

西風故向鬢邊吹隱凡眠醒有所思遇主以文猶卜
祝逢時無術讓巫醫乾坤誰起七年病帖括寧關八
代衰梁甫不吟嘯抱膝清秋閒看燕差池

哭董叔允

海天大鳥懶飛鳴管領多才四弟兄墜地抵應樂到
死蓋棺永矢醉無生飲醇御女嘲孤憤獨醒吟
不情嗔去似君真快事一禪汗馭觀公卿

陳皇生餉我楓亭荔枝二十枚東謝兼答其

書來信

金莖渴想已秋過豈有楓亭一騎馱細蓀荷來三百
里美人詒我十雙多五言絕句香酬字小扇長箋
換鴛忽憶千年妃子笑情癡吾老奈情何

莆陳皇生周懋皇招同張雲將李元仲蔡伯引

西湖秋泛主客相枕藉醉矣

湖心爲水晶宮
闕趙王離宮也

古有
後道

千年複道艸茫茫四望蒹葭色未蒼只有天容
睨更無人在水中央安知竹帛非兒戲誰使英雄
醉鄉筵席古今無不散書生苦憶昔閻王

陳道掌張雲將李元仲張道羽壬午省試前
皆七戰矣詩以壯之時天下賢書皆廣

傳築寧其負帝心官中夢渴廣搜尋二匡昔日曾

三北七縱今朝決一擒豐沛終驅秦氏鹿丘陵蓋

嬰奚禽登壇莫道幽燕老較我霜華髮未涼

秋夜

露下霜微擁薄衾披帷明月故相尋麒麟閣上少年
夢蟋蟀聲中末夜心經世自揮消髣髴交情偶憶白

頭吟聞雞不覺成三嘆遂使神州半陸沉

林正白刻印見詒賦贈

直爭蒼頡鳥書奇不數先秦篆李斯似我但能鑽
紙如君幾許弄毛錐磨唯須紀燕然石同指摩挲大

禹碑何事牛刀將細削雕蟲點綴瘦寒詩

古愚和尚自建溪來訪賦贈

剃髮人貪頭責輕春梁獨豎頂天行澄潭有月空
洋漲海無齒大不成上座野狐提傀儡處禪汗露笑
公卿煌煌怪爾雙巖電何故來看老病生

壬午秋試後同陳道堂李元仲楊玉辰陳皇生

崔五竺黎人能集林守一晤菴觀閣牘次徐

燕嘉扇頭韻

勸授堂二集
卷之六

出

名場吾老任浮沉帖括備將論遠心三酌易醺杯忌
那一壺能渡涉無深指麾憤快欺神駿騎和人多是
好音豪氣不須矜百尺有時寸木壓樓岑

次其二韻

文章豈必古爲徒且啜糟醕與世俱斤斧閉門雙靴
合酸鹹可口五方殊屑沾聚處觀場開山水窮時信
杖屨紙上誰能搔着癢鏗然十爪憶麻姑

次朱東海言詩來韻答之

彼婦粧成便闕姿彼哉賦就便稱詩唐音選體今三
窟歷下荊州各一時白傳不恭渾俗惠寒郊傷隘聖
清夷聽來滿耳秋蟲唧慚愧從前錯問奇

壬午九月初度施漁仲自福唐至脫粟飯談竟

日兼訂明朝小集時漁仲初失一眼

怪得勞人雪滿顛別深見爾亦皤然却因知我憶生
我共說今年老去年白眼難青猶剩隻黃花肯好不
爭先相遇尙有明朝約粗糲何曾費酒錢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四

壬午初冬爲林羽伯乃堂壽羽伯少予二歲亦

五十矣

小春春酒壓霜清十月桃花屋角明拜母共餐粗糲
飯與君同是老書生觴行上壽先猶子齒長無多敢
比兄鬯養又須三載後硯田未涸且深耕

張時乘客死姑蘇詩以哭之時乘族人嘗懸數

千金之產時乘貧至骨於理亦可以爭而有
時乘目不瞬也雖君在閨門我亦謂傷於谿

刻然時乘之清可風矣時乘家人則但嘗時
乘之刻而諱言其清也嗚呼哀哉壬午初冬

姑蘇城外哭昏鴉繫柳舟爲載鬼車送爾出門猶大
罵似君死所樂無家西山性隘何曾薄和靖人清却
甚華埋骨好尋寒瘦島四圍吾欲種梅花

爲吾社福唐施漁仲隱君五十壽

一笠軒軒老布衣福廬峯掛壽星輝衰年不羨周公
夢半世原無伯玉非芝曄商山終小草鷹揚東海總

新授堂二集

卷之六

四

早飛風塵似爾回頭早慚愧吾生未息機

送吳諤齋師入覲

近來帝簡盡清流遠夢猶思傳作舟天子萬年
齊播笏聖人四目自垂旒朕咨爾牧方多難臣
日勞民可小休尙得袞衣南顧否海邦桑土賴先憂

紡授堂二集卷之七

詩部排律丁

閩曾

門士董德溫從其民部兄於燕書事寄之

相去未云久懷人歲易過 帝京君已見天下事如

何瘡國知醫苦病坊試藥多倘聞商足食爲語緩催

科故土甘煩賦民生省荷戈稍驚隣舉燧時江右猶有警

勝海揚波我種新居竹尙餘舊逕莎貧能勝小飲病

不廢狂歌牛關如聞蟻鴉塗亦換書苔毛采耐展搜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七

髮老堪衰句問樂天婢談尋春夢婆坐眠床在几簷

潦榭疑槎善戰茗無敵寧輸爽肯和隣嬰喧比劇俗

客逐如儼閱世今非昔觀書我是他時文限字窘鄉

語歷詩說犬馬身多疾憂龍鬢已皤故人交半合門

士好相阿鵲笑誹爲譽曉聲頌抵訶隱隣隨玲瓏

尾晒鵬拖屠狗刀從缺斬胡劍廢磨靜消忘感慨鏡

醜畏摩挲短步終憐鶴霜看不如蛾匆匆聊草草咄

咄等呵阿爾壯蹄思北吾衰羽戀寒真言歸馬疾客

路易蹉跎

送門士董德溫遊楚時德溫受子戒不携酒器

出門故詩中及之

楚遊雄快處先在九江湑試訪柴桑里爲吟止酒詩

桃源避地穩彭蠡蹴天奇出作川舟楫居忘漢歲時

行藏吾與爾分手意中疑

許有小潑墨見遺答之

名士寫山水勞人厭世途携家能至否有地可耕無

紡授堂二集 卷之七

暑卽踈雙展寒惟須一爐當門江幾曲抱屋桂千株

菊賤收爲枕芝繁飯當菰童崖方長髮老栢却無絲

族聚筠生子群分木作奴不妨居少伴豈可釣無徒

近社聯彭蠡南隣接具區試於船繫處爲置草亭孤

紡授堂二集卷之八 詩部五言絕句丁丑年起

閩魯異撰弗人著

題青林堂

日月衆木上空庭無白處剩貯一堂青分與四隣去

其二

有時林末青梅發月正滿開室四邊霜人寐白玉盤

其三

沸雪青一壺竹葉青滿盞搔首立青林獨自開青眼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八

其四

下有青林堂上有天逸閣一門人著書立言意自各

其五 堂有畫狗

惡犬勝善關偕面不得入田舍客在門虎豹當關立

病中有醫友過我憶韓伯休賣藥事口占用競

病韻遂至十首

世上有神仙豈與兒女競入市不賣藥人間自無病

其二

我觀世間人錐刀利必競何曾施一人但云聖猶病

其三

今之醫國者朋分水火競可惜 主人翁請醫來添

病

其四

萬藥如萬軍將劣聚必競焉知藥是藥焉知藥是病

其五

我病有大力能與藥力競敢道不善醫是不善病

紡授堂二集 卷之八

其六

主憂臣忍辱 主辱臣不競艸莽中夜心不甘

病

其七

文章雖小道力與天地競能使吾不歎難使吾不病

其八

鷄肋安尊拳怡然又何競何物不能容乃不容一病

其九

夷狄患難中自得惟不競何事不能堪乃不堪一病

其十

憂患能生人忍性在無競敵國外患然不灰却因病

題陳諱伯樓齋

上樓看好山下樓見好友添錢置好書添米釀好酒

憶谿行所見

樂急妨垂釣鷗閒不避舟賤他袍笏拜獨石立中流

其二

方受堂二集

卷之八

三

魚黠偏嘗釣鷗專失避人莫思他魴鯉纔得自由身

紡授堂二集卷之九 詩部七言絕句丁丑年起

閩魯異撰弗人著

觀迎春同林守一口號

閒將幾眼混塵埃醜女逢時亦上臺
失意有人臺下看去年曾上開場來

其二

兒郎喪屨女遺釵併看人忙人看併
醉遇踏歌臺荷鍾劉伶尚渴未須埋

其三

主牛歲歲迎官妓官妓年年送主牛
去歲驚隨官妓老飛來認得舊搔頭

其四

文章應制三年體土塊迎春半日身
千古茫茫誰不朽眼前贏得一時新

其五

人主司命屬芒神但與桃符次第新
我有百年他

歲芒神還是下場人

其六 時于年四十七

分棚鳩鵲共爭春可似文壇霸業新
四十七頭牛耳換眼中倦閱主盟人

其七

歲君掩耳倦拖犁白足牛今換黑蹄
土偶能新人似舊逢時曾比一團泥

其八

未完租稅且粧棚敢道年來歲少登
但說勸農官長好今朝春日肯停徵

其九

歲晏追呼胥何怒除夕纔賣欄下牯
春牛即可借輸官來日待償無寸土

其十

是年閏四月

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苦尚
恐田家苦足新歲更添閏月補

其十一

三百五十九日苦一歲勞勞一日補把盞跪唱春前
樂先勸吏胥後官府

其十二

四月桑蠶齊插秧展開一月與分忙八口又多三
日添忙何事不添糧

立春口占送周亮如南行

僕馬蕭蕭立校橋隔年短柳尚無聊離人此後知

少又折春來第一條

程木子董德溫餉我新茗口占答之

春衫藍襪何處典款段蹣跚不稱粧杖掛茗壺
緩看人湖上共驚忙

董叔理宦歸數自海上入城後賦

陳振狂賦咏其事走筆次韻

每出便停十日舟鏡中日日見離憂無端一
往還說歸來異遠游

其二

也耐城居也耐村真將船繫石橋門潮來不似吳江
水盡青青古柳根

其三

兩岸梅黃雨脚長半帆斜倚麥風張船頭一樣
水添得幾鴛浴便香

其四

帶得蘇州古錦來平瀾目送朱魚裁清江百里

藥一對蜻蜓劃不開

程鳳山爲我針炙口占謝之

汗禪倦臥雨淫淫天地饒籠一氣蒸世路行來
疾逢人慢下頂門針

其二

不慣慣看耐久攻無聊却在笑談中燒身看得
快但說皮頑艾未紅
和董叔理放鷄詩

林嘉善元甫過董宿州叔理寓齋奴將殺
鷄供客元甫止而留之兩人對酌鷄獨啖
樹下少頃忽飛几上投元甫懷中撫摩良久
放去次日叔理持向放生會換趙十五
四詩紀之千次其韻嗚呼老病苦
火之臨身員種韓彭總是庖厨之變相
筆端佛事宰官筋下道場但期放彼
遇兇頭之猶狗更願風雨有
湯刀則斯一羽之餘生不啻無邊之大
爾崇禎丁丑又四月
灰生大事石懸絲筋下偷生總不知退得湯刀於地
免未須拊翼賀歸時

其二再次前韻

刀頭竟命隔絲絲湯火餘生也自知更願
更放他孫子長村墟

其三趙十五勸人戒殺每盡雞鴨換生
義林

免得披毛伴鴨兒度他湯火太慈悲香林種出
英多謝齋僧老畫師

其四再次前韻

筆底招回廣額兒畫牢木吏可勝悲盡人換得
命敢惜丹青獻士師

其五

似信詩書也似疑何曾讀過便行之忽看五
湯便說都與共魯尼

其六再次前韻

生天成佛爾何疑淨土籠開任所之不許連
異伏唯今是比丘尼

其七

以彼董茶作我飴治長酸鼻鳥音危分明明府懷中
訴無字能言有口詞

其八再次前韻

生淪畜道火如鉛燭火嘶刀未是危兩個宰官

筆譯他回向往生詞

口占贈鄧瑞生醫隱

有藥輕身懶上天
韓康避世未脩然
詩書讀盡能拋却
不跳壺中也是仙

口占送林澹若試樞部

七尺弓刀三寸錐
縱橫萬里與身隨
送君便欲投竿去
不覺溪儵齧釣絲

丁丑新秋爲懽和尚五十五壽時公有銘行

新菴堂二集 卷之九

此歲懽公五十五
尋秋一笠意軒軒
爲儒已老僧還少
髮未刪時不筭年

其二

卽君經世未還山
亦在衰年致政閒
何似老僧閒退院
髭鬚耐白鬢邊頑

四第來問阿賜阿昕何似

窮賤相看四十外
文章自信數音中
折肱我慣難爲第
小龜兒雄易跨翁

寄十第

吾弟蕭然朴有餘
阿昕共爾食無魚
菜根未許人知味
剩得贏錢好買書

示賜侄

老者安能教後生
如瓶守口學徐行
怡怡莫道昕於汝
爾父門中卽弟兄

昕小兒名

戒昕兒作詩

聞道昕兒愛作詩
喃喃黃口亦傷時
竹鷄出卵便饒

新菴堂二集 卷之九

舌直恐山溪弋不知

新秋雨中送裴可變還清流

薰葭叢裡一衰翁
扶病留行苦雨中
總是秋江看不得
夫容雖好未須紅

其二

今宵何處是鄒亭
亭畔長條柳變青
可惜一蓬江上雨
剪燈但共噤壺聽

其三

雙龍津上九龍灘估客臨流膽自寒未信神駒馴不得送君聊寄一綸竿

走筆贈程鳳山醫隱

但願世間無病痛也須市上有神仙點茅買醉還供客不必囊中藥賣錢

題畫

避地松孤當壁立聞波鷗倦過橋還舟中渴叟亭沽酒馬上閒人忙看山

芳叢堂二集 卷之九

口占示日者

談天說地斷陰陽甜似飴錫辣似薑梅在前山涎滿口何曾一顆得先嘗

其二

我聞惟佛無壽命此外何人不聽天君不敢言早則相可能罷相便昇仙

燈夕集李古夫宅卽席限韻贈蘇若美人之二

吳歌閨譚比兼南賄醉猜拳只道三未省有人心暗

祝待君輪後拾遺簪

其三仍次前韻

北曲繁絃緩拍南歌闌聽漏已敲三三從錯被多情誤罷昌西廂與王替

其四仍次前韻

唱到明妃度漠南怨蛾哀嚙態兼三燈前盡壁留香影劃損慘慘古玉簪

漫興 是年予四十八

芳叢堂二集 卷之九

與花俱醉柳俱顛鄧禹封侯兩倍年面在鏡中相指笑似君也想盡凌煙

味鳳仙花柬吾友黃聖謨 有序

吾門徑蕭然亂種鳳仙花數百本內人桑十指如椎僅能舉臼執爨尚不堪爲病身搔背殊爲不稱此花耳爲詩四章不知把似何人也或曰試於黃聖謨畫中求之戊寅初夏

一雙新藕閣琵琶亂點水絃十爪霞直恐侍兒齊笑

指喚即偷與搗殘花

其二 白鳳仙

薄衣袖手颺荷風透出珊瑚續碧葱顏色上儂身便
好白花能得指尖紅

漫興

投竿謝漂千金少變微辭冊兩句長貴價買心頭價
賤但須一畝易相償

佛殿口占

續集卷之九

古佛由來皆鐵漢凡夫但說是金身誤他想出千般

相白地當前一個人

漫興

少賣文章消誑語多來笑罵折虛名丈夫萬卷成何
事僅得贏他坐百城

其二

酒盡拓開塵世窄名場消盡髮毛青
人老大存知已誤我窮愁偶識丁

陳昌箕自清漳歸載七十二家餉我口占答之

億吾明宗子相常謂吾作一文即生一子昔
人又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必求其佳以此
例之則夫文章一道而矜慎爲千古之事較
之戚戚於子孫之賢愚者意興固不能同然
自達人視之其爲惑溺乃不甚相遠耳戊寅
仲夏

七十二家安在哉春鶯弄舌趁花開千年光盡山中

續集卷之九

穎剌得劉伶一酒杯

口占題方司李壯猶篇

出身便擬勒燕然可惜雄才不在邊尚有書生遇四
十白頭閒讀壯猶篇

題小像換鷺圖

換得霜翎費紙多臨池澄墨墨成波抱來莫放池中
去直恐歸籠是黑鷺

其二

錯被龍鸞道士欺
蠅頭小楷苦臨池
醉來散髮濡狂
草欲換仙人白鳳騎

夜坐

名山難換千金帚
四海誰登百尺樓
笑問心長高燭
灺不須淚淚向人流

漫興

詩不負窮惟杜甫
壚堪醉我獨臨邛
安能舌棘同鸚
鵡酒字期期賣吃雄

新授堂二集

卷之九

十三

燈下同張道羽過里中唐君葵送行

蕭然陋巷往來親
何事車驅嶺外塵
猶喜送君無熱
客一燈溪話兩三人

其二仍次前韻

時予將徙宅

過從偏覺夜來親
畏見明朝去馬塵
我便移居君作
客送行也似欲行人

漫興

尊前自唱石壕吏
杖去閒尋春夢婆
但許妓懷狂杜

老不教人識醉東坡

溪行口占

微微隔岸梅相笑
齒齒涉波石共言
萬壑腹溪聲
現千峯童盡獨松尊

仙霞道中

十日梅花送筍輿
溪山坐看准閒居
雪中正渴襄陽
句肩遊堦行蹇似驢

過仙霞關次題壁韻

新授堂二集

卷之九

十四

汗漫行游准入山
逢人懶授五千
繁不教紫氣連天
燭穩踏青牛自出關

庚辰北上雪中過仙霞關再次前韻

雪深數尺度千山
永折眉鬚凍雨繁
豈有勞勞天下
去抵將田宅事相關

再次前韻

寒鳥歸巢獸戀山
輪蹄雪跡往來繁
一時楚漢爭先
起爲問誰人早入關

再次前韻

仙霞三立障群山耐壓青青竹雪繁可惜南天撐一柱大家看作利名關

庚辰北歸九牧旅店再次前韻

萬里空行迓故山歸興好謝應酬繁艸廬豈有神龍卧兩扇柴門自在關

望江郎山似數三指示予以意中某某客之兼

寄吾友李世熊也

續後堂二集

卷之九

五

盲左騷原共腐遷名山屈指孰爭先眼中莫有後來者天地應伸一指添

過釣臺

千載綸竿尚未收忙人懷望又登舟一絲間釣巨鱸足苦欲撐天不上鉤

其二

入山人少出山來過客爭離去又回祠下題詩懷古者意中誰不想雲臺

臘月二十夜富春舟中口占

臘殘風雨夜瀟瀟短燭孤舟共寂寥僮僕只如年過了問予何處看元宵

已卯元日口占

豈有開正不作詩三杯到口免攢眉且愁髀肉消將盡慙借兒童竹馬騎

雪中潘宗王同王無擇游戴山子病肺不能從

口占寄訊殊恨戴安道不見我耳

續後堂二集

卷之九

六

訪戴山中安在哉輕刀二客雪潮來爲言剡楫非知已豈有懷人不見回

已卯客中三月晦日吾鄉林季真學博過天逸

關送春

登樓目送緒多端好友他鄉共倚闌總是子規聽不得不分爲客與爲官

其二

經過四十九回春再送春時已五旬是我送春春送

我百年剛剩半邊身

其三

柳絮無情不戀衣
隨他燕嘴上樓飛
春風亦似倦游
客乘興而來興盡歸

其四

他鄉春色惱人多
猶自愁吟惜別他
若在故園春媚
我不知相送恨如何

其五

續後堂二集

卷之九

七

鶯鶯歌滿自然歌
花自開初會見稀
豈有春來能不
去愁人空學子規啼

其六

啼鵲何苦太殷勤
爛漫鶯花易厭人
九十韶光看已
舊且須歸去換新春

其七

回首閩南歌未哀
東吳極目倍傷懷
不知江北春誰
送聒鼓聲中自去來

雨中再送春

鷓鴣當窓坐不飛
留春深鎖竹間扉
猶能少住須晴
否何苦瀟瀟冒雨歸

其二

錯聽黃鸝巧作媒
賺開柳眼待春來
腰支勝雨猶堪
舞悔嫁東風去不回

題梅朗三小像

一丘坐卧可能安
外侮中訐時事難
何不便將袍笏

續後堂三集

卷之九

九

畫好教傳與四夷看

客中同李元仲集阮上扶宅觀劇演投筆記卽

席口占

額無虎骨氣難除
直恐能飛額不如
莫道封侯吾已
老白頭何處去傭書

其二

女出班門士不如
文章耻席父兄餘
丈夫無食寧傭
手未肯低頭續漢書

沈元會公綬招飲觀劇演金印記

肘邊六國印纍纍倨嫂蛇行悔已遲從此不愁代屬
單黃金糜盡少人炊

其二

齊廷車裂傳金多從長威尊奈久何直愁嫂兄終策
爾揣摩成亦不如他

其三

關兵出畏從人不似張儀誰四隣三戶怨懷詩古

卷之九

十九

在誰知欺楚是亡秦

其四

范叔饅頭出大梁散金蘇子盜城張誰云七國能爭

帝只爲書生報復忙

客中有笑予憂而褐者口占答之

四月披裘不負薪客游落拓大江濱逢人豈敢曉皮
相白盡鬚眉一病身

客中高若木餉敬亭山茗口占答之

誰云薄酒勝茶湯舜眼絨來小甕香試煮一甌無火
候也強嚴醞蒲壺觴

其二

敬亭春信附詩筒名士題封款不同松子自添泉自
汲竹間自扇一爐紅

其三

兩窓茶熟客來稀獨自傾壺伴鳥啼更酌一杯分謝
豹爲澆口渴勸人歸

紡授堂二集 卷之九

二十

其四

香嚴茶事退清明常孟詩心試共評欲北寒郊爐太
苦蘇州清似却平平

客中同李元仲吳孟脩小集梅明三天逸閣食

江南鱖魚 四月朔始開網薦新

飛盡楊花落盡梅薦新四月網初開莫言一七鱖魚
價九十春光換得來

其二

老母嘗新在海邦倚闥難下筋骸幾不知聞海鯨魚
美也越潮來楊子江

書迎春詩錯記鳩鵲舊句因其誤足之

鳩鵲分棚角雨晴鸛鳴乾鵲惱鳩鵲寄語爲霖龍且
卧今朝須讓土牛迎

集青林堂觀劇演曇花記

倦龍蛻去混黿蛙將相功成易出家牛下有人齊
霸誰甘一褐換袈裟

痛懷堂主集 卷之九

其二

漢唐留鄴兩人傳一半英雄一半禪關難題優易
得劉安雞犬也昇天

已卯五日雨中客宜州病起

閉門正好過端陽風雨瀟瀟肺暫涼閣下小窓開四
面一牀趺坐綠中央

其二 時子年四十九

且將笑口對尊開齒髮從他節序催四十九條絲續

命不知更繫幾多回

其三

出門未擬換輕絺褐客東吳買葛衣慈母手中分角
黍一提留待遠人歸

其四

只須一病抵三閭慢說窮愁錯著書若使屈生移作
我不知憔悴更何如

其五

不怨君王怨子蘭五絲線斷汨羅寒縱能續得情
命難待亡秦成揭竿

五月聞杜宇

五月猶啼去後春雨中聲渴漸如呻消他一口三更
血不管愁人近五旬

同林季真李元仲梅無猶徐及申蔡大美郭平

豹高若木梅泰鴻郭大赤徐乾若集青林堂

觀齊英伎

閱盡梨園子弟新紅牙敲過少年春相逢爭道江湖
老白首能歌剩幾人

其二

但由鼓板不由身逐隊登臺便當具藍面生與白面
喜下場原是一般人

其三

顛倒歡場氣未馴懷沙御女等沉身信陵公後英雄
少千古誰能近婦人

續梨園子弟集

卷之九

其四

低唱高歌轉又停華堂四月意冷冷子規太苦黃鸝
倍直作山空夜雨聽

其五

記得當年作意狂也隨優唱上俳場卽今變徵歌聲
憤三十年前曾繞梁

其六

讀史有時能涕淚觀場無客不悲歡龍門公後傳奇

續直把俳場作史看

其七

一扇清歌涵數巡專前盡道曲無倫且將檀板輕敲
過天下周卽有幾人

重過靈巖

記得瀟瀟綠滿園前山瘦客日敲門不知齒髮吾何
似竹子生來幾代孫

其二

續梨園子弟集

卷之九

廿四

入世未能將倍免脫巾差可與僧混縱然無恙鬚眉
在禿盡頭願不待光

輓崔母 其夫與子俱能醫

閱世多年倦便休兒孫縱好亦虛舟神僊作對神僊
母七尺桐棺當卧游

北上谿行漫興

一篙輕航試濟川青袍五十始游燕憂時且忍長沙
涕帖括文章載滿船

其二

鑄劍磨新亦稱游危灘一楫擊中流布袍虱老捫難
盡信手拈來喫幾頭

其三

時有登賢書者輸金助買公田以解流危之說

請纓可省金輸漢獻策須兼粟餉邊借米休儒饑未
灰且分升斗買公田

八日谿行聞雷

老虎變遲猶戀霧倦龍卧慣不貪雲風雷無故先春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動山嘯川吟處處聞

道中苦雪

山深雪苦氣如煙膠住眉鬚似勁弦自笑生平無熱
面領邊六月有水懸

東阿道中

四馬朱輪滾滾過居人說與昔烹阿直湏大地燒爲
蘘猶恐橫行碩鼠多

其二

三年報政橐無煤卽墨應封且放回莫道在旁能積
毀上官先少譽言來

河間道中遇鄧戒從

相逢不敢歎勞薪逐隊罷驅萬里人四十九年前底
事白頭纔惹帝京塵

再次前韻

玉作資糧桂作薪茫茫南去北游人眼前莫怪無相
識策蹇行來滿面塵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再次前韻

倦驢潰脊骨如薪道遠方思買駿人盡道行遲多穩
步驚蹄偏易起風塵

庚辰公車南歸見燕齊道中婦女拾薪無數皆

掘草刮樹皮作粥億丙辰丁巳間看江大荒

疫異撰傭舌無所之母與施婦摘薯葉和糠

穀食之時爲妯娌擊拈姑婦索索耦傭薄暮

受其稿爲薪猶不給爨毋提小筐出兌萎草

以炊時小女阿攀纔三歲衣不能蔽臂母出
入則喃喃奉袂行也今母年七十施婦自己
已天歿阿攀歸於邵抱子矣庚辰三月十三
日
和糠薯葉母曾餐猶戒兒曹援缺彈二十五年前後
罕斑衣依舊一儒冠

其二

空瓶無粟甕無煤凍汲蕭條撥灰灰記得晨炊慈母
猶憶堂三集 卷之九

出一籠新翠小攀回 兼小女名

放歸漫興

帝京春晚綠纔稠失意人歸且當游猶勝江南三月
暮一天紅雨看花愁

其二

五味燕子結子肥蒺藜沙苑入閭稀莫言北地公車
罷且當南人買藥歸

出都門僅百里見餓殍三其一殘於犬時至

尊方禱雨求言當事者大布齋官歸曳綺糈
美蔬公暑退食鷄豚大臣言官未聞有薄飲
寬徵之疏也愴然感賦不敢云言之者無罪
矣庚辰三月中

路旁犬飽剝雙殍脚灰猶驚悍吏呼白骨若能官賣
得尚堪輸抵未完租

其二

去秋無麥旱過年日炙人爲野瘠捐何不且湏時雨
猶憶堂三集 卷之九

至千官大布正祈天

其三

綠蕪猶得潤東風但願民生草芥同饑寒却知掩
骼好將人塋腹腸中

過石門子路宿處也

懷古哀歌此一時老生戀闕去遲遲關門莫有人相
問天下于今尚可爲

出都門千餘里流民相率食草木榆柳盡剝膚

予謂此千里榆粥官未有屬琴斯亦僅科
之寬政及於饑人者也然感賦以俟採
流亡蒲道不曾莫怨征繁悍吏喚尚有路傍榆未
稅官留茂待救饑人

過虞美人墓

蛾眉帳下死英雄戰敗虞歌掩大風可笑漢家威
內生妻曾寄楚軍中

慈陽道中

黃鳥無聲病柳垂荒村可是送春時年年死散田家
盡播穀殷勤欲喚誰

同董叔會和新嘉驛女子詩

有序

萬曆間有會稽女子宿新嘉驛居於妬婦
必題三絕句前有小序崇禎庚辰年北行過
驛未之見也頃聞董叔會云於逆旅壁間有
李小有和詩且紀其驛壁留題為一連句
去恨紅顏薄命即數行墨跡亦不落

間別題二絕於後予謂古來窮凶極惡小人

雖奸如杞檜總無他腸胷中只是藏一妬字

此必士大夫之僅能讀數篇時文此外不識

一丁謂世間有此知書女子犯其所悞遂不

覺行妬於不相及之陳人耳女妬同床男

妬甚於女請大書此語於驛壁以告夫世之

蠢陋達官視此等韻人佳話如眼前釘者庚

辰三月穀雨後

新校堂二集 卷之九

未有鮮花不作塵沾泥入暮等分身惡風惡雨摧殘

死勝與痴人賞一春

次其二韻

月中似有怨魂游霜氣清歸路悠君看名花傾國

者繇來少在暖枝頭

次其三韻

秀隱閨中知是誰飄零偏易動人悲世間男子亦如

是得意名湮失意乖

又次楚女晚蘭韻

恨人寫恨恨何存尋恨人孤驛閉門恨在留題無字
處深溪紅鮎兩三痕

次其二韻

蜀帝千春魄可憐眼前兒女恨尤鮮無聲無血堪啼
月但作花中白杜鵑

次李小有韻

緣慙紗冷試重烘古怨猶題蹟已空真是有人新話

蕭柏堂集卷之九

缺故喚慧鳥話金籠

次其二韻

妬殺蛾眉事已塵無端男子妬方新莫怪逢官同彼
婦滿朝盡是入官人

馬上送春

早天瘦樹悴如義馬未踏青往又回何事愁吟送春
去春風今歲不會來

王殿子買膠雀放之

巨魚不入放生池大鳥寧依宿枝解網更須君細
視處堂休共燕栖遲

其二

放雀三公報亦奇依人懷惠鳥終卑不知縱鶴凌霄
去戀主何如懊喪時

其三

既曉啼環未甚癡將無索命怨膠飴道人取亦不
放堂中來去等樓時

蕭柏堂集卷之九

追淮陰城下楚王信垂釣處也

錯被蕭何議築壇跨來汗馬未曾乾草間鬼盡將烹
狗纔憶城隅舊釣竿

其二

憐人兒女千金飯不及屠沽辱市中蹲下少年橋上
老一般顛倒漢英雄

退露筋祠

勁樹何曾避斧斤成雷朝市吹符信英雄多死聚敗

口不道裙釵也露筋

其二

千年巾幗笑男冠畏死留屍俟益棺縱是動魄無處入也供黃鸝一回餐

宿湖上曉起望雨口占

湖山煙雨共模糊逢首西施心未蘇總把淡粧濃抹比可曾想到病時無

美人張一娘湖舫雨中爲子夜之歌潘玄季吹

菊坡堂二集 卷之九

廿

蕭宗玉和之口占

英雄兒女共悲歌夜雨瀟瀟滴菱荷試問何人聽最苦墓中蘓小淚尤多

再宿湖上雨不止口占

去年湖上未曾游今歲來游雨不休似與意中人坐卧未看他笑看他愁

三宿湖上別之歸閩

三日留連未免癡水光如眼四山看海人欲載西湖

去端硯旁安一口池

宿湖上三日歸病餐

朝昏恒舞不停歌自古西湖比學幕三日流連債一病較如傾國我贏多

題李谷叟蘆鴈畫

南來北歸幾時還暫宿汀沙倦翮間一夜相呼眠不得行吟人在蘆蘆間

庚辰北歸過釣臺口占

菊坡堂二集 卷之九

廿

不是帝王臣不得便應名姓上雲臺閒拋著笠成何事又過嚴灘第四回

望江郎山

正對江郎三片石朗吟白傅一篇詩吟猶未了籃輿轉不覺山容面面移

仙霞道中

乾耳橫吹滿領絲受風一面荀與歌蟬聲十里松陰路共我閒哦白傅詩

九牧道中

魚群寸寸遊游明上有篁陰石底平百里溪聲隨路轉一肩籃輿似舟行

柘浦旅次逢呂賡虞口占

相逢抗我滿衣塵謂我終非貧賤身君看古來麟閣上何曾盡有白頭人

芋原過故宋丞相墓下

丞相生前喝道過蕭蕭松奈北風何墓中人得如翁

耆俊堂二集

卷之九

五

仲墓上應無碁露歌

病中偶拈

拈詩無韻亦無題隱几無聊日易低強起扶策行不得梅花香在小堂西

病中失貓

猢猻猛士較功多却鼠刀藏不待磨一夜忽如亡漢將拊牀病作大風歌

辛巳初度日次韻答葉子翼

易見三千桃結實難償五十老無稱著書誤我名山遠燒盡窮愁午夜燈

次其二韻

石出霜輕水自澄嬾雲無意作霖騰花間斷夢寐孤鶩上安禪坐病鷹

雨中同李古夫過林澹若小飲澹若爲余畫竹

戲題

蕭蕭雨長籊龍鱗看竹還須問主人性底一林青

耆俊堂二集

卷之九

六

半論文燒筍客來頻

小圃成漫興東張時乘

菜甲種須方外友梅花開偏意中人輕舟琴侶來千里薄雪書聲滿四隣

其二仍次前韻

灌園甕輕如抱子賣文筆渴似求人半竿竹杖行爲僕一個蒲團坐有隣

漫興示諸衲

豎起脊梁天下事翻窮筋斗掌心人白衣宰相仙原
假辟穀君侯隱未真

其二

豎起脊梁三不朽倒翻筋斗一如來現身儘發慈悲
願度世還須將相才

鄭孟宋餉我橘樹戲答

飯無酒肉屢無珠縛帚鋤園短後儒縱有家僅來也
去書堂只合木爲奴

續集

卷之九

其二

陪中衣食在成都遇主崎嶇易渡瀘若抵卧龍桑
百我家寒橘兩三株

再送薛孟篤游虔南

虔州有漢高祖墓

沛中人墓楚山阿懷古英雄疑事多漢祖不知魂在
否過陵爲唱大風歌

其二

先師潘昭虔公會開府虔州

國士相看事已非送君知已淚頻揮虔中是我西州

路幕府何年策叩扉

其三

王陽明先生開府虔中行軍所至卽爲書院講學

論道軍中戡亂人誤將理學號名臣陽明書院君經
過莫戴儒生尺二巾

讀史

四方已是漢山河天下爭來壯士多役兒烹殘丐折
盡故鄉空作大風歌

漫興

續集

卷之九

鶴耳龍腰誰能舞馬負圖奇不較蹄玉在石中
事輸他十趾向人啼

讀史

偶然項羽輪劉季未必張良勝范增謝病發疽同
成何曾辟穀便飛昇

花燭詩爲薛汝儀次君朝經作

向平事了任時磨婦子聽爺據地歌好字伏雌動
索阿翁老伴酒人多

其二

孔氏曹家兩樣文一般論語一燈溫分明上口無難
字故作訛音問卯君 朝經小字

壬午佛日送春

舊薇露煮馬鮫肥梅子溪黃雨半扉獨酌一杯
睡無端記得送春歸

其二

展限春歸須佛日倦飛花散人夫驟眠殘樹
夢驚定空枝妓入禪

其三

何苦傷地紅雨飛好花開盡自應稀柴門歲歲春來
去不爲啼鵲便不歸

其四

總是東風不肯留尋僧共慰了規愁惜他滿口傷春
血何不聲聲念佛休

小園漫興

種竹笋稠當芋栗栽萱花上抵蔬茶病魔負固致難
下險韻爭先敵易瑕

鮪魚上

熟梅浥雨浥花飛四月鮪魚上水肥買得一頭剛
飭門前又喚賣薇薇

宮詞

莫道君王意易偏宮中粉黛過三千至尊縱許人
夕一度恩來也十年

其二

望幸蛾眉老未休入宮人比待邊愁不知誰堪
印十萬征人白盡頭

五日遣病

無病終無不死人有生病苦便相因縱然畜得三年
艾未必身輕更五旬

過石林見亡友許玉史學使手勒松嶺二字
然忘感昔人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驚勝已醒大夢後手書猶勒萬松間
神龍脫去拋爪省得爲霖不得閒

其二

暑年記得曾游此園主纔更又兩人老手回頭經少
壯筭來我也換三身

種竹之二

未能如律也逃禪免倍從今坐竹邊便與此君先約
法容吾淨肉養衰年

之三

數竿纔種共閒居不許人看伴讀書
憶道客來休問主主人先問客何如

葉子翼餉我斗方雪等頗恨其不堪縱筆
不分愁家共米家顛生未老眼先花詩成大抹書如
盡一紙剛塗兩箇鴉

其二

爲愛可以黃金屋閣筆無詩抵阿嬌
我候寒梅將

爲愛來問信水南橋

其三 時多疾疫有巫風

文章不值一青眊到處鳩錢媚老巫
片紙頭書價看來也似辟瘟符

問貓

狸奴似怨食無魚捕鼠功微更溺書
彈飲飼君難我一竿鱸鰻或分餘

貓雙

高騰虎步幾時伸一室猶堪曳足巡
但使有威鎮也強躍馬素餐人

其二

縱不能行猶勝畫爲余卧看一堂書
下床遣婢扶汝報爾還應出有車

憶戊辰舊句足之

直須拔估三千丈對此蓮花百尺高
十五年來惟

向老生慚愧負詩豪

題書

蓬底黃邊掛一壺
關風渴更一舟孤
却緣雨急
釣今夜無魚付酒墟

書吳念菴司理名宦冊

誰將鼻孔嗅蘭芬
碩鼠橫行出有群
宦不掛冠歸不
死世間何處可容君

其二

吳以掛冠不及贈親廬墓志哀

一杯草土是庭闈
捧檄爲誰且乞歸
廬墓也非親族

卷之九

下不如聯去未相依

其三

三尺荒堆宿草垂
生兒全不合時宜
貧官無後
折官不榮親欲怨誰

次施漁仲題書韻

黃酒前村自草瓢
出門剛遇雨濛濛
回頭正欲
去却被梨花引過橋

其亡

時漁仲棄諸生歸矣

却被梨花引過橋
回頭空濕綠蒲山
獨挂後隨身少一瓢

題黃子目書

滿目蒼蒼天水同
買蓑聽雨葦葦中
布帆不掛
掌一笠猶堪飽受風

其二

百里荻花千里湖
滿天風急雨模糊
此中莫有
鬼一棹蒼茫四望呼

卷之九

那德都餉我白菊花肥大如拳戲題

可是柴桑處士花
偉然玉雪傲霜華
不應但寄
下宜種白衣宰相家

題畫

狂雨罡風棹轉頭
小刀倒戟一江秋
却因雨歇
酒記得蘆邊釣未收

紡授堂二集卷之十 詩餘

閩魯異撰弗人著

滿庭芳

已卯新秋夜宿浦城客樓感事次壁間韻

目送心長冠衝髮短倚樓看鏡誰憐中原烽火十載
楚秦連故沛山陵岌岌長江帶水涓涓直恐南來飛
渡易無籍老憂天 首負一冠人將半百滿懷孤憤
空懸登樓淚酒豈爲女兒牽志士聞鷄此夜胡兒飲
紡授堂二集 卷之十
馬三邊欲繫中行笈未得難裝漢文前

前調

予往吳興張潘昭度師便道過宣城訪余展
之李元仲亦自閩至歸與元仲別展之于署
中季愛軒又別潘宗玉于湖上仍次前韻志
離合之感也

竈滅梁重鏡磨徐孺逢人未許相憐數聲樓外牀共
一鴻連有客今宵宿宿伊人葭水涓涓回首若豁秋

涼淨白露未霜天 露重寒凝疑林疎星透蒼山白月

孤懸眠殘醒半斷夢澹鐘幸聽疎聲圍帳外梧桐影

在牀邊記得三人深夜別季愛小軒前

長相思

題盡

風蕭蕭簪蕭蕭無米吟詩思雪朝梅花隔板橋 好
推敲罷推敲借得前村米一瓢寒山何處樵

前調

紡授堂二集 卷之十

爲某和尚壽

花三千實三千何似青青礎足蓮生香不記年 龜
成仙鹿成仙胎卵輪中命也延神仙不值錢

如夢令

南禪寺喫鍋頭飯偶題聯句云爾也如來我
也如來試問泥身肉身誰是如來今日三頓
明日三頓且道喫得消得纔過三頓并記之
止觀何如食觀心口此時相喚願願十方來一盤佛

前分半勸飯勸飯喫到百年總算

前調

友人齋未覺僧招集于山寺予謂和尚不知
惜福妄自尊大而受人供養正與養鷲無異
士大夫以作業之貲分餘粒於此輩應緣游
戲者等於畜伎發心布施者亦准分贖卽受
其拜應其供可也若汗血小民欺其無知而
自謂得法居之不疑高坐受奉如木強屍此

新授堂二六集

卷之十

三

卽享其一粒之供一文之施在彼法中他生
恐當作駝駝之肉還此宿債耳作此示永覺
屠子刀頭彼所一咬鐵釘兩段猛虎入蔬園到口菜
根立斷齋飯齋飯鈍殺鷲離畔

一剪梅

中夜無眠憶亡友趙懋淑薛元素皆予舊髮
同學之伴也二君歿予皆行三
少時三友一書堂趙氏三郎薛氏三郎問年上下共

排行伊也三郎我也三郎 有時佳夕未聯牀我挽
三郎去覓三郎街頭拍板開俳場正覓三郎遇着三
郎



卷之十